前言

大秦王朝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王朝，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王朝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王朝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王朝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王朝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立足传统史学，借鉴正史的观点，以期全面解读大秦王朝的历史，给青少年朋友奉上一道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前言

大秦王朝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王朝，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王朝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王朝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王朝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王朝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立足传统史学，借鉴正史的观点，以期全面解读大秦王朝的历史，给青少年朋友奉上一道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

第一章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的转变关头，一位强人进行了一场带有悲剧意味的改革。

从商鞅的“幸”与“不幸”，透视中国古代的改革。

据报载，1996年秋、冬，大型历史剧《商鞅》在京、沪等地“以其独特的震撼力打动了观众……把人们带到2000年前遥远的年代”。2000年前的人和事，如何打动现代人的心?

一、相隔一百余年的两幕场景场景之一：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秦国一个叫彤的地方（今陕西华县西南），发生了一幕惨剧——

一位壮年汉子的头和四肢逐一被绳缚住，然后各自拴在一辆马车上。只听一声令下，那些早已按捺不住性子的烈马，驾着5辆车。猛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冲出。随着一声凄厉的、划破长空的叫喊，那汉子的肢体已被撕裂成5块，血淋淋地拖在5辆马车后面。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五马分尸”，是先秦的一种酷刑：车裂。受刑的汉子，叫商鞅。在此前20年里，商鞅在秦国积极推行变法。可是，变法却把他推上了刑场。

场景之二：

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整整一个春天滴雨未下。湛蓝的天空下，大地龟裂，田里的禾苗被晒成枯草。天气偶尔转阴，有时还是乌

云集聚，旱天鸣雷，但一阵狂风吹过，云散天开，仍然是骄阳似火。农民眼巴巴地望着干枯的农田，愁肠百断。

在秦王政十二年的这场大旱期间，关东各国纷纷出现“流民”，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去了。可是，关中的秦国农民，却宁可饿死家乡，也没有人敢离开什伍组织，脱离耕种的“本业”。原来，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政策，并将人民牢牢地用什伍这种基层组织辖制住，农民一方面害怕擅离“本业”受到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死守乡土的传统。他们没有中原农民那种一遇水旱灾害或兵燹便离家出走的自由。影响所及，直到近代，关中的农民也没有逃荒的习惯。

商鞅变法带来的这一结果，对秦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在天灾人祸面前不低头，努力促生产，保收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幸好，那年6月以后，天公终于降下甘霖。而且，雨量充沛。其时秦王嬴政已经亲政，正着手统一六国的大业。他凭借着秦国自商鞅以来所积累起来的优势，指挥军队横扫六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平定天下。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何为“变法”?“变法”何以会带来如此杀身之祸?商鞅变法，成耶，败耶?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二、少年有志，寻求明主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

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座的门下。

公叔座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座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座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绝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

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三、变法前奏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

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五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四、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按新拟定的秦国二十等爵制。"左庶长"系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权的商鞅，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它的内容主要有：

1 颁布法律，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商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公布实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商鞅借用了《法经》的内容，只是把"法"改称"律"。商鞅又把全国居民按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的原则编定户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藏"奸"，以投敌罪处罚：而其余9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商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比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商鞅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当然就更惟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

的要点是，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300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

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则增强了战斗力。

3 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他们对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4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奴隶。鉴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商鞅又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5 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士秦国焚烧儒家典籍《诗》、《书》，一般以为是自秦始皇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所以就禁止儒家经典，并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商鞅又以为，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而且只凭翻来覆去的一张嘴而获得利禄，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商鞅变法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这场巨大的改革，犹如狂风袭来，将秦国世袭贵族的特权，席卷而去，令他们愤恨不平。太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为公子虔，一为公子贾。都是宗室贵戚，也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藉口闹事，反对新法。商鞅毫不留

情，坚决绳之以法，将两位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劓刑（劓，音义。割鼻子）和黥刑（黥，音情。脸上刺字）。此举使商鞅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商鞅又将议论法令的人流放到边城，触犯法令的则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畔处决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闹事者，鲜血染红了渭水，哭号之声响彻天地。在这坚决、有力的镇压之下，新法在秦国逐步贯彻下去。

五、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此为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兼将军。两年后，秦把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同年，商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主要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

1 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封疆阡陌”。所谓“封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 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41个县（据《史记·秦本纪》。而《史记·商鞅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 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据研究，当时的标准尺，约合今23 05厘米，标准量器约合今0 2公升。现存世的“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4 按户按人口征赋此“赋”即以后俗称的“人头税”。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加惩罚隐瞒户口的“匿户”，这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商鞅又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和鼓励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加快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益，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5 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的地区，因而秦人保留较多的戎、狄族的风俗。商鞅意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欲置商鞅于死地，只是碍于秦孝公，才一时无可奈何。秦孝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39年），有个叫赵良的人，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酷刑，并公开诽谤秦国变法改制取得的成就。在被商鞅驳斥后，赵良又为一些受过惩罚的旧贵族鸣冤叫屈，并警告商鞅必须立即废除新政，否则“危若朝露”，死亡之日即将来临。商鞅毫不动心，义无返顾。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卬（音昂）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向走下坡路了。秦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个邑封给他作为属地。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

六、“作法自毙”：成败由谁说正在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刻，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虔等人四处散发谣言，攻击商鞅，并向惠文王诬告“商君欲反”。惠文王与商鞅早有间隙，此时即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闻讯立即出逃，至边境，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舍。但商鞅没有公函证明，被拒之门外，客舍主人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历史好像是给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

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印，再则，也担心日益强大的秦国今后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回到封地商邑，准备率领徒属和邑兵，对抗惠文王。但是，秦国自变法以后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与军事组织，除国君拥有集中指挥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商鞅全家也遭到灭族。

商鞅以变法从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可谓叱咤风云了20年。可是，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己埋下祸根。

然而，如果撇开个体生命的得失，放开眼界看，或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估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

因为，在商鞅变法的一二十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起来，并且收服了戎、狄等许多小国。各国诸侯一改以往对秦国的鄙夷态度，纷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的礼遇。

更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政未息，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

正相反。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深入人心，连妇孺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死后新法根基并未动摇。

再则，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其统治的27年间（公元前337-前311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的弟弟樗（音初）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其爵位才升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才于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被封为严君。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坚持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芬华，花朵茂美的样子，这里喻指显荣）”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商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商鞅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王朝灭亡为止。如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到100多年后的秦始皇时还沿用着。据对出土遗物的实测，秦始皇时的方升容量，和当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众所周知，秦朝的许多制度，又为汉代所继承。所以，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变法的设计师虽遇不幸，但变法运动本身，并未失败，没有因为旧贵族的反击、诋毁而废弃。

对此，从先秦开始，就有不少精当的评论。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考察，他说：秦国在最近“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不断取得胜利，并非来自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荀子敏锐地觉察到秦国走向胜利的起点，是在孝公之世。孝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当然是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汉代王充说得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七、引出的思考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获得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把商鞅比作变法的设计师，秦

孝公就是变法的监护人。商鞅变法让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怀恨在心，但是，由于孝公的开明和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反对变法者的阴谋长期没能得逞。然而，一旦孝公谢世，新君登基，他们即刻造谣诽谤，并利用新君与商鞅的矛盾，将商鞅除之而后快。

这不禁令人想起战国时另一位变法的悲剧人物吴起。前面提到，吴起曾在楚国推行变法，而且效果十分显著。可是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便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被乱箭射杀，末了又遭车裂。吴起变法时间较短，新法在楚国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巩固。所以，楚悼王和吴起一死，变法就失败了。

从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能否推广和持续下去，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与是否有一个开明君主的支持密切相关。从而，这也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由上而下有序地进行。这一点，在先秦历史中已有反映，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更有大量的证明。

商鞅以强有力的铁腕推行变法，有意制造出一种绝对服从法令的政治气氛，不准群众私议法令，他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他又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试图迫使人们不敢犯法，以求大治。这一切，既与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论有关商鞅，也与商鞅的个人性格有关。司马迁曾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不过，平心而论，能在中国古代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的人士，大凡都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刚毅、倔强，乃至偏执，绝不会是“温柔敦厚”之士。宋代的王安石就是有名的“拗相公”。这位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就十分景仰商鞅。他作有《咏商鞅》诗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论的人，在个性特征上，也往往与商鞅比较接近。这可以说是理论造就了人，也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概括法家的特点是“严而少恩”（也

有人称为“刻薄寡恩”），又以为，法家学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或许，理论对于历史，和人才对于历史，都应该是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我们从这里体悟到的是，变法需要商鞅这类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锐意的甚或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进。非此类人，不足以冲破旧传统的网罗及其束缚，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对旧习俗、旧观念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史书记载，由于厉行新法，商鞅招致许多旧贵族及民众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险，需严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门，必有“后车十数，以车载甲”，还让武装卫士“旁车而趋”。秦孝公的变法，正亏得由具有“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汉代刘向语）的心胸和脾性的商鞅来加以操作，才能冲破阻力，顺利地实施。

而另一方面，因新法已在秦国生根发芽，商鞅的离去，不仅没有导致变法的失败，反而因缓和了反对派的某些情绪，从而使新法有可能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存留和施行下去。商君虽死而秦法未败，大概可从这儿得到部分索解。

当然，商鞅对老百姓施行的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以及“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意谓不为百姓着想），处处表现出的刻薄、无情，也是由其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举一个例子，当时将编入什伍组织的人民称为“伍人”，一伍中的其余4家称为“四邻”，这“四邻”一词（语言的活化石）至今仍存在我们的语言和生活中。不仅如此，即使什伍组织本身，也以其经过变化的形式——保甲制度，一直传到现代。历史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朝向“通古今之变”的一扇大门。

第二章合纵与连横

唇亡而齿寒，这道理虽简单，可许多人并不真正的懂得。所以，“合纵”只能失败。

秦国利用了东方列国的弱点，于是，在“连横”中节节取胜。

一、“朝秦暮楚”的缔约联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而在东方，经过公元前341年那场著名的马陵之战，魏国因惨败而力量大大削弱，齐国则成为强国。于是，天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秦、齐两强遥相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他们针对各国都试图寻找盟友以壮大或保存自己的心理，提出了“合纵”说和“连横”说。在这些纵横家的影响和鼓动下，在战国中后期的100年里，各国之间发生了外交、军事上的合纵、连横运动。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由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具体情况看，合纵的国家多少不一，合纵进攻对象有秦国，也有齐国。也有人将六国攻齐（秦也参战）称为反合纵。连横在战国中期以秦国或齐国为中心，后期以秦国为中心。能够连横的国家不如合纵的多，张仪为秦国策动的连横只有魏国或者楚国参加。

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合纵、连横的缔约联盟也就很不稳定。今天和这个是朋友，明天却变成了敌人，而昔

日的敌人一转眼又成了朋友，正所谓“朝秦暮楚”，变化不定。

二、从“五国相王”到五国伐秦：一对政敌的较劲最早发起合纵的公孙衍，与最早游说连横的张仪同为魏国人，实在是一对冤家。起初，公孙衍在秦国任大良造（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加将军），可后来秦惠文王转而信任张仪，用张仪将公孙衍给替代了。张仪为相后，倡导连横策略，在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约齐国和楚国的大臣相会，以图联络齐、楚向魏国进攻。公孙衍解职后返魏，被魏惠王任命为相，号为犀首。他针对张仪的举动，建议魏王广结与国，以相抗衡。

于是，就在秦和齐、楚相会的同一年，魏国约集韩、赵、燕、中山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其实这5国中，魏、韩已先称王，此次集会只是新尊赵、燕、中山3国为王，并且5国相互承认为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

“五国相王”是魏结盟自强的一大胜利，这引起齐国的担心。它害怕魏国凭借这联盟的势力，对它不利，遂加以破坏。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它称王。齐对赵、魏扬言：“与中山并称王，实乃莫大的耻辱。愿和大国一起讨伐，不许中山称王。”中山王十分恐惧，连忙派大臣张登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田婴听了张登的一番说辞，也就许诺中山称王。张登随后又去对赵国和魏国说，齐国本来羞与中山一起称王，现在它想利用中山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的河东地区，所以又准允中山称王了。听这么一说，赵国、魏国对齐国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

齐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关闭同中山国往来的通道，并想以割地给燕、赵2国，来换取他们一起出兵攻打中山。燕、赵意识到这是齐国故意在离间它们和中山的关系，以便将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就没有听齐国的话。

齐国破坏5国联盟的计谋终未得逞，可是魏惠王的合纵，却被楚国的进攻搅乱了。

就在北方发生“五国相王”的当年，南方的楚国向魏国发起军事攻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8个邑。眼见敌不过楚国，魏惠王转而听从张仪的主张，将公孙衍弃于一边。

张仪于公元前322年，即“五国相王”的次年，离秦入魏。这位舌辩之士向魏惠王提出联合秦、韩而攻击齐、楚的策略。魏惠王觉得有道理，就任命张仪为魏相。可谁料想，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张仪，表面上是要魏联合秦、韩攻击齐、楚，真正的意图却是要魏事秦，并进而使诸侯都来仿效。张仪的真实目的是为秦谋利益，帮助秦进行连横，并试图先由魏与秦连横，再发展到吸收韩和别的更多的国家参加。

这可惹火了他的政敌公孙衍，公孙衍忙不迭地出来予以阻拦，并要赶走张仪。公孙衍派人到韩国通报，说秦、魏联合和魏王重用张仪，目的在于图谋韩地。他还声称，如果韩国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连横可以被阻止。韩国大臣公叔颇为欣赏公孙衍，就把公孙衍请去，委以国事。

与此同时，齐国和楚国也感到秦、魏连横于己不利，就出面反对张仪，支持公孙衍任魏相。魏惠王呢，原本想利用秦国的力量来抗击楚国、抵挡齐国，可时间没过多久，就发觉张仪其实是要他投降秦国，自然心生不满。见魏惠王不肯就范，秦惠文王就出兵攻打魏国。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令东方列国生畏，于是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之策。齐国、燕国、赵国、楚国竞相重用公孙衍，请他去参与各自国家的决策大事。魏惠王见此，就将张仪逐回秦国，让公孙衍复出，主持政事。公孙衍志满意得，“佩五国相印”，更加积极地推行合纵运动。

魏国以公孙衍代替张仪为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8年（魏惠王后元十六年），魏、赵、韩、燕、楚5国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纵长。

然而，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3国。当伐秦的联军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联军组织松散，很快败下阵来。次年，秦军又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重创联军，斩杀8万将士。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就此宣告失败。

从公元前323年秦与齐、楚相会引发“五国相王”，到公元前317年“五国伐秦”失败，纵横家公孙衍和张仪竭尽煽动之能事，挑起一次次事端，令天下大不安宁。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怒，各国诸侯就会畏惧，他们安居，天下的事端就会平息。）

秦建筑三、600里与6里：张仪的骗局在公孙衍发动的“五国伐秦”战争中，齐、楚两国都参加了，它们属于同盟国。秦国垂涎于楚国的土地，却又碍于齐、楚联盟，不敢贸然与楚国动武。于是，张仪跑到楚国进行活动，设法拆散齐、楚联盟。

张仪可说是战国游说之士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传说他年轻时曾投在楚国令尹（楚国的相）昭阳的门下做门客。一天，昭阳大会宾客，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璧”给大家欣赏。正当宾客们争相传看、一饱眼福时，“和氏璧”忽然不翼而飞。此时正巧张仪在场，昭阳就怀疑是他偷的，令手下的人痛打他一顿。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被抬送回家。张仪一进家门，就要妻子掰开他的嘴，看看他的舌头是否还在。他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还可以靠此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谋取官禄。

这一回，张仪以秦相的身份来到楚国，其感觉当然与从前穷困潦

倒时完全不一样了。他受到楚王很高的礼遇。张仪也虚情假意地与楚怀王周旋，笼络感情。一日，张仪对楚怀王说：“我们秦王最憎恨的是齐国，最尊敬的是大王您，我张仪也是如此。大王您如能闭关绝齐，秦愿以商於之地600里相赠，并将美丽的秦妇嫁予您为妻。这样，秦、楚就是兄弟之国，以后永远不动干戈。”

楚怀王一听，既能得地，又能求太平，末了还捎带上可人的秦国美女，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便欣然应允。群臣也都向怀王祝贺，可是惟独大臣陈轸不高兴。怀王很生气，质问陈轸，陈轸回答说：“依我看，商於之地得不到。不仅如此，齐、秦还会就此联合起来。到那时，楚国就要大难临头了。”怀王问这是为什么，陈轸进一步分析道：“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齐与楚有联盟。今闭关绝齐，则楚国孤立。如此，秦国岂会再重视你这孤立的国家，而给你商於之地600里?张仪回到秦国后，势必食言，这样楚国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两国之兵必定来相攻。所以，现在倒不如暗中与齐相好而表面上绝交，同时派人跟随张仪入秦。若给予土地，到时再与齐断绝关系；若不给土地，就与齐联合对付秦国。”

楚怀王早已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哪里听得进陈轸的建议。他以相印授予张仪，又送上丰厚的财礼。同时，下令关闭与齐国的交通，断绝关系。然后，派一位将军随同张仪去秦国接受土地。

果然不出陈轸所料，张仪回到秦国后立即变了卦。他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伤，3个月不露面。楚怀王闻知此事，还误以为这是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态度不够坚决，就又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绝交，并放低姿态去与秦国结好。张仪见破坏齐、楚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出来接见楚国的使臣，他说：“我有奉邑6里，愿献给你们大王。”楚国使臣听后发觉不对，就回答：“我受命于王，是接受商於之地600里，从没听说是6里。”

怀王始知上当受骗。恼羞成怒的他，要立即出兵讨伐秦国。大臣

陈轸向怀王建议，不如割一块地送给秦国，让秦和楚一起进攻齐国。那样的话，楚虽失地于秦，可还能从齐国夺取土地得到补偿。

刚愎自用的怀王偏偏不听。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怀王以屈匄（音丐）为将，起兵攻秦。秦将魏章率军与屈匄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之北）。楚军大败。秦斩杀楚军达8万人，主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秦国进而夺得楚国的汉中。

楚怀王气急败坏，决心倾全国军力，孤注一掷，与秦决一死战。楚军狠命进攻，北上深入秦地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秦军在蓝田迎战楚军，结果楚军又大败。无奈之下，怀王只得又割两城与秦讲和。

秦国得寸进尺，又想攫取楚国的黔中地。秦王派来使者对楚国说，愿以秦国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外的地区相交换。楚怀王憎恨张仪，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的头而献黔中地给秦。

张仪得知，竟也不惧怕掉脑袋，表示愿意前往。楚怀王拿住张仪，准备将他处死，以解心头之恨。张仪却是胸有成竹，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靳尚对郑袖说：秦王甚爱张仪，打算用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地区的6个县和美女换回张仪。楚王爱土地、爱美女，必听从秦国。秦女一到，夫人你就会被疏远了。你应劝王将张仪放掉，郑袖怕失宠，就日日夜夜缠住怀王，说服怀王放走张仪。她还以带着儿子出走江南要挟怀王。怀王被哭哭啼啼的夫人闹得没办法，最后就放了张仪。

张仪获释，马上又是利诱又是威胁地劝楚怀王与秦和好。怀王仍然经不住张仪伶牙俐齿的一番言辞，以两国太子互相作“人质”为条件，与秦缔结了婚姻之好，而黔中地却拱手给了秦国。

四、齐秦去帝与五国攻秦：苏秦的离间计继各国先后称王以后，

秦国又动起称帝的念头。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相魏冉到齐国，向齐湣王致帝号，相约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秦国此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是出于连横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联合齐国及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一起攻打赵国。因为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强大了起来，大有与秦、齐成鼎足而三的架势。秦国要东进，遇到了赵国这只拦路虎。

用至上神“帝”的称号作为国君的尊称，以此显示自己具有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当然为齐国所乐意接受。于是，齐、秦称帝，并约好共同伐赵，瓜分赵国。

就在这时，苏秦出来策动合纵运动。苏秦乃燕昭王的亲信，长期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效力。燕国系7国中的弱国，无意亦无力征服齐国，但是却存在被齐征服的危险。齐与秦的称帝与合作，使燕国深感不安。苏秦就想以离间计拆散齐、秦的盟约。

关于苏秦这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的时代搞错了，说他的活动时期比张仪早。根据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可知苏秦活动的年代实为燕昭王、齐湣王时。

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游说齐王取消帝号，攻伐宋国。苏秦打的如意算盘是：燕国、赵国在齐的北边，宋国在齐的南边，齐攻宋就将军力集中到南方，对燕构成的威胁就减少。宋国夹在齐、楚、魏之间，楚、魏对宋都怀有非分之想，齐攻宋必然引起楚、魏的干涉，它们不和，也就有利于燕国。秦国也有意吞并宋国，齐攻宋定使秦、齐关系破裂。

苏秦对齐王说：“大王以为称帝怎样?”齐王：“称嘛，天下恨齐，不称，秦恨齐，所以还是称帝。”苏秦又说：“立两帝，天下是尊秦，还是尊齐?”齐王：“尊秦。”苏秦随即问：“如果齐去帝，天下是爱齐，还是爱秦?”齐王答：“爱齐而恨秦。”苏秦再问：“两帝相约伐赵，或伐

宋，何者有利?”齐王清楚，赵强而宋弱，且赵国紧邻秦国，所以又答：“不如伐宋。”如此一问一答，一番言语之后，苏秦即使齐王晓以利害。随后，苏秦提出要齐王去掉帝号，以得到天下的同情，并使天下排斥秦国，使之被动，然后再利用这有利形势去攻伐宋国。齐王思来想去，以为苏秦的建议对齐国确实有利，可以接受，就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齐国去帝，迫使秦国也只得去帝。秦国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引起天下士人的辱骂和拒斥。秦、齐称帝在公元前288年10月到12月，仅两个月的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然而苏秦的合纵活动并未结束。他还企图进一步破坏秦、齐关系，进而结成反齐联盟，形成以“弱燕敌强齐”的局面。他奔波于燕、齐、赵、魏、韩之间，积极地与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余为等各国重臣串联，策动合纵运动。

齐国本有意于合纵攻秦，削弱秦国，以便于自己灭宋。赵国地处秦、齐之间，最害怕秦、齐联合，秦、齐一联合，赵国就要两面受敌，所以赵采取联合一个国家削弱另一个国家的办法。当时执掌赵国大权的奉阳君李兑是亲齐分子，自然赞成包括齐在内的合纵攻秦。魏、韩为秦东进的锋芒所逼，当齐、赵组织攻秦，也就表示愿意参加。至于燕国，出于其自身的目的，也同意联合抗秦。这样，就在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5国派兵组成联军。各国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

可是，五国联军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成皋西北）之间驻扎了下来，而且一留再留、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发动对秦国的进攻。结果，这次五国联军无功而散，只有齐国趁机伐宋，夺得一部分土地。

这次五国攻秦虽然失败了，然而苏秦离间秦齐关系的目的却达到

了。

五、合纵的遗憾从以上截取的几个历史片段，我们可以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及他们策划的合纵、连横运动，产生一个大致的印象。纵横家既非政派，又非学派，不过是当时奔走于各诸侯国的一些政客。他们或纵或横，有的时纵时横。这些人善于辞令和权术手腕，游说各国君主，配合着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开展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从中谋取功名利禄。

纵横家中不乏风云际会、声震一时者，如公孙衍、张仪、苏秦等等。他们的主张，或适应了诸侯国图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或利用、迎合了诸侯国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国王们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心理，所以颇能激起反响，甚至掀起滔天巨浪。但他们的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即：过于重视依靠外力，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而不是从改革政治、经济入手来谋求富国强兵，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只求一时一地之功效。所以，纵横家所推销、策动的合纵、连横，不过是一些阴谋加阳谋而已。合纵抗秦之所以最终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秦·文物战国时期发生的大的合纵行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次，还有：公元前298年齐国发动的齐、魏、韩3国攻秦，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统率的燕、秦、韩、赵、魏5国攻齐，公元前257年赵、魏、楚解邯郸之围的3国抗秦，公元前247年魏国信陵君无忌率领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指挥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另外，只有倡议而没有组织的就更多了。这些合纵运动，除了燕将乐毅指挥的5国攻齐，掠取了齐国70余城，导致齐国几乎亡国，其余对秦的合纵，或者归于失败，或者收效不大。从总体以及最后的结局看，合纵抗秦是失败的。

合纵的遗憾，既来自“合纵”说本身的不足，也来自参与国之间的不讲信义，缺乏真诚的合作，和对秦怀有侥幸心理，企图苟且偷安。

以前面提到过的公元前287年的5国攻秦为例，表面上看，各国行动一致，联军很顺利地就集结起来。然而，韩、赵、魏、燕、齐5个国家其实都各有打算，所以貌合神离，以致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军队长期停滞不前，最后未与秦军有大规模的接触，就不得不散伙了。而齐军在回国的途中，乘机去占宋国的便宜，夺得一部分土地。

合纵行动之外，山东六国的互相倾轧、苟且偷安的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宋国曾数次帮助秦国攻齐，魏国也曾与秦国联合一起讨伐韩国。又比如，燕国利用赵国壮年大多死于长平之役，而遗孤还未长大的机会，两次派兵大举攻赵。这些战争使山东各国互相掠杀，自己削弱自己，从而为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

当然，山东各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昏昏然的。公元前263年魏、秦联袂伐韩，信陵君无忌就对魏王提出："秦国不是没有欲望的国家，韩亡之后，非攻魏不可。"后来秦国果然攻魏。这时正仕于魏的陈轸代表三晋劝说齐王出兵，他对齐王一针见血地说，能够危害山东各国的是秦国，现在山东各国却如此不断地互相攻伐、削弱，使得秦国得天下不用出力，"烹"天下不用出"薪"，山东国家多么愚笨啊!

对秦国卑躬屈膝、对东方邻国见死不救，也无疑是"助"秦扩张。以齐国为例，齐国在齐王建在位（公元前264-前221年）的几十年里，奉行"事秦谨"（谨慎地侍奉秦国）的方针，眼见东方国家受秦国攻伐处于危难而不救。如秦、赵长平之战期间，赵军被围，在最危急的关头，赵国向齐国求救，却遭齐王拒绝。有大臣劝说齐王应该紧急支援，并提醒齐王，齐国和赵国"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可齐王就是不肯。齐王建的胆小和蠢笨，惹得1000年后的宋代大文豪苏洵大发感叹："齐国与秦结好而不帮助五国，等到五国衰败后，齐国也就不免要衰败啊!"

如果说苏洵讲齐国终将自食恶果、难逃灭亡，是属于事后诸葛亮，那么，时人子顺和苏代，就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家了。长平之战结

束后，孔子六世孙子顺就说："现在山东国家疲惫不振作，三晋对秦割地以求安，如果照此下去，不出二十年，就将是秦国的天下了。"苏代则在赵国攻打燕国时，对赵王讲了一个预言性质的寓言故事。他说，他过易水时看到一只蚌在晒太阳，一只鹬偷偷地过来咬住蚌肉，蚌则又钳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蚌就得死。蚌回答说：我今天不放、明天不放，你鹬就会死。就在鹬、蚌相争之际，渔翁来了、将鹬、蚌一起抓住。苏代对赵王说，今天赵国还要攻打燕国，"臣恐怕强秦就要做那渔翁了啊!"

其实，秦国是十分害怕合纵的。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攻秦，一度进入函谷关。秦王为了保住咸阳，只得割地求和。有一次秦王和大臣顿弱谈话，顿弱提议秦王用重金收买韩、魏权臣，秦王说拿不出重金，顿弱就语重心长地讲："天下不是太平无事的，合纵如果成功，就将是楚国的天下了。"秦王遂派人携重金至韩、魏等国，进行拉拢、收买的活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已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军事家尉缭还对秦王说："臣只害怕诸侯合纵。"秦国惧怕合纵的心理，荀子是看得很透的。他曾说："（秦国）諰諰（音西，谓忧虑状）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

所以秦国对于山东国家的合纵，极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这包括既施行像张仪以商於之地600里引诱楚国与齐国绝交这样的高等骗局，也采取直接以金钱开路的简单收买法。有一次，一群主张各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游说之士，集中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开会，鼓吹合纵。秦昭王闻知，迅即派唐睢带五千金，到距邯郸不远的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大会宾客。唐睢扬言：这些金子专门赏给有功于秦的，谁图谋攻秦就得不到金子，能得到金子的将如兄弟般看待。消息一传出，这群游说之士纷纷赶到武安，设法向秦表功，争着领赏，合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说："合纵是六国的利益所在，假如六国能讲信义，亲密合作，则秦国虽强暴，六国也不至于灭亡。"司马光把三晋比

成齐、楚的藩篱和屏障，把齐、楚比作三晋的根柢，它们是互相依赖和保护的关系，绝不能互相攻击。“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资治通鉴》卷七）确实，如果山东各国合纵有效，会给秦国以极大的难堪。山东各国的力量合在一起，远比秦国大得多，如按《战国策》中的一种说法，是“诸侯（指东方各诸侯国）之地，五倍于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赵策二》）。

然而……

这就是历史的遗憾，合纵的遗憾。

六、秦在连横中称雄张仪等人的“连横”说，存在着与“合纵”说共有的毛病：过分看重计谋的功用，将玩弄阴谋和阳谋视为国家强盛的关键。但是，张仪等人推行的连横策略，又确实获得了成功，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是因为：

1 它与秦国的耕战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比较有效的国策相匹配，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2 较之于东方六国，秦国的计谋也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实施得比较成功。

3 秦国的数任君主和执政者都比较精明能干，也有眼光。而东方国家的君主，不乏如楚怀王、齐王建那样的昏庸之辈，从而给秦国以可乘之机。

陈轸说山东国家为秦相煎，秦不用出力；山东国家为秦相烹，秦不用出薪，这话很深刻，但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当山东六国相煎时，秦总是不失时机地助上一臂之力，当山东六国相烹时，秦更是添上大捆薪柴。

秦有时不直接发动进攻，而是善于利用东方国家互相之间的矛盾，捕捉时机，然后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或明或暗地“帮助”一方去攻击另一方，坐收渔翁之利。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将军景翠进攻韩国，秦助韩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将樗里疾助魏伐卫。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却又佐韩、魏、楚伐燕。如此多变的“招数”，不免令人眼花缭乱。

从《战国策》中记录的张仪与秦王的一段对话，颇能窥见秦国使出这些“招数”的意图。“楚攻魏，张仪对秦王说：不如助魏一臂之力。这样，魏若取胜，就会感激于秦国而听命于您，并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上。如果不胜，魏国也就没有了守卫的力量，那时您就可以夺取它。”（《秦策一》）后来秦王采纳了张仪的建议，选派皮氏率军1万，车百乘，助魏。魏国好不容易战胜了楚威王，却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尽，便更加畏惧秦国，只得乖乖地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于秦王。

秦国在合纵连横运动中趋利避害、赢得胜利的典型事例，还有联合燕、韩、魏、赵共同伐齐一事。这又得从公元前287年的那次韩、赵、魏、燕、齐5国攻秦说起了。这五个国家其实是同床异梦：齐国的目的在于攻宋，苏秦是为燕国联络赵、魏以图结成反齐联盟，赵、魏两国国君虽有心伐秦，但魏国新败，元气大伤，并不想出大力，赵国的军事统率权力则全操握于李兑之手。所以，声势浩大的反秦联军始终徘徊观望，谁也不去认真进攻。而在这过程中，内部矛盾却又逐渐暴露出来：齐国准备暗地同秦讲和，以利于自己灭宋；燕国则加紧拉拢三晋；考虑到齐灭宋后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三晋也就很快与燕联合起来。

五国联军解散后，齐国经过3次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86年将宋国灭掉。宋国一灭，燕与三晋的反齐联盟更趋紧密。秦王抓紧时机，亲自出行，先后与楚顷襄王、赵惠文王、魏昭王、韩厘王相会，促成了

燕、秦、韩、魏、赵5国合兵伐齐。联军由燕将乐毅统一指挥，攻入齐都临淄，令齐国几乎亡国。虽然后来齐军反攻，收复失地，但齐国已远非秦的对手，秦国的主攻方向，此后就转向三晋和楚国了。

而齐国也开始采用“事秦谨”的态度，坐视秦剪灭赵、韩、魏、燕、楚五国。这又正是秦国所期望的。

第三章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

一个战国的“战”字，包含了多少血与火、苦与泪。

历史就在血与火、苦与泪中匍匐前行。

一、怎一个“战”字了得“战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只是用来指那些征战不休的强国。像秦、齐、韩、魏、赵、燕、楚7国，都获有“战国”的称号，被叫作“战国”七雄。

古画·鱼到西汉末期，刘向编了一本有关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和互相辩论的书，题名为《战国策》。自此，人们始将“战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这一做法，相沿至今。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命名，竟采用了一个“战”字，足见战争对这个时期具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众所周知，从春秋起到战国结束，在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天下动荡，战争频繁。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的规模更是十倍、百倍于春秋，其频繁和激烈的程度也远非从前可比。这大致反映在4个方面：

1 全民备战据史乘记载，战国后期的秦国和山东六国，尚留存500余万军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战国时期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如果男子以一半计，成年男子再以一半计，那差不多就是全民皆兵。

2 战火不熄据对《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所载史料的统计，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100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

头，秦为80年，赵为47年，魏为38年，韩为31年，楚为27年，齐为20年，燕为19年（无论这一年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都计作一年）。可见秦国4／5的年头都有战事。其他6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逢战时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

3 规模庞大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充其量不过10万左右。公元前342年，在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国也不过投入了10万兵力。然而到了战国后期，参战人员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60年，秦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4 惨况惊人《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这是讲战国时因战争死亡的人的骸骨，遍地都是。《孟子·离娄》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当战争中城市被围，双方又长期僵持不下时，城内甚至发生"人与相食"或"炊骨易子而食"的惨剧。

一个战国的"战"字，包含了多少痛苦和血泪。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了多少胜利和喜悦。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在战国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

我们这些后人，从中又能体悟出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战国中后期的几次著名的战役吧。从这些具体的战事入手，想必能对"战国"的战争和充满战争的战国时代，有所识、有所思。

二、乐毅伐齐与田单攻燕：燕齐之战燕国在燕王哙的时候，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戏剧。昏聩无能的哙将王位让给燕相子之。子之当上燕王不久，国内就发生兵变，燕国大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攻燕，仅50天就占据了燕国的都城蓟（今北京市）。哙被杀，子之被俘

后被剁成肉酱。

齐军残暴地对待燕国人民，引起强烈反抗。加上各诸侯国的干涉，齐军于两年后被迫撤退。赵武灵王将燕公子职送回燕国，立为燕昭王。

燕昭王尊重并网罗人才，他筑起一座高台，里面堆放黄金，以作招揽人才的费用，号称“黄金台”。一时间，天下贤士争相赴燕。被昭王委以重任的，包括乐毅、苏秦（策划合纵运动）、邹衍（思想家，提出阴阳五行学说）等等。

乐毅是赵国人，系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他到燕国后，帮助昭王招募、训练军队，使燕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燕国君臣发愤图强，经过28年的努力，积聚起相当的实力。燕昭王感到洗雪国耻的条件成熟了。公元前284年，燕与韩、赵、魏、秦联合大举伐齐，乐毅为上将军。乐毅统率的五国联军在济（济水）西大败齐军。随后，乐毅分魏军进攻被齐占领的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自己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齐湣王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自己又被齐国将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自到济上劳军。乐毅又乘胜进兵，经过6个月战斗，攻下齐国城市70余座，均划为燕国郡县。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两座城。

正当齐国处于亡国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田单，勇敢地担负起复国的重任。他大摆火牛阵，向燕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挽狂澜于即倒。

田单是齐国王族的远房亲戚，不过在齐湣王时，他并不得志，也未因血缘关系而受到什么优待，只是做做小官而已。燕攻占临淄前，田单叫人将车轴两端长出的部分截去，再用铁皮包好。城破以后，城里人争相逃命，好些人因为车轴被挤撞断落，车子不能动弹，被燕军俘虏。而田单的族人，由于改装了轴头，车子没有坏，全部顺利地逃到了即墨。

燕军进攻即墨，齐守城长官战死。齐人一致认为田单有才能，推举他做首领，指挥战争，保卫即墨。田单不负众望，与部下同甘共苦，拼死抵抗燕军的进攻。如此相持了3年，即墨和莒未被燕军攻克。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与乐毅素有隔阂，田单派探子了解此情，连忙施行反间计。齐国的间谍跑到燕国造谣说："齐国的城池未被燕军攻下的只有两座，之所以留此两城，是因为乐毅以伐齐为名，想联合齐国的残余力量，就地称王。现在燕国新王就位，与乐毅有矛盾，齐国正担心燕国会另派将军代替乐毅呢。那样的话，即墨和莒就快要完了。"燕王信以为真，以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出逃赵国。

田单继续使用计谋。他让人四处传言，说什么齐人最害怕的就是被割鼻子、掘祖宗的坟墓。这话传到骑劫的耳朵里，他就以为如果照此做即可动摇齐军的人心。他安排部下去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挖开齐人的祖墓。谁料想，这反而激怒了守卫即墨的军民。他们痛心疾首，纷纷要求出城，与不共戴天的燕军拼死一战。

田单见群情激愤，士气高涨，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决战前夕，他命令身穿甲胄的精壮兵士隐蔽起来，由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到城头上把守，并派出使者假意向燕军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

即墨城里，田单将1000多头牛集中起来，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

色丝绸外套，在牛角尖上绑缚尖刀，又在牛的尾巴上拴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反攻之夜，即墨城墙根凿开了几十个洞，齐兵用火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纵牛出城，5000精壮的士兵跟随牛后冲入燕营。

燕国军队毫无防备，仓皇应战。只见浓烟和闪光之中，大批长着龙一样斑纹的“怪物”，头上顶着两把尖刀，身后燃着一团烈火，猛冲过来。燕军一碰上它们，不是被戳死就是被踩伤，疑是遇上了天兵天将，赶快夺路而逃，溃不成军。主将骑劫在混战中毙命。

田单借助“火牛阵”发起猛攻，给燕军以重创。齐军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打得燕军节节败退。被燕军占领的齐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配合田单军队拦击燕军。最后，燕军全部被逐出齐国，沦陷的70余城悉数收复。田单迎齐襄王（湣王之子）回到临淄。

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经过5年的战争，国力大损，再也不能与秦国争雄了。

三、白起坑卒40万：长平之战战国后期，魏、楚、齐各国一个个衰落下去，只有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的赵国，还有相当的实力，成为惟一能与秦国较劲的对手。

公元前270年，秦国伐赵国，包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国派赵奢前去救援。善于用兵的赵奢带兵在离邯郸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装出不敢前去救援的样子，又利用秦国的间谍，给秦报信：赵军不敢出击。当秦军被麻痹以后，赵奢立即以两日一夜的急行军，将部队开赴至离阏与仅50里的地方，随后又派1万人抢占制高点。

秦军闻讯后赶来，赵奢令全军出击，借助有利地形，大败秦军，解了阏与之围。

此役，秦军遭受了自兼并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惨败，秦国的东进政策一时受挫。不过，这丝毫不能改变秦国兼并六国的决心。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兵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国的通路，韩国被拦腰截成两段。上党郡守冯亭十分着急，派使者去赵国商议，愿以上党等17个城邑降赵，共同抵抗秦国。赵王经过一番掂量，决定接受冯亭的投降。他派平原君领兵进驻上党，同时派大将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互相声援，成犄角之势，阻挡秦军。

秦王眼见快要到嘴的"肥肉"被别人拿走，哪会善罢甘休。他派大将王龁（音合）进攻上党，上党驻军抵挡不了秦军的凶猛进攻，被迫撤退到长平。

紧接着，秦军直扑长平。驻守长平的赵国老将廉颇，深知秦强赵弱，秦是攻赵是守，秦军利于速决战，赵军利于持久战，所以采取了筑垒固守，坚不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秦军面对固若金汤的赵军防御工事，硬攻不下；屡屡挑战，却又得不到理睬。如此双方相持3年，不分胜负。

秦王见战争旷日持久，于秦不利，就改换方法，使出惯用的离间计。秦国派出间谍以重金贿赂赵国的权臣，又散布流言说："廉颇太老了，哪儿还敢和秦国打仗啊!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如果由赵括领兵，秦国这点兵马早就打散了。"

昏庸的赵王听了这些流言，信以为真，误以为廉颇坚守不出是因为畏惧秦军。他准备召回廉颇，让年轻的赵括替代作统帅。

赵括何许人?他是赵国著名将领、曾指挥赵军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的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跟随父亲读兵书，学了一整套兵法，理论上颇有造诣，有时连赵奢也辩不过他，他也因此自视很高。其实，赵括不过是一个空谈家。这一点，赵奢也早就看出来了。他曾对妻子说："用兵，关系到生死存亡，赵括却说起来很容易，夸夸其谈。我看今后赵国不用他为将则已，如果用他为将，断送赵军的一定

是他。”

现在赵王真的要起用赵括做大将了，知道底细的丞相蔺相如极力反对。他对赵王说：“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兵法，不可做大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也赶紧去见赵王，她对赵王说：“赵括与他父亲不同，赵奢作大将和部下相处得很融洽，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共同享用，接受了命令，就一心一意为公，顾不得家里的事，而赵括呢，一旦做了将领，就会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对下属毫不关心，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宝，都会被他拿回家里藏着，准备购买田地房屋。赵括哪比得上他父亲哪，请大王不要派他去领兵打仗，免得危害国家。”难得有如此识大体、明大义的母亲，可是偏偏赵王不理会，仍然固执己见。于是赵母只好请求说：“如果赵括出了差错，请不要牵连我们全家。”赵王应允了。

公元前260年，赵括走马上任。他一反廉颇原来的部署，更换将官，还撤除了防御工事，准备出城攻击秦军。

秦国听说赵括替代了廉颇，立即暗地里派武安君白起为将，以王龁为副将。白起是当时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而且作风凶狠，杀人不眨眼。秦廷同时命令全军：“如果谁泄露白起为将，斩首!”

白起针对赵括高傲轻敌的弱点，先用诱敌之计，故意打败仗。赵括自以为得意，出兵追击。这时白起派出两支精兵包抄赵军的后路，将赵军切成两段。白起又派5000骑兵进攻赵军的阵地，赵军被分割包围，粮道也被切断。赵军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

秦王为秦军包围赵军的捷报弄得兴奋异常。他亲自来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征召当地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组成军队，调到长平战场东北面的高地，切断赵国的援兵和粮道。

数十万赵军被困在壁垒中不敢出战，饥饿一天天夺取着赵军的生

命。从七月至九月，赵军46日无粮，兵士互相残杀，拿人肉充饥。赵军企图突围，可秦军如铜墙铁壁般地将其团团围住，杀不出去。绝望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队精兵拼死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杀。

主帅一死，赵军迅即瓦解，40多万人向白起投降。白起嗜杀成性，他担心赵军的40万降卒不易统辖，会寻机造反，就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只留下240个小孩放回赵国。放回之前又将这些孩子割耳、截肢弄成残废，让他们回去宣扬秦军的“声威”!

直到现在，在山西高平古战场上，还经常可以发现箭簇、戈头、枯骨等，它们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遗物。

四、窃符救赵与毛遂自荐：邯郸之战长平之战后的第二年，秦军乘胜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秦军在长平战役中的残暴行为，不仅没有吓倒赵国军民，反而激起了他们无比的义愤。他们展开英勇、顽强的抵抗，还不时派遣精锐部队袭击秦军。

秦国又增派力量，继续围攻邯郸，大有不灭赵国决不罢休之势。公元前258年，秦军一直打到邯郸城下，赵国异常危急，多次向魏、楚等国求救。公元前257年，魏王派将军晋鄙率10万大军救赵。

秦王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去威胁魏王，说：“邯郸很快就会攻下。谁若敢救赵，秦攻取邯郸后马上就灭掉它!”魏王听了心惊胆颤，连忙传令晋鄙停止前进，在赵、魏交界的汤阴（今河南汤阴）驻扎下来，以观察形势的变化。魏王还指使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通过赵相平原君见到赵王，想说服赵王和魏国共同侍奉秦国为帝，以换取秦军从邯郸撤兵。

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齐人鲁仲连正在赵国游说，他听说魏国让赵国尊秦为帝，就去找平原君。平原君受到鲁仲连指责，就介绍鲁仲连去见辛垣衍。

鲁仲连对辛垣衍说："今日的秦国，不讲礼义，一味崇尚军功。奖励杀伐。对其士卒，玩弄欺诈的手段；对其民众，任意驱使。如果由秦放肆地称帝，必然大有害于天下。"鲁仲连还讲了殷纣王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切成肉条，把文王投入监狱的故事，将秦王比作殷纣，以此说服辛垣衍，最终打消了他尊秦为帝的念头。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举动，打消了当时一些人对秦国抱有的幻想，对后来赵、魏、楚联合击退秦兵、解救邯郸之围起了一定的作用。

彩陶平原君三番五次派人催促魏国救援，还写信向魏相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是魏王的弟弟，也是平原君的妹夫。平原君在信中责怪信陵君："我以为你有高尚的情义，现在邯郸如此危急，魏国救兵却迟迟不来，你倒还无动于衷。纵然你可以轻易地抛弃我，你就不可怜你姐姐吗?"被平原君这么一说，信陵君的热血沸腾了起来。他去请求魏王火速发兵救赵。但是不管信陵君怎样说，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只好集合了100多辆战车，带领自己的1000多门客，准备去和秦军拼个死活。

信陵君去向老朋友侯嬴告辞。侯嬴大声地笑着说："你这样去跟秦国拼命，正好比将肉投喂饿虎，是白白送死啊!"随后，他又支开旁人，悄声地对信陵君讲："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的如姬可以随便进出这卧室。如果她能将兵符偷出来，把晋鄙的军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统率大军，那就能援救赵国了。"

以前，信陵君曾帮助如姬报过杀父之仇，所以这次信陵君去向如姬求助，如姬就爽快地答应了。信陵君窃得虎符，准备出发，侯嬴来送行，说道："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现在你拿了这一半虎符去对合，即使没错，晋鄙也不一定会将兵权交给你。"侯嬴让信陵君把卖肉的大力士朱亥带上，必要时就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带着虎符来到汤阴。假传魏王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将虎符一合，确实不错。可是他总觉得事情来得有点蹊跷，还想派

人面奏魏王。这时，朱亥猛地从袖子里抽出40斤重的铁锤，狠击过去，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接管了晋鄙的部队。下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同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当兵的，回家奉养父母。”经过整编，共得精兵8万，士兵的斗志也更旺了。信陵君率领这支精锐之师，连夜奔赴邯郸。

就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同时，赵王又派平原君赴楚求救。

平原君平时喜欢养士，手下门客有数千人。这次他准备在其中选择文武具备的20人一同前去。可是他选来选去，只选中19人，独缺1人。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见状就站出来，向平原君自荐。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回答有3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像锥处囊中，锥尖马上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3年了，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听人讲起你有什么本领，先生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答道：“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铁锥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

这下可令平原君无言以对了。对于毛遂的胆量和机敏，平原君也颇为欣赏，就准允毛遂一同前去。

到了楚国，毛遂与那19个门客畅谈天下大势，大家听了，都觉得毛遂见广识多，了不得。

那天，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楚王惧怕秦国，所以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同来的门客都急了，对毛遂说：“先生去。”毛遂按着剑把，急匆匆地走上殿去，一本正经地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有利，不联合有害，这两句话就可讲明白。可你们居然从早晨谈到中午还不能缔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大声呵斥：“快滚下去!我与你主人商讨国家大事，要你插进

来做什么?”

毛遂仍然手握着剑，走到楚王面前，厉声说：“大王，你敢这样怒斥我，只是依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罢了。可现在在这10步之内，大王不能依恃楚国的人多势强，你的性命就握在我手里。”楚王见毛遂正义凛然，威武逼人，吓得一声不响。边上的侍卫也不敢鲁莽行动。毛遂又继续说：“当着我主君的面，你那样的呵斥我，太无礼了。我听说从前商汤只有70里的地方，后来有了天下，周文王也只有100里的疆土，后来也使诸侯都臣服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多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形势，发挥他们的威力。现在楚国方圆5000里，精兵百万，凭借这些本可称霸天下。可是，白起率领数万军队，兴师伐楚，一仗就攻取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再一仗就烧了夷陵（楚国祖先的陵墓）。第三仗就烧毁了你祖先的宗庙。难道大王就没有耻辱感吗?赵、楚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而不单是赵国!”

毛遂的话句句击中楚王的要害，令他有所醒悟，就同意联合抗秦。毛遂立即安排与楚王歃（音煞，意谓宰杀牲畜，将其血涂在嘴唇上）血为盟，楚王即派兵前往赵国解救邯郸之围。

楚相春申君黄歇奉命领兵救赵。与魏国信陵君无忌所率部队会合，向秦军发起猛攻。赵相平原君赵胜见机也带着赵军敢死队3000人杀出城来。由于长期作战，秦军早已疲累，这下突遭内外夹攻，哪里招架得住?被杀得狼狈逃窜。其中郑安平的两万秦军被魏、楚联军包围，冲不出去，最后全部投降。

被围困一年多的邯郸城得救了。秦国的实力虽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毕竟遭到了挫折，还失去了已占领的魏国的河东和赵国的太原郡。

五、历史进步的阴影与代价从以上三次战役可以看到，战国之“战”既有兼并它国的战争，也有保卫家园的战争，还有援助别人的战争。交战中既有兵力和国力的抗衡，也有智谋和胆识的较量，还有

精神、情义等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从列国之间平等的关系看，秦军东进确是“虎狼之师”：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看，秦国以开动战争机器、兼而使用阴谋诡计来吞并天下，确乎不讲“礼义”，毫无道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秦国又确实是顺应了潮流，以“当仁不让”的气概担当起了统一天下的重任，唱响了那一段历史的“主旋律”。

战争使生灵涂炭、家破人亡，但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增强实力，逼迫人们进行改革，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战争还使“士”得以一展身手，“脱颖而出”，而这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又不无联系。战国的历史是在希望与失望、胜利与痛苦、功利与道义的多重变奏中行进的，而战争所确立的基调，使这整部乐曲充满了“颤音”。

六、一个庞大的统计数字再回到历史事实本身，并用一种平实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话题。

战国之“战”究竟令多少人命归黄泉，这在当时已无法知晓，到了以后，更不可能搞清。只有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为后人留下一个局部的数字，那就是秦国自献公至嬴政灭六国，秦军在16次战役中杀死敌国士兵的数字。有关资料，条列如下：

（1）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6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斩首6万；

（2）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与魏战，斩首8万；

（3）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秦败韩、赵、魏、燕、齐5国及匈奴兵，斩首8 2万；

（4）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败韩于岸门，斩首1万；

（5）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击楚于丹阳，斩首8万；

（6）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韩，拔宜阳，斩首6万；

（7）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伐楚斩首2万；

（8）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

（9）昭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4万；

（10）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破魏，斩首15万；

（11）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斩首5万；

（12）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40余万；

（13）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攻三晋，斩首6000，晋军走死河中2万；

（14）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攻赵，首虏9万；

青铜鼎（15）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攻卷（魏地），斩首3万；

（16）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攻赵，斩首10万。

以上总计杀死敌军近160万。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所著《史记志疑》中所作统计数字，与此略

有出入。他加入了“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昭襄王……七年复伐楚，斩二万”，“二十七年击赵，斩三万”,“三十四年破魏将芒卯，斩十三万，沈（沉）河二万”四条，其余诸条在数目和时间上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也略有出入。如此得出秦军共杀灭“166 8万人”的结论（见卷四）。

这160万左右的死亡数字，仅是秦国一个世纪里在若干次（而非全部）战役中杀敌的人数。它并不包括秦军在这些战争中自身的死亡人数，至于其他国家之间战争的死亡数，就更不在其中。不过，这已经够令人震惊的了。

汉代贾谊《过秦论》说：“（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大盾牌）。”这话确实是对战国之“战”一个形象而有力的概括。试想，单单让这160万战争死亡者的鲜血汇聚成河，就可以载荷、漂浮起多少大盾牌!

七、在“流血漂橹”的背后《尚书·武成》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从血流漂杵，到流血漂橹，先秦的战争好似经过了一次“升级换代”。升级的时间大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

1 武器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有明显的改进，矛的锋部越来越坚硬。戈的刃部成弧线形，装柄的“内”部有锋刃。由矛和戈相结合的戟已很流行，可以兼起刺和钩的作用。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更具杀伤力。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又逐渐改用铁制。这些铁制武器的威力远超过铜制的。至于铁胄、铁甲的出现，又极大地加强了防卫功能。

由弓发展而来的、能够远射的弩，在春秋后期出现，到战国中期，更得到广泛的使用。像韩国的弩，可以射到600步以外。至战国晚期，又进一步发明了可用以连射的“连弩”。除弩以外，春秋战国间

还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其中最著名的进攻武器，有用于攻城的云梯和用以舟战的钩拒。

2 战争形式的变化春秋时期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一经交战，失利的一方很快乱作一团，需重新整顿队伍，所以胜负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都在一天之内见胜负；鄢陵之战，也只不过2日。而到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整齐车阵的冲击战。所以，战争也就旷日持久，有的一拖就是几年。

由于战争变得错综复杂，兵法就更为讲究，战争指挥也变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将军”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以“将军”为代表的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说明贵族文武不分职的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各国相继推行征兵制度，作战时所有及龄农民都可能被编入军队。因而一场大战，双方往往动员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人。

3 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各诸侯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如秦穆公于公元前627年袭击郑国，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二崤山、环辕、伊阙，而后到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行程两千余里，所有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只是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始被发觉。而到战国，城邑一般都有军队驻守。壕池挖得深又广，城墙筑得厚又高。城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关塞平时也派兵驻扎，另外还设起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四方的土堆）上的建筑，属瞭望台性质，为国防线上最前沿的守望处所。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同时，边境线上也设置了报警的烽燧设备。

各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后来秦始皇征发百姓修筑长城，就是以赵、燕、秦3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以上战争方式和军事制度的变化，必然导致战国之“战”空前的激烈、残暴和规模宏大。

历史上曾有人对战国时候那么庞大的杀人数字表示怀疑，然而，了解一下上述事实，再想一想，战国之“战”多是兼并之战——它是以消灭敌国为目的的，所以不惜将战场变作屠宰场——应该是可以释然的。

最后，笔者想引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一则记载，来结束本篇的话题。这则记载，在笔者看来，是所有有关战国之“战”历史记录中，最为震撼人心的。

“吴起为将军，与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晚上睡觉不设席，行军时候不骑马，还亲自背着军粮，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兵中有人生毒疮，吴起为他用嘴吸出毒疮里的脓汁。那士兵的母亲听到此事就哭了。有人说：‘你的儿子是士兵，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吮脓汁，你为何还要哭?’母亲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从前，吴将军也曾为孩子他父亲吮吸过毒疮里的脓汁，为此，后来他父亲就不停地拼命作战，最后死于敌手。现今吴将军又为儿子吮脓，我不知道儿子将会在何处战死啊!’”

第四章范雎与远交近攻

范雎，游士出身，以辩才和智谋为昭王所用，并在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听其言，观其行，能对战国游士这一类人多一点直观的认识。

一、“秦王之国危于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辩才，年轻时就投身政治活动。他本打算为魏昭王游说诸侯，对魏国的强盛有所作为，无奈出身贫寒，不能如愿，就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欣赏他的才干，就赏赐给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回到魏国后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范雎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王，所以齐王要奖赏他。

魏齐大怒，令人笞击范雎，将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齿打落了。范雎看情况不妙，就装死，被人卷在苇席里扔进厕所间。须贾上厕所见了，还向苇席上撒尿。

后来，范雎向看守求情，讲你放了我，将来一定重重地谢你。看守就去向魏齐报告，谎称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齐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帮助下逃了出去。一个叫郑安平的人，又建议范雎改姓换名躲藏起来。就在这时，秦昭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混迹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有何人才，准备加以收罗。郑安平就推荐范雎。范雎夜见王稽。一接触，王稽就觉得范雎确实与众不同。

范雎见与王稽谈得颇投机，也就放开了胆。他对王稽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秦王的国家正处于比鸡蛋相叠还要危险的境地。如果用我，就会转危为安。）这话更令王稽对范雎刮目相看。两人遂相约一起离开魏国。

王稽带着范雎向秦国进发。车到秦国边境湖关（今河南灵宝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东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厌恶其他国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车里不出来，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询问王稽是否带了外来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别关照一句：“外来政客对秦国毫无益处，只有扰乱的份儿。”

穰侯的车驾过去后，范雎对王稽说：“穰侯刚才未检查车内，想必还会回来搜索。”就下车独自行走。果然，行出十余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过来搜查车子。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敏，避过这场惊险，与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阳。

这一年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汇报范雎的到来，还特意将范雎所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这句话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对此未予以重视，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过了一段时间，穰侯要带兵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今山东东平南）、寿（今山东宁阳北）。范雎闻知，感到进说秦王的机会到了。他上书秦王，要求当面献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说：“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有一句没有用的话，就用斧子把我劈了。）这话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车接范雎进宫晤谈。

范雎进了宫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装出不认识昭王的样子，对宫中的侍从嚷嚷道：“秦国哪有什么王呀!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来引起昭王的注意。这话让昭王听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问候范雎。

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范雎和昭王将如何相待，他们又将谈些什么，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说。这里，先就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两个问题，即：范雎为何如此痛恨穰侯，又为什么说秦国“危于累卵”，做一些历史的回溯。

二、外戚擅权，“四贵”横行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称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将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扬威。武王看中了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其据为己有。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说举鼎时，不慎折断了胫骨，并竟因此死去。

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纷纷争夺王位。武王的亲生母亲惠文后早死，庶母芈（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为芈八子弟弟的魏冉，当时居官已久，在朝中权力最大。就将芈八子所生之子立为王，是为昭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后，昭王的诸兄弟不服，发动叛乱。魏冉杀了为首作乱的壮和其他诸公子、大臣，巩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于这些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魏冉确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际权力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后5次出任丞相，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昭王即位时，年已20岁，但实际上由他的母亲宣太后代为掌权，魏冉负责执行。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便在秦国形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还有被封为华阳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为高陵君与泾阳君的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冉与其他三个人，时称“四贵”。

作为昭王前期向东扩展的决策人物，穰侯魏冉颇有一番建树。他起用武将白起，派他率领秦军不断进攻韩、魏、赵以及楚国，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比如，在伊阙之战中，白起指挥秦军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令山东各国闻风丧胆。以后，魏冉又派白起率军攻入魏国河内地区，取得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再后，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这些军事活动，削弱了山东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生活骄奢淫靡，飞扬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贤妒能，一反秦国一贯吸纳外来人才的做法，拒斥外来的政客、游士。他们欺下蔽上，不把秦王放在眼里。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响到对外的斗争，从而导致一系列军事活动的失利。比如，魏冉后来又被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一方领地，他竟不顾横越韩、魏两国，让秦军长途跋涉去进攻齐国。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国危于累卵”的议论。

三、昭王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

再说那天范雎进宫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声叫嚷秦国没有王。这话既道破了当时秦国的症结所在，又触及昭王心头的隐痛。昭王年少登基，无力左右政局，遂使母党势力日益膨胀，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对此并不甘心，他也绝非无能之辈，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亲信、干将。范雎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隐约感到某种时机的到来。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两腿跪在地上，挺着上身，请求范雎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雎只是说："是，是。"过了片刻，昭王又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昭王如此反复了三遍。最后，范雎讲："不是臣不说。臣听说从前吕尚遇文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也对文王谈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吕尚的辅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国的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什么交情，而臣所要说的事，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效愚忠进谏，却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这是王再三问臣，臣却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如果臣今天讲了明日就被害，臣并不害怕，因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对秦国有所好处，臣是心甘情愿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后，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为尽忠而身死，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对王进言了，也没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话语，使昭王不由得心头一热。他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先生有话尽管讲，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全部都说出来，以教导寡人，不要怀疑寡人。"

范雎连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于是，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强盛，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可以成就王业的地方。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这是有利于成就王业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业可成啊!可是，秦国至今已闭关15年，不敢积极地向东方拓展，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不忠，大王的计策有所失。"昭王忙讲："寡人愿意听听计策失在什么地方。"

范雎害怕隔墙有耳，不敢说秦国内的事，就先讲对外的事，以此进一步了解、观察昭王。他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足损伤齐国，出兵多了则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并不亲善，跨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这在策略构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齐湣王南攻楚国，斩军杀将，辟地千里，可到最后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地吗?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呀!后来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

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王不如远交近攻，那样，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去远攻，不是太荒谬了吗?从前中山国方圆500里，赵国紧挨着它，将它吞并了，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要想称霸诸侯，就一定要征服韩、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并进而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昭王非常赞赏范睢这一“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采纳，拜范睢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四、贬逐“四贵”，范睢为相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付诸实施后，秦国的军事行动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并逐步取得一些胜利。范睢也因此进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随着君臣关系的日益密切，范睢感到向昭王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到了。

一天，范睢对昭王讲：“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也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一国的王是一国的头脑，他要定夺国家大事，要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天，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报，华阳、泾阳、高陵可以自行决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秦国无王啊。‘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就可能倾覆，命令也不能从王出。臣听说善于治国者，就要树立威望、握紧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范睢又引证齐、赵两国权臣废君的教训，说道：“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王为他们所害。李兑是赵国的臣，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现在太后和‘四贵’就好比崔杼、淖齿、李兑。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您的子孙了。”

昭王听范雎如此一说，万分惊惧，决心铲除祸害。在范雎的帮助下，昭王采取周密部署与果断措施，一举废掉宣太后，同时将穰侯魏冉与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号和相印，让他去陶邑休养。当魏冉迁居时，满载珍宝的车辆有1000多乘。在离境出关检验时，有人发现，魏冉的宝器奇珍竟比王室还多。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紧接着，昭王拜范雎为相，并封他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对内，他对政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废止了贵族擅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积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并节节取胜。

五、远交近攻：秦加紧进攻三晋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开始按照范雎的主张，改变魏冉舍近求远攻打齐国的战略。范雎被拜为客卿的当年，秦国就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取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军占据魏的刑丘（今河南温县东）。范雎相秦后，将攻击的矛头又指向韩。

范雎去见昭王，主张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韩国就范，如果不成再出兵。韩国虽已趋衰弱，却并不肯将国土拱手相让。于是，自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连续不断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向韩发兵的当年，秦军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秦将白起攻韩，又拔5城，斩首5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又进兵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疆土就这样一块块被秦蚕食掉。

随着对韩扩张的一步步得手，秦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大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惨绝人寰；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

六、攻伐邯郸：范睢与白起的矛盾长平一战，秦国威势大震，同时也让白起声名远扬。这引起了范睢的嫉妒。范睢辩士出身，靠游说起家，虽然干练、有谋略，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与他争锋。白起在魏冉为相时就已功勋卓著，现在长平一战更使他如日中天。范睢惟恐在这个崇尚武功的国度，因白起的功高，使自己身价跌落，从而不能独揽大权。

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非常有利。白起准备一鼓作气，乘势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度攻占上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龁率领，攻下韩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占领了赵国的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在上党，等待昭王发出向邯郸进攻的命令。可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

原来，昭王听从了范睢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准允韩、赵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成了泡影，快到手的战功落了空，白起不免心生怨恨。从此，范睢与白起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国、韩国本来说好赔地，可秦兵退后，只有韩国献出了土地，而赵国却变了脸，拒不割地，并且派人去齐国，准备联合抗秦。昭王见赵国违约，还要联络别国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赵，这回轮到白起说：“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既有对范睢不满的因素在内，也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他指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君臣发愤图强，努力耕作，对外又与燕、魏结亲，与齐、楚连好，处心积虑，备战抗秦。所以，赵国现在是国内实、交外成，秦国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话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睢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赵。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进攻邯郸时受挫，秦军伤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请他出马。白起称病不出。

然而，前线不断失利，消息传来，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亲自去劝说白起。范雎无奈，就装模作样地去请白起就职。白起依然推托有病，不肯出战，并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胜。他说："现在赵国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国家。山东各国也都对秦国怀有怨恨，秦若攻赵，它们必然相救。秦国远离自己的国土攻打邯郸，赵国坚守，诸侯外援，秦军必受夹攻。"

范雎早就有意让自己的亲信郑安平替代白起，所以白起的拒绝，正合他意。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禀报，同时也免不了对白起数落一番。昭王听了，大发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于是昭王让王龁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围攻邯郸。

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恰如白起所预言的。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同时魏国、楚国的援军又赶来攻击秦军，秦军大批逃亡，处境危险。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于白起。这次，昭王本人亲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带兵伐赵，但白起还是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昭王火冒三丈，对白起说："你虽有病，但还是要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挥。"生性孤傲的白起，心里有气，拒不从命，并继续向昭王陈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对昭王说："愿大王接受臣之见，这回就放了赵国，让他们休养生息，同时伺机等待东方国家的变故。这样可以安抚东方国家的恐惧，攻伐、诛灭其中骄横和无道的。用道义的力量来命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对赵国开刀呢？"

昭王根本听不进去，谈话彻底崩裂。昭王当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并将他逐出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没有马上动身。

3个月后，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王又迁怒于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滞留咸阳。白起只得起程。

这时，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动对白起的不满情绪，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怏”，恐怕日后有变。昭王听范雎这么一说，也感到留着这位能攻善战又生性刻薄的人，很可能是一个祸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赶白起。在距咸阳以西10公里一个叫杜邮的地方，使者拦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而死。

七、“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在《史记》中为范雎作传的司马迁，曾详细地记述了范雎与须贾、魏齐之间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话说得好，“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事情，其实为人们深入了解范雎的为人以及为政，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范雎早年投在须贾的门下，却不幸受其污辱，幸亏得到王稽和郑安平的帮助，才得以逃到秦国。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对此，范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范雎为相后，恰巧有一次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闻知，就特意微服出行，并装模作样地在路上“巧遇”须贾。

须贾只知道秦相叫张禄——这是当年范雎接受郑安平建议而更换的姓名，入秦后一直沿用——却浑然不晓张禄就是范雎。须贾路遇范雎，两人难免一番寒叙。言谈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状，弄得须贾颇哀怜他。须贾此次身负重任，出使秦国，正需要人帮助，也就想与范雎拉拉关系，帮着走走门路。于是便留范雎吃饭，还送给他一件袍子。席间，须贾提起他那4匹马拉的大车坏了，不能去见秦相。范雎赶紧表示，愿为须贾去借，并陪同前往，代为通报。

范雎为须贾驾着马车来到相府门口，对须贾说：“你等着我，我为君先入内通报。”然后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须贾在门口等啊等，却不

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看门的回答："没有范叔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给我驾车的那位。"看门的一本正经地对须贾讲："那可是我们的秦相张君。"

须贾大惊，随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经飞黄腾达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须贾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谢罪。

于是，范雎摆起架势，召见须贾。须贾连连叩头，声言自己该死。范雎当众历数须贾的3条罪状：1 当年从齐国归来，你向魏齐诬告我暗通齐国；2 魏齐令人打我，又将我扔在厕所间，你不制止；3 你还向我身上撒尿。接着，范雎又说，考虑到今日你对我尚有故人之意，还以袍子相赠，所以也就把你释放算了。但是，你要传话给魏王，迅即拿着魏齐的头来，不然的话，马上踏平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须贾回到魏国，并带回范雎的口信。魏齐知道后，慌忙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的家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谙范雎的脾气、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齐报仇的，就写信给平原君，要与平原君结"布衣之友"，并作"十日之饮"。

平原君怕秦，就入秦见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齐，却遭到拒绝。昭王就将平原君软禁，并致信赵王，进行恐吓。最后，魏齐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与秦国交恶，终将一死，就自刭而绝。赵王马上让人提着魏齐的首级，送到秦国，这才暂时免去一场劫难。

范雎在"以怨报怨"的同时，也不忘"以德报德"。对于救过他命的王稽、郑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还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时候给予过帮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报答。司马迁对此概括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睚眦，音牙自，指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八、辩士与政客：范睢的长与短昭王长期以来一直信任和重用范睢。白起之死，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睢：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范睢争宠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昭王曾将范睢尊为“叔父”，把他得到范睢比作周文王得到吕尚、齐桓公得到管仲。范睢相秦也确有显著功绩，并为日后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除了表现于倡议驱逐“四贵”，结束外戚专权，加强中央集权和明确地树立“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正确的治国政策上。比如在他当权期间，秦廷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迁移民、筑城市、修水利、治农业，使得当地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观。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范睢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在范睢为相期间，当时的大学者、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入秦考察。范睢以礼相待，并询问荀况到秦国后有何观感。荀况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睢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但是，范睢相秦也有不当之处。这主要是他心胸狭窄，又过分看重个人的恩怨。范睢与白起的矛盾，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饭之德

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与作风，使他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变成了一个市侩式的报复泄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产生问题。像他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郑安平、王稽，后来都给秦国造成损害。郑安平在邯郸之役中被赵国、魏国、楚国的军队内外夹击打得大败，后又被围，突围不出，就带着2万秦军投降了。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时，与东方诸国暗地沟通，结果被诛杀。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范雎也险些因王稽通敌而被诛。

太史公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范雎与须贾、魏齐、郑安平、王稽之间的恩怨、曲折，并借此告诉人们：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辈，奔走于各国，虽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国利民的志向，但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辩才取得荣宠，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称不上是有远见、有气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

第五章从投机商走向政治家的吕不韦

经商的精明与治国的英明，相去几何?

请看大商人吕不韦的从政史，和他主编的《吕氏春秋》。

一、家富千金的濮阳商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先秦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卫。这个地方最初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后来周朝建立，周公推行分封制，就将康叔封于此地，称“卫”。

卫国早先也算得上是个大国，可以后就逐渐衰微，地盘也越来越小。到战国中期，已沦为任人宰割的小国。国君的昏庸、无能，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使得优秀的人才纷纷外流。而人才流失越多，国家也就越没前途。其中代表人物有吴起、商鞅、吕不韦等。

吕不韦，出生于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交通十分便利：溯河而上，可抵达洛阳（今河南洛阳），那里曾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战国时，它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繁华都市之一；顺河而下，可通往盛产鱼盐粟帛豆麦的齐、鲁（今山东境内）富庶之乡；向北过黄河，可直驰北方的大都会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往南，黄河水与鸿沟水系、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商业都市。

吕不韦的父亲，就是濮阳的一个大商贾。

在吕不韦生活的年代，卫国已成为秦国和魏国、赵国、齐国争夺的要冲地带。卫国求助于魏国的保护，在魏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卫国

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自夸、自傲，相反，它的风俗还常遭到别国的讥议，有人把卫国以及离它不远的郑国所流行的一种音乐，称为“郑卫之音”，把它归入淫邪的一类，属于靡靡之音。

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吕不韦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头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游刃有余。他继承父业，以经商为生，奔走于濮阳与邯郸、阳翟（韩国城市，在今河南禹县）之间，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

国运日衰、风雨飘摇的卫国，当然留不住吕不韦的心。他要到外面的世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二、邯郸城里“奇货可居”

邯郸远比濮阳繁华、昌盛。它既是赵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南通郑、卫，北接燕、涿（今北京、河北），东连齐、鲁的交通枢纽，是山东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这座建造于公元前386年的赵国首都，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北面和东面为市区和臣民住宅，西面为王城。王城长1475米，宽1387米，气势恢宏。为当时各国王城之最。据说，从这座大城市里走出来的男人，也像这座城市一样，别有一种气度。尤其是他们走路的姿势、步态令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竞相模仿。“邯郸学步”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个笑话。

在这座汇聚着四方宾客、八方风物的大城市里，吕不韦寻觅着一桩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日，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父亲回答：“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答：“百倍。”他再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让儿子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弄懵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儿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对老子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

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交换的人质，他们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孙。在本国背约时，人质就要受到惩处。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所以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由于异人在国内没有地位，加上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因而赵国也就不善待异人，弄得他处境十分困难。

吕不韦却以商人的敏锐嗅觉，意识到这正是“奇货可居”的。他决定，做一次冒险的但却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日，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喜出望外，当下就与吕不韦说好，如果事成，两人共有秦国。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让异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吕不韦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漂亮情人“送”给异人。潇洒、有钱的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个叫赵姬的姑娘相好。赵姬不仅容貌姣艳，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喜欢，可吕不韦并不是那种能让男女欢爱束缚住手脚的人。

一日，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

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光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赵姬后来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关于政的生身父亲，有的说是吕不韦，有的说是异人，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但不管怎样，由于吕不韦与异人、赵姬之间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吕不韦与嬴政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三、咸阳密谋：异人立为嫡子吕不韦决意从商业买卖转向政治投机。他对异人说：“我家里虽穷，但我想办法去搞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

吕不韦送给异人500金，要他在邯郸广结朋友，自己又用500金买了珍稀宝物去秦国活动。到了咸阳，他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送上厚礼，然后请他们将珍稀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又通过他们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

华阳夫人闻知，非常高兴。吕不韦继续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向华阳夫人传话：“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喜爱的，终难长久。等到人老色衰，就不会再招人喜爱了。今天夫人深得太子的宠爱，可是没有儿子，应该尽早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古代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清楚由于排行居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立他为嫡子，则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皆大欢喜。异人对夫人会更孝顺，夫人也能终身得宠于秦国。”

这话很有效，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就对安

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却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意立他为嫡子。这样我以后也就有了依靠。”安国君答应了，还与华阳夫人郑重其事地刻玉符立约，以示不再反悔。

异人被立为嫡子，自然欣喜万分。他在赵国更频繁地开展社交活动，结交天下宾客，名声也就逐渐传扬开来。吕不韦则被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请做异人的老师，随时加以辅佐、提携。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秦、赵关系吃紧。吕不韦对异人说，赶快逃回秦国，以免留在赵国遭到不测。吕不韦和异人用600斤黄金打通关节，逃出邯郸。异人的妻子赵氏（即赵姬）带着儿子躲藏到赵国的富豪之家。

异人回到咸阳，吕不韦对他说：“华阳夫人是楚国女子，你既是她的儿子，就应穿着楚国服装去见她。”异人依从吕不韦的话，一身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到异人这一身穿戴，心中无比欢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你穿楚服，我非常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取名为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四、投资回报：吕不韦为相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国君的秦昭王驾崩，时年53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不知是由于熬白了头才等到即位这一天，因而过于兴奋所致，还是因为长期耽于安乐，一旦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孝文王登基不过3天，就猝然而死，魂归西天。

吕不韦正处在为子楚被立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兴头里，没料想，更惊人的喜讯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国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这么多年来，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般快，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新君没有食言，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专为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这道命令一下，秦国的文武大臣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朝的百官中，没有一人有此殊荣。即使在秦国的历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仅有2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吕不韦一介布衣，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云直上，并集官、爵、封地于一身?

吕不韦心中自然一清二楚：这不过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郸所作投资的回报而已。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虽说这是历代国王上台后的一套惯例，作为执政者，吕不韦因新君登基，必须例行这套老办法，但是，这对吕不韦来讲，却还别有一番用意，或者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吕不韦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论政绩、武功，一无所有；论影响、地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义”来感召和笼络臣民，就十分紧要。不仅如此，从吕不韦以后的所言、所行看，“德”、“义”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确实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吕不韦给一贯倡导“严刑峻法”的秦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统治手法上，也有所变化。

庄襄王只做了3年国君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政即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岁亲政。在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长达12年的时间里，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五、出色的武功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扩展，并

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

首先，秦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东周及西周，是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的两个小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可是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竟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版图。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这一措施，显示出吕不韦不同于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百余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国家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以“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凶残暴虐”。吕不韦此举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善举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吕不韦可谓是出手不凡。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秦国。秦在那里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扼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此时，秦国的东部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

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龁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3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

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六、卓有成就的文治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 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

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 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下面，就着重地谈谈《吕氏春秋》。

七、《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吕氏春秋》的编纂缘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倾：向往，钦佩）。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

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以礼贤下士、豢养众多食客而著称于世。吕不韦任秦相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所以与东方诸侯国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广招宾客，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有必要补充两点：

1 “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比如让其编撰《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论衡·效力》）。意谓战国之时，士人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来自东方的吕不韦，当然明了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据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的准备（当然，吕不韦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2 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集的，却是第一回。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3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它的原来面貌为：“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5篇

文章；“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8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论文。可是，后来在流传中发生了夺佚错落的现象，所以，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也仅余残文。

八、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鼎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一：

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

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

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九、杂家的意义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竟又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汇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可惜，《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原因之一，是吕不韦的施政纲领与秦王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嬴政亲政与独治其民》一篇中论及）。

不过，正如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所指出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这固然属于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看，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显赫政治地位，并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惟一一位商人。因为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历来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和他的《吕氏春秋》看，他无疑是先秦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人所要清算的，反而应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

第六章嬴政独治天下

在秦王政亲政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扫除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实现了独治天下的愿望。

嬴政的“峥嵘”面目于此开始显露。

嬴政的早年身世与其个性形成的关系……

治理河道一、谜一样的早年身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帝，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秦国与赵国互换的人质，被送到赵国，在那里，见到了吕不韦的姬，因十分喜爱就娶其为妻，生下始皇。始皇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出生后，取名为政，姓赵。政13岁那年，庄襄王死，政即位为秦王。其时，秦国已兼并了巴、蜀、汉中；越过宛地而占据郢，在那里设置南郡；又北上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大片土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郡；向东扩张至荥阳，灭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设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吕不韦招揽宾客游士，意欲兼并天下。李斯投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秦王政年少，即位后就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大臣。”（白话今译）

以上是司马迁对嬴政出生和即位时的情况所做的一个极其简略的记载。在这段164字的文字后面，司马迁又用了270字，依然十分简练地叙述了秦王政元年至八年的秦国大事。但是，只字未提秦王政。

因而，对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亦即嬴政亲政那年以前有关嬴政的情况，后世所知极少。

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早年身世，又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一段记录，而被搞得扑朔迷离。《吕不韦列传》说：

“吕不韦与邯郸城里一位姿色绝美而又善舞的姬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即庄襄王）跟吕不韦喝酒，见到那姬后十分喜爱……（吕不韦）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就将那姬献给子楚。那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过12个月，生下儿子嬴政。子楚遂立那姬为夫人。”（白话今译）

这段可视为对《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出生情况所作的补充，似乎透露出一个极其惊人的消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对此，后世的研究者看法不一。于是，秦始皇的生身之父究竟是谁，就成为一个谜：秦始皇的早年身世亦被涂上神秘的色彩。

除以上所引，《史记》能为了解秦始皇早年身世提供线索的，还有《秦始皇本纪》中军事家尉缭对秦始皇的一段评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蛰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准：鼻子。膺：胸。末两句意谓：居俭约之时易以谦卑，而一旦得志，也容易啖食人。）

据此，学医出身的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做如下分析：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蛰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说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当然是有依据的：

1.当年秦、赵两国交恶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

2 嬴政后来回国，并继承王位，但身为太后的母亲（即那位邯郸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嫪毐（音涝矮）私通，欲火炽盛的她，自然很少给予嬴政以母爱。

故而，郭沫若又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作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特别是秦始皇个性如何形成。

概而言之，幼年时的秦始皇，身处异国他乡，为人冷视，备受生活的艰辛，以至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感，往往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嬴政亲政后的表现和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必要联系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二、雍城加冠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21岁。按照秦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需经过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在古代中国是自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别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所以，在20岁时需举行隆重仪式，届时由长辈为其戴上特制的帽子，称为“冠礼”。而国王的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乃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为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比如，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冠礼以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在今陕西省风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人的发迹地。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至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已酉日，嬴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的典礼。

然而，仪式甫毕，悠扬的雅乐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回荡，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三、平定嫪毐之乱有关嫪毐的来历，《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政年少，太后时常悄悄地与吕不韦私通。……始皇帝一天天长大，太后依然淫荡不止。吕不韦恐怕祸及自己，就私下求大阴人嫪毐到自己门下作‘舍人’。……”（白话今译）

嬴政母亲原为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庄襄王（子楚）死后，

身为太后的她，独处后宫，寒衾孤枕，遂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嬴政一日日长大，吕不韦不能不对与太后私通产生顾忌。为了摆脱沉湎于淫乐的太后的纠缠，吕不韦想出一计：给太后献上“大阴人”（可能是指特别精于房中术的男子）嫪毐，以替代自己，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身。

吕不韦得到嫪毐后，就故意向太后说起此人。太后闻知，果然想要嫪毐来陪伴自己。

但嫪毐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可嫪毐有何理由出入后宫?

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嫪毐受宫刑，又买通行刑者，仅拔去嫪毐的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样，假宦官嫪毐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而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出了身子。

太后与嫪毐恣意淫乐，并生下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经常徙居雍城。雍城，这座经过近300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来兴建的咸阳要大。据现代考古学家在雍城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断，雍城宫殿建筑远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为咸阳所无。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华热闹的“直市”（即商场），还有储藏冰块的“凌阴”，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阴”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190立方米。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在雍城，太后与嫪毐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

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今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嫪毐，更名毐国。

渐渐地，嫪毐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

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毒国修建了宫室、苑囿，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1000多个舍人。在宫中，“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毒”。

嫪毒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其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如今秦国全境上下都在说：‘某某是嫪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毒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呢?”子顺建议拉拢嫪毒，从而与秦联合（《战国策·魏策四》）。由此反映出嫪毒权势之盛、名声之大。这大概是嫪毒的荐举人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随着嬴政渐届成年，嫪毒与嬴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嫪毒知道，自己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嬴政和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篡夺秦国的最高权力。

被嫪毒网罗的死党，包括：

卫尉竭，卫尉，官名，为负责宫廷守卫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嫪毒控制，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

内史肆，内史，官名，为掌管京畿行政和军事的长官。这也是可以对国王的人身安全起重大影响的官员。

佐弋竭，佐弋，武官名，主弋射。与卫尉竭同名。

中大夫令齐，中大夫，官名，掌议论，供国王顾问、咨询。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嫪毒并不是阉人，常与太后淫乱，还生有儿子，都藏匿着；嫪毒正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嫪毒及其阴谋。

嫪毐狗急跳墙，趁嬴政赴雍城行冠礼之际盗用秦王御玺，征调县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嬴政迅即派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赴咸阳，嫪毐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嫪毐等在混乱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拜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嫪毐的，赐钱五十万。"

到九月，嫪毐及其死党全部被捕。嫪毐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遭族灭。对于上述主犯的"舍人"（即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鬼薪"之刑（罚作劳役，为官府砍柴），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嬴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和刚毅果断的作风，彻底平定了嫪毐之乱。

四、清除吕不韦集团《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坐，即连坐。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受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

《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载：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事连相国吕不韦。"

很清楚，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亦即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和种种劣迹，并牵连

到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在史籍中很少留下事迹的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的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答案似乎不难寻找：

1 假宦官嫪毐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

2 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

3 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兴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罢吕相的背后，实在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在下面再谈。这里，还是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将秦王政如何处置吕不韦继续说下去。

吕不韦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的10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租税的领地。拥有该领地的王侯贵族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政要吕不韦离开京城住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被逐出咸阳的吕不韦心绪如何，又有何作为，史料无载。《史记》只提到一年多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纷纷不断地来往着东方各国的宾客。这自然让秦王政非常不满，于是给吕不韦下了一道诏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仲父，意即叔父。春秋时期著名人物管仲相齐，桓公时曾称“仲父”，管仲辅佐桓公实现了霸业。吕不韦在年幼的嬴政面前加予自己这样一个称号，显然是以管仲自居，同时，又表露出他与嬴政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嬴政在诏书中会提到“君何亲于秦”）。现在，大权在握的秦王政给吕不韦做了一个全盘否定的结论：你对秦廷既“无功”又“无亲”。所以，应逐出河南，徙居到偏远的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饮鸩而死”。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至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葬”一事，系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还提到，参与“窃葬”的，有数千人之多。

秦王政震怒。他颁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其实是为了彻底清除吕不韦生前培植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发布的。不仅狠狠打击了参与窃葬的吕党分子的气焰，还严惩了其他没有参与窃葬的原吕不韦的属下。

五、千金悬赏为哪般说起秦王政罢免、处置吕不韦的深层原因，有必要追溯一下嬴政亲政前一年，秦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门上，公布了一部书。那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的给以千金的赏赐。城门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

吕相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里的人心，都给波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看，1镒（20两）金子为1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字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见，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门，又是怎样的人头攒动，争相阅读。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激动的人心逐渐归于平静，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某一个字。那堆金子仍在城门上放着，在太阳底下闪着金色的光芒。

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抑或是咸阳城里的人都不行，没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毛病?

都不是。

事隔300年，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却有谁敢公开指出呢?

王充之后100多年，有一个叫高诱的学者，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11处错误。它们有的是字、句和称谓的错，有的是史实上的出

入。用现在的行话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六、从《吕氏春秋》看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更不想以此来结交什么文友，或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推测吕不韦的真实意图，不外乎两点：

1 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2 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思想倾向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

在统治方式上——

吕不韦既主张实行法治，又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并给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这种德、刑并用，礼、法兼施的思想理论，与秦始皇片面地强调严刑峻法，迥然有异。

在世界观方面——

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则非常相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适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针对君王贪图享乐、浪费财物的行为，《吕氏春秋》还劝告他们应该“节欲”、“节葬”，并引用传说中黄帝的训诫，要求君主“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纪·去私》）。而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和个人作风方面——

吕不韦既主张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的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吕氏春秋》还载录了有关“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等限制君权的一系列言论，明确反对君主“奋而好独”（《孝行览·本味》）。

在对君和民关系的认识上——

《吕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主张“顺民”、“爱民”，以为“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它还要求君主能上下通达，否则，“国亦有郁，……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若要上下通达，就必须让人说话。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川壅而溃，败人必多”（《恃君览·达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钳语、禁学、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固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它们的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曾指出：“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

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这句意谓吕不韦想为新时代“制礼作乐”的话，诚乃卓见。《吕氏春秋》虽然有“杂”的特点，但它确是吕不韦精心制作的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一年，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颁布他的政纲，希望藉此为日后秦国的发展确立基本的政治路线。然而，这一纲领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时地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吕氏春秋》的总序《序意》篇有吕不韦的一段自白：

“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颛顼，乃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颛顼为黄帝之孙。吕不韦这话，分明是在示意嬴政，应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对待“仲父”吕不韦；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则）”的《吕氏春秋》的教诲，才能“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还对“一国之主”提出了许多似乎专门针对未来的始皇帝而说的警言。“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智者，人君之大经也”（《恃君览·骄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仲春纪·功名》），结果将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纪·振乱》）。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

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事与愿违。

七、“独”字当头秦王与吕相的矛盾，牵涉到这样几方面：个人情感上的纠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切又因为吕不韦始终摆出一副“仲父”与导师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从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看，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即使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父，嬴政也必会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计地遮掩乃至抹杀这段血缘关系，因为，天子的血统应该是高贵而神圣的。所以，在解决嫪毐问题时，嬴政就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后又步步进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

铜钟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

不过要注意，这场权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述嬴政与嫪毐之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又徙蜀，最后自鸩，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之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争斗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

性，那纸给吕不韦的诏书，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若发于吕不韦初为秦相时，是有道理的。可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说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

“君何亲于秦?”这样的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这么回事，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亲父，但若仅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份上（否则，秦王的宝座怎可能轮到你嬴政来坐），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与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和残忍、暴虐。

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诚如三国时候曹元首在《六代论》一文中所讲的，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想“与人共治之”（见《昭明文选，卷五二》）。不管这“人”是假宦官嫪毐，还是“仲父”吕不韦，嬴政都要将其除掉。

何况，吕不韦还明确提出了与帝王分权的主张。

正因此，当秦王政读到倡导君主集权的韩非的著作时，就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韩非以为：“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在韩非看来，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是不能与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须由皇帝单独控制的。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将这种君主独断的理论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的一个典型。

后来秦二世时，有一次李斯上书胡亥，陈述如何“治天下”，就曾

反复强调一个“独”字：明君要独断，大权才不会旁落；君主要独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势力所牵制；要独操君主之术，以驾驭臣下；要独断并加强督责，从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并使自己独擅天下之利。

这既是给二世的劝辞，也是对嬴政独揽大权的真实写照。

第七章韩非及其法家理论

太史公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音核）少恩。"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法家的"无情"与无情的历史。

一、韩非的生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以"帝王之师"自居、或实际上扮演"帝王之师"角色的人物。若以其对帝王、并进而对历史所产生影响的深巨，来对这些帝王师排一座次的话，这坐第一把交椅的，恐怕非韩非莫属了。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韩国贵族之后。青年时代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术"，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成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游说，于是就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建议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叫堂谿公，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因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

可是，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其时，秦王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他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

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秦王政遂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无二话，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乐意。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自己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他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乘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秦王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间。

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学说还是对秦王政和秦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定的。

二、《韩非子》：融合法、术、势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人，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一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

与术。

三、“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种国家体制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

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韩非子·扬权》）

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擅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臣之间无非是“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即阳货，春秋时鲁国人，曾专鲁国之政）。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擅令违法之臣），甚至主母（即太后）、后妻（即妻后）、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的权力。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王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王要独操宰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柄”，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贵”、“至尊”，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上由韩非阐述的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中：

1 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参阅本书《为万世开基业：秦始皇的梦想与构造》）。“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 在名与实两方面加强帝王的“至尊”、“至贵”。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皇”、“帝”，制造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命令称之为“制”和“诏”），它们一经宣布即为法律。若诏

令与现存成文法的具体规定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

3 绝对掌握宗室、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胡亥篡位后，与赵高勾结，就毫不费力地滥杀大臣和宗室成员。

五、顺应潮流的思想家韩非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时代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现时的君主，"如欲以宽缓之政（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也即乱世）之民"，是行不通的。只有"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去照搬古代的办法，不墨守成规，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法治，推行强权政治，才能达到强盛的目的。那些想袭用尧、舜、禹、汤、武的政治措施来进行统治的人，犹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

正是针对了"急世"和"争于气力"这个时代特点，韩非通过吸取前辈法家以及道家、名家等的观点，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这套学说也确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书的"概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推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正由于韩非的思想顺乎时势，所以在他人亡以后，他的政治策略并未随之泯灭。李斯谗害韩非，然而仍不得不称他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和

李斯都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

六、重要的资政学说韩非的理论不仅催化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而且在以后的2000年中，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略智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恕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丞相（指诸葛亮）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

近代的严复，因有感于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人头上，曾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白话今译。《学衡》七期《与熊纯如书》）

七、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

山水画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的危亡。在韩非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王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无限制地扩张君权。尤其是韩非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

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了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是所有先秦法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

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注：这其实是排斥了其他的教育内容）、“以吏为师”（直接以官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成为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倡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作用、负面的影响。

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及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覆亡，显然与以上列举的韩非学说的内在的理论缺陷存在关联。比如说，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无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而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

所以，鉴于这样的事实，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

家们，就着手反思和调整统治的理论与策略。由此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他们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的做法。

当然，韩非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抛弃，它的许多内容仍不断地被人取用。不过，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学说，却确实变化了一种样式——比如，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

韩非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它始终是专制独裁论的重要思想渊薮：它不知哺育出了多少阴险诡诈的权奸……

八、悲剧人物韩非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

韩非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却拙于谋身；

韩非一生为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为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

韩非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

总之，这是一个“远见而明察”（《韩非子·五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命运不佳的人。

司马迁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感慨万千，以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了解得那么周详完备，以至写出了《说难》（进说的困难）这样周密细致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

人们常说法家“无情”，可历史更加无情。

先秦的法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呼唤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他

们中的不少人，却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像吴起、商鞅，还有这位韩非……

第八章养士之风与客卿制度

《容斋随笔》卷二：“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论衡·效力》：“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

秦国虽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才与“宝贝”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盼（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

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驩食有鱼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驩（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驩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驩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驩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驩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驩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驩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驩去收债。临走时，冯驩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驩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驩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

烧了。冯驩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驩："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驩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驩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驩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驩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驩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驩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驩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

湣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奭（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

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客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

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吕不韦在秦养士，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1 他自己并非秦人，却官至丞相。这对秦以外希求功名之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 吕不韦大权在握，既可为供养食客提供便利，又不致引起别人的嫉恨和反对。3 在兼并战争中，秦国正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秦国削平群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没过多久，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3000人之多。

这3000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被人所知。但有一个人，却在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他还时常被人提及，那就是李斯。

五、李斯的心愿：来自老鼠的启示李斯出生于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年轻时做过郡小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他，看够了人间的苦难，也看透了世态炎凉。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那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还要不时地受到人、狗的惊吓，又联想到仓库中见到过的老鼠，一个个肥肥硕硕，吃的是好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大房子，也没有人、狗来惊扰，两相比较，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叹：“人的命运，不就是和这些老鼠的命运一样吗?所谓‘贤’或者‘不肖’，就看各人所处的位置了!”

怀着爬上社会上层的强烈愿望，李斯去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

学。和他一起做学生的，还有韩非。与韩非相比，李斯的理论修养就显得太差劲了。但是他对帝于之学却有着特别的感受，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可以将其融会贯通，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荀子那里学习结束后，李斯环顾当时的天下形势，觉得自己家乡楚国对自己不会重用，楚王也不足以成大事，其余的国家又都太贫弱，只有仕秦，才能施展抱负，才会有前途。于是他决心投奔秦国。

临行前，李斯去向老师告别，荀子劝李斯不要走的过于匆忙。李斯回答："常言道，'得时无怠'。遇到时机决不可错过，否则时不再来。当今各国争雄之时，充当智囊、实际起决策作用的都是士，学生决不可错过这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荀子又问李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秦国呢?"李斯直言相告："形势已经很明朗，秦王有吞并天下的决心，称帝的条件也已具备，所以学生要入秦以求建功立业。"说到这里，多年压抑在心中的酸楚和愤懑也随之溢于言表："处于卑贱之位而不设法改变自身状况的人，连野兽都不如。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如果久居卑贱的地位，长期生活于穷苦之中，而不图改变，还标榜什么'无为'、不谋'利'，这绝不是士的真情，是虚伪骗人的。所以，学生就要西去向秦王游说啦!"

就这样，李斯来到了秦国。其时庄襄王刚去世，吕不韦控制着朝野上下。善于观察风向的李斯毫不犹豫地投到吕不韦的门下。起先，他仅是一名最普通的宾客——"舍人"。没多久，吕不韦觉察到李斯是个人才，就任他为"郎"。这是一份围绕主人左右、帮助处理事务的差事。于是，李斯利用一切机会，在吕不韦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

一次，李斯随吕不韦晋见秦王。李斯不失时机地向秦王和吕不韦提出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秦国不断取胜已经有六代了，东方诸侯国已被秦打得服服帖帖，因此要趁势消灭东方各国，早日统

一天下。他还提出使用反间计离间各国君臣，以加快统一步伐。

秦王政对李斯的谋略卓识深为赞赏，就任命他为长史。不久，秦王政又拜李斯为客卿。

六、客卿：戴有“光环”的宾客何谓“客卿”?

客卿是那些头上戴有光环的宾客。“光环”何来?来自于被授予“卿”这个荣誉称号。所以，“客卿”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客+卿=客卿。

陶马春秋战国时期，招徕和延聘宾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鲜见。而来自异国的宾客，在一些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引进、选用人才办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客卿和客卿制度。

“客卿”一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条。该条言及：“客卿张仪。”南宋鲍彪注：“（张仪）魏人，仕秦。惠五年为客卿。”这是说张仪在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国被拜为客卿。目前，虽然尚不能确考客卿究竟起于何时，又最先起于何国，但从现存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国。

秦国的客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 客卿是一些具有荣誉头衔的高级宾客，有事时请出来，给以带兵、办外交、谋国政、决疑难的种种权力。但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也未作为一个等级列入秦国的爵秩。

2 客卿按需要而设，没有数额限制。像秦昭王时，在秦国做客卿的人，见之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穰侯列传》的，就有通、寿烛、错、胡伤、灶、司马梗、范雎、蔡泽、造9人。

3 给草介之士求仕提供一个阶梯。张仪、范雎、李斯之辈，大多布衣出身。他们以自己的才华或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客卿而加以擢用。秦王根据他们各人所建的功绩，再决定究竟何时授予何种官职，像张仪，惠文王五年拜为客卿，惠文王十年正式任相。范雎也在做客卿数年之后，转拜为相。也有快的，像蔡泽由客卿登相位时不逾年。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客卿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迁转为官。所以，国君任命客卿，带有试用的性质。

客卿制度是战国时期国君为选用异国人才而特定的一种制度。其中秦国的客卿制度，发育得最为完善，实施得也最有力，从而为广泛接纳四方睿俊超特之士、选用各色异国卓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国客卿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真正做到了不论门第选拔人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和甄别，将所识之才安排到最适当的位置上。

前面说过，一直到吕不韦出任秦相以前，秦国不流行养士。但是，秦国一直有任用异国人为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到战国中期又形成了客卿制度。这不仅吸引了六国人才源源入秦，也使秦国走出了一条与东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的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

七、“逐客令”与《谏逐客书》

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向上攀登的时候，平地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葬送了李斯的远大前程，而且还差点毁弃了秦国几百年来招揽宾客的传统。

原来，秦国挖出了一个奸细。奸细名叫郑国，从韩国而来。他针对秦王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工程的心理，劝说秦国建造一条庞大的水渠，引泾水入洛河。韩王让郑国实施这一“阴谋”，是想用浩大的水利工程，消耗秦国的国力，滞缓秦军东进的脚步，从而可以给自己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

韩国“疲秦”计划一经识破，立即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不安。尤其是那些王室贵族，他们眼见东方各国的才俊之士纷至沓来，抢夺自己的饭碗，谋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早就嫉恨在心。这时更压抑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情，纷纷叫嚷：将外籍的宾客一律驱逐出去：他们都是奸细，是派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年轻的秦王政也按捺不住了，他生怕那些外来的宾客坏了他的统一大业。于是，一道“逐客令”从他手上签发了出去。此命令限期将秦国所有的外来宾客全部驱逐出境。

秦国的这次逐客，迫使不少山东的人才离秦而去。李斯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出发。可是，他思之再三，觉得不甘心。终于，他下定决心，为了秦王，也为了自己，他要站出来说上几句话。李斯拟了篇奏章《谏逐客书》。

在这篇奏文中，李斯从秦史上举出一系列典型事例，说明秦国历代由于能够信任、擢用非秦人才而使国家发展、昌盛。如秦穆公信用百里奚；秦孝公信用商鞅；秦惠文王信用张仪，秦昭王信用范雎。他说，如果这四位君主不任用外来的贤士、客卿，哪里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所以客卿没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

接着，李斯又用酣畅的笔墨，进一步劝说秦王：“现在，君王得到了昆山的美玉、随侯珠、和氏璧，挂着明月般的珍珠，佩着太阿的宝剑，骑着纤离的骏马，张着翠风羽毛装饰的旗帜，支着灵鼍皮的大鼓，这些珍稀宝物都非秦国出产，但君王却十分珍爱。如果只有是秦国产的才能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在秦国的朝廷，犀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也不能成为玩赏的东西，郑、魏两国的美女也不能在后宫侍奉您了，外来的骏马也不能在您的马厩中供您使用了，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也都别运来了。还有那宛地的珠，阿地的绢帛，各地的锦缎，窕窈的赵国女子，也都不能为大王享用了。现在，秦国宫内流行的是极其好听的郑、卫之音，如果按照秦国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的

原则，这些音乐也不能听了，还是演奏秦国的瓦器、竹筝拍大腿吧。可是大王还是喜欢听悦耳的郑、卫之声，不愿听敲击瓦器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为了称心、快意。然而，大王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才能如何，为人怎样，只要不是秦人，就一律驱逐出境，这岂不是把人看得比珠玉和声色都不如吗?这种做法哪里像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君主呢?”

最后，李斯向秦王政提出忠告：“土地没有国界，人民可以自由来去。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由于百姓都向他们投奔。现在君王却反而抛弃百姓，驱逐宾客，这不是资助敌国，让他们去为别的诸侯国建功立业吗?这样一来，使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西来，真所谓‘给寇借兵，给盗送粮’。要知道，不生于秦国却对秦国有用的物品不少，而不生于秦国却愿为秦国效力的士更多着呢!君王的‘逐客令’一下，势必将秦国的宾客赶走，这对内损害了百姓，对外结怨于诸侯。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危险啦!”

不久，《谏逐客书》送到了秦王政的案头。

八、与士人携手：秦王政的选择早年的嬴政，尚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还勇于纳谏。当他一口气读完《谏逐客书》后，不由得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既欣赏和佩服作者生动、形象而又富于韵致的语言，以及入情、入理而又精辟、透彻的分析，更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折服。他立即决定改变排斥客卿的政策，撤除“逐客令”。

同时，他下令召见李斯。这时，李斯已经启程，准备到别的诸侯国另谋出路。因为，秦王下令逐客的时限就要到了。秦王的专使骑着快马，在咸阳以东数十里的骊邑（今陕西省临潼境内），将李斯追上。秦王宣布，李斯官复原职。自此以后，秦王更加倚重李斯。

秦王政为秦国追回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个人才——李斯，则矫正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决定，这使得秦国能将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

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实现统一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逐客令”废止以后，东方国家的宾客源源不断地西向涌入秦国，其中不乏有才干、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后来为秦国统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尉缭（尉是官名，缭是他的名字）是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6年来到秦国。秦王政对他十分敬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菜，亲密得好比兄弟。然而尉缭对秦王政的性格有所认识后，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事业未成，肯屈居人下，但一旦得志，就极易吃人；假如哪天他统一天下，天下的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缭意识到不能与秦王政长期相处在一起，就设法逃跑。

秦王政发觉，力加劝阻，并任命缭为国尉，加以重用。

国尉是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辅助国君策划和指挥军事。在这个位置上，尉缭为秦国最后扫平群雄，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曾建议秦王政继承范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还进献了离间六国诸侯的计策。他指出，同强大的秦比，诸侯犹如郡县的臣；但是，如果他们实行合纵，出其不意地对付秦，秦就很可能招致危险。他要秦王政不吝惜财物，出重金贿赂各国的“豪臣”，阻止六国合纵，这样就可以灭掉六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尉缭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尉缭还著有《尉缭子》一书，这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尉缭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观点。

在嬴政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时代，被他委以重任的非秦人士，除了李斯、尉缭，还有一大批，其中包括：王、茅焦、桓、王翦、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赵

婴、蒙恬等等。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奔走效劳，嬴政才能取天下、坐天下。

第九章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

《荀子·王霸》：“天下归之之为王。”

天下如何“归”秦?秦又如何称王?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恩格斯又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一、西周国与东周国西周末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儿子平王即位，为躲避犬戎，迁都洛阳，由此揭开了东周史的篇章。

周王室在东迁后地盘一天天缩小，内部又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因而更趋衰落。到战国时期，周王室只占有都城洛阳及其附近相当于现在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并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7个大国根本瞧不起周王室，有时连一点面子也不给，周王室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小小周王室，又发生分裂，分成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

周考王（公元前440~前426年在位）时，考王封他的弟弟揭于洛阳，此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即位后，又封他的小儿子班于洛阳东面叫巩的地方（今河南巩县），号为东周惠公。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就冒出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又互相攻战，兵戎相见，并逐步占据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到赧王（公元前314 ~ 前256在位）时，周天子已无容身之地，或是寄住西周，或是寄住东

周。

不过，象征周天子权威的九鼎却为西周拥有。

二、秦夺九鼎周王室的衰落史，恰与秦国的兴盛史相伴随，呈现出一反一正之势。

当年，犬戎肆虐，幽王被杀，是秦襄公挺身而出，率领骁勇的秦族儿女，顶住了犬戎的进扰攻掠，并护送平王一行顺利东往洛阳，重建国都。为此，周平王特地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昔日周族的聚居地沣、岐一带赐予秦族。秦由此立国，跻身于诸侯国的行列，并因平乱救周、力挽危局的壮举，令东方的那些老牌诸侯国刮目相看。

然而，不知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上苍所做的故意安排，400多年后，日益强大的秦襄公的子孙们，却绝灭了由周平王下传了22世的天子“龙种”。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攻伐赵国邯郸的秦军，继续向韩、赵发动攻势。秦将摎伐韩，取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4万；又伐赵取得30多个县，斩首9万。值此之际，东方各国又发动联合抗秦。在韩、赵等国的影响与胁迫下，不识时务的西周公也卷入了这次活动。联军打着周王的旗号，合纵抗秦。

昭王大怒。秦国早就想在地图上抹去西周，尽快扫除统一天下的一个障碍。西周参与反秦，正好给秦国出兵以口实。昭王命令秦将摎向西周进攻。大兵压境，西周公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秦军投降，叩头认罪，并将其所辖的36个城邑、3万人口全都献给秦国。

同一年，西周公和周赧王相继死去。赧王一死，挂名的天子从此就没有了。又过7年，即公元前249年，秦庄王又将东周灭亡。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姬姓周王朝，灰飞烟灭。

在西周覆亡的次年，秦将代表天下的九鼎，从西周搬到秦都咸阳。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时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即为天子。成汤灭夏桀，将九鼎迁到商邑。武王灭纣，又将九鼎迁于洛阳。这象征着天子权力的9只宝鼎，长期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周王室衰微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觊觎九鼎。他们以为，如果得到此物，就能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称霸、称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北上，饮马黄河。周定王派使者去慰劳，楚庄王竟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取而代之的意图。“问鼎”一词由此出现。

在此次夺得九鼎之前，秦国早就对这九只宝鼎梦寐以求了。一次，秦国兴师临周，想获得九鼎。周王室连忙向齐求救。齐兵出，秦兵退。可周王室没想到，前面赶走了虎豹，后面又来了豺狼。齐国也提出相同的要求：将九鼎给我。这可急坏了周天子，周遂派颜率到齐国劝说齐王。颜率说，齐国要九鼎，必然得经过魏国或楚国。魏国、楚国知道此事，怎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要将此劫去。颜率又哄骗道：这鼎可重啦，每鼎需要9万人牵引才能拉动，那九鼎就要81万人。这么多人可从哪里来呢?齐王只得作罢。

公元前255年九鼎迁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诸侯国。因九鼎入秦，公元前254年，各诸侯国相继派出专使到秦国祝贺。对这件大事，秦国史书上特别记载有“天下来宾”一条。

据说九鼎迁秦在过泗水时，其中一只飞入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8个，但习惯上仍称九鼎。

三、兼并战变为统一战秦夺九鼎，诸侯国竞相祝贺，这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为形势所迫、无可奈何，都反映了以秦代周已成为日趋明朗的天下大势。但大势归大势，东方诸侯国仍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抗

争。

在九鼎迁秦以后的13年里，东方国家为了抵抗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之势，曾两度组织大规模的联军，合纵抗秦。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由魏国的信陵君发起，韩、赵、魏、燕、楚5国联合攻秦。五国联军打败秦将蒙骜，并追至函谷关而还。公元前241年，楚、赵、魏、燕、韩再度联手，由楚国春申君任指挥，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一直打到函谷关前。然后，由赵将庞煖当先锋，率领精锐部队，深入到秦国腹地。然而，当先锋部队打到蕞邑（今陕西临潼北）时，遇到了秦军大举反攻，奋勇冲杀，联军支撑不住，仓皇四逃，全线崩溃。

公元前241年这场喧闹一时的联合抗秦，终以溃败告终，它成了战国合纵反秦运动的最后一幕。自此以后，东方各国再也无力联合攻秦了。秦国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优势与主动的地位。

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秦王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强，是秦国走向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北方的匈奴不断向中原入侵，为了御守，赵国需花费很大的力量修筑长城。燕国就乘机向赵进攻，两国之间矛盾很大。秦国瞅准了时机，向赵国发起攻势。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秦将王翦率军顺利地攻取赵的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秦将桓、杨端和又攻占赵的河间六城（在今河北、山东间）以及邺（今河北磁县东）、安阳（今河南安阳）。这时，赵国的军队正在庞煖率领下向燕进军，他们虽然掠取了一部分土地，但赵国的上党郡和河间地区却完全被秦占领。次年，桓又攻取了赵国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武城（山东夏

津西北），斩赵军首级10万。

但是，赵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当公元前233年秦将桓率兵深入赵国后方试图包围邯郸时，赵国从北方边防调回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进行抵抗。双方在肥（今河北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桓熵畏罪逃奔燕国。第二年秦军又兵分两路大举攻赵，再次被李牧击退。

彩绘陶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对韩采取了扶植亲秦势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攻韩。腾对韩国了如指掌，所以进展顺利。于公元前230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

公元前231年，魏景湣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秦献出丽邑，以求缓兵。此时，秦王政正调集兵力准备向赵国发起总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这使得魏国又维持了数年残局。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的机会，又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双方相持了一年。在紧要关头，秦国使出杀手锏——离间计。王翦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了他，同时还杀掉了司马尚。

杀死李牧，无疑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此后，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痛击赵军。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这座名城终于落入秦国之手。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献出赵国地图降秦。赵国实际上灭亡了。

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燕国君臣将士惶惶

不安。眼见秦国扫平三晋，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

四、壮士西去不复还燕太子丹试图用刺杀秦王政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灭亡。于是，在历史的激流和涌浪中，闪现了一出悲壮的侠义之举：荆轲刺秦王。荆轲显然是逆流而上，且被汹涌而下的浪头击个粉碎，但他留下的故事，却又让千古流传。

荆轲，卫国人。卫国灭亡后，他先到赵国，然后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擅长击筑（音竹，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交了朋友，又和燕国的勇士田光经常来往，彼此间相处得很投机。

燕太子丹为暗杀秦王去找田光商量。田光表示已经年老，无法完成太子的重托，就荐举荆轲与太子丹共商大计。为激励荆轲刺杀秦王，田光在引荐后就拔剑自尽。

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太子丹把荆轲当作上宾，优礼相待。他希望荆轲代表燕国出使秦国，乘机劫持秦王，迫使其归还侵占的土地。若秦王不允，就将其刺死。再趁秦国无君内乱之际，联合诸侯一起攻秦。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

荆轲为人深沉，善于击剑。为这次冒险能够成功，他向太子丹建议："我们首先要获得秦王的信任，否则就不可能接近他。听说秦王正悬金千斤、邑万户的重赏捉拿逃到本国的秦将樊于期，如果我能带着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地方（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的地图做礼物，献给秦王，想必秦王一定会亲自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见机行事了。"太子丹对这个计划很赞赏，却又觉得樊于期是得罪秦王后走投无路才来投靠燕国的，杀了他于心不忍。

荆轲见太子丹不忍下手，就私下去见樊于期。荆轲将他的来意向樊于期说明，又解释说谋杀秦王不只是为燕国，也是为将军报仇。樊

于期听了悲愤地说："秦国诛灭我父母和宗族，我痛恨得不知如何复仇。这件我日日夜夜把心都想碎了的事情，今天幸亏得到了你的指教。"说罢，拔剑自刎。

樊于期既死，太子丹便让人将他的头颅取下，盛放在匣子里封好。又出高价买到一把锋利的匕首，浸泡毒药后再加以淬火，使它一触及人就会致人于死地。他把这把匕首裹在督亢地图里。又找了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手。

出发的这一天，太子丹和他的门客都穿戴白衣白帽给荆轲送行。在燕国的南部国境易水边，荆轲和太子丹分手。好朋友高渐离为荆轲击起了筑，荆轲和着筑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激越悲壮的歌声和筑声，在易水上空飘荡，令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怒发冲冠。荆轲唱罢，带着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西去，连头也不回。

到达秦都咸阳，荆轲先用重金买通秦王的宠臣蒙嘉，要他禀报秦王。秦王政听说燕国派人送来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满心欢喜。他穿上朝服，以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

那天，荆轲捧着盛放樊于期头颅的盒子走在前面，秦舞阳捧着装有督亢地图的盒子跟在后面，两人依次而行，走上宫殿的台阶。这时，秦舞阳忽然脸色变白，浑身发抖，显出害怕的样子。边上秦国的大臣都奇怪起来。荆轲依然十分镇定，回头看了一眼秦舞阳，笑了一下，然后走上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偏僻地方未见过世面的人，从没有见到过大王，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对荆轲说："把地图拿过来。"荆轲从舞阳手上接过地图，献给秦王。秦王拿着地图一边看，一边将地图展开。突然，"图穷匕首

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出现在图卷里。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抢过匕首，向秦王捅去。秦王大惊，慌忙从座位上跳起，用力挣断衣袖。秦王想拔出佩剑，无奈剑太长，慌乱之间一时拔不出来。荆轲紧追秦王，秦王只得绕着殿上的柱子躲避、逃跑。

朝廷上的官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站立在殿下，没有秦王的命令不得随便上殿。这时，心急慌忙的秦王又忘了下令让卫士上殿，所以大家只是干着急。一些大臣只好赤手空拳与荆轲搏斗，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拿起药袋，朝荆轲击去。

秦王正绕着柱子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提醒他：“大王将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照着这话拔出了宝剑，挥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投去，没有击中。秦王又用剑乱刺荆轲，遍体鳞伤的荆轲知道事情已经失败，就倚着柱子笑了起来，然后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骂道：“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想要活捉你……”

秦王左右的人一拥而上，将荆轲杀死。

五、大江奔腾直向东荆轲的侠义壮举，令人荡气回肠。然而，时值公元前227年，此时，任何激情和义举，任何足智多谋之臣和慷慨悲歌之士，都已无法扭转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大江奔腾东流去，谁能阻拦?

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国，立即增兵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

燕王喜逃到辽东以后，秦军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

南方大国楚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在秦加紧对三晋用兵的时候，它也不时伺机北上，攻城略地。公元前261年，正当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的时候，楚国攻取了鲁国的徐州，公元前256年，将鲁灭亡。

但是，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宗室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公元前228年，楚幽王死，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可这个楚哀王在位仅两个多月，就被异母兄负刍的门徒杀掉了。负刍成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离析。

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失时机地从北方伐燕前线抽调秦军，南下攻楚。秦军勇猛善战，一路挺进，连续夺得楚国10余个城邑。

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为了选择攻楚大军的统帅，秦王政先向青年将领李信询问，若你伐楚，需多少人马。李信十分自负地说："不过20万吧。"秦王点点头，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回答：非60万不可，秦王认为年老的人到底是胆小，就派遣李信率领20万秦军南下伐楚。王翦见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又受到秦王的当面讥讽，就称病告老还乡。

秦、楚大战开始了。李信还真的打了几次胜仗。但楚军并不气馁，大将项燕为了奇袭因胜而骄的秦军，竟尾追了三天三夜，然后突然发动进攻。秦军大败，将领死了7个，士兵伤亡无数。秦王大怒，将李信革职。

秦王政亲自赶到王翦的故乡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登门向老将王翦承认错误。他对王翦说："我没有采用将军的计划，李信果然使秦军丢丑，请将军出征吧!"王翦向秦王政提出，必须调足60万兵力，

才能取得灭楚的胜利，秦王政当即表示可以满足。

60万，这占了当时秦国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秦王政将如此庞大的军队交到王翦的麾下，差不多是把自己的命根子交了出去。

临行前，王翦请求秦王政预先赏赐良田美宅。秦王政很诧异，因为王翦以前不是这样的。秦王政就问："将军为何如此忧贫?"王翦回答："为秦王率兵打江山，有功终不得封侯，这回要为子孙后代置下一点家业。"秦王政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翦率军出发行至边关，又派出信使要求秦王政履行诺言。如此反复数次，有人嘲笑他说，王将军带兵打仗还念念不忘田宅产业，一连多次请赏也太过分了。这时，王翦才悄悄地将自己的真正动机和盘托出：秦王疑心甚重，从不信赖臣下，现如今我拥军60万，谁知道大王会怎么想。我只有用这种办法表白自己没有叛心。

王翦率领60万大军进入楚境以后，并未马上发起攻势。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代劳的战略。楚军多次挑战，他都不予理睬，而是花费很大精力去改善士兵生活，让来自北方的秦兵适应南方楚地的气候、环境。他还教士兵跳高、跳远、扔石头，加强体力与战斗技巧的训练。秦王政又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

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秦军已对楚地的情况基本适应，士气高昂，体力充沛。同时，被调来抗击秦军的楚国部队，斗志渐渐松懈，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楚军一撤，王翦就抓住时机下令全军出击。秦军一举打垮了楚军的主力，并长驱直入，挺进内地，杀死楚军统帅项燕。接着，秦军攻占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时为公元前223年。

六、一统天下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楚的当口，公元前225年，秦

王政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方法。

秦军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3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

公元前222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接着，王贲又回兵攻打代郡（今河北蔚县）。当年秦军攻陷邯郸，赵王迁投降，但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那里，自立为王。秦军三下五除二，未大动干戈就将代王嘉俘虏了。至此，秦统一了北方。

同一年，刚在南方灭楚的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于是，长江流域全部并入秦的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贲挥戈南下，攻打东方六大诸侯国中的最后一个：齐。

从春秋到战国中期，齐是山东诸国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有人曾经说过："齐地方圆2000里，甲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丘。"齐国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还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公元前284年燕、赵、韩、魏、秦5国攻齐，尤其是燕将乐毅横扫齐地，令齐国差点亡国，国都临淄城中的宝物重器都被搬到燕国去了。之后，齐国一直没有复强。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去世，其妻君王后扶助儿子齐王建执政。齐君王后相当干练，作风泼辣。她一方面小心地与秦国周旋，另一方面又不畏惧强秦的威胁。据说，秦昭王曾派专使给齐国送来一只玉连环，考一考齐王能否解开。齐君王后声色不动，将玉连环交予大臣们

处理。可那些慑于秦国淫威的大臣们，想来想去不得其解。这时，齐君王后拿出一把铁锤，“砰”地一声将这只玉连环击个粉碎。她向秦国的使臣说：“非常抱歉，我们只好用这种办法解开玉连环。”

齐君王后刚毅不屈的举动，让秦昭王清楚地认识到齐国尚不可辱，也就不敢为所欲为。后来。秦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三晋和燕、楚，各国各自忙于自救，无暇它顾，所以，齐国也就40余年未遭兵燹。

但齐王建是个无能之辈，母亲健在时，他依赖母亲；母亲临终前，他还死皮赖脸地要母亲写下可以辅佐他的大臣人名。公元前249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逝世，后胜任宰相。秦国迅即展开收买内应的活动，向后胜馈赠大量的黄金、玉器。后胜得了秦国的好处，就派出大批宾客相继赴秦。秦国又对他们大肆贿赂，送给金钱、珍宝，让他们回齐充当秦的内应。这批人从秦国归来后，就积极地制造亲秦的舆论。他们说齐王建应西去朝秦，以表归顺，又说秦齐是姻亲，根本不用备战抗秦，也不要帮助三晋、燕、楚攻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贲南下伐齐，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王贲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临淄，齐王建与后胜马上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至此，秦国走完了削平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一程。

七、天下“归”秦《荀子·王霸》讲：“天下归之之谓王。”

宫庭生活画意思是说，谁能做到天下归心，谁能完成统一的“王”业，就能为王。

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天下归一，秦王政成为天下之王，用荀子的话讲，秦国应该是做到了让天下归心。

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样推理出来的结论，实在是存在问题的。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军不“仁”、不“义”，跨过自己的国境，大肆攻伐杀戮，好比是“虎狼之师”。这当然不可能得人心。从秦国实施的战略看，它除了开足战争机器，用武力压服别国，长期以来，还大量使用挑拨离间、行贿收买等方法。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按常理来说，也是因为不得人心，所以需要“瓦解人心”，才会加以使用。至于使用的结果，能否赢得人心，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不仅如此，到秦始皇准备统一六国时，秦国还将离间、行贿等手段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看待和运用。军事家、时任国尉的缭，就向秦王政建议广泛开展间谍工作。他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用金钱收买六国的“豪臣”，扰乱六国原定的计谋策略。尉缭以为，这样做，只要耗费30万金，“则诸侯可尽”。

这个计划得到秦王政的采纳，并由李斯具体执行。李斯物色了所谓的谋士，让他们携金带银去贿赂六国官吏。这些充当间谍的谋士，对六国官吏威逼利诱，动之以“金”，晓之以“利”。若遭到拒绝，就加以杀害。若收买、离间成功，秦国就遣兵派将，用武力做最后的收拾，此时受贿的大臣，往往成为内应。齐国的灭亡，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齐相后胜大量收受秦国的贿赂。赵国名将李牧，也是因秦国的离间计，被陷害致死。

虽然说六国的官吏、大臣在个人品质上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该关、该杀、该受人唾骂的，但秦国用这种方法取天下，毕竟不能硬气地说：这是天下归心的结果。

另外，尽管有一些东方人士比较早地看到秦国赢得最后胜利的必然趋势，并投奔到秦，然而，这也远远不足以说明，天下已归心于秦，归顺于秦。

所以，似乎应该这样讲：秦国是夺天下，抢天下，骗取天下，而不是什么天下“归”秦。

但是，秦至少有一点是顺从了民心——不仅是秦国的民心，而且是天下人的心，那就是：统一。

如果站在这一立场上，说天下“归”秦，一点没错。

第十章四海之内大一统

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华夏民族的新融合。

在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和统一国家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一、联结四方的交通贸易网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和对大一统的向往与构想，却早在战国即已出现。这些因素，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

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齿革、丹青，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来看一下支撑这个新格局的交通贸易网络的大致情况。

在齐国的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海阳一带，可能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海阳县小纪公社江各庄大队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关公社、两城公社又发现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

齐国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说，临淄有7万户居民；若以每户5口计，就有35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华景象。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大小城门发现十多座。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西部、北部3个贸易网点，构成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南方，楚国的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在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蔡、下蔡、吴，是陈、蔡、吴3国的旧都。

考古发现的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

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而全无楚风。这似乎又昭示着楚国与南亚有商旅往来。

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

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其中今日的朝阳地区，更属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当然与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据《史记·赵世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仑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其中宜阳地方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

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以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以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以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三、“胡服骑射”的启示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却也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疾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铠甲，比较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鉴于此，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然而，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与他商议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问：“这事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才好?”肥义回答：“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若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若有疑虑，也就做不成。）肥义接着又说：“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

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要丢掉这些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可是万万行不得的。

刺绣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去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指出，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批驳道：“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人感到无理再反对，就同意改穿胡服。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于个别迟迟不肯着胡服的，赵武灵王就给予严厉的警告，吓得他们只得接受改革。

赵武灵王在胡服措施成功以后，就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致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中山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他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七雄”中的强大国家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用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2000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并永葆生机。正是借助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

四、“大一统”：一个口号的由来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该书于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孔子手订的《春秋》一书做的传（即对《春秋》经义做的解说）。不过这些解说起先仅为口耳相传，到西汉方得成书。《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诠释和发挥。

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王正月”做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于目前尚通行的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亦称“三统”（建子为“天统”，建丑为“地统”，建寅为“人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久废，各国所行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宋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历的正月。《春秋》记时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对此，公羊高以“大一统”做解说，意即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

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五、学者心中的大一统“大一统”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统，可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大而一统的一种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做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禹贡》的九州说《禹贡》是列入儒家“六经”的《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不过，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以后，目前学术界

倾向于认为此系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9个区域。它们是：

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辽宁。

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

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

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

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也没有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曾这样充满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周礼》的建国之制《周礼》，一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有关《周礼》的作者和时代，历来聚讼不已。然而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认《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成书另当别论）。

《周礼》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实录，而是勾画了一种希冀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家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家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很显然，这个"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礼》六官之制，是设官分职的总框架，也是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6官，6官之下有360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齐整。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大一统"的浑然气象。

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期），确有道理。

六、统一王朝的求“同”去“异”

秦始皇消灭六国以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壁画书同文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称大篆，系周代文字）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

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用，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洪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谓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统一百越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很早就建立了越国，战国时期为楚所灭。秦灭楚后，它成为秦的一部分。瓯越也叫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乘势统一了瓯越和闽越，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地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着手统一岭南的事业。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领秦军向岭南进兵。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为此，秦始皇派史禄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经过几年的艰苦作战，秦军征服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迁徙中原几十万人去“戍五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与越杂处”，从此，两广地区和祖国其他部分紧紧地结

合在一起了。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岭南，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和百越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统一西南古代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和秦国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筰（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又派常頞（音案）向南开通了一条“五尺道”（宽5尺的道路），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还在那里“置吏”，即设置行政机构。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以强悍和精于骑射著称。匈奴与华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内蒙古发掘的战国时期数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铁、铜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区的形状相仿，显然这是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赵国一度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设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战国末年，赵国与秦国忙于战争，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秦王朝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了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重置九原郡，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战国时，各国为了割据称雄，在本国周围建筑了护卫性的长城。秦统一后，将中原地区的长城拆毁。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土地上。她是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八、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这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夷去险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

秦朝的驰道，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是“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似乎可理解为：驰道有两条主干线，一条向东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驰道联结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且直达东海边。《贾邹枚路传》又说：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夯实，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棵树。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做一番粗略的巡视。

1 咸阳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进入山东半

岛，登泰山，然后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县东南）、成山（今山东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又转而南临琅琊（今山东胶南），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即从咸阳到之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 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琊。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37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随后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琊。

从咸阳至云梦，先秦既已存在联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

从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琊，这一段线路的特点之一，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互相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 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今晋西北地区）、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 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的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攀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

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市北），沿泾水返回咸阳。

5 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崖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 从云阳至九原。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蒙恬率卒从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筑交通线，“堑（斩）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后人称为“直道”。

7 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①从赣南跨过拦捕关（今梅关——大庾岭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广州）；②从湘南跨过阳山关（今骑田岭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经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的湟溪关，转入连江，南下番禺；④从湖南溯潇水而上，翻山到广西八步（今贺县），再沿贺江南下苍梧（今广西东南）；⑤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路交通线。

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好比是“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

第十一章秦始皇的万世基业

秦始皇试图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的想法，不过是一场白日梦。但他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延续2000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

一、“皇帝”：人间的大神秦王政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天下初定，秦王政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自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通行。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以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帝号。

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还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时就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

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可见，“皇帝”的称号，乃是秦王政神化君权的一个产物。

二、始皇帝：“传之无穷”的梦想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但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像话，更没意义。他宣布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天子自称为“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

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

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以上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强调皇帝与众不同，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续下去。

三、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我们从官制入手，来看一下秦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大致情况：

丞相又分左、右，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习称“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

奉常负责宗庙礼仪。

郎中令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

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太仆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

廷尉掌管刑罚。

秦汉以降，人们常将秦代中央官制归纳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

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四、集权与分权：良苦的用心为了使秦王朝的军政大权能操纵于一己之手，实行皇帝的个人独裁，同时又要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有效地运作起来，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秦始皇对如何集权、又如何分权，颇下了一番苦心。

其中，他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进行了独到的处置。于此，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的。

丞相，秦时或称相邦、相国，他的职责是“掌丞（丞：帮助、辅佐）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有“百官之首”之称。

秦国的丞相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在此之前，史籍中虽有“商鞅相秦”（《汉书·地理志》引孟康注）一类的记

载，但此“相”并非官名，像商鞅担任的是“左庶长”、“大良造”。自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别为左、右丞相以后，丞相才在秦国成为正式的官职。

自设丞相以后，秦国的一些国君就将军国大事全部委于丞相，以至出现了像魏冉那样擅权的丞相。吕不韦为相国，也是总揽一切军政大权。所以，君权与相权之间既存在着互相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的一面：皇帝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权。

这一点，秦国在初置丞相时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它设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便于国君控制。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以这种方法分散相权，尚不能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秦始皇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缩小相权。

1 在统一后的秦王朝，丞相仅系文官之长，武事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其实此职并未委以任何人，见下）。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颁予“金印紫绶”（任官授印，免官时缴印。印及缚印的绶带，因官职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2 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权。列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为秦国无，系秦始皇参照六国官制在统一后所设。御史大夫地位低于丞相（“银印青绶”），但他掌监察，又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起到了牵制作用。

3 用博士侵削相权。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博士在秦的政治生活中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人物，经常活动在始皇的左右，发表各种议论。由于秦始皇特别迷信，所以对“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朝臣议帝号时，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

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才向上回奏。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时，博士是惟一有权读禁书的人。所以，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放谈各色言论，影响始皇，影响朝政，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

秦始皇不仅在官制上制约相权，在平日里也对丞相存有戒心。有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满。谁知道这话后来传到了李斯那里，李斯立刻削减车骑。当秦始皇再次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时，发觉已经减少了，马上意识到是有人向李斯泄露了自己说的话，就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秦王朝的兵权，理论上是交给太尉执掌的，然而事实上，秦的太尉形同虚设。据考核，秦代未发现有一人担任太尉之职，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从不见有太尉出场。秦始皇始终亲自控制着兵权。

此外，秦始皇又有意抬高廷尉的地位。廷尉为秦王朝最高司法官，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始皇，赋予廷尉很大的职权，以此威慑百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身为廷尉就能同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向秦始皇“上尊号”。由于地位显赫，所以后来当王绾提出分封皇子之议时，李斯能够站出来予以斥责。

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一种分权原则，比如，有人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但是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最后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权力之下。分权，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所以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

五、秦无尺土之封：全国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建立后，围绕地方政权究竟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大臣中间展开了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由于刚刚破灭六国诸侯，对那些辽阔而遥远的燕地、齐地、楚地等，中央无力统治，不如设置一些王，让他们到那里去加以

镇服。王绾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

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而把王绾的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分封可行，支持王绾。但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反对封地立国。

李斯说：当初周王朝分封了那么多的子弟，可他们到后来视若仇敌，互相攻击。目前幸赖始皇帝领导统一战争获取胜利，因而对皇室公子与功臣不宜分地立国，以免生出后患。对他们可以多赏赐些金钱，分与部分的赋税收入，从而易于控制。秦始皇听后，十分赞同，并指出："这么多年来天下征战不休，根源就在于有诸侯王。现在又要裂土封国，无疑是制造战争因素。如此而求安宁，岂不难上加难!"秦始皇果断地决定，不采取分封制。所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这话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利在后世。

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起先，秦分天下为36郡。这些郡大多是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就设置的，秦王朝加以沿袭。以后，随着疆界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郡的总数达到46个。它们是：

巴郡（今四川阆中以东）原为巴国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建郡。

蜀郡（四川阆中以西）原为蜀国地，公元前285年秦在此设郡。

陇西郡（甘肃临夏以西）公元前279年秦伐义渠（戎人），在此设郡。

北地郡（宁夏青铜峡以东）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在此设郡。

以上4郡为秦国早先所置。

太原郡（今山西境内）公元前245年，秦在占领的赵国地置此郡。

云中郡（内蒙古大青山以南）战国时赵破林胡在此设郡。公元前234年秦取赵地，在原地重建郡。

邯郸郡（河北泜河南）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后设此郡。

巨鹿郡（河北白洋淀以南）公元前222年秦置此郡。

雁门郡（山西省北部）战国时赵破楼烦（北方少数族国名）置此郡。公元前234年前后，秦取其地重建郡。

代郡（山西东北部及河北一部）原为代国地，后为赵所灭，赵武灵王时置郡。公元前222年秦占该地重建郡。

常山郡（河北正定南）不见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的36郡郡名中，可能为秦末改置。

以上7郡置于赵国故地。

上郡（今陕北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审旗）战国时魏国设此郡，后秦得其地，于公元前304年重置郡。

河东郡（山西沁水以西、黄河东）战国时魏置此郡，公元前290年秦得魏地重置郡。

东郡（山东东河以西、河南延津东）原为魏地，公元前242年秦得魏地建郡。后又将卫国旧都濮阳并入。

砀郡（安徽砀山西）原为魏地。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建此郡。

河内郡（河南中部）不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之中，以后置。

以上5郡置于魏国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灵宝东）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34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上党郡（山西西北地区）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46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颍川郡（河南登封以东）原为韩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取其地置郡。

以上3郡置于韩国故地。

汉中郡（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战国时楚国置此郡，公元前312年秦取汉中地重建郡。

南郡（湖北武汉以西、襄樊以南）原为楚地，公元前278年秦取该地置郡。

黔中郡（湖南洞庭湖以西）战国时楚国置郡，公元前277年秦取该地重建郡。

南阳郡（湖北北部、河南西峡以东）原为韩、楚、魏交界地，公元前273年秦得该地，建此郡。

陈郡（河南淮阳、太康、西华等地）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所置。

薛郡（山东新汶、枣庄、济宁之间）原为薛国旧地，后归齐，秦取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设郡。

泗水郡（安徽淮河以北）先后为宋、齐、魏地，秦得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置郡。

九江郡（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会稽郡（江苏长江以南、浙江金华以北）原为吴、越、楚地，公元前222年秦灭取该地置郡。

长沙郡（湖南洞庭湖以南及江西西部）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衡山郡（湖南衡山周围）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始置郡。

以上11郡置于楚国故地。

东海郡（今山东费城以南）原为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齐郡（山东境内）原为齐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琅琊郡（山东沂源南、临沂北）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胶东郡（山东平度一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济北郡（山东境内）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以上5郡置于齐国故地。

广阳郡（今河北境内）原为燕地，公元前226年秦灭燕后置郡。

上谷郡（河北张家口以东、北京昌平以北）原为燕郡，秦灭燕后，于公元前222年重设郡。

渔县郡（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怀柔以东）战国时燕设郡，秦于公元前224年重建郡。

右北平郡（河北蓟县东、辽宁大凌河上游以南）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西郡（辽宁大凌河以西、河北迁西以东）战国时燕建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东郡（辽宁大凌河东）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2年重建郡。

以上6郡置于燕国故地。

闽中郡（今福建及浙江宁海以南）原为闽越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占闽越后始置郡。

南海郡（广东珠江三角洲）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桂林郡（广西境内）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象郡（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以上4郡建于南越故地。

九原郡（今内蒙古河套至包头）原为匈奴占领，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伐匈奴得“河南地”后置郡。

以上1郡置于匈奴故地。

秦王朝在郡下面设县或道。内地均设县，只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才设道。

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非常关键的一级组织，属于秦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整套国家机器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比如，人民的户籍、征收的粮食均以县为单位保管，地方的武装以县为单位编制，徭役也以县为单位征发。县的这种特点和职能在秦代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秦代以降，中国整个基层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主要都是称县。仅有些朝代因政治需要出现了一些与县同级的其他行政区划名称，如汉代有侯国、邑、道，但它们过后即废，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少数。历史上县的数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秦代县数不太清楚，估计有好几百个，汉代达1500多个（除去侯国等外，县、邑有1300多个），以后历代几乎都在1100～1200个上下，仅唐代达1500多个，直到中华民国才增到2000个左右。

秦代至隋，郡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它远不如县那样稳定，变化较大。汉武帝时郡有一百零几个。东汉末年，在郡级之上又设“州”。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州、郡、县3级，郡为二级政区。到隋唐时期，郡作为一个政区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秦代推行的郡县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

六、强化地方与基层政权组织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郡一级的设守、尉、监等。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务。郡尉负责军事和治安，不干预民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夫。

县一级设令（或长）、丞、尉。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

的设县长，他们主要掌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县以下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

乡：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官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

里：乡以下是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政”之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系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于上可见，秦王朝构拟或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以强化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这套系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汉代也设乡，有“三老”、“有秩”（类似于秦代的“啬夫”）、“游徼”；也设亭，有亭长。汉代郡、县两级的官制，也明显地承袭于秦代。

七、中华帝国的基业秦始皇试图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的想法，不过是白日做梦。但是，秦始皇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

基业。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对于“永远”的企求和理想，并没有全然落空。

第十二章皇权下的暴政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一、民本思想的凋弊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 君权的根本在民；

2 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 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 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

二、"天下皆为虏"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诚使（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奴仆）矣"。不过，

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就日益暴露出来。

秦始皇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他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少见，但以秦始皇所握有的高度绝对化的皇权和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将所有臣民都践踩于脚下而论，他可算是所有暴君中之“最”了。

这里选择秦始皇残暴统治的若干事例略述于后。

三、“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

大兴土木，这大约是帝王们共同的“嗜好”，而秦始皇在这方面更是极尽其能事。

早在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始皇就在咸阳大造宫殿。每

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据载，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很大，有各具特色的宫殿、楼阁145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它“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人亦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鼓、美女安置其内。据《三辅旧事》载，那里有“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北阪仿佛变成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平定六国后，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急剧扩张。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劳民伤财地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比如：

在平定六国的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下令在渭南建造信宫。信宫后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极的所在。

同年，下令修驰道。又筑“甬道”，联结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直道。

同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在渭南上林苑营建“朝宫”。据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按照朝宫建筑群的营建规划，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环绕。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这一构思，可能与秦始皇想便于和天上神仙沟通有关。还要筑一条“复道”（在楼阁之间架设的通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如此庞大的工程，没能在秦始皇生前完工。秦始皇甚至未及予以正式命名。后世根据其前殿叫阿房，就称之为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现知秦始皇时营造的宫殿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当时可供秦始皇享用的宫殿，关中有300，关外有400余。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可以随意地行幸、游乐。

除以上所及，秦始皇兴建的庞大工程还有骊山（始皇）陵墓和长城。

据说，修骊山墓和造阿房宫所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一说各70万人）。修建长城的劳动力达30万人（一说40万人）。

《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等著）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人力的数目作过一番评论。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秦始皇是如何劳民伤财的，兹摘引如下：

"……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工程来说，蒙恬的30

万人决不是夸夸其谈。”（中译本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骊山始皇陵的规模也极其惊人。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和防洪水堤等的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 7万立方米，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的石料，采自渭河北面的甘泉山。当时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的民谣（或作：“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工程之浩大、人力耗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今天，长城和骊山陵（特别是秦兵马俑）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千万别忘了，它们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

古代国家都强制人民承担一定的无偿劳动，此称之为徭役。《汉书·食货志》说：秦时徭役“三十倍于古”。这话或许带有夸张，但从秦王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程看，其征发的徭役必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二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人民负担的徭役不仅重，而且受到的待遇极差。服役者往往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着。在清人杨廷烈所著《房县志》中有一则记载，反映了秦王朝的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了怎样可怕的灾难。文中说：

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

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当有人遇见毛人时，毛人会先发问："长城筑完了没有?秦皇还在么?"如果那人回答："长城还没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会吓得立刻掉头就跑。

这当然只能视为一个传说。可是倘若历史上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它也就不会出现。

当时的残酷现实，还吓得老百姓不敢正常地生儿育女。以免使下一辈再遭痛苦。一首秦代民歌唱道："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用（，音不，一种糊状食物），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七一卷引）

五、"收泰半之赋"

《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过半数，大多数）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音淡，满足）其欲也。"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大作大为"，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3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仍按古代通行的"十一之税"收取（荀悦《汉纪》），即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史籍称这种税收是"头会箕敛"，即每到征收口赋时，秦政府将居民召集一处，责令各户按人口交现钱，然后用簸箕敛集运走。如果不采取召集开会的形式，就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汉书·张耳陈余传》）

劳动人民上交口赋、田租以后，所剩就不多了，一般只能勉强自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不能维持。然而，秦政府还时常摊派杂赋，

这是口赋、田租以外的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

对广大穷苦农民来说，强行征收杂赋，好比是雪上加霜。

六、荒淫又残暴的“真人”

秦始皇在肆意地剥削和压榨天下百姓的同时，自己却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糜的腐朽生活。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充斥了数不尽的嫔妃和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她们都是秦始皇的玩赏之物。秦始皇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各宫殿内还都配备了豪华的设施，以供秦始皇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之需，史称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

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秦始皇的精力。加上他素来迷信，于是就一意想找寻长生不死的仙药。一些方士则投其所好，使出各种法子来骗他。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齐人徐市（音福。一作徐福）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3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

秦始皇听后大喜，立即下令赶造一批航海大船，并征集男女儿童数千人。徐市就带着这些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可他一去数年不归。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当秦始皇继续向北巡行到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卢生求见始皇，号称从大海中寻得鬼神图书而归。图书上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所谓“胡”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胡

人，就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直未觅得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又编造了一套鬼话去哄骗秦始皇。卢生说：屡次寻求神奇的仙药而不得，是因为秦始皇经常被人臣看见，妨碍了神仙的降临。卢生要求秦始皇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胡诌什么“真人”可以“入水不濡（濡，音如，浸湿），入火不爇（爇，音弱，焚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信以为真，自称“真人”，并宣布从此不再称“朕”。

方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竟然也连连相信方士们的胡说，表现得愚蠢之极。

可是，神仙和长生药毕竟是不存在的，谎言也终有被戳穿的一天。按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士们变得惊恐起来。

一日，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说道：“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自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丞相诸大臣都不过是按他的旨意行事而已。始皇只信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而官员们惟恐得罪始皇而丢掉俸禄，因而没人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卢生、侯生虽然以行方术为生，行为荒诞，言语不经，但他们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批评，却又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卢生、侯生料定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听到这一消息后，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说：“吾召集了那么多的文学方术之士，想以此兴太平。而方士要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时到今日，韩终不告而辞，徐市等耗费巨资，却始终得不到奇药。对卢生

等，吾尊赐之甚厚，可他们却还诽谤我。吾派人调查，还得知在咸阳的诸生，常常散布妖言以乱民心。”秦始皇遂令御史把咸阳诸生全部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发，这样查出“犯禁者460余人，皆坑（活埋）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长子扶苏见父皇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天下初定，远方的庶民尚未和顺，诸生都诵习、效法孔子的言行，今父皇以重法予以惩罚，臣恐怕天下会不安。请父皇明察。”专横跋扈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这一番忠言，立即命令扶苏北赴上郡，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七、余论：秦亡之鉴与民本思想的重新提出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使自己坐稳江山，反而导致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无情的事实，令后人警醒。

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有力量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所以，“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贾谊重新张扬起“民本”的旗帜，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这就是说，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可以决定君主的威辱，还可以决定官吏的贵贱，一切都决

定于民心的向背。

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任何统治者若想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就不能不对此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检点。这正如唐代李世民在教诫太子和诸王时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心，别让人民的水，翻了君主的舟。

第十三章秦法的成果与失误

据《史记》和《史记正义》，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后，流放4000余叛党于蜀地。是年，蜀地气候异常，虽已是初夏时节，却突然天寒地冻，“民有死者”。原因是，“以秦法酷极，则天应之”。

《新书·过秦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恨而海内叛矣。”

一、“庐山真面目”

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暴和酷烈，又导致秦王朝“奸邪并生，赭衣（指囚徒。赭，音者，赤褐色。古代囚徒穿红衣，因此称罪人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囹圄，音玲雨，牢狱。此句意谓牢狱里挤满了犯人，就像闹市一样），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因此，后世的统治者都耻于与“暴秦”为伍，而史家对秦的法律也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的法律，知之甚少。在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只留下极其零散的一些史料。

然而，秦法的“真面目”，由于现代的一项考古发现，得以显露出来。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的竹简，总计1155支（另有残简80片），其中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法律文书。它们是曾做过秦的地方司法官的墓主人生前抄录下来的，

记载了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全国前后（公元前359-前217年）100多年间秦的部分法律条文，其中主要是战国末期的律书，总约4万余字。

云梦出土的法律条文，虽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系统的秦律，如实反映了秦律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云梦秦简看，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已具规模。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秦国原有的法律推行于全国，并以此作为制定统一秦律的基础，所以，它们又可看作是秦王朝通用的法律。云梦秦简为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二、秦的几种法律形式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的法律形式有如下几种：

1 法律条文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编订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见《唐律疏议·序》）。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早已突破商鞅“六律”的格局，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十余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

见于云梦竹简的秦律有：

《田律》这是有关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税的法律规定；

《厩苑律》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

《金布律》关于货币财物的管理的；

《关市律》关于关市（掌管关口集市的官吏）职务的；

《仓律》有关粮草仓库管理的；

《工律》有关官营手工业管理的；

《工人程》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

《均工》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

《徭律》关于徭役的；

《司空律》有关司空（掌管土地、水利和工程建设的官员。秦因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司空也兼管刑徒）职务的；

《军爵律》有关军功爵秩的；

《置吏律》关于官吏任命的；

《除吏律》关于免除官吏职务的；

《效律》关于检验官府物质财产的；

《传食律》有关驿传饮食供给的；

《内史杂》有关内史职掌的；

《尉杂》关于廷尉职掌的；

《行书》关于传送文书的；

《属邦》关于属邦（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职掌的；

《游士律》关于游说者的；

《除弟子律》关于任用弟子的；

《中劳律》关于从军劳绩的；

《藏律》关于府库收藏的；

《公车司马猎律》有关朝廷卫队田猎的；

《牛羊课》关于牛羊畜养管理的；

《傅律》有关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的；

《屯表律》有关边防管理的；

《捕盗律》关于逮捕盗贼的；

《戍律》关于征发边防戍卒的；

《齎律》关于财物管理的（齎，音赍，财物，通“资”）；

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2 命、令、制、诏这是以君主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它们一般又统称为“令”或“诏令”。见于云梦秦简的有“田令”等，见于历史文献的有“焚书令”等。君主的命令与其他法律条文并列使用，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简《语书》有“修法律令”、“今法律令已布”、“今法律令已具”等记载。这种以君主命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制度，反映了专制君主掌握着最高立法权。

3 对律文的解释即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刑罚、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制度的规定和说明。

秦国在商鞅时就在朝廷和地方郡县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员，他们有责任教导人们知法、守法。百姓和其他官吏有权向他们询问法令，而他们必须给以明确回答，同时，还要将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块1 6尺长的“符”上。符的左片给予询法者，右片封藏。如果主管官吏不肯回

答，一旦询问者犯罪，并且所犯之罪正是所询问的，就要追究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云梦秦简中发现的《法律答问》，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文书。它们是律文的重要补充，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便于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

4 关于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就属此类形式。《封诊式》除了规定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规定了各种案件的现场勘验、法医检验和查封犯人产业、看守犯人家属、翻供、审讯问罪等方面的程式，以及“爰书”（案件记录）的格式等等。

从以上4种形式可以看出，秦的法律虽还不如汉代有“科”、“比”、“例”（《汉书·刑法志》）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整齐、明确的法律形式，但已初步孕育了后两者的雏形。

三、繁多而残酷的刑罚方法1 死刑根据执行方法的不同，秦的死刑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种：

枭首：即将犯人斩首后，将其首级悬于木竿之上以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以腰斩为多。秦的腰斩适用于“不告奸”（不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等罪。

车裂：以车拴头和四肢，向5个方向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有时是在罪犯已被处死后，再施以车裂之刑。

磔：又称为石乇（音托）。以分裂肢体的方法将犯人处死。

戮：有两种：一是先斩首而后用其尸体示众；二是活着刑辱示众，而后再杀死。

定杀：即将犯入投人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是用活埋的方法将人处死。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除了以上9种处死方法以外，据说商鞅变法时还设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汉书·刑法志》）。所谓凿颠，可能是用钻凿头颅的方法将犯人杀死；抽胁，可能是用抽筋拔骨的方法将犯人杀死；镬（音霍，大锅）亨（通烹），可能是用大锅将犯人烹死。

2 肉刑肉刑主要有黥（音晴）、劓（音艺）、刖（音月）、宫4种。这些都是从夏、商、周3代流传下来的酷刑，在推崇重刑主义的秦国和秦王朝，它们被广泛地使用。

黥刑：又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汉代桓宽《盐铁论·诸圣》提到：“秦时，断足盈车。”

宫刑：即将男子去掉生殖器，女子幽闭于宫中（一说，去掉女子内生殖器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秦朝受过宫刑的犯人有“70余万”。

以上肉刑常与徒刑等并用。如秦简中提到“黥为城旦”（受黥刑后，还要去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

3 笞刑这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属于对轻微犯罪的一种常

用刑罚。云梦秦简提到笞刑有多处，其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人百”的规定。

4 徒刑依照服刑时间的长短和所从事劳役的不同，秦设置了下列几种主要的徒刑：

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主要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舂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被罚作舂米的劳役。城旦的刑期一般分为5年、4年两种。

鬼薪：适用于男犯人，是强迫他们进山采薪（柴），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刑期为3年。

白粲：这是强制女犯人择米（使之白粲）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的一种刑罚。刑期3年。

司寇：司同伺，司寇，即伺察寇盗。它是强制男犯人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的进攻。至于女犯人，则负担与司寇相类似的劳役。刑期都为两年。

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到边远地区戍边或劳作。复作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主要在官府服劳役。罚作复作的刑期是3个月至1年。

候：这是仅见于秦的一种徒刑。受刑人被罚去从事瞭望、防御的劳役。是轻于司寇的一种刑罚。

下吏：适用于犯罪的官吏。受刑者被罚作劳役。这也是一种仅见于秦的刑罚。

隶臣妾：这是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官奴婢的刑罚，男受刑人称隶臣，女受刑人称隶妾。隶臣妾实际上属于无期徒刑，但是隶臣妾可以

通过一定形式得到赎免或赦免。此刑罚又叫收孥或籍家。

5 迁刑这是将罪犯遣送到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准随意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对一些没有犯罪但统治者认为有犯罪可能的人，也常采取这一措施，以作预防。

6 髡刑，耐刑髡（音昆）刑，是剃光犯人的头发。耐刑，是剃去犯人的胡须和鬓毛。

7 罚金这是一种经济制裁方法，由执法机关强制犯罪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或有价物，使犯人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8 赎刑由犯人用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办法来赎免其被判处的刑罚。当然，有钱赎罪的主要是官僚和贵族。

9 连坐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人同受刑罚。

10 族刑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11 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夺爵，即剥夺爵位。废，即废弃罪犯的官职。削籍，即将罪犯之名从簿籍上除去。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还有将犯人驱逐出秦国国境的刑法。

12 谇刑此即申斥责骂罪犯的刑罚，广泛适用于犯有轻罪的官吏。

四、“缘法而治”的传统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这里有

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有的买了牛做牺牲，在家为昭王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就兴冲冲进宫向昭王禀报。

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睢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人内拾蔬菜、橡果、枣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

信而不桔（桔，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韱（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泄，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

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

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

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

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睢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

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第十四章从百家争鸣到秦的统治

“百家争鸣”意味着“民主”吗?

秦的统治理论与诸子的思想存在怎样的关系?

独尊与兼容：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一种模式。

一、“百家争鸣”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各逞胸臆，或议论政治，或阐述哲理，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百家”，表示家数很多。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6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但他们又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是将小说家排除在外。在余下的9家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尚农”和农业技术的农家，重要的也确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6家。

儒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儒家继承了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的遗风，重视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和道德修养。司马谈以为，“其（指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

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墨家创始人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的“仁”；主张“非攻”，希望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尚贤”，反对旧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同”，希望有一个贤德的国君；还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儒家的“厚葬”、“三年之丧”和权贵们的铺张浪费。墨子及其门徒还是个科学团体，他们在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

道家“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的本源等意思。先秦诸子中以“道”为思想核心的学派，被称为“道家”。老子、庄子以及杨朱、宋钘、尹文，均以此为自己学说的主旨。在道家看来，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道。所以他们讲求“无为”，主张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出要弃仁背义，废礼毁智。

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宋国人惠施和战国后期赵国人公孙龙。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旧有的名不能反映新的内容，新的名还需要社会的公认。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社会上很突出。不少思想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企图解决“名”、“实”问题。这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名辩思潮。名家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是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一个学派。他们对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他们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将蒙在社会秩序、人伦规范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然撕去，揭示出在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人际间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君主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

阴阳家运用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的原理来论证社会人事，并把阴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两大创造。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为战国中期的邹衍。邹衍以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循环运转，并反映于朝代的盛衰更替。每一个朝代都有金、木、水、火、土5种德（神力）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接下去。周将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邹衍的这种循环论的历史发展观点，被称之为“五德终始说”。

二、惟我独尊：争鸣者反对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扞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视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

三、法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在战国七雄中，秦属于文化上的弱国。秦国本土从未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活跃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来自异邦。不过，由于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比较深厚的传统宗法文化的积淀，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反而具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秦国统治者坚决地选择了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以解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商鞅在向秦孝公游说时，曾先说以“帝道”和“王道”，但引起孝公的反感。后来改讲“霸道”，即法家的学说，才赢得孝公的重视。此后，法家思想就在秦国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其他思想则被斥之为“治烦言生”的“六虱”。（《商君书·靳令》）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法家强调用严刑峻法迫使人民努力耕战。这一理论对秦国的强盛和用武力征服它国，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所以它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青睐。荀子曾于秦昭王时入秦，声称“秦无儒”，并想为儒家传道。但秦昭王以为“儒无益于人之国”，使荀子抱憾而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嬴政在读韩非的《孤愤》、《五蠹》篇时，对韩非其人心向往之，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足见他对韩非法家理论的赞赏。后人评论秦代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汉书·董仲舒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重视，目的在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思想本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尊崇，与思想家的惟我独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实用，而后者突出的是思想本身（比如思想的纯粹性、完整性）。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喜爱韩非的著作，但是，为秦始皇欣赏和付诸实践的，仅是韩非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鼓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强调严刑峻法对治国的重要性的那部分。而不对秦始皇胃口的那些韩非思想，如反对“刑过”，主张刑罚要有限度；要求“赏”、“罚”并用，软硬两手缺一不可；以及强调君主不能“释法用私”等等，却被秦始皇弃之不理。

如此，作为秦王朝统治理论的法家学说，就像东汉班固所指出的，失去了先秦法家那种“信赏必罚”的积极含义，而只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汉书·艺文志》）了。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就范的统治手段。”

四、阴阳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统治阶级对思想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秦始皇在尊崇法家思想的同时，为了其现实政治的需要，还会吸纳、采用其他诸子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秦始皇利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神化皇权、促进统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传：次序），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意谓秦王朝以水德而兴，周不胜于秦）。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以上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 秦始皇接过了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以为周为火德，而秦王朝以水德兴，是顺从了天意。这其实是将“五德终始说”当作秦帝国的神学基础，以此证明秦王朝的建立及其措施，都出自于神的意志。

2 在秦始皇眼里，秦王朝的诞生，就是水德之始，于是他便按照阴阳家的规定，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3 按邹衍的说法，凡是新朝代即将出现，上天必然会先显示出某一种德盛的现象，即所谓“符应”。比如，夏禹时先出现了草木秋冬不枯黄的木气盛的现象。这是“以木德王”的“符应”。预示着夏代的兴起。邹衍又根据某一朝代由某一种德支配制定了相应崇尚的颜色。夏代属木，木色青，故尚青色。殷代属金，金色白，故尚白色。周代属火德，火色赤，故尚赤色。传说秦文公时，一次出猎捕获了一条黑龙。此被视为水德之瑞，昭示着秦王朝的必然兴起。据此，秦王朝以黑色为正色，衣服等的颜色都尚黑。

4 秦王朝的事物都用“六”来记数。除了符（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制成）、法冠（秦御史等所戴之冠）为“六寸”和“舆（车子）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还有：秦始皇在泰山、之罘、东观、峄山所作刻石，都是十二韵，144字，皆为6的倍数；会稽刻石二十四韵，288字，亦为6的倍数；全国划为36郡，也是6的倍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秦之遗物，殆无一不用六之倍数。”（《观堂集林·秦郡考》）这种以“六”来计数而造成形式上的划一，能给人留下“统一”的印象。用“六”记数，与在全国一律以十月为岁首和以黑为正色，都明显带有促进统一的意图。

5 因秦为水德之故，将黄河改称“德水”。

6 秦始皇又进一步将“五德终始说”变成法家专制独裁思想的一种

补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上引一段话时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这是讲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秦始皇滥用苛刑严罚，又多了一条理论根据。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阴阳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渗透、混合，助长了秦王朝"专任刑罚"的做法，其后果极其严重。

五、儒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秦国一直没有什么市场，统治阶级在制定其政治策略时，更是一贯摒斥儒家的那套主张。至吕不韦执政，情况有所变化。在吕氏的门下，召集了不少儒家的信徒；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反映出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吕不韦的为政方略，也采纳了儒家的某些主张。但吕不韦不能为嬴政所容，吕不韦兼采儒、法的施政纲领，也未被嬴政所接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秦始皇，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其统治有所"用"。

例如，先秦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的说法。他们将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封"；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祭山川，叫"禅"，合起来叫作"封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至泰山，就从齐、鲁故地召来儒生和博士70余人，"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由于儒生们拟议的祭礼"乖异"，难以施用，秦始皇遂采用了自己早先祭祀上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所拟议的祭礼，可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如同他是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一样。

在秦始皇巡游时的几次刻石中，也反映出儒家的思想。如《琅琊刻石》所说“皆务贞良”，“专务肃庄，端直敦忠”；《泰山刻石》所说“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会稽刻石》所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絜诚。夫为寄豭（寄猳：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此处借喻入别人家中淫乱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等等，都是典型的儒家伦常观念。

自然，为秦王朝统治思想所吸纳的，仅是儒家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也极有限。为秦代统治者所服膺和实践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学说。

六、独尊与兼容：对历史的一些反思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论。然而，即使是汉武帝本人，在他表示要对儒术“独尊”的同时，对法家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仍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汉武帝不仅儒法并用，而且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思想，都予以采纳。这样，中国古代的统治理论，就形成了一种“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

“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离不开思想上的专断；而“兼容”也是为专制统治服务，因为它可以使君主的统治手段多样化，并且使专制制度具有一种灵活性。总之，“独尊”与“兼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实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这与上述“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恐怕有着很大的关联。

再回到秦代。

从本文前面的论述看，“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其实在秦代已

露出端倪。所不同的是，汉代独尊儒术，而秦代独尊法术。

秦代可视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立相应的统治理论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们朦胧地、不很自觉地开始采用“独尊”与“兼容”并用的两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更不懂得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儒家，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它对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有所作用，然而却没有真正领悟其意义和功效所在，仅把它作为点缀太平、树立君权君威的装饰，或仅用于整饬风俗。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独尊法术到独尊儒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

第十五章重农抑商的贯彻与落实

商人白圭说："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

但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却以为，"商"为"末"，"农"为"本"，应"重农抑末"、"上农除末"。相延2000多年的一种政策从此开启。

可秦始皇又为何表彰大商人寡妇清?

一、从都江堰和郑国渠说起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在今四川省境内）守。他利用岷江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李冰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今都江堰市西北的江边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离"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这个"分鱼嘴"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这边，在今都江堰市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修筑一条叫"飞砂"的堤坝，当江水上涨时，内江过多的水，翻过此堤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地区的水患。外江属于岷江正道，在那里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这就是千古传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免除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而且使约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成都平原逐渐变成全国著名的粮仓。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唐代诗人岑参，曾将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认为其功劳超过远古时候平治水土、划定九州的大禹。

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前，还兴建了另外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原是战国后期韩国的一位“水工”，即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专家。韩国眼见强秦日益扩张，自己又无力抵抗，就想出“疲秦”一计。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游说，提议凿一条渠道引泾水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渠水可用于灌溉土地。韩国的意图，是想用这一庞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向东扩张。

在建造此渠过程中，秦王政识破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韩国奸细郑国。郑国临死前请求能面见秦王一次。见到秦王，郑国竟然从容镇定，不仅不隐讳“阴谋”，反而侃侃而谈，力陈此“阴谋”对秦国并无不利，反而会带来好处。他说：“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时间。可是，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他又建议，“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工程完成呢?”

一番富于理智的话语，打动了秦王的心。秦王决意将计就计，使韩王“疲秦”之计，变成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渠的工程中。渠道修成后，人们称之为“郑国渠”。

这条人工长河，使秦国关中的4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200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此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引水灌溉，发挥了洗除盐碱的作

用，同时，水中含有的大量沙土，积淀下来使贫瘠的土地得以改良。从此，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亩产粟可达一“钟”（约合今32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从而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

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酬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

“子能使吾士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

“子能使藿（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藿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

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三、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

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

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

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

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

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 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

1 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 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 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

4 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 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

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四、何以抑商：思想与措施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在抑商理论提出

以前，中国人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轻视乃至歧视，既已存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54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4类，规定他们分区而居，不得杂处，也不许改变身份。4类人中，“商”居于末位。管仲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他对“商”尚且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待言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有学生子贡经商致富，从现有材料也看不出他对此举以及商业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否定意见，但是，他所一贯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着实地将商人身上习见的投机取巧、追逐利润的行径，给彻底否定了。

最早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乃是商鞅。他认为商人对国家依赖性小，而且有钱，不容易听使唤；农民被土地束缚，对国家依附性大，一旦国家有战事，只有农民才肯积极出力；同时国家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发展农业，才会强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又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乐业、不生奸心，并听从官方的命令。商鞅清楚地体察到，农民辛苦而所得少，商贾安逸却得利多，如果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国家必然失去立国之本。据此，他主张用提高粮食价格、加税等办法让经商无利，从而限制商人势力的发展，让农民安心务农。商鞅还提出不准贩运可以牟取暴利的奢侈品，不许商、农直接买卖粮食；对农民则少征徭役，以利他们多垦荒田，多种粮食。这样，农民致力于农，国家实力增强，便可称雄天下。

听听这些有关农与商、“本”与“末”关系的议论，再看看由此而产生出的种种措施，对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思的。这“意思”主要的不在于我们需要就这种抑商的主张和做法，对秦国或秦王朝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有多少对、多少错作出评价，从而“以史为鉴”，而在于这类主张和做法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已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因此，听一听、看一看，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顺着商鞅所

开的头，我们再听下去，看下去。

战国末期的韩非进一步阐述了“本”、“末”关系及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关联。他将“本”解释为农，并将其等同于粮食生产。又将“末”指为工商，把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叫作“游食之民”。韩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本”、“末”作出如此明确界说的人。他提出要对一切“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的行业予以限制，批评商人和手工业者剥削、掠夺农民，是“五蠹”（音度，蛀木之虫）之一，应该让这些人少而地位卑下。韩非提出只有农业才算是生产劳动，而工商业皆不是。显然，韩非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

由商业投机而发迹的吕不韦，在他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秦国时，也张扬起重农抑商的大旗。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收入《上农》等4篇代表农家观点的论著，和法家一样，《上农》也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而且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对此，《上农》着重谈了3点：1 农民朴实而易于驱使，这可以依靠他们守卫和作战；2 农民稳重而不发表私见，这能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3 农民因财产累赘而难于迁徙，这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上农》还指出，人民如果抛弃农业而从事工商“末”业，则会变得巧诈多变，不守法令，没有是非。这当然就会对统治者带来不利。从这番对重农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阐述看，吕不韦是将重农抑商提到统治之“术”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的。

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进一步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不仅实施于秦的本土，还贯彻在连绵的兼并、统一战争之中。每当攻城掠地成功，秦的统治者往往就将被判罪的“罪人”赦免，将其迁到新夺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时，又不断地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将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基础，流放到外地，以加强管理。留意读史的人会发现，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像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卓氏，其祖先是

赵人，本来在赵已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临邛的另一位巨富程郑，也是被从它处迁来。南阳宛地（今河南南阳市）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原本在魏也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至南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使黔首（庶民、平民）自实田”，让平民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这使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个体农户，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秦始皇又采取李斯的建议，将先前的“重本抑末”政策改为“上农除末”。不过要注意，这时的“末”仅限指“商”。“商”被放到了“农”的对立面，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应予去除。

秦王朝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十多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及其后代。同时，又奖励农垦，秦始皇用免除徭役等方法，先后将大量人口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如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迁3万户去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给爵一级。这些措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和韩非的思想一样，过于偏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政府、什么社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在中国，中央集权制下的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故而，“除末”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又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秦始皇的“除末”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推行到何种程度?这些看来尚需做进一步分析。

五、在“抑商”与“重商”之间：问题的实质其实，不管是“除末”还是“抑末”，都不是要完全取消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而只是想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发展水平。抑商者也好，除末者也好，往往都还有“重商”的一面：肯定商业活动的某些积极作用。商鞅说

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即务农、经商、从政是国家的3种主要而且合理合法的职业。他强调："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意谓农、商、官3种人如果都穷，国力便会削弱。显而易见，商鞅将商业和农、官同样视作国家所必需的。他要求抑商，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稳定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就是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吕氏春秋·上农》也说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意为：治）粟，工攻器，贾攻货。"承认农、工、贾各有所属，各治其业，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抑商思想非常偏激的韩非，也曾对商业互通有无的作用做过肯定（见《韩非子·难二》）。

因此，抑商政策与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谁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许多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重农，一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为了储备和随时提供军事力量，第三还有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因为农民朴实，而商人"奸巧"。这些经《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阐述，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它告诉人们，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和武力，还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相辅相承。明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商品经济不损害甚至还有利于统治时，统治者就完全会从"抑商"变为"重商"。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看来是颇为灵活地加以运用、贯彻的。对东方六国的大工商业主，他视之如韩非所说的"蠹虫"，坚决、无情地予以驱逐、流放。像前面提到过的赵国的卓氏，这位昔日的大富商在秦始皇灭赵国后，被强制迁徙。那时，夫妻俩是推着一辆车子，步行离开原住地。

然而在原秦国本土，并不一概地"除末"，相反，不断地有开发丹穴和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巴地有位名清的寡妇，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氧化汞），得到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于是就

获得秦始皇的称赞，并为她造了“女怀清台”，从而名扬天下。还有一位叫倮（音裸）的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赠还他大量家畜。倮后来就致力于畜牧业，并成为巨富，也得到秦始皇的褒奖。可见，如何抑商，对统治者而言，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在于如何能够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像清、倮之辈，既不触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又能得到秦始皇的欢心，或许还有助于粉饰升平，所以不但不遭贬抑，反而获得称誉。

六、作用与评价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看，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限制工商业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的投机取巧行为而调动人民务农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巩固君主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在兼并战争中及统一六国后，又用贬黜、流放六国豪富的手段，来达到消除社会动荡因素的目的……这一切，使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并最终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在先秦，坚定而持久不懈地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惟有秦国。然而到头来，秦笑在最后，而那些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一度远胜秦国、并老是耻笑秦国的国家，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思索。

秦王朝在度过20来个年头以后便覆亡了，但是，从商鞅到秦始皇所发展、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跨越、保存、影响了整整2000年。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奉行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政策，虽然各自特点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从汉迄清各代重农抑商的作用及其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还是想指出一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统治者老改不掉的“重本抑末”的思路，和因长期纠缠、固执于“本”、“末”之辩而积久形成的社会心理存在关联。

一种政策，从成功，到失败，不同样值得深思吗?

第十六章大秦帝国的崩溃

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秦陵兵马俑时曾赞叹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

可是，奇迹是用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正如马克思在评论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时所说的。这些“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一、始皇之死与沙丘之变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长期操劳国事且又纵欲过度的秦始皇，时常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侵扰。笃信神祇的他，让人为他占卜，结果得了“游徙吉”一卦，意思是只有外出游历才会吉利。

秦始皇决定外出巡游。在这之前，秦始皇已4次巡行全国。所以，这是第五次巡游，然而，也是最后一次。

随同秦始皇此次出巡的，有已升至丞相的李斯，职掌始皇车骑和符玺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临行前少子胡亥请求同行。胡亥聪明伶俐，深得始皇钟爱，立刻得到应允。

出发之前，秦始皇对军国大事做了一番安排，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总理朝政。至于长子扶苏，早已派往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东南一带），与大将蒙恬一起率兵防御匈奴。

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从咸阳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沿丹水、汉水至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

市附近一带湖泊区），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又顺水道和运河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按原计划准备在这里渡水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但因水势凶猛，不宜渡舟，只得西行20里，改由狭中（今浙江富阳县附近）渡水。秦始皇上会稽山，祭大禹，并在那里刻石留念。

从会稽返回后，秦始皇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琅琊（今山东胶南）。秦始皇曾数度到达琅琊。琅琊地处东海之滨，而传说中的仙人就住在东海的蓬莱山上，这大概就是琅琊对秦始皇的吸引力所在。当听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一直打着为秦始皇求神药幌子而行骗的方士徐市等，又跑来说了一通瞎话：蓬莱山上的神药是有的，只是海中有大鱼阻挡了通路，不得前去，所以请派人先把这些大鱼除掉。

秦始皇一心想着长生不死，以至对这些荒诞不经之言深信不疑，他立即派人乘船入海射鱼。求药心切的他，居然自己也拿起连弩（一种可以连发的由弓箭发展而来的射器），等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琊向北行至劳成山（即崂山，在今山东省东端），一路上始终没见到大鱼。到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北）后，才射杀一条大鱼。然而这个时候，方士徐市早已不知去向。秦始皇遂取道临淄西归。

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秦始皇，加上旅途的颠簸、劳累，患上了重病。这位被长生的梦想搞得神魂颠倒的暴君，一向忌讳说“死”，所以这个时候，群臣也都“莫敢言死事”。然而事实无情，秦始皇的病情日甚一日。生命垂危之际，他终于意识到死亡之神已经向他伸出双手。

秦始皇开始安排后事。他口授了一封给公子扶苏的信，让他速回咸阳办理丧事，并继承帝位。然而，未等这封信送出，更未挨到返回咸阳，当这行人马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时，秦始皇就撒手人寰，魂归西天。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只活了49岁，就结

束了他的一生。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恐怕贸然宣布丧事会引起大乱，决定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辒辌（始皇的卧车）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饭送水，以掩人耳目。只有胡亥、赵高及五六个宦者知道底细。车驾日夜兼程向着咸阳赶路。

这时，早就觊觎高位的赵高，开始盘算如何篡权。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秦律，深得胡亥的宠幸。而胡亥的哥哥扶苏则信任蒙恬。所以，赵高就策划让胡亥即位，从而使自己可以攫取大权。他向胡亥暗示，秦始皇在给扶苏的信中要立扶苏为皇帝，而未封胡亥以尺寸之地，企图挑唆胡亥销毁遗书。

谁知在胡亥的心目中，父皇有着极高的地位，他根本不敢抗逆父亲的旨意而有什么非分之念。胡亥反而向赵高表示，父亲遗书中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赵高见胡亥不开窍，就单刀直入地要胡亥篡夺皇位。他开导说："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诛殷纣，都是替天行道，不是不忠。"然后又晓之以利害，"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让别人做自己的臣子与自己做别人的臣子，管制别人与被别人管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岂可同日而语啊!）经赵高反复劝说，胡亥终于答应篡位。

但是，胡亥能否即位，李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赵高就去串通李斯参与阴谋。李斯也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然而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故不置可否。见此，赵高就对李斯施展了挑拨离间的伎俩。他对李斯说："扶苏最器重蒙恬，如果扶苏做了皇帝，势必用蒙恬为相。到那时，你想回乡做老百姓恐怕都不可能了。现在决定谁为太子全凭你我。我做胡亥的老师好多年了，深知他是一个慈仁笃厚，轻财重士，心里明辨而又拙于口舌的人，最适合做

皇帝。你听我的话，让胡亥即位，定能长保富贵。否则，就要祸及子孙。”

经过一番权衡，李斯同意了赵高的谋划。

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了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捏造罪名，斥责扶苏在边疆十几年“无尺寸之功”；还对未被立为太子有怨气，上书诽谤父皇，是为“不孝”；而蒙恬知道扶苏的言行而不加以纠正，表现“不忠”。所以，要他们两人自杀。赵高与李斯又假造了立胡亥为太子以继承皇位的诏书。伪造的书、信，由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的上郡。秦始皇晚年极少会见公卿大臣，所以除赵高等亲信外，其余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因此，赵高、李斯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扶苏接到伪造的书信，不知其中有诈，深知父命难违，便欲拔剑自杀。蒙恬感到事情蹊跷，劝他调查一下原委，核实诏书是否属实，但扶苏不听，丝毫没有疑心，表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做父亲的要赐儿子以死，儿子还需要再请示吗）就乖乖地自杀了。

此时，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已从井陉（今河北井泾北）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他们故意从北边绕一大圈，一是为了掩人耳目，二是等使臣回报扶苏的消息。载尸的车已散发出臭气，内中的尸体腐烂不堪。赵高下令装一车鲍鱼同行，以鱼腥气掩盖臭气。

当车驾由九原沿直道快要抵达咸阳时，终于传回了扶苏自杀的消息。赵高一伙欣喜若狂，立刻代表朝廷公开发丧，然后宣布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皇帝。那一年，胡亥21岁。

赵高因此当上了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掌握宫廷戍卫大权。

二、诛杀宗室、大臣胡亥、赵高的篡权行为引起了诸公子和大臣们的疑虑。奸诈的赵高感觉到危机四伏，就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

公子和大臣们都有所怀疑，愤愤不平，很可能发生事变。为今之计，要用严法酷刑，将先帝（指秦始皇）的旧臣以及诸公子消灭干净，然后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建立自己的班底。”胡亥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开始密谋诛杀那些对他们心怀不满的大臣、公子。

胡亥有兄弟姐妹数十人。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胡亥罗织罪名，首先将6位公子杀戮于宫，随后又在咸阳的市上，公开处死12个公子。公子将闾等3人，自知二世不会放过他们，被迫含恨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却又怕牵连家属，满门被斩。因而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胡亥大喜，准其请求，并“赐钱十万以葬”。

胡亥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她们残酷杀害。

对胡亥、赵高来讲，大臣中的心腹之患，是蒙恬。当时接到伪诏，扶苏拔剑自刎，而蒙恬不肯，被使者逮捕，囚禁于上郡阳周（今陕西子洲西部）。自蒙骜起，蒙氏家族世代为秦名将。蒙恬本人为秦国扫平群雄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统一六国后，蒙恬率兵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负责构筑长城，声威赫赫。所以，胡亥、赵高必欲置蒙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派使者手持诏书，前去诛杀蒙恬。蒙恬表示要申诉，可哪得允许，最后只得服毒自尽。

蒙恬有个弟弟叫蒙毅，过去深得秦始皇的赏识，常跟随在秦始皇的左右。有一次赵高触犯秦法，秦始皇将他交给蒙毅处治。蒙毅秉公执法，依秦律判其死罪。可当蒙毅将判刑结果上奏秦始皇，秦始皇却因宠爱赵高，下了赦免令。此后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雪恨。如今大权在握，他自然要除掉蒙毅。

但赵高不愿亲自出面，以免朝臣们说他打击报复。赵高要借二世

的手来除去这个心头之恨。赵高编造了一套谎言，对二世说："先帝在位时，曾打算立你为太子，然因蒙毅一再从中作梗，所以使得先帝终于改变了主意。"二世听罢，对蒙毅顿时产生反感，遂下令诛杀蒙毅。

胡亥、赵高还捏造罪名杀死了其他一批大臣。中央郎官以上、地方郡县守尉也被杀掉和撤换了一大批，并换上自己的亲信。二世又"更为法律"（对法律进行修改），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这一切，使得"群臣人人自危"，"黔首（平民百姓）振恐"。

秦二世的残暴行径，为天下人所不耻。那些幸免于难的大臣、官吏，"持禄取容"，表面上唯唯诺诺，看胡亥、赵高的脸色行事，实际上貌合神离。胡亥的侄儿子婴，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反对胡亥、赵高如此残杀宗室大臣。他用战国时候赵王迁杀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害忠良而用后胜，都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子婴指出："诛杀功臣而起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将使群臣失信、斗士离意，对内、对外都不利。"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不放在心上，仍然肆意妄为。

三、空前的葬礼秦始皇死后3个月，二世葬始皇于骊山北侧。

秦始皇的陵墓，是秦始皇在他亲政后就着手兴建的。它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部一带，北临渭水，南依骊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墓的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70多万人。墓中设施复杂，棺椁皆用铜汁浇铸而成。墓室规模宏大，犹如地下宫殿。其中不仅仿照秦廷议事秩序安置了百官位次，而且到处摆满了奇珍异玩、金银宝器，以及供君主享用的物品。墓室上方绘有日月星辰。地上塑有川河江海，并灌入象征流水的水银。在墓道和棺椁周围，布置了弩矢机关，若有谁靠近，即会自动射杀。墓中还用人鱼（可能是指鲵鱼）膏制成的烛照明，长年不熄。

由于陵墓过于庞大和精致，秦始皇生前未能看到它竣工。秦始皇

死后，秦二世加以突击修建。始皇下葬后，工程还在继续。直到反秦大起义的队伍打进关中，才被迫中止。

秦始皇陵的规模以及奢华、精致的程度，不仅超过了秦国历史上所有先公、先王的陵墓，而且在中国历代帝王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秦始皇葬礼的细节，史书记载不多。但是从秦始皇陵的规模，可以想见当时治丧的“盛况”，一定是空前的。

当时，秦二世下令，凡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始皇后妃以及大批宫女，全部为始皇殉葬。这是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二世又生怕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露墓室中的机密，竟下令在始皇灵柩下葬后，迅速关闭出口，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活埋在里面。不仅如此，二世还在秦始皇陵墓外围埋下大量的殉葬物。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人们已对秦始皇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关情况，撮述如下。

整个秦始皇陵园区占地56 25平方公里，主要包括5个部分：封土，地宫，城垣，寝殿等附属建筑，陪葬坑。封土，即坟丘。它是用黄土堆积、夯筑，呈上小下大的方锥体状。据载，秦始皇陵原来“坟高五十余丈（115米），周回（周边长）五里余”。经考古工作者研究，确定原封土的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总面积24 9775万平方米。由于历经2000年的风雨侵蚀，现存封土已比原来小了很多，但高度仍在50米以上，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面积为12 075万平方米。高大的封冢似一座山峦，林木葱郁，与南面的骊山遥遥相对。

利用遥感技术、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现已确认，地宫位于封土堆地平面下30米左右，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呈矩形。地宫内存在明显的汞异常。物探过程中发现了大范围、含量较高的汞，且

东南、西南强，东北、西北弱，从而验证了《史记》中有关秦始皇陵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的真实性。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墓室周围有一层细夯土质地的巨大宫墙，夯层厚约6—8厘米，宫墙高度为30米，顶端比秦代当时的地面要高。地宫内有东西两条墓道，还有十分发达的排水系统，以保证内部的干燥。

封土四周有内外两道城垣。城垣已倾圮，目前仅存墙基。经勘测，内城和外城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内外城四面都有门，门上有阙楼。

大鼎城垣以内、封土的北侧和西侧，发现大片地表建筑遗址。经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得知封土北侧的建筑是陵园的寝殿，西侧的建筑是供奉寝内墓主灵魂饮食的认（音四）官的住处。这是模仿人间宫殿“前朝后寝”制度而来的，反映了事死如生的观念。

在城垣内外，有数不尽的陪葬坑。比如，在封土西侧出土了大型彩绘铜车马两组，它们应是供墓主灵魂乘坐巡行用的车马仪仗中的副车。西边的内、外城之间，发现珍禽异兽坑及跪坐俑（古时殉葬用的陶制或木制的偶人）坑31座，出土有鹿麃及其他珍贵动物的骨骼及跪坐陶俑，象征着宫廷的苑囿。在外城东边的上焦村发现了马厩坑及跪坐俑坑。它们象征着宫廷的厩苑。跪坐俑是古代叫作“圉（音雨）人”的负责饲养马的人员。此外还相继发掘出百戏俑、文官俑、乐手俑和青铜水禽等等。

在秦始皇陵东侧1 5公里处，有一组大型陪葬坑，从中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群（将在下面介绍）。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模拟了始皇生前居住的京城的格局，是将地上王国搬到了地下。例如，那高大的封

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皇宫，内外两城象征着京城的宫城和外廓城。内城里有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还有供皇帝出行用的乘舆，游猎用的苑囿。外城外边的厩苑内有供驾车和骑乘用的骏马。再加上地宫内具有的百官位次以及无数奇器珍怪，构成一幅“千古一帝”的理想宫城图。

至于兵马俑，应是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即守卫京城的戍卫军。

就这样，秦始皇被葬入、掩埋在雄伟的地下“宫城”中，身旁还有浩荡的“大军”守卫着。

四、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我们专门来谈一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

1974年3月，几位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东侧1 5公里外打井时，偶然发现几片陶俑的碎片。聪明的他们立刻意识到地下一定埋有重要的文物，就向文物部门报告。于是，引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兵马俑经发掘，那里有以军阵形式排列的兵马俑坑3个。一号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 426万平方米。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端北侧，为曲尺形，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为98米，深约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三号坑位于一号坑的西端北侧，呈“凹”字形，东西长17 6米，南北宽214米，深4 8米，面积约520平方米。

3个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态逼真。它们的排列是按照当时的军阵编组的。一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组合排列的长方阵；二号坑为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的曲尺形军阵；三号坑的陶俑做仪卫式的夹道排列，是统帅一、二号坑军队的指挥部。一、二、三号坑构成了秦国强大军队的一个缩影。

古代军队的编列一般分为左、中、右三军。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

称作“壁垒”。因而，一号俑坑可视为右军的“壁垒”，二号俑坑为左军的“壁垒”，三号俑坑是指挥部。那么,中军呢？

在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即二、三号俑坑之间，有一个面积为4608平方米（96×48米）的未建成的俑坑。其位置正处于中军部位，当是拟建的中军俑坑。这个坑之所以没建成，估计是由于公元前209年周文率领的起义军，打到了骊山北麓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俑坑的工程被迫停工。

俑坑工程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根据俑坑出土兵器上刻的纪年看，最早的是始皇“三年”，最晚的为始皇“十九年”。这说明兵器放进俑坑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此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7年。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大规模修筑是从统一后开始的。结合兵器刻辞分析，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很可能始于统一后不久。工程持续到公元前209年，大约费时10年左右。

上述三处从葬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共出土陶俑、陶马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兵马俑坑不但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也是一个雕塑艺术的宝库。数以千计的高大的兵马俑群，其规模的宏伟、气势的磅礴，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十分罕见多姿多彩、形态逼真、充满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具有经久的感人魅力。具有中国民族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才能。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生动地再现了秦王朝军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情景；显示了秦王朝横扫六合、威镇天下的军事力量及其雄伟的气势。

人们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五、“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奇迹是以天下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用无数建造者的尸骨堆出来的。

研究显示：秦始皇陵园外的这一组兵马俑坑，占地面积总计约为2万平方米。仅挖坑一项的土方工程量就达10万余立方米。所用木料均为巨大的松柏。根据遗留的木槽看，有的棚木直径为68厘米、长达10余米。初步计算，一、二、三号俑坑共用木料8000余立方米，棚木上铺的苇席和竹席1800余平方米，铺地用砖25万余块。加上7000余件大型陶俑、陶马（此为估算的数字，包括了尚未发掘出来的）的制作。其工程量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十分惊人的。

可这还仅仅是一个陪葬坑而已。

所以，司马迁记载的秦始皇派发70万人修建陵墓，不会是一个非常失实的数字。

也因此，当时被榨干血汗的老百姓要诅咒暴君秦始皇不得好死：

“秦始皇，夺俺粮，开吾户（门），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太平御览》卷八六）

秦始皇真的暴死了。

但是，继秦始皇坐天下的二世胡亥，在大兴土木、榨取劳动人民血汗和恣肆挥霍、穷奢极欲方面，丝毫不比乃父逊色。他除了继续建造秦始皇陵，还不停地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及竣工的阿房宫，并不断修直道、驰道。

为了自己的游猎享乐，胡亥又以防卫京城为名，征调5万步兵，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他练习射猎。他甚至还下令，一般人不得食用咸阳周围300里内的粮食，以专门供给射猎士兵和禽兽。同时，他又

向各郡县征发粮草，并规定输送人员要自备干粮。由于路途艰难，加上饥饿、劳累，役夫伤亡不可胜数。

胡亥公然说过：“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比喻时间过得快，人生短促）。吾既已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种极端腐朽的世界观，同他手中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给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样的统治，能不覆亡吗?

千余年后，元代张养浩作了《山坡羊》小曲一首。他在慨叹世事沧桑时，特别提到了秦朝统治者的暴戾恣睢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辛酸和痛苦：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六、李斯的“督责之术”

比起昏庸而贪婪的二世胡亥，丞相李斯还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他见二世骄奢无度、秦王朝岌岌可危，几次劝谏，可二世从来不听。一次，二世反过来责问李斯：“听说古代的尧、禹等君王都是很辛苦的，难道君王就是为了如此苦形劳神而拥有天下的吗?我可不希望当这样的君王。”二世又继续发问，“我想随心所欲，尽情享受，又要永远保有天下，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李斯向来看重爵禄，惟恐丢官，听到二世责问，就谄媚取容，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的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曲从）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势必“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真是受罪。

李斯所说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李斯主张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君主还要独揽大权，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这样，君主的位置坐稳了，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法”、“术”、“势”本为先秦法家所提倡和强调的东西，并不新鲜。但先秦法家在肯定严刑峻法的同时，还注重“奖赏”，倡导的是“赏罚并用”；在突出君主权威的同时，还力主对君权有所节制。而李斯的“督责”说，显然对先秦法家学说做了不合理的扬弃，尤其是对其中一些致命的弱点做了大肆发挥。

联系李斯一生的言行看，“督责”说并不符合李斯的真实思想。所以汉代既已有人指出，李斯属于“阿意督责”（《法言·重黎》），即用“督责”说去迎合二世。慑于宫廷政治的险恶和专制君主的淫威，李斯不仅参与了权奸的篡国阴谋，还堕落为一个无耻的马屁精。

秦二世对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却深以为然。“于是行督责益严。”凡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嘉许为“明吏”；杀人多者，就称之以“忠臣”。结果使“刑者相半（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

这当然激起了全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七、勾心斗角：李斯丧生秦二世、赵高和李斯3人，因互相利用而联合起来。由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上的不平均，他们之间常常勾心斗角。

赵高原是赵国王族的远亲。秦灭赵时，他父母都做了俘虏，被迁到秦。入秦后赵高父亲因触犯秦法，被施以宫刑，母亲也沦为宫奴。在宫中服役。赵高母亲在宫中服役时曾与人“野合”，生下赵高。后来，她的不轨行为被人揭露，受到刑罚。此祸殃及赵高，也被处以宫

刑，罚做宫中奴仆。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一日，秦始皇在宫中遇到赵高，见赵高身材高大，力量过人，很是喜欢，就叫他做中车府令，为始皇管理车马。在服侍始皇的过程中，赵高学了点“狱法”，于是始皇又叫他做公子胡亥的老师。以后，赵高平步青云，及至沙丘之变，成为执掌秦王朝大权的几个要人之一。

但赵高知道自己出身卑贱，在朝中又结怨甚广，十分惧怕大臣们在秦二世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他对秦二世说：“现在陛下年少即位，若与大臣议事出点差错，朝臣们就会轻视您。陛下不如深居宫中，由我在廷上与朝臣们议事，然后报告给您。这样您就不会在大臣面前有什么过失。他们也就会把您当作英明圣主了。”

秦二世本来就耽于享乐，厌于理事，听这么一说，正好乘机偷懒，从此常居宫中。一意寻欢作乐，大臣再也难以见到。而赵高则攫取了大权，政事皆由他决定。

赵高控制着秦二世，独揽了朝政，作为丞相的李斯当然不满。李斯时常与赵高过不去。于是赵高也将李斯视为眼中钉，决心彻底制服李斯。

一天，赵高一本正经地对李斯讲：“现在关东形势很紧张（当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取得节节胜利），皇上却还屡屡征发人力大修阿房宫，无休止地搜集天下玩好之物。我想进谏，但我地位卑贱，实在有些不方便。你为什么不进谏呢?”

李斯早就对秦二世终日深处宫中、骄奢淫逸而不问政事，感到忧心忡忡。现在赵高邀他进谏，李斯不知是计，就说：“我早想进谏，可是皇上不上朝，得不到进言的机会啊!”赵高说：“你若真想进谏的话，我给你寻找机会，到时通知你。”

两人约定后，诡诈的赵高就每当秦二世在宫中与嫔妃们淫乐时，派人通知李斯来求见上谏。如此连续3次，惹得秦二世大怒，怀疑李斯是故意给他难堪，就对李斯产生怨恨。

赵高乘机对二世诬陷李斯，说："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所以他想裂土封王。"赵高看一下二世的脸色，又接着讲："李斯长子李由任三川郡（今河南境内，灵宝以东一带）守。陈胜的军队过三川，李由不肯出击。听说李斯父子与陈胜之间还有文书往来，我因为还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报。再说，丞相在外边的权力可比陛下还要大啊!"

秦二世听罢立即派人去调查李由与陈胜起义军的关系，李斯意识到大祸将至，立即上书秦二世，揭发赵高的劣迹，建议除掉赵高。

秦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以为李斯是诬告赵高，离间君臣关系，他还把李斯上书的内容告诉了赵高。赵高立即先发制人，说李斯要除掉自己是为了篡位。二世遂下令逮捕李斯。与李斯一起下狱的，还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

冯去疾、冯劫在狱中愤然自杀，李斯还想等待皇上的裁决。

二世令赵高审讯李斯。赵高刑讯逼供，逼迫李斯承认谋反罪行，并将其宗族宾客收捕殆尽。李斯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承认了赵高的指控。可他仍存一丝侥幸的心理，在狱中向二世上书，希望得到宽赦。

然而，赵高扣下了李斯所上之书。赵高又令人假扮御史等官员，反复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稍有翻案的念头，就加以严刑拷打，迫使李斯维持承认谋反的口供。最后，在二世派来的审讯人员面前，李斯承认有谋反之罪。

秦二世二十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在咸阳市被当众腰斩，其宗族也被全部诛灭。

李斯的一生，颇能发人深思：他在辅佐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作出一定的贡献，是秦始皇身边的几个具有政治见解的大臣之一。但他贪图禄位，缺乏气节，在专制政治的漩涡中不敢坚持自己的见解，甘愿与昏君佞臣沆瀣一气。最后，不仅毁掉了自己前半生的功业，还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

李斯既是被专制政治和昏君、奸佞所杀，也是为自己丧失节操所害。

八、赵高指鹿为马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死后，秦二世即拜赵高为丞相。由于他是阉人，可以出入内宫，故被称为“中丞相”。昏聩的秦二世终日沉溺于享乐，将整个朝政全部交给了赵高。

但赵高欲壑难填。他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想有朝一日坐上皇位。

赵高首先派亲信控制中央的要害部门。他任命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握了京师和皇宫的卫队。随后，开始试探群臣的意向。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的一天，赵高当着群臣的面，献给秦二世一头鹿，却说那是马。二世一看，笑着说：“丞相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但赵高坚持说是马。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大臣究竟是鹿还是马。结果，有的回答是鹿，有的为了阿谀奉承赵高，回答是马，还有的则沉默不语。

事后，赵高对言鹿者一一加以陷害。从此，群臣都箝口不语，免得因与赵高唱反调而被治罪。

显然，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是要看一看他的威势究竟有多大。这是企图篡秦的一次预演。

就在赵高忙于做篡位准备时，刘邦、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已席卷关东，并向关中进军。当刘邦部队攻至武关的消息传到咸阳宫内，秦二世如梦初醒。他急忙派人去找赵高，商量对策。赵高当机立断，下令动手除掉二世。

赵高让弟弟赵成做内应，女婿阎乐率领属部攻打二世居住的望夷宫。行动之前，狡诈而又心狠手辣的赵高怕女婿有变，悄悄地将阎乐之母扣为人质。

阎乐很顺利地打进了望夷宫，抓获秦二世。糊涂的二世竟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求面见赵高。阎乐不答应，而要他死。见此，秦二世就请求封给他一个郡，让他做一个郡王，阎乐也不答应。二世又表示自己只要当一个万户侯，阎乐仍不准。无奈之下，二世最后请求让他与皇后去当普通的老百姓。阎乐再次予以拒绝。

走投无路的秦二世，只得被迫自尽。

九、子婴投降秦二世一死，赵高就把皇帝的玉玺佩戴在身上。文武百官见赵高居然佩戴帝印，按捺不住心头的不满，一时朝廷上议论纷纷。赵高见状，知道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公卿大臣们是决不会答应的，就只好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

但是，赵高仅让子婴称王，不称帝。理由是：“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当时，在席卷而来的秦末大起义浪潮中，一些人纷纷打出原六国的旗号而自立。二世自杀时，秦廷已完全丧失了对关东的控制。

赵高要子婴斋戒，然后去宗庙举行授玺仪式。子婴早就痛恨赵高窃取秦王朝的权柄，这时又听说赵高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想在关中自立为王，就决心除掉赵高。子婴与儿子商议，准备不去宗庙，从而诱使赵高上门，然后将其杀死。

果然，赵高见子婴迟迟不去宗庙，就亲自前往子婴住宅催促。子婴早已在家中设好了伏兵，等赵高一进门，立刻下令动手。伏兵一拥而上，将赵高乱剑刺死。子婴又诛灭赵高三族（何为“三族”，说法不一。有一说指父族、母族、妻族），并将他们暴尸于咸阳街头示众。

然而，面对反秦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子婴毫无抵抗能力。子婴称王仅仅46天，刘邦就突破武关，攻下山尧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兵临咸阳，屯军灞上（地处咸阳郊外）。子婴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脖子上系上白绫，坐着白马、白车，捧着秦的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

秦王朝彻底垮台了。

这是公元前206年冬天。此时距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仅仅15年。

第十七章大秦王朝的来龙去脉

从神话中走来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

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

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

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

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

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古代铜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

（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

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

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

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

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

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

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1 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 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 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时间的“锯齿”，噬啮着……

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 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 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自平王东迁，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

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称为“春秋”，它得名于孔子所作的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其得名与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有关。

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王室血缘关系已远，加之各封国内也都发生了沧桑巨变，所以，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周王室财政拮据。周平王于公元前720年死去，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办丧事，又去向鲁国要钱。

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1000多里（按顾炎武说，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见《日知录》卷三）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200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50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楚国曾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晋国要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缶并之罄矣，惟缾之耻”（瓶中的酒没有了，是饼的耻辱）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音雷）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真够形象、生动的。

春秋东迁以后，周王再也没行过“巡狩”礼，诸侯也难得去朝见天子。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非由周王分封，但越王勾践曾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即今山东省

滕县东南’号称霸王。并得到周元王的承认）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

为了争当霸主，或为了不受他国的欺辱，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人卿大夫手中。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变为“自诸侯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自大夫出”（决定于大夫），以至“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论语·季氏》）

“七国争雄”的战国战国时期的开端，有人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齐国大夫田常以武力夺取了齐国政权。也有人定在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的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事实上分裂为韩、赵、魏3国（习称三晋）。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看，更具意味的事件则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将韩、赵、魏3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

对于这一事件，宋人司马光曾不无痛惜地在《资治通鉴》中说，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封建等级社会的纪纲和名分。司马光还认为，如果周天子当时不给3家以诸侯的名分，那么必然会有伯主（即霸主）出来讨伐韩、赵、魏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迂阔。司马光看不清当时强大的新兴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乃是历史的必然。周天子承认3家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在三晋建侯后的17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氏升为诸侯。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4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所以，他们绝不足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据一项统计，春秋时期曾存在过120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8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莒、邹、杞、蔡、任、滕、薛、曾等国（这些小国以后相继为大国所灭）。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7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7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南面是楚，东面是齐。北面是燕和赵，西面是秦，韩、魏在其中。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6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的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春秋争霸，各国仍称“邦”。齐邦、晋邦等称谓屡见于春秋金文，只有不遵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然而这并不为中原诸侯承认。而且，楚、吴、越常被当作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王不啻是惊人之举，它还宣告了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事隔10年，秦为与齐、魏对抗，也称王。过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破坏殆尽。而同时，新的国家形态正处于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

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

第十八章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

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本质，在于从建构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新的、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转化。“礼崩乐坏”象征着旧制度、旧秩序的瓦解，然而同时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个分裂的、走向独立的国家，既导致了旧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和终结，又通过各自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新的国家形态的胚胎和雏形。秦国经由改革和兼并战争，创立秦王朝，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化。

从商朝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的王国，再到秦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轨迹。

秦王朝的产生，可以视为先秦历史发展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运用更新了的政治手段，继承、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形态。

制度层面的考察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古代铜人1 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

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 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

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 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用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防堤。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防堤。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

“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

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防堤，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

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古代瓷器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

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

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

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已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秦国：胜利绝非偶然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

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

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人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

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堰，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七世而胜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人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古代兵器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襄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

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流星，一闪而过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

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

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

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长城长城：无尽的思索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

第十九章大秦历史面面观

废分封设郡县秦王嬴政灭了六国、统一中原以后，发布了一道命令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的国王都不守信用，他们今天跟秦国订盟约，明天就背叛盟约，因此我才去讨伐他们。依靠祖宗保佑，我现在已经讨平了他们，天下安定了。我的名号如果不改变，依旧称王，显得和六国的国王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请大臣们议论一下，我现在应当用什么样的称号才好。”

丞相王绾〔wǎn〕、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提议说：“古时候的五帝只掌握一千里左右的地方，现在陛下已经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五帝不能与陛下相比的。我们听说古时候有天皇、地皇、泰皇，数泰皇最尊贵。所以我们认为陛下称泰皇最恰当。”嬴政听了以后，略一思考说：“你们说得很好!我看泰皇的‘泰’字可以不要，取他的‘皇’字和五帝的‘帝’字，两个字合起来，称做皇帝，这样才能显示我的丰功伟绩。我是第一代皇帝，就叫始皇帝，以后我的子子孙孙以世来计数，二世、三世、四世，一直传至千世万世。”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皇帝这个名称。

统一以后，天下应当如何治理?丞相王绾对秦始皇说：“六国诸侯刚刚破灭不久，原先的燕国、齐国、楚国，离咱们的京城都很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王侯，恐怕那些地方很难控制得住，您不如把几个皇子分封到那些地方去做王，协助陛下统治天下。”

廷尉李斯反对王绾分封的建议，他说：“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以后，曾经大封子弟功臣为诸侯，后来诸侯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混战，像仇敌一样，周天子也无力加以禁止。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

可以在全国设置郡县。子弟功臣多多赏赐些赋税钱财，不要分封为诸侯，这样您就容易控制他们啦!”

秦始皇决定采纳李斯的意见，他说：“以往天下苦战不休，都是因为分封诸侯王的缘故。现在天下安定了，再分封诸侯王，又将会种下战争的祸根。我认为廷尉的建议是对的。”

于是秦始皇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以下设县。每个郡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三个官长去治理，即郡守、郡尉和郡监。郡守是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统管一郡的重大事务。郡尉是管理治安的，全郡的军队由他统领。郡监执行监察方面的事情。

秦始皇地方上的治理办法确定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也逐渐定型。秦始皇规定中央朝廷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廷尉、治粟内史等几个重要的官职，协助皇帝治理国家。丞相设两个：左丞相和右丞相。都是皇帝的助手，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御史大夫负责掌管重要文书和监察；太尉主要掌管军队；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国家的财政开支。所有这些官员都归皇帝任免和调动，从国库里领取薪俸，一概不得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这一套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来各个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大体上是在秦制的基础上逐步演变的。

秦始皇下令，把原来六国的兵器全都收缴到京城咸阳来。当时的兵器大多数是用铜制成的，他叫人把这许多兵器全都回炉熔化，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和许多铜钟。大铜人的名称叫做翁仲，按当时的尺寸、斤两，铜人高五丈，脚有六尺长，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把它们树立在咸阳宫殿前面的两侧，象征着秦始皇灭亡六国统一中原的伟大功绩。

战国时期，商业已经相当发达。货币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但是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都不相同，齐国的货币样子像刀，赵国的货币样子像铲，货币计算的单位也不一致。秦始皇规定：以后一律使用圆形方孔、每个重半两的铜钱，各国的旧货币全都做废，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

原先六国的度量衡也是不统一的，尺寸、升斗、斤两等，长的长，短的短；大的大，小的小；轻的轻，重的重。在一个国家买一尺布，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只能算八寸。在这个国家买一斗米，到那个国家就成了九升。这个国家里一斤重的东西，在那个国家里就成了十四两。度量衡这样乱，和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权当然不相适应，对人们的生活也太不方便了。秦始皇下令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全国的尺寸、升斗、斤两都得一律，不许乱来。

原先六国的车辆和道路也各不相同，车辆有大有小，道路有宽有窄。在统一的局面下，这样也显得太不方便了。于是秦始皇又下令，一要“车同轨”，二要修驰道。“车同轨”就是规定车轴上两个轮子间的距离，一律都定为六尺。修驰道就是修筑从京城咸阳到全国各个重要地方的大路。大路路面一律宽五十步（每步六尺），路的两旁每隔三丈种上一棵青松。修了这样的驰道，全国的交通就方便得多了。

战国时期的文字也是不统一的，同一个字的写法不尽相同，形状各异，笔画有多有少。统一以后，这种情况对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都是一大障碍。所以秦始皇又下了“书同文”的命令。“书同文”就是统一文字的意思，政府规定了一种叫做小篆的字体，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文字。后来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成一种比小篆更便于书写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跟现在的楷书已经很接近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实行的废分封设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等，都是有利于加强全国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这是秦始皇的巨大功绩。

焚书坑儒秦始皇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当时是一种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崭新的政治制度。可是一些习惯于旧制度、具有旧思想的人看不惯，他们总是觉得分封制好，想要把它恢复起来。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乘着新制度还未稳定的时机，蠢蠢欲动，酝酿反抗，想要夺回他们失去了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些儒生也常常引经据典，非难新制度，说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还不如旧时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好。总之，那时候新旧两种制度，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斗争非常激烈。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席庆贺头一年打败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大喜事。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博士的领袖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他说：“早先秦国的疆域不到一千里，依赖陛下的英明，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原，赶走了蛮人和夷人。如今凡是太阳月亮照得到的地方，全都服从陛下的统治了。陛下废除了分封，设立了郡县制度，从此免除了战争的祸患，使得天下人人都能过着安乐的日子。这样的太平盛世，必定能代代相传，直到千秋万世。陛下的威德，真是上古的那些三皇五帝也望尘莫及的啊!”

秦始皇听了周青臣的颂扬，心里甜滋滋的。他连连点头夸奖周青臣道：“说得好!说得好!”可是这一番颂扬却触怒了另一些满脑子旧思想的博士们，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他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难过。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中央朝廷，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

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又一次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他叫大家再议论议论，看看究竟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这时候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反对淳于越的谬论，他对秦始皇说：“古今时代不同，情况已经随着时代改变了，我们决不能再拿古代的制度到今天来实行。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已经统一，老百姓应当努力种田做工，读书人应当努力学习现行的法令制度。可是如今还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总是死抱住老一套的东西不肯放弃，老是根据过去古书上的记载来攻击当前的政治制度，这对于陛下的统治是很不利的，必须予以严厉禁止。我建议：史官所收藏的图书，凡属不是秦国的历史，全都拿来烧了；不是政府任命的博士官所收藏的《诗经》、《尚书》，而是私家收藏的这一类书籍，一律焚烧掉，杜绝混乱思想的根源。”

秦始皇觉得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听任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到处宣扬旧制度，的确会妨碍他的统治。于是他决定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烧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而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筑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着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旧时代的古书去学。

焚书的命令发布以后，各郡各县的官吏不敢怠慢，都立即严格地遵照命令去执行。他们派出许多士兵和办事的差役，到老百姓那里挨家挨户收缴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到处都出现了焚书的熊熊烈火，焚烧那些刻写在竹木简上的古代书籍，使得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浩劫。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记载着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书籍，凡是收缴上来的，差不多全都给烧光了。秦朝以前的许多历史事实和学术

思想情况从此失传。这是秦始皇摧残中国文化的一大暴行。

秦始皇下令焚书，使得许多读书人都非常反感，不仅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反对秦始皇的暴行，连一些在朝廷里享受着高官厚禄的博士，也都在暗地里议论，说秦始皇这样压制舆论，摧残文化，做得太过分了。

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有两个替秦始皇求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偷偷地议论说：“秦始皇这个人，十分残暴，自信心太强。他在灭亡六国统一中原以后，自以为是从古以来最了不起的一个君主了。他专靠残酷的刑罚来统治天下，大臣们谁也不敢对他说真话，他对谁也不信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由他自己亲自来决定。像他这样贪图权势的人，我们还是不要为他求仙药的好。”他们两个人商量好以后，就偷偷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逃走了。

古代铜器秦始皇听说读书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侯生、卢生还居然逃走了，十分生气，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

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攀连其他的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查证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这是秦始皇对读书人的残暴屠杀。

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太残暴了。焚书，既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坑儒，又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逐渐地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

要人物，秦朝开始走下坡路了。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

修长城秦始皇正在忙着进行统一事业的时候，北方的匈奴打过来了。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战国时代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他们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畜养着马、牛、羊、骆驼、驴、骡等牲畜。他们吃牛羊肉，喝牛羊马奶，穿羊皮衣，住毡制的帐篷；善于骑马射箭，性格强悍。大约在周朝末期，他们从氏族社会过渡到了奴隶制社会。

匈奴的首领号称单于〔chán yú〕。单于经常带着匈奴骑兵向南骚扰，抢劫粮食和其他财物。战国时期，和匈奴邻近的燕、赵、秦三国都受到过匈奴的骚扰。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阻挡匈奴人南侵，三个国家都在和匈奴交界的北边修筑了又高又厚的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机会，一步步地向南侵占过来。他们逐渐占领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扰乱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甚至把汉族人抓去充当奴隶。

为了保障北方边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回了河套地区，并且在那里设置了四十四个县。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秦始皇决定把原先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

秦始皇下令征集了几十万民工，又派了许多士兵去监督，叫他们开山采石，建窑烧砖，先加固旧有的长城；又造了不少新的城墙，修成了一条西起现在的甘肃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蜿蜒在中国北部境内——秦朝和匈奴交界的地方。它阻挡住了匈奴人南下的去路，保障了长城以南汉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万里长城是中国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建筑工程，被人们称为世界奇迹。

修筑长城是异常浩大的工程，当时生产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匠们劳动十分艰苦，所以在修筑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被征集来的成千上万的民工，风里来，雨里去，肩膀压肿了，腿脚摔坏了，在监工的鞭打下，没日没夜，流血流汗地干活。许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滴汗，惨死在长城脚下了。民间流传着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据说孟姜女的丈夫名叫范喜良。他们俩结婚才一个多月，范喜良就被征发去修长城了。范喜良一去几年，孟姜女在家里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回来，可总是毫无音信。后来她等急了，怕丈夫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就做了棉衣，打成一个包袱，背着它，离开家乡，路远迢迢地到长城工地上去给丈夫送棉衣，孟姜女一路上鸡鸣赶路，日落投宿，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地赶到了长城脚下。但是她只看到了望不到头高不可攀的长城，却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丈夫已经死去，和其他为修长城而累死的人一起埋在长城底下了。孟姜女十分悲哀，在长城脚下痛哭了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狂风怒号，黑云压顶，积雪变色。忽然间，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巨响，像天崩地裂，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八百里。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劳役太重，死人太多，所以就有孟姜女寻夫哭城的民间故事流传下来。至于秦始皇为了自己生前死后的享乐而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墓，穷奢极欲，那自然更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原来，早在消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始皇已经下令，在占领各国的都城以后，一定要把各国都城的宫殿，绘制成图样，以便仿照这些图样，在秦朝的首都咸阳，修建更多更好的宫殿。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13年），他决定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兴建朝宫。这朝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里面可以容纳一万人，四周围还竖立五丈高的旗杆。接着，在朝宫后面又建筑了一大批宫殿，称为后宫。这后宫的规模更加庞大，据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房屋栉比〔栉zhì〕鳞

次，远远望去，像蜂窝一样的稠密。渭水和樊水穿过宫墙，在亭台楼阁之间曲折回流。一座座的长桥横卧在河流上，像是一条条正在喝水的龙。从宫殿到南山之巅凌空架起了天桥，像彩虹一样挂在空中。这座建筑群覆压三百余里，共有七百多所宫殿。甚至在一天之中，各个宫殿的气候都不一样。这座宫殿群，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阿房宫。

阿房宫建成以后，秦始皇把从六国抢来的美女和金银珠宝，都分别贮藏在各个宫殿里面。他自己今天住在这一座宫里，明天又住在那一座宫里，一天换一个地方。直到死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够住遍所有的宫殿。

秦始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能尽情享受，当然不愿意死。他听齐人徐福说，东海里有三座神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山上住着神仙，神仙那里有不死药，只要吃上一粒不死药，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于是秦始皇派徐福带了几千名童男童女，渡海去求仙药。不幸他们一去不复回。据说是翻船了。秦始皇又派燕人卢生去求仙，也没有结果。再派韩终、侯公、石生等几个人去求不死药，还是没有求到。因为求不到仙人的不死药，秦始皇只好做老死的打算，预先为自己修建坟墓了。

秦始皇选中骊山北麓的地方，在那里修了一座深五十丈，周围约五里的巨大的坟墓。在深埋在地下的墓室里修成各式宫殿的模样，宫殿里陈列着秦始皇生前喜欢的奇珍异宝，还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用来象征天体；用水银制成江河大海，用来象征地面；用大量的人鱼膏，也就是鲸鱼油点灯。为了防止有人挖掘他的坟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秦始皇命令工匠在坟墓里装置了许多机弩。只要有人进入墓道，这些机弩就会自动地放出箭来，把他射死。

1974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侧陆续发掘出大型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陶马阵势浩大，雄伟壮观，制作细致，形象逼真，是秦国强大军队的缩影，对研究秦代的军事装备、编制和军

队的编列等，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秦陵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被誉为“世界奇迹”。

秦始皇修骊山墓，一共征用了七十多万民工，耗费了无数的钱财物资，使劳动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担负着繁重的劳役。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真是民不聊生。如果说筑长城还有防御匈奴的积极作用，那么建阿房宫和修骊山墓，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奢侈享乐。他这种荒唐淫逸的行为，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怨愤和激烈反对。虽然由于秦朝的法律很严酷，秦始皇的统治很残暴，老百姓不敢公开地议论，可是有人却在暗地里酝酿着反抗斗争。

赵高指鹿为马反抗秦朝统治的斗争在各地酝酿着。起初，有人想用暗杀的手段除掉秦始皇。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8年），他在河南遇刺，险些送了性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秦始皇在统一中原以后，经常带大批随从到各地方去巡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叫大臣写文章，再令工匠刻在石碑上，极力为他歌功颂德，显示威风。那一年春天，秦始皇东巡，来到河南郡阳武县博浪沙地方，有个早就埋伏等候在那里的刺客，突然用大铁锤袭击他乘坐的车子，想要砸死他。幸亏秦始皇的车子走得快，刺客的眼力又不很准，他才没有被打中。秦始皇对此大发雷霆。为了抓到刺客，他下令对天下进行十日的大搜查，结果却是一无所得。

古代马车又过了七年，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遇到了两件不痛快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东郡地方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有人偷偷地在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意思是说秦始皇要死在这里，天下又要重新分封了。秦始皇命令御史去追查刻字的人，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秦始皇一生气，把住在陨石附近的老百姓全都给杀了。另一件事情是有位使者从关东回来，路过华阴地方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告诉他“今年祖龙死”，说完，那人就不见了。在封建社会里龙是皇帝的象征，祖龙是龙的始祖，也就是指秦始

皇。秦始皇听到有人诅咒他这一年要死，自然也很生气。

又过了一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同他一起去的人有丞相李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胡亥、以及掌管车驾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等。他们一行人经过现在的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一直到达南海，然后取道山东准备返回咸阳。他们走到山东平原津的时候，正是大伏天，秦始皇中暑病倒了。五十岁的人经不起疾病的折磨，病情很快恶化。秦始皇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就叫赵高代笔，给大儿子扶苏写了一封遗嘱，叫扶苏赶快从驻防地长城回到咸阳，替他办理丧事，并且继承皇位。赵高把遗嘱封好，收藏起来，并没有派人送走。不久，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地方去世了。丞相李斯觉得皇帝死在外面，怕诸公子争夺天下，也怕老百姓乘机起来造反，所以就对秦始皇的死保守秘密，没有发丧；并且把车子捂得严严的，假装秦始皇还坐在车上，急急忙忙地往咸阳赶路。

担任中车府令宦官赵高，为人狡诈阴险，他曾经教胡亥学过法律，算是胡亥的老师。他很希望胡亥能够继承皇位，所以就拿着秦始皇的遗嘱和传国玉玺〔xǐ〕对胡亥说：“你父亲死的时候，单单只留下了遗嘱给你大哥扶苏。你大哥一回到咸阳，就要继承皇位，到时候，你却一点地位也没有，这怎么好呢?”胡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父亲没有留下分封儿子的遗嘱，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今天的大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李斯三个人手里。我们想个办法把皇位抢过来，由你来继承好不好?”

胡亥本来就有野心，经赵高一怂恿，就决定夺取他大哥扶苏的皇位。他们把丞相李斯找来，三个人在一起商量篡夺皇位的事情。李斯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业中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起初他不同意赵高和胡亥的阴谋。可是后来一想，要是真的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一怕自己会丢掉官职，二怕会要遭胡亥他们的陷害，丢掉性命，所以他架不住赵高又是威胁又是利诱，最后终于上了圈套，和胡亥、赵高结成了一伙。他们三个人偷偷毁掉秦始皇的遗嘱，

假造了一封叫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的遗嘱，派亲信使者送了出去。

扶苏接到赵高他们假造的遗嘱以后，也不分辨是真是假，哭了一阵，就真的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赵高派去的使者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弄死了。

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报告，胡亥、赵高、李斯都很高兴。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回咸阳，公布了秦始皇逝世的消息，拥立胡亥继位，称为二世皇帝。胡亥自然十分感激赵高，更加信任赵高，封赵高做郎中令的大官，叫他在自己身边帮着出主意。

胡亥做了二世皇帝以后，生怕自己篡夺皇位的事情泄露出去，就和赵高合谋，开始屠杀自己的哥哥、姐姐和大臣。除了已经被逼自杀了的大哥扶苏，胡亥还有二十几个哥哥和姐姐，胡亥都对他们下了毒手。蒙恬的弟弟蒙毅带兵在外驻防，胡亥也找个理由把他杀了。胡亥还下命令扩大阿房宫的建筑，花天酒地的尽情享受。胡亥还制定了比秦始皇更加残酷的刑法，老百姓批评一下朝政就要满门抄斩，偷偷议论一下时局就要杀头。凡是向老百姓催逼租税越多的官，就算是好官；对老百姓严刑拷打、动不动就杀人的官，被称为忠臣。

赵高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一步步地窃取朝政人权。他觉得丞相李斯碍着他的手脚，就想出毒计来谋害李斯。赵高造谣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有联系，又说李斯想谋篡皇位，用这两条罪名把李斯和他的全家杀了个精光。李斯一死，二世皇帝胡亥就拜赵高为丞相，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他去处理。

赵高窃取了朝政大权以后，生怕还有一些大臣不服。有一天，他特地牵着一只鹿到朝堂上来，当着许多大臣的面，指着鹿对二世皇帝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特地牵来献给陛下。”二世皇帝一看，认得那是一只鹿，他就笑着对赵高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只

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说：“这是我花了很大气力搜罗来的一匹好马，怎么会是鹿呢?各位大臣都在这里，陛下叫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大臣们一听，心想赵高又要搞什么鬼了。那些胆小怕事不敢得罪赵高的人，赶快争着回答说：“是马!是马!还是一匹好马!”一些不肯昧着良心说话但又怕死的人，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大胆而又正直的人则说：“这是鹿，不是马。”赵高暗暗地记下了说是鹿的那几个人，没过几天，就假借罪名，把他们都给杀了。从此以后，朝廷上的大小官员都很害怕赵高，赵高说东，他们就不敢说西；赵高说是黑的，他们就不敢说是白的。二世皇帝看到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再想想赵高对付李斯等人的残酷手段，也禁不住捏着一把汗，他也害怕起赵高来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最终目的，是要箝制二世，压制大臣，为他自己谋篡皇位做准备。

不久，反对秦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爆发了，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赵高找个机会，派自已的心腹杀了二世皇帝。可是他怕大臣们不服，终于没有敢自己即位做皇帝，而是把二世皇帝的侄儿子婴抬出来继承了皇位。子婴即位以后，不甘心做傀儡，他找自己的心腹太监韩谈商量，把赵高骗进宫去杀了，并且灭了他的三族。

第二十章大泽乡起义

就在胡亥夺取皇位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09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就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战争。

陈胜又叫陈涉，是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人。吴广又叫吴叔，是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陈胜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做雇农，受尽了剥削和压迫。有一天，陈胜和他的伙伴们在地头歇晌，陈胜又诉起苦来了。他诉说了一阵以后，慷慨激昂地对大伙儿说："苟富贵，勿相忘。"这意思是：咱们将来谁要是得了富贵，可别忘了今天的穷朋友啊!大伙儿听他这么说，禁不住都笑着回答："你给人家当雇农，连锄头犁耙都不是你自己的，哪儿来的富贵呀?"陈胜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hú〕之志哉！"这意思是：躲在屋檐下的燕子和小麻雀，怎么会懂得鸿雁和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陈胜对自己的遭遇一直愤愤不平，可更不幸的事情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和吴广以及其他的穷苦农民，一共九百个人被秦二世征发去渔阳驻防。渔阳就是现在北京市郊的密云县，在遥远的北方，离陈胜、吴广的家乡有好几千里路。这九百人被征集到一起以后，陈胜、吴广被指定为屯长，由两名身佩利剑的恶狠狠的军官押送，没日没夜地拼命向渔阳的方向赶路，生怕误了规定的日期。

那时候正是夏天，雨水比较多。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的时候，正赶上天下大雨。大泽乡靠近淮河的支流浍河，地势低洼，大水淹了道，没法走了。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按照秦朝的法律，叫你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你就得按时到达，误了日期，就要杀头。陈胜、吴广计算一下，估计无论如何也不

能按期到达渔阳，已经犯下了杀头之罪。

古代士兵像陈胜、吴广商量怎么办。陈胜说：“如今要是逃走，给抓回去也是死；起来造反，夺不到天下，顶多也是死。与其等死，还不如为争夺天下而死呢!”吴广问：“造反怎么个造法呢?”陈胜说：“天下的老百姓吃秦朝的苦头已经吃够了。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按理轮不到他做皇帝，应当做皇帝的是他的大哥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常常劝他老子不要多杀人，他老子一生气。就把他派到蒙恬那里去带兵守长城。如今听说二世已经无缘无故地杀了他。老百姓只听说扶苏是个贤人，并不知道他被害的消息。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曾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又很爱护士兵。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在楚国灭亡的时候逃走了，咱们楚国人很想念他。如今要是咱们假借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反对二世，准定会有许多人起来响应的。”

吴广认为陈胜说得很有道理，两个人商量了一阵子。当时人们很迷信，想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除了假借扶苏和项燕的名义以外，还得利用装神弄鬼一类的办法，取得群众的信任。他们决定试试看。

第二天，伙夫上街买鱼回来，剖开一条大鱼的时候，在鱼肚子里发现一块绸子，绸子上用朱砂写着“陈胜王”三个大字。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大伙儿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认为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原来陈胜是个真命天子呀!

到了晚上，忽然有人看到破庙那边的草木丛中，闪烁着忽明忽灭的鬼火，并且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狐狸的叫声：“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这事也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又害怕，又奇怪。狐狸怎么会说人话?莫非这狐狸是个狐仙，也知道陈胜是个真命天子，向人们报信来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大伙儿都指指点点地来看陈胜，越看越觉得他

的确长得与众不同，是个真命天子的相貌呢。

陈胜、吴广利用迷信，居然在群众中造成了当领袖人物的舆论。吴广平日的人缘最好，大伙儿都能跟他合得来，愿意为他奔走效劳。他和陈胜带领了一大帮人，乘着押送他们的军官喝醉了酒，故意跑去要求军官放他们回家。军官一听，又急又气，先打了吴广几鞭子，接着又拔出剑来要杀吴广。大伙儿一拥而上，帮助吴广抵抗军官。吴广倚仗人多势众，一个箭步窜上前去，夺过军官手中的剑，一剑把军官刺死了。陈胜乘机把另一个军官打翻在地，也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陈胜、吴广杀死了军官，大伙儿扬眉吐气，感到十分痛快。陈胜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大声地说："弟兄们!咱们遇上了大雨，已经不能如期赶到渔阳了。按照法律，误期的就要杀头。即使万一能够饶了咱们的命，可是屯驻边防的人，到头来十有六七都是要死的。反正是个死，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得有个名堂。那些骑在咱们脖子上的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生来有种的!?"大伙儿听了陈胜的话，都大声说："对！对！我们听您的!"

陈胜、吴广看到大伙儿都很齐心，就决定立即起义。他们派一部分人上山砍伐树木、竹竿作为武器；派一部分人用泥土垒个平台，作为起义誓师的地方；还做了一面大旗，旗上绣了一个大大的"楚"字。

一切都准备好了，陈胜、吴广领导着大伙儿脱下一只衣袖，露出右臂宣誓。他们俩顺应广大老百姓拥护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心情，假称奉了扶苏、项燕的号令起兵。大伙儿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陈胜叫人把两个军官的脑袋割下来祭旗，他宣布自己的称号是将军，封吴广为都尉。九百个人的起义队伍一下子就攻占了大泽乡。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消息很快传开，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扛着锄头、铁耙、扁担，纷纷赶来加入起义军，起义军一下就壮大了好几倍。陈胜、吴广带着起义军从大泽乡出发，一举攻克蕲县。接

着，陈胜派葛婴带领一支队伍，攻下了蕲县以东的五座县城。打到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发展到拥有六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名步兵的大部队。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陈县。陈胜在陈县建号称王，国号“张楚”，就是要张大楚国的意思。

陈胜称王以后，派吴广率领一部分军队去攻打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派周文率领另一部分军队去攻打秦朝的京城咸阳，还派了另外一些人带兵去打其他地方。

这时候，许多吃够了秦朝残暴统治苦头的百姓，纷纷起来杀死郡县的官吏，响应陈胜的起义。同时，也有一部分在秦朝统治下不得志的地主分子和六国的旧贵族，乘机起兵反秦。他们有的投到陈胜名下，有的自立称号，使得反秦的烈火越烧越旺，也使得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

被陈胜派去攻打咸阳的周文，曾经在楚将项燕手下做过事，懂得点军事，作战也很勇敢。他率领的军队一路上势如破竹，打下了许多地方，沿途还招收了不少兵马，最后一直打到了离咸阳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秦二世听说起义军打到京城边上了，慌了手脚，赶快派大将章邯，把修建骊山陵墓的几十万人武装起来，向起义军反扑。周文作战虽然很勇敢，可惜他的队伍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缺乏训练，经不起打硬仗的考验。同时，六国旧贵族又都纷纷称王或在农民军中捣乱，牵制了起义军的力量，结果周文的军队被章邯打败，周文被迫自杀。

由吴广率领去进攻荥阳〔荥xíng〕的那支队伍，一时间打不下荥阳。吴广的部下田臧，因为与吴广意见不合，竟然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田臧派一部分人继续围攻荥阳，他自己带兵去迎击打败了周文的秦将章邯，结果战败身死。

章部接连打败周文、田臧以后，又派兵来进攻起义军的大本营陈

县。陈胜已经把兵马全都派出去了，手下只留下了很小的一支军队。在秦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陈胜只好带着队伍放弃陈县，向东南退却。退到下城父（今安徽省蒙城县西北）这个地方，他的车夫庄贾〔读gǔ〕竟然背叛农民起义军，把陈胜暗杀了，去向秦军投降。

陈胜被害以后，起义军将领吕臣率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从新阳（今安徽省太和县西北）攻入陈县，捉住叛徒庄贾，杀了他。不久，秦军又进攻陈县，吕臣战败，农民起义军失败了。

项羽破釜沉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楚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孙子项羽也在会稽〔kuài jī〕郡起兵。

项梁和项羽是叔侄俩，他们是下乡地方人。项羽从小死了父母，是靠叔叔项梁抚养长大的。项羽身材魁梧，力气大得惊人，连千斤重的大鼎也能扛得起来，可就是不喜欢学习。他小时候，叔叔项梁教他念书，他念了几天就不想念了，又教他学剑，他学了一阵子也撂下了。项梁很生气，骂他没有出息。项羽却反驳说："念书写字，顶多记记姓名罢了；剑术学好了，顶多也只能敌得一个两个人。我要学的是那种敌得过成千上万人的真本领。"项梁听项羽这么说，认为侄子胸有大志，很是高兴，就教项羽学习兵法，告诉他这就是能战胜千万人的真本领。可巧这时候项梁因为打死了人，犯了法，叔侄俩逃亡到会稽郡的吴中地方，隐居下来。

项梁很善于结交朋友，碰到人家有婚丧喜庆的大事，他都赶去帮忙，因此吴中人都很喜欢他。他就趁此机会，把宾客和子弟组织起来，学兵练武，准备为楚国报仇。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游会稽，渡浙江，大队人马威风凛凛地经过吴中地方。许多人跑去看热闹，项梁和项羽也夹在人群里头。当秦始皇的队伍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项羽感慨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可以代替他!"项梁吓得赶快捂住项羽的嘴，悄悄警告说："你别胡

言乱语，被别人告发了是要灭门的呀!”

就在这一年，秦始皇在回咸阳途中去世了。第二年，二世皇帝继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项梁看到为楚国报仇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和项羽杀掉会稽郡守殷通，召集吴中地方的八千子弟兵，起兵反秦。

过了不久，有消息说，陈胜被秦将章邯打败。项梁赶快带着八千子弟兵渡江北进，乘虚攻打章邯的后方。他们很快打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地方。一些零散的反秦队伍，如陈婴、英布、吕臣，蒲将军等率领的武装，都投靠到项梁的队伍里来，项梁很快就拥有了六、七万人的队伍。

项梁的队伍正在胜利进军，却传来了陈胜被害的消息。在这个紧急关头，项梁在薛城召开各路起义军的会议，商量要公推一个起义军的首领。这时候，有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名叫范增的赶来献计，他对项梁说：“秦灭六国，楚国最冤枉，楚怀王受骗去秦国，一去不复返，死在秦国，楚国人至今还怀念着他。有人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了三户人家，推翻秦朝的也必定是楚国。您从江东起兵，短时间内很多人带兵前来会合，这都是因为人们看到您家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大将，认为您能够恢复楚国。您如果拥立楚怀王的后代为王，就一定能够号召更多的人。”

项梁觉得范增的话很有道理，就到处寻访楚怀王的后代，结果在民间的牧羊娃当中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就把他立为楚怀王。这消息传开以后，果然又有很多人赶来参加项梁的队伍。

项梁把楚怀王安置在盱台〔盱xū〕，自己继续带兵西进。他在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打败章邯，又在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东面大破秦军，接着又攻入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县南）。这时候，原先齐、赵、燕、魏等国的旧贵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立了

王，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名称，不再服从秦二世的统治。秦朝的天下眼看快要完蛋了。项梁命令项羽和不久前来投奔他的刘邦带兵急速西进。项羽和刘邦在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大破秦军，杀死了秦朝的大将李由。章邯看到形势危急，赶快请秦朝政府增派援军，乘着项梁得胜后骄傲自满、防备松弛的机会，偷袭定陶，杀死了项梁。项梁一死，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项羽、刘邦、吕臣等只好后撤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采取守势。

章邯杀死项梁以后，把项羽、刘邦他们暂时撇开不管，渡过黄河，去进攻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王和他的谋臣张耳、陈余没有防备秦军的进攻，一战即溃，只好退到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固守。章邯派部将王离和涉閒（閒，在这里读问，不读闲）领兵包围巨鹿，他自己驻扎在巨鹿南边，接济王离和涉閒的军粮。

赵王被围困得有些顶不住了，赶快派人向楚怀王和其他几个称王的六国旧贵族求救。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封他为“卿子冠军”，叫他带着次将项羽、末将范增等北上救赵。

宋义带兵进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后，听说秦军势力强大，就驻扎下来不再往前走了。一停停了好些日子，急得项羽直跺脚，他跑去对宋义说：“如今秦军围困巨鹿，赵王他们的处境十分危急。我们应当赶快渡河向秦军发动古代战争图攻势，跟赵王他们来个内外夹攻。这样，秦军一定很快就会被我们打败，请您赶快发命令吧!”宋义慢吞吞地回答道：“你不懂得用兵的道理。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秦军，如今秦军正在攻打赵军，如果它打赢了，一定打得精疲力尽，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消灭它；如果它打不赢，我们正好乘机西进，一举推翻秦朝，所以我们不如看看再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比不上你；要说出谋划策，你可比不上我哩。”接着，宋义还特地下了一道命令说：“将士们打起仗来应当像虎狼那样凶猛，可谁要是不服从命令，一概都得砍头。”这明明就是警告像项羽这样的人，叫他们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

在这么一个卿子冠军统率之下，怎么能叫项羽服气?他的火暴性子终于发作了。一天早上，他冲进宋义住的营帐，一剑砍死了宋义，然后向全体将士宣布说：“宋义按兵不动，想要谋反，我奉怀王密令，已经把他杀了。”将士们听说杀了宋义，都说杀得对，并且一致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项羽就派遣英布、蒲将军担任先锋，率领二万人渡过漳河，抢占对岸阵地。接着，他自己率领全部兵马渡过河去，解救巨鹿之围。

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命令每个士兵准备好三天的干粮，叫大家把渡河用的船全都凿沉了，把做饭用的釜（古代的一种锅）全都砸破了，然后率领人马向秦军阵地挺进。项羽用这种破釜沉舟的办法，来显示他有进无退、势必夺取胜利的信心和抉心。

项羽指挥楚军很快包围了王离的军队，同秦军展开了九次激烈的战斗。楚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以一当十，终于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閒被打得走投无路，放火自焚而死；章邯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后撤。巨鹿大战以楚军胜利秦军失败而结束。那些旧贵族派来的援军，看到项羽大获全胜，又是佩服，又是害怕。从此项羽就做了上将军，诸侯的军队都归他统率。

章邯率领残兵败将后退了几十里，派人到咸阳去讨救兵。当时，赵高正忙着篡权，故意避而不见，一个救兵也没有给。赵王的谋臣陈余看到章邯的狼狈相，乘机写信给章邯，劝他投降。章邯也愿意。楚军由于缺少粮草，不便与秦军长期相持下去，项羽就接受了章邯的投降。

巨鹿一战，项羽率领的楚军击溃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反秦战争的局势。

第二十一章刘邦约法三章

曾经和项羽在一起打雍丘、杀死秦将李由的刘邦，是沛县丰乡（今江苏省丰县）人，做过泗水亭长。亭是县下面最小的行政单位，十里一亭。由于押送民夫去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刘邦多次去过咸阳。他亲眼看到秦始皇在咸阳街道上出巡的情景，十分羡慕地叹息说："唉！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取得天下，当上皇帝才威风啊!"

有一次，刘邦又押着一批民夫到骊山去。一路上，民夫不断开小差，刘邦估计到达骊山的时候，这一批人都会逃跑完了。一天夜里，他叫民夫们都吃饱了饭，喝足了酒，对大家说："你们干脆都逃走吧！我也准备从此逃亡哩。"说罢，把民夫全给放了。有十几个壮丁看到刘邦如此仗义，不肯离开他，愿意跟他一块儿去逃亡。

他们一行人乘着黑夜往前逃走，进入一片沼泽地。走着，走着，前面探路的人突然跑了回来，吓得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得了，前面路……路当中有……有一条大蛇！"刘邦这时候已经醉醺醺的，他乘着酒性说："壮士走路，还怕什么蛇！"他拔出宝剑，壮着胆子，冲到大蛇跟前，一剑把蛇斩成了两段。壮丁们看到刘邦如此勇敢，更加佩服他了。

为了表示刘邦是"真命天子"，有人把他斩蛇的事情，加枝添叶地编成一段迷信故事，说："刘邦斩蛇走了以后，有人经过斩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死蛇旁边放声痛哭。那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的儿子被人杀了，所以我哭。'又问：'你的儿子被谁杀了?'她说：'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他变化成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老婆婆就不见了。"什么

白帝赤帝，显然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刘邦了不起增加他的号召力，使得人们更加信服他，拥护他。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许多郡县的老百姓都杀死郡守县令，起兵响应。刘邦的老朋友、在沛县当文书的萧何和当监狱官的曹参〔参，人名念shēn〕，听说刘邦逃亡在外，打发刘邦的连襟樊哙把刘邦找了回来。几个人一商量，就杀了沛县县令，拥护刘邦做沛公，在沛县起兵反秦。

刘邦按照前面编造的“白帝赤帝”的故事，以赤帝的儿子自居。他派人做了许多赤色旗帜，绣上刘字，在沛县一带招兵买马，干了起来。没几天工夫，这支起义军就拥有二、三千人了。刘邦带着起义军在沛县一带活动了一阵子，觉得自己力量不足，需要找个靠山，就带着人马到薛城投奔了项梁，开始和项羽并肩作战。

项梁在定陶被章邯打败牺牲以后，楚怀王命令项羽北上救赵，派刘邦带兵西进，攻打咸阳。楚怀王还和诸将约定，谁先打进咸阳、平定关中的，就封他在关中做王。

刘邦的军队打到高阳，有个叫郦食其〔lì　yì　jī〕的读书人来投奔他。刘邦平日不喜欢读书人，派人回绝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见儒生。”郦食其生气了，他对管事的人说：“你给我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事的人赶快进去报告，于是刘邦就把郦食其请进去了。当时刘邦正在洗脚，没有站起来迎接。郦食其向刘邦作了一个揖，劈头就问：“你究竟要不要推翻秦朝，夺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听了，赶快趿〔tā〕上鞋，站起来给郦食其赔礼让座。郦食其看到刘邦挺能接受意见，就贡献了一条重要的计策，建议刘邦去进攻陈留。刘邦采纳了这个意见，带兵打下了陈留，结果得到许多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

接着，刘邦的军队向西南进军，打到了南阳郡，把那里的重要城

市宛城包围了三层，逼得南阳郡的郡守想要自杀。后来刘邦采纳别人的意见，引诱南阳郡守投降，并且封他做了殷侯。这种手段很有效。从此，刘邦的军队所到之处，秦军纷纷投降。刘邦的军队顺利地向咸阳推进。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进到了武关。赵高杀了秦二世，派人来接洽投降的事，条件是要让赵高做关中王。刘邦没有答应，而赵高不久也被秦王子婴杀死。十月，刘邦打到咸阳附近的霸上。秦王子婴看到大势已去，就乘了素车白马，带着代表国家政权的玉玺，还在自己的脖子上套根绳子表示有罪，亲自到霸上向刘邦投降。刘邦派人把子婴看管起来，自己带着兵马进了咸阳。

咸阳的阿房宫真是个迷人的地方，刘邦一进到里面，就被金碧辉煌的宫殿，价值连城的珠宝迷住了。他真想住在里面不出来了。樊哙、张良再三劝说，叫他不要贪图眼前的享受，应当以打天下的大事为重，六国的旧贵族都在向咸阳打来，可得认真对付，千万大意不得。刘邦一听很对，马上派人封了贮藏金银财宝的库房，带兵回到霸上。他派人去把守函谷关，阻挡六国旧贵族进入关中。

过了几天，刘邦召集各县有威望的父老豪杰到霸上，告诉大家说：“你们已经吃足了秦朝的苦头，什么诽谤一下朝政就要满门抄斩啦，偷输议论一下时势就要杀头啦，这种法律实在太残暴了。现在我只和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杀人的要偿命；第二，打伤人的要判罪；第三，偷盗的要判罪。除了这三条，其余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我是替父老们除害来的，决不坑害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害怕，也希望大家回去把我的话转告给百姓们!”

老百姓听说沛公刘邦如此宽大仁慈，也都很高兴。他们争先恐后地拿着牛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士兵。刘邦再三辞谢说：“仓库里有的是粮食，乡亲们千万别破费了。”老百姓看到刘邦这样爱护他们，自然更高兴。他们都希望刘邦能够永远在关中做王，代替秦朝的统治。

鸿门宴项羽在巨鹿大战中打败章邯，接受章邯投降以后，听说刘邦已经进了咸阳，这可把他气炸了。他觉得自己功劳比刘邦大，本领比刘邦强，本应该先进咸阳，当关中王。他赶快率领大队人马直奔函谷关而来，很快就打到了新丰鸿门地方，离开刘邦所在的霸上只有四十里路了。

当时项羽的军队拥有四十万人，刘邦只有十万人，项羽想要消灭刘邦是很容易的事。项羽的军师、被项羽尊称为“亚父”的范增建议说：“刘邦在东边家乡的时候，又贪财，又欢喜美女，如今进关以后，财物和美女都不要了，我看他的野心不小，恐怕想要跟大王争夺天下，您不如趁早下手，除了他算了。”项羽正在考虑，还没有做出决定，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偷偷派人来给项羽送信说：“刘邦想要在关中做王，他准备拜秦王子婴做相国，把秦朝皇宫里的一切珍宝都占为己有。”项羽听了这个消息。火冒三丈，他决定第二天一早派兵去攻打霸上，消灭刘邦。

项羽的决定，惊动了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项伯和刘邦手下的张良是好朋友，他生怕明天打起仗来会伤害张良，就连夜赶到刘邦军营里去通知张良，叫张良赶快逃走。张良说：“我是特地送沛公进关来的，现在他有危险，我只顾自己逃走，太不讲义气了，我得去向他告别一下。”

张良把项伯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刘邦。刘邦一听着了慌，连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张良问刘邦说：“大王估计一下，咱们的军队能挡得住项王的进攻吗?”刘邦沉默了一下，愁眉苦脸地说：“我看挡不住啊！这怎么好呢?”张良说：“那您可以请项伯帮帮忙，叫他在项王面前给求求情。”刘邦叫张良赶快把项伯请进来，摆上酒席，热情招待。刘邦低声下气地对项伯说：“我自从进关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敢动一下，只是登记了官民的户籍，查封了秦朝的仓库，日日夜夜盼望项王到来。我派些军队把守关口，也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决没有抗御项王的意思。请您务必在项王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请项王不要听信谣

言。”为了结交项伯，刘邦还当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项伯的儿子，两人结成儿女亲家。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请托，并嘱咐刘邦第二天清早到项羽大营里去谢罪，然后他连夜赶回了鸿门。

古兵铜器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一百来个人赶到鸿门，当面向项羽谢罪。刘邦装作十分诚恳地对项羽说：“当初我和将军一起攻打秦朝，您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能够先打进美中，攻破咸阳，今天又在这里和将军见面。听说有些小人在将军面前造谣中伤，挑拨将军和我的关系，希望将军不要听信这些谣言。”

项羽是个直性人，他看刘邦这样谦虚，心头的怒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立刻改变语气，毫不在意地说：“这都是你那里的曹无伤派人来说的，要不，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项羽叫人摆上酒席，宴请刘邦，表示和好。宴会上，项羽和项伯坐在主位，亚父范增在旁边作陪，刘邦坐在客位，张良在旁边作陪。项羽举杯劝刘邦喝酒，态度越来越和气。

亚父范增一再地给项羽丢眼色，并且三次举起身上佩带的玉玦〔jué〕作暗示，请项羽赶快下决心杀掉刘邦。项羽默不作声，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范增急了，借个机会出去，把项羽的堂兄弟项庄找来，吩咐他说：“项王的心不够狠，始终下不了杀刘邦的决心。你进去拿敬酒作为理由，舞剑助兴，趁机杀了刘邦。否则，你们这些人都会落在刘邦手里。”项庄真的进去给刘邦敬酒，敬完酒以后说：“今天项王请沛公喝酒，我给大家舞一会儿剑，热闹热闹吧!”说完就舞起剑来。他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越舞越近，直逼刘邦，吓得刘邦身上直冒冷汗。

项伯看到项庄不怀好意，生怕他的亲家刘邦吃亏，他也拔出宝剑说：“一个人舞剑没有意思，两个人对舞才热闹。”说完，占了刘邦面前的那块地盘，也舞起剑来。项庄的剑逼向刘邦的时候，项伯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使项庄下不了手。

张良看到形势非常危急，找个机会溜出去，对樊哙说：“宴会上形势不妙，项庄拔剑起舞，看样子想对沛公下毒手。”樊哙听了跳起来说：“那还了得，我去!”说完，他带着宝剑和盾牌，撞倒了几个拦阻他的卫兵，气呼呼的冲了进去。

项羽看到冷不丁的冲进来一个人，赶快一手按剑，十分紧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张良赶快上前一步，替樊哙回答说：“他是沛公的车夫樊哙，大概在外面等久了，肚子饿了。”项羽用眼光打量了一下樊哙，见他长得虎头虎脑的，便用赞叹的口气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斗酒，一只肘子。”底下的人就给了樊哙一斗酒，一只生肘子。樊哙站着一口气喝完了酒，然后把盾牌往地上一放，把肘子放在盾牌上，蹲下身子，用宝剑割着生肘子吃。项羽觉得这人挺可爱，问他说：“你还能喝酒吗?”樊哙粗声粗气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喝酒!想当年秦王凶暴得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杀不完，处罚人唯恐不够重，所以逼得天下的人都起来造反。楚怀王跟诸将约定：谁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谁就做王。如今沛公先打进了咸阳，他可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只是封了宫室库房，驻兵霸上，等待大王到来。像他这样劳苦功高的人，大王不但没有给他什么封赏，反倒听信小人的挑拨，想要杀他。这不是学秦王的样子吗?我认为大王真不应当这样做。”

项羽对樊哙的这一顿责备，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只是说：“请坐，请坐。”樊哙一屁股坐在张良旁边，一只手紧紧地按着宝剑。项伯看到形势已经缓和，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项庄看到没法再下手，只好收起宝剑，站在项羽身边。

刘邦这才镇定了下来，他假装要上厕所，赶紧出去了。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去。刘邦想要溜回霸上，又怕没有告辞，失了礼数。樊哙说：“干大事业的人，不必拘泥于这种小节，如今他们的刀尖对着咱们，还跟他们讲什么礼数。”说着，推过车子来，催刘邦马上走。刘邦只得把张良留了下来，叫他去向项羽表示谢意。张良问：“大王带来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白璧一双，是献给项王的；玉杯两

只，是送给亚父的。刚才项王发脾气，我没有敢献上去，你就代我送去吧!”刘邦又怕项羽派兵来追，决定把车子留在鸿门，他自己骑上一匹马，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四个人，拿着宝剑和盾牌，跟随他步行抄小路从骊山脚下赶回霸上。因为这条小路只有二十里，比走大路要近一半。刘邦还再三叮嘱张良，估计等他们回到霸上的时候，才进去向项羽告辞。

刘邦等人一溜小跑回到霸上，进入军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曹无伤抓来杀了。

张良在外边等了好一阵子，估计刘邦他们已经到达霸上军营，就进去对项羽说：“沛公的酒量小，已经喝醉了，不能亲自来向大王辞行。他临行交给我白壁一双，嘱咐我敬献给大王；玉杯两只，是送给亚父的。”项羽问：“沛公现在何处?”张良说：“沛公听说大王有意要找他的差错，不敢在此久留，已经早走一步，估计现在已经回到霸上军营了。”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走了，就收下白璧，放在案上。范增气鼓鼓地接过玉杯，扔在地上，用宝剑把它劈了，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唉!项王太幼稚，真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将来与项王争夺天下的，必定是刘邦这家伙，我们都等着做俘虏吧！”

韩信拜大将鸿门宴之后不久，项羽也率领军队进入咸阳，他和刘邦的做法截然不同。不但杀了秦王子婴和秦国的贵族、官吏，还放火烧了阿房宫，掳掠了许多金银财宝和妇女，然后离开咸阳东归。项羽的所作所为，使秦人大失所望。人们拿项羽和刘邦相比，觉得项羽野蛮残暴，刘邦宽厚仁慈。他们宁愿让刘邦来做新王朝的统治者。

秦朝已经灭亡，刘邦的势力暂时还比不上项羽，项羽成了唯一能够号令天下的人。项羽想自立为王，就不得不先封别人做王。他封刘邦为汉王，封秦朝的降将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还有一些起义的将领和六国旧贵族也都给封了王，总共封了十八个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凌驾于十八个王之上，建都于彭城。当时

人民渴望统一，项羽的分封，违反了人民的愿望，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也是他后来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

刘邦被封为汉王，只统辖着汉中、巴蜀等四十一个县，地方比较偏僻，不好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刘邦想要跟项羽较量一番，可是力量相差太远。萧何又再三劝阻，叫刘邦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

古代铜器在鸿门宴上帮了大忙的张良，这时候要回到韩国老家去。他劝刘邦要有耐心，不要性急，要设法蒙骗住项羽，偷偷地准备力量，以便出奇制胜，一举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教给刘邦蒙骗项羽的办法是：公开地烧掉从关中通向汉中的栈道，向项羽表示自己安于汉中这个偏僻的地区，决不再向东去跟项羽争夺地盘，实际上则在汉中和巴蜀招兵买马，积极准备东进。

刘邦手下的士兵并不理解这一番计谋，他们看到栈道被烧毁，以为归路断绝了，都感到十分恐慌。有的整天唱着家乡的民歌，表示怀念家乡的心情；有的干脆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连担任治粟都尉的韩信，也开了小差，偷偷逃走了。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年轻时候家里很穷，经常连饭都吃不上，只好东求西告地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有一次，他挎着宝剑在街上走，一个恶少拦住他说：“你敢用剑杀了我吗?不敢，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不跟他计较，就从他胯下钻过去了。恶少和周围人哈哈大笑，说他是胆小鬼。项梁起兵反秦，韩信带着仅有的一把宝剑去投奔，在项梁手下当了一名小兵。项梁战死以后，韩信又跟着项羽做了郎中的小官。他曾几次给项羽贡献计策，项羽都没有采用。韩信一气之下，离开项羽，投奔到了刘邦门下。刘邦也没有发现韩信是个人才，只是叫他做了个治粟都尉的官，负责经办粮草一类的事情。

最早跟着刘邦起兵的萧何，却是个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他曾经找韩信谈过几次话，发现韩信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正准备找机会向刘邦

推荐。可是还没有等萧何推荐，韩信却以为刘邦不肯重用他，就在一个晚上，背着宝剑，偷偷地逃走了。

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了，很是惋惜。他来不及向刘邦说一声，立刻骑上一匹快马，乘着月色，亲自去追赶韩信。

韩信匆匆忙忙地出走，道路不熟，又找不到人问路，正在山谷中徘徊。他借着月色，看见远远的一个人骑着快马追来，吓了一跳，赶快没命似地向前飞跑。萧何看清楚前面使劲奔跑的那个人，正是自己要追赶的韩信，就大声呼喊：“韩壮士!请停一停!韩壮士!请停一停!”韩信听出来是萧何的声音，他知道萧何很赏识自己的才能，就停了下来。萧何赶快下了马，拉着韩信的手，急急地说：“韩壮士，你不能走!汉王是重视人才的，只要我向汉王一说，他准会重用你。请你不要性急，稍等几天!”

韩信看萧何真心想推荐他，就放弃了逃走的打算，跟着萧何回来了。

当萧何追韩信的时候，有些人一传两传的传错了，说萧何也开了小差。这一下可急坏了刘邦，他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急得饭也吃不下了。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责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萧何回答说：“我追逃走的人去了。”刘邦问：“你去追谁?”萧何说：“我追韩信。”刘邦满不在乎地说：“将士逃亡的很多，别人你都不追，为什么单单去追韩信?他不就是钻裤裆的那小子吗?”萧何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大王不可小瞧他。别的将士容易得到，像韩信这样的人却找不到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做王，韩信的确用处不大，如果想要争夺天下，像韩信这样的人才万万不能缺少。”刘邦叹一口气说：“唉!我当然要争夺天下!我怎么能在这穷乡僻壤呆一辈子呢?”萧何说：“大王既然想打天下，那就应当重用韩信。您能用他，他就会留在这里；您不用他，他早晚会走的。”刘邦说：“照你这样说，我就用他做将军。”萧何说：“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做个将军太屈才

了。”刘邦说：“那我拜他为大将好不好?”萧何说：“那太好了。”

于是，刘邦打发人去把韩信叫来，说要拜他为大将。萧何听了赶紧制止说：“大王平日对人不讲礼数，今天拜大将可不能像平日那样，随随便便把人叫来。您如果真心实意要拜韩信为大将，就应当选定一个好日子，吃三天素食，然后筑坛拜将。这样才显出您爱护人才的诚意。”刘邦认为萧何说得有理，就真的照着实行，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被拜为大将之后，觉得自己施展才能的时候到了。他给刘邦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韩信认为能够与刘邦争夺天下的只有项羽一人。项羽虽然勇猛，但是不会用人，对别人表面上很仁慈，其实很吝啬，更严重的是他失掉了民心，老百姓都很怨恨他。要打败项羽并不难，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行。韩信建议刘邦要放手任用勇敢善战的人，得到胜利以后，要把城邑土地封赏给有功之人。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争取民心，把老百姓拉到自己这边来。韩信给刘邦贡献具体的策略说：“被项羽分封在关中地区的三个秦朝降将，即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原先帮助秦始皇镇压老百姓，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人，可以先拿这三个人开刀，然后再往东去跟项羽争锋，夺取天下。”

韩信对形势的分析很是中肯。刘邦听后高兴极了，他觉得对韩信真是相见恨晚，决定立即照着韩信的话，东进去跟项羽争夺天下。

四面楚歌汉王刘邦听从韩信的计谋，从巴蜀出发，打败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并吞了他们的封地，独霸关中，并趁着项羽去平定齐国旧贵族叛乱的机会，向东进军，于公元前205年夏天，占领了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

项羽听到这一消息，连忙亲率三万精兵，回救彭城。经过几次战斗，项羽打败刘邦，收复了彭城。刘邦的几十万大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也不少，连刘邦的父亲太公、夫人吕氏也都做了俘虏。刘

邦自己仅仅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到荥阳、成皋（今河南省巩县东）一带地方，才站住脚跟，重新集结队伍。

不久，霸王项羽来进攻荥阳。刘邦刚刚吃了大败仗，队伍又缺乏粮草，派人向项羽求和。项羽知道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想要同意讲和。亚父范增出来反对，他对项羽说："彻底消灭刘邦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意讲和，放过他，将来一定会后悔。"项羽认为范增说得对，就派兵围攻荥阳。

刘邦见求和不成，就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项羽派使者到刘邦军营中去办交涉，陈平先叫人大摆酒席，准备宴请使者。等到使者快要坐席的时候，陈平突然出场，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说："哎呀!差点弄错了，我还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却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着，叫人把酒席撤了下去，端来一些粗糙的食物给使者吃。使者回去向项羽一报告，项羽对范增产生了怀疑，以为他私通汉王，就剥夺了他一部分权力。

范增见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生气极了。他对项羽说："如今天下大事已定，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已经老了，请您放我回家养老去吧!"项羽一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听范增说要走，觉得耳朵边少一个人啰嗦也好，就同意了，派了几个士兵护送范增回家。范增本想一心辅佐项羽夺取天下，现在却落得个告老回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番心意全都白费了，很是伤心，在路上得了病，背上长了个毒疮，没过几天就死了。

范增一死，霸王少了个出主意的人，虽然凭实力他还能打败汉王，可是要论斗智，他却不是汉王的对手。

汉王刘邦见霸王围住荥阳不退，就采用纪信的计谋，叫纪信在晚上坐着汉王的车子，带着两千名披甲的妇女，打开荥阳东门出走，吸引楚军；汉王自己带着几十名骑兵从西门突围，逃往成皋去了。

公元前203年，霸王进攻成皋。汉王从成皋北门逃走。霸王占领成皋。这时候，汉王派去进攻魏、燕、赵等地的韩信却打得很顺利，占领了大片土地。汉王还要彭越的军队在霸王的后方骚扰，截断霸王军队的粮草供应。霸王被迫回兵去打彭越。汉王刘邦乘机反攻，收复了成皋，进军到广武。

霸王刚从彭越手中收复一些地方，听说成皋被汉王夺去，急忙又回头来对付汉王。他也进军到达广武，跟汉军隔着一条溪涧扎下营寨。霸王向汉王挑战，要跟汉王单独厮杀。汉王不敢正面应战，却在阵前数落霸王，把霸王骂了一顿。霸王大怒。埋伏的弓箭手向汉王放箭，一箭射中了汉王的胸口。汉王怕军心动摇，偷偷地拔出箭，弯腰摸摸脚趾说："好小子，这一箭射中了我的脚趾!"他下令汉军守住阵地，自己退到成皋养伤去了。

这时候，韩信和灌婴又在齐地大败楚军，彭越也在梁地袭击楚军，截断楚军的粮道。霸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汉王派人来讲和，条件是：霸王把汉王的父亲太公、夫人吕氏放回；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霸王同意了这种"楚河汉界"的划分，放了刘太公和吕氏，收兵东归。

汉王见霸王退兵，也想往西回到关中去养伤。张良、陈平建议说："如今咱们已经占有大半个天下，诸侯都已经归附咱们。楚霸王兵疲粮尽，不乘此机会把他消灭，等于放虎归山，留下后患。"汉王采纳这一建议，撕毁和约，派兵追赶楚霸王，并且派人去通知韩信、英布、彭越，叫他们配合作战，答应在胜利之后，把临淄、淮南、大梁这几大块地方分封给他们。

公元前202年年末。汉王刘邦和韩信、英布、彭越等会师追击项羽。韩信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垓gāi）设下十面埋伏，把楚霸王项羽引诱进来，予以重重包围。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张良派人把会唱楚国民歌的人找来，叫他们到各营去教汉兵学唱楚歌。

到了晚上，霸王刚刚睡下，忽然听到四面汉军营里全都唱起了楚歌。他猛地坐了起来，惊骇地说：“难道刘邦已经把西楚全都打下来了?为什么汉营中有这么多楚人呢?”霸王闷闷不乐，再也睡不安稳了，只好起来喝酒解闷。夫人虞姬跟随霸王南征北战多年，见霸王不高兴，就过来劝解。霸王的那匹乌骓马，也在营帐外“萧一萧一”的嘶叫，像在劝霸王赶快冲杀出去。霸王叫人把马牵走，那马却怎么也不肯挪动一步，还是对着霸王的营帐不断嘶鸣。霸王心里难受极了，他情不自禁地唱起随口编成的歌曲来：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词的意思是：我自己空有一身力气和响亮的名望，可是时运不济，乌骓马也在为我抱不平，虞姬啊虞姬，我们可怎么办!虞姬听霸王唱得伤心，劝霸王千万不要把她放在心上，赶快突围出去要紧。霸王拉住虞姬的手，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左右的几个人也都低着头哭泣，虞姬为了让霸王安心突围，趁霸王一转身的时候，抽出宝剑自杀了。霸王见虞姬已经死去，就带着剩下来的八百个江东子弟兵，趁着黑夜，骑马突围。

天一亮，汉军发现霸王已经突围，赶快派兵追赶。霸王渡过淮河，手下的八百人只剩下一百多人了。霸王想回到彭城，整顿兵马。卷土重来，可是走着走着迷了路，被汉兵追上了。他手下的人，又被冲散了一多半，只剩下二十八个人了。

霸王看看追上来的几千汉兵，再看看自己的二十八个子弟兵，觉得这一次是跑不了啦。他对二十八个子弟兵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了，经历过的大战有七十多次，从来没有失败过，终于霸有天下，如今到了这个地步，那是天数，并不是我不会打仗。今天我活不成了，但是我还要打三阵，胜三阵，冲破汉兵的包围，杀死他们的将军，砍

倒他们的军旗，使大家知道是老天爷要我死，并不是我不会打仗。”说罢，他把二十八个人编成四队，分四个方向冲杀出去，约好冲过山的东面分三个地方会合。霸王大喝一声，冲在前面。他很快斩了一员汉将，接着又斩了汉军一个都尉，杀死杀伤汉军数百人，突出了重围，点点人数，二十八人又牺牲了二人。

霸王项羽带着二十六个人来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乌江浦）边上，正赶上乌江亭长划着一只小船在那里等待。亭长对霸王说：“江东地方虽小，可方圆也有一千多里地，几十万人口，您还可以在那里称王。现在这里只有我这一条船，请您快上船渡过江去吧!汉军来了，找不到第二条船，就无法渡江追赶了。”霸王苦笑着对亭长说：“老天爷要我死，我还渡什么江!当年我带着江东子弟兵八千人，渡江往西去打天下，到如今没有一个活着跟我回去，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拥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他指着自己的乌骓马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我骑这匹马打天下已经五年多了。打起仗来，它只知道向前冲，决不往后退，它曾经驮着我一天跑一千里地。我不忍心杀死它，就把它送给你吧!”说完，霸王下了马，叫其他二十六人也下马，一起跟汉军短兵相接。

双方又厮杀了一阵，霸王手下的二十六个人全都阵亡了。霸王一个人杀死了汉军几百人，他自己也受了十几处伤。霸王一回头，看到汉军中的司马将军吕马童很面熟，就喊道：“这不是我的老乡吕马童吗?”吕马童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就指着霸王对汉军的另一个将军王翳说：“这位就是霸王。”霸王对吕马童说：“我听说汉王出了千斤黄金和封万户侯的赏格，购买我的头，现在我把这个好处送给你吧!”说完，拔出宝剑自杀了。死的时候他才三十一岁。

楚霸王项羽一死，刘邦得了天下，就正式称帝，建立了汉朝，历史上称他为汉高祖。解读大秦王朝

第二十二章秦始皇君临天下

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整顿后宫，掌握大权嬴政十三岁的时候，就即位为秦王。因为他年幼，便由太后赵姬听政。国事都委任吕不韦，称为“仲父”。赵姬此时不到三十岁，耐不住深宫寂寞，便和吕不韦私通。宫娥彩女大都是太后的心腹，自然守口如瓶。嬴政还是少年，不知其中隐秘，所以两个人暗地往来，异常亲密。

渐渐地嬴政长大了，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私下找到嫪毐，任为舍人，并把他献给赵姬。吕不韦拔去嫪毐的须眉，冒充太监，入宫服侍赵姬。

从此赵姬与嫪毐在后宫朝夕贪欢，不久赵姬就怀孕了。嫪毐与赵姬密商，买通仆人，诈言居住在宫中会不利于母后，应该迁居避祸。嬴政不知有诈，就请母后迁往雍宫。从此母子不在一处，赵姬更加无所顾忌，连生两个男婴。嬴政都不知晓，反而在母亲的要求下，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他数千奴婢，食邑山阳。

古代兵器嫪毐威权日盛，私下与赵姬密谋，打算将他们的私生子，立为嗣王。但嫪毐毕竟是市井小人，难免会忘乎所以。有一天，他与大臣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便起了口角，嫪毐叱骂说：“我是秦王的假父，你敢与我斗口?你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吗?”大臣不甘心受辱，便将这些话告诉了秦王。

嬴政长得蜂鼻长目，鹘膺豺声，本性刻薄少恩，听到有人说是自

己的假父（即为继父），不禁愤怒异常，马上找人秘密调查这种事情。后来得到密报，说嫪毐本不是阉人，的确和太后有奸情，而且还有私生子。嬴政知道这些宫廷丑事之后愤怒不已，决定要惩治嫪毐。

嫪毐得知消息，不甘坐以待毙，便伪造诏书调发卫兵士卒对付秦王。两下交锋，嫪毐大败。嬴政下令将嫪毐五马分尸，又诛杀嫪毐的三族。派人搜查雍宫，杀死赵姬私生的二子。赵姬被驱往媪阳宫拘禁起来。吕不韦因送假太监进宫伴太后，犯下欺君之罪，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有功，功罪相抵，免去相国职街，勒令他去河南乡下闲置。

吕不韦在河南住了一年多，山东各诸侯国，均遣使问讯，使者络绎不绝。这件事被秦王知道，嬴政为防他谋变，写信给吕不韦："君与秦究有何功，得封国河南，食十万户?君与秦究属何亲，得号仲父?今可率领家属速徙蜀中，毋得逗留!"吕不韦看完书信，长叹数声，几乎泪下，想了又想，将来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就此自尽，免得受苦，便取了鸩酒，勉强吞下，顷刻间，毒发毕命。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嬴政大权在握，从此一心完成统一大业。之后，他陆续灭掉六国，统一华夏，那一年，正是公元前221年，嬴政38岁。

"皇帝"的起源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在秦国的神话里，有天皇、地皇，"皇"代表着光大辉煌，是天下了不起的神圣；而嬴政也很喜欢"帝"这个称号，因为天神的最高称号就是"帝"，嬴政就决定采用"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

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

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

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他决定废除分封制，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面再分县。郡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120斤（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了。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6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很不统一。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叫做“书同文”。

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全不一样。从那时候起，又规定了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也没有困难了。

长城下的战争与血泪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被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派大将蒙恬带领30万大军去抵抗，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设置了44个县。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又征用民夫，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新造了不少城墙。这样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连成一条万里长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文明的象征。

后来，秦始皇又派出大军50万人，平定南方，添设了3个郡；第二年，蒙恬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总共有40个郡。

相传秦始皇修建长城时，有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孟姜女与范喜良。在他们新婚之际，范喜良被强征去修万里长城。丈夫被征走后长期没有音信，孟姜女思念丈夫心切，便万里跋涉，到长城工地为丈夫送寒衣。不料丈夫范喜良早已被繁重的劳役折磨而死。孟姜女悲痛欲绝，在长城边痛哭，一下子把长城哭倒了，就在倒塌的长城废墟下，孟姜女发现了丈夫的尸骸，万分悲痛的孟姜女也投海自杀了。至今，山海关下有孟姜女庙，庙中有楹联这样说：“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因为开辟了国土，在咸阳宫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许多大臣都赞颂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博士淳于越却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

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秦始皇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斯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

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焚书"的命令。

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种用求神仙、炼仙丹骗钱的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

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并且把那些犯禁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都埋了。

求仙入海当上了皇帝，就梦想着长生不老，结果却成了笑谈。

王者的共同爱好战国时代，燕人宋无忌、正伯侨和羡门高之流，装神弄鬼，自称能把灵魂从躯体里解脱出来，接近鬼神，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燕、齐沿海地区勃兴了一批传播神仙术的方士。他们喋喋不休地宣称，渤海中有三神仙，即蓬莱、方丈和瀛洲。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白银筑成的，住着长生的神仙、出产不死的奇药。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对一些国君却很有诱惑力，当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曾多次派人到大海中寻找，可是回来的人总是说，三神山遥望如云，船到跟前就沉入海底，可望而不可及。

徐福出海，定居日本秦始皇统一天下后，5次巡游，对东部沿海地区很感兴趣，这一方面是期望抚定原东方六国并对海外疆域有所开拓，但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也是其重要原因。抱着这样两个目的，他对那些能沟通人与神之间消息的方术之士十分信任。

徐福是齐人，也是一位方术之士，曾两次被派入海。就在秦始皇第一次巡游至海边时，他就不失时机地向秦始皇上书，向这位好大喜功的始皇帝描绘了一番三神仙的仙境。秦始皇一听自然动心，当即同

意徐福的请求，让他带着童男童女几千人，入海去寻求仙人。

徐福一去就是好几年，自然是一无所获，花费又很大，他怕秦始皇问他的罪，就谎称蓬莱的仙药要得到并不难，可是在海上常常为大鲛鱼所苦，请求能派一些善使弓弩的人与他们一块儿去。经徐福这么一说，秦始皇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与海神作战，海神是一个人的模样。询问占梦博士，博士说，水神是看不见的，它们幻化作人形。现在陛下祷祀周全，还碰上这种恶神，应当将他除去，这样就可以将善神请来。始皇一听还真相信了，立即派入海者带着捕大鱼的网具，自己还亲自带着连弩，等候射杀大鱼，船行使到之罘的时候，还真的让秦始皇射杀了一条大鱼。

徐福第二次出海，带着男女3000人以及五谷的种子，航行到一片平原广泽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有人认为，他是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定居。

国家政策因方士之言而定此后，秦始皇又接连派燕人卢生去求过羡门高之类的所谓仙人，又派韩众、侯公和石生向仙人求不死之药。这位卢生虽不闻其名，却是秦朝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也是一位是非之人，秦始皇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和坑儒的惨剧都与他有关。

卢生入海求仙，很快空手而归，他害怕皇帝对他惩罚，就对秦始皇说一些神鬼之事，弄得嬴政半信半疑。卢生还献上了一本图，上面有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

嬴政对此深信不疑，他认定这是预言将来匈奴要灭亡秦朝，就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前去攻打匈奴。

此后，卢生继续为秦始皇求仙问药。又过了三年，卢生还是找不到，他就对嬴政说：“之所以找不到，一定是有人在背地里捣乱，您从此要隐蔽行踪，才能迎来真人。您居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知道了，

那么神仙就不会来了。”

古代铜器嬴政对此仍是深信不疑，从此，他的行踪只有几个亲信的宦官知道。有一次，嬴政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从山下经过，随从的车马很多，就很不高兴地说了几句。没想到，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发现李斯的随从少了很多。嬴政马上意识到身边有人暗中和李斯互通消息，泄漏自己的行踪。查了半天没查出结果，于是把那天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以后，他的行踪就更加诡秘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可是仍然没有找到能够献给秦始皇的仙药。卢生担心自己会被皇帝杀掉，就暗地里散布皇帝的坏话，说他十分残暴，朝廷里没有人敢说真话。

在说了很多秦始皇的坏话之后，卢生、侯生就逃之夭夭了。秦始皇盛怒之下，就有了焚书坑儒的举动。博浪沙的暗杀暗杀行动的失败，却使他得遇奇人，成为一代名相。

耀武扬威秦始皇知道，他灭了六国，六国留下来的旧贵族随时都可能起来反对他。他下令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人家一律搬到咸阳来住，这样好管住他们。他又把天下的兵器统统收集起来，除了给政府军队使用以外，都熔化了铸成十二个二十四万斤重的巨大铜人和一批大钟（一种乐器）。他以为兵器收完了，有人想造反也造不成了。

他还常常到各地去巡视，一来祭祀名山大川，要大臣们把颂扬他的话刻在山石上，好让后代的人都知道他的功绩；二来显示自己的威武，也叫六国贵族有所畏惧。

来自国恨家仇的暗杀公元前218年的春天，秦始皇又带了大队人马出去巡视。有一天，到了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车队正在缓缓前进的时候，突然哗喇喇一声响，飞来个大铁锤，把秦始皇座车后面的副车砸得粉碎。

全部车队一下子都停了下来，武士们到处搜查，刺客已经逃走了。

秦始皇可真发火了，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在全国进行一次大搜查，一定要把那个行刺的人捉到。足足搜查了十天，没有查到，也只好算了。

这个行刺的人名叫张良。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变卖了家产离开了老家，到外面去结交英雄好汉，一心想替韩国报仇。

后来，他交上一个朋友，是个大力士。那个大力士使用的大铁锤，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两个人商量好，准备在秦始皇出外巡游的时候刺杀他。

他们探听到，秦始皇要经过博浪沙，就预先在那有树林隐蔽的地方埋伏起来。等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大力士就把铁锤砸过去。哪儿知道这一锤砸得不准，只砸了一辆副车。

给别人穿鞋的好处张良失败以后，隐姓埋名，一直逃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总算躲过了秦朝官吏的搜查。他在下邳住了下来，一面钻研兵法，一面等候报仇的机会。

有一次，张良一个人出去散步，走到一座大桥上，看见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粗布大褂，坐在桥头上。他一见张良过来，有意无意地把脚往后一缩，他的一只鞋子掉到桥下去了。

老头儿转过头来，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子捡上来。"

张良很生气，可是再一看，人家毕竟是个老头儿，就勉强忍住了气，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子，上来递给他。

谁知道那老头儿竟连接也不接，只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

张良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索性好人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把鞋子给他穿上。

那老头儿这才微徽一笑，站起来走了。

这一下真把张良愣住了，心想这老头儿可有点怪。他盯着老头儿的背影望着，看老头儿往哪儿去。

老头儿走不远，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不错呀，我很乐意教导你，过五天，天一亮，你到桥上再来见我吧。”

张良听他的口气，知道是个有来历的人，赶紧跪下答应。

第五天，张良一早起来，就赶到桥上去。谁知道一到那边，老头儿已经先到啦!他生气地对张良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就该早一点来，怎么反叫我等你呢?”

张良只好认错。那老头儿说：“去吧，再过五天，早一点儿来。”说完就走了。

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就跑到大桥那边。他还没走上桥，就见到那老头儿。

老头儿瞪了张良一眼说：“过五天再来吧。”

张良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到了第四天半夜，就赶到桥上，静静地等着天亮。

过了一会儿，只见那老头儿一步一步地迈过来了。他一见张良，露出慈祥的笑容说：“这才对了。”说罢，从袖里掏出一部书来交给张良，说：“回去好好地读，将来就大有作为了。”

张良再想问他，老头儿不再多讲，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等到天亮，张良趁着晨光，拿出书来一看，原来是部相传是周朝初年太公望编的《太公兵法》。

打那时候起，他就刻苦钻研兵法，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沙丘的阴谋因为一己之私，造成了宫廷的血案，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第一任皇帝的谢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随他一起去的，有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他的小儿子胡亥要求一起去。秦始皇平时挺喜欢他小儿子，就答应了。

秦始皇渡过钱塘江，到了会稽郡，再向北到了琅琊（今山东胶南县）。从冬季出发，一直到夏天才回来。回来的路上，他感到身子不舒服，在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都不见效。

到了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的时候，秦始皇病势越来越重。他知道病好不了，吩咐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赶快回咸阳去。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

信写好了，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秦始皇已经咽了气。

密不发丧丞相李斯跟赵高商量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二天能赶到。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了开去，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什么人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胡亥、李斯、赵高和五六个内侍外，别的大臣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车队照常向咸阳进发，每到一个

地方，文武百官都照常在车外奏事。

李斯叫赵高赶快派人把信送出去，叫公子扶苏赶回咸阳。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蒙恬一家有冤仇。他偷偷地跟胡亥商量，准备假传秦始皇的遗嘱，杀害扶苏，让胡亥继承皇位。胡亥当然求之不得，完全同意。

赵高知道要干这样的事，非跟李斯商量不可，就去找李斯说："现在皇上的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里，要决定哪个接替皇位，全凭我们两人一句话。您看怎么办?"

李斯吃了一惊，说："您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来?这可不是我们做臣子该议论的事啊!"

赵高说："您别急。我先问您，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跟扶苏的关系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愣了一会，才说："我比不上他。"

赵高说："要是扶苏做了皇帝，他一定拜蒙恬做丞相。到那时候，您只好回老家。这是明摆的事儿。公子胡亥心眼好，待人厚道。要是他做了皇帝，你我就一辈子受用不尽。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赵高这么一说，李斯也怕让扶苏继承皇位以后，自己保不住丞相位置，就和赵高、胡亥合谋，假造了一份诏书给扶苏，说他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又说将军蒙恬和扶苏同谋，都该自杀，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接到这封假诏书，哭泣着想自杀。蒙恬怀疑这封诏书是伪造的，要扶苏向秦始皇申诉。扶苏是个老实人，说："既然父皇要我死，哪里还能再申诉?"说完就自杀了。

变臭的尸体赵高和李斯急急忙忙催着人马赶路。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没有多少日子，尸体已经腐烂，车子里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赵高派人去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放上一筐。车队的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他们到了咸阳，才宣布秦始皇死去的消息，举行丧葬，并且假传秦始皇的遗诏，由胡亥继承皇位。这就是秦二世。

血腥统治秦二世登基以来，没想到形成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浓到极点的血腥味道古代人物画像公元前209年，胡亥登上了帝位，称二世皇帝，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若想随心所欲地玩乐，还必须首先翦除异己，方可高枕无忧。宠臣赵高更是清楚这一点，倒也能直陈厉害。就此，赵高向秦二世献出了一套血腥味浓到极点的铁血政策，其内容是变换刑法，使法律更苛刻更严酷，让犯罪的人连坐受诛，乃至灭族；消灭大臣，疏远骨肉；使贫困的人富裕起来，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统统除掉始皇帝任命的大臣，换上自己的亲信。这条铁血政策得到了秦二世的认可，一场血腥屠杀随之展开。遭殃的大臣首先遭到杀害的是蒙氏兄弟。秦二世本想仍用蒙氏兄弟为将，可是赵高因早年犯罪受到蒙毅（蒙恬兄弟）制裁，怀恨在心，捏造说先帝早就想立胡亥为太子，只是因蒙毅谏阻才未立成，于是二世就打消了释放蒙恬的念头，并把蒙毅囚在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狱中。

铁血策略确定之后，二世遂决定先拿蒙氏兄弟开刀。他派御史曲宫到代郡监狱宣布蒙毅“罪状”，令蒙毅自杀。蒙毅据理力争，曲宫知道二世用意，不听蒙毅申辩，逼杀了蒙毅，二世又派使者到阳周逼蒙恬自杀，蒙恬希望进谏后再死，不允，最后仰天长叹，服药自杀。

蒙氏兄弟死后，秦二世让赵高主管办案。赵高罗织罪名，大批朝臣被杀，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认为“将相不辱”，相继自尽。每位大臣含屈而死，往往还要连及一串亲友，就是担任宫廷警卫的亲近侍臣三郎官也无辜受害。屠戮中，赵高乘机安插亲信，兄弟赵成任中车府令，女婿阎乐为咸阳县令，其他如御史、谒者、侍中等要职，多更换为赵氏人。秦二世毫无心机，以为赵高安置的亲信，就是自己的亲信。因此赵高如何安排，他根本不在意。

手足无情在这一场屠戮当中，最惨烈的要算秦二世的骨肉兄弟和同胞姐妹了。一次，在咸阳市上，二世的12个兄弟同时被砍头，腔血喷射，触目惊心。又一次，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的刑场上，二世的6个兄弟和10个姐妹同时被活活辗死，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公子将间三人，平时行为十分谨慎，一时编造不出罪名，就把他们囚在内宫，诸公子大都被杀以后，赵高派使者对他们说：“你们不像臣子，论处死刑，行刑官马上就来执行。”

崩溃的边缘李斯害怕丢官失禄，于是就阿谀奉承，写了一篇《行督责之术》的文章，作为良策上呈二世（督是督察，责是治罪，行督责之术就是用督察治罪的权术来对付臣民。）李斯把督责之术提到极端重要和万能的地步，要二世高度集中权力，独断专行，用深罚重刑控制臣民，实行极端残酷的血腥统治政策。二世见书大喜，不禁拍案称奇，于是严督重责，峻刑酷法。本来秦律就相当严苛，经二世变本加厉，更为凶恶，刑徒塞满道途，每天都杀人无数。

严刑峻法之外，秦二世为修富筑室，役使民夫，横征暴敛。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继续修建秦始皇来完成的阿房宫，此外还继续修筑直道、驰道、骊山墓和各项土木工程。又调征5万精兵屯卫咸阳，演习射猎。命各地郡县向咸阳转运粮草，转运者自带食物，不得食用咸阳300里内的谷物。赋敛日趋沉重，徭役越来越多，这样肆无忌惮的狂征滥调，民力枯竭，渐渐地就使国家到了无人可征的程度。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残酷的统治，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怨声载道当初，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建造长城，发兵30万，征集了民夫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员了军民30万。他又用70万囚犯，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到了二世即位，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囚犯和民佚，大规模修造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开得很大很深，把大量的铜熔化了灌下去铸地基，上面盖了石室、墓道和墓穴。二世又叫工匠在大坟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然后把秦始皇葬在那里。

安葬完了，为了防备将来可能有人盗墓，还叫工匠在墓穴里装了杀人的设备，最后竟残酷地把所有造墓的工匠全都埋在墓道里，不让一个人出来。

大坟没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那时候，全国人口不过2000万，前前后后被征发去筑长城、守岭南、修阿房宫、造大坟和别的劳役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百万人，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一个下人的鸿鹄之志公元前209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900名民佚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军官从这批壮丁当中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屯长，叫他们管理其他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阳城人，是个给人当长工的；一个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是个贫苦农民。

陈胜年轻时候，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种田，心里常常想，我年轻力壮，为什么这样成年累月地给别人做牛做马呢，总有一天，我也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有一次，他跟伙伴们在田边休息，对伙伴们说：“咱们将来富贵

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啊!”

大伙儿听了好笑，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哪儿来的富贵呢?”

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说：“唉，燕雀怎么会懂得鸿鹄的志向呢!”

为了躲避死亡的反抗陈胜和吴广本来不相识，后来当了民夫，碰在一块儿，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只怕误了日期，天天急着往北赶路。

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的时候，正赶上连天大雨，水淹了道，没法通行。他们只好扎了营，停留下来，准备天一放晴再上路。

秦朝的法令很严酷，被征发的民佚如果误了期，就要被杀头。大伙儿看看雨下个不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陈胜偷偷跟吴广商量：“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怎么也赶不上限期了，难道我们就白白地去送死吗?”

吴广说：“那怎么行，咱们开小差逃吧。”

陈胜说：“开小差被抓回来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一样是死，不如起来造反，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老百姓吃秦朝的苦也吃够了。听说二世是个小儿子，本来就轮不到他做皇帝，该登基的是扶苏，大家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大家都知道他是条好汉，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要是咱们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楚地的人一定会来响应我们。”

鱼腹藏书，野狐夜嚎吴广完全赞成陈胜的主张。为了让大伙儿相信他们，他们利用当时人们大多迷信鬼神，想出了一些计策。他们拿了一块白绸条，用朱砂在上面写上“陈胜王”三个大字，把它塞在一条人家网起来的鱼肚子里。兵士们买了鱼回去，剖开了鱼，发现了这块

绸子上面的字，十分惊奇。

到了午夜，吴广又偷偷地跑到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点起篝火，装作狐狸叫，兵士听了，更是又惊又害怕。

第二天，大伙儿看到陈胜，都在背后点点戳戳地议论着这些奇怪的事，加上陈胜平日待人和气，就更加尊敬陈胜了。

揭竿而起有一天，两个军官喝醉了酒。吴广故意跑去激怒军官，跟他们说，反正误了期，还是让大家散伙回去吧。那军官果然大怒，拿起军棍责打吴广，还拔出宝剑来威吓他，吴广夺过剑来顺手刺死了那个军官，陈胜也赶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

古代帝王图陈胜把兵士们召集起来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去送死，死也要死得有个名堂。王侯将相，难道是命里注定的吗!”

大伙儿一齐高喊说：“对呀，我们听您的!”

陈胜叫弟兄们搭个台，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字。大伙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翻秦朝。他们公推陈胜、吴广为首领。九百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占领了。临近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们纷纷拿着锄头、铁耙到营里来投军。人多了，没有刀枪和旗子，他们就砍了许多木棒做刀枪，削了竹子做旗竿。就这样，陈胜、吴广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农民起义军。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揭竿而起”。

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今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父老商量。大家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伐暴虐的秦国，这样大的功劳，应该称王。”

陈胜就被拥戴称了王，国号叫做“张楚”。没事人似的皇帝陈胜、吴广毅然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长时间，反抗秦朝统治的武装斗

争就遍布了关东各地。

昏庸的秦二世接到报告，宁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于是，大臣们都尽说些“好话”。有一次，他召见博士们讨论此事，有人主张“发兵镇压反叛”，二世却不承认有“反叛”，当然也不肯“发兵”。后补博士叔孙通见二世是一个喜欢听好话的昏君，就说：“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合为一家，拆掉了城防，销毁了兵器，明主在上，法令在下，臣民奉职，四方安定，哪里还有敢造反的!陈胜等人不过是一群狗盗鼠窃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地方正在逮捕归案，陛下无须多虑。”

二世听了这番话，称赞叔孙通答得好。接着，又让博士们重新一一回答，有的回答是“造反”，有的回答是“盗贼”。回答盗贼的没事儿，凡是回答造反的，一律以“不应该这样说”的罪名下吏查办。二世赏赐叔孙通一套衣服，20匹帛，并任命他为正式博士官。这样一来，官吏们就滑了，从不以真情实况汇报，总是说些“群盗结伙抢劫，郡县正在追捕，现大都落网，不值得担忧。”二世一听，立即喜形于色。从此不管形势多么严重，二世皇帝一直一无所知。

李斯之死当初李斯和赵高一起玩弄阴谋，如今却被赵高谋害。

赵高设计胡亥凡事只跟赵高商量，引起李斯的不满。赵高听说后，便对李斯说，关东地区的盗贼很多，可皇帝现在却急于征派更多的老百姓去服役，为他建造阿房宫，再就是弄些狗马之类的无用之物来享乐。他说自己想劝胡亥不要这样，但因为自己的地位很低贱，说了恐怕也没用。他问李斯身为丞相，明明有责任劝谏皇帝，却为什么无动于衷。李斯听了赵高的话，以为他是真心的，就称赞赵高讲得对。说自己一直想劝劝皇帝，只因皇帝总是不上朝，住在深宫里，自己想说，却没有人为自己传话，想见皇帝，也没有人为自己通报。赵高见李斯上钩了，就说如果李斯真的能去劝劝皇帝，一定找机会让皇帝见他。

李斯上当一天，胡亥在宫中饮酒作乐，宫女们在乐曲中翩翩起舞。赵高见胡亥玩兴正浓，就派人对李斯说：“皇帝正说起你，现在正是跟他说话的时候。”

李斯哪里知道这是计，马上到宫门口求见。胡亥此时根本就没有心思见他，只让李斯在宫门口干等着。李斯等不到皇帝的召见，急了，一连求见了三次，结果把胡亥给惹恼了。胡亥说：“我平时闲着的时候，丞相不来，现在倒来烦我，是看我年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赵高见机会来了，就在一旁挑拨，说：“看起来情况不妙。当初沙丘之谋，李斯也有一份功劳。现在陛下当了皇帝，可李斯本来就是丞相，没有更高的官给他做了。想来他大概是要陛下划一块地方给他，让他做个诸侯王吧!”见胡亥听得很仔细，赵高又火上浇油，说：“有些事皇帝不问我，我也不敢说什么。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的郡守。盗贼陈胜和丞相李斯都是楚地人，他们的家乡离得很近，所以那里的盗贼才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活动，经过三川郡时，李由也不派兵清剿。我听说他们有书信来往，只是不知道具体讲些什么，因此不敢向皇帝报告。朝廷的事都是由丞相掌管的，他的权力比皇帝还大呢!”

听了赵高的话，胡亥马上派人调查李由通盗的罪状。李斯怀疑是赵高在搞鬼，就上书胡亥，说赵高有谋反的意图，提醒胡亥防备。胡亥根本不相信，反而把这件事告诉了赵高。赵高就对胡亥说：“丞相现在只担心我一个人了。哪一天他如果把我杀掉了，就可以篡夺皇帝的权力了。”

从此，胡亥不再信任李斯了。

李斯之死李斯被关进了监狱，这才后悔当初在沙丘跟赵高一起玩弄阴谋，把胡亥扶上皇位。现在，眼看着秦朝江山在起义军的打击下随时都可能崩溃，自己尽心竭力辅助始皇帝开创的事业行将付诸东

流，自己又身陷囹圄，他感到无限的凄凉。

在赵高的严刑逼供下，李斯经不住残酷的折磨，终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谋反。不过，他还是怀有一线希望。想想自己为秦朝立下的功劳，又确实未曾谋反，他多么盼望二世皇帝会给自己一个申辩的机会。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好口才，也许能使胡亥回心转意。想到这些，李斯就在狱中上书二世皇帝，历数了自己的七条“罪状”，其实都是正话反说，为自己评功摆好。他满怀希望把信交给狱吏，信却落到了赵高手里。这样的结果，李斯本应该想得到的，可他就偏偏没有想到。他对赵高的阴险毒辣，还是没有充分认识。

父子刑场相见赵高扣压了李斯的上书，还派人对他说：“囚犯哪里还有上书的权利!”此后，赵高又先后十几次派自己的亲信去提审李斯，却冒充是胡亥派去复审案子的官员。可李斯总是信以为真，每次提审，都诉说自己是如何冤枉，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酷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承认谋反。后来，他再也不敢喊冤了。一天，当胡亥真的派人来复审他的案子时，李斯竟误以为又是赵高在捣鬼，一口承认自己阴谋造反。胡亥看了李斯的口供，庆幸地对赵高说：“要不是你，我差点就被李斯蒙骗了!”

随后，胡亥派往三川郡调查李由谋反的官员也回来了。这位官员人还未到三川郡，三川郡就被项梁攻陷了，李由也被项梁杀掉了。赵高把这件事瞒过了胡亥，又编造了李由谋反的假证据，拿去给胡亥看。胡亥看了，对此深信不疑。

这一年的七月，李斯被判处死刑。行刑的那一天，与李斯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相见，李斯说：“我想再跟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去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猎逐狡兔，可那样的日子还会有吗?”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然后一起被处以腰斩。李斯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也都被胡亥和赵高诛杀了。

第二十三章项梁、项羽起兵

项羽小时候就已经立下鸿鹄之志。

“彼可取而代之”

项羽出身于楚国的将门，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他的叔父为项梁，项梁在家乡杀了人，为躲避仇家复仇，带着项羽躲到吴中（今江苏苏州）。

在吴中，项梁很得人心。当地有大工程，或婚丧大礼，经常请项梁主持。项梁则按兵法来调遣众人，暗中观察各人的表现。

项羽从小跟着项梁，但很让项梁失望。教他识字，可没识多少，就不肯再学了。教他习剑，也没练多久，也放弃了。见他如此没有恒心，项梁很生气，忿忿地责骂他。他却说：“识字，只要能够记记姓名就可以了；习剑，那是逞匹夫之勇；要学，就学指挥千军万马的本领。”

项梁无奈，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大喜，但是，刚学了个大概，又不学了。

有一年，秦始皇东巡到会稽，渡浙江。那一天，项梁带着项羽去看热闹。只见远处人马浩荡，始皇帝车被华盖，备极尊贵。项羽不禁心驰神往，脱口而出：“那个人，我可以取而代之!”

古代铜器话刚一出口，项梁大惊失色，连忙上前用手捂住项羽的嘴，“说话可要小心!这可是要灭族的!”项梁压低了声音对项羽说。从此

以后，项梁对项羽另眼相看了，觉得他并不简单。那时项羽已经长得又高又大，而且力能举鼎，人也极有才气，一望而知其不同凡响。吴中地方的青年才俊，对项羽都十分敬畏。

宣布起义公元前209年9月，会稽郡郡守殷通召见项梁，要同他共举大计，响应陈胜起义，还说要拜梁和另一个名叫桓楚的人为将军。对殷通这个人，项梁是极不信任的，他对殷通说："桓楚现逃亡在外，除了项羽，谁都不知他躲藏在哪里。"说完，他请求暂时告退，跑到府外，让等在那里的项羽做好准备，然后，他折回府中，对殷通说："请召项羽入府，命令他去找桓楚来。"

项羽身佩利剑，应召入府，他刚在殷通面前站定，项梁就向他使了个眼色，说："可以了。"项羽于是猛然抽剑向前，剑光闪过，殷通已经人头落地，随即，项梁夺过了郡守印绶佩带在身，又提了殷通的脑袋。

此时，府中上下乱成一团，惊慌失措。项羽乘机挥剑砍杀，马上就有数百人倒在血泊之中。其他的人见状，吓得扑倒在地，丝毫不敢动弹。

镇服了郡守府，项梁立刻召集豪杰，细说事情的经过，并宣布起义。吴中豪杰们纷纷表示支持。于是，项梁一举收服了吴中的秦军，又派人收服了郡中各县的秦军，组成了一支拥有八千精兵的起义部队。部队的各级军官，则都由他平日结交的豪杰担任。有一个人，平时跟项梁的交情也不错，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他问项梁这是为什么。项梁对他说，有一次主持丧礼，派他管一件事，他却没做好，所以不能任用他。众豪杰这才明白，平时项梁分派他们做事，原来是在考察他们的能力。大家心里更佩服他了。他们一致推举项梁为郡守，项羽为副将。那一年，项羽24岁。

刘邦的天赐姻缘一个近似于无赖的人，却成为了日后称霸天下的

君主。

想要成为皇帝的小吏秦末，刘邦曾经担任过他所在的沛县的泗水亭长的职务。亭长在当时是个很小的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的职务。刘邦充其量就是一个秦朝的微不足道的小吏。

刘邦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在家中排行老三，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人物当靠山，他也未曾钻研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肚子里更没有什么墨水。由于没有封建社会里长子所肩负的重担，他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同时他又是一个厌恶种田劳作的人。因此，就连他的父亲都对他有些瞧不起，嫌他浪荡不羁，认定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父亲的意见在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故此全家人都瞧不起他。

然而，虽然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可刘邦却有着远大的志向。曾经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出行的样子，威风凛凛的帝王排场深深地震撼了他，于是，刘邦由衷感慨，有朝一日成为像秦始皇这样的大丈夫，享受这样的豪华排场，才不枉来人世一遭。

身无分文却声称万钱这样一个为家人所鄙视，为邻里所不耻的人，却有着很好的桃花运，能娶到别人梦寐以求的妻子。

刘邦的原配妻子姓吕名雉，是当时距沛县不远的单文县一个望族——吕公的女儿。吕公与沛县县令的私人感情不错，也曾到沛县避过一阵的风头，后来便在沛县大摆宴席，以此来表示对县令和沛县人的谢意。当时，吕公委托一个叫萧何的人来主办宴会。由于前来给宴会捧场的人太多，其中也不乏鱼目混杂之辈，所以萧何宣布，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人，只能坐在堂下，只有贺礼在一千钱以上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堂内，被奉为贵宾。萧何用这样的方法来区分宾客的贵贱。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那些想骗吃骗喝的人来捣乱。

刘邦身无分文，却宣称带了万钱的贺礼前来赴宴。他这样大大咧咧地往门口一站，顿时被周围人耻笑，可在内堂的吕公听说有人未带分文却敢言万钱，心中好奇，当下出门亲自来迎接。却未料善于算卦相面之术的吕公一见到刘邦，马上惊为天人，只见面前这农民模样的壮年男子，高鼻梁长脖子，长相异于常人。吕公由此判断，刘邦他日必飞黄腾达，富贵万分。于是，欣然携刘邦之手，邀其赴宴。周围人见此景连连称奇，倒也都艳羡起刘邦的好命来。

天作之合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酒过三旬，吕公一直在用独特的眼神打量着刘邦。宴会过后，吕公就下定了决心，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向刘邦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他为妻。此时的刘邦已经四十三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听吕公说要把女儿嫁给自己，如坠云中，飘飘然起来，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美事啊!当下，刘邦迎娶吕雉回家。这吕雉正是日后驰骋汉朝宫廷的吕后。

吕雉的家境与刘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吕雉颇有几分姿色，也是当时附近县城里青年们争相献殷勤的对象，就是岁数大了点，嫁给刘邦之时已经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为什么她嫁人这么晚呢?不是因为吕公舍不得女儿，而是吕雉自己的心气儿特别高，看不上寻常普通百姓。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就熬成了老姑娘。或许，这也是姻缘天注定吧，刘邦、吕雉这对大龄青年，注定要等候长久的时间，直至对方出现才能婚配，这样一来，四十三岁的刘邦与二十八岁的吕雉，也可称得上是天作之合了。

刘邦头上的祥云刘邦在担任泗水亭长时，曾带领所管辖的刑徒逃走，躲藏在砀山之中。砀山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更不容易被人找到隐蔽的藏身之处。可吕雉却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他，刘邦问她原因是什么，吕雉笑着回答说，刘邦藏身之处，上方总有五彩祥云飘拂，按照云气所指引的位置，就可找到刘邦等人的藏身地点。这样的事，真是神了，莫非刘邦真的是人中之龙吗?

其实，这样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但也是政治的需要。刘邦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发迹，无势无权，更没有强大的财力基础做后盾。他要是想号召众人起事，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舆论支持。编造出这样的神话来，是需要勇气的。刘邦正是有这种勇气，造出舆论声势，从而震慑了百姓，笼络了人心。后来，他的谋士、亲属们纷纷传播这个神话，使更多迷信的人们相信了他是龙的传人，命中注定要做天子。结果，人们纷纷赶来投靠他，使他领导的起义队伍不断地壮大。

斩蛇起义刘邦真的是龙的化身，命中注定要得天下吗？

亡命天涯秦朝末年，刘邦当了秦朝的一个小吏，负责押送一群刑徒到骊山去修皇陵。大家都知道，去修皇陵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差事，就是不被累死，到了最后也得被活埋。这种差事有谁愿意去干呢?刑徒们都不情愿，纷纷逃亡。刘邦虽然是负责押送的人，但是他深深知道工匠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的乡亲，自己又怎么忍心让他们去送死呢?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他动了侠义之心，默许他们逃走，毫不阻拦。等到快到骊山的时候，他带的人都快跑光了。按照秦朝的律法，如果犯人工匠逃跑了，负责押送的人也要被处死，刘邦一想，现在自己带的人都跑了，自己再到骊山去也等于是去送死一样。所以，当他们走到丰邑西面的大泽里时，刘邦借酒壮胆，干脆把剩下还没来得及跑的刑徒都给放了，让他们去自寻生路，他自己也开始准备亡命天涯。留下的这些刑徒一路上深受刘邦的照顾，这时见刘邦为了救自己这些人，不惜犯下杀头的大罪，都很感动，指天发誓愿意一直追随刘邦。于是，刘邦就带着他们连夜逃离了大泽里。

酒醉之后斩白蛇这一行人在黑夜中跌跌撞撞的奔逃着，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谁也不敢停下来，生怕身后有追兵追上来。这时，被刘邦派到前面开路的一个人忽然惊恐万分地跑回来，害怕的连话都说不清了，等了半天，刘邦才听清那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前面有一条水桶那么粗的大白蛇横在路中央，前进不了了，赶快

绕路吧!”刘邦这时有酒壮胆，再加上赶夜路赶的浑身发热，就觉得一股豪气从胸中涌出，他拔出剑来，大声说：“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连死都不怕，又岂能怕蛇?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我的去路?”二话不说，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就冲上前去。走了没多久，果然看到一条大白蛇盘在路中央，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而且雾气弥漫，还有阵阵腥气飘过，令人不禁作呕。刘邦大喝一声，奋起挥剑就向白蛇砍去，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禁吓得惊呼出声。生怕白蛇被惊醒过来，进行反击，但是这时的刘邦如有神助一般，好像忽然间变得力大无穷，一剑下去就将白蛇拦腰斩为两段，腥红的血喷了他一身。两旁的人这时又不禁佩服地欢呼起来。斩蛇之后，没走出几里路，刘邦酒性发作，一头倒在路边，昏沉沉地睡了起来。

真命天子跟随后面的刑徒们走到刘邦斩蛇的地方时，忽然看到小路上凭空出现了一个老婆婆的身影，这个老婆婆一出现就嚎啕大哭。大家就问她怎么了。老婆婆悲伤地说：“我儿子是白帝之子，他不该私自下凡间闲游啊!他睡中变化成蛇，哪知道挡了赤帝之子的去路，就被人家杀了!”

听了老婆婆的话，大家开始只当是她胡言乱语。可奇怪的是，等众人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那老婆婆却不见了，就连地上被斩成两段的白蛇也不见了。于是刑徒们都惶恐起来，开始相信那老婆婆说的话是真的。

不久之后，刘邦酒醒了，听众人说了这件神奇诡秘的事，也隐约相信自己确实是命中大贵之人，从此更加坚定了他争霸天下，逐鹿群雄的万丈雄心壮志。

于是在这以后，民间就开始传说着刘邦是赤帝之子，是真命天子，是上天注定要来推翻秦朝统治的。许多人都相信了这话，都深信不疑的投入了刘邦的军队，心甘情愿的跟随他一起拼死杀场。

陈胜、吴广之死轰轰烈烈的起义，两名领袖却都死在属下的手里。

陈胜称王陈胜攻占了陈县，当地许多有名望、有财势的人，就来劝他称王。陈胜很高兴，请来张耳和陈馀，说要听听他俩的意见。张耳和陈馀对他说：“秦朝不仁不义，灭了别人的国家，对老百姓也很残暴。现在，陈将军万死不辞，起来造反，是要为天下人铲除暴政。可刚攻下陈县，就要坐地称王，这恐怕会使天下人都觉得将军私心重。望将军不要称王，迅速引兵西进，并派人复立六国。这样，将军多助，秦朝多敌。秦朝多敌，兵力势必分散。将军多助，兵力势必强劲。那就不必攻城略野，可以挥师长驱西进，消灭秦朝，占据咸阳，然后号令六国。六国亡而复兴，必然对将军感恩戴德，将军的帝业也就成功了。如果将军坐地称王，恐怕天下人未必会服从啊!”陈胜称王心切，并不听张耳、陈馀的劝告，最终还是在陈县称王了。

古代人物图那时，葛婴率起义军打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尚不知陈胜已经称王，就立了一个名叫襄疆的鲁国贵族后裔为王。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王，葛婴就把襄疆杀了。

吴广之死陈胜以吴广为假王，率重兵进攻荥阳（今属河南）。然而，正当起义斗争深入发展时，吴广被其部将田臧杀死，这一事件给起义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吴广领兵攻荥阳时，另一位起义将领周文率十万义军直捣咸阳，因孤军深入，形势极为不利。数月后，终因寡不敌众，惨败于渑池（今属河南）。这时，秦王朝组织数十万军队，反击义军。

田臧等人见周文战败，秦军不久即至，荥阳迟迟未克，就准备分部分兵力牵制荥阳之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他们相互商议说：“今假王（吴广）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于是假借陈胜之命杀了吴广，献其首级于陈胜，“陈王使赐田臧

楚令尹印，使为上将”。

有人认为，吴广之死与陈胜有关。陈胜为王后，任用亲信，妄杀故人，苛察臣属，使诸将士离心；与吴广的关系也不如初起义时那么融洽、默契。可以推测，田臧杀吴广得到了陈胜的默许。否则又何须“献首于陈王”?而砍掉陈胜左右臂的田臧，又怎能当令尹、为上将?

死于车夫之手陈胜在陈县称王，各地豪杰纷纷起来响应他。起义军所到之处，秦朝的郡县官吏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开城投降。陈胜志得意满，越来越轻敌，也越来越骄横。博士孔鲋对他说：“兵法上讲，打仗要克敌制胜决不能侥幸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靠自己的强大而不可战胜。陈胜王现在把胜利寄托于敌人不来进攻上，而不是去壮大自己的军队，如此下去，一旦军事上失利，就会一败涂地的。到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样一番话，陈胜居然一句都听不进，还对孔鲋说：“这是我的军队，是胜是败，就不烦先生多虑了。”

对过去的朋友，陈胜也渐渐地不能容忍了。他在陈县称王不久，过去的一个穷哥们儿跑到陈县来扣响了宫门，大呼小叫地要见他，而且直呼其名。守宫的军官闻声而来，见这个乡下人这样不懂规矩，就要把他绑起来。后来听说是陈胜的穷哥儿们，才放过了他，只是说什么也不肯去向陈胜报告。这时，正好陈胜乘驾出宫，这个人就拦在道上兴奋地叫他的名字。陈胜一看是老朋友，就请他上车，带他进宫。车驾入宫，只见宫殿幽深，帷幔长挂，陈胜的这位穷哥儿们惊呆了，禁不住叹道：“真了不得!陈胜当了楚王，果然好威风啊!”这以后，陈胜就留他的这位穷哥儿们在宫里长住，算是信守了富贵而不忘老朋友的诺言。可是日子一长，这个朋友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矩，还到处跟人讲一些陈胜的往事。于是有人就报告陈胜，说：“大王的这位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讲大王从前在民间的事，讲得很不好听，有损大王的尊严。”陈胜听了大怒，丝毫不念旧情，竟然把这位穷哥儿们处死了。

那时，陈胜信任的都是些小人。将军们在外立了战功，往往因为

那些小人们的几句谗言，就被处死了。将军田臧用阴谋杀死了吴广，陈胜还对田臧加官晋爵。渐渐地，朋友们都不告而别，将军们也不再忠于他了。后来，秦将章邯接连几仗大破起义军，进逼陈县。陈胜亲自督战，被打得大败。在撤退的途中，陈胜也得不到各路人马的支援，最后被他的车夫庄贾杀害了。

郦食其见刘邦真正的名士并不急于投靠谁，但是一旦寻找到自己的明主，就要抓住机会。

择枝而栖郦食其是陈留郡高阳县人，自幼好读书，但家贫落魄，只得以贱吏为职业，但他并未丧失自己的志向。秦末豪杰并起，郦食其从旁观察，发现尽是些胸襟狭隘，目光短浅之辈，不足以成大事。因此，他藏而不露，伺机而动。

后来，他听说沛公刘邦要从陈留经过，刘邦尚未抵达高阳之前，就派人寻访当地的贤士能人。郦食其知道刘邦非常人，这应该是自己实现理想，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郦食其就头戴儒冠前去拜见。刘邦平素游手好闲，未发达时是顽劣之徒，生平最厌恶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六经，不识时务，缺乏办事能力的儒生。结果，他一见郦食其头戴儒冠来访，就很厌烦，拒绝接见。后来，旁人介绍说，郦食其是个高阳酒徒，刘邦方才决定勉强一见。

舌头与刀郦食其见到刘邦时，只见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侍女替自己洗脚。郦食其进来后，只行了礼而不跪拜，劈头就问刘邦：“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而破秦乎?”刘邦大怒：“天下共同苦秦久矣，何谓助攻诸侯乎?”郦食其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刘邦停止洗脚，整理好衣服，向郦食其道歉。

郦食其给刘邦献上的第一个策略是夺取战略要塞陈留城。当时适逢刘邦起义不久，他所率领的一群乌合之众不过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抗秦朝，无异于以卵击石、与虎谋皮。在郦食其看来，陈留城是

天下枢纽，道路四通八达，城内又存有数千方石粮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刘邦能够拿下陈留城，在这里招兵买马，那么粮食充足，城墙坚固，进可攻，退可守，就能横行于天下了。在分析了这样的形势后，郦食其向刘邦自告奋勇，利用自己和陈留县令的私人友好关系，前去劝降。陈留县令当然没那么容易就投降，郦食其一见劝降未果，竟在当夜暗杀了陈留县令，归来禀报刘邦。

次日，刘邦率军攻城，守城的陈留将士见自己的县令都死了，就没了战斗的信念，全都投降了刘邦。于是，刘邦兵不血刃就进入了陈留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兵马就发展到了10万人，这和郦食其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巨鹿之战杀死一把手，犯下大忌，却凭借此役一战成名。

骄傲意味死亡项梁复立楚国以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败了秦朝大将章邯。项羽、刘邦带领另一支队伍，杀了秦将李由。项梁骄傲起来，认为秦军没有什么了不起，放松了警惕。章邯重新补充了兵力，趁项梁不防备，发动了猛烈的反扑。项梁在战斗中被杀了，项羽、刘邦也只好退守彭城。

章邯打败项梁，认为楚军大伤元气，就暂时撇开黄河以南这一头，带领秦军北上进攻赵国（这个赵国不是战国时代的赵国，而是新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很快就攻下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歇逃到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

章邯派秦将王离把巨鹿包围起来，自己带领大军驻扎在巨鹿南面的棘原。他还在棘原和巨鹿之间修筑了一条粮道，给王离的军队运送粮草。

赵王歇几次三番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当时，楚怀王正想派人往西进攻咸阳。项羽急于想为叔父报仇，要求带兵进关。

楚怀王身边有几个老臣暗地对怀王说："项羽性子太暴躁，杀人太多；刘邦倒是个忠厚人，不如派他去。"正好赵国来讨救兵，楚怀王就派刘邦打咸阳，另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带领20万大军到巨鹿去救赵国。

二把手之间的不和宋义带领的大军到了安阳（今河南安阳东南），听说秦军声势浩大，就命令楚军停了下来，想等秦军和赵军打上一阵，让秦军消耗掉一部分兵力，再进攻过去，宋义按兵不动，在安阳一停就是46天。项羽耐不住性子，去跟宋义说："秦军包围了巨鹿，形势这样紧急，咱们赶快渡河过去，跟赵军里外夹击，一定能够打败秦军。"

宋义说："我们还是等秦军和赵军决战以后再说。"他又对项羽说："上阵跟敌人交锋，我比不上你；要说坐在帐篷里出个计策，你就比不上我了。"

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将士中如有不服从指挥的，就得按军法砍头!"

这道命令明明是针对项羽的，项羽气得要命。这时候已经是十一月的天气，北方天冷，又碰着大雨。楚营里军粮接济不上，兵士们受冻挨饿，都抱怨起来。

项羽说："现在军营里没有粮食，但是上将军却按兵不动，自己喝酒作乐，这样不顾国家，不体谅兵士，哪里像个大将的样子。"

楚怀王顺水推舟第二天，项羽趁朝会的时候，拔出剑来把宋义杀了。他提了宋义的头，对将士说："宋义背叛大王（指楚怀王），我奉大王的命令，已经把他处死了。"

将士们大多是项梁的老部下，宋义在将士中本来没有什么威望。大伙见项羽把他杀了，都表示愿意听项羽指挥。

项羽把宋义被处死的事，派人报告了楚怀王。楚怀王虽然很不满，也只好封项羽为上将军。

破釜沉舟项羽杀了宋义以后，先派部将英布、蒲将军率领两万人做先锋，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的道，把章邯和王离的军队分割开来。然后，项羽率领主力渡河。

渡过了河，项羽命令将士，每人带三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子全砸了，把渡河的船只全凿沉了，对将士说："咱们这次打仗，有进无退，三天之内，一定要把秦兵打退。"

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把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个个士气振奋，越打越勇。1个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可以抵上100个。经过九次激烈战斗，活捉了王离，其他的秦军将士有被杀的，也有逃走的，围巨鹿的秦军就这样瓦解了。

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十几路人马。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都扎下营寨，不敢跟秦军交锋。这会儿，听到楚军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挤在壁垒上看。他们瞧见楚军横冲直撞杀进秦营的情景，吓得伸着舌头，屏住了气。等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

打那时候起，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

指鹿为马赵高弄权，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却也在玩火自焚。

投石问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以后，胡亥意识到局势日益严重，他不时召见宰相赵高。有时候也不免大发脾气，这使赵高胆颤心惊。他害怕有一天胡亥真发起怒来，连自己也会被杀

掉。于是他动了杀心，要赶在胡亥前头杀掉胡亥，重新立一个能随意掌握的傀儡。

批路为马为了测试一下自己在大臣中的威严，有一天，他把一头鹿拉上朝廷，对二世说：“这里有匹好马，献给陛下。”胡亥以为赵高又出什么主意逗自己乐，笑着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马。”赵高却板着脸孔说：“是匹好马，不信陛下可以问问大家。”

胡亥笑着把脸转向大家，让群臣鉴别。许多人看透了赵高心机，默默不语，赵高的人则大声说是好马，一些正直不阿的大臣则直言说是鹿。退朝之后，赵高暗暗地给那些直言的大臣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臣敢反对赵高，赵高看时机已到，于是与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女婿咸阳令阎乐在一起，密谋了杀胡亥、立公子婴的计划。

一个皇帝临死前的愿望他们乘胡亥移居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守备不严的时候，由赵成为内应，阎乐率兵闯入宫中，阎乐杀掉卫令濮射和警卫士兵，直逼胡亥的卧室，胡亥在慌乱中指挥左右反击，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战，卫侍纷纷逃散。只有一个宦者跟着他没有离去，胡亥焦急地说：“你何不早告诉我赵高要谋反，以至有今天?”宦者惶恐地说：“正是因为臣下不敢说，才能活到今天，倘若臣下早说了，现在已经不能跟随陛下到这里了。”

阎乐提着剑闯了进来，指着胡亥说：“你骄恣无道，诛杀无辜，天下人都反对你，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吧!”

胡亥对赵高还存有一线希望，拱手问阎乐：“可以让我见见丞相吗?”

阎乐回答：“不行!”

胡亥又说：“我愿让出天下，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以吗?”

阎乐理也不理，胡亥又上前一步，接着请求："那么万户侯?""或者让我与妻子同诸公子一样，做个老百姓可以吗?"

阎乐厉声喝道："你休要废话，我受命于丞相，为天下人杀你，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敢回报。"胡亥这才意识到末日来临，在阎乐的威逼下，抽剑自杀。时年24岁，做了3年皇帝。

胡亥死后，赵高立子婴为帝，以庶人之礼葬胡亥于咸阳附近杜南宜春苑中。

赵高之死害了多少人的赵高，最终也被害了。

子婴定计阎乐杀了胡亥，便火速派人报告赵高大功告成。赵高马上召集群臣和公子们上朝，向他们宣布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对他们说："秦本来就是一个王国，因为始皇帝统一了天下，所以就称帝了。现在齐、楚、燕、赵、韩、魏六国都已经恢复，秦朝的地盘越来越小，再称帝，也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还是应该跟过去一样称王，那才比较妥当。"他还告诉大臣和公子们，他要立子婴为秦王。

子婴是个很有些胆量的人。当初胡亥和赵高要杀害蒙恬、蒙毅兄弟，子婴就敢站出来反对。他对赵高是很鄙视的，赵高要立他为秦王，他一点也不领情。他对两个儿子和亲信们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皇帝，恐怕朝臣不服，要杀他，才假装仁义，立我为王。我听说他与外面造反的队伍暗中定了约，要把秦朝的宗室全都消灭掉，然后由他在关中称王。他叫我到宗庙去祭拜祖宗，然后登基称王，恐怕是想在我祭拜祖宗时杀了我。到祭拜宗庙的那一天，我就推说有病不去，他肯定要亲自来催我去。等他一来，我们就杀掉他。"

杀赵高，降刘邦到了该子婴去祭拜宗庙的那一天，赵高见子婴迟迟不来，几次派人去催。子婴只是推说有病，不肯动身。赵高等不及了，果真亲自前往。见了子婴，赵高说："祭拜宗庙这么大的事，怎么

可以不去呢?”赵高的话音刚落，子婴身边的人就上前把他给杀死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随后，子婴下令把赵高的父族、母族和妻族统统杀掉，尸体就放在咸阳的大街上示众。子婴杀了赵高，只当了46天的秦王，刘邦的军队就攻破了武关，兵临咸阳城下。刘邦派人叫子婴投降，子婴把皇帝佩玉上的丝带解下，系在脖子上，然后坐着用白布覆盖、套着白马的车驾，手里捧着皇帝的印信，敞开城门，向刘邦投降。他做出这副样子，是为了向刘邦表明，自己是一个应该用自杀向天下谢罪的人。想以此激起刘邦的仁慈心，以保全自己和秦朝宗室的性命。

第二十四章刘邦入咸阳

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约法三章，深得人心。

秦朝的灭亡公元前206年9月，子婴杀了赵高，派了5万兵马守住饶关（今陕西商县西北）。

刘邦用张良的计策，派兵在饶关左右的山头插上无数的旗子，作为疑兵；另派将军周勃带领全部人马绕过饶关正面，从东南侧面打进去，杀死守将，消灭了这支秦军。

刘邦的军队进了饶关，到了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秦王子婴带着秦朝的大臣来投降了。子婴脖子上套着带子（表示请罪），手里拿着秦皇的玉玺、兵符和节杖，哈着腰等在路旁。

刘邦手下的将军主张把子婴杀了，但是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攻咸阳，就因为相信我能待人宽厚；再说，人家已经投降，再杀他不好。"说完，他收了玉玺，把子婴交给将士看管起来。

这样，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了。

差点被富贵迷失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各人都拣值钱的金银财宝拿，闹得乱哄哄的。只有萧何不希罕这些东西，他先跑到秦朝的丞相府，把有关户口、地图等文书档案都收了起来，保管好。

刘邦在将士陪同下，来到了豪华的阿房宫。他看见宫殿这么富

丽，幔帐、摆设好看得叫人睁不开眼睛，还有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宫女。他在宫里呆了一会儿，心里迷迷糊糊的简直不想离开了。

这时候，他的部将樊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个富翁呀?这些奢侈华丽的东西，使秦朝亡了，您还要这些干吗?还是赶快回到军营里去吧!"

刘邦不听他的话，说："让我歇歇吧。"

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听到樊哙的话，对刘邦说："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樊哙的话说得很对呀，希望您听从他的劝告。"

刘邦是一向很信任张良的，听了他的话，马上醒悟过来，吩咐将士封了宫殿，带着将士仍旧回到灞上。

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召集了咸阳附近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被秦朝的残酷的法令害苦了。今天，我跟诸位父老约定三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办罪；第三，偷盗的办罪。除了这三条，其他秦国的法律、禁令，一律废除。父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不必惊慌。"

刘邦还叫各县父老和原来秦国的官吏到咸阳附近的各县去宣布这三条法令。

百姓听到了刘邦的约法三章，高兴得不得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拿着牛肉、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好言好语地劝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粮食，你们不必费心了。"

从那时候起，刘邦的军队在关中的百姓中留下了好的印象，人们都巴不得刘邦能留在关中做王。

鸿门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

刘邦危在旦夕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一战，消灭了秦军主力，威震诸侯，被拥为上将军。刘邦趁机于公元前206年攻入关中，占领咸阳，秦王子婴杀了赵高。刘邦将秦的最后一支力量消灭了，子婴投降了刘邦。

刘邦在张良等的提醒下，吩咐将士封了宫殿，带着将士仍旧回到灞上驻扎下来。他派兵古代铜器把守函谷关，以观动静。

项羽的大军到了函谷关，见关上有兵守着，不让进去。并听守关的将士说：“我们是奉沛公的命令，不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进关。”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命令将士猛攻函谷关。强将手下无弱兵!又因刘邦兵力不多，没费多大功夫，项羽就打进了关。项羽乘胜前进，直打到新丰鸿门驻扎下来。

刘邦手下有个左司马名叫曹无伤，想投靠项羽，便偷偷地派人到项羽那儿去告密，说：“这次沛公入咸阳，是想在关中做王。”项羽听了气得瞪大眼骂刘邦不讲理。

项羽的谋士范增听了也很气愤，他眼珠一转，对项羽说：“刘邦这次进咸阳，听说不贪图财货和美女，其野心可不小啊。现在若不消灭他，将来后患无穷。”

项羽下决心要把刘邦的兵力消灭。这时，项羽有兵马40万驻扎在鸿门；刘邦兵马只10万，驻扎在灞上。双方相距只40里，兵力悬殊。刘邦处境十分危险，真可谓危在旦夕。

无意间的通风报信项羽的一个叔父项伯，平素与张良友好。他担心双方交战，张良会遭难，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找张良，劝张良逃走。

可张良此时是刘邦的谋士，他不愿离刘邦而去。于是，就把项伯的话告诉了刘邦。刘邦听了大吃一惊，问张良该怎么办才好。张良与刘邦分析了双方的力量，认为不能硬拼，只能保存实力。刘邦又得知张良曾救过项伯，项伯才免一死，这次项伯是以恩相报。于是刘邦请张良陪同，会见了项伯，再三解释自己没有反对项羽，没有自己称王的意思，会见时还与项伯联了亲。

项伯同意与刘邦做亲家，走时再三叮嘱刘邦亲自到项羽那边去赔罪，回去后，为刘邦说了许多好话。

项庄舞剑这样，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一百多个随从，到鸿门拜见项羽。

项羽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刘邦拜见项羽，谦恭地说："我与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料想到能够先进了关。今天在这儿和将军相见，真令人高兴。现在有人说我的坏话，使您生了气，和我产生了隔阂……"

项羽见刘邦这样低声下气对他说话，原来满肚子的气也烟消云散了。他老老实实地说："这都是你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酒席上，项羽，项伯朝东坐；亚父，即范增，朝南坐；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着坐。

席间，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并举起他身上佩带的玉块，示意项羽下决心，趁机杀掉刘邦。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仍旧喝酒谈话。

范增看项羽不忍下手杀刘邦，找个借口出去叫来了项羽的堂兄弟项庄。他对项庄说："咱们大王待人不够狠心，你进去到席前给刘邦敬酒，敬完酒，就请求舞剑以助兴，趁机将他杀掉。否则，你们这些人

都要成为人家的俘虏!”

项庄便进去敬酒。敬酒完毕，他说：“大王跟沛公饮酒，军营中无以为乐，请让我舞剑来助助兴。”项羽说：“好啊。”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项庄就拔剑舞起来。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

项伯看出项庄舞剑的用意是在杀刘邦，于是他说：“咱们俩人对舞吧。”说着，也拔剑起舞，他总是用身体遮掩着沛公，就像大鸟的翅膀一样。项庄始终也刺不到沛公。

樊哙吃肉张良见形势紧张，机智地告个便儿，离开酒席，走到营门外找到樊哙。樊哙得知里边情况危急，他急得跳了起来，一边说：“请让我进去，与沛公死在一起。”

说着，樊哙一手提着剑，一手持着盾牌，直冲向军门大营。

大营门口的卫士，交叉举着戟，非常森严，令人胆寒。他们阻止樊哙进去。只见樊哙侧着他的盾牌，用力一撞，卫士跌倒在地。樊哙用力揭开帷幕闯了进去，他朝西站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连眼角都要裂开了，头发都怒气冲冲地竖了起来。

项羽一见，不由地按着剑，忙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干吗?”

张良也跟着进来了，替他回答：“他是沛公的侍卫，叫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接着，吩咐左右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腿。樊哙叩头致谢，他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当初，怀王与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为王。现在沛公先进了关，可并没做王。他封了库房，关了宫室，派军士把守，天天等将军来。劳苦功高，没得到赏赐，将军反倒想杀他，这是走秦王的老路啊。”樊哙站着把酒一口饮干，然后用剑在盾牌上切着猪腿吃。

项羽看了，称赞道：“真是位壮士!能再喝吗?”樊哙粗声壮气地说：“我死尚且不怕，一杯酒难道值得推辞吗?秦王有虎狼一样的狠毒心，杀人惟恐不能杀尽，施刑惟恐不能用尽酷刑，因此天下人都反对他。如今，您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劳的人，我私下以为大王不该这样做啊!”

项羽听了，无言以答，只说声“坐吧”。于是，樊哙坐在张良身边。坐了一会，沛公起身去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来，张良也跟了出来。

沛公出去后，项羽派人去叫。沛公说：“刚才出来，尚未告辞，怎么办?”樊哙说：“做大事不必虑及细微小事，讲大礼不必计较琐屑礼节。现在，人家是砧板，我们是被宰割的鱼肉，为什么要向他辞行呢?”

于是，他们决定离去。刘邦留下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他自己带着樊哙从骊山抄小道跑回灞上，机会失去就不会再有。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张良才进去向项羽辞行说：“沛公酒量小，喝醉了酒先回去了，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送给亚父”。

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席上。范增却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并用剑击得粉碎，说：“唉!真是没用的小子，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夺走天下的人，必定是沛公了。我们这些人就要做他的俘虏了啦!”

经过这场紧张的鸿门宴斗争，刘邦化险为夷，项羽失去了夺天下的良机。这以后，双方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陈平的计策急于想自立门户的刘邦如何逃离项羽的控制呢？

分肉如同治理天下陈平小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可他又偏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陈平的哥哥见陈平喜欢交游，便承担了家中的全部劳动，使陈平有时间出外游学。有一年，陈平的家多正逢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庙里的社宰，主持祭社神，为大家分肉。陈平把肉一块块分得十分均匀。为此，地方上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孩子分祭肉，分得真好，太称职了!"

陈平却丝毫不为人们的称赞所动，而是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一定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可见，陈平是从小就胸怀大志。

慧眼识英雄陈平先是在魏王手下，后来又去为项羽效力，但是一直得不到项羽的重视，郁郁不得志。后来，他在鸿门宴上见到了刘邦，认为刘邦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才华横溢的陈平就处于"身在楚营心在汉"的矛盾之中了。

正在这时，刘邦被项羽困在咸阳，等于软禁。刘邦问计于张良，可张良也身陷敌营，一筹莫展。这时，他们想到了陈平，张良决定孤注一掷，暗中去找陈平。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张良向陈平直言了来访的意图，陈平思考片刻后，说："要从项羽身边救出刘邦，首先要'调虎离山'，必须让范增离开项羽几天，不然怎么也不行。"

第二天，陈平就向项羽建议说，请项羽给楚怀王上义帝的尊号，送他到郴州去养老，这样项羽就可号召天下了。陈平的话，正中项羽的意。不久，范增上朝见项羽，项羽对范增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接着，把陈平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说了一遍，说是自己想起来的，范增立即附和说："大王，这事儿还真得解决，宜快不宜迟。而且，这事儿还就得我去。"但是范增毕竟也是谋士，他在临行前向项羽提出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能让刘邦回到汉中，项羽答应后，范增才走。陈平估计范增走远了，就趁着早朝奏上一本说："现在国家刚安定下来，

必须节约。可是现在诸侯们全都聚集在咸阳，每路兵马都不下四万人，军粮的负担极重，若不赶快让诸侯们回国，恐怕老百姓就负担不起了。”项羽一听，大吃一惊，马上传旨：天下诸侯，路远的给10天期限，路近的给5天期限，在限期内作好回国的准备；惟有刘邦留在咸阳，陪王伴驾。

弃暗投明项羽扣住刘邦，也在陈平的意料之中，陈平趁各路诸侯返国的机会，授意张良，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于是，刘邦依张良之意上表，向项羽请假回故乡沛县省亲。项羽犹疑不决，张良故意说：“不能叫刘邦回乡省亲，不然他也许就在沛县称王了。您不如派遣他带着残兵败将回汉中去，再派人去沛县取他的家眷做人质。”陈平也乘机上奏：“陛下既封刘邦为汉王，也已经布告天下，臣民共知，却不让他上任，恐怕不足以取信天下吧。人家也许会说，陛下一登位便说假话，那以后执行法令，也会阳奉阴违了。不如听张良的话，把刘邦的眷属当人质，留在咸阳，遣他回汉中去，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又可以约束刘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项羽想了很久，终于同意了。刘邦心里欢喜无比，回营后立即拔寨起程，终于逃出了咸阳。陈平早就看清了项羽是个鲁莽武夫，最终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此后不久，他也挂印封金、偷偷地走了。

他想起在汉王手下的魏无知是自己的老朋友，不如自己也去投奔刘邦。天快黑时，他逃到了黄河边，他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一个船夫。

他想这两个人可能是水盗，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想图财害命。陈平为人机灵，浑身是计。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什么也没有，衣服掉在船上也没有什么声音，知道他身上什么贵重东西都没有，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一场凶险，竟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到了刘邦的军中，陈平经过魏无知推荐，面见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留在身边做参谋，并命他监督三军将校，这一下引起了将领的不满，纷纷说他品行不端，贪图贿赂，认为这种人不能信任重用。刘邦经不住众人再三诋毁陈平，便也心生疑团，召陈平来质问道：“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这怎么不让别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就不同了。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我久慕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我什么也没带，来到这儿，所以什么都没有，才接受了人家的礼物。没有钱，我就生活不了，也就办不了事。如果大王听信谗言，不起用我，那么，我收下的那些礼物还没有动用，我可以全部交出来，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老死故乡。”陈平这寥寥数语，道明了各方的政治优劣，说的在情在理。

刘邦听了，顿时打消了疑虑，对陈平倍增好感，并重重地赏赐一番，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一心一意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萧何月下追韩信谁能想到当初的一个忍受胯下之辱的人，能够叱咤风云呢？

胯下之辱韩信，是秦末淮阴（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人。在他的早年，家境贫寒，是布衣之族。因家里贫穷，他自己又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所以，当时的乡官没人推荐他去做官，甚至当个杂差也没有人用。他生来就不善务农，更不会做生意赚钱。这样，他只得常常到亲戚或熟古代铜器人家去吃闲饭。他到过的多数家庭都不喜欢他，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秦末人民生活很苦，大多家境贫寒。

后来他投靠到淮阴下乡这地方的一个亭长家里。接连住了几个

月，天天在那里吃闲饭，亭长的妻子很不高兴，可是，又不好直接赶他走。怎么办呢?亭长的妻子就每天早早起来做饭，做完饭，他一家人在床上就吃完了。这样，韩信来了，饭也没有了。一连几次，韩信便知道其意图了。这明明是在赶他走，于是，韩信十分恼火地离开亭长家。他想，即使饿死，也不再登亭长的家门。

韩信离开亭长家，成了流浪汉。他信步走到大街上，人们都轻蔑地看他。后来，他来到城外一条河边，他想去钓鱼。有几位老大娘正在这里洗衣服，其中有一位大娘见他面容憔悴，心想：到了吃饭时间还坐在这里，他一定没有饭吃，也一定饿了。于是，将自己带的饭分了一半给韩信吃。韩信很感激，因为韩信此时已无处去，他一连十几日都来这里钓鱼，这位老大娘也天天分些饭给韩信吃。韩信连连向她道谢，并一再向她表示将来要很好报答。这位大娘听了，很生气，并对韩信说：“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看你可怜，才分给你饭吃，哪里想得到你的报答!”

韩信听了，一时无言以答，但心中很不是滋味。

因为韩信家里穷，又没有什么本事，乡邻及当地的年轻人大多看不起他。

当时，淮阴这个地方有个屠夫，身强体壮，他看韩信走来，便迎上来有意要侮辱韩信，他挑衅地说：“你虽长得高大，好带刀佩剑，实际上，你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旁边的几个年轻人，见韩信不作声，也都笑韩信。

这个年轻屠夫，见韩信仍不作声，逼近韩信，侮辱他说：“韩信，你不怕死，就刺我一刀；你要是怕死，就从我这胯下爬过去!”

这个年轻屠夫，说着，叉开双腿，用手指点着，让韩信爬。韩信咬紧牙，使劲握着刀柄，上下仔细打量了这个年轻屠夫一番，仍未作

声。结果，还是从他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看热闹的人很多，有的同情韩信，也有的笑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

民心所向鸿门宴之后，项羽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咸阳城，在咸阳城内大肆屠杀起来。项羽不仅处死了秦王子婴，杀了秦国八百多个贵族，还将气势恢弘装饰华丽的阿房宫一把火烧掉了，大火足足烧了三个多月才熄灭。项羽还收罗了秦宫中的美女和财宝，准备带回老家彭城慢慢享用。关中的百姓看到项羽这样的做法很是失望。有人建议项羽说，留在关中，称霸天下。可项羽见咸阳的宫殿已被自己烧得面目全非，很是丑陋，不愿留在这里，打算班师东归。可项羽又不愿这样轻易地离开关中，因为刘邦还在灞上，如果自己一走，刘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盘踞在关中为王了，这是项羽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项羽派人到楚怀王处，请示楚怀王，灭秦之后当如何处理政局。按照楚怀王原先和刘邦及项羽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也就是说，应当封刘邦为关中王。可项羽对楚怀王这样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他将楚怀王降为义帝，把有功将士和原六国贵族封了十八个王，自己称西楚霸王。项羽最担心刘邦跟他争天下，于是把刘邦封在偏远贫穷饿巴蜀和汉中地区，称为汉王。项羽也真是够狭隘，自己都得了天下，军事力量无人能及，还只是当个西楚霸王，不敢自立为天子，他这样的短见，也许就注定了他要把天下输给刘邦。

刘邦对项羽封自己为汉王十分不满，可自己的兵马太少，难以与项羽的庞大军队较量。于是他只得暂时忍耐，带领自己的队伍，来到巴蜀和汉中地区。一路上，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将沿途的三百六十里栈道全部烧毁了，一是表示自己无意再东归与项羽争天下，二是防止敌军通过栈道来袭击自己。

人才岂能流失刘邦来到了南郑地区后，拜萧何为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封为将军。他决心借此机会养精蓄锐，广招人才，伺机和项羽一决高下。然而，他的手下都很不喜欢蜀汉地区，都想回老家，因此几乎每天都有人逃走。

一天，有人来报说，丞相萧何也逃走了，刘邦闻听此言焦急万分，像失了魂一样。结果，三天过去后，萧何终于满面风霜地回来了。他拜见刘邦时，刘邦悲喜交加，他责问萧何道：“别的将士思念故土而逃亡情有可原，丞相怎么也逃跑了?”萧何连忙回答道：“我与大王风雨同舟，情若手足，我怎么可能会逃走呢?我是去追逃跑的人了。”刘邦忙问是何人逃亡，萧何答道：“韩信。”刘邦听了这话，不禁感到莫名其妙，因为现在每天逃走的人难以计数，而韩信现在还只是一个小人物，身为丞相的萧何为什么要不辞辛苦、披星戴月地去追他呢？

原来，这个韩信是秦末淮阴人，自幼家境贫寒，但刻苦学习，盼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起初，在项羽的叔叔项梁起兵后，韩信投奔了他的军队，但是项梁并没有发现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封他一个小小的军官。项梁死后，韩信又跟随了项羽，他多次向项羽献计献策，但是均未得到采纳，使他大失所望。后来，刘邦做了汉王，韩信认为投奔一个失势的人，自己必能得到重用，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弃楚奔汉了。

在韩信前往蜀汉地区的途中由于栈道已被刘邦全部烧毁，他不得不历尽艰苦跋涉，才来到南郑，找到了汉营。在汉营中，韩信有幸和萧何有过几次交谈，深得萧何的赏识。萧何认为韩信乃大将之才，多次向刘邦推荐他，可刘邦并未重用韩信。韩信看到自己的雄才大略在蜀汉还是得不到发挥，就悄然收拾了行装，准备离开此地。

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如失至宝一样，急忙骑了快马去追。这一路扬鞭急驰，拼命地追赶，直到月亮升上天空，萧何还没有追到韩信。萧何此时已是人困马乏，真想睡一觉再继续追，可他又担心第二天更追不上韩信了。正在萧何为难之际，吹过一阵凉风，他顿时精神大振，于是，乘着月光，策马扬鞭，终于在寒溪一带追上了韩信。于是，便有了“不是寒溪一夜涨，哪得汉朝四百年”的典故，并且流传至今。

登坛拜将刘邦听萧何回来汇报说是去追韩信，很不以为然。他说：“现在逃走的将军那么多，没听说丞相去追过谁，单单追韩信，是什么道理?”萧何趁机说：“将军易得，可举国无双的将才难找，韩信就是这个难得的将才。如果大王只想长期居住在汉中，那么就用不着韩信；如果大王依旧想夺得天下，就非韩信不可，缺了他，大王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刘邦闻听此言，大为吃惊，遂听从萧何的建议，甚至沐浴斋戒，恭恭敬敬地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得到了这样至高无上的待遇，心中平衡了很多。拜将仪式过后，他谢过了刘邦，并向刘邦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楚汉双方条件的理论，他认为汉王东征，一定能战胜项羽。刘邦非常信任韩信，让他指挥将士，操练兵马，把汉军训练得勇猛善战，且军容整齐。东征的条件渐渐成熟起来，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没有当初“萧何月夜追韩信”，可能也就没有刘邦的几百年汉室江山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麻痹对手会给自己创造胜机，但是如何麻痹很难。

熟悉周围环境楚汉相争之际，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被迫放弃了在关中称王的机会，久居在巴蜀和汉中地区，心里很是窝火。他决心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好和项羽一决高下。此时，一直在项羽手下不得势的韩信来投奔刘邦，有了这个用兵如神的大将，刘邦如虎添翼，更加积极的准备出蜀的事，一心想早日打回关中去。就在刘邦万事俱备，准备出蜀的时候，他听从了韩信的建议，演出了一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好戏。

原来，早在韩信投奔刘邦的途中，他就发现进蜀汉的栈道已经被刘邦入蜀时都烧毁了，从关中到南郑几乎无路可走，幸好韩信知道还

有一条绕道陈仓到达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偏僻路径。于是，他历经了艰难险阻，终于沿这条路找到了刘邦大军驻扎的地方。

公元前206年8月，韩信已经为刘邦训练出了骁勇善战的将士，汉军思念故土的感情也日益深重，终于刘邦决定挥师东进。韩信结合自己进入蜀汉时的经验，决定借道陈仓出兵，而且他估计，由于陈仓路途艰难，所以很少有人敢冒险走此道，驻守在那里的雍王章邯基本没有什么防备，便于攻打。

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理论上的论证之后，刘邦认为韩信提出的借道陈仓的路线具备可行性，于是，韩信为刘邦策划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以声东击西的计策来麻痹项羽的军队。随后，汉王刘邦命韩信率领大军悄悄地离开了南郑，只留下丞相萧何镇守，负责收税征粮，供应军饷保证后方的供给。

明与暗的相互配合所谓“明修栈道”，就是韩信命令樊哙、周勃等少数人马去修复原先可以进入蜀汉的栈道，限期三个月完工，让项羽和他的谋臣们以为刘邦要等栈道修复好了才出巴蜀和汉中，而实际上此时汉军已在奔赴陈仓的路途中了。

当初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地区时，下令烧毁的栈道有三百多里，而且高低不平，地势很是险要。烧毁容易重建难，韩信命令三个月修复栈道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正好赶上盛夏季节，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恶劣的天气给栈道的修复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樊哙和周勃带领着士兵们每天冒着酷暑劳作，整日奔忙，时间紧，任务重，口粮又不够吃。士兵们一个个困苦不堪，很是难挨，更加思念故土，于是一时间怨声载道。

当刘邦拜了韩信为大将军，又沸沸扬扬地修复起栈道的时候，刘邦准备兴兵东征的消息也传到了雍王章邯的耳中。章邯一方面派人打听栈道的修复进展情况，一方面调集重兵，堵住了栈道东边的出口，

以防刘邦修复好栈道后从自己的领地通过。章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修复栈道的上面，严守出口，将栈道监视得严严实实。可章邯没有料到韩信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突袭了陈仓，打了自己一个措手不及。此时章邯正在和众人饮酒取乐，得到韩信突袭陈仓的消息大为吃惊。按说雍王章邯也是一名擅于用兵的老将，可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也不免惊慌失措，乱了阵脚。章邯连忙调集兵将，赶赴陈仓迎击汉军。可这时章邯的兵力已经抵挡不住久居蜀汉、归心似箭的汉军，其结果当然是汉军冲出陈仓，胜利地实现了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的计划，章邯兵败，随后在废丘自杀身亡。

随着雍王章邯的覆灭，韩信大举进攻，夺下了塞王马欣、翟王董翳两人的城池，这两个王也先后投降。这样，刘邦很快平定了三秦地区，继而占领了整个关中地区。

公元前205年，刘邦和项羽两支军队进入了相持阶段。刘邦扼守在成皋，拖住了项羽，他让韩信率领大军渡过了黄河，开辟河北战场，从而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韩信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挥师渡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横扫河北，灭了齐国，屡战屡捷，建立了辉煌的战功。

风景画鉴赏蒯通论天下文人的命运系在自己的舌头上，运气好则显赫一世，运气不好则性命难保。

不做叛徒的韩信韩信攻占了临淄，项羽命龙且率军20万前往救援。龙且看不起韩信，结果兵败身亡。此后，齐地大部分被韩信平定。那时侯，韩信真是很得意的。他兵强马壮，请刘邦封他做个假王，刘邦在陈平的劝说下，干脆就封他做了个真王。

再说项羽接到消息，说龙且兵败身亡，知道大事不好，就派人去鼓动韩信脱离刘邦。他派去的人叫武涉，据说有三寸不烂之舌。武涉见到韩信，对他讲了一套刘、项、韩三分天下的道理。还挑拨说，一

旦项羽被消灭，韩信也将被刘邦收拾掉。韩信对刘邦还是很忠心的，他对武涉说，没有刘邦的信任，他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死也不会背叛刘邦的。韩信再拒蒯通武涉走了之后，齐人蒯通也想用三分天下的道理去说服韩信。蒯通懂一点相术，他对韩信说：“看你的面相，最多也就封侯，而且有不祥的征兆。但看你的背相，那可是贵不可言。”韩信听不懂，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蒯通便说道：“以前大家刚开始造反的时候，考虑的只不过是怎样把秦朝给消灭了。如今楚、汉相争，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无数男儿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之上。项羽从彭城发兵，转战克敌，乘胜席卷之势威震天下，但是他终于在荣阳、成皋一线被缠住，顿兵于西山之下而不能前进，至今已有三年。刘邦率10万之众，据守在巩、洛一带，凭借着山河之险，每天数战，经常吃败仗。无战功可言，可以说是智勇全无。现在老百姓都精疲力尽了，满腹怨言，却没有人可以解救他们。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形势，一定要有大智大勇的人出来，才能平息天下的这场大祸。

蒯通说了这一通，话锋一转说：“如今项羽和刘邦的命运，都操在你的手中。你助汉则汉胜；你助楚则楚胜，但如果按照我的意见，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双方都有利，使他们都可以生存下去，这就是你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样，日后谁也不敢妄动。以你的大智大勇和你拥有的军队，再以齐地之富饶广大，燕、赵又俯首听命，从楚、汉兵力的空虚处牵制住它们，为民请命，叫他们停止争斗，天下人都将风从响应，又有谁还敢不服从呢!”

讲完这一番话，蒯通又讲了一通韩信应该如何分地封王的道理，还说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不加以利用，反而会给自己惹祸的。可他的话并没有打动韩信。韩信对他说：“汉王对我非常好，我怎么能见利忘义而背叛他呢!”蒯通说：“张耳、陈馀做平民百姓的时候，两人好得自称是刎颈之交，说是要生死与共。后来张耳怀疑陈馀，两人就闹翻了，最后张耳杀陈馀于抵水之南，陈馀身首异处。这两人的交情是天下无双了吧，但最终还是要相害。这是为什么呢?毛病就出在人

的贪欲和人心的变幻莫测。你现在想要以忠诚来换取汉王的信任，但总比不上张耳和陈馀当初的那份交情吧?何况你跟汉王之间的利害，都比张耳、陈馀这样的事情大。所以，你坚信汉王不会加害于你，那可是你的一厢情愿了。古时候，越国的大夫文种，救了越国，辅助勾践称霸天下，立了功，成了名，最后还是被勾践杀了。野兽都被猎光了，那猎狗就只好下锅。你跟汉王，论朋友不如张耳跟陈馀，论忠信不如文种对勾践。这件事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听说：‘胆量和谋略使君主感到震惊的人，他的性命就危险了，功劳天下第一的人是得不到赏赐的。’如今你有震主之威，有天下第一的功劳，在楚，项羽不会信任你，在汉，刘邦也感到不放心。你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呢?”

韩信似乎也觉得蒯通的话很有些道理，说自己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来找韩信，要他当机立断，说人应该多谋善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韩信还是犹豫，不忍心背叛刘邦。他最终还是没有听蒯通的话，蒯通知道事无可为，就离开韩信，从此装疯卖傻。

楚河汉界不经意间，楚汉之间的对决之幕已经悄悄拉开了。

第二十五章纵横天下的西楚霸王

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萧何为丞相，整顿后方，训练人马。公元前206年8月，汉王和韩信率领汉军攻打关中。关中的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有好感，汉军一到，大多不愿抵抗。不到三个月工夫，汉王消灭了原来秦国降将章邯等的兵力，关中地区就成了汉王的地盘。

这一来，可把西楚霸王项羽气坏了。项羽打算发兵往西打刘邦，可是东边也出了事，齐国的田荣轰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自立为王，情况比西边更严重。项羽只好先去对付齐国。

汉王刘邦趁项羽和齐国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直向东打过来，攻下了西楚霸王的都城彭城。项羽又不得不扔了齐国那一头，赶回来在睢水上跟汉军打了一仗。

汉军大败，掉在水里淹死的不知道有多少，被俘的也不少，汉王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也被楚军俘虏了。

汉王退到荥阳、成皋（都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收集散兵。这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汉王，汉军才又振作起来。

汉王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一面守住荥阳，用少数兵力拖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带领兵马，向北边收服魏国、燕国和赵国。

离间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项羽把荥阳迅速攻下来。汉王十分着急。他的谋士陈平原来是从项羽那边投奔过来的，献了一条计策，离

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

项羽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中了反间计，真的对范增怀疑起来。范增十分气愤，对项羽说：“天下的大局已经定了，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年老体衰，该回老家了。”

范增离开荥阳，一路上又气又伤心，就害了病，没有回到彭城，脊梁上长了毒疮而死去。

范增一死，楚营里再没人替霸王出主意。汉军受的压力也减轻了。汉王用少数兵力在荥阳、成皋一带牵制项羽的兵力，让韩信继续攻取北边东边，又叫将军彭越在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的运粮道，使项羽的军队不得不来回作战。楚汉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两年多。

不顾父亲的生死公元前203年，项羽自己去攻打彭越，把手下将军曹咎留下来守住成皋，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汉军交战。

汉王见项羽一走，就向曹咎挑战。一开始，曹咎说什么也不出来交战。汉王就叫兵士每天隔着汜水（流经荥阳西）朝着楚营辱骂。

一连骂了几天，曹咎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决定渡过汜水，和汉军拼死一战。

楚军兵多船少，只好分批渡河。汉军趁楚兵刚渡过一半的时候，把楚军的前军打败，后军乱了阵，自相践踏。曹咎觉得没有脸再见项羽，在汜水边自杀了。

项羽在东边正打了胜仗，一听成皋失守，又赶到了西边对付汉王。在广武（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方，楚汉两军又对峙起来。

日子一久，楚军的粮食接应不上。项羽没法子，就把汉王的父亲绑了起来，放在宰猪的案上搁着，派人大声吆喝：“刘邦还不快投降，

就把你父亲宰了。”

汉王知道项羽吓唬他，也大声回答说：“我跟你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把父亲杀了煮成肉羹，请分给我一碗尝尝。”

项羽恨得咬牙切齿，真的想把太公杀了，但是项伯劝住了他。

项羽派使者跟汉王说：“现在天下闹得乱纷纷的，无非是你我两个人相持不下，你敢不敢出来跟我比个上下高低。”

汉王要使者回话说：“我可以跟你斗智，不跟你比力气。”

项羽又叫汉王出来，在阵前对话。汉王当面数落项羽的十大罪状，说他不讲信义，杀害义帝，屠杀百姓等等。项羽听得发火了，用戟向前一指，后面的弓箭手一齐放起箭来。汉王赶快回马，胸口已经中了一箭，受了重伤。

他忍住疼，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着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

左右把汉王扶进了营帐。汉军听说汉王受伤，都着了慌。张良恐怕军心动摇，劝汉王勉强起来，到各军营巡视了一遍，大家才安定下来。

拖延时间的讲和项羽听说汉王没有死，大失所望。接着，韩信在齐地大败楚军，楚军的运粮道又被彭越截断，粮草越来越少。

汉王趁项羽正在为难的时候，派人跟项羽讲和，要求把太公、吕后放回来，并且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在荥阳东南）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

项羽认为这样划定“楚河汉界”还不错，就同意了，放了太公、吕后，接着把自己的人马带回彭城。

其实，汉王这次讲和，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汉王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出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人马一齐会合，由韩信统领，追击项羽。楚、汉双方一场最后决战就开始了。

楚霸王乌江自刎以英雄自诩的项羽，终究还是输了。

十面埋伏公元前202年，韩信布置十面埋伏，把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项羽的人马少，粮食也快用完了。他想带领一支人马冲杀出去，但是汉军和诸侯的人马把楚军包围得重重叠叠。项羽打退一批，又来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这儿还没杀出去，那儿的汉兵又围了上来。项羽没法突围，只好仍回到垓下大营，吩咐将士小心防守，准备瞅个机会再出战。

四面楚歌这天夜里，项羽进了营帐，愁眉不展。他身边有个宠爱的美人名叫虞姬，看见他闷闷不乐，陪伴他喝酒解闷。

到了定更的时候，只听得一阵阵西风吹得呼呼直响。风声里还夹着唱歌的声音。项羽仔细一听，歌声是由汉营里传出来的，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唱的人还真不少。

项羽听到四面到处是楚歌声，不觉愣住了。他失神地说：“完了!难道刘邦已经打下西楚了吗?怎么汉营里有这么多的楚人呢。”

霸王别姬项羽再也忍不住了，随口唱起一曲悲凉的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达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一座山，气魄能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跑。马儿不肯跑有什么办法?虞姬呀虞姬，我拿你怎么办?）

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也跟着唱起来。霸王唱着唱着，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旁边的侍从也都伤心得抬不起头。

虞姬在旁边听项羽唱，不禁也是悲痛欲绝，于是和道：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唱罢，竟然拔剑自刎了。项羽痛不欲生，埋葬了虞姬。

“天亡我”

当夜，项羽跨上乌骓马，带了800个子弟兵冲过汉营，马不停蹄地往前跑去。到了天蒙蒙亮，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连忙派了5000骑兵紧紧追赶。项羽一路奔跑，等到他渡过淮河，跟着他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又跑了一程，迷了路。

项羽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瞧见一个庄稼人，就问他哪条道儿可以到彭城。那个庄稼人知道他是霸王，不愿给他指路，哄骗他说：“往左边走。”

项羽和一百多个人往左跑下去，越跑越不对头，跑到后来，只见前面是一片沼泽地带，连路都没有了。项羽这才知道是受了骗，赶快拉转马头，再绕出这个沼泽地，汉兵已经追上了。

项羽又往东南跑，一路上，随从的兵士死的死，伤的伤。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再点了点人数，只有28个骑兵。但是汉军的几千名追兵却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

项羽料想没法脱身，但是他仍旧不肯服输，对跟随他的兵士们说：“我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才当上了天下霸王。今天在这里被围，这是天叫我灭亡，并不是我打不过他们啊!”

他把仅有的28人分为四队，对他们说：“看我先斩他们一员大将，你们可以分四路跑开去，大家在东山下集合。”

说着，他猛喝一声，向汉军冲过去。汉兵抵挡不住，纷纷散开，当场被项羽杀死了一名汉将。

古代铜器不肯过江东项羽到了东山下，那四队人马也到齐了。项羽又把他们分成三队，分三处把守。汉军也分兵三路，把楚军围住。项羽来往冲杀，又杀了汉军一名都尉和几百名兵士。最后，他又把三处人马会合在一起，点了一下人数，28名骑兵只损失了两名。

项羽对部下说：“你们看怎么样?”

部下都说：“大王说的一点不错。”

项羽杀出汉兵的包围，带着26个人直往南跑去，到了乌江（在令安徽和县东北）。恰巧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岸边。

亭长劝项羽马上渡江，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边称王。”

项羽苦笑了一下说：“我在会稽郡起兵后，带了8千子弟渡江。到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回去，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

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也叫兵士们都跳下马。他和26个兵士都拿着短刀，跟追上来的汉兵肉搏起来。他们杀了几百名汉兵，楚兵也

一个个倒下。项羽受了十几处创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

南宋时期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经作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第二十六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1）

开天辟地劈出朗朗乾坤，以身体化为世间万物的伟大神话人物。

盘古从何而来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浑沌一体，就像一个大鸡蛋，在这个大“鸡蛋”中，各种精灵悄悄地孕育，也不知道孕育了多少万年，终于生出了一个新的神灵——盘古。

千百万年过去，盘古终于由一个婴儿长大成为一位硕大的巨人，他睁开了睡眼，但由于他眼前尽是雾状的浑沌黑暗，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巨人盘古看不到东西和光明禁不住恼怒起来，他恼怒自己的面前为什么只有雾状浑沌黑暗，而没有耀眼的光明绚丽世界?恼怒使他跃将起身，一边大喊大叫他要光明，一边狂跳乱撞以冲破这黑暗的世界。

天地是如此形成的盘古就一直喊啊叫啊跳啊撞啊，他的喊叫之声传到了玉皇大帝的耳中。玉皇大帝闻听心喜，随手抓起一把板斧，向身处在浑沌之中的巨人盘古抛了过去。盘古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线光明。盘古心中一惊，猛然伸手向那光明摸去，恰好抓住那把板斧的斧柄。盘古禁不住心中一阵大喜过望道：“好，好!有了这把板斧，我就用它砍开这团浑沌黑暗，辟出一个光明的世界!”说完，他用力挥动手中板斧，振臂向面前的浑沌黑暗猛劈过去。

他一板斧劈下去，就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浑沌黑暗被砍出一条缝隙来，从这条缝隙中射出了耀眼的光明。盘古心中大喜，不禁欢呼起来。然而盘古的欢呼之声未落，就看见浑沌黑暗再次围拢过来，劈

出的缝隙已是越来越窄，那刚刚闪现的一线光明，也将随着缝隙的弥合而消失。盘古心中大惊，扔掉手中的板斧，举起双臂，吼叫一声，把浑沌黑暗向上用力举起来，才使得那条刚被砍开的缝隙没有弥合起来，那从缝隙中射来的光明没有消失。

盘古害怕黑暗再次吞没世界，因而不敢将上举的双臂放下来，他一直用力向上伸举双臂，浑身的骨骼像竹笋拔节一样“咯嘣嘣”日夜作响，他的骨骼一日日生长，他浑身的肌肉也生长不息。这样，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每天长高了一丈。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相隔九万里，再也不会合拢了。

盘古看着无边无涯的黄褐色大地，和那湛蓝湛蓝的无垠天空，只见光明万里，黑暗隐去，禁不住心喜万分，放声大笑。

自己的身体化为世间万物盘古服见自己开天辟地高兴至极，大笑不止。但是他笑的时间过长，一口气没有缓上来，他高大的身躯，顿然间摔倒在地上，从此再也站不起来。盘古就这样倒下死去了，但他的身躯迸射出万道金光，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化成了世间万物。

他的左眼睛，飞向了东边的天空，变成了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悬挂在东方照亮着乾坤天地；他的右眼睛，飞向了西边的天空，变成了一轮银光柔和的月亮，与悬挂在东方的太阳遥遥相对；他的四肢蠕动生长，变成了冲天的五岳高山；他的筋络蠕动延伸，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他的血液四溢流淌，变成了奔腾不息的千江万河，他的头发和胡须纷飞于四面八方，变成了稠密的树林、如茵的芳草、缤纷的鲜花，他的汗珠，飞向天际，变成了缀满蓝天的晶亮星斗，他嘴里呼出的气流，在一片呼啸声里，变成了化育万物的和煦春风，变成了天空中蒸腾的云雾；他的喊声，变成了浓云里瞬息万变的闪光，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惊雷；他的牙齿和骨骼飞散开来，变成了闪光的金属，洁白的美玉，晶莹的珍珠，美丽的玛瑙，变成了地下无穷的宝藏；他的唾液漫天飞洒，变成了滋润万物的甘霖……

至此，才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盘古也成了我们民族创世神话中的伟大人物。人们一般认为，盘古的生日是农历的十月十六日，每逢这天，民间往往还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伏羲演八卦聪明的伏羲，从出生到演习八卦，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离奇的身世传说伏羲的母亲是华胥氏，生活在西北部很远的地方。有一次，她偶然看见沼泽边有一个巨人的脚印，觉得很奇怪，就用自己的脚试，谁知刚一踩下，身子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后来就怀孕生下伏羲。伏羲长有人的头，蛇的身子，从小就很有神力，能沿着通天的大树自由上下，长大后当了东方的天帝。

文化的始祖伏羲是一位圣明的天帝，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始祖。他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并且熟悉人间万物的自然法则。他发明了八卦，分别是乾（天），坤（地），坎（水），离（火），艮（山），震（雷），巽（风），兑（泽）。

伏羲教人民用这几种符号记载万事万物。他还效法蜘蛛结网，把绳子编织成网，叫人民捕鱼打猎。

智斗龙王那时候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大不相同。那时候人们靠打猎为生。野物打得少，就少吃一些；打不到，就饿肚皮。所以，在那个时候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

伏羲心里很难过。他想：要是老这样下去，岂不是要饿死一些人吗?他左思右想，想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想出办法来。到了第四天，他走到河边一面转悠，一面想办法。走着走着偶尔抬头一看，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鲤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这下子就引起了伏羲的注意：这些鲤鱼又大又肥，弄来吃不是很好吗!他打定主意，就下河去抓鱼，没费什么工夫，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鲤鱼。伏羲欢喜得很，就把鲤鱼

拿回家去。

伏羲把鱼撕给他们吃，大家吃了，都觉得味道不错。伏羲就带着大家去捉鱼。这样，没到三天，人们都学会捉鱼了。

到了第三天，龙王忽然带了乌龟丞相跑来干涉，他恶声恶气地对伏羲说：“谁让你来捉鱼的?不许你们再这样做了!”

伏羲没给龙王的话吓倒，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龙王：“你不准我们捉鱼，那我们吃什么?”

龙王气冲冲地说：“你们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就是不准你们捉鱼。”

伏羲说：“好，不准捉，我们不捉；以后没有吃的我们就来喝水，把水喝得干干的，把你们所有的水族都干死!”

龙王本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听伏羲这么一说，心里果然害怕。他怕伏羲和他的儿孙们真来把水喝干，自己的命就难保了。正在进退两难，乌龟丞相凑到龙王耳朵边上，悄悄向龙王说：“你看这些人都是用手捉鱼，你就和他们定个规矩：只要他们不喝干河水，就让他们捉去，但是不许用手捉。他们不用手就捉不到鱼。这下子既保下了龙子龙孙，又保住了龙君你的性命，让他们看着河水白瞪眼，该多好呢!”

龙王一听这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转过脸来向伏羲说：“只要你们不把水喝干，你们要捉鱼就来捉吧，可是得遵守这么个规矩，就是不能用手捉。你们若是答应，就算是说定了，以后双方都不准反悔!”

伏羲想了想，说：“好吧。”

伏羲等龙王走后，就想不用手捉鱼的办法。想了很长时间，还是

没有把办法想出来。

这时候，他看见两枝树枝中间，有个蜘蛛在结网。蜘蛛把网结好就跑到角落里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些远远飞来的蚊子呀、苍蝇呀都被网粘着了。蜘蛛这才不慌不忙地从角落里爬出来饱餐一顿。

伏羲看见蜘蛛结网，心里突然开了窍。他跑到山上找了一些葛藤来当绳子，像蜘蛛结网那样，把它们编成了一张粗糙的网，然后又砍了两根木棍呈十字形绑到网上，又拿了一根长棍绑到中间，网就做好了。他把网拿到河边往河里一放，手握长棍在岸边静静地等候着。隔了一会儿，把网往上一拉，哎哟，网里净是些欢蹦乱跳的鱼。从此以后，他的儿孙就都知道用网来打鱼了，吃的再也不缺了。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用网来打鱼。

古代人物画龙王看见伏羲用网来打鱼，气得干着急。可是他们并没有用手捉鱼呀!龙王坐在龙宫里急呀急的，就把一对眼睛急得鼓出来了。所以后来人们画的龙王像，眼睛都是鼓出来的。那个不知趣的乌龟，看到龙王急得那个样，还想替龙王出个主意。哪知道刚刚爬到龙王肩膀上，嘴巴凑到龙王耳朵边，就被龙王一巴掌打到面前公案上的墨盘里。乌龟在墨盘里翻了两翻，染了一身墨汁。现在乌龟身上乌漆漆的，就是那回被龙王打到墨盘里染的。

伏羲一直是中国历史中相当伟大而又神秘的名字，至今，他所创立的八卦仍然是人们未解的谜题，不过他的聪颖的确是不容置疑的，不然怎么连龙王都输给他了呢?女娲补天用泥土造人也好，兄妹成婚也罢，补天的女娲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

人是泥制的艺术品女娲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类之母。当世界形成之后，天上仅有太阳月亮，地上仅有草木山川，世间寂静又荒凉。时光流淌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天神女娲才从亘古中醒来。

她在天地间行走，觉得孤寂和无聊。她来到波光粼粼的大湖边，见身影在湖水里摇曳，心里随之一动，蹲下身子，伸手掬起带水的黄泥，仿照自己模样，揉捏出一个个小东西。小东西们一落地，就蹦跳嬉闹起来，围着她打转。女娲不停地捏啊揉啊，累得头晕目眩，不耐烦了，顺手拔起一根缘山而上的参天紫藤，用力一按，那藤便搭在地面，蘸足了泥浆，再一挥手，紫藤带着的泥浆甩落下来，溅得地上星星点点，竟纷纷变成了她先前做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肥瘦不均。

女娲一时兴起，飞快地舞动藤条，泥点暴雨似地从藤上飞溅开来，那小东西撒得遍地皆是，有哭的有笑的，满世界的跑。女娲和着泥水捏成的、抡起紫藤撒出的东西就是人，他们有男有女，繁衍生息，绵延了一代又一代。

上天造就的姻缘另一种说法是：宇宙开辟之初，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俩居住在昆仑山，那时天下还没有人类。

兄妹两人商议想结为夫妻，却又自觉羞耻，觉得是乱伦，可是不结合又怎能延续生命呢?伏羲和女娲左右为难，便登上昆仑山巅，向天祝告：“如果苍天希望我们兄妹结为夫妇，那么山下云烟都合于一处；如果不是，那么让云烟四散飘零。”话音还在山谷回响，山下云烟早已聚合在一起。

于是，女娲与伏羲结合了，只是还有些害羞，就将草编织成一面扇子，用来遮盖脸庞。这则传说由来已经很久，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许多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像。

用生命换来的世界女娲造人之后，一向太平无事。一日，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忽然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折断了，天倒下了半边，出

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烈焰从地心迸发，焚毁森林，洪水从渊底喷涌，漂走山岭；妖魔鬼怪，恶禽猛兽，趁机肆虐，亿兆生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女娲闻天下生民的求助之声，心中不忍，杀水妖黑龙平息水患，断巨鳌四足重建天柱，然后进行伟大的补天工程。

女娲赴四方拔取芦柴，搬运至天的裂口下面，堆积如山，高与天齐，接着去寻找与天一色的青石，由于地上没那么多，只好再拣些白石、黄石、红石和黑石，放在柴堆上面；趁昆仑山古森林的大火还没熄灭，从那里抽出一棵带火的大树点燃芦柴，火焰忽地窜起，照亮了整个宇宙，昆仑山上的红光顿时黯然失色，那五色石都被燃得通红。

慢慢的，石块熔化了，流淌在天的裂缝中。待到芦柴成灰，看天空，青碧一色，仿佛从未破损过一般。

女娲此时才感觉到劳累，她抹一抹如瀑布般奔流的汗水，顾不上休息，弯腰去捧芦灰，填在地上裂开的大沟大壑里。天修复了，地填平了，女祸也用尽力气，她躺下了，躺在日月星辰之下，躺在青山绿水之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与《红楼梦》的渊源女娲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宽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她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没想到这则故事竟然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不知道度过几世几劫，此石有缘得入红尘，投胎贾府，名唤贾宝玉，与薛宝

钗、林黛玉、袭人、晴雯等在温柔富贵乡——大观园内演出一幕幕悲喜爱情剧，成为大文豪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引子，这些则全是后话了。

黄帝斩蚩尤得天神相助，成就绵延五千年的民族伟业。

战争一触即发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跟黄帝同时代的另一个部落首领叫做炎帝，据说是黄帝的亲族。炎帝族渐渐衰落，而黄帝族正在兴盛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法子，请求黄帝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祸害，就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

关于这次大战，有许多神话式的传说。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在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虎凶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暗，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终于打败了蚩尤。

也有一种传说，说是蚩尤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

迷失了方向。黄帝用“指南车”来指引，带领兵士，依着蚩尤逃跑的方向追击，结果把蚩尤捉住杀了。这些神话都反映出这场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九天玄女授天书关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双方势均力敌，战争旷日持久。黄帝带着谋士筹划对付蚩尤的计策。一日，黄帝正在散步，见一位人面燕形的妇女含笑走来。黄帝断定此人必是神通广大的天外来客，便迎上去行礼。那妇人笑眯眯道：“我乃九天玄女，特来教你兵法。”黄帝喜出望外，忙问：“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攻得上，守得住，战万回，胜万回。”九天玄女微微颔首，一五一十地把种种神奇奥妙的兵法传授给他。

黄帝学会了玄女兵法，旋即又得到一柄以昆吾山赤铜铸造的青锋宝剑，他还用夔的皮来做成一面惊心动魄的战鼓。玄女兵法、昆吾剑、夔皮鼓三者齐备，歼灭蚩尤也就指日可待了。

做好一切准备夔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东海里的流波山上，流波山离东海岸有七千里远。夔的形貌似牛，体色苍灰，独腿，头上无角。它目光如日月辉映，声音似雷霆轰鸣，每当它出入海水，必定伴随着大雨大风。洪亮的嗓音给夔带来了杀身之祸；黄帝派他的儿子东海神禺号将夔捕来，剥下皮晾干，制成了一面战鼓。

好鼓要用好槌来配，黄帝又打起雷泽中的雷神的主意。雷神长着人的头，龙的身子，常在雷泽里面快快活活地拍打自己的大肚子玩耍。他每拍一下肚子，便放出一个响雷。黄帝派人连夜奔袭雷泽，把雷神不由分说地抓来杀了，抽出两根大腿骨当做鼓槌。黄帝用雷神骨头做的鼓槌，来敲打夔皮蒙的战鼓，两件响东西碰在一起，发出的声音响彻云霄，五百里以内震耳欲聋。

黄帝依照玄女兵法重新训练部队，部署十八路人马和近卫军，摆下十面埋伏之阵。黄帝腰佩昆吾剑站在阵中央的山坡顶端，身后，打

鼓手手持雷神骨槌，肃立于夔皮鼓侧。

鲜血染成的历史黄帝在山坡上，看见蚩尤的军队悉数进入包围圈，立即命令擂鼓。打鼓佬奋臂猛击，三通鼓罢，三苗之民面无人色；六通鼓罢，魑魅魍魉魂飞魄散；九通鼓结束，蚩尤兄弟手颤足麻，无法跳跃飞腾。黄帝的将士们在鼓声的激励下士气大振，蜂拥而上，争先杀敌；黄帝把昆吾剑使得似车轮儿飞旋，青色剑锋喷射出赤色光焰，削落蚩尤兄弟的铁额铜头。

傍晚时分，蚩尤全军覆没，他孤身浴血奋战，溃围南出，逃至黎山之丘，精疲力竭，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黄帝麾下的五虎将、八骠骑纷纷杀到，挠钩齐出，把他拖翻，一条铁索绑了，黄帝怕日久生变，降旨就地斩首。

为了预防蚩尤日后成精作怪，再起兵祸，就将他的身、首分葬两处：一处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坟高七丈，平日常有红色云气从坟内直冲天穹，形似一匹绛红色的锦帛，当地人叫它作“蚩尤旗”；另一处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乡。因蚩尤身、首分离，所以斩首的那个地方取名叫“解”，直到如今，解州还有口大盐池，池里的卤水是殷红的，老乡们呼之为“蚩尤血”。黄帝杀蚩尤时怕他挣脱，不敢卸去手拷脚镣，直到蚩尤死透了才摘下沾满血迹的枷铐抛掷在大荒之中的宋山上。后来枷铐长成一大片枫林，枷铐上的斑斑血迹化作了鲜红如血的枫叶。

各部落看到黄帝打败了蚩尤，都挺高兴。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拥护。但是，炎帝族和黄帝族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方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

刑天舞干戚尊严和勇气使他踏上一条无悔的不归之路。

为尊严踏上不归路传说中，蚩尤是炎帝的后裔。蚩尤惨死的噩耗传到炎帝耳边，炎帝内心十分难过，淌下了两行凄清的眼泪。炎帝的眼泪本为蚩尤而流，无意中却激起了一位巨人的雄心。这位巨人就是刑天，尽管他是一位武臣，却酷爱音乐，曾创作《扶犁曲》、《丰年词》，为炎帝祝寿。

蚩尤举兵北伐之时，他也跃跃欲试，只是被炎帝制止了。此刻，听到蚩尤的死讯，看到炎帝的老泪，他再也按捺不住那颗悲愤的心，冥冥之中似乎有声音在召唤他去找黄帝决斗。

刑天左手持盾牌，右手提战斧，悄悄离开炎帝身边，踏上了不归路。他知道，路途的尽头就是生命的尽头，但他义无反顾，他要用勇气和热血向天地间的一切证明，炎帝不可侮，炎帝的后裔和部属不可侮。

惊天动地的较量刑天孤身行千里，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直杀到黄帝所在的城池，指名道姓，要与黄帝单打独斗、决一死战。黄帝暗想：炎帝部下，个个桀骜不驯，这个人单身挑战，更是大胆，若不将他斩首，以树军威，恐怕他们永远不会臣服。于是，黄帝亲自出马，舞动昆吾剑来斗刑天。两个人剑斧相交，使出平生本事：剑起如闪电破空，天为之变色；斧落似流星坠落，地为之动摇。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黄帝一时间赢不了刑天，急中生智，朝刑天身后瞪了一眼，大声叱喝："五虎将还不上来?"刑天一惊，心神微散，手中的战斧略慢了一下。而此时，黄帝的昆吾剑已削在他的脖子上，轰的一声巨响，硕大的头颅落地，把坚硬的山地砸出了个大坑。

刑天一摸颈上没了头颅，心中慌张，急忙放下斧、盾，弯腰伸手，在地上乱摸。那高挺的大树，突兀的岩石，在那双巨手的触摸下折断了，崩裂了，直弄得尘土纷扬，木石横飞。

黄帝怕刑天摸到头颅，赶紧手起剑落，将常羊山一劈为二，那头

颅骨碌碌滚入山内，大山又合而为一。

古代壁画无头勇士的赞歌黄帝得胜回朝了，摸索不到头颅的刑天并没有放弃，捡起斧、盾，再次挺身直立。刑天不甘心，不服气，他还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力量，他只不过中了黄帝的计谋，被砍去了头颅。刑天赤裸上身，把两只乳头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他的双乳似乎冒出了凶光，他的肚脐似乎唱起了战歌，他挥舞着盾牌，抡圆了战斧，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殊死拼杀，在无物之阵中战斗不息。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作诗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此来表达对刑天顽强不屈、奋斗到底的抗争精神的赞美。仓颉造字伟大的想像，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

惊天地、泣鬼神的创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用祖传的结绳记事的办法替黄帝记载史实。时间一长，那些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绳结都记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忘记了。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

因为怕人打扰而延误了时间，仓颉把自己关了起来，开始专心地创造新的符号。为了叫起来方便，他给这些符号取了名字，称为"字"。这些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态造出来的。比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的模样绘的，"月"字，是仿照着月牙儿的形态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爪"字，是观察着鸟兽的爪印涂的……仓颉就这样细心观察万事万物，辛辛苦苦造字。一天天过去，仓颉创造出了

我们今天用的很多汉字，并将它们传授给了后人。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文字也就形成了。

在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天上下起了谷子，地上有鬼在夜间哭泣。于是有些人认为一部分人将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去舞文弄墨，使得粮食会发生短缺，故而落下谷子以免人民饥饿；也有人说由于有了文字，人们可以用文字来揭露邪恶，鬼感到有被揭露的危险，于是就哭泣起来。尽管牵强附会，但是也说明文字创造之后对人们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骄傲将开启失败的大门仓颉造字之后，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字也开始马虎起来。

有些事情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不希望仓颉因为骄傲而堕落。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老人沉吟了一会，便独自去找仓颉。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已经无法改过。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先人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然后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黄帝的幸福婚姻黄帝为什么要娶一个最丑陋的女子作自己的妻子呢？

偶然的邂逅轩辕黄帝，一生娶了四个妻室。正妃西陵之女，名叫嫘祖。次妃方雷氏、彤鱼氏。最后又娶了丑女，封号嫫母。后世之人把西施看作是天下美女的代表，把潘安看作是天下美男的代表；而把最丑的女子则比作嫫母。黄帝为什么要娶一位最丑陋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室呢?

在那个时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暗地抢婚事件。人们纷纷向黄帝报告，请求他设法制止。黄帝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抢婚事件仍然不

断发生。有人提议，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矛盾就会激化，很可能导致部落之间的重新分裂。

一天早上，黄帝起床后独自一人出外散步，看到一位女子正在河边打水。黄帝走到她身边问道：“你独自一人到这里汲水，难道不怕有人抢你吗?”这女子不认识黄帝，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的长相不好，又黑又丑，没有人来抢我。”

黄帝又问：“你家都有什么人?”丑女说：“哥哥和我，还有一位老妈妈。哥哥被抢婚女子抢走了，如今家里只有我母女二人。”黄帝这才知道抢婚不光是男的抢女的，还有女的抢男的。黄帝觉得这个汲水女子虽然长得很丑，但她的言谈举止都很大方，便又问她：“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丑女回答说：“我是祁部落的，没有名字，别人都叫我‘丑女’。”

黄帝娶丑女黄帝听了，再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了。有一天，黄帝把仓颉、风后、常先、大鸿等大臣召来。商议如何制止部落之间抢婚事件。有人提出用暴力制止，有人主张杀一儆百，黄帝都不同意。他对众臣说：“蚩尤无道，经常乱杀无辜，失去民心，最后战败被杀。今天我们应当引以为训，万不可再走蚩尤的老路，不然也会失去民心。”大家听了，都觉得黄帝说得有理。但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制止抢婚。这时黄帝便把他早已和三个妻室商量好的主意拿出来，对着众臣说：“眼下我有三个妻室，她们各有分工，实在忙不过来，经常都不在我身边。我想再娶一个妻室，请你们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但绝不允许抢人婚配。”众臣一听，不加思索地说：“这有何难?您功劳这么大，别说再娶一个，就是再娶十个百个也能办到。”

这消息传出后，各部落都给黄帝挑选美女，甚至有人把自己抢来的美女也献了出来。没几天，各部落就选出上百名美貌女子，供黄帝亲自挑选，哪知黄帝一一过目后，一个也不中意。在场的臣民，谁也摸不透黄帝的心意。当时，黄帝当着众人的面说：“重色不重德者，非

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说罢，扬长而去。人们这才明白黄帝选妻室，并不注重表面的美，而注重的是德才。不久传出消息，黄帝选中祁部落的丑女为妻，封号嫫母。人们听了议论纷纷，有人摇头，有人叹息，都不明白黄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唯有风后、仓颉理解黄帝的用意。仓颉连夜给黄帝造了一“好”字。他说，男子和女子不论长相如何，只要情投意合，天长日久，就是“好”。黄帝成婚这天，各个大小部落都来人庆贺，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仓颉发现黄帝和丑女面对面坐着，嫘祖、方雷氏、彤鱼氏不断给黄帝和丑女敬酒，黄帝和丑女笑得合不住嘴，于是灵机一动，又画了两个口字，上下并起来，当即造了个“喜”字。

他把“喜”字写在一张桦树皮上，高高举起，对着众人说：“抢来的女人作妻室，很难相好。强迫成婚的妻子没有喜。只有男女两相情愿，结成配偶，才是喜中有喜，好上加好，才能和睦相处，白头偕老。”仓颉的这番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自从黄帝娶丑女为妻后，部落之间的抢婚事件，就一天天减少了。

龙—中国的图腾从出土的各种动物化石中，从未发现龙和凤的化石标本。那么，龙凤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团结的象征相传，轩辕黄帝经过五十三战，打败了蚩尤，平息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七十二个小部落，建立起一个国家。黄帝打算制定一个统一的图腾，也就是类似现在的国旗，或者说是国家的标志。开始，黄帝手下的谋臣建议不再搞新图腾。理由是黄帝功德无量，天底下无人能比得上。就沿用黄帝部落的图腾，一统天下。黄帝说：“万不可这样做，各大小部落都拥戴我。我怎么能辜负众望，独断专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呢?”接着黄帝又说：“蚩尤所干的一切，对兄弟部落的行为，我们万万做不得。”黄帝叫仓颉写了个通知，要求原来各大小部落把使用过的图腾，全部献出来，再由原来各大小部落选

派一个代表，共同商议制定新图腾。

谁知通知一发出，各个大小部落都送来了本部落原先使用过的图腾，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个，其中有蛇、鹰、马、鱼、熊、豹、羊、象、狗等各种各样的图腾。这下可把黄帝难住了。究竟采用哪个图腾好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黄帝召来身边的谋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各抒己见，有人同意用这个图腾，有人主张用那个图腾。最后，仍然没有定下来。有人对黄帝说："您考虑得太多了，随便用一个图腾就对了，何必这样挑来选去，太麻烦了。"黄帝耐心地说："这是一个新统一起来的大部落，处处都要谨慎从事，绝不能草率。一定要照顾原来各大小部落的情绪，要搞一个有团结象征的图腾。不然，又有分裂的可能。"众谋臣听了黄帝这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连连称赞。

因为新图腾的事，黄帝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有天夜里，天下暴雨，雷鸣电闪，黄帝发现电古代书法图光一闪，一条明亮的光线，一闪而过，却深深映在黄帝脑海里。第二天，黄帝单独叫来仓颉和风后，把他昨夜看到的霹雷闪电的形象，向仓颉和风后讲述了一遍。然后，黄帝指着各大小部落的图腾说："我看为了照顾各个部落的情绪，咱们参照各部落图腾的特点，应该制定这样一个图腾：蛇的身，鱼的鳞，马的头，狮的鼻，虎的眼，牛的舌，鹿的角，象的牙，羊的须，鹰的爪，狗的尾。组成一个特别的图腾。把原来各大小部落图腾都分别用上一些，要说照顾，这也算真正照顾周全了。可是，组成这样的图腾像个什么东西，叫个什么名字?"仓颉说："黄帝，这个图腾在世界动物中，谁也找不到它，谁也无法伪造。我想，咱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翻江倒海。"

黄帝捋着胡须，轻轻踏着步子，细细琢磨了半天，然后，果断地说："好!就叫'龙'!"从此以后，龙就成为中华民族吉祥权威的象征物，谁也不能侵害它，就连黄帝也带头崇敬它，这就是"龙"的来历。

凤凰是女人的杰作那么凤凰又是怎么来的呢?“龙”的图腾组成后，还有剩下一些部落图腾没有用上，这又如何是好呢?黄帝的元妃嫘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女人，她发明了养蚕，给黄帝制作了衣冠，发明创造了许多东西。嫘祖受到黄帝制定的新图腾的启示后，她把剩余下来各部落的图腾，经过精心挑选，细心端详，也仿照黄帝制定的龙的图腾的方法：孔雀头，天鹅身，金鸡翅，金山鸡羽毛，金色雀颜色……组成了一只漂亮华丽的大鸟，嫘祖叫来黄帝另外三位妻室征求她们的意见，方雷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对嫘祖说：“姐姐，你组成的这只大鸟像只美丽的大公鸡，可就是个单身汉，水中的鸳鸯还是成双成对呢?”一席话提醒了嫘祖。当时，彤鱼氏、嫫母也齐声叫好，都说方雷氏说的有道理。她们姐妹四人，一齐动手，把剩余下来的，没有用到“龙”图腾上的其他小图腾，很快地组成了另一只华丽的大鸟。正好和嫘母组成的大鸟配成一对。可是，把它们叫什么名字呢?这下可把黄帝四位妻室都难住了。最后，她们还是请来深谋远虑的风后、造字的仓颉。叫他俩给这两只大鸟取个名字。风后看罢，哈哈大笑说：“黄帝制作了一条‘龙’，世界上各种飞禽走兽中找不到它，你们四人又制作了两只大鸟，空中飞翔的鸟群中也找不到它。这就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吉祥物。”仓颉全神贯注，一直在详细地观看这两只鸟，一句话也没有说。嫘祖问他时，仓颉把早已想好的名字脱口而出：“我看就叫‘凤’和‘凰’。凤代表雄，凰代表雌，连起来就叫凤凰。”

“好!我赞成，就叫凤凰。”

谁也没注意到黄帝早已站在他们身后，听着他们各种议论。现在黄帝既然赞成叫凤凰，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最后黄帝说：“龙凤在世界上生存的飞禽走兽中并不存在，谁也找不到，它的高贵处就在这里。我看，还是风后说的对：这两种图腾谁也不会伪造，给后世的子孙万代也立下规范。‘龙凤’就正式定下来，作为新部落统一联盟后的新图腾。”这就是“凤凰”的来历。

骑龙升天由于黄帝的功劳卓著，关于他的传说将世世代代流传下

去。

上天赐书轩辕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因土是黄色，能生成物，故称黄帝。他战蚩尤，造神龙，统一了中原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又和臣民一道做衣冠，造舟车，务桑蚕;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等，普天之下国泰民安。传说有一次，天降大雾，整整三天三夜都不散去，天昏地暗。

黄帝问大臣：“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

有位大臣说：“臣听说，天地万象都是上天的警示。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上天有教诲给您，您一定不要冒犯。”

黄帝便召来史官进行占卜，没想到用来占卜的龟甲全都被烧焦了。史官对黄帝说：“臣无法进行占卜了，请您还是问那些圣人吧。”

黄帝说：“已经问过很多人了，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史官听后就跪拜道：“龟甲也不能违背天意，透露秘密，所以才会烧焦。”

此时，大雾已经消失。黄帝便到洛水上巡游，忽然看见一条大鱼背着图书。黄帝十分诧异，便命人杀牛、羊、猪、犬、鸡进行祭祀。

忽然之间，天下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最后那条大鱼向东边的大海游去，把自己背负的图书留下了。一张《龙图》从黄河中浮出来，一本《龟书》从洛水中浮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河图洛书”。图书上写着红色的文字，就是上天赐予黄帝的。黄帝举行了接受上天恩赐的仪式，并按照图书上的教诲治理国家。从此，黄帝的国家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了。

令人敬仰的结局黄帝晚年的时候，命人采首山之铜，在荆山下铸

造大鼎，以此来标志他治理天下功业的辉煌。铜鼎铸造好以后，天上游下一条巨龙，垂着龙髯，来迎接黄帝上天。当时他的群臣们不忍离开黄帝，有的抓住龙髯，有的抓住他的靴子和衣服，结果龙髯拔断了，衣靴拉掉了，黄帝还是乘龙升天而去。现在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葬的是他的衣冠。

精卫填海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一件事情，是一种完美的悲壮。

如花少女葬身海底精卫本来是炎帝最宠爱的小女儿，叫做女娃，虽然她长得十分纤秀，性格却很倔强。其他女孩子都喜欢打扮自己，唯独她喜欢到处玩耍，尤其是到海边玩。

这一天，风和日丽，女娃乘一叶扁舟，在碧波荡漾的东洋大海上遨游。海风微微地吹拂，海浪柔柔地起伏，带着小舟往大洋深处漂去。

尽情玩乐的女娃，怎么会想得到危险就在身边，她仍然陶醉在蓝色的温柔里。霎时间，平静的大海变脸了，微笑的太阳不见了，轻轻的海风变得比刀刃还锐利，软软的海浪变得比铁锤还刚硬。女娃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技艺，与风浪顽强地斗争。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大海的浪涛越来越高，可女娃的力气越来越弱。夜幕降临了，天地间一片黑暗，月亮和星星们都遮住了脸庞，大概是不忍目睹惨剧的发生：小舟被巨浪碾成了碎片，女娃被旋涡吸入了深渊，喧嚣的涛声盖住了女孩求救的呼叫，她永远也不能回去见她慈祥的父亲了。强者的宣言几天过后，一只小鸟在女娃沉溺的水域破浪而出，模样有点儿像乌鸦，却长着花头颅、白嘴壳、红脚爪，它的名字叫精卫，是女娃不屈的冤魂化就而成的。

精卫栖身于布满柘木林的发鸠山上，它愤恨大海夺走了她的青春，于是天天从发鸠山衔起小石子，或者小树枝，展翅高飞，直至东海，把石子或树枝投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管是赤日炎炎还

是雨雪霏霏，精卫鸟都会回翔在波涛汹涌、浩瀚无垠的大海上空，投下颗颗碎石、根根断枝，它不间断地叫着“精卫、精卫”，以激励自己的斗志，它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将东海填平。

东海恼怒了，浪涛喧哗，白沫四溅：“你为什么要把我填平?你为什么恨我这么深?”

天空中传来精卫鸟仇恨的啼鸣：“因为你夺走了我年轻的生命。因为你还将夺走千千万万的年轻的生命。”

“算了吧!你就是填一千年、一万年，也无法将我填平!”东海用轰隆隆的大笑声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我永远不会停的!我要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地填下去，哪怕填到世界末日，宇宙终结。”不死鸟精卫悲啸着，飞翔着，从发鸠山至东海，循环往复，衔石投石，永无休止。

第二十七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2）

夸父逐日炎帝后代的传奇英雄，留给后人的是气吞山河、追逐太阳的雄心壮志。

对太阳的要求夸父是炎帝的后代，他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夸父的先辈曾经参加过对黄帝的战争，失败之后，回到老家，夸父从此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太阳照例每天东升西落，所有人都对此不加在意，但是有一个巨人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它，这个巨人就是夸父。夸父用两条黄蛇作耳环，手里也把玩两条黄蛇，他身材高大，如山岳耸峙，却很天真，富于幻想。这两天，他在考虑几个有关太阳的大问题：其一，太阳落入一个叫“禺谷”的地方之后，黑夜便要降临；我热爱光明，憎恶黑暗，我要去追赶太阳，让他永驻天空。其二，太阳的圆脸上，沾染了不少黑斑；我希望太阳更明媚，更透亮，我要去追赶太阳，请他揩干净脸盘。其三，太阳在夏天喷吐了过多的光和热，到了冬天势必缺乏能量；我喜欢四季如春，不要酷暑也不要严寒，我要去追赶太阳，劝他平均分配热能。夸父想着想着，提起木杖，撒开两条长腿，就朝太阳追去。

没有终点的旅程太阳坐在龙车上悠然西行，猝然看见一个巨人像一座大山一样压来，不由惊呼：“快跑，巨人来啦!”夸父大吼：“跑什么?”脚下用劲，瞬息间越过了千山万水。

古代铜器龙车驰至悲泉，太阳一滚而下直趋虞渊，这时，夸父已

跨入光影，处在大光明的包围中，他的眼前是一团极大极亮的火球。夸父兴奋地张开双臂，想拥抱太阳，可是他突然感到口渴难忍，他实在是太累了。

夸父踉跄地来到黄河边，伏下身子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水，转过身，又将渭水喝干，可是口渴的感觉，依然是十分强烈。他突然想起北方有一个大泽，在雁门山北，是鸟们孳生雏儿、更换羽毛的地方，纵横达千里，烟波接遥天，水草茂盛，水质清洁，水面辽阔，实在是解渴的好去处。

夸父踉跄着往北方跑去，可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再加上口渴难忍，他行至半途，实在支持不住，颓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夸父临死前，丢掉了他的木杖，他随身携带的木杖，化作了绿叶茂盛、鲜果累累的桃树林，人们说，那是夸父留给后世的理想追求者在漫漫长路中遮阳蔽雨、充饥解渴的。

帝喾的传奇帝喾的四个儿子都成为君主的先人，为什么将女儿嫁给了一只狗？

虎父无犬子颛顼之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是帝喾。帝喾又名帝俊，是黄帝的曾孙。

帝喾娶了四个人类女子为妻，所生四个儿子的子孙将来都曾统治天下，真称得上是“虎父无犬子”。他的元妃是有邰氏的女子，名叫姜女原，因践踏巨人足印，受感应而怀孕，生子名弃，其十六世孙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的次妃简狄因吞下燕子蛋而怀胎，生下儿子契，契的十四世孙成汤建立了商朝。他的三妃是陈丰氏的女子叫庆都，生下了大名鼎鼎的尧。他的四妃是鲰訾氏的女子叫常仪，生下了挚，也曾一度接掌帝位。

扶桑的传说传说帝喾在天上也有两位夫人，一位是太阳女神羲

和，一位是月亮女神常羲。常羲替他生了十二个月亮女儿，羲和替他生了十个太阳儿子。

太阳女神的儿子们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汤谷是东洋大海中极其遥远的地方，在汤谷中心有一个“咸池”，是太阳每天洗澡的地方。旁边有一株同根偶生、两干互相依倚的大树，名叫“扶桑”。每天，十个太阳中的九个泡在咸池当中，一个升上扶桑的枝头，再慢慢升上天空，一个回来了，另一个才出去，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只是十个当中的一个。

每次出勤，都是由太阳女神羲和驾驭六条蛟龙牵引的太阳车，载着太阳儿子由东向西运行。当太阳在汤谷里洗完了澡，升上扶桑树时，叫做晨明；升至扶桑树顶，登上妈妈预备好的太阳车，将要出发时，叫做拙明；行至曲阿，叫做旦明；行至曾泉，叫做早食；以后每经过一个重要地方，都有一个代表时间的名目。羲和一直将儿子送到悲泉，剩下的一小段路要让太阳自己行走了。可是妈妈总不放心，一定要坐在车上，看着爱子走向虞渊，进入愚谷，等到最后几缕阳光洒上了愚谷水滨的桑树梢、榆树梢，她才驾驭空车，伴着清凉的夜风，穿过繁星和浮云，回归东方的汤谷，准备伴送第二天出勤的儿子，再开始新一天的行程。

古代称东方岛国日本为扶桑，也是源于这个传说。

南蛮的狗图腾相传帝喾王宫内发生过一件奇事，王后的左耳朵隐隐约约地痛了三年，后来从耳朵里取出一条虫子，外形似蚕的模样，将其在盘中养育，竟然变成了一条龙犬，浑身亮光闪现，遍体锦缎。帝喾见了大喜，赐名龙麒，号称盘瓠。不料居住在北方的犬戎番王不断侵犯，帝喾派遣中原兵将进行了多次抗御，但因番王骁勇凶残，武艺高强，所以屡战屡败。帝喾眼看大片疆土被侵占，边境百姓遭涂炭，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后来挂出奖赏榜文说：“谁能斩番王以复疆土，就将三公主嫁给他为妻，招

赘为东床附马。”然而榜文挂出之后，朝中文武大臣深知番王骁勇，番兵凶残，竟无一人敢来揭榜。可是盘瓠却不见了踪影，大家都十分奇怪。原来盘瓠偷偷跑到了番邦营寨。此刻恰遇番王在大帐中饮酒作乐，庆贺胜利。番王喝得烂醉如泥。盘瓠见良机已到，偷偷跑到他的卧室，“卡嚓”一声将番王的脑袋咬了下来，带回到帝喾的宫中。

帝喾听说盘瓠斩了番王，复了疆土，顿时乐得笑眯眯：“盘瓠啊!你功劳很大，本王给你封官赐爵，建造府第好不好?”盘瓠听了忙摇头，它既不想当官，也不要封侯，一心要娶美丽善良的三公主。帝喾明明知道盘瓠的心思，可就是不提及，不吭气，他舍不得将三公主真的嫁给盘瓠为妻。因此，左思后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吩咐宫中一名侍女梳妆打扮，冒充三公主与盘瓠做夫妻。

盘瓠一见假公主，就猜到了帝喾的计策。但是他不慌不忙不生气，围着假公主转了转，看了看，帝喾以为盘瓠已中计，心里暗暗在欢喜。冷不防盘瓠一跳，来到自己背后，拉住真正的三公主，要求今晚成夫妻。帝喾一看傻了眼，正想阻拦，深明大义的公主开口道：“盘瓠征番，功绩盖世，榜文所示，不可违信。奴愿与盘瓠结为夫妻。”帝喾不得以，只好同意这门婚事。盘瓠带着公主进入南山，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生育了十二个孩子，正好是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这些子女相互结为夫妻。他们把树皮染上颜色，制成衣服，衣服的后摆都有尾形，表示他们是盘瓠的后代。盘瓠的子孙世代繁衍，人口逐渐增多，被称为“南蛮”。这些人外表木讷，而内心却十分聪颖。

牛郎织女上古的人们不知道天文知识，但是却创造出缠绵的爱情故事。

天助自助者牛郎只有一头老牛、一张犁，他每天天刚亮就下地耕田，回家后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日子过得十分辛苦。谁料有一天，牛郎干完活回到家，一进家门，就看见屋子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被洗得清清爽爽，桌子上还摆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牛郎吃惊得

瞪大了眼睛，心想：这是怎么回事?神仙下凡了吗?不管了，先吃饭吧。

此后，一连几天，天天如此，牛郎耐不住性子了，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天，牛郎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了门，其实，他走了几步就转身回来了，没进家门，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偷偷地观察着。

果然，没过多久，来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一进门就忙着收拾屋子、做饭!牛郎实在忍不住了，站了出来道：“姑娘，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帮我做家务呢?”那姑娘吃了一惊，脸红了，小声说道：“我叫织女，看你日子过得辛苦，就来帮帮你。”牛郎听得心花怒放，赶忙接着说：“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同甘共苦，一起用双手建设幸福的生活!”织女红着脸点了点头，他们就此结为夫妻，男耕女织，生活得很美满。

无法阻隔的感情过了几年，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过得开心极了。一天，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织女不见了，两个孩子哭个不停，牛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着急时，乌云又突然全散了，天气又变得风和日丽，织女也回到了家中，但她的脸上却满是愁云。只见她轻轻地拉住牛郎，又把两个孩子揽入怀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凡人，而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现在，天宫来人要把我接回去了，你们自己多多保重!”说罢，泪如雨下，腾云而去。

牛郎接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欲哭无泪，呆呆地站了半天。不行，我不能让妻子就这样离我而去。我不能让孩子就这样失去母亲，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把织女找回来!这时，那头老牛突然开口了：“别难过!你把我杀了，把我的皮披上，再编两个箩筐装着两个孩子，就可以上天宫去找织女了。”牛郎说什么也不愿意这样对待这个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伙伴，但拗不过它，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忍着痛、含着泪照它

的话去做了。

到了天宫，王母娘娘不愿认牛郎这个人间的外孙女婿，不让织女出来见他，而是找来七个蒙着面、高矮胖瘦一模一样的女子，对牛郎说：“你认吧，认对了就让你们见面。”牛郎一看傻了眼，怀中两个孩子却欢蹦乱跳地奔向自己的妈妈。原来，母子之间的血亲是什么也无法阻隔的!

王母娘娘没办法了，但她还是不甘心织女再回到人间，于是就下令把织女带走。牛郎急了，牵着两个孩子赶紧追上去。他们跑着跑着，累了也不肯停歇，跌倒了再爬起来，眼看着就快追上了，王母娘娘情急之下拔出头上的金簪一划，在他们中间划出了一道宽宽的银河。从此，牛郎和织女只能站在银河的两端，遥遥相望。而到了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会有成千上万的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架起一座长长的鹊桥，让牛郎织女一家再次团聚。

尧眉八彩成就一番伟业的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

奇人奇相尧是帝喾三妃所生的儿子，名叫“放勋”。尧的母亲观看黄河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条赤龙从天而降，刮起一阵阴风。尧的母亲因此而怀孕，十四个月后，才生下尧。传说在尧出生的时候，常有黄云覆盖在天上。

传说尧身高十尺，约有两米多。他的脸上窄下宽，由于长期劳累，身材十分瘦削，但是精力旺盛。尧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眉毛呈倒八字形，天生有很多颜色，所以人称“尧眉八彩”。

尧登上帝位之后，到处物色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各种官职，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尧成为继伏羲、神农、黄帝之后又一个杰出的领导，也成了古代传说中的圣人。据说尧逝世的时候，天下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之内，天下没有人弹奏乐曲。

谁也不愿意接受的帝位传说尧年老的时候，想找人继承帝位。他听说许由德高望重、不同凡俗，便来到许由的隐居之地，登门拜访。但是许由不愿意出山，当晚就逃到了箕山。尧又追到箕山，请他出山，但许由还是不答应，在颍水边洗耳朵。这时候，他的朋友巢父牵牛来此饮水，见许由这个样子，就问其原因。

许由说：“尧让我接受帝位，玷污了我的耳朵，所以我要洗耳朵。”

巢父讥讽道：“你若诚心隐居，为何不到高山深谷里藏起来?故意到处云游，高谈阔论!你在这里洗耳朵，岂不是把河水也玷污了。”

许由听后，十分惭愧，终身也没有出来做官，死后葬在箕山之巅。尧内心十分悲痛，直到后来，考验多次之后，才将帝位传给了舜。

羿射十日每当乱世之时，总会有英雄挺身而出。

人间地狱传说在尧当首领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灾难。有一天，十个太阳一齐飞离扶桑，谁也不愿再孤零零地去乘坐妈妈驾驶的车子，而是携手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任意嬉戏，直至倦了乏了，才回汤谷休息。

十日并出，可害苦了下界的黎民百姓：灼热的阳光晒枯了稼禾，烤焦了土石，甚至连金银铜铁都熔化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汗水早已流尽，血液也将干涸。田间颗粒无收，存粮快要告罄，危机就在眼前。

灾祸还不限于此，窫窳、凿齿、九婴、大风、修蛇、封稀等凶禽恶兽也由于环境恶化，食物短缺，纷纷从燃烧的森林、沸腾的湖泊里逸出，逞着它们贪婪暴虐的本性，到处吞食人民。玉宇澄清人间帝王尧日日夜夜跪在祭坛上向天上的父亲祷告，紧急的呼救声上达天庭，

声声震动着帝喾的耳膜。作为天帝的帝喾再也不能充耳不闻，放任不管了，他命令麾下最勇敢最年轻的武将神射手羿，到下界去剿灭横行的禽兽，把太阳射落，为民除害。

羿生得面若冠玉，眼若朗星，虎背猿臂，豹腹狼腰，他用帝喾所赐的彤弓、素箭武装起来，和妻子嫦娥降临凡界，在一座闷热的茅屋里拜会了愁苦的尧，从尧那儿他了解到罪魁祸首是那十个太阳，老百姓都在诅咒："毒日头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毁灭呢?我们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神射手羿挟弓策马，驰骋原野，明晃晃的日光耀得他睁不开眼，千里焦土、遍地枯骨又令他怒火中烧。十个太阳却有恃无恐，根本不理会盘马弯弓、作势欲射的羿，依旧在天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羿大怒道："你们既然怙恶不悛，我就替天行道了。"他使的是平生绝艺连环箭法，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儿，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飕飕飕一连九箭破空裂风而去，起初没有动静，仿佛时间凝固了，隔了片刻，只见天空中一个个太阳接连爆裂，漫天的流火四散飞溅，恰似节日夜空的礼花。又过了半晌，啪啪啪一阵乱响，整整九只极大的三足金乌鸦坠地，那是太阳精魂的化身，太阳的碎壳流浆都落在了东洋大海，凝结成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的大炭团沃焦。海水流经沃焦，一下子就被蒸发为云气，升腾上天，化作霖雨，复洒入江河，所以，大江小河的水日夜不息汇聚海洋，永远流不尽，大海也永远不会涨溢。

羿九箭连发，九日并落，剩下的那个太阳早吓得脸色昏黄，天气明显转凉了。凉风拂面，站在祭坛上观看的尧顿时清醒，他见羿轻舒猿臂，从箭囊中抽出一支羽箭，急忙制止："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没了太阳，天下的百姓要遭受永夜的痛苦了!"总算将惟一的太阳保留了下来。

此后，羿又扫除了地上的各种恶魔怪兽，人间变得风和日丽，百

姓安居乐业。人们感激为民除害的英雄，也更加拥戴尧这位全心全意治理天下的首领。

嫦娥奔月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嫦娥，她偷吃灵药竟是迫不得已。

引狼入室自从羿立下盖世神功之后，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射杀的几个太阳是天帝的儿子，天帝怪罪于他，把他和嫦娥贬到凡间做了凡人。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羿觉得对不起嫦娥，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并说："天上等级森严，在人间倒也逍遥自在。不过凡人终将一死，若要长生，就必须渡弱水，翻炎山，登上昆仑，去向西王母求以不死灵药。

羿凭着盖世神功、超人意志，越过炎山、弱水，攀上悬崖峭壁，来到昆仑山顶。西王母钦佩羿的作为，同情他的遭遇，但仙药只剩下一颗，便说："不死药是用不死树结的不死果炼成的，不死树三千年开一次花，三千年结一次果，炼药又需三千年。现在只剩下一颗，两人分享俱可长生不老，一人独食即能升天成仙。"

羿回来和妻子嫦娥商议找个吉日分食，于是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嫦蛾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蓬蒙看到了。

无奈的选择当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逼嫦蛾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气得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现代流传甚广的"嫦娥奔月"是说嫦娥经受不住天上生活的诱惑，趁后羿外出狩猎，独自吞食了不死药，嫦娥由于背弃了丈夫，怕天庭诸神嘲笑，就投奔月亮女神常羲，想在月宫暂且安身。可是月宫空无一人，出奇的冷清，她在漫漫长夜中咀嚼孤独、悔恨的滋味，慢慢地变成了月精白蛤蟆，在月宫中终日被罚捣不死药，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李商隐曾有诗感叹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纪昌学射箭当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刻苦训练之后，就不奇怪他们的成就了。

拜师的第一堂课甘蝇是古时候的一位射箭能手。他只要一拉弓射箭，将箭射向野兽，野兽就应声而倒；将箭射向天空飞翔着的飞鸟，飞鸟就会顷刻间从空中坠落下来。只要看到过甘蝇射箭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射箭能手，真是箭无虚发，百发百中。

古代人物甘蝇的学生叫飞卫，他跟着甘蝇学射箭非常刻苦，名师出高徒，几年以后，飞卫射箭的本领赶上了他的老师甘蝇。后来，又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来拜飞卫为师，跟着飞卫学射箭。飞卫收下纪昌作徒弟后，对纪昌的训练非常严格。

刚开始学射箭时，飞卫对纪昌说："你是真的要跟我学射箭吗?要

知道不下苦工夫是学不到真本领的。”纪昌表示：只要能学会射箭，我不怕吃苦，愿听师傅指教。于是，飞卫很严肃地对纪昌说：“你要先学会不眨眼，做到了不眨眼后才可以谈得上学射箭。”纪昌为了学会射箭，回到家里，仰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面，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妻子织布时不停踩动着的踏脚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心里想着飞卫师傅对他的要求和自己向飞卫表示过的决心。

要想学到真功夫，成为一名箭无虚发的神箭手，就要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这样坚持练了两年，从不间断，即使锥子的尖端刺到了眼眶边，他的双眼也一眨不眨。纪昌觉得练得差不多了，于是整理行装，离别妻子到飞卫那里去了。飞卫听完纪昌的汇报后却对纪昌说：“还没有学到家。要学好射箭，你还必须练好眼力才行，要练到看小的东西像看到大的一样，看隐约模糊的东西像明显的东西一样。你还要继续练，练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来告诉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纪昌又一次回到家里，选一根最细的牦牛尾巴上的毛，一端系上一个小虱子，另一端悬挂在自家的窗口上，两眼注视着吊在窗口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十天不到，那虱子似乎渐渐地变大了。纪昌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他继续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三年过去了，眼中看着那个系在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又渐渐地变大了，大得仿佛像车轮一样大小了。纪昌再看其他的东西，简直全都变大了，大得竟像是巨大的山丘了。于是，纪昌马上找来用北方生长的牛角所装饰的强弓，用出产在北方的蓬竹所造的利箭，左手拿起弓，右手搭上箭，目不转睛地瞄准那仿佛车轮大小的虱子，将箭射过去，箭头恰好从虱子的中心穿过，而悬挂虱子的牦牛毛却没有被射断。这时，纪昌才深深体会到要学到真实本领非下苦功夫不可。他便把这一成绩告诉飞卫。飞卫听了很为纪昌高兴，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并且不停地拍手，走过去向纪昌表示祝贺说：“你成功了。对射箭的奥妙，你已经掌握了啊!”

舜的传奇经历舜多次遭到亲人的陷害，却总是逢凶化吉，如有神

助。

理想的接班人尧年纪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

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位子很合适。”

尧严肃地说：“不行，他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

另一个叫兜的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错。”

尧摇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用这种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要大家推荐，大家一致推荐舜。

来自家人的暗害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就是瞎老头儿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此人十分傲慢，瞽叟却很宠他。虽然家人对舜很不好，但舜待他的父母、弟弟却很好。所以，大家都认为舜是个德行良好的人。尧决定先考察一下舜。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那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和瞽叟一起用计，几次三番想暗害舜。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想把舜活活埋在里

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他一进屋子，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您呀!”

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尧听了大家介绍的舜的事迹，又经过考察，认为舜确是个品德好又挺能干的人，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舜接位后，也是又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受到大家的信任。过了几年，尧死了，舜还想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是大家都不赞成。舜才正式当上了首领。

除恶务尽对那些害群之马，舜一向是毫不手软，重拳出击。

先贤的不肖子孙传说古代黄帝有个不肖子孙，他不讲仁义，包庇奸人，行凶杀人，与恶人勾结在一起，天下人都称他为“浑敦”；少皞也有个不肖子孙，他不讲忠信，对善良的人恶意攻击，对有道德的人大肆污蔑，天下人称他为“穷奇”；颛顼也有个不肖子孙，他不听善言，顽固不化，奸诈不义，扰乱天地的道德，天下人都称他为“梼机”；炎帝也有个不肖子孙，他贪于饮食，索求财物，生活奢侈没有满足，天下人都称他为“饕餮”。

据说“四凶”后来成了害人的怪物：“浑敦”变成昆仑山上的一头怪兽，样子有点像狗，遇到有德行的人就撒野，遇到凶恶的人就依

靠。“穷奇”在西北也变成一头恶兽，样子像老虎，而且长着双翅可以飞翔，他见人争斗，就立刻吃掉那个正直的人，见到忠信的人，就上去咬掉他的鼻子，见到凶恶的人，就杀死其他的野兽送给他。“梼杌”在西方，长得人面猪矛，在荒野之中逞凶作恶，人们又给他起名叫“傲狠”或者“难训”。“饕餮”在西北或者西南方，据说他头像人，身体像牛，眼睛在腋下，有老虎般的牙齿和爪子，贪如恶狼，经常抢夺老弱者的财物，还要吃人。

舜在为尧摄政的时候，就采取果断措施，将这“四凶”放逐到边远荒凉的地方，去抵御其他的妖魔鬼怪。

该出手时就出手除了流放“四凶”之外，舜还把共工流放到北方的幽州，把讙兜流放到南边的崇山。因为共工经常在部落联盟内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不仅没有认真地治理洪水，反而加大了洪水的危害。

讙兜是南方的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但是他为人凶狠，不善领导，使他的部落政治腐败，因此舜流放讙兜，迁走他的部落。

舜敢于和邪恶进行斗争，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保卫自己的政权尧的儿子叫“朱”，仗着父亲是部落联盟首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整日无所事事，行为放纵轻浮。还召集了一帮青年男女，在家中纵情声色，奢侈腐化。

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成器，就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尧逝世之后，舜接替了帝位，朱见自己继位无望，心中十分忿忿不平。他纠集一些人，到处造谣，说舜的坏话，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舜把朱流放到了丹水，靠近三苗族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人们称他为“丹朱”。

三苗族人本来就不服中原华夏族的统治，就与丹朱联合起来，一起反抗。丹朱势单力薄，也是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丹朱和三苗族密谋策划，后来公开反叛，气焰十分嚣张。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军队，与丹朱和三苗族展开大战。结果三苗族战败，舜严厉惩罚了策动叛乱的首恶。丹朱在叛乱失败后，觉得没有脸面见舜，于是投水自尽。

湘夫人一生相随，投江殉情，造就感情绝唱。

舜的情史佳话娥皇和女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在舜还是个穷苦百姓的时候，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以考察舜的德行。蛾皇与女英嫁给舜之后，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天子之女就专横跋扈，她们恪守妇道，帮助舜机智地摆脱弟弟的百般迫害，成功地登上王位，之后还鼓励舜以德报怨，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

舜登基之后，与两位心爱的妃子泛舟海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他们的船用烟熏过的香茅为旌旗，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并在华表的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风向标，它可以为水手调整帆具提供依据。但这项发明却不能预测突如其来的噩耗。

缠绵悱恻的绝唱那一年，舜带着娥皇、女英巡察南方，到湘江边的时候，二妃陶醉于湘江两岸的优美风景，就留在了那里，舜继续前行，然后派人来接。没想到，当舜来到在一个叫做“苍梧”的地方的时候，突然病故。

娥皇和女英闻讯伤心不已，一路失声痛哭，而她们的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形成美丽的斑纹，世人称之为“湘妃竹”或“斑竹”。她们在悲哀地哭泣了一阵后，居然飞身跃入湘江，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其情状之壮烈，真是旷世罕有。

后人在湘江边上，修建了二妃庙，也叫“黄陵庙”。据说，二妃的

神灵经常漫游于洞庭之边，出入潇湘之水，于是，二妃成了湘江之神，在许多神话传说里，都称她们为“湘君”，或称“湘夫人”。

大禹治水新婚之后的第四天，大禹就领命治水，成就了千古伟业。

临危授命在尧执政的时候，发生过多次特大的水灾，洪水淹死百姓，吞没庄稼，冲垮房屋。尧将首领们召来，共同商议治理洪水、解除民众疾苦的事情。最后，大家推举一个叫鲧的人来担当这一重任。传说中，鲧到天上去窃取了天帝的“息壤”。

“息壤”是一种神土，它可以自己生长不息。于是，鲧便用息壤来堵住洪水。天帝发怒了，叫火神祝融烧死了鲧。

而在实际生活中，鲧治水采取的是用石块和泥土筑坝挡水的办法。他指挥人们挑土运石，垒堤筑坝，来阻挡洪水。

洪水无处外流，就往上猛涨，鲧见水涨了起来，就又下令继续加高堤坝。

结果是形成了水涨堤高，堤高水涨的恶性循环。

憋在堤坝中的洪水，好像悬在人们头上、挂在丝线上的千钧利剑，随时会丝绝剑落，夺人性命。

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尧叫舜去检查鲧的治水工作，舜罢免了劳而无功的鲧，命令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

禹是一个非常务实能干的人，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专注认真的态度，踏实苦干的工作，治水成功。

后来，禹成为夏朝的第一个君主，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夏禹或大禹。

疏导法治水禹接受了治水的任务，就和人们讨论治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挡水就是治水，否则就不叫治水。可是禹想，筑堤建坝挡水是不起作用的，父亲采用这个办法白干了九年，什么也没办成，洪水照样四处泛滥，给民众造成很大的损失。怎么办呢?禹陷入沉思。禹想来想去，忽然眼前一亮，想到既然“挡”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疏导洪水也许是个值得一试的办法。但是要疏导洪水，不知道地形地势是不行的。于是，大禹带着一批忠诚的助手，历经寒暑，跋山涉水，经历了无数风险，九州大地布满了他们的足迹。

大禹的妻子是南方涂山地区的一位女子，大禹跟她结婚后只在家待了四天，便忙着离家去治水了。后来涂山女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这是大禹留下的名字。大禹临行前对涂山女说：“如果我走后你生了孩子，就取名叫‘启’。”启，就是启行，是纪念他们婚后几天，大禹为了平治洪水就登程上路的意思。

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在治水的十三年中，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第一次带人修渠路过自己的家门口，他的儿子刚刚出生，正在啼哭。他很想进去看看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可是他想到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办，就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古代人物像治水六七年后，大禹第二次经过家门。那天中午，大禹刚登上家门口的小丘，就看见家里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又听见妻子与儿子的笑声，大禹放心了。为了治水大业，他还是绕过家门，赶紧向工地奔去。

又过了三四年，一天傍晚，大禹因治水来到家的附近。突然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大禹来到自己家的屋檐下避雨，只听见屋里母亲在对

儿子说：“你爹爹治平了洪水就回家。”大禹听了非常感动，更坚定了治水的决心，立刻又转身上路了。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传遍了各地，感动了跟随他治水的民众，更加齐心协力地工作。

一年又一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在九州大地上，到处留下大禹辛勤的汗水。他任凭风吹雨打，哪管艰险劳累，一直率领人们进行着治水的艰苦劳动。传说在治水时，人们遇到一座险峻的大山挡路，无法前进，禹就化身为一只大熊，开出了一条山路，才使治水队伍通过那里。大禹用了十三年，终于疏通了河道，治理了湖泊，洪水由高处流入低处，从湖里流到江河，最后汇入了大海。一片片土地露出水面，人们又重新回到陆地生活，修建房屋，种植庄稼，养牛羊鸡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建立强力政权诸侯大会，杀一儆百，夏朝的威仪让诸侯不寒而粟。

称霸诸侯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舜去世后，大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这就是夏朝的开始。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另有一种说法是，启是夏朝的建立者）

大禹时刻不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为了治理天下，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

当时除了夏国之外，还有很多诸侯国。为了了解天下到底有多少诸侯国，建立各诸侯国的联盟，维护夏国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禹决定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大会召开的地点就被定在禹和妻子第一次相见的涂山，颇有纪念意义。

四方赶来的诸侯国首领多达万人以上，他们都带着朝贺的礼物。大家都称赞禹的功德，表示愿意臣服。禹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严，扩大夏国的领域，明确与诸侯的从属关系，就对前来参会而没有封号的诸侯正式予以册封，并和各方的诸侯协商，每年向夏王上纳一定的贡奉。

铸造九鼎大禹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让各部落把所有的铜贡献出来，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也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

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

夏禹开始在部落联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九鼎的铸成，使他有机会把这权力强化和神圣化，使它更加巩固，以便把各部落统一在一起。

恐怖的刑法禹制定了各种刑法，后世称为“禹法”。刑法规定，百姓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可施以“大辟”、“膑”、“宫”、“劓”、“墨”五种刑罚。“大辟”是死刑，即杀头；“膑”是挖去膝盖骨，或断足，使人终生残废；“宫”是割掉生殖器，使人失去生育能力；“劓”是割掉鼻子，惩罚也是十分残酷；“墨”是在脸上刺字，并涂上黑色，毁坏人的面容，让人永远受到耻辱。

同时，夏朝已经设有监狱，关押犯罪的人。夏朝就是用军队、刑法、监狱来加强对叛乱分子的镇压，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杀一儆百禹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各部落的控制。说来也

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给了禹王一个树立权威的机会。原来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首领，叫防风氏。这防风氏原是土著越族的一个酋长，身长三丈，在周围部落中横行霸道。他早有建国称王的野心，所以对禹王的权力并不尊重，因此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以显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观察禹对他的反映。

禹早就知道防风氏的野心，所以早加防备和警惕。现在看他公然违反法令，如此傲慢，不禁勃然大怒。为了杀一儆百，禹下令处死了防风氏。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贴耳，对禹王惟命是从。

家天下夏朝巩固之后，显现出一派祥和之气，可是在此之前，却是血雨腥风。

名义上的禅让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最初，人们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死了。后来经过商议，又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他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另一位英雄。

随着王位的巩固，夏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的什么人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大家都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了这件事，禹王越发烦躁，寝食难安。后来他想到：“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的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呢?”于是禹让儿子启参与治理国事。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

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作为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就真地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他们说："启是禹的儿子，我们愿意效忠于他。"

为了权力的斗争伯益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勃然大怒。他本是东夷人，他召集东夷部族率军向启杀来。伯益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突然在宫廷中把启监禁起来，向天下宣布："禹本来是把帝位禅让给我的，而启却无耻地抢夺了去，我要夺回帝位。"

尽管如此，伯益还是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局。启毕竟是大禹的儿子，在朝的文武官员和各地诸侯中都有他的亲信和好友，势力深厚，远非伯益所比。启在监狱中得到朋友的帮助潜逃出来，动用国家军队和诸侯国的部队，向伯益发动进攻。伯益因为势单力薄而被打败。启捉住了伯益，为了消除后患，就把伯益杀掉了，同时也杀戮了不少支持过伯益的人。

夏启为了庆祝胜利，在钧台（今河南禹县）举行了大规模宴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第二代国君。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镇压反抗尽管启打败了伯益，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扈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

启认为他是伯益的同伙，于是，夏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泽地方（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斗。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

夏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两军都伤亡惨重，战争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夏启认为战争无法取胜，是自己德薄所致。于是下令收兵。

从此，夏启修身治国：坐的地方不设两张席子，吃饭不做两道菜；琴瑟不弹，钟鼓不击，子女衣着俭朴，和睦亲邻，尊敬长辈，任用贤能。经过一年的准备，夏启再次发动对有扈氏的进攻，终于把有扈氏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

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

诛杀弟弟关于权力的血雨腥风，还永远没有停止。

家族内部的隐患启刚刚坐上王位的时候，权力争夺的事件接连不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镇压伯益和有扈氏不久，夏后帝启家族里又发生了流放和诛杀武观的内乱。

武观是夏禹的第五个儿子，见长兄启继承帝位后，一改过去勤劳、节俭的作风，开始奢侈、享乐起来，特别是钧台大会上花天酒地、诸侯朝拜的热烈景象，使武观十分羡慕!他心想，如果自己能继承帝位，享受天下各地的进贡，接受四方诸侯的朝拜，该有多么威风和快乐!他在钧台大会上表现得十分随便，作为诸侯，也不对作为天子的兄长进行朝拜。

启看出兄弟的心思和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武观不但没有接受兄长的规劝，反而口出怨言，说什么父亲的帝位，作为儿子大家可以继承，你兄长又有什么了不起?启觉得武观难于训教，必须对他施以惩戒，就把他流放到“西河”，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自此，武观被革除诸侯官位，沦为平民。

来自弟弟的公然反叛在西河，武观再也享受不到诸侯的生活待

遇，因此他心中更加不平，便在那里组织人马，制造兵器，准备以武装反抗对他的不公平待遇。经过四年的准备，集结了足够的力量，他就在西河公开举起叛乱的旗帜，与中央朝廷相对抗。夏后帝启看到弟弟公然谋反，甚是愤怒，但又不便亲自出兵征伐，便命令在附近的诸侯彭伯寿，派兵前往西河，讨平叛乱。

武观所纠集的军队是一批乌合之众，没有经过实战的训练。当彭伯寿的部队与武观纠集的军事力量初一交战，武观的士兵就因害怕而四散奔逃。武观成了彭伯寿的俘虏被带到都城，交给启处置。

武观叛乱失败，悔恨交加，他在兄长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帝启顾念兄弟手足之情，看在父亲禹的面子上，曾想把武观放回西河，但又怕他恶习难改，再行叛乱，最后还是把他杀了。这是帝启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平定家庭内乱的一次重大事件。

太康失国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只知道玩乐的时候，那么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呢？

国家衰败的伏笔开创了父亡子继的世袭制度，夏启废除了禅让制度。他当上国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着父亲会见部落会议首领的样子，大会各部落首领。他的主要目的是对首领们展示自己的武力，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显赫地位。夏启还喜欢四处巡游。过去，尧、舜、禹到各地巡游，主要是为了了解各地的风俗，观察民间的痛苦，解决部族间的纠纷。如今夏启巡游则完全是为了炫耀和享乐。他觉得在外巡游，一路上武士保驾，诸侯迎接，游乐宴饮，美女相伴，吃的是山珍海味，看的是各处美景，过的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实在是志得意满。

首领们看到这位新王的奢侈和享乐，已经使人民大众对他产生了怨恨之心，就想乘机作乱。但夏启觉得江山稳如磐石，所以对身边大

臣们的忠言，一概充耳不闻，对各部落的反叛，也只是匆匆镇压下去了事，仍旧我行我素。腐败的生活使他缩短了寿命，只做了九年的国王，他就死去了，他的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

无视敌人的存在当初夏启称王时，依靠着大禹的余威，他自己也东征西战，才站稳了脚跟。可他的儿子太康，既未见过祖父大禹的艰苦，又未见过父王夏启当年的辛劳，他所见所闻的只是父王动不动就进行的巡游和随心所欲的挥霍。所以太康对治国一窍不通，却学了不少吃喝玩乐的本领，尤其喜欢出去打猎。太康做了国王之后，整日外出狩猎，丢开国家大事不管，一去就是几个月，游乐、狩猎的时间远超过处理国务的时间。有一次，他打猎路过洛水，向南方进发，越玩兴致越高，一直玩了一百多天，还不想返回京城。

就在太康整天游猎歌舞的时候，东边的东夷族强大起来了。在东夷各国中，要数有穷氏的势力发展最快了。有穷氏的首领是个勇猛善战的神箭手，名字叫后羿。因为他射技神奇，人们认为他是再世的神羿，所以就把他称作后羿了。后羿箭法娴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部落中的青年人也都好武喜射，而且还把其他部落的不少青年也都吸引到有穷国来。这样，年复一年，有穷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流浪的君主太康对朝中的政事不闻不问，只知借巡游之名游山玩水，对东夷方面的动向更是全然不知。一年秋天，他带着自己的弟弟仲康及一帮大臣，离开王都，又到山林中打猎去了。后羿看到太康长期外出打猎，国中空虚，并且由于太康丢下国家大事不管，引起了老百姓的怨恨，就率兵乘机夺取了夏朝的首都安邑（今山西安邑县）。太康闻听国都失守，后悔得无以复加。但是他身边没有多少兵马，人心也已经失去，无法与后羿抗衡，终日忧郁寡言，没几年就死去了。

太康的弟弟仲康见哥哥忧郁而死，自己又不能返回王都，便自立为夏王，继续在外流亡，等待复国的时机。

第二十八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3）

后羿之死刚刚建立政权的后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被宠臣暗害。

后羿走亡国老路仲康死后，儿子相接替帝位。但是后羿废弃夏后帝，自己登上帝位，称为“帝羿”，国号“有穷”，正式宣告取代夏王朝的政权。

后羿虽然建国，其实也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莽夫。他自己也十分喜欢打猎，喜欢玩乐，对管理国家大事也不用去做。

后羿身边原本有四位贤臣：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这四个人曾帮助后羿攻克夏朝都城，又策划夺取夏朝政权统治中原。在后羿篡夺王位之后，他们又劝谏后羿要治理朝政，关心民事。但后羿此时却一反常态，对四位贤臣态度冷淡，有意疏远，却对一个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小人言听计从，十分亲近，这个人就是寒浞。

拍马屁的威力寒浞原本是寒国人，寒国的首领叫“伯明”，对寒浞溜须拍马、兴风作浪的恶习十分反感，就把他从寒国驱逐出去。寒浞流浪到有穷国，凭着一身谄媚的本领，向后羿百般吹捧，为后羿出了不少坏主意，深得后羿的宠信。后羿认为寒浞是最了解自己、最效忠于自己的人，于是，就把寒浞立为有穷国的宰相。

寒浞当上宰相之后，就更加得意忘形起来。他经常出入后羿的宫闱，与后羿的妻妾打情骂俏，暗中勾搭；对其他大臣又经常行贿，收

买人心，特别是和后羿的家丁交往甚密，打成一片。

寒浞千方百计诱惑后羿到田野里寻欢作乐而不想返回宫廷，不理朝政。而他在宫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为夺取帝位、霸占后羿的妻妾创造各种条件。这一切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得十分顺利。

霸占妻室后羿有一个家丁，他曾经向后羿学习射箭技术，学得非常精通，几乎把所有的技术都学到家了。他想，世界上只有后羿的技术能超过自己，因此常有杀死后羿的念头。

这时，寒浞来到后羿家中，想买通那个家丁暗杀后羿，先给了这个家丁一笔钱，答应事成之后还有大赏。在一切都布置就绪后的一天傍晚，后羿出外打猎玩得高兴，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家丁将后羿射死，并把他的尸体放在锅里煮熟。家丁还将这尸体的肉羹拿来给后羿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忍吃父亲的肉，也被众家丁杀死。

寒浞经过几年精心策划，迷惑后羿，勾结其妻妾，贿赂其群臣，欺骗其人民，买通其家丁，最终把后羿杀死。寒浞杀死后羿后，自己登上有穷国的帝位，同时霸占了后羿的妻室。

少康中兴一代君王不仅人长得美俊，而且能够兴盛邦国。

延及到下一代的较量寒浞有两个儿子，大的取名浇，小的取名叫豷。这兄弟俩长到十几岁，力气就大得惊人。他见两个儿子力量过人，心中十分高兴，就想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于是请来武师教授他们武艺和兵法。在细心培养之下，他们成了智勇双全的将军。寒浞有了这样的两个儿子，真是如虎添翼，便把浇封到过地，所以也称过浇；把豷封到戈地，所以也称戈豷。

古代瓷器寒浞怕相以后羽翼丰满，兴兵来复兴夏朝，就派大儿子浇带兵去杀了相。相的妻子后缗这时正有身孕，躲在阴沟里，逃过一劫，然后跑回了娘家。后缗在娘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少康。后缗

把国仇家恨埋在心底，把报仇雪恨、兴邦复国的愿望寄托在长大成人后的儿子身上。

成就未来的帝王二十年过去了，少康转眼间长成了英俊青年。二十年来，他不断从母亲及外祖父那里受到报仇雪耻的教育。为复兴夏朝，他学习各种本领，做着光复兴业的准备。起先，他在外祖父那里管理畜业，同时也抓紧时间学习带兵打仗的本领。

一年夏天，少康是夏后相的遗腹子的消息传到寒浞那里，使寒浞大为震惊，他本以为夏后氏已被灭绝了呢。听到这个消息，寒浞心神不安，心想："不除掉这个孩子，以后是心腹大患。"于是，立即派出大臣椒，带领一班人马，前来捕杀少康。

少康听到消息，就赶紧逃到虞舜的部落有虞氏那里，躲过了椒的追捕。这里的首领叫思，一向对后羿、寒浞的暴政不满，又见少康气度不凡，大有夏人先祖的遗风，就让他在部落里担任庙正（管理膳食的官），学习管理财物的本领。这样，少康就变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后来，虞思看到少康为人忠实可靠，办事精明强干，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把一块叫做"纶"的地方交给他管理。纶这个地方方圆十里，土地富饶，还有兵士五百人。纶虽然地小兵少，对少康这个亡国之君的后代来说，总算有了恢复夏朝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

过了许多年，在少康治理下的纶地，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丁兴旺，成了远近闻名的乐土。过去散居在山林中的夏人，听说少康是夏后氏的后代，他治理下的纶地土地富饶，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纷纷前来投奔，使少康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重整山河少康见条件成熟，便从纶地出发讨伐寒浞。寒浞多年来只顾享乐不理政事，大失民心，就是他手下的心腹将士们也早与他同

床异梦。这时少康突然兵临城下，只见夏军军威雄壮，士气昂扬，哪个还敢抵抗?刚一交手，便溃不成军，寒浞也在乱战中被杀死。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少康收复了夏故都。他祭奠先祖，安抚百姓，整顿故都，重建国家。

几年后，少康的实力更加雄厚，于是又起兵讨伐过浇和戈殪。这时，过浇和戈殪虽拼命抵抗，可是败局早定，终难挽回，终于被少康消灭了。夏禹的子孙夺回了失去的江山，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少康重新登上帝位，各地诸侯都前来朝贺。历史上就称少康在危难中重建夏王朝的过程为“少康中兴”。

荒唐的君主一任君主，只知道求神弄鬼，寻欢作乐，国家也必然走向灭亡。

迷信的君主夏朝后期，鬼神迷信之风非常盛行，几代君主都做了不少的荒唐事情。夏王廑死后，孔甲继承帝位。孔甲本来早就应该称帝了。但因为年幼之时，不被父亲喜欢，失去了继承帝位的机会，所以当他继承帝位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当时朝中大臣都认为，年纪大的君主做事更为稳重，能够使国运昌盛，所以都支持他称帝。

可万万没有想到，孔甲称帝之后，还没等先主服丧期满，就饮酒食肉，甚至酩酊大醉。他还搜罗各地美女，寻欢作乐，沉湎酒色，不理政事。

而且孔甲好事鬼神，多次劳役民众修建青帝庙、白帝庙、赤帝庙、黑帝庙、黄帝庙。又修建元女台、素女台、青女台、神女台、宓妃阁，弄得民怨之声不绝于耳。他整日除了大搞迷信活动外，就是打猎玩乐。孔甲的行为，使国内混乱，声威衰落。

胡作非为、荒诞不经有一次，孔甲带领大队人马到山上打猎，突然刮起了大风，空中乌云密布，天色黯淡。孔甲迷了路，走进一个山

民家中，看见家中的女主人正在给自己的小儿子喂奶。

有人说：“这男孩生下的日子是个好日子，将来一定大吉大利。”

可有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遭殃。

孔甲见那个男孩长得十分可爱，就从妇人的怀里夺过来，说：“他是我的孩子了!”不管妇人怎么反对，他抱了孩子就走。

这个孩子被带到宫中抚养，孔甲虽然算是他的养父，但是也不去关心男孩。有一次，宫中拆房子，男孩跑去观看，一把锋利的斧子从屋上掉了下来，砍断了他的脚。从此男孩成了残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能看看大门。

孔甲知道这件事之后，就感叹地说了一句：“唉，实在是命中注定啊。”然后就抛在脑后了。

刘累养龙据说因为孔甲天天祭祀鬼神，天帝开恩，赐他“乘龙”。“乘龙”就是驾车的龙，在黄河、汉水中各有雌雄两条。孔甲命人把它们捉来，但没有人能够喂养。孔甲听说古代有专门养龙的人才，国家设有“豢龙氏”和“御龙氏”的官职。豢龙氏是专门养龙的，御龙氏是专门驾驭龙的。

相传当时有个叫刘累的人，曾经学习过驯龙的本领，孔甲就把他召来。刘累果然会喂养龙，孔甲就命人造了两个大池，把从黄河、汉水中抓来的两对龙放在里面。刘累将龙喂养得很好，孔甲非常高兴，就封他为“御龙氏”这个官。

但是，龙这种神物是很难养的。一段时间之后，一条雌龙突然死去。刘累十分害怕，就偷偷把这条雌龙剁成肉酱，煮了给孔甲吃。孔甲觉得味道鲜美，赞不绝口。过了几天，孔甲还要吃这种肉，刘累不敢杀活龙给孔甲吃，就逃跑了。

孔甲不问政事，专门做这些荒唐不经的事情，使国家越来越乱。

夏桀好色贪财好色，使百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致命的弱点夏禹的第十四世孙子夏桀即位时，夏禹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出现了，桀这个大禹的不孝子孙断送了祖先辛苦创下的基业。

夏桀生得身材魁梧，浑身有力，有一次狩猎时，围住了一头鹿，他赤手过去抓鹿，伸手之间抓住鹿角，只几下就把鹿角折断，杀死了鹿。他甚至在与虎豹搏斗时也敢赤膊上前。他不仅力气极大，智商也是不低，机敏过人。只可惜，他的力气和才智全都用到了吃喝玩乐上，对治理国家全然没兴趣。

夏桀即位后，十分好战，觉得打仗是个一举多得的事，既可扩大国土，立威四海，又可抢掠财物和奴隶，以供享乐，于是到处挑起战争，蹂躏周围小国。东夷诸国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臣服于夏王朝。有些小国听说夏王桀是个好色贪财的家伙，就送来美女和金珠玉器，委曲求全来保全国家。桀得了这些奇珍异宝和花容月貌的美女，果然不再征战，回到都城任意享乐。

当时的有施氏就对夏王朝怀有二心，桀决定杀一儆百，调集大量军队，前去攻打。有施氏势单力薄，见大兵压境，立即向桀请罪。桀开始的时候不接受他们的请求。有施氏国君立即选了一个叫“妹喜”的美女献给夏桀。桀见妹喜貌美如花，就立刻带着妹喜罢兵回朝。

迷恋妹喜为了让妹喜高兴，夏桀大兴土木，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行宫。行宫占地方圆十里，外形别致，看上去像要倾倒的样子，于是取名为“倾宫”，在宫室中心修了一座瑶台，高达十丈，全用洁白的玉石砌成。这座倾宫的修建，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榨光了百姓的财物，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诅咒说：“让太阳陨落吧!我们和你这暴君同归于尽!”

桀和妺喜整日在宫中寻欢作乐，没有停止的时候。妺喜常常坐在桀的腿上，无论说什么，桀都会言听计从。她要夏桀造一个很大的酒池，让许多人把头伸进去喝酒。有些人喝醉了，淹死在酒池里，妺喜觉得有趣，大笑不止。

妺喜还曾经在集市当中，让桀把老虎放入市中，她在高处观看。人们见老虎扑来，惊惶失措，互相碰撞，踩死了不少人。妺喜看到这种惨状，却笑得前仰后合，桀看到妺喜高兴的样子，心里也很高兴。

桀知道妺喜喜欢听裂帛之声，他就叫人找来许多丝布，供妺喜撕裂以求其一畅，却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

忠臣的悲惨下场夏桀有个大臣，名叫关龙逢，看到桀这样腐败荒淫，终日不理朝政，夏朝在一天天走向衰落，于是就忠言相谋，劝他以国事为重，痛改前非。夏桀不但不听，而且还把关龙逢给杀了。关龙逢被先斩断四肢，然后再杀头，真是惨不忍睹。

从此，好人都不敢再亲近夏桀，而坏人则成天逢迎献媚，围着他转给他出些主意，让夏桀高兴，自己也乘机捞些好处。这样，夏朝越来越腐败了，夏桀离大难临头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美女与间谍夏桀贪色成性，难免喜新厌旧。遭到冷落的妺喜，决定要报复夏桀。

新欢胜旧爱夏桀曾经攻灭有缗氏，掠夺到大量的财物、美女，财物供他挥霍，美女供他玩乐。但是，一个贪婪的帝王，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夏桀想要再对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攻伐，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桀命令手下叫扁的武将带领一支军队去攻伐岷山，自己随军队在后督战。岷山是一个小国，土地狭小，人口不多，无力抵抗夏朝的进攻。这个小国之君听说夏桀特别喜爱女色，他就仿照过去有施之君献

上美女妹喜，保全国家的经历，也在国内精心挑选了两位绝色美女，把她们送入夏朝，贡献于夏桀的面前。

这两个美女，一个名叫“琬”，一个名叫“琰”。夏桀仔细端详，见琬和琰确实生得如花似玉，比妹喜还要可爱。同时岷山还送来许多贵重财物。夏桀十分高兴，不费吹灰之力，竟得到如此丰厚的收获，立刻下令退兵。桀回到宫中，对琬、琰两人宠爱有加，特地找来了一对美玉，取名为“苕华之玉”。在苕玉上刻上“琬”的名字，在华玉上刻上“琰”的名字，象征琬和琰两名女子，把她们珍藏起来。

夏桀像当年钟爱妹喜一样，整天和这两名女子泡在一起，吃喝玩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夏桀觉得自己有些衰老，很想有个孩子，一方面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方面也可以有人继承王位。但这二女一直没有怀孕。

妹喜醋性大发自琬和琰进宫以后，夏桀的元妃妹喜马上遭到冷落。琬和琰确实比妹喜年轻、美丽，妹喜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这两位佳人。面对夏桀喜新厌旧，整天和琬、琰二人形影相随，妹喜醋性大发。她决意要让夏桀的王朝灭亡，以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她知道伊尹是商汤派来的间谍，来了解情况的，以便时机成熟向夏发动进攻。于是就主动和伊尹结交，提供给他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伊尹得到妹喜的帮助，情况了解得细致深入，对商汤攻夏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夏桀攻岷山得美女琬和琰，冷落元妃妹喜，妹喜因为妒忌而与伊尹勾结，当了商汤的间谍。夏桀的胡作非为，使夏王朝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商汤的崛起夏桀的残暴好色，与商汤的宽仁大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先的传奇经历正当夏朝势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商国开始强大起来。商国是夏朝的属国，领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商朝的祖先名“契”，他的母亲就是“简狄”，嫁给帝喾，成为次妃。有一次，正当春分时节，玄鸟到来的日子。（玄鸟就是燕子，因为它的身体呈深青色，也印玄色，所以叫做“玄鸟”。）那一天，简狄跟从帝喾到郊区祭祀媒神。据说媒神是管生儿育女的，谁要求生育子女，便来求拜媒神。简狄向媒神求拜之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在玄丘之水中洗澡。这时，有一只玄鸟衔的卵（即鸟蛋）坠落下来。这只玄鸟卵小巧玲珑，上面还有五色花纹，十分好看。姐妹三人都去抢那只鸟卵，用玉筐把它覆盖起来。简狄眼明手快，先夺得了那鸟卵。出于好奇，简狄把那卵含在嘴里，谁知一不小心，竟吞了下去。那卵在简狄的肚子里翻腾，使简狄怀上了孕。过了几个月，简狄难产，剖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契”。

契因协助大禹治水出了很大的力，舜为了表彰契的功绩，赐他姓“子”，并将“商”这个地方作为契的封地。后来，子契就在封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叫商国。当夏桀做夏王的时候，商国传到商汤的手里。商汤看到夏桀荒淫无度，凶狠残暴，人民都生活在苦难当中，就暗暗下决心要推翻腐败的夏朝。商汤观察形势，见夏朝已经被桀折腾得国力虚弱，国民离心，就想乘此良机，联合对夏桀有仇恨的小国攻打夏国。为了将来进军方便，他把王都迁到了亳（今河南郑州附近），当时，商国不仅畜牧业发达，农业也发展起来，国库中储藏着不少粮食。如果有邻国发生灾难，商汤就主动救济，因此商国和各友邻的小国关系都很好。

网开三面有一次，商汤和几个大臣们到城外去玩。走到一个小树林里，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林中布设捕鸟的网。老人在四面支好网，拜了几拜，嘴里喃喃祷告道：“无论是空中落下来的，还是四面八方飞过来的，但愿都能落入我的网里。”

商汤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忙走上前去说：“唉，不行啊!你把鸟儿都捕尽，那不是会灭绝它们吗?太残忍了!”说完，他把老人布下的朝南、北、西方向的网收起，只留下朝东一个方向的，然后学着老人的

样子，也拜了三拜，祷告道："林中的鸟啊，你们自由地飞翔吧，朝哪里飞都可以，可千万不要朝东，钻到我的网里。"

商汤的这一举动和这番话很快就流传到国人那里，人们都说商汤对天上的飞鸟尚且如此仁慈，更何况对国民百姓呢?这就是"网开三面"这个成语的由来，用来比喻要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物。

天下归心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胸怀仁慈的国君，与夏桀的暴虐无道真是天壤之别。一时间归附商汤的，竟有四十国之多。人们都说："在四面置网，未必能得到鸟。汤去掉了三面，只保留了一面，他不是在网鸟，而是在网诸侯啊。"

商汤处处表现出自己宽仁大度的品格，取得大众的拥护，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消灭敌对势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赢得很多诸侯国的归附，使商国的势力一天天发展。商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诸侯大都心悦诚服。

当时，荆州地方，即今湖北省北部，有一个国君人称"荆伯"的，没有表示服从。商汤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一头壮牛，全身装饰，可以用作祭神的"牺牲"。荆伯接到这一礼物，感到十分惭愧。他想，像商汤这样大国之君，给我送来如此丰厚而意义重大的礼物。而我对商汤却没有什么表示，实在不应该啊!于是，他对商汤的使者说："我有失服侍圣人的礼节，今后当一心相报。凡是商汤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去做，绝无二话。"荆伯顺便请使者带回一些荆州的土特产，表示对商汤的敬意。这样，荆州的一些诸侯国也都归附到商汤的麾下。

伊尹拜相明君向来有贤臣辅佐，伊尹虽身份卑贱，却委以重任。

传奇身世伊尹的出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据说他是黄帝大臣力牧的后代，生于"空桑"，即桑树的空穴中。伊尹的母亲名叫"始朵"，在伊水边上怀孕了。她梦见有神告诉她说："看到舂米的臼中出水，你要马

上向东远走，不要顾其他东西。”

次日早上，始朵察看臼中，果然有水。她马上向东走了十里，回头再看她居住的村落，全被水淹没了。始朵正感到惊讶之际，忽然变成了一棵有空穴的桑树。

伊水东面，有个叫“有莘氏”的国家，一个女子到这棵树上采桑，发现桑树下的空穴中有个婴儿，就把他抱起来献给国君。有莘氏国君觉得这个婴儿来得奇怪，一定有特别的经历，就交给他的厨师去抚养。

伊尹长大后，一方面在有莘氏国中接受教育，一方面在田野里耕种。他最向往尧舜的时代，所以要求自己也做一个正直的人。凡是不义的、不道德的，就是给他骏马千匹，壮牛千头，他也决不去做，更不会用不义的、不道德的行为去损害他人。

陪嫁奴隶后来伊尹在有莘氏那里当了厨师。他有一手烹饪的好手艺，烧出的饭喷香诱人，烹调出的菜味美可口，有莘氏国君对伊尹十分满意。伊尹本想说服有莘氏国君行尧舜之道，但有莘氏是个小国，力量太弱，且有莘氏与夏桀是同姓，同是夏禹的后代，怎好劝说他去推翻夏桀的统治呢？

伊尹感到一筹莫展。恰好商汤要娶有莘氏国君的女儿为妃子。有莘国君听说可以和商汤攀亲，当然高兴。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当时称为“媵臣”，一起嫁到商汤那里。

在夏商时代，有一个风俗习惯，凡随妇女陪嫁出去的男子，其身份只能是奴隶。因此，伊尹的出身实际很低。

英雄莫问出处伊尹刚到商汤家里，商汤并没有发现伊尹是个人才，只是让他在厨房里干活。怀才未遇的伊尹为了让商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便想了一个办法。伊尹有做菜的好手艺，他把菜做得

很可口，有时候却故意做得没滋没味的，好让商汤生气而找他。有一天，商汤果然被那没滋没味还炒糊了的菜激出火来，叫过伊尹，要他说明白。伊尹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炒菜打比方，说：“做菜不能太成，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火候也掌握得合适，菜才能好吃又有味。治理国家也和做菜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拖沓懒散，只有张弛有致，才能把事情办好。”伊尹这一番以菜喻事，果然触动了商汤的心事。

商汤觉得伊尹的每句话都很有道理，很合自己的心意，对于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都大有用处。于是，商汤决定免除伊尹的奴隶身份，让他担任“尹”的官职，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商汤身边也多了一个出谋划策的人。

伊尹的间谍生涯商汤决定夺取天下，但是他对夏朝内部的情况仍然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他很想派一个间谍到夏朝去刺探情况。后来，他决定让伊尹前往，因为伊尹忠心耿耿，头脑清楚，能够随机应变。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伊尹，伊尹也欣然同意。

为了使夏桀相信伊尹的投城是真的，就施了一个苦肉计，让商汤把他射伤。伊尹带着箭伤逃到夏王朝，诉说商汤的“残暴”，他愿意竭诚为夏桀服务。昏庸的夏桀信以为真，把他留在朝中，担任官职。

伊尹在夏朝呆了一段时间，了解到一些情报，就偷偷潜回商都，向汤汇报情况，商量了对策，伊尹又回到夏桀的宫廷之内，继续搜罗情报。据说，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先后往返于商都和夏都5次之多，为商朝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商汤被囚禁商汤开始了逐步推翻夏朝的行动，却惹来了夏桀的猜忌，他又如何脱难呢？

触犯天怒的葛伯葛是商国西面的一个小诸侯国，葛国之君葛伯是

个好吃懒做的人，昏庸无能，不治国事，只知搜刮百姓，连祭祀天地鬼神这件古代社会中的头等大事都不愿去做。商汤原本想争取葛伯作为伐夏的同盟国，得知葛伯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举行祭祀，就派使者去问葛伯：“你为何不祭祀啊?”葛伯知道商汤国内畜牧业发达，且汤乐善好施，便乘机回答说：“我没有牛羊来做祭祀时的牺牲啊。”汤听使者回来报告，就派人送去一群肥大的牛羊。葛伯见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么多牛羊，真是高兴，他把这些牛羊全部杀掉，大吃一顿，根本不管祭祀的事。

人物雕像商汤得知这一情况，又派人去问葛伯：“你为什么还不举行祭祀啊?”葛伯又换了花样，说：“我的田中种不出粮食来，没有酒饭做祭祀时的贡品啊。”使者回来报告情况后，商汤知道，若是送去酒饭，又会被葛伯吃掉，祭祀还是不会进行。于是，就派了一些农民去帮助葛伯种庄稼，同时，派老人和孩子给种田的人送饭。葛伯见此情景，就率领一帮手下人等在送饭的路上，待老人、小孩一到，就上前去抢，不给的便杀人强夺。

商国军队扬威天下汤见葛伯如此无可救药，与这种人怎能结盟?于是，商汤就调集军队进行征伐，并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历数葛伯的罪行。最后他宣布了这次征伐的纪律，他警告说：“如果哪一个不恭敬地执行命令，就要加以惩罚，决不赦免。”誓师大会后，汤就率兵一举把葛国攻灭，葛伯自然得到了可耻的下场。因为葛伯暴虐无道，葛国人民早就恨透了他，现在见汤的部队把葛伯杀了，大家都拍手称快。

商汤的军队只杀葛伯及其手下的一批帮凶，对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秋毫无犯，并且表示慰问。其他诸侯国对商汤攻灭葛伯的行动，没有一个反对的。他们都说：“商汤的攻伐，不是为了掠夺天下的财富，而是为了给被杀、被夺的老人、孩子报仇啊!”

由于商汤的军队吊民伐罪，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当

商汤的军队征东时，西边的人就埋怨；南征时，北方的人就埋怨。他们说：“为什么不来征伐我们这里?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征伐?”人民盼望商汤的军队来征，就像大旱的日子盼望下雨一样。因此，从征葛伯开始，商汤前后一共经历了十一次征伐，每次征伐都势如破竹，迅速取得胜利。

商汤被囚禁夏桀听说商国的国君汤，年轻有为，办事精明，有远见卓识。商国还在制造武器，训练军队，夏桀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和旁边的奸臣商量，出了一个馊主意：借故召商汤来夏都有要事面谈，等他来了之后，便把他逮捕，关进监狱，这样夏朝就不会有商国的威胁了。如果商汤不来，说明他心中有鬼，便可以发兵去攻他。

于是，一道传令到商国，要汤马上来见夏王。汤知道夏桀旁边有一帮奸臣，诡计多端，此去凶多吉少。但是，商国现在的国力还不能和夏朝对抗，如果对传令置之不理，很可能引起夏朝军队来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衡量去还是不去的利弊之后，商汤还是决定要深入虎穴。果然不出所料，商汤刚一进入夏都，就被拘禁起来，夏桀把他关押在“夏台”。这里是夏朝的监狱，专门囚禁重要的犯人。

放虎归山商汤早就买通了夏桀周围的人，知道夏桀现在最喜欢琬和琰两个女子，曾经托人给她们送过千金之礼。琬和琰也知道商国欣欣向荣，必定大有希望；而夏桀专制残暴，终有一天会灭亡，也愿意帮助商汤。

自从商汤被囚禁后，两个女子经常在夏桀面前讲商汤的好话，说他是忠于夏桀的，决不会起反叛之心。商汤在监狱之中也不断表示自己的忠心，愿意永远向夏朝称臣纳贡。

由于心爱女人的说情，夏桀觉得商汤确实没有违抗自己的行为，拘禁的时间长了，反而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就把他释放了。

改朝换代一个朝代的终结意味着另一个朝代的兴起。

最终决斗的时候来了商汤死里逃生，更增加了对夏桀的仇恨。他在夏国被囚禁了一段时期，对夏王朝的腐败情形更加了解。回国后，他不仅更坚定了诛灭夏桀，拯救人民的决心，并且更加努力地加快了伐夏的准备工作。

商汤回到商国，派人去劝说那些受夏朝控制的小国归顺商国，反叛夏朝，又消灭了那些一意孤行跟随夏朝的小国。同时，商汤在国内对百姓更加爱护，加强商国对国民的凝聚力，以便在攻打夏桀时得到国人的支持，听从他的号令。

势如破竹商汤做好准备工作后，就成立了讨伐夏国的联军，出兵进攻夏国。临行前，商汤全身披挂，在几个武士护卫下，登上高台大声说道：“诸位将帅、武士们，我并不愿意兴兵打仗，实在是因为夏桀罪恶累累，是上天命令我们去消灭他。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听天命，而放纵了夏桀。现在，就连夏国的臣民也对夏桀恨之入骨，他的命令已不被夏人听从。所以我必须去讨伐他，拯救苦难中的夏民。你们要同心协力，听我的话，完成上天交给我的使命，我将重重赏赐你们。你们要相信，我是不会食言的。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命令，不努力作战，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

商汤讲完，就率领讨夏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夏国进军了。夏桀听说商汤出兵来攻打自己，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来保卫都城。商军兵强马壮，军威赫赫，而夏国的军队久不上战场，平日又没有进行严格的训练，军纪涣散，无心作战，所以两军刚一相遇，夏军的防线就被突破。夏国的军队不堪一击，四散溃逃。夏桀看到大势已去，便灰溜溜地带着几个护从，逃出战场，向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逃窜。

商汤带领部队紧迫不舍，终于在南巢将这个作恶多端的暴君俘

获。商汤本想杀死夏桀，以平民愤，但转念一想，自己一向以宽厚仁慈著称，要是杀了桀，民众会对他有别的看法，况且对现在已成了阶下囚的夏桀，杀也无益，留着又何妨?于是，商汤就把夏桀和妹喜一起流放，因为琬和琰曾经在商汤被拘的时候说过不少好话，就恢复了她们的自由，商汤班师凯旋回亳城了。

自寻短见那个亡国之君夏桀，被软禁在南巢，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终日郁郁寡欢，他十分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杀死商汤，才落得今日的下场。他觉得自己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就登上了南巢山，在高处纵身一跳，自寻短见，结束了自己荒淫无耻的一生。计算起来夏王朝自夏禹建国，传了十六个国王，延续了四百多年，到夏桀这一代，就灭亡了。

商汤求雨商汤以自己为祭品，请求上天降雨，神灵也为之感动。

旱情百年不遇商汤刚刚即位，就遇上了大旱灾。持续七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严重。火辣辣的太阳照得大地干裂，井下没有水可提，河水也干涸了。庄稼一片焦枯，颗粒无收。人民在饥饿的艰难困苦中挣扎。

虽然商汤和伊尹曾教民打井开沟，引水灌溉，但因到处干旱，水源枯竭，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

商汤望着严重的旱情和百姓们焦虑、愁苦的面容，一筹莫展，心如刀绞。

当时的人们认为，干旱是上帝发怒而降给人间的灾难。所以旱情发生后，汤就在郊外设立祭坛，天天派人举行祭祀，以祈求上帝息怒而下雨。古代这种在郊外祭天的仪式，叫做“郊祀”。郊祀的通常方式是燃烧木柴，用牛羊猪狗这些家畜做祭祀的供品，叫做“牺牲”。旱情越来越严重，一天，汤命令史官们手捧三足鼎，鼎内盛有牛、羊等肉

作为供品，烧起柴火，在郊外举行祭祀，向天地山川祷告。汤教史官们在祷告中作这样的申述：“上天发怒，不下一滴雨，是不是我们君王的政事没有法度节制呀?是不是因为使人民受了疾苦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吏贿赂公行呀?是不是因为小人的谗言猖狂攻击呀?是不是因为宫室营造滥用民力呀?是不是因为女人请托盛行干扰政事呀?为什么还不快快下雨呢?”史官受汤之命，作了六条检讨，以祈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是雨还是没有降下来。

商汤自我牺牲为什么这样祭祀、祈祷，上天还是不肯下雨?于是史官们又进行占卜得到的结论是：除了用牛羊做牺牲进行祭祀外，还要用活人做牺牲，贡献于天帝神灵之前。商汤听说要用活人祭祀天帝，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之所以要求雨，是为了民众百姓。如果一定要以活人来做牺牲，我自己来担当。”

于是，汤洗净自己的身子，换上清洁的衣服，然后剃掉头发，剪掉指甲，以自己作为牺牲，在一片桑树茂密，叫做“桑林”的神庙中进行祈祷。他在祷词中说：“履，敢用玄牡，告于天地神祗。”（“履”是商汤的名字；“玄牡”是黑色的雄性动物，实际上是指牛羊等牺牲和汤自己。）

汤接着说：“现今天下大旱，就在我履当政的时候，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天地神灵。我对有善行的人不敢隐蔽，对有罪恶的人不敢赦免，这些品德，只有你上帝的心里最为明白。万方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就来惩罚我吧!千万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敏事务，而使上帝鬼神伤害我百姓的性命。”

感天动地商汤以自己的身躯做为祭神的牺牲，为百姓请命，要求惩罚他一人，而使黎民百姓得救。这种精神感动了天地神灵，还没有等到他把话说完，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在方圆数百里的中原大地上，下起了倾盆大雨。百姓欢呼雀跃，歌颂商汤为民请命的牺牲精神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商汤以自己做牺牲，向天帝求雨而下了大雨，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久旱必有大雨，这大雨不是商汤感动了天地鬼神，而是天气变化的必然现象。但是此后的商统治者，因为看到这种求雨的效果，就在天旱时专门举行一种焚烧人的祭祀。天旱举行祭祀时，商王当然不会焚烧自己，而是用奴隶，特别是女奴隶来做牺牲品。

伊尹罢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个下臣怎么会有权力罢免呢？

伊尹辅佐太甲继位商汤建立了商朝，在位三十年就死了。商朝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才传位给儿子。商汤没有弟弟，长子太丁应继位国君，可是太丁比父亲死得还早，所以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作主，由太甲继承了王位。太甲是太丁的儿子。

太甲继承了王位，伊尹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肆命》，专门讲如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祖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

赶君主下台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开始时也能按伊尹的教导行事，小心谨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到了第三年，他就忘乎所以了，认为一切应当由他说了算，否则枉为一国之君，完全被那个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来管着了。他恣意妄为，不听伊尹的规劝，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他居然学夏桀的样子以暴虐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百姓们怨声载道。

伊尹自然不能容忍太甲破坏汤王留下的清纪。他先是一再规劝，

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今河南偃师县）去。在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见朝中无主，就自己执政，管理起国家来。

改过自新后重新登基太甲被放逐到了桐宫，祖父商汤的坟墓与他朝夕相伴。商汤虽然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坟墓却与普通人的墓差不多，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供一年一度的祭祖之用。守墓的老人听说太甲是因为违犯祖宗的制度被放逐到墓地上来的，就把当年商汤创业的故事，以及商汤订下的种种规矩，每天对太甲讲述，教育太甲应当以自己的祖父作榜样，做个贤明的君主。祖父商汤的伟大功绩，让太甲既神往又羞愧，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就决心改正错误。他以祖父作榜样，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弱孤寡，做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而违反祖制和朝廷法律的事，太甲再也没有做过。

三年过去了，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在桐宫的所作所为，他的行动早已有人报告给伊尹。太甲的悔过自新，让伊尹十分高兴，于是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亳城，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以前事为师，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矩地做事，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五朝元老，功德圆满太甲去世后，由儿子沃丁继位时，伊尹仍然健在。沃丁任命咎单为卿士，但伊尹还时常关心朝政，是国中德高望重的元老。直到沃丁八年，伊尹才寿终正寝。

伊尹的去世在当时成为一件大事。据说当时天空大雾三日，沃丁用天子之礼给伊尹送葬。在伊尹的灵位前，用特别隆重的“太牢”，即牛羊猪三牲齐备作为牺牲，来进行祭祀。商王沃丁亲自主持丧事，行三年的丧礼，以报答伊尹对商朝的大德。伊尹的遗体安葬在国都亳的郊区（即今河南偃师市西北）。当时的卿士咎单还作文阐扬伊尹的功

德，文章题名《沃丁》。

伊尹辅佐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是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有一首颂扬商朝开国历史的乐歌中这样唱道：“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就是歌颂伊尹担任着“阿衡”的重要官职辅佐商王功绩的。像伊尹这样的辅佐大臣，在商朝还有不少。如在太戊时有伊陟、臣扈、巫成，在祖乙时有巫贤，在武丁时有甘盘，他们都在维护商朝政权的长治久安中起着重要作用。“五朝元老”伊尹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盘庚迁都力排众议，软硬兼施，最终迁都成功，也造就了殷商的辉煌。

商朝历经风险商朝从建国到灭亡，历经五百多年。因为前期屡屡迁都，而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

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十九个王。

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有了定居下来的需要。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

他们寄生在国人和奴隶身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和奴隶，任何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

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在统治者之间，对王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

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为私利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

商朝被阶级矛盾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困扰，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起来反叛，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内外交困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软硬兼施，迁都成功正在这个时候，阳甲，商朝的第十八个王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做了王。盘庚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想出一个根除弊病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来的办法，把都城迁到殷，因为到那里去有几条好处：

第一，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现在的都城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第二，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第三，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可是不少人反对迁都的决定，反对的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知道，到了新的地方不能像现在一样享乐。盘庚是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决不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弦易辙。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两篇训话。第一篇训话是劝说，告诉大家迁都到殷去的好处。他说："我要效仿先王关心臣民的样子，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怀有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降下灾难，惩罚你们!"第二篇训话是示威，用强硬的口气，告诫人们一定要规规矩矩地服从迁都命令，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完成了迁都的计划，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好多地方不适应，就闹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捣乱，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又发表了一篇训话，用强硬的态度，毫不妥协地警告奴隶主贵族不要捣乱，

否则必遭严惩。

第二十九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4）

造就殷商的辉煌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夜以继日地劳动，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出现在殷的土地上。从此，商朝的都城就永久地固定在殷城，由于盘庚的治理，商朝在这时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商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更加扩大了青铜器的古代人物图制作范围。殷城附近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戈、矛、刀等武器；鼎、爵、瓢、壶、、盘、盂等饮食器皿；斧、凿、钻、铲等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十分优美，十分精巧的花纹图案，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考古学家在殷的遗址发掘出了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它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并因此而得名。它现在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有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出土，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些文字，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三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破译出来了。原来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事情的吉凶，预测事情的结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大都记录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这些卜辞记载着殷

朝的许多大事，为我们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盘庚迁都，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有了相当成就，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君主拜师未来的帝王流浪民间，了解民性，结识贤人，成就君臣佳话。

微服私访盘庚在位二十八年，他去世后，由弟弟小辛继承王位。小辛名颂，缺乏治国的才能，因而殷朝又出现衰落的迹象。百姓思念盘庚，就把盘庚当年如何动员迁都，以及迁都后的建设过程记录下来，作了《盘庚》上、中、下三篇文章。小辛在位三年就去世了，由他弟弟小乙接位。小乙名敛，他就是使殷朝中兴的名王武丁的父亲。小乙虽然在治国方面没有盘庚那样卓有成就，但他注意到要保住先王们创下的江山，必须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所以他对太子武丁的培养下了一番工夫，并取得了成功。

当武丁长大成人后，为了让他了解人民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对商王的态度，了解诸侯的动向以及如何使他们归顺的策略，同时为了使武丁学到更多的本领，将来成为一个善于安邦治国的君王，小乙决定让武丁隐瞒身份，到社会上去闯荡。武丁先是隐居在黄河边，他经常在黄河沿岸观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接触农民和奴隶，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有时，武丁还和这些所谓“小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体会种庄稼的艰难。由于这样，使得他在即位后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受到人民的拥戴。

在都城外闯荡的日子里，当然也使他了解了天下形势，各地的风

俗人情，为他后来的继位治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君主拜百姓为师武丁在民间隐居察访的日子里，他不但访贫问苦，了解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和奴隶，而且还经常留心民间有没有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善于分析形势和治理国家的贤人。有一次，他来到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一带。听说离黄河岸边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此人名叫“甘盘”，就亲自登门拜访。甘盘在和武丁的交谈中，看出这个青年谦虚谨慎，知书识理，胸怀大志，不是一般的人。甘盘早就听说今王小乙有个太子，隐居于民间，巡回察访，便问武丁是否知道此事。武丁为了向甘盘讨教治国之道，只能挑明了身份，以实相告。当甘盘知道自己面前就是当今的太子时，兴致勃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商朝自商汤建国以来，经历了二十一王，三百余年的兴衰历史。对于如何治国，甘盘也讲得头头是道。武丁听了很受启发，决意拜甘盘为师，要求经常向甘盘讨教有关的问题。甘盘见武丁年轻聪明，有远大抱负，就答应了武丁的要求，十分乐意用全力辅佐武丁。

武丁即位元年，就把甘盘请入宫中，命为卿士，成为辅佐商王的最高官员。武丁当太子时察访得贤人甘盘而拜他为老师，即位后得到甘盘的悉心辅佐而使商朝又兴盛起来。武丁和甘盘的亲密关系，成为历史上明君识贤臣、贤臣佐明君的一则佳话。

三年不说话武丁登基后，三年不说话，那么三年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三年不发一言武丁即位后，曾经发生过一件奇特的事，史书上说他“三年不言”，也就是三年中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不接待诸侯的朝贡，不访问百姓的疾苦，不上朝听取大臣的汇报，不发布指令。在这三年里，他的饮食十分简单，不讲究衣着，真是粗衣淡饭。对于这种情况，大臣们都非常焦急。

他们苦苦思索：君王一言不发，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叫我们如何行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诸侯叛乱、发生灾荒、官吏贪污、人民骚动等，君王还不说话，那怎么办?

原来在古代，有一个规定：君王死后，新即位的儿子要守三年丧才能继承王位。在这三年里，新王不上朝，百官听命于“冢宰”，也称“宰”或“太宰”，是辅佐君王的最高官职。

新王要居住在守丧的房屋内，这个房屋叫“凶庐”。

新王守丧时要披麻戴孝，脸上要露出哀伤的愁容，不能笑，更不能唱歌跳舞，要一心想着父王的恩德，尽一个孝子的义务。

新王在凶庐中守丧，有一个专门名词叫“谅阴”，又叫“亮阴”、“谅暗”或“梁暗”。武丁在谅阴期间，为了做一个孝子，干脆一言不发，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奇闻。

不说话的秘密武丁守丧三年不说话，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他是在默默地考虑如何治理国家的策略。事实正是这样，既然古来就有三年守丧、不理朝政的规定，何不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盘算一下安邦治国的事呢?于是他干脆不讲任何话，不发任何指令，暗暗观察各种人事，思考三年守丧结束后怎样平息王族内部的派别斗争，怎样发展农牧业生产，怎样使天下的诸侯顺服，怎样任贤使能，使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蒸蒸日上，大大小小的事他差不多都思考到了。

武丁的三年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策略。他使大臣、诸侯、民众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国王三年不说话，一定会在天下产生一种悬念，成为全国关心的热点。一旦说话了，就会造成轰动效应，举国瞩目，万民欢腾。他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重视，在振兴国家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武丁还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君王。

三年后的第一句话三年丧期结束，武丁开始说话了。他在宫中一开口，就向大臣宣布：“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天赐给我一个贤人。这个贤人穿着胥靡的衣服向我走来，口中说道：‘我姓傅，名说。天下有得我者，岂徒然也哉?’这个胥靡，年纪较轻，面目清秀，谈吐不俗，举止文雅。我醒来后推想：这个人叫傅说，‘傅’是辅相的意思，‘说’是欢悦的意思。天下当有傅说这个人出来辅佐我而使民欢子悦!”于是，武丁在朝廷的百官中寻找有没有像傅说的人，朝廷百官中自然没有。武丁便请画工把傅说的形象画下来，到处张贴，说商王要寻觅这位贤人。武丁故意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国风雨。其实，武丁早就认识傅说，当年，他隐瞒身份走出国都，到各地去察访。有一天，武丁来到虞山（今山西平陆北），在一个山岩之下，他看见许多人在那里用木板夹住泥土，然后打夯筑墙。这些人身上穿着深褐色的囚徒衣服，脖子上都用绳子拴着，五个人或十个人连结成一串，以防止他们逃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奴隶，当时人称“胥靡”。武丁问一个在旁指挥的小官，这里修筑土墙干什么?那小官说为了保护下面通往邑中的大道不被洪水冲毁，所以在这里修筑一道土墙将水挡开。武丁说他想知道这些胥靡的情况，要找一些人谈谈。小官见他有些来头，只好叫了几个胥靡来见武丁。武丁详细询问了几个胥靡的家世、劳动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一个叫傅说的人，特别引起武丁的注意。从傅说的谈话中知道，他祖上原来是平民，当过基层的小吏。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了一位大官，那大官借故报复，把他们全家罚作胥靡，那时他年纪还小，也成了官府的奴隶。傅说从家世谈到政治。他认为要振兴国家，首先国君要任贤使能，奖励有功者，惩罚怠惰者，把内心公正的人选拔为官吏，才能使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昌盛。武丁十分同情傅说的遭遇，又佩服他的思想和才能，便暗下决心，在自己登上王位后要把傅说解救出来，请入王宫，辅佐自己。

振兴商朝的一代名相不久，在虞山下的岩石间，果然找到了一个叫傅说的胥靡，他穿着囚徒的衣服，头上套着绳索，正在服苦役，其形象与画工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官吏们认定，这正是商王要寻觅的神

人。于是便把他带入宫中，请武丁辨认。武丁见傅说来了，喜出望外，说："这正是我在梦中见到的天赐的贤人啊!"武丁便立刻任命他为丞相，并要求傅说"朝夕规谏"，即从早上到晚上随时随地对商王进行规劝和谏诤。武丁语重心长地对傅说申述："比如我是一把金属的刀剑，用你来做磨砺的石头。比如我的面前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前进的路，用你做船去渡过。比如我是一棵庄稼的苗遇上了天旱，用你做霖雨来滋润。开启你的心扉，来浇灌我的心田。如果药不厉害，那么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行走而不看地面，那么肯定会受伤害。"武丁对傅说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希望，而傅说也真的全力辅佐武丁，使商朝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于傅说为商朝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商朝的一代名相，人民把傅说原来在那里服苦役的山岩称为"傅岩"或"傅险"，把傅说曾经在那里栖身的岩洞称为"圣人窟"。商王武丁举用奴隶傅说为丞相，并使商朝有了明显的改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奇迹。

武丁的最后污点武丁一生英名，但是在立嗣的问题上，却留下了永远的污点。

大儿子深得众人喜爱武丁的正妻生有一子，因为是己日生的，所以叫"祖己"。祖己为人诚恳憨厚，特别孝顺父母。父母的饮食起居、冷暖病痛，他都挂在心上，精心照顾。

传说他一晚上要起来五次，看看父母睡得好不好。因为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长辈和亲戚朋友，所以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孝己"。

古代祭祀祖先时，往往要受祭祖先的子孙一人来充当死去的祖先，接受人们的礼拜。这个充当祖先的人，叫做"尸"。祖己因为老实厚道，亲戚长辈都喜欢他，而且他又是武丁的长子，所以王族祭祖时，经常叫祖己当"尸"。当尸的人祭祀前要洗去身上的污垢，换上清

洁的衣服，同时要不吃荤腥，不饮酒，戒除一切嗜好，在一间清洁的房屋中住上三天至七天，这叫做“斋戒”。祖己对于当尸和斋戒，总是乐呵呵地听从亲戚长辈的安排，从无二话。由于受到王族中大多数人的喜爱，武丁早年就立祖己为太子。

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儿子可是，祖己的母亲在祖己正要成年时突然去世了。父亲武丁在原配正妻去世后，不久又续立了一位正妻做王后。祖己对于继母，虽然格外地孝敬，但继母时常在武丁面前说他的坏话。武丁的后妻也生有一子。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后妻不惜采用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的办法来加害祖己。武丁在后妻不断的谗言蛊惑下，狠了狠心，把祖己流放到远处。祖己是个意志脆弱的人，他受不了如此的冤枉和虐待，在流放之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有多久，便因忧愤过度而猝死在野外。

前妻之子早年丧母受到继母的虐待，父亲因为听信后妻谗言而迫害前妻之子，这本来是一场相当普通的家庭纠纷，但是，祖己之死却牵涉到王位的继承问题。祖己懦弱老实，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武丁昏庸，听信妇人之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和损失。这种行为，自然受到王族亲戚、大臣和人民的指责，在武丁的一生行事中，留下了一个不小的污点。

武丁重蹈覆辙祖己死后，武丁改立第二个王后之子祖庚为太子。后来，祖庚的生母也去世了。武丁在老年又立了第三个年轻的王后，当然更加宠爱。武丁听信年轻王后的话，欲故伎重演，废黜祖庚的太子地位，改立现今王后之子祖甲为太子。祖甲从小懂得礼义，明白道理，有是非观念。他知道同父异母的大哥祖己的不幸遭遇，认为废兄立弟不合商王朝的制度，是不义的行为。他不忍心废掉祖庚而由自己来当太子，重演祖己的悲剧。他更怕因此而引起王室内兄弟争位的矛盾，自相残杀造成政局的不稳。于是，他偷偷地离开王都，到当年他父亲生活过的平民百姓家中去，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同父异母的兄长。祖甲觉得，他这样做心安理得，武丁因为年老力衰，也不想去干涉儿

子自己的选择。

不久，武丁去世，王位由祖庚继承。祖庚名曜，他在位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做了一篇题为《高宗之训》的文章，表面上为他的父亲歌功颂德一番。祖庚在位时间不长，只有十一年。

祖庚去世后，同父异母的兄弟祖甲继承王位。祖甲名载，由于一度流落民间，长期在下层人民中生活，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因而他当商王后，能对小民施以恩惠，特别是对鳏寡孤独者给以照顾，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他在位期间，诸侯来朝，远近纳贡，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商王朝历史上一段太平盛世的年代。他的享寿也很高，在位的时间有三十三年。

殷商走向衰败祖甲末年，为了防止国内奴隶主贵族对人民过分地剥削和压迫，贪得无厌地向邻近之国索取财物，他下令重新修订《汤刑》这部祖宗的刑法。在这部刑法中，他加进了贵族官僚因贪婪剥削而引起诸侯不满和人民反抗的，也要加以惩处的规定。但是这样一来，反而使有些高层贵族对祖甲离心离德，在统治集团中产生了矛盾。贵族官僚内部互相闹意见，故意拆台，于是商王朝又出现了衰败的迹象。

尚武与联姻武乙继位，崇尚武力，暴毙而亡；帝乙继位，嫁妹联姻，暂保国家安稳。

尚武的君王祖甲去世，儿子廪辛继承王位。廪辛名先，有的古书上写作“冯辛”，他只知田猎游玩、纵情享乐，是个短命的商王，在位只有四年就病死了。死后，因儿子年龄尚幼，王位由弟弟康丁继任。康丁也是一位只知享乐的商王。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他田猎游乐的记载。在位仅仅八年，也因纵情过度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康丁去世，儿子武乙继承王位。武乙名瞿，即位后，决心整顿军队，加强装备，用武力去征服那些敢于叛乱的方国。他曾经用重兵去征伐西部以

旨方为代表的叛乱国族。据记载，武乙征伐旨方，一次就俘虏了二千人。除了对西部的叛乱方国进行征伐外，武乙还向南方讨伐过地处今湖北秭归的归伯。由于武乙的武威，周围各方国都平服下来，商王朝的统治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天降报应武乙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西部地区不服王命的国家，当他看到周围的一些国家、部落在战败后不得不向商王朝贡，武乙不觉滋长了骄傲狂妄的情绪，以为自己十分能干，而上帝天神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为了打破对上帝天神的迷信，加强自己王权的专制，便命令工匠雕刻了一个木偶，称之为“天神”。武乙把这个木偶安置在宫廷中，要与之进行投掷游戏的比赛。木偶不会投掷，就请人代为进行。

那代投的人怎敢与商王比高低，只有乱投认输。这样，“天神”在游戏比赛中连连败北，武乙就命人当众羞辱他，甚至用竹条、木棍抽打他，以示天神的笨拙无能。在旁的贵族官吏吓得面如土色，只敢在心中责骂这个“无道之君”。

一不做，二不休，武乙又命工匠缝了个皮革袋，里面装满牛羊血。皮袋挂在宫廷外广场一根很高的木杆上，自己就拉起弓箭，仰天而射。

武乙把这个行动称为“射天”。当然，皮囊很快被射破，鲜血从皮囊中直淌下来。武乙便在下面拍手大叫：“看，天也被我射得流血了。可见天神不中用!”在场的人看着他狂妄的行动，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当面赞赏，暗地里骂他是“疯子”、“傻子”。

武乙自从当众羞辱作为“天神”的木偶后，更加肆无忌惮。就在周侯季历来朝贺、武乙赏赐给他宝玉骏马的第二年，季历击败了西落鬼戎，俘虏大小头目二十个。

捷报传来，武乙兴奋不已，率领一队人马向西打猎，以示庆祝。

他越跑越远，一直跑到了今陕西境内的黄河和渭水之间。有一天，武乙正在一座山上打猎，忽然下起了雷阵雨。武乙的衣服都淋湿了，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被一个暴雷击中，当场死亡。

突下毒手武乙被雷击死后，他的儿子文丁继承了王位。文丁名托，他即位后，周侯季历依旧对商称臣纳贡，征伐得胜后也仍向商王报捷，并献上部分俘获的财物。文丁就任命季历为“牧师”（即地方长官），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过了几年，周侯季历征伐翳徒之戎。这次征伐，俘获翳徒戎的三个头目，取得大量战利品。季历不忘向商王报捷，并献上掠夺的贵重财物。

古代瓷器季历来朝贡献捷，文丁表面上装作高兴，予以嘉奖，并赐给他用美玉雕制的盛酒的“圭瓒”和用上等粮食精心酿造的香酒“柜鬯”。这种玉壶和香酒只在隆重的祭祀典礼时才使用，对季历说来是极高的奖赏。同时，文丁又几次任命季历为“伯”，成为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但是，文丁的内心却另有盘算，季历征伐了西部地区许多戎人部落，并其土地，掠其人口，夺其财物，势力越来越强，大有向东蚕食，逼近商王京畿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总有一天会打到商王朝的头上，其局面将不堪收拾，不如趁早采取行动。就在季历将要回周的时候，文丁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关押在称为“塞库”的监狱中。季历想不到文丁会下此毒手，悲愤交加，气死在塞库。史家称这次事件为“文丁杀季历”。

季历死后，儿子昌继承为周侯。昌一上任就决心为父报仇，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过了两年，文丁也病死了，由儿子帝乙继承王位。文丁在位十三年，他恶化了商周关系，使双方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帝乙名羡，他继位后最头痛的问题是，周侯昌正在处心积虑地准备伐商，为父报仇。同时，处在东南地区的各国，如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方，今河南睢县一带的盂方，今安徽凤阳一带的林方，都趁商周交恶

之机纷纷叛商。帝乙感到他已处在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嫁妹联姻，以保国家安定帝乙觉得首先应该稳住西方，因为气死季历是他父亲所为，自己与周侯昌没有什么仇恨，是可以通过一定手段进行和解的。稳住了西方，再来全力对付东方，局势就会迅速好转。

帝乙有个妹妹，生得美丽端庄。帝乙心想，通婚是搞好双方关系的一个极有效的方法，若把妹妹嫁与周侯昌为妻，一定会博得昌的喜爱，双方的怨仇也可烟消云散。于是帝乙遣使入周，首先对父辈所做的事表示歉意，然后说明愿嫁胞妹之意。周侯昌虽然做了一定的伐商准备，但对讨伐掌握全国政权的商王，毕竟没有把握。现在，既然帝乙表示道歉，自己又可与大国联姻，就欣然同意了。

正式迎娶的那天，渭河两岸到处披上盛装。人数众多的乐队吹奏着欢快的迎亲乐曲，优美的旋律在渭河上空回荡。用船搭成的水中浮桥，像在渭河上架起了一道彩虹。帝乙之妹打扮得如花似玉，好像是天上的仙女；周侯昌穿着新郎的整洁礼服，亲自来到渭河边上迎娶新娘。整个婚事办得隆重热烈，体面大方。有人还作诗歌颂这桩婚事是“天作之合”。

纣王与妲己纣王作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暴君之一，江山在他手上，不丢掉才怪。

亡国的一念之差帝乙有两个妃子：正妃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启，次子名仲衍，小儿子名辛，又名受德；庶妃生有一子名箕子，年岁比启小一点，而长于仲衍和受德。帝乙十分喜欢长子启，因为他知书识理，为人仁爱厚道，尊敬长辈，办事稳重，是一个能治理天下、守住家业的人。帝乙很想把王位传给他。其次喜欢的是箕子，他和启一样，也很懂道理，善于思考问题，遇事沉着冷静，也是一位贤人。对于小儿子受德，帝乙觉得，他虽然智慧聪颖，思路敏捷，而且身材

高大，勇力过人，能只身与猛兽格斗，但为人不老实，喜欢说谎，生性骄傲，目中无人，不尊敬长辈，不友爱兄弟，脾气又暴躁，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因为自己年事已高，管不了那么多，也就听之任之了。确立太子的那天，朝廷中召开了高层贵族官僚的会议。帝乙宣布，决定立启为太子。然而，负责礼法的太史据理力争说："不可!因为启和仲衍出生时，他们的母亲还没有立为妻，只是一个妾；只有到受德出生时，其母已正式成为帝乙之妻。太子，只有妻之子才能当，决不可立妾之子为太子。因此，君王要立太子，只能立受德。如果立启，是违反祖宗成法，要受到众人和后代的耻笑。"

帝乙听了太史的话，想想确实如此。启虽然是长子，但出生时他母亲还是妾，立启为太子是有些名分不正；受德生时他母亲已经为妻，受德虽是小儿子，但立为太子在名分上是没有问题的。启出生时其母是妾，只能说明启的命薄，不能当太子是命中注定。受德出生时其母为妻，说明受德的命好，当太子也是天命的安排。想到这里，帝乙没有和太史争辩。就这样，受德确立了太子的地位。

启作为长子而不能成为太子，帝乙觉得委屈了他。为弥补启精神上的创伤，帝乙给了启一块封地名"微"（其地在今山西潞城市东）。他封地的爵级为"子"。于是，启就被称为"微子"或"微子启"。他的封地现今仍名"微子镇"。

残暴之行，令人发指帝乙去世后，由立为太子的受德继承王位，号为"帝辛"。帝辛上台后专制暴虐，胡作非为。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涉着冰冷的水过河，觉得此人有特殊的御寒本领，就把那人叫来，割开他的小腿视其骨髓，看有没有与常人异样的地方。又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孕妇肚子特别大，他想要观察胎儿是如何在孕妇腹中生长的，就叫人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如此作孽的事，帝辛还做了许多。消息传开，天下人无不义愤填膺，给帝辛起了一个绰号，叫"纣"。因为从字义上讲，"纣"的意思是残杀无辜、损害正义。于是帝辛便被天下称为"商纣王"或"殷纣王"。

妲己误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掠夺更多的财物和美女，商纣很早就想对外征伐，只是还没有选定目标。在商王畿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属国有苏，（今河南温县西南）。有苏因为土地狭小，人口不多，资源有限，没有丰富的剩余产品，故无法交纳商朝规定的年年增加的贡赋。纣认为有苏是故意对抗，便率军前往征讨。有苏哪里抵挡得住商纣的进攻万分危急时，有苏国王想到商纣最喜欢的是美女，便从国中挑选了一位最有姿色的佳丽，名叫妲己，进献给商纣。商纣见了十分中意，便立刻命令退兵。商纣自从有了妲己，像掉了魂似地整天伴随在她身边，形影不离，有求必应。妲己首先感到商都城内宫殿太小，不够气派，于是商纣就在郊外修起了豪华壮丽的离宫别馆。除了朝歌郊外的一处外，又在北面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和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建了两处，供妲己游玩娱乐。这些宫馆，都修建得富丽堂皇，甚至用美玉来装饰，因而有“琼室”、“玉门”等雅名。尤其是沙丘的苑台，修得宏大开阔，商纣把从各地搜集来的珍禽异兽置于其上，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

在妲己的要求下，商纣还请来名叫涓的乐师，让他住在宫馆里。创作软绵绵的乐曲，演奏淫荡的靡靡之音，教跳妖艳的“北里之舞”。商纣和妲己就终日沉浸在这样的歌舞之中。

酒池肉林有了两大仓库的钱财和粮食，商纣和妲己便可以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了。他们想出各种方法挥霍和浪费，为所欲为。他们在沙丘离宫的院子中造了一个池子，里面装满了酒，又把许多熟肉挂起来，像是一个林子，这就是有名的“酒池肉林”。商纣和妲己召集了许多青年男女，让他们裸露着身体在酒池肉林中追逐游戏。渴了喝酒，饿了吃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商纣和妲己终日观赏着这些青年男女的各种丑态，有时甚至自己也加入到玩乐的人群中去。

惨不忍睹的炮烙之刑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商纣对妲己千依百顺，竟以妲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妲己喜欢和赞赏商纣王荒淫无度，沉湎于酒色。其兄微子启，不忍看到其弟的末日，于是写了一篇

《微子》来劝诫纣王。不过这一番苦心却未能起作用，江山还是断送在商纣王的手里。

当时由于商纣和妲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百姓的怨恨和诸侯的反叛，商纣就把那些敢于口出怨言的人抓来，施以刑罚。商纣想出了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根铜柱横起来放，上面涂些滑溜溜的膏，下面放一个炭火熊熊燃烧的大炉子。商纣令抓来的犯人在铜柱上行走。因为铜柱烧得太烫，又十分滑，犯人一走上去，就很快掉入炭炉中烧死，发出凄惨的叫声。妲己看了这惨状，丧心病狂地大笑不止。商纣看到妲己笑，心中也是乐滋滋的，丝毫不觉得伤天害理，灭绝人性。

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段纣王杀人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即便读一读，都让人毛骨悚然。

毫无人性的父亲商纣王专制暴虐，胡作非为，为了巩固政权，就拉拢一批势力做爪牙。当时商纣任命西伯昌、鬼侯、鄂侯为“三公”，这是商纣宫廷中最高的官职。“西伯”就是周侯。商纣继续任命周侯昌为西伯，当西方诸侯之长。鬼侯有的书上记载为“九侯”，其诸侯国的位置在今河北磁县西南，就在商王畿的北边。鄂侯有的书上作“邗侯”，其诸侯国在今河南沁阳市，位于商王畿的南边。

鬼侯当了商王朝的三公，喜出望外，受宠若惊。鬼侯有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丽。他知道商纣喜欢女色，为了讨好商纣，竟把自己的女儿进献给纣。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这样的人，不但失去了做父亲的起码道德，其结果往往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谄媚不成，招来杀身之祸果然，商纣看见鬼侯的女儿眉开眼笑，立刻就想动手动脚。鬼侯的女儿早就听说商纣的荒淫无道，对商纣有一种憎恶的情绪。后来又听说商纣与妲己整天泡在一起。在酒池肉林中做乌七八糟的勾当，心中更增添了厌恶的感情。现在见到商纣又要

来糟蹋自己，便躲闪回避，公然表示不愿干那种事。这一来，惹怒了商纣。当时，妲己正好来到商纣身边，见鬼侯女儿容貌美丽，商纣喜新厌旧，不禁醋性大发。她一边哭泣，一边编造谎言，说鬼侯的女儿早已与一男青年私订终身。商纣一听此言，更加怒火中烧，立刻命人把鬼侯的女儿拉出去斩了。商纣又想到，鬼侯竟把这样的女儿进献给自己，岂不存心使自己难堪!于是，命人把鬼侯也一起杀了，并处以醢刑，即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

冤死的鄂侯与鬼侯一起做三公的鄂侯，平时与鬼侯感情甚好，他听说鬼侯因为进献女儿惹出祸来，就立刻来到商纣面前进行争辩。鄂侯对好友及其女儿的被杀表示万分悲痛，哭述鬼侯对商王本是一片忠心，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忠贞纯洁的少女，从来没有半点不轨。鬼侯效忠商王得到如此下场，这在大臣中将会产生什么影响!鄂侯的感情激昂慷慨，哭诉声、争辩声越来越大。商纣感到鄂侯态度蛮横，对自己不尊重，于是，命人对鄂侯处以脯刑，即把鄂侯杀了后晒成肉干示众。

商纣一怒之下杀了三人，斩了鬼侯的女儿，把鬼侯剁成肉酱，把鄂侯晒成肉干，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商纣如此残无人道，天下的诸侯和人民都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的名声和处境越来越坏。

众叛亲离残暴无道的纣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

王子比干的七窍心纣有一个亲戚，人称“王子比干”，为人性情耿直，屡次对纣劝谏，都遭到斥逐，但他仍不灰心。看到局势的危急，他更加心急如焚，当众发誓说：“主有过不谏，非忠也。畏死而不言，非勇也。有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王子比干来到纣寻欢作乐的地方，向纣痛陈国家的危难，君王应当机立断，杜绝荒淫的生活，施行德政，关心民众疾苦；善待诸侯，使四方都来归附；训练军队，保卫王畿和属国领土。但商纣对比干的进谏不理不睬。比干一连进谏三天，站在那里不走，翻来覆去诉说进谏的话。商纣听得不耐烦了，大怒道：“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你就是

这样的圣人吗?”说罢，就下令卫士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比干的心来观察。王子比干，直言极谏，最后竟被商纣剖胸挖心，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

微子远离殷商纣的长兄微子启没有当上太子，继承王位，他总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因而常常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他对自己小弟的所作所为和殷朝国运的兴衰，还是十分关心。当他得知西伯昌灭了黎国，殷纣拒绝忠臣的劝谏而声称“我有命在天”时，微子知道殷朝很快就要灭亡。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逃离殷朝宫廷，一条是以死诤谏纣，使其醒悟。两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微子拿不定主意，便和他的好友太师、少师两位乐官商议。微子说：“太师、少师啊!我们的先祖商汤过去为建立国家，成就了许多伟大的功业，而今天我们的国王却沉湎于酒色之中，败坏了我们国家的道德法纪。殷国大小官吏，都不遵守法典，随便行事，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对那些犯罪的，不逮捕法办。小民忍无可忍，正在起来反抗。殷国将要沦丧了，好像正在涉渡大水，茫茫无际，找不到能上的岸。太师，少师啊，我要么回到我的封地，以死向国王劝谏，要么装扮成一个糊涂的老人，遁避于荒野之中。我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呢?”

太师听了微子这番话，无限感慨地对微子说：“王子啊，上天降下灾祸给我们殷国，使我们的国王沉湎于酒色之中，不怕亡天的惩罚，违逆年长德高的大臣的忠告。如今殷国的小民，甚至去盗窃祭神的牲畜贡品，这是因为他们衣食无着，无路可走。我们的国王大肆搜刮民财，已经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他仍不悔改。这些罪恶都是国王一个人引出来的，小民受尽疾苦却无处申告。国家现在有灾难，我们首先受到其害。现今国家若能治好，我们即使身死也没有怨恨；但若死去也不能治好国家，那么死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离开这里，逃到别处去。”微子觉得太师的话有道理，但他对商朝都城还是十分留恋，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下不了出逃的决心。过了一段时间，微子听说王子比干因为直言进谏被纣剖胸挖心，死得好惨，就发表议论

说："父子有骨肉之情，君臣只是以义相处。父有过错，做儿子的三谏不听，只能跟随其父在一旁哭泣；做臣下的三谏君不听，则义不能合，就可以离君而去了。"太师、少师听了徽子的话，也劝微子赶快离开。于是，微子便打点行装，悄悄从商都溜出，朝着他封地的方向走去。他并没有到微城，而是在附近的民间藏匿下来。

箕子装疯卖傻箕子是纣的庶兄，为帝乙的庶妃所生，比纣年长几岁。因为他有一块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封为子爵，故人称"箕子"。箕子对纣当殷王能否治理好国家十分关心。他头脑灵敏，能见小知大。有一次，纣吃饭要用象牙筷子，箕子就开始感到不安。他感叹道："用象牙筷子吃饭，那么盛饭菜和饮酒的器具一定不会用粗陋的土器，而必将用犀牛角或美玉做的杯子；用象牙筷、美玉杯一定不会吃普通的饭菜，而必将吃旄象肉、豹子胎这些珍奇美味之物；吃旄象肉、豹子胎的，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住在茅屋之下，而必将锦衣九重而建筑广室高台，出门时驾起豪华的马车。奢侈浪费、滥用民力之风从此开始，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呢?令人忧虑啊!"果然不多时，纣开始大建宫室，造起酒池肉林，挥霍财物，纵情享乐，不顾百姓的穷困和国家的危亡。对于纣的所作所为，箕子也作过劝谏，但纣根本不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由于日日夜夜在酒池肉林中玩乐，商纣竟不知道当天是什么日子了。他问左右的随从人员，左右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于是，商纣派人去问他的庶兄箕子，因为他知道箕子的头脑最清醒。箕子听说纣派人来问现在是什么日子，就对他的徒弟说："纣做为天下的君主而忘记了所过的日子，天下将面临危险了。君主都不知道日子而独有我知道，我也将要有危险了。"箕子恐怕纣因为他头脑清醒而加害于他，所以也假装喝醉酒的样子，对纣的使者支支吾吾地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等到王子比干因直言极谏被纣挖心处死，纣的长兄微子启听说如此惨祸逃亡失踪，有人劝箕子也远走高飞，以避灾难。箕子冷静地分

析说：“知道君不会听你的话还要去劝谏，这是愚蠢的行动，但如果当臣下的因谏君不听而逃亡出去，这是彰明君主的罪恶而自己取悦于小民，我也不忍去做那样的事啊!”箕子知道谏纣无用，又不肯逃亡而使君的罪恶在民间流传，于是就披头散发，假装疯子，混在奴隶中间。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别人认为箕子精神错乱，能够原谅他不去劝谏；另一方面可以使纣认为箕子是精神病患者，而不加害于他。

箕子虽然蓬头垢面，装疯卖傻，内心却十分痛苦。他经常隐藏起来，独自一人弹奏三弦琴，嘴里哼着他自己编的小调，神情抑郁悲伤。

第三十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5）

纣王的最终下场商王朝的覆灭是纣王自己亲手造成的，当他自焚于朝歌的时候，能有那么一点后悔吗？

古代铜器上天昭示纣王的灭亡商纣无道，天怒人怨，当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

据说在故都亳，天上连接下了十日土；都城朝歌，有妇妖晚上出来作怪，有鬼在半夜里吟唱；在商朝各地，有女人变为男的，有天上下起血和肉块的，宽大的国道中还生出了荆棘。

这些怪现象，有的是把人当妖，有的是民众的讹传，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惶惶。

好事者趁机造谣惑众，说城角上有一只麻雀生了一只乌鸦。

商纣听说此事，忙请人占卜。卜者为讨好纣，造出卜辞说：“凡以小生大者，国家必福，王名必盛。”商纣听后自喜，以为商朝将永保江山，天下将长治久安。

临阵倒戈就在商纣醉心享乐、梦想天下无事的时候，忽闻下属来报，周武王的军队已经沿着黄河向东进发，与周军同来的还有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小国军队，不久便可到达商都。

商纣知道这次周军来者不善，马上集合所有的亲军、卫队迎战，又将王畿内从事各种劳役的奴隶集中起来，编为军队，发给武器，共得七十万人，同时再命人往东夷调集驻军前来支援。商纣的军队在朝

歌南郊的牧野与周军相遇，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

商纣把奴隶军放在前面打先锋，把自己的亲军、卫队放在后面压阵。然而出乎纣的意料之外，前面的奴隶兵发起了倒戈，他们与周军一道向商纣的亲军、卫队杀来，一时势不可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线倒戈”事件。商纣眼看大势已去，急忙驾车飞也似的逃跑，一口气逃回到朝歌宫廷。

让宝物陪自己灭亡纣在逃回来的路上，想起了一件往事，使他懊悔不已，那就是他没有听从臣下费仲的劝告。有一次，费仲对纣说：“西伯昌贤，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归附他，对这样的人，不诛必为后患。”纣回答说：“依你的话，西伯昌是个义主，怎么可以诛杀?”费仲又劝说道：“帽子虽然破旧，必戴于头；鞋子虽有五彩花纹，必踩在地。西伯昌是臣下，他修义而为人拥戴，不是要爬到君上的位置吗?他名为‘昌’，寓意是要必然昌盛啊!他最终要成为天下的忧患，不可不诛。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纣仍然觉得诛杀西伯昌没有道理，又说：“仁义，是君上劝勉臣下的，现在西伯昌好义，怎么可以诛杀呢?”后来，西伯昌因故而被纣囚禁，费仲再次劝说把他杀掉，但是西伯昌的下属送来许多美女、财宝、骏马，纣大喜之下，又把西伯昌放掉了。现在，真是万分悔恨，当时如果听从费仲的话把西伯昌杀掉，怎会落得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

纣想到周军马上就会追来，再也无路可逃，便来到专门储藏财宝的鹿台，看到长期搜刮来的那么多宝玉、财物，他不愿这些财宝都落到周人手里，便走进一间秘室，称为“宣室”，里面藏着更贵重的宝物。纣把这些珍贵的宝玉、财物，都堆在自己四周，穿上宝玉镶嵌的衣服，然后放火焚烧起来，把自己与大量财宝付之一炬，同归于尽。骄横一世的商纣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周武王的军队很快攻入商都，武王见纣已烧死在鹿台的宣室内，便用大斧砍掉纣的头，把它挂在一面大白旗上，枭首示众。同时，又

在宫廷中找到了妲己这个祸国殃民的女人，还有商纣的两个宠妾。这三人得知商纣已自焚于宣室，周军即将攻入，自己也没有生望，都上吊自杀了。武王斩下这三个女人的头，悬挂在另一面小白旗上，与挂纣头的大白旗并列示众。商朝就在纣残暴无道的统治下宣告灭亡。

先祖的传奇故事关于周族的先祖，流传着许多有趣的传说。

踩巨人脚印而怀孕传说古代有一个叫“有邰氏”的部落，有邰氏有个女人叫姜螈，有一天，她和同伴到野外游玩，看见一个巨人的足迹。姜螈正当十八九岁青春萌动期，她想这样巨大的足迹，其人一定高大英俊，心中萌生爱慕之情。出于好奇，她把自己的脚踩到这巨人足迹上面，想看看这足迹究竟比自己的脚大多少。不料这一踩，姜嫄身上仿佛受到一股魔力冲击，腹中产生了怀孕的感觉，这奇异的感觉竟然是真的。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孩。

事情发生得如此蹊跷，部落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孩子，应该把他抛弃掉。起初，姜嫄把孩子抛弃在街道里巷之中。当时街道里巷来往的大牲畜很多，姜嫄本想这个孩子会被牲口踩死。谁知成群而过的马、牛见了这个襁褓中的孩子，都绕道而行，避而不踩。过了好长时间，那孩子还是安静地在那里睡觉。姜嫄又把孩子放到山林中，想让野兽来把他咬死或吃掉。然而，山林中有很多人来砍柴，他们看到这孩子十分可爱，有的来引逗他，有的怕他冷，还给他盖了衣服。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仍然安全无恙。后来，姜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何不把孩子抛弃到河渠中的冰上?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把孩子放到冰上，很快就会冻死。不料，孩子出现在冰上后，天空中许多大鸟一起飞下来用翅膀覆盖着孩子，使他不致受冻。孩子仍然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做母亲的毕竟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这三番五次的折腾中，孩子如有神助。姜嫄就抱回孩子，决定抚养他长大。因为最初要抛弃掉，就给他取名叫“弃”。他就是周族的始祖。周族从弃开始，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壮大。

“好色”的太王周族传到公亶父手里，在他的带领下，周族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周人认为，周族的强大，以及最后可以推翻商朝而统治天下，就是公亶父奠定的基业。因此，后来周文王尊公亶父为“太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亶父娶了一位姓姜的女子作妃子。在公亶父被戎狄侵扰、悄悄离豳去了周原，又在周原领导人民建设家园的那些日子里，姜女始终陪伴着他，而公亶父感情也很专一。孟子赞扬说“太王好色”，这里所谓的好色，不是拈花惹草，而是说太王爱他的妃子，不搞三妻四妾。正是由于“太王好色”，爱他的一个妃子，与姜女朝夕相处，他才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领导民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加强政权建设方面。太王为全族人树立了榜样。大家都一夫一妻，互相恩爱，白头偕老，这样，社会风气自然良好、和谐，不会出现贵族妻妾满堂，穷人娶不到妻子的现象。据孟子阐述，由于太王专爱其妃，不娶其他的妻妾，因而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后宫内没有强招来的民间女子在发出怨言，宫廷外边没有找不到妻子的丈夫独守空房。太王在男女问题上的这种高尚情操，受到百姓的衷心赞颂。

周王生于猪圈文王的母亲，是挚国国君的第二个女儿。挚国国君姓任，所以叫作“太任”。挚国是殷王朝东方的一个诸侯。太任嫁到西方的周国，路途遥远，很不容易，故迎娶的礼节十分隆重。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性情端庄，德行高尚。在怀孕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食邪味，说话不出傲言，晚上睡眠不侧身子，白天坐凳子不坐边上，站立不用一脚支撑。

太任深知母亲怀孕时的所思所感，对孩子一生十分重要：感于善则孩子性善，感于恶则孩子性恶。因此，太任白天听人讲道德高尚的人的故事，晚上请盲人乐师来诵读诗歌，陶冶情操。由于太任恪守胎教，腹中的孩子也很安详，一点不给母亲带来痛苦。当时，为了积累肥料，发展农业生产，大小便都在猪圈里，即使国君和夫人也不例外。一天晚上，太任梦见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对自己十分友善，第二

天去猪圈小便时，就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取名昌的周文王。

文王长得一表人才。据说他有龙的容颜，虎的腰背，身高近两米。最特别的是，他身上长有四个乳房。有人解释，这是因为他生性仁爱的缘故：他在母亲腹中，母亲没有忧虑；保傅管理他的饮食起居，用不到操心；教师对他进行教育，不用反复叮咛；他服侍父王，从不使父王发怒。在家中，他对弟弟虢仲、虢叔也特别友爱，对两个儿子管叔和蔡叔更是慈惠。待到即位以后，文王任用四方的贤良，又与“二虢”即其弟虢仲、虢叔共商大计；他与贤士闳天分析天下形势，又与贤士南宫设定谋略；他与太史蔡公、原公畅谈古今，又到辛甲、尹佚处登门拜访。还有周公、召公、毕公、荣公等有才德的亲戚和大臣。因此，文王在位之时，百神安宁，万民顺和。

吕尚的坎坷生活姜太公前半生虽然为生计奔波，却是胸怀志，等待时机。

曾为赘婿吕尚本姓姜，遇到文王后被尊为太公，所以叫“姜太公”，又因其封国姓吕，取名叫尚，故也称“吕尚”。

吕尚原是吕国国君的后裔，由于子孙繁衍，年代久远，吕尚这一家族逐渐衰落，成为庶民，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们家仅有东海边上的一间破旧茅草房，没有其他家业可以维持生活，因此，吕尚从小就在外流浪。

当他十几岁时，流浪到北面的齐国。为生活所迫，被一个老妇人招为夫婿，古代称为“赘婿”，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吕尚当了赘婿，早起晚睡，做各种农活和家务，做得不好还要挨打受骂，最后还被赶了出来。

终日为生计奔波在齐国入赘遭逐，吕尚就想到中原地区殷王朝的

都城附近谋生。他先是在棘津（即今河南延津县东北）贩卖食品，充当小贩；又自我推荐到大户人家去做帮工，干些杂活。有时，在旅店当一名迎客的“合人”（即招待员）。饥一顿，饱一顿，生活仍无着落，他又跑到黄河的另一个渡口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去贩卖饮食。当时兵荒马乱，人民穷困，做小贩仍难以糊口。他于是决心到商朝都城朝歌去闯一闯。

在朝歌城内，吕尚开始继续当小贩，贩卖各种货物。他走遍大街小巷，进行叫卖，但是仍像在棘津时一样，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好在他身强力壮，又学过一点手艺，经过自我介绍，便在屠宰牲口的市场当了一名杀猪宰羊的屠夫。

初见西伯昌一天，听说任殷朝三公的西伯昌要来朝歌。吕尚早就知道西伯昌是周国的国君，为人讲仁义道德，善待有才能的贤士。因此，当西伯昌前来视察、走近他的摊位时，吕尚故意磨刀霍霍，发出屠宰的喊叫声。西伯昌见这位屠夫有些奇怪，便走到吕尚跟前，问他的情况。

吕尚如实回答，顺便还谈了当前的天下形势和治国的方针策略。吕尚的话虽然不多，但寓意深刻，一针见血，给西伯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伯昌觉得这位屠夫谈吐不凡，很想再深入谈谈，但市场上人多眼杂，他身为殷朝三公，不便细说，便匆匆告别。

在朝歌活动期间，吕尚开始涉足政界。他与归附文王的贤士散宜生、闳夭、南宫括等人多有来往。

散宜生等人发现吕尚的贤能，与他在一起饮酒畅叙，甚至欲拜吕尚为师。吕尚推辞不肯，四人遂约为朋友。

英雄无用武之地吕尚对于殷纣的统治曾经有过幻想。他一度到殷

朝宫廷中做过事，见殷纣暴虐无道，觉得这个人不会有好下场，就悄悄离去。吕尚还到过许多诸侯国家，游说其国君，以求施展自己的才能，但都没有遇到赏识他的知音。后来，吕尚又到了良国（今江苏邳州市北）。吕尚游说良国国君，这位国君胸无大志，只知享乐，吕尚与他话不投机，拌了几句嘴便遭到斥逐。

良国离吕尚的老家不远。经过几十年的奔波、流浪，吕尚年岁已大，觉得自己再不能有所作为，便回到东海之滨的老家，收拾一下自己的茅草房，拿起农具，在附近开了一片地，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

伯昌被囚禁伯昌如同商汤一样被囚禁起来，难道是历史的一种轮回?

遭人陷害西伯昌视察朝歌市场回来，一直想着屠宰摊上屠夫吕尚的言谈。他觉得吕尚是个人才，想什么时候能把他请到周国去辅佐自己。这时，殷朝宫廷中发生了纣王对鬼侯和鄂侯的血腥屠杀事件。鬼侯、鄂侯和西伯昌一起被纣任命为殷朝的“三公”，鬼侯、鄂侯的被惨害，使西伯昌非常震惊。

西伯昌见纣如此暴虐，知道进谏没有好处，便只是暗中叹息。谁知这种表情被奸臣崇侯虎看见了，去向纣报告，挑唆说：“西伯昌行仁义而善计谋，诸侯都归向于他。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终会遭到祸害。不如趁他还未成事早些杀了他。”纣听了崇侯虎的话，觉得有道理，便命人把西伯昌囚禁起来，关押在朝歌北面的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

演绎六十四卦商纣二十三年囚禁西伯昌，到二十九年才释放。西伯昌在羑里的监狱里，一呆就是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西伯昌面对监狱的高墙，思念家乡的亲人，心中痛苦万分。尤其使他痛苦的是，振兴周族、歼灭商朝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却在监狱里浪费时光。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岁月，而又能给后人留下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呢?西

伯昌一直在考虑。

这时，他想起了八卦。这八卦是古代伏羲氏发明的。用一长画和长画中断的二短画两种符号，三行组成一种图案，共得八种图案，分别代表天地，水火等八种自然现象。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为后来文字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可是这八卦实在太简单了，于是，西伯昌将三行组成一图案，变成六行组成一图案。经过排列组合，共得六十四个图案，这六十四个图案就称作六十四卦。给每个卦取个卦名，就代表一种意思。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的过程。

用美女、财宝赎身西伯昌被囚禁起来后，与西伯昌关系密切的散宜生、闳夭等贤士来找吕尚商量对策。吕尚认为给纣献些美女、财宝、珍奇异物，纣就会释放西伯昌。于是，散宜生等便去有莘国找来美女，到犬戎国求得毛色鲜艳的文马，还有黑色的豹、黄色的罴、青色的狐狸和白色的虎，同时又准备了黄金千镒、美玉百件、大贝百朋，通过宠臣费仲送到纣的面前。

纣见了这些美女、财物和珍奇怪兽，眉开眼笑地说："这里任何一件物品，就足以释放西伯，何况有这么多呢!"

于是，纣就命令释放西伯，并赐给西伯昌弓箭、斧钺等武器，赐以在西部地区可以自行征伐的权利。纣还悄悄地告诉西伯："是崇侯虎说了你坏话，我才这样做的。"西伯昌为使纣放心，就回答说："父亲虽然无道，做儿子的敢不服侍父亲吗?君主虽然不施恩惠，做臣下的敢不侍奉君上吗?对君王怎么可以叛变呢?"殷纣听了，满心欢喜，认为西伯昌决不会犯上作乱。

制造假象，麻痹商纣为了进一步麻痹纣的思想，西伯昌回到周都后，他一方面到周国建立的商代祖先的庙中去祭祀，隆重地用了三头公羊和三头公猪作牺牲。他故意把这件事宣扬出去，说明自己对殷朝

的忠诚。另一方面，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到殷王那里朝贡一次，好让殷纣对他放松警惕。西伯昌表面上装作恭敬、忠诚，但内心自有他的谋划和打算。

吃掉自己的儿子为了生存，西伯昌不得以吃掉自己儿子的肉，怒火在他心中燃烧。

殷纣残忍卑劣，令人发指殷纣王在释放西伯昌回周都时，对西伯昌是否能效忠于自己还是不放心，因而提出要以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作为人质，抵押于殷。如果西伯昌要犯上作乱，或有不忠的行为，便以处死伯邑考来要挟。西伯昌不能违抗殷纣的命令，只得命自己的长子去侍候殷纣。伯邑考为人忠厚老实，来殷当了纣的车夫，为纣驾车，受着殷官吏的严格看管。一天，殷纣因为一点小事不顺心，竟把伯邑考处以烹刑，把他放在一口大锅中煮了，做成羹汤。残忍的殷纣竟还把羹汤拿到西伯昌那里，令他喝下，说："圣人应当不吃他儿子的肉做的羹汤吧!"

西伯昌强忍悲痛，咬了咬牙，把汤喝下去。纣又耻笑说："谁说西伯昌是圣者，吃他儿子的肉做的羹，还安然自得?"殷纣暴虐无道，烹死无辜的伯邑考，还要来污辱西伯昌的人格，其行为的残忍卑劣，真是令人发指!当时文王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他的心情如何悲愤是可想而知的。

父子两代的杀亲之仇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被殷王文丁关在塞库的监牢里气愤而死的，实际上是被文丁所杀；现在长子又被殷王纣用极残忍的手段烹死。文王对于殷朝，有着父与子两代的杀亲之仇，可以想像，他的心中忍着多么大的伤痛啊!伯邑考死后不久，文王即立次子发为太子，决心报仇雪恨，世世代代与殷朝斗争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姜太公钓鱼士为知己者死，又是一段君臣相谐的佳话。

吕尚奔周而来吕尚到中原地区，做生意挣不到多少钱，到殷王朝或一些诸侯国去做事，都是些暴虐无道或贪图享乐的君王，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他又回到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他对天下的局势，仍念念不忘，总是在来往的人中打听。有一天，他听说西伯昌的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特别是对老人给予优厚的待遇。又听说西伯昌的父亲和长子都是被殷王逼死或杀死的，他自己也被囚禁于殷朝监狱达七年之久，决心要报仇雪耻，如今特别需要辅佐的人。吕尚经过反复思考，兴叹道：“何不归去乎!西伯昌善养老者，又礼待贤者。”于是，年近古稀的他，又背起行囊，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周国都城郊外的渭水边上。

在渭水边钓鱼察看动静吕尚觉得，直接去找西伯昌有些不便，他想在周都郊外先呆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周国的情况，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吕尚先在渭水边的一间石室中住下，然后到一个泉水潭边去钓鱼。

渭水南边有一条磺溪水注入，这条磺溪水源自南山兹谷，山上有一股泉水从高处急流而下，叫做兹泉。泉水积成一个深潭，潭水清澈，水中有鱼在游动。

潭旁有高大的石壁，石壁后面是茂密的树林。在水潭边上有一块大的平石，吕尚就双膝跪在这平台上投竿钓鱼。

据说姜太公在渭水边兹泉潭的钓鱼之处，到南北朝时遗址犹存，那块大平石上还有他双膝跪过的痕迹。

日思夜想朝歌的屠夫再说西伯昌被释放归国后，一心要灭商复仇，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贤士都为他出谋划策。但西伯昌总觉得，这些贤士目光还不够远，气魄还不够大，脑子还不够活，策

略也不够精，他多么需要一位智谋高超、能够独当一面、辅佐他迅速崛起的人啊!西伯昌日思夜想，忽然想起在朝歌屠宰市场上遇见过的那位屠夫吕尚，他身强体壮，看上去武艺高强，谈吐不凡，对天下形势分析精明。如果能把他请到周国来该有多好!可惜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

西伯昌有个习惯，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到外面去打猎。这一方面是为了活动活动身子，调剂调剂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民情，搜求贤才。这一天，西伯出外打猎前想预测一下收获如何，就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显示说：这次打猎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而是“霸王之辅”。真有这样的事?西伯将信将疑。

一见如故西伯的打猎队伍兴致勃勃地出发了。当队伍行进到郊外的渭水边上时，看见兹泉潭边有一老翁正在垂钓。西伯昌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当年在朝歌市场上遇见的屠夫吕尚吗?他怎么会在这里钓鱼?吕尚听见背后熙熙攘攘，回过身去一看，也不禁一愣：来到面前的不就是西伯昌吗?两人一见如故，心情激动。他们畅谈分别后的经历以及当今的天下形势，谈得十分投机，围观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后西伯昌说：“我先君太公曾经预言：‘当有圣人来到周国，周国会因而兴盛起来。’你真是太公预言的那个人吗?我太公望你来，已经等得太久了。”西伯昌说过这话之后，就称吕尚为“太公”，号“望”。西伯昌请太公乘上马车，一起回到宫廷中去，立刻拜吕尚为“太师”，这是国中文武兼管的最高官职。

因为吕尚本姓姜，西伯称他为“太公”，所以吕尚从此以“姜太公”的称号闻名天下。姜太公钓鱼遇周文王，拜为太师，最终辅助文王、武王推翻商朝，取得天下。这段传奇的故事，成为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

怪梦王妃的一个梦，预示着周室大兴。

天要兴周亡殷宣称自己已经“受命”而称王的西伯昌，立志推翻殷朝，取而代之。他深知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的一项工作，就是要造舆论。当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利用人们对天帝、神灵的迷信，造出各种各样的新闻，证明天帝要兴盛周国，神灵要灭亡殷朝。这样，便会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观念，周兴殷亡是上天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和趋势。

据说当时周王昌的正妃太姒，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商朝的宫廷中一片荒凉，荆棘丛生，又梦见自己的儿子、太子发在周国宫廷院子中取了一棵梓树，种植在宫廷的大堂上，这棵梓树立刻迅速地长起来，化为松柏棫柞等大树。

太姒醒来向文王报告做梦的经过。文王召来太子发在庙堂中进行占卜，结果得到大好的吉兆。

文王及太姒、太子一起在庙堂中参拜上天，这个吉梦明白地显示，皇天上帝已经把灭商的大命授给了周。文王嘱咐太姒和太子发：“谨慎，不要声张!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万物自来。天已经不保佑殷朝而心向周国了。”

然而，过了几天，周都的大街小巷和附近的诸侯国内，都传开了周王妃太姒梦见商廷生棘和周廷生松，以及周王占卜获吉兆的消息。

麻雀衔丹书，赤鸟讲人话有一年深秋，又有一件奇异的事在各地传开。据说在甲子日那天，有一只赤色的麻雀衔了一张“丹书”，即红色的喜报飞到周都，将这张丹书放在周王昌的窗户上。周王叩首跪拜，接受了丹书。丹书上显赫地写着十个大字：“姬昌苍帝子，亡殷纣王者。”周王昌本姓姬，故称“姬昌”，丹书上说他是天帝的儿子，必将取代亡殷纣王的位置。这当然和太姒之梦一样，是预谋策划的又一个舆论。还有的传闻说，当时有一只赤色的鸟衔了一块宝玉，降到周国的岐山之阳，在祭土地神的社坛上开口讲话宣布：“天命周王，伐殷有

国。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所谓“绿图”，是天命帝王的符瑞；所谓“乘黄”，是因帝王德高而生出的一种能远走高飞的吉祥之兽。还有的传闻说，当时有“鷟鷟”鸟也就是凤凰在岐山上鸣叫，并且作了一首乐曲，叫做《武象》。这预示着周族即将兴起，许多神鸟代表天意来传达指令，报告消息，欢庆喜讯。

盟津观兵兵强马壮，已经敲响殷商灭亡的丧钟。

伐殷前的准备周文王去世后，由太子发即王位。他就是周武王。武王即位，首先加强辅佐力量。他对姜太公十分尊重，仍任以太师的官，他的名字叫尚，与父亲有深交，年龄也差不多，因此武王特别给太公加了一个尊号，叫“师尚父”。除了师尚父继续辅佐外，武王还起用亲弟周公、同姓亲属召公、毕公等，委以重要的职务，经常在武王身边出谋划策。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把推翻殷朝的大业进行到底，武王即位后不改元，仍用文王受命的纪年。于是，武王即位后的第一年，即为八年。武王又把国都从津水西岸的丰邑迁到津水东岸的镐邑，称为“镐京”。这样，从周都出发攻伐殷朝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军事演习”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武王觉得周国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他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举行一次“观兵”，就是“军事演习”。观兵以前，武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天神和祖先保佑这次观兵的成功。接着，就率领大臣和军队，沿着渭水和黄河南岸的大道向东进发，不久到达黄河的一个渡口孟津（现今的河南孟津县东北）。

这次观兵，武王特地做了一个木制的文王灵牌，称为“木主”，载在军队中间的一辆战车上。这样，就仿佛是文王在率军出征。武王自称“太子发”，他在军中宣告：“这次是奉文王之命而出师征伐，我不敢

自己专断独行。”仗着文王的威信，武王的胆子好像壮实了许多。他向司马、司徒、司空，还有许多受符节的有司发布命令说：“全体肃静，听我宣布军中的纪律。我不明事理，全靠先祖的有德之臣，我才得以受先王的功德而继承其位。现在举行‘军事演习’，大家要认真对待，就像真的上战场和敌人拼杀一样。特订立赏罚制度：勇往直前者有赏，畏缩不前者受罚，以保证这次演习的成功。”说完，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指挥鼓动，个个奋勇师尚父站在黄河渡口，左手拿一把大斧钺，右手拿着一面用牦牛尾做装饰的大旗，向众军士高呼：“有九个头的怪水兽苍兕在指挥着你们大家，与你们一起乘船划桨。哪一个不努力向前，掉在后面的要被斩首!”众军士奋力划桨，一艘艘船向对岸飞快驶去，在河中掀起了大浪。武王也乘着船，与众军士一起渡河。船到河中间，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舱中。武王俯身拾起白鱼，对大家说：“殷人崇尚白色。这条白鱼跳入船中被我们捉住，这是殷朝快要灭亡的征兆!”众军士听后劲头更足，个个奋勇划桨。不一会，渡船全部抵达北岸。

渡河刚结束，忽然有一颗火星从天上掉下来，落到武王所住的屋上，仿佛祝贺这次演习的胜利。这颗火星又很快变为一只赤色的乌鸦，在天空盘旋几圈，鸣叫而去。据说，乌鸦是一种孝鸟，而周国崇尚赤色。因为武王孝顺父亲，载着文王的木主举行“军事演习”，故有赤鸟的出现。

揭开伐纣的序幕正当周军渡河完毕、庆祝演习成功的时候，忽然从孟津渡口的四面八方传来鼎沸的人声。原来，各诸侯国闻讯周武王来孟津举行“军事演习”，作伐纣的准备，大家都兴高采烈，纷纷响应，组织了军队前来助威。不约而同来孟津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武王见有这么多诸侯前来支援伐纣，情绪激动。他和诸侯们订立盟约，立誓在伐纣的战争中互相合作，集体行动。众诸侯群情振奋，欢声雷动。由于八百诸侯的联盟是在孟津形成的，大家便提议把孟津这个地

名改成“盟津”。

在气氛热烈的盟会上，众诸侯都说：“现在就可以伐纣了。”武王认为，殷朝毕竟是一个大国，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内部还有箕子、微子、王子比干等贤臣，不可轻举妄动。况且，这次军事行动出发前只定为演习，没有作好直攻殷都朝歌的准备，所以就对众诸侯说：“现在大规模伐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暂且回去，分头积聚力量。时机一到，就可以一举把纣歼灭了。”经过武王说服，众诸侯才罢师归还。

周武王盟津观兵，虽然没有直接攻入商都，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演习，它使周军熟悉了地形、试验了进攻能力、训练了作战本领，又起到了宣传动员、联合各地诸侯的作用。它是武王伐纣的一个序幕。

断则不疑武王出兵，一路都是不祥之兆，但武王毫不动摇。

太公横扫朽骨枯草武王伐纣，虽然得到各方诸侯的响应，但遇到的艰难险阻还是不少，可说是险象环生。武王依靠坚强的毅力和大臣的帮助，度过了一道道难关，谱写了一曲曲凯歌。

武王出兵前，照例叫太史进行占卜，看这次伐纣是吉是凶。占卜显示的兆象都是大凶。有些人犹豫起来，甚至主张暂停伐纣。正当庙堂中乱哄哄的时候，姜太公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说“殷纣剖比干心，囚禁箕子，以飞廉、费仲当政，伐他有什么不可?这些枯草，朽骨，怎么知道吉凶?”说罢挽起袖子一扫，将神案上的龟壳和蓍草全部摔落在地，并用脚把龟壳踩得粉碎。

武王一见太公这种勇气和精神，正合自己心意，马上传令三军，发兵启程。

史官疑冲太岁不利大军沿着渭水南的大道向东行进，行不多时，随军的史官又提出质疑，说今年的太岁神在寅，向东行进是迎太岁而

上，冲犯太岁神会带来不利。原来古代用干支纪年，传说有太岁神监督。该年地支轮到什么，就说太岁神在什么位置。武王伐纣那年地支为寅，而寅正是东方的位置，故向东迎太岁行大事是触犯禁忌的。消息传开，在军士中又引起一阵骚乱。太公、周公等便向将士们宣传，征伐殷纣是上天的意志，太岁也要服从天帝的命令，只会帮助我们而不会损害我们。经过一番说服，将士们心中的疑团消散了，才继续东征。

狂风暴雨，山体滑坡大军来到盟津，准备渡河时，天空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陆地飞沙走石，河上掀起滔天巨浪，无法渡河。武王左手拿着青铜大斧钺，右手拿着用牦牛尾装饰的大旗，怒目而视，厉声大喝道："我在这里指挥，天下有谁敢危害我的意志!"

说来也怪，武王这么一喝，天上乌云渐散，风势减弱下来，河上的波涛也慢慢平息。于是，军队从容不迫地渡过黄河，与各路诸侯会合。

大队人马到达今河南温县境内时，又遇上了大水。这里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由于上游下大雨，河水猛涨，泛滥上岸。大军只好涉水而过，艰难行进。涉过大水后，大军折向东北行进到达怀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军经过怀城时，城墙因年久失修，忽然倒塌，差一点把军队压在城下。

武王命令绕道而行，急速前进，避开了这次灾难。大军继续向前，刚走到地处今河南辉县市东南的共头山下，偏偏又碰上山体滑坡，山上大量土方和泥石向下滚滑。幸亏躲避及时，军队才逃过灾难，大家的心中不免又是一阵震颤。

电闪雷鸣，骖马击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快到殷都朝歌的时候，忽然又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风把武王车上的旗杆折断，车盖掀翻，为武王驾车的一匹骖马也被震死。这时，军中又产生了一阵

混乱。太公把折断的旗杆截短，重新加固；把掀翻的车盖改装成弧形，重新安上，另换一匹骖马。然后，笑着对将士们说：“天公知道我们是奉天之命来讨伐罪大恶极的殷纣的，所以派遣风神、雨神、雷神来迎接我们。风神给我们吹掉灰尘，雨神给我们洗涤甲兵，雷神给我们照光和击鼓，表示热烈欢迎。”几席话，又把大家逗乐了。这时，周公在旁擂起战鼓，将士们又迅速前进。

牧野之战周与商的决战拉开了，但是前线的倒戈使武王轻松获胜。

会合诸侯武王的伐纣大军在十二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到达商都南郊的牧野，其他参加伐纣的诸侯军也都纷纷来到。这些诸侯军有庸（今湖北竹山县西）、蜀（今四川成都附近）、羌、掌（今重庆市巴南区）、微（今陕西眉县附近）、卢（今湖北宜城市西南）、彭（今湖北房县东）、濮（分布于今湖北中南部）等国族。牧野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振奋。看着这样热烈的场面，武王不禁思绪万千。推翻商纣的统治是父王临终时一再的嘱托。现在，周兴殷亡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他怎能不激动万分!

设计惑敌太公到达殷都附近后，就设计给小孩吃一种丹药，使小孩浑身发红，并教他说“殷亡”二字。殷民见全身红色的小孩，以为天神下凡，听小孩口口声声说“殷亡”，就认定殷亡在即，这是天意。消息传开，殷民及军士惶恐不安，毫无斗志。

武王大军在行进的路上，曾遇到纣臣胶鬲。胶鬲是一位贤士，问及武王这次出征的目的和到达的日期。武王为了不使胶鬲在殷纣面前受到惩罚，告以实情。胶鬲迅速回到殷都，向纣汇报。殷纣匆忙调集亲军卫队，以及服劳役的奴隶，还通知附近与纣臭味相投的一些诸侯前来勤王，共征得军队七十万人（有的书上说是十七万人）。纣的军队也于甲子日的清晨在牧野的北面摆开长阵，准备与武王大军决一死战。

古代人物画像誓师大会黎明时刻，牧野南面的伐纣联军在武王主持下举行誓师大会。武王首先对各路来会的军队进行慰问。他亲切地高喊一声：“辛苦了，从西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接着就开始了他的誓师讲话。武王说：“我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将士，以及从西南、西北来会的各国勇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好你们的矛，听我发布誓师命令。”全场肃静，武王高亢有力的声音，划破长空，在山谷中回荡。

武王接着说：“古人有言‘母鸡不应早晨啼叫，早晨母鸡啼叫，家业就要败落。’现在商王纣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宗的祭祀不闻不问；对同宗长辈和兄弟，不加任用；却对四方逃亡的罪人崇敬、提拔、信任、使用，让他们做大夫卿士，残暴地对待百姓，为非作歹。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今天的战斗，行进要注意步调一致，刺杀中要注意动作协调。战士们!要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战斗中也要注意不要杀掉敌军投降的人，可以要这些人为我们服役。勇敢地战斗吧!你们不努力作战，你们就会被杀戮!”

土崩瓦解天渐渐亮了，双方的阵势看得越来越清楚。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一支小分队到商军队前挑战。师尚父勇冠三军，像老鹰般捕捉纣军中的散卒，纣众军士大惊失色。接着，武王再以虎贲勇士和战车猛烈冲杀。纣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士气低落，无心战斗，武王的军队冲杀过来，充当纣军前锋的奴隶兵便调转方向，与武王军队一起向纣的后卫部队攻击。形势急转直下，不多时，纣的部队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武王的战士勇猛异常，势如破竹，在一两个小时内，商纣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全部土崩瓦解。

商纣眼看大势已去，连忙驾车逃回朝歌宫廷，走进鹿台的宣室，抱着一堆珍珠财宝，放火自焚而死。商周之间的牧野决战，以周武王率领的伐纣联军摧枯拉朽式的全面胜利和商纣王临时拼凑的抵御大军迅速崩溃，以及纣王本人的可耻自焚而告终。

武王入城贤君当朝，万民敬仰。

斩除群凶武王在牧野大胜商军，诸侯向武王礼拜，对征伐的迅速取胜表示祝贺，武王也向诸侯拱手作揖，对诸侯的大力相助表示感谢。接着，率领诸侯、大臣向朝歌而去。朝歌的百姓早已在一位叫“商容”的大臣指挥下，列队城门外大道的两旁，欢迎周军入城。武王让群臣告诉商朝百姓说：“上天降福于民!”殷民在道路两旁再拜磕头，武王也向群众挥手致意。

武王入城，来到宫廷和纣自杀的场所，见了纣的尸体，亲自射了三箭，并用轻剑触击，表示对商纣的深仇大恨。然后用斧钺斩下纣的头，挂在一面大白旗上。武王又到妲己和两个嬖妾上吊的地方，同样发射三箭，用轻剑触击，斩下她们的头颅，挂在一面小白旗上，与悬挂纣头的大白旗一起放到宫廷外示众。商纣的两个奸臣费仲、恶来，已经在战场上被周军擒杀。群凶斩除，人心大快!

第二天，武王命人洒扫朝歌的道路，修缮祭祀天地神灵的宗庙、社坛以及宫廷。到了祭祀的时刻，先由一队人举着九旒的旗作先导。由武王弟叔振铎推常车作威仪，周公拿着大斧、毕公拿着小斧夹辅武王随后行进，散宜生、太颠、闳夭诸大臣都执剑在旁保卫。进入社坛以后，毛叔郑捧着洁净的明水，康叔封撒布公明草，召公奉上币帛，师尚父牵着祭祀的牲口。大家在社坛前立定，太史尹佚就读策书祝文道：“殷的末孙纣，废弃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他的罪行昭著，已经显闻于天皇上帝。”读罢祭文，武王再拜磕头，当众宣布：“周朝兴起，商朝灭亡。我受天命来治理天下。”武王的这句话，标志着周朝的建立，开始了包括西周、东周八百年的历史。

赢得民心武王来到大厅，见有美玉，便问：“这是谁的玉?”在旁的人回答：“是诸侯的玉。”武王即命归还给诸侯。天下的人听说此事，都赞叹说：“周王不贪财物，真是个廉洁的好君王啊!”武王又来到后宫，见有那么多妇女，便问：“这是谁家的妇女?”在旁的人回答：“都

是商纣强迫诸侯进献的。”武王即下令把这些妇女归还给各诸侯。天下的人听说此事，又赞叹道：“周王不贪女色，真是个廉洁的好君王啊!”

归还美玉、美女后，武王继续做善后工作。他命召公去释放被纣囚禁的百姓；命南宫括散发鹿台的财宝、巨桥的粮食，赈济贫困的平民、奴隶；命闳夭加高比干墓上的土，叫做“封墓”，以示悼念。武王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在商容住过的地方树起旌旗，表彰商容的闾里。

原来，商容是掌管朝廷祭祀、宴会等奏乐的乐官，有贤名，深受人民的崇敬。但纣嫌商容凡事都要按礼仪制度办，经常劝谏他的胡作非为，有碍他荒淫无耻的生活，就将商容罢官，逐出朝廷。商容被逐后，常跟一些下层人民在一起，想要组织力量伐纣，但又觉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就离开商都，潜伏于太行山一带。武王早就听说商容的遭遇，敬佩商容的义举，但不知他在哪里，就采取旌表商容闾里的做法，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殷民见武王如此，都欣喜地互相告慰说：“周武王真是个仁君啊!对于贤惠善良的人，死的还要封其墓，何况活着的呢!逃亡不在的还要旌表其闾里，何况仍在的呢!周王对于财物，已经聚敛的还要散发，怎么会再征收呢!对于女色，眼前拘还要归还其父母，怎么会再强取呢!”

邀商容出任“三公”

武王对于商纣的贤臣，都欢迎他们到周朝来任职。藏匿在民间的商纣长兄微子，得到武王伐纣胜利的消息，连夜赶来拜见武王，向武王请罪。武王欢迎他的到来，让他做一些对周朝政权有利的工作。原来是纣臣的胶鬲，他贤惠正直，没有做过压榨人民、残害忠良的事，武王也让他来继续任职。

旌表商容闾里后，有人来告诉武王说：“商容得悉周王伐纣的消息，早就从太行山回到商都。那天在城门外迎接你的殷民中，就有商

容。”武王知道商容在朝歌，喜出望外，急忙叫人备车马，向商容的住处赶去。武王素来仰慕商容的品德和才能，想请他出来当周朝的三公。武王见到商容说明来意后，商容却推辞说：“我常与下层穷苦的人在一起，想要伐纣而又没有能力，这是愚蠢的表现；我对纣的行为不去劝谏而隐藏起来，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愚且无勇，不足以任三公之职。”武王再三劝说，商容固辞不受命。当时人听说此事，都赞扬道：“商容真是个能内省其德而不夸其才的人，是个君子啊!”武王也感叹说：“商容为人忠厚，不贪高官厚禄，真是个贤人!”

第三十一章秦朝历史大事件

秦朝建立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首尾十年间，秦王政陆续攻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秦王政并六国后，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下令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上尊号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秦王去“泰”取“皇”，用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其他如议。并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①。秦朝皇帝虽然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一名号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袭用。

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在皇帝之下，中央设丞相（掌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辅助丞相，主管监察、执法）、太尉（掌全国军事），合称三公。下设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从警卫）、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典客（掌对外及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皇帝车舆及马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合称九卿。此外，还设有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通古今以备顾问的博士，掌征伐的前后左右将军等。上述官僚，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丞相王绾认为：“诸侯新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②要求恢复分封制。始皇下其议于群臣讨论，群臣皆

表示同意。只有廷尉李斯持异议，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全国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九原、三川、砀郡、颍川、南阳、邯郸、上谷、巨鹿、渔阳、右北平、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辽东、辽西、东郡、齐郡、薛郡、琅邪、泗水、汉中、巴郡、蜀郡、会稽、九江、鄣郡、南郡、长沙、黔中等三十六郡④。此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又增立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⑤。郡置守（掌一郡政务）：尉（辅助郡守并掌军事）、监（掌监察，直属御史大夫）。郡下设县，县设令、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主管一县政务。县以下还有乡、亭两级行政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汉书·百官志》五："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注引《汉官》云："乡户五千则置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巡禁贼盗"⑥。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秦王朝，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制度的措施。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异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秦始皇下令以原秦国制度为基础进行统一。货币：战国时钱币形制不一，三晋为布钱，燕、齐为刀钱，楚有铜贝（蚁鼻），秦、周为圆钱。当时，黄金为各国通用交换媒介。秦始皇改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二十两（一说重二十四两）；以圆形方孔之铜钱为下币，文日半两，重如其文。废除原在秦国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度量衡：以秦国"衡石丈尺"为标准，全国划一。度以寸、尺、丈为单位，采取十进位制；量以龠（音月）、合（读葛）、升、斗、桶（斛）为单位，基本采取十进位制（其中二龠一=合是例外）；衡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与此同时，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建议，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⑦，规定以原来秦国的小篆为公文法令的标准文字。为推行统一书体，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字体编撰《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以后因为政府公文繁多，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加以省改，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虽然如此，但大篆、小篆仍为一般著作家通用的文字。

秦始皇还依据秦法，统一法律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根据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区出土的秦代竹简，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于国家财会、物资管理、借贷等的规定）、《关市律》、《置吏律》等约三十余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此外，秦统一后，还下令统一全国车轨，规定轨距宽六尺；统一田亩，每亩定为二百四十方步。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全部壁障。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筑令坚实而使隆高），树以青松"⑧。为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凿山填谷一千八百里，至三十七年（前210）始初步完成⑨。以上"驰道"、"直道"，再加上统一中国后在西南边疆修筑的"五尺道"（栈道，广五尺），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

为了防止封建贵族割据势力再起，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移民。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⑩。与此同时，"收天下兵（古者以铜为兵器），聚之咸阳，销

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各重二十四万斤。”）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之说，来为秦朝统治寻找根据。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水色黑，因此秦国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记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轨宽六尺，符长六尺，冠高六寸。历法以亥月（亥属水）即十月为岁首，等等。

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为宣扬皇帝声威，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新建的秦王朝，大规模出巡天下五次，主要是到华中、华东、华北等六国旧地。沿途祭祀名山大川，刻石颂扬秦功德。这些与他的上述作为，对于巩固秦的统一，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注释①②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⑤《晋书·地理志》。此外，秦郡还有四十二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和四十六郡（谭其骧《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四十八郡（王国维《秦郡考》，载《观堂集林》）诸种说法。

⑥《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⑦许慎《说文解字叙》。

⑧《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⑨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儒秦始皇称帝前，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大业。他在帝位十二年，又采取了整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巩固秦统一具有一定意义。然而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公元前221年称帝之初，在建立国家体制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最后采纳李斯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但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并未因此终结。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在宴会上，仆射（音叶）周青臣颂扬始皇功德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①始皇听后十分喜悦。可是复古派、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站出来反对周青臣的颂词，再次提出恢复殷周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同"猝"突然之意）有田常（齐世卿，杀简公）、六卿（晋国智、范、中行、韩、赵、魏，共分晋）之臣，无辅拂（通"弼"，辅弼即宰相），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②秦始皇听后，未置可否，将两种不同意见交臣下讨论。针对淳手越反对郡县制的主张，丞相李斯指出，古今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不同。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于是他向秦始皇提出如下的建议：史书非《秦纪》皆烧之。博士官可藏《诗》、《书》、百家语，除此外凡天下有私藏者，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有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严禁私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付诸施行。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些方士即投其所好，骗取富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市（音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④，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⑤。因事本虚妄，徐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巡行至碣石（河北乐亭西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卢生等当然无处寻觅仙人与仙药，于是向始皇献伪造《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当时称匈奴为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又说始皇“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毋令人知”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⑦。始皇帝果真照办，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

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死。卢生便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博士“备员弗用”，“未可为求仙药”⑧，于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⑨这时，方士卢生早已逃去。始皇鉴于方士对他的欺骗并勾结儒生暗中诽谤其“贪于权势”，“刚戾自用”⑩，便派御史案问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互相举发，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加以逮捕，皆坑杀，“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监蒙恬军。

秦王朝对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儒生），在这次坑杀和流徙之后，接着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大屠杀。始皇“又令冬种瓜骊山，实

生，命博十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其后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宣言者，又数十人。马端临对此发为议论说：“然则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即孔鲋，孔子的八世孙）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先秦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巨大损失，但是秦始皇并未达到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鲁迅语）的目的。当时民间私藏书籍仍不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火。惜哉!惜哉!而不少儒者，或者隐逸山林，皓首穷经，如伏生（原为秦博士，治《尚书》，秦焚书，伏生壁藏之，汉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田何（今文《易》学的开创者）、浮丘伯（治《诗经》的学者）等；或者怀抱志气，等待时机，如孔鲋及鲁国诸儒；或则隐姓埋名，致力于反秦运动，如张良、陈余、郦食其、陆贾等，即是最好的说明。

注释①②③④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⑦《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据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记载：“四十五年乙卯，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在日本南至九州，北达北海道都广泛流传徐福东渡的故事，尤其在纪伊半岛上的和歌山县的新宫市相传为徐福的旧地，许多徐福的遗迹至今犹存。其中有“秦徐福之墓”（前208年病死），墓侧尚存有“七家之碑”（他的七位家室）。在徐福墓北有阿倾贺神社，内设有徐福祠和徐福宫。在新井町的大明神社和佐贺市金立町金神社中，所供奉的神像，都是徐福的塑像，其神采奕奕，终年香火不断。今天，和歌山

县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已把徐福墓和祠字列入保护史迹，并成立了“徐福会”。每年八月，日本各地的人民纷纷前来凭吊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航海家。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

据《汉书·叔孙通传》：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政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叛乱）将则反，罪死无赦!’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今山东曲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经略边疆秦灭六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境上，秦国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通过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建立起来。

秦统一前，在今天我国的浙江、福建、汀西、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居住着与中原华夏族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统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又称为“百越”。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①。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其中著名的则有于越（今绍兴一带）、瓯越（亦称东瓯、东越，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为中心）、闽越（在今福建沿海一带，以福州为中心）、南越（在今广东岭南地区）和西瓯（在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

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灭楚之后，就降服了于越，在那里设置会

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又发动了统一百越的战争。首先征服了东瓯、闽越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闽中郡，随后又命令尉屠睢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向岭南和西瓯地区进军。秦军遭到越族的抵抗，同时因运粮困难，相持达三年之久，未能获得胜利。秦始皇为了支援征服岭南一带的战争，命令监御史禄，在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即灵渠。

灵渠是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用来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交通，解决运输粮饷的困难。灵渠的规划布局，和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人漓水铧嘴；有防洪设备一大小天平，以宣泄湘江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几千年来，灵渠对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②。大约在始皇二十八年，灵渠凿通后，粮道打通，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遭到越人袭击，屠睢被杀，秦始皇又增派援军，“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今五岭以南地区）③，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次年，又迁徙了五十万罪徒戍守和开垦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在西南地区，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焚人，滇东有夜郎，滇池及其周围是以“滇”人为首的“靡莫之属”居住地，洱海及其附近地区则是“离、昆明”人游牧之地。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曾派常頞（音鄂），在原来焚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约五尺宽，称为“五尺道”。它的修成，加强了西南

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秦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

在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朝时称为荤粥（薰鬻），西周时称为严允，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当时还处于奴隶制萌芽阶段。由于它同秦、赵、燕三国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骚扰三国边境，掠夺牲畜、人口和财物。

秦、赵、燕三国都在与匈奴交界处修筑长城，并派重兵戍守。长城在防御上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能阻断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战争一直未断。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出动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与匈奴展开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势力大大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犯。后来秦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匈奴又乘机发动进攻，各国忙于火拼对匈奴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秦的北方河套地区曾被匈奴占去，对秦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当时在秦民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⑤的说法（匈奴也称为胡）。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匈奴族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⑥，一举夺回了河套南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统一的重大胜利。在河套设置了三十四个县⑦，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北岸）屯垦。当时人们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其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秦一直不敢回师，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秦始皇三十四年（前1213），征调民夫，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郡的碣石，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筑成一条长达五千余公里的城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代万里长城。秦长城遗址在山西大同和甘肃岷县仍可见。以后历代对长城又有所增修，特别是明代，又对长城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改建，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秦统治者为了修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无限制地役使民夫，致使十分之六的人民被折磨死，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非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秦朝繁重徭役的控诉。长城作为一项建筑则是十分伟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秦朝通过数年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及对边疆的经略，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简称北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一说指今越南中部一带），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秦朝在古代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秦人”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欧洲人至今仍称中国为China，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由“秦”演变来的。

注释①《战国策》卷一九《赵策》。

②《修复陡河碑》。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万。

⑦《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记载为四十四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四县。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秦之暴政早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有人说过，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尉缭语），虽然全国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秦始皇的卑劣本性恶性发展，他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严重违反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陶俑秦始皇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和满足他穷奢极侈的生活，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在京都咸阳和故都雍（今陕西凤翔东），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造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依样修造，共造一百四十多处宫殿，以至“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①，在消灭六国后，更是大肆修造，如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作信宫渭南”②。信宫又称咸阳宫，“因北陵宫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21）决定兴建朝宫于

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这座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④。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庭中可容纳万人，殿中能立五丈高的大旗。晚唐诗人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形容这一工程的修建说“蜀山兀，阿房出”，工程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还在关中修建宫殿三百所，关外四百多所，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⑤，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⑥，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⑦。以上的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⑧。

秦始皇不仅为他生前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而且还为他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这就是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墓。此墓位于骊山北麓（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高五十余丈，周围面积五里有余。墓内建有各式各样的宫殿，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象征天体；用水银做成江湖河海，象征地形；以人鱼膏为烛，以期长明。还有各种珍奇异宝，陈列其中。

我们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史书上记述并非夸大。在目前试掘的一号、二号、三号墓，面积共约二万七千多平方米，陶俑、陶马、步骑兵、武士俑共六、七千件。这仅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至于陵墓的主要部分一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从秦俑坑即可推知。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腐朽、暴虐的本性。

秦朝的徭役是极其繁重的。秦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左右，秦始皇把大批农民罚做刑徒，驱使他们终年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役使了民工“七十余万人”⑨。从各地运送材料，临时征发的人还不在其内，像这移大规模的工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再加上防备匈奴的士卒三十万⑩，戍守五岭的五十万，如果再加上修驰道及从事运输的人员，全国服役人数不下三百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秦法规定，间左贫

民本来不应和罪人、赘婿和贾人一样被“谪戍”（充军），但由于戍役项目繁多，大量农民动辄被罚作罪人派去从事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甚至男子不够，由女子担负苦役即“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董仲舒说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虽不免夸大，但秦朝力役比前朝繁重确是事实。

秦的赋税也像徭役一样残酷。田租、口赋、刍藁以及各种杂税，据《汉书·食货志》说就要“收泰半（三分之二）之赋”，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史书记载，秦朝官吏用清查户口的办法，按人口数目摊派赋税，即人头税，用簸箕夺走了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这就是所说的“头会箕敛”。而所有收上来的赋税，全部“输于少府”，供皇室享用。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苛敛下，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严重局面，许多人走投无路，“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秦朝严刑酷法更是令人发指。除在黥、劓（音义）、笞、院、腰斩、车裂、枭首、弃市等等外，还动辄“族诛”、“连坐”（即一人犯法，罪灭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各级官吏多为杀人刽子手，“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由于刑罚繁苛，造成了“赭衣塞路，图圄成市”的惨状。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陨石堕于东郡（今河南濮阳县），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秦始皇派御史去查捕，无结果，于是就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在出巡途中病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逼死应继承帝位的始皇帝长子扶苏，捕杀大将蒙恬，立少子（第十八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异常昏庸，比秦始皇更为残暴，在葬秦始皇时，他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怕泄露陵墓内的机密，把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在墓中通路。他继续修建劳民伤财的阿房宫，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他又征发五万人到咸阳服役，专门为他豢养大量的狗马禽兽，以供游猎取乐。咸阳的粮食不足用，便下令郡县大规模调运谷物、草料、运输

的役夫还需自带干粮，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谷米。

胡亥信任宦官赵高，赵高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阴谋夺取帝位，他唆使胡亥，大杀功臣和诸公子，到后来连丞相李斯也受他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胡亥在赵高的怂恿合谋下，任意胡为，本来已很严酷的刑法，更加严酷，人民随时会遭到残害，以致“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如此无度的浪费社会财富和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加上“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以致“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暴动终于爆发，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注释①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三辅黄图》。

④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诸书颇不一致。据《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里所说的阿房宫的规模为三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这里说“阿房”只是朝宫的前殿。又《水经注·渭水》引《关中记》云：“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这里明确地说是阿房殿。观上述诸说，朝宫之前殿应为阿房宫。但也可称朝宫为阿房宫。

⑤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⑦《三捕黄图）。

⑧参阅《文物》1976年第十一期。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⑩《淮南子·人间训》载“发卒五十万”。《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载“四十万”。

林剑鸣《秦史稿》第393页。《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64页为二百万。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淮南子·兵略训》、《史记·淮南王传》中均有记载。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淮南子·氾胜训》。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大泽烽火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冬十月，始皇东巡，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北归途中，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市南）病重。乃令赵高作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①书已封，在赵高处，未付使者。秋七月，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丞相李斯以始皇病死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

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辒辌，音温凉，有窗牖之灵车），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赵高生而隐宫，通狱法，始皇曾使其教胡亥决狱。尝犯法，蒙毅依律断高死罪，后为始皇赦免。高由是与蒙氏结怨，因乘机与胡亥、李斯谋议，篡改始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死。扶苏见诏书自杀，蒙恬疑有诈，不肯死，下狱。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二世任赵高为郎中令，掌领宿卫侍从。赵高于二世面前日夜毁恶蒙恬、蒙毅兄弟，求其罪过。二世兄子子婴谏其不可“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二世不听，遂杀蒙毅，蒙恬吞药自杀②。二世谓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③赵高因劝二世严法刻刑，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使成亲信。于是二世“更为法律”，愈加严酷，杀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株连者不可胜数。于是，“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客，黔首振恐”④。秦既发生内变，民久郁思动，遂乘间而起。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二世发闾左（据《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闾，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到蕲（qí奇）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预计不能按期到达。秦法，“失期当斩”。时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雇农陈胜（字涉）与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字叔）亦在戍中，为屯长。（据《商君书·境内篇》：“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二人私下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为国事而死）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

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⑤吴广以为然。

为了号召群众，陈胜、吴广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并伺机杀死两名押送将尉，令其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众皆从之。陈胜遂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下大泽乡，进而攻占蕲县及附近各县。及攻占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义军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古代木马陈中豪杰父老谓陈胜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⑦时魏国名士张耳、陈余亡匿在陈，献议陈胜“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增加）敌”⑧。陈胜不听，决心建立政权与秦对抗，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即大楚。《广雅》张，大也。）陈余劝陈胜在西攻咸阳前，应派兵攻取河北。陈胜乃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此时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诸郡县之民苦秦苛法，“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⑨，争杀长吏以应陈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起义军内部，除大泽乡起义骨干外，参加者越来越多，其中有旧六国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fú福）、蔡赐、张耳、陈余、周文、朱房、胡武等，还有以孔鲋（孔子后裔）为首的一些儒生。

秦使从东方至咸阳，告义军蜂起。二世怒，下吏治罪。后至使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⑩二世悦。

陈胜封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攻荥阳。除派武臣、张耳、陈余攻取赵地外，又令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令汝阴人邓宗攻取九江郡。陈胜闻周文（即周章）习军事，颁给将军印，使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攻至戏（今陕西临潼关）。二世大惊，因发近县兵马不及，采纳少府（秦九卿之一）章邯献计，下令赦

免骊山刑徒，发给武器，令章邯率领，抗击周文。周文军败，向东撤退。武臣进军至邯郸，闻周文败退，在张耳，陈余等谋划下，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胜大怒，但为促其西击秦兵，接受柱国房君谋，派人往贺。张耳、陈余察觉陈胜用意，拒绝西进，令部将韩广攻燕，李良攻常山，张黡攻上党，欲承秦楚之敝，争夺天下。

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周文退出函谷关，屯兵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南）二月余，章邯追击至渑池（今河南铁门），周文兵败自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守荥阳，吴广久攻不克；将军田臧闻周文已败，秦军将至，遂与诸将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指吴广）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因相与矫陈王令杀死吴广。陈胜使人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田臧留李归等少数兵力围困荥阳，自率主力至敖仓（今荥阳西北）迎击秦军，兵败身亡。章邯击李归于荥阳城下，李归败死。

先是，陈胜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胜拒绝了孔鲋的正确意见。此时，起义军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陈县只有张贺率领的一支军队，形势非常危险。陈胜见秦军已逼近陈县，乃亲自出城督战。十一月，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秦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楚。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庄贾投秦，陈县失守，起义军主力溃败。不久，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县，处决庄贾，葬陈王于砀（今安徽砀山县），谥为隐王。正月，秦军再攻陈县，吕臣退出陈县，与英布（尝受黥刑，遣戍骊山，故亦称黥布）领导的起义军数千人汇合，击败秦军，再次收复陈县。

陈胜王凡六月，当他在陈县为王时，其故人尝与佣者闻之，前来

求见，宫门令不肯通报。陈胜出门，故人遮道而呼陈涉之名。陈胜乃载与俱归。后客出入放纵，与人谈论陈胜昔时情况。陈胜部下谓陈胜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胜下令将客斩首。于是陈胜故人纷纷离去，无敢近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掌管人事之官），胡武为司过（掌纠察群臣过失之官），专管考核群臣。朱房、胡武擅权跋扈，为陈胜所信用，诸将以故不亲附；再加起义军战略和军事指挥的错误，竟致败亡。司马迁说：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终亡秦，由涉首事也"。

注释①《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乃为玺·

书赐公子扶苏"。

②《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史记·李斯列传》称："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在外。"

③《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⑤⑥《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⑦⑧《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语。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豪杰亡秦秦二世二年（前208）腊月，陈胜败死后，反秦斗争暂时受挫，但为时不久，斗争的新高潮又复兴起。领导这次斗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出身于楚国旧贵族，项氏世代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以项为氏。项梁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因尝杀人，与兄子项籍（字羽）避仇吴（今江苏苏州）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陈胜、吴广起事消息传到吴时，项梁、项羽杀死会稽郡（治所在吴县）守殷通，响应起事，得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裨读皮），占领会稽郡所属各县。项羽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项梁叔侄举事的同时，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亦起兵响应陈胜。刘邦，字季，初为泗水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中途逃亡。自度至则皆亡，到丰（今江苏丰县）西泽中亭，他停下来饮酒。至夜，他释放全部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①刑徒中有十余名壮士愿意跟随刘邦。他们夜从小道过泽中，有一大蛇当道，刘邦说："壮士行，何畏!"于是拔剑斩蛇，从此隐藏在芒、砀（今安徽砀山东，芒山在其北）山林水泊之间活动，沛县农民闻讯纷纷前来参加。陈胜起事后，在沛吏萧何、曹参支持下，杀死沛令，收兵二千余人，起兵称沛公。

秦二世二年（前208）正月，奉陈胜命进攻广陵之召半，得知陈王兵败，章邯将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使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率领八千江东于帚兵渡江而西。二月，项梁军渡江后，东阳（今江苏盱眙东）令史陈婴率领二万人来会。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反秦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屯军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

是时，吴广部下秦嘉得知陈胜兵败，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驻军彭城东，欲与项梁对抗。项梁对军吏说："陈王先首事，战不

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背）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②乃进兵击秦嘉，在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击杀秦嘉，收降了他的部众，景驹走死梁地。项梁率军西进，与秦将章邯遇于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令部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率军取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以惩其败军之罪。与此同时，项梁使项羽攻打襄城（今属河南省），由于秦军坚守，久攻不下。及城克，项羽坑杀全部守城士卒③。

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乃召集诸将在薛商讨大计。此时，正在率兵与秦军苦战不利的刘邦亦应召前往。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犹言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④因劝项梁立楚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他的建议，于民间求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者，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立以为王，仍称楚怀王（义帝），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佐怀王都盱眙（今安徽盱眙北），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反秦势力的领袖。

这年七月，项梁引军击败章邯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章邯西走。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将秦军打败。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梁又亲自率兵北到东方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北），再破秦军。而项羽、刘邦统领的楚军则西向与秦军激战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刘邦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战斗中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楚军取得连续胜利，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向项梁进谏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⑤项梁并未在意，乃遣宋义出使齐国。宋义于途中与齐使者高陵君显相遇，知其欲见项梁，遂对他说：“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⑥秦果乘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军，乘夜偷袭定陶，楚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落入秦军之手。其

时，项羽、刘邦正在率兵攻打陈留（今河南陈留东北）未下，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俱引兵而东，从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和项羽分别驻军彭城东西两面，刘邦率领本部人马驻扎砀郡，以成犄角之势。楚怀王任命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反秦军在怀王的统一号令下，重整旗鼓，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章邯在攻下定陶，斩杀项梁之后，“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领兵渡河向赵进击，大败赵军，攻人邯郸。此时，赵王歇和国相张耳等皆被逼入巨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只有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城北。章邯令秦将王离、涉间率领秦军将巨鹿城紧紧围住。章邯则领兵驻扎在巨鹿南之棘原，作为后援；同时在棘原至巨鹿之间筑成一条通道，为秦军运送粮秣。在形势危急下，赵王歇曾多次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先是高陵君显在楚，曾向楚怀王称赞宋义“知兵”，怀王召见宋义，与计事而大加赏识，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前往救赵，所有将领皆归宋义统领，号为“卿子冠军”。同时，另派刘邦率领一部分军队西进，直取关中（今陕西中部地区）。

秦二世三年（前207）冬十月，宋义率领援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留屯四十六日仍不肯前进。项羽进谏说：“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⑦宋义不顾大局，竟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先使秦赵互斗。他认为若秦“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⑧。下令对军中勇猛好斗、强不可使之士卒“皆斩之”。宋义还遣其子宋襄赴齐为相，亲自送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已无现粮，士兵只能食芋菽，又值天寒大雨，士兵冻饥。项羽非常愤慨，对宋义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

私，非社稷之臣!”⑨项羽在盛怒之下，利用辰朝之机，于帐中杀死宋义，然后下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诸将一致拥护项羽诛杀宋义的正义行动，共同商议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派人追杀宋义之子宋襄，然后命桓楚向楚怀王报命。怀王于是封项羽为上将军，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项羽遣英布和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兵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通道，使秦将王离军队粮饷无以为继。然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渡过漳水，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⑩。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来到战场，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加以包围，以雷霆万钧之势，同秦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向秦军猛冲、猛打、猛追，“呼声动天地”。经过九次激烈战斗，大败秦军。章邯引兵退走，援赵的燕、齐等路诸侯兵乃敢协助楚军向秦军进攻。在战斗中，楚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涉间自杀。当楚军同秦军激战时，各路救赵诸侯军将领皆畏敌如虎，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楚军打败秦军，项羽召见各路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从此威震天下，成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军皆受其节制。

王离军被项羽消灭以后，章邯退守棘原，项羽驻军漳水之南，两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由于秦军屡次败退，秦二世使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怕受连累拒见章邯使者长史欣。长史欣向章邯报告赵高专权朝中，并有加害之意。恰在此时，陈余亦致书章邯，劝其倒戈反秦。陈余以白起、蒙恬大有功于秦，最后终不免被杀害为例，指出秦朝对待大臣，“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向他分析当今形势：“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提醒他为自身计，莫如“还兵与诸侯为从（合纵），约共攻秦，分王其古代地，南面称孤”。章邯狐疑，暗中派人向项羽求和。约尚未成，项羽派蒲将军率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追赶，渡三户津（今河北临漳西），击败秦军，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猛攻，再破秦军于汙水（漳水支流，在今临漳附近）上。章邯迭遭失败，既

无援军，又恐为二世和赵高加罪，再次派人乞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准其所请。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章邯率领秦军二十多万人，在洹（音桓）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投降。项羽领导的反秦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

在项羽率军北进的同时，刘邦率领的万人小部队也开始向西进攻。为了完成早日进入关中的艰巨任务，刘邦受命后，立即积极准备，整顿内部。一路上，刘邦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不断壮大军事力量。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之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领导的反秦军千余人，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不利，还至栗县，编并了刚武侯（史失其名）的部队四千余人，声势渐大。然后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采纳里监门郦食其（yìjí异基）的献计，首先攻破天下要冲且积粟甚多的陈留，得到充分的补给，并收编郦商（食其之弟）军四千人，为西进击秦壮大了战斗力量。四月，刘邦率军南下，攻占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张良率军随之。刘邦留韩王成守阳翟，以牵制河南的秦军，自率大军进逼南阳。六月，刘邦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龄（yī倚）龄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

刘邦急于入关，准备越宛西进。张良谏阻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采纳张良建议，乃乘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后接受南阳守舍人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乃以龆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宛城和平解决后，刘邦率军继续西进，一路势如破竹。至丹水（今河南淅州），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刘邦又东取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析（今河南内乡西北）、郦（今河南内乡东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所过之处，刘邦下令军兵不得掳掠，受到广大秦民的欢迎。此时，"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成率其众西向"。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赵高恐二世罪及其身，乃

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逼杀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几月，子婴诛杀赵高，灭三族，并派兵防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反秦军西进。峭前据峭岭，后枕蒉山，地形险要，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关。刘邦采用张良献计，一面派人于山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一面遣郦生、陆贾往说秦将，诱之以利，以松懈其斗志。然后乘其无备，绕过贿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

汉高帝元年（前206）冬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仅仅做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只得“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在轵道（今西安市东）旁，向刘邦大军投降。秦王朝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被埋葬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注释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三年。鸿门宴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北上救赵，又派刘邦西进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趁项羽正在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之机，取道南阳，乘虚西进。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进逼咸阳。这时，赵高已逼死秦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其后子婴又杀赵高。汉高帝元年（前206），刘邦率军进驻霸上（今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自知无力抵抗，向农民军投降。

在豪杰亡秦后，农民军的首领项羽、刘邦，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集团，双方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展开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秦亡，刘邦进入咸阳，见到宫室富丽堂皇，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欲“止宫休舍”。诸将也争先恐后去抢夺金帛财物。刘邦妻妹夫樊哙进谏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①张良亦劝刘邦采纳樊哙之言。刘邦接受劝告，封闭了秦朝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十一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②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③宣布废除秦朝的一些严刑苛法，表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④。于是派人偕同秦吏将此决定告谕诸县乡邑。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军士。沛公谦辞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⑤这些措施，深得人心，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此刘邦迅速占据关中地区。

与刘邦相反，年仅25岁的项羽在巨鹿九战章邯获胜后，随即统率各路诸侯军和秦朝降军向关中进发，准备最后推翻秦王朝。秦朝降军沿途受到诸侯军的侮辱，私下多有怨言。项羽恐其发生变乱，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真心不服……不如击杀之……”⑥于是在大军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时，乘夜把二十万秦降卒坑杀在县城南，只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音易）三名降将，随同人关。

当项羽率兵向函谷关进发时，刘邦惟恐当不成关中王，早已派军拒守，项羽不得入关。义听说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立即派英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旬，项羽率大军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下，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与刘邦军直接对峙。

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对刘邦十分不满，便乘机讨好项羽，以求封赏。他派人密报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的谋士范增亦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今崤山之东），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忽

失。”⑦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⑧设宴犒劳士兵，定于翌日晨出兵灭刘邦，由曹无伤做内应。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驻扎鸿门。刘邦只有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屯扎霸上，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两军相距仅四十里。

楚左尹项伯，系项羽叔父，早年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收留他，成为好友。这时张良已从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要张良随他一同离去，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⑨于是乃具以事实告刘邦，刘邦大惊。张良乃出邀项伯一同来见刘邦，刘邦敬酒祝贺，并与项伯约为婚姻，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⑩项伯许诺，临行时嘱咐刘邦明日要亲自早来面谢项王。项伯连夜刚到军营，将沛公所言一一转告项羽，并借机向项羽进言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允诺。

沛公翌晨率百余骑来至项羽军中，只见军营戒备森严。刘邦偕张良入内，见项羽，便主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误会）。”项羽闻言，脱口答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由于沛公小心恭谨，解除项羽疑虑，于是项羽在军营设宴款待沛公。

宴席上，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两向侍。席间范增多次暗示项羽，并曾三举所佩玉玦（晋决）暗示项羽，杀死刘邦，项羽却置之不理。范增焦急，起身出召项羽叔伯兄弟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忍，若人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应诺，于是来到酒席宴前敬酒，请以剑舞助兴。

项伯察觉出项庄舞剑的真意，于是亦拔剑，与项庄对舞，常甩身

体保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击杀刘邦。

张良见此情景，连忙离开座席，到军门外去找樊哙，告知他今日情况紧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听后，急切地说：“此迫矣，臣请人，与之同命。”说罢，一手持剑，一手持盾，撞倒卫士，闯人营门，赶到宴前。面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竖起，目眶瞪裂。项羽见此大惊，按剑问是何人?张良说：“沛公之参乘（卫士）樊哙。”项王说：“壮士!赐之卮酒，”樊哙拜谢而起，一饮而尽。项羽又命人赐与一生彘肩（生猪腿）。樊哙置盾牌于地，将生猪腿置于盾牌上，用剑切割食之，项王问其能再饮否?樊哙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樊哙义正辞严地对项羽说：“秦王有虎狼心……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羽听后，未加置答，赐他在张良身边坐下。

须臾，刘邦起身去厕所，因招樊哙一同离席。刘邦犹豫不辞而别，恐有失礼。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菜刀和案板），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刘邦决定留下张良，向项羽辞谢，并将带来的一双白璧和一对玉斗交给张良，要他献给项羽和范增。刘邦弃置车骑，单人独骑，由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四员大将护卫着，从骊山脚下，经芷阳（今陕西长安县东白鹿原霸川上的西陂），从小路，奔回霸上军营，较大路约近二十里。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到宴席上向项羽辞谢说：“沛公不胜木否杓（酒量小也），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连忙说：“沛公安在?”张良回答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席上。范增接过玉斗，放在地上，、用剑击碎，气愤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羽见范增动怒，不与计较，起身入内，范增亦去。项伯与张

良相顾微笑，徐徐引退，刘邦逃回大营，立即诛杀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宫室“大火三月不息”。收刮民财，秦民大失所望。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又以盟主的身份，号令天下，列土分封十八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接着，项羽又杀楚怀王。项羽的分封措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因分封不均引起各集团间的矛盾。因而分封未久，田荣即在齐地起兵，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刘邦早已心怀不满，这年八月，也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②③③⑤《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第三十二章韩信破赵之战

韩信破赵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直接作战的双方不是楚和汉，而是汉和赵，因为赵是站在楚汉一方的。汉高帝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入咸阳。次月，悉召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①深受秦民的拥护。项羽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后，声势日大。他率领诸侯军入关前，为了防止秦降卒叛变，曾坑杀二十万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这种坑杀降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关中人民的仇恨。项羽进军至函谷关时，闻刘邦已定关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函谷关，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从此，刘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不久，项羽进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掠取宝货、妇女，秦民对之更加怨恨。

汉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凭借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自立为西楚霸王②，统辖梁、楚等九郡之地（今浙江、江苏、山东西南、河南东部），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为诸侯王的盟主；同时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项羽蓄意要把刘邦驱逐出关，但已与刘邦和解，又恐怕承担“负约”恶名，乃同范增密谋：“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被迁徙的罪人）皆居之，”③乃借口“巴蜀亦关中地”，因而将巴蜀、汉中之地封刘邦，立为汉王，都南郑，胁迫他离开关中。在项羽分封诸侯王之前，韩生曾向其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④项羽见秦宫室残破，又心思东归，却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⑤!拒绝了韩生的建议。为了制服刘邦，乃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企图通过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

在边险地区，使之不能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等虽拥有部分实力，因未从项羽击秦，故均未封王。项羽此举，既违背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刘邦失去关中，极为不满，欲以武力同项羽争夺。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等都认为强弱不敌，不可妄动。萧何向刘邦进谏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即关中，因被项羽分封给秦三降将，故名），天下可图也。"⑥刘邦采纳萧何之议，被迫前往汉中就国，随之各诸侯亦皆罢兵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因劝刘邦烧毁所过栈道（险绝之处，傍山架木，以通道路），以防诸侯军偷袭，并向项羽表示无东向之意。

汉高帝元年（前206）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楚，击走项羽所立之齐王田都；六月又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其后又联合拥众万余人占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占据三齐（齐、胶东、济北三王封地，在今山东地区），并指使彭越攻楚。赵将陈余在田荣的支持下，驱逐了项羽派往赵国的常山王张耳（张耳后降汉），迎故赵王歇为赵王，陈余为代王。项羽既处于盟主地位，对山东等地的公然叛乱，不能坐视不顾，于是立刻调动人马，征讨田荣等人，因而为刘邦创造了乘隙东进的良机。

关东战争始发，韩信便向刘邦详尽地分析了双方政治得失及发展趋势。韩信，淮阴（今属江苏省）人，秦末农民战争中，初属项羽，未被重用。继归刘邦，因官职小而逃离，经萧何力荐，始得重用，拜为大将。他认为项羽不能任用贤将，是"匹夫之勇"。且"项羽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⑦。反之，"大王（指刘邦）之人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⑧。最后建议刘邦举兵东向，"三秦可传檄而定"。刘邦采纳韩信献策，一面命萧何收取巴、蜀租赋，供应军需；一面部署部队，准备出击。八月，刘邦率军潜出故道（又名陈仓道，北起陈仓，南至汉中），袭击

雍王章邯，连败章邯军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好畤（今陕西乾县东），进围废丘（雍王都城，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又遣诸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迫使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接着立即派薛欧、王吸出武关，联合南阳王陵军（秦末起事军之一，时已归汉），迅速地向东进攻，但被楚军拒于阳夏（今河南太康）。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命他领兵阻击汉军东进。为了坚定项羽以主力攻击齐、梁的决心，刘邦使张良致书项羽，表示："汉王失职（指失去关中王的职位），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⑨又故意将齐、梁的反书送给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羽因此决心以主力击齐，对西方暂取守势。项羽采取先齐后汉的战略，为刘邦继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高帝二年（前205）春正月，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与田荣进行会战，田荣败走平原，为平原民所杀。项羽另立田假为齐王，进军北海（今山东北部），沿途烧夷城郭、室屋、坑杀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引起齐人仇怨和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齐亡卒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反攻阳城，与楚对抗。项羽连战不能取胜，因被牵制于齐境。

刘邦乘项羽攻齐之机，由函谷关出陕县，进略中原，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继又派韩王信（战国韩襄王之孙）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击降郑昌，控制了洛阳地区。为扫除继续东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宣布诸将凡以郡率领万人归降者，即封万户；同时，抚慰关外父老；派兵缮治河上要塞；开放秦朝苑囿园地，准许百姓耕种。这些措施对于尔后东进，起了有利作用。三月，刘邦乘项羽进军北海，深入齐境之际，又率军由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东渡黄河，迫使魏王豹投降；又攻下河内（今河南所属黄河以北地区），虏殷王司马卬（áng昂），置河内郡。项羽都尉陈平于此时投降刘邦，当日拜为都尉，使典护军。然后刘邦又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接受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

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⑩宣称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士”，与诸侯王同击项羽，为义帝报仇。四月，刘邦乘齐楚胶着于城阳之际，率五诸侯（颜师古云：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兵，凡五十六万人，东向伐楚。军至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彭越率所部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命他继续率部略定梁地。

项羽闻刘邦东进，仍坚持先破齐而后击汉的战略，他命令诸将继续率主力击齐，自率精兵三万人由鲁（今山东曲阜）南出胡陵（今山东金乡南鱼台），救彭城。未及到达，刘邦已乘隙攻入彭城。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刘邦的头脑，入彭城后，即“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对项羽是否会回师反击毫无戒备。项羽进至萧县（属江苏省），“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穀、泗水（两水均在今徐州境内）中，死者十余万人。幸存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退，楚军又追击至灵壁（今安徽宿县西）以东的睢水上，汉军抢渡睢水，又有十余万人被淹死。汉军尸体填满河中，水为之不流。会大风骤起，沙石风扬，刘邦因得率数十骑逃出重围，奔至下邑（今江苏砀山东），途中遇其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公主，同车载行。不料楚军随后追来，刘邦在危急中，为了轻车迅跑，几次推堕二子车下。幸亏身为太仆的夏侯婴下车收载，二子才得脱险。审食其保护刘邦之父太公及其妻吕雉从沛县逃出，寻找刘邦，中途被楚军俘获，留作人质。

刘邦在睢水惨败，主力被歼，齐、赵亦反汉与楚讲和，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如陈余归楚，司马欣、董翳乘机逃奔项羽，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刘邦认识到楚军兵强将勇，不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向群臣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献计说：“九江王布（英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刘邦同意张良的计划，决定派谒者随何出使九

江，往说英布，使其进攻楚军侧背，牵制项羽。另派人去梁地联结彭越。命韩信率一部分兵力，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随即撤军至荥阳，深沟高垒，扼守险要，企图与项羽进行长期周旋。

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汉军在正面战场阻止了楚军西进，但由于魏王豹背汉降楚，侧背上出现了危局。为拔掉这根背上芒刺，刘邦曾派郦食其往说魏王豹，未能生效，于是决定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等共同击魏。

魏王豹得知汉军进攻消息，便以柏直为大将，统率全军，扼守蒲坂，堵塞临晋津（今陕西大荔县境）渡口，准备迎战。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东岸，面对陕西省朝邑县，为山西、陕西交通要道。远在战国时期，魏国即在此处筑浦坂关，极其坚固险峻。柏直除在此地部署重兵外，还组织一支别动部队，沿河巡逻；同时驱逐全部民船，不准在河中来往停泊。汉军欲渡河进击，只有攻打蒲坂要塞，别无他途。八月，汉军进入魏境。韩信见蒲坂形势险要，魏军防守严密，如果正面攻坚很难取胜。因此，经过研究以后，决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设营于蒲坂对面，故意在渡口附近遍插红旗，陈列许多船只，佯作由临晋渡河模样，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木桶）运兵渡河，奔袭魏军后方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魏王豹得报大惊，慌忙带领军队回救，结果被汉军杀得大败。九月，汉军又攻占魏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魏王豹被擒，又投降了汉军。韩信平定魏地，获得了北进的初步胜利。

赵王歇和陈余在楚汉睢水会战后，叛汉降楚，赵王歇仍被封为赵王。赵歇感激陈余，立陈余为代王。因赵国新建，陈余留赵辅助赵歇，委托丞相夏说（读悦）负责治理代国。赵国（在今河北省中部及西南部）和代国（在今河北省西北部）奉项羽命令，监视汉军，成为汉北方的劲敌。此外，北面还有一个脆弱的割据势力——燕。在东方，位居山东的田齐，历经战乱，只图据地自保，已无力进行攻战。针对此一情况，韩信向刘邦提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

道，西与大王会子荥阳”的战略计划。刘邦批准韩信的作战方案，派他和张耳领兵数万去攻灭代、赵。

闰九月，韩信首先攻下代国，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经过灭魏、平代两大战役，韩信收其精兵补充荥阳正面战场，接着越过太行山东进，乘胜击赵。冬十月，汉军发动对赵国的进攻。赵将陈余集中号称二十万的兵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占据有利地形，立下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战前，赵国谋士李左车依据双方实际情况认为，韩信、张耳新破代国，乘胜来攻赵国，士气正在旺盛，其锋不可当。但他也看到汉军有致命弱点：汉军不远千里而来，运输困难，军粮必不充足。因此，他向陈余提出：“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自请率兵三万人，绝汉军粮道，使韩信“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出十日，可以战败韩信。陈余平时常自诩所领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对李左车说：“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他还援引《孙子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的条文，作为拒绝李左车合乎实际建议的根据。韩信侦知陈余不用李左车献计，甚是高兴，乃大胆地指挥大军进至井陉口以西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夜半，选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旗，从山间小路迂回到赵军大本营侧隐蔽起来临出发前，韩信告诫军士说：“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你等）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韩信布置完毕，即传令小食，对军吏说：“今日破赵会食!”军吏虽佯应“诺”，但犹未敢深信。韩信乃派兵万人作为先遣部队，先从隘路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东）东岸背水立阵，以引起赵军的轻视。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皆大笑韩信不知用兵之道。

拂晓，韩信建大将旗鼓，率主力鼓行出井陉口，以诱赵军出击。双方激战良久，韩信、张耳佯弃旗鼓，假意败退，进入背水阵。赵军见状，认为汉军已败，遂倾巢而出，争夺汉军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派出的两千名骑兵乘虚进占赵军壁垒，拔下赵帜，更立汉军旗帜。赵军攻打背水汉军，久战不胜，准备回保营垒，突见壁上汉军

旗帜迎风招展，以为赵军将帅被俘，顿时大乱，人人争先逃命。赵将虽然竭力制止，斩杀不少溃逃士兵，但仍无法禁止。汉军内外夹击，赵军腹背受敌，全部崩溃。陈余在泜水（井陉山附近河流，东流入绵蔓水）上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均被俘。韩信取得了井陉战役的完全胜利。

战争结束，汉军将士纷纷呈献斩获的敌军首级和俘虏，互相庆功。有些将领问韩信说：“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意思是说：汉军新募者多，平素又缺乏训练，战志不够坚强。因此，必须将其安置在无后退之路的“死地”，才能奋勇战斗，死里求生。反之，将其部署在安全地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优势的赵军猛扑过来，军卒必然要争先逃走，又如何能拼死对敌呢!背水立阵，就是“置之亡地而后存”这一军事学说的实际应用。诸将听了韩信的解说，无不悦服。

接着，韩信向李左车请教破燕、齐之策。李左车认为，经过灭魏破赵战役，汉军已众劳卒疲，如果继续攻燕，可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为今之计，莫如案甲休兵，抚镇赵民，摆出进兵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辩士持书去宣扬汉军声威，劝其归降，燕国必然不敢不从。燕国已从，齐国亦必从风而服。此即兵法上所说的“先声后实”的战法。韩信照计实行，遣使使燕，燕国果然从风而靡。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远袭齐国，击溃齐军二十万人，使项羽不能全力应付成皋正面战场，为刘邦实施战略大反攻，最后为消灭项羽创造了条件。

注释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③④《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⑤《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⑥《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⑦⑧《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四○《张陈王周传）。

《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之战是楚、汉两军在荥阳（属河南省）、成皋（今荥阳西北）一带相持两年多的一次战争，是楚汉战争中汉军由防守转入进攻的转折性战争。

刘邦在彭城大败后，主力被歼，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刘邦只得收集残败部队，扼守险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刘邦至荥阳，各地败军皆来会合，不久，萧何亦征调关中老弱及未傅者（即未达服兵役年龄者）送至荥阳。汉军得到补充和休整，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此时，楚军已进至荥阳地区，与汉军战于

京、索（均在荥阳之南）之间。楚军骑兵众多，给汉军以极大威胁。为了有效地抵御楚军骑兵的攻击，刘邦命令灌婴、李必、骆甲等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大破楚骑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能越过荥阳西进。敖仓位于荥阳西北、黄河南岸敖山之上。秦时曾在此筑城储粮，成为闻名天下的谷仓。为保证军粮供应，刘邦命令部下于荥阳、敖仓间修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运粮道路），直达黄河，派将军周勃坚守敖仓粮库，从而转入了持久防御。

在荥阳防守暂时布置停当以后，考虑到后方的巩固，刘邦六月间又回到关中，指挥汉军引水攻破废丘，章邯自杀，雍地彻底平定，于此置河上（即左冯翊）、渭南（京兆）、中地（右扶风）、北地、陇西五郡。在刘邦回荥阳前，命令萧何以丞相身份侍奉太子盈守关中，镇抚百姓，制定法令，设置县邑，调查户口，转运关中粮食、兵员，支援前线。

为了扭转被动，争取主动，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刘邦在扼险固守荥阳的同时，派大将韩信去平定背汉降楚的魏王豹，接着又批准韩信北破燕、赵，东攻田齐的作战计划。韩信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背水为阵，大败赵军，慑降燕国，从而解除汉军左翼的威胁。九江王英布为楚军著名勇将，屡立战功，颇受项羽器重，不仅封地广大，而且邻近楚国，成为汉在南方的威胁。刘邦在彭城败退途中，曾谓左右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①可见英布的向背，对汉的关系甚为重大。此时，项羽与英布之间已经有了嫌隙。项羽击齐，英布称病不往，仅派出数千人去应付；汉军攻破彭城，英布又称病不去救援。项羽多次派人责问，英布心怀恐惧，双方猜忌日深，因而给为刘邦策反以可乘之机。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一月，萧何奉刘邦之命前往九江游说英布。随何见到英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英、项之间的矛盾说：“项王伐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

齐也，大王宜埽（尽发）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垂衣拱手）而观其孰胜。夫讬国于人者，固若是乎?”②萧何的话已经击中英布要害。接着萧何又说明此行目的：“臣非以淮南士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指挥所部）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③英布心许叛楚助汉，但又不敢与项羽公开决裂。适值项羽派使者来九江要求英布发兵，随何当机立断，当着楚使者的面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④事已泄露，英布骑虎难下，不得不杀死楚使，立即出兵攻楚。至此，汉军解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项羽得知英布背楚归汉，不得不分兵一部由项声、龙且率领前去进攻九江。双方交战数月，英布兵败，乃与随何由小道归汉。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二月，楚军加紧进攻荥阳，数次侵夺汉军通道，给汉军军粮供应造成困难。刘邦与部属计议破楚之策。郦食其建议立六国之后以分楚之势，事未及行，为张良所谏阻。同年四月，楚军围攻荥阳甚急，刘邦提出“割荥阳以西者为汉”'的缓兵之计，项羽有意和解，为范增所反对，劝项羽急攻荥阳，刘邦非常忧虑。汉谋臣陈平为刘邦划反间之策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⑤刘邦于是予陈平黄金数万斤，使广布间谍，宣言楚将钟离昧等功多，但未能得到封地，都想与汉联合，共同消灭项氏，分地称王。项羽果然中计，怀疑其部属，甚至连追随其多年富有谋略的范增亦愤而离去，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楚国领导核心日趋分裂。

五月，荥阳危在旦夕，汉军将领纪信与陈平研究解脱之策、纪信谓刘邦曰：“事急矣!臣请诳楚；上可以间出。”⑥当夜，汉军开荥阳东门，先出两千名装扮成士兵之妇女，楚军误以为汉军，从四面围攻上

来。接着，纪信乘王车、黄伞，左树大纛旗，俨然帝王出行仪仗，从城中缓缓而来，随从士兵且行且呼，“食尽，汉王降!”楚军闻刘邦亲自出城请降，皆至城东聚观。刘邦乘混乱之机率领数十名亲信骑兵，从西门遁出，奔往成皋。临行前，刘邦令韩王信与周苛、枞公、魏豹等坚守荥阳。项羽识破真相后，烧杀纪信，同时命令军士，猛攻荥阳。荥阳守将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反复无常，难与守城，因将魏豹杀死。

刘邦逃入关中，征得一部分兵员后，仍准备夺回荥阳。谋士辕生认为不妥，他向刘邦献计说：“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碍休息，使韩信等得辑（安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⑦刘邦从其计，进军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间，与英布合兵，然后向武关进发。果然调动了项羽南下求战。此时项羽后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彭越曾在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在反秦战争中立下不少功劳。秦亡后，他还拥有一支万人的队伍，但项羽未予封地，因此彭越怀恨在心。楚汉战争爆发，他归顺了刘邦。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彭越率游军经常在黄河沿岸活动，袭击楚军粮食补给线。及项羽领兵南下，攻打宛、叶，彭越又率部渡过睢水，与楚国大将项声，薛公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攻杀薛公，直接威胁着楚都彭城。项羽首尾不得兼顾，乃留佟公守成城皋，亲率大军，东攻彭越，刘邦乘机击破佟公，夺回成皋。六月，项羽击败彭越，闻汉军已得成皋，立即挥师西进，一举攻克荥阳城。汉军守将周苛、枞公因拒绝降楚被杀，韩王信被俘虏，楚军包围成皋。刘邦见楚军攻势凌厉，成皋已不能坚守，乃独与夏侯婴共车从北门出逃，向北渡过黄河，至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成皋又落入楚军之手。

汉军退出成皋后，在巩县（今河南荥阳西）筑起一道防线，以阻止楚军继续西进。此时，韩信、张耳已攻破赵国，主力部队正屯驻在

黄河北岸地区休整。刘邦渡河至韩信大营，夺其印符，收回其所指挥的大部军队，用以加强巩县正面战场。随后即令张耳负责防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命他率领部分军队，东进击齐。为了加强敌后行动，八月，刘邦派将军刘贾、卢绾率领步兵两万人，骑兵数百名，从白马津（旧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北）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楚粮草、物资，以断其补给。彭越得到刘贾、卢绾的支援后，一连攻占原由楚军占领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等十七城，截断了楚军成皋与彭城之间的联系。楚军侧背受到巨大威胁，项羽不得不停止攻势，再次亲击彭越。九月，项羽率军东征，临行前郑重地嘱咐大司马曹咎，要他“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⑧。

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刘邦乘楚军主力东调，远离成皋之际，再次渡河，复攻成皋。曹咎最初还能依照项羽指示，紧闭城门，坚守不战。刘邦见此情景，乃采用“激将法”，派人至楚军阵前叫骂，一连数日，曹咎按捺不住，终于在盛怒之下，领兵出击。楚军在渡汜水（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北流入黄河，现已湮没）时，因缺乏周密计划和严密组织，人多船少，互相争渡。汉军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水陆夹攻、矢箭交集，楚军乱成一团，被杀得人仰马翻，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曹咎自知违反项羽军令，失守成皋，难以活命，与另一守将司马欣皆在汜水上自刎毙命。汉军乘胜收复成皋，驻军广武山（在荥阳东北）上，就近取用敖仓粟供应军食，并包围楚将钟离眛于荥阳以东。

项羽东征彭越，连续收复十几座城池。正想彻底消灭彭越，不料传来汜水惨败，曹咎自杀的消息，乃急忙由睢阳率军回救，汉军凭借险要，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驰，极为疲惫。项羽无奈，只得在广武驻扎下来。广武本是有名大山，山势险峻，山中断涧，划分为东西两峰。刘邦占据西峰，项羽占据东峰，两军隔涧，形成对峙局面。项羽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前后受制，左右为难。数月之后，楚军缺

粮，项羽心中十分忧虑。他在无计可施之下，乃命人将他俘获的太公（刘邦之父）置于肉案之上，隔涧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孰料刘邦不为所动，从容对项羽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日‘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⑨项羽大怒，欲杀太公。项伯劝阻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⑩项羽只得作罢。

项羽求战心切，用言语刺激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入耳，愿与汉王挑战（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予为也。”刘邦识破项羽进退两难的心理，乃巧妙地回答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在两军阵前揭露项羽犯下的十大罪状，以打击其军心士气。这十大罪状的主要内容为：违约背盟，任意封王；矫杀卿子冠军；擅劫诸侯兵入关；烧秦宫室，掘始皇墓，收取其财，以为私有；诈坑降卒，残暴成性；逐杀义帝，大逆不道；为政不平，立约不信。最后，刘邦进一步轻蔑地挖苦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指项羽），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乃伏弩射击刘邦，正中其胸。刘邦机警地抚摸足部说：“虏中指!”刘邦因为创伤严重，卧床不起，为了安定军心，张良强请刘邦起行劳军。刘邦忍着伤痛在军营中巡视了一番，就急忙回到成皋城中，进行调养。

正当楚军汜水惨败，刘邦再次收复成皋之际，韩信远征齐国，也取得重大胜利。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攻破齐历下（今山东历城），进据齐都临淄。齐王率军退至高密，向楚求救。韩信入齐，威胁楚国侧背，项羽乃派大将龙且率领二十万人北上，与齐军会于高密。当时龙且部下有人看出汉军远来求战，孤军深入的弱点，建议龙且“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失陷地区人民）”，共同抗击汉军，汉军无所得食，可以不战而胜。但龙且素轻韩信，存有轻敌之心，且思战胜之后，可以占有齐国之半。乃不听深壁之计，急与汉军决战。十一月，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今山东潍河，在潍县东）列阵对峙。韩信乃于夜间命人置备万余沙袋，用以塞水上游。天

明后，引军进击龙且，佯败退走，龙且以为韩信怯战，乃引兵渡水追击。韩信使人决开沙袋放水，河水暴涨，龙且军被截成两段。韩信挥军反击，全歼已渡齐楚军。龙且自杀，潍水东岸楚军皆散走。汉军乘胜消灭残敌，追杀齐王广于城阳（今山东莒县），完全占领了齐地。

刘邦病愈，西入关中，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东），抚慰当地父老，调集关中兵马，返回广武，准备乘机发动攻势，打败项羽。是年春二月，刘邦接受张良、陈平建议，为调动韩信协力灭楚，派张良持印到军中立韩信为齐王；七月，又封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韩信率兵自齐南下，准备直捣彭城。成皋汉军经过长时期休整，又得到关中兵力的补充和从燕地调来的轻骑，实力大增。项羽自知少助食尽，心中十分焦急。恰在此时，刘邦先后遣陆贾、侯公面见项羽，要求释放太公和吕雉。项羽乃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在河南中牟县，即今之贾鲁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归还太公、吕雉，项羽撤兵东归。至此，楚汉进行两年又五个月的成皋之战予以结束，楚汉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释①②③④《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

⑤《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⑥《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⑦《汉书》卷一《高帝纪》。

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⑨⑩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垓下悲歌鸿沟“中分天下”的和局，使楚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划界后，项羽准备离开广武向东进发，刘邦亦欲西归。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汉王采纳其献策。先是韩信破齐，杀龙且，请自立为齐王，刘邦为征调其兵击楚，勉强同意，但未划给封地。汉四年（前203），项羽曾派武涉往说韩信反汉连楚，三分天下王之，韩信不纳。之后齐人蒯通（即蒯彻）知天下权在韩信，义往见韩信曰：“当今两主（指刘邦、项羽）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②韩信犹豫，不肯背汉，遂谢蒯彻。汉五年（前202）冬，刘邦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阴县西北）追上了楚军，即召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合击楚军。然而韩信、彭越不肯会击，楚反攻，大败汉军。刘邦退入营壁，深堑防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③?

张良说“信、越未有分地（未为分划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④。于是刘邦乃取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海之地封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之地封给彭越；并派使者通知韩信和彭越“并力击楚”。韩信、彭越得到封地许诺后，乃回报刘邦“请今进兵”⑤。韩信从齐地进兵，刘贾军南渡淮水，围寿春，诱降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迎黥布，皆来会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

刘邦和韩、彭大军围垓下数重。这时项羽仅十万人，兵少食尽，士气低落，与汉交战多次未能取胜，入壁自守。为了瓦解楚军斗志，韩信使士兵对楚营高声呼叫：人心都背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项羽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立即率十万大军冲到垓下，未遇韩信，后面却来追兵。项羽一筹莫展，夜深人静，汉军四面皆唱楚歌，勾起思乡之情，不少士兵逃跑，连季布、项伯、钟离昧也悄悄离去。项羽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⑥于是夜

起与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诀别。项羽面对着绝望的前途，心乱如麻，不禁泪下，乃慷慨悲歌，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⑦歌罢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⑧歌罢自刎而死，项王与左右皆泣。

于是，项羽决定乘夜突围，他率领八百多名精壮士兵南去。刘邦急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羽过淮河，仅余百余骑，行至阴陵（今安徽和县北）迷道，问一田父，田父故意指错方向，使项羽军陷人沼泽，被汉军追上。项羽率兵逃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兵数千人。项羽估计无法逃脱，对骑士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因而也）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即连战连捷），为诸君溃围，斩将，刈（夺也）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⑨说罢，将二十八人分成四队，竟然杀退了汉兵，他又带领剩下的二十六人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长江北岸的乌江浦），乌江亭长将船靠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足以称王）。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⑩。项羽笑答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项羽牵过所乘乌骓马，又对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命骑士皆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战斗中，项羽亲自杀死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伤十余处。项羽回身见汉骑将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吕马童对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为你做件好事吧）。”说罢自刎而死。这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年仅31岁。京剧《霸王别姬》就是根据这段史实编演的。

司马迁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对项羽的赞叹和惋惜的情怀。

项羽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失败的历史教训却值得深思。他之所以失败，诚如他自己所云："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翦伯赞先生解释说："'战'也者，即主观的创造，而'天'也者，则为客观的倾向。项羽的失败，不在他主观创力的不强；而正是由于他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汉五年（前201），诸侯及将相均尊刘邦为帝，是为西汉王朝。

注释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③④⑤⑥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⑧《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注引《楚汉春秋》。

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翦伯赞：《东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三十三章刘邦建立西汉

高帝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击灭项羽，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附近）①，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刘邦先定都洛阳，不久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汉之际，海内溃叛，天下大乱，攻战杀伐，将近十年。其问人民前赴矢石、后堕溪谷而死者，不下数百万人。加以兵祸之中，又益之以荒年，“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至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③。生产破坏，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④。

面对这种荒凉残破的局面，如何稳定封建秩序，复苏封建经济，已成为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刘邦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其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只有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高祖采纳了陆贾提出的这一“黄老无为”政治思想，从建立西汉政权开始，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士复员，“兵皆罢归家”⑤。军队官兵复员为民，“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本人功劳大小，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⑥意谓，原籍东方六国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得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归原籍者，免徭役六年。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无爵或爵位在大夫（第五级爵）以下者，“皆赐爵为大夫”，原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公大夫（七级）以上者，“皆令食邑”⑦，并优先给予田宅，其地位与新朝的县令、县丞相等。七大夫以下者，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徭赋。

三、招抚流亡。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不书名数（不著户籍）的人户，“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⑨。

四、释放奴婢。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更加减少。释放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因此，刘邦即位后，即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⑨，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五、“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⑩。

六、重农抑商。汉初继承秦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进一步从政治上压制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散。

七、鼓励增殖人口。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下令，凡“民产子”，可以免除二年徭役。

在政治制度上，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刘邦之后，三公、九卿名称虽时有改变，但一直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中枢作用。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

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制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亭。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军制方面，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以拱卫京师，“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在地方，“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拉弓张弩）、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这些地方军队，郡国由郡守和郡尉掌管，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

在法律方面，刘邦入关之初，与秦民“约法三章”，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令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制定汉律。萧何芟除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增加部主见知之条文，“益《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因称《九章律》。

在赋役方面，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即进行全国人口登记，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依据户籍向人民苛赋征役。首先是田租，规定“什五税一”；其次是口赋（人头税），按照年龄分为算赋和口钱，“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凡：七岁至十四岁，不论男女，每口每年缴纳二十钱，敬奉天子，称为口赋。汉朝还规定，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服役，“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日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刘邦及其部属总结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刘邦善于用人。汉初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开国元勋”，除张良外，如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周勃、樊哙、彭越、黥布等，大都出身寒微，刘邦皆能量才任用，使其为效死力。西汉建国后，中央和地方机

构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其属下充任，地方小吏则由一部分秦朝旧官吏继任。除此而外，在社会上还有不少“贤士大夫”处于闲散地位。为了网罗这批人才，充实各级政府，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发布诏令，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是说，贤人才士肯为西汉政府效力者，将分派各种不同官职。对于德才出众者，郡守要亲自登门劝请，派人驾车送至京师，并将其行状年纪，报告至相国府，以备差遣。如果地方官发现贤才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即予免职。刘邦此项措施，对于巩固新建立的西汉政权，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采纳刘敬（娄敬）献策，将盘踞在东方原六国之后以及豪家大族，迁至关中。娄敬完成和亲任务从匈奴归来后，向刘邦建议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指匈奴），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他认为，关中一带，经过战乱，地旷人稀，北有匈奴，近者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至京师。秦时东方六国之后，仍有相当实力。一旦发生变故，将会两面受敌。为策万全，巩固西汉王朝，不如“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刘邦乃使刘敬迁豪族大姓十余万口于关中，给予良田美宅。其后，又陆续将诸功臣家、官吏世家、高赀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迁至关中。

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战胜项羽，争取反楚力量，曾把一些势力强大的将领分封为王。汉初，被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计有七个，即楚王韩信（先封齐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

异姓王占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汉高帝五年（前202）至高帝十二年（前195），七年

之间，刘邦借口他们谋反，先后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吴芮由于其封国僻远，势力最小，暂时保留下来。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控制诸侯王国，刘邦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军政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

刘邦在位期间，由于诸侯王均为刘邦子弟，而且大抵年纪较轻，还易控制，其弊端尚未暴露。但随着诸侯王的成长，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王国得以自征租赋，自筹货币，自行纪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至文帝、景帝之时，终于爆发了中央与王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秦建筑注释①《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②《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③《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④《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⑥⑦⑧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⑩《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史记》卷三○《平准书》。

《文献通考》卷一五○，《兵考》二○。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通典》卷一六三《刑一》。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汉书》卷一《高帝纪》四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二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匈和亲匈奴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其人以游牧为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军用壁垒、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人好征战，手持长器弓矢，短器刀铤（音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之”①。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②。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打败了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墨毒）单于乘楚汉战争之际，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北征丁令、坚昆等地（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并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

家”③。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贤王）分领。他们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汉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于平城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并讨伐韩王信，时值“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④。汉军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在自登山被冒顿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最后刘邦用陈平秘计，派人重赂冒顿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之妻，犹汉言皇后），始得脱险，至平城，汉大军到，匈奴解围去，汉亦罢兵归。

白登战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北部边境，代王喜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高帝数苦北边，谋对策，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適（同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逋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⑤由于汉初战争破坏，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汉高祖九年（前t98），刘邦取家人子（宫人）为长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开关市进行交易，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侵扰。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历史记载，惠帝三年（前192）、文帝六年（前174）、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景帝元年（前156）、景帝二年（前155）、景帝五年（前152），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

政府馈赠单于的礼物也逐年增多。如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还有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贵重物品。汉初七八十年间的“和亲”政策，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姻。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和亲”并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朝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掠人民”，抢劫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为奴。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些防备工作。公家养马，多至三十万匹，为建设强大骑兵创造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又无内顾之忧，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

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最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心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到汉宣帝时，匈奴在汉军连续打击下，已日趋衰落，因而被匈奴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纷纷脱离匈奴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再也无力向汉朝发动进攻。而西汉王朝也由于长期战争，使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政府与匈奴间的战争渐渐平息，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是汉朝略占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与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姻，情况已不相同。宣帝甘露三年（前51）和宣帝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

汉帝。汉宣帝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超过汉朝各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⑥，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杀死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或作嫱、樯）字昭君赐单子”⑦。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希望通过这次和亲，建立永远和好安宁关系之意），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为竟宁”⑧（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恢复了旧日的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战争。“昭君出塞”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到死，在她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人都努力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和亲后的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⑨的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和洽的有力证明。

注释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②③《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④《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⑤《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⑥《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⑦《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⑧《汉书》卷九《元帝纪》。

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诸吕之乱向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太子刘盈年十七岁，即位，是为惠帝。惠帝即位之初还亲理朝政，但其为人仁弱，虽继承大统，而一切国家大政，皆操诸吕后之手。吕后，名雉，小字娥姁（xú许）。刘邦微时，吕后尝居田中耨。刘邦亡命芒砀山时，吕后常往相从。彭城之役，吕后与太公同为项羽所俘。后楚汉议和，始得释归。刘邦即天子位，吕后遂为皇后。吕后性情刚毅，多疑好杀，曾协助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大臣。高帝十年（前197），定陶戚姬有宠于刘邦，生赵王如意。吕后年长失宠，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后得大臣力争，始得不废，吕后因此对戚姬及赵王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死，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第一件事即命人幽禁戚夫人于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髡钳（剃发，以铁束颈），衣赭衣（罪衣），令其舂米。戚夫人边舂边叹息说："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死罪）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①吕后闻知大怒说："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赵王如意入京，乘惠帝晨出射猎之机，使人鸩杀之。又"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以药熏耳使聋），饮瘖（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②。吕雉阴鸷残忍竟至于此!

吕后意识到，惠帝接受的是一个外重内轻的天下。一方面，刘氏诸王，非其伯叔，即其兄弟，刘盈仁弱，非其对手。另一方面，功臣宿将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皆手握重兵，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吕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刘邦一死，她就同其亲信审食其密谋尽诛诸将，然后发丧。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故与帝（指刘邦）为编户

（列次名籍）民，北面为臣，心常快陕（不快之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族诛功臣），天下不安。”③有人将此消息告之郦商，郦商往见审食其说：“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④现诸宿将皆领重兵在外，“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⑤。届时“大臣内叛，诸侯外反”⑥，国家危亡可翘首而待。吕后估计实力不足，乃迫不得已暂时中止诛杀诸将的阴谋。但在惠帝君国期间，吕后无日不在计划巩固中央与削弱诸王及元老宿将的方策，只是因为准备尚未完成，并未采取攻势而已。

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惠帝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高后元年（前187）冬，吕后议欲立诸吕为王，征询右丞相王陵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⑦吕后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陈平、周勃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⑧吕后喜。罢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不应违背刘邦誓言在吕后面前“阿意背约”。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⑨十一月，吕后拜王陵为少帝太傅，用明升暗降之术，夺去王陵相权。遂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奏事皆通过审食其作出裁决。然后又布置党羽，培养亲信，乃大封吕氏，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吕台之子）四人为王，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其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同时还封其所爱后宫美人之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汉书·高后纪》作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⑩。在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乃开始向诸侯王进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先后杀赵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而以吕氏代之。

吕后称制凡八年。当病笃时，为了实现其生前未能完成之计划，

又作了一番最后安排：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郑重地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为防范拥刘大臣夺取中央政权，吕后叮嘱吕产、吕禄要"据兵卫宫，慎毋送丧"，言罢死去。

吕禄、吕产专兵秉政，自知违背高帝誓约，恐为大臣及诸侯王所杀，因图谋作乱。其时，刘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在长安，其妻为吕禄之女，因得知吕氏阴谋。刘章恐事发牵连自身，乃秘密派心腹告知其兄齐哀王，欲使其发兵西向，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内应，诛杀诸吕而立齐王。齐王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可是齐相召平反对，竟发卒围王宫。魏勃诓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以为真，魏勃既掌握兵权，遂指挥部队包围了相府，召平被迫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国中全部人马，诛讨诸吕。同时，齐王又使祝午东向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琅邪王相信祝午之言，乃西行见齐王。齐王因而扣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征发琅邪国全部兵马，与其本部人马合兵一处，统领西进。琅邪王向齐王建议说："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同意，乃备车送琅邪王。齐王遂率兵马西攻济南（吕氏封地），并致各诸侯王书，列举诸吕罪行说："诸吕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吕产、吕禄闻齐王兴兵，乃遣大将军灌婴领兵迎击。灌婴进至荥阳，乃与部下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驻兵荥阳，派使者通知齐王，欲与连合，等待吕氏有所举动，即共同发兵诛讨。齐王得报，乃还兵西界待时进讨。

太尉周勃因诸吕擅权，不得掌管军队，乃与丞相陈平商议：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其予郦寄与吕禄友善，可令人劫持郦商，然后令其子郦寄去至吕禄住所，劝其之国守藩（吕禄封赵王），“归还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准备接受郦寄建议，欲归还将印，同时将此事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诸吕意见不一，吕禄同郦寄一起出外游猎，中途路过其姑吕媭住所，将上述决定告知吕委，吕媭听后大怒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于是尽将其所藏珠玉宝器投掷堂下，说：“毋为他人守也”。

是年九月，平阳侯曹窋（zhuó茁，曹参之子）代行御史大夫事，前往面见相国吕产议事。适值郎中令贾寿使齐归来，尽告灌婴与齐楚联合欲诛诸吕情状，因责怪吕产说：“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乃催促吕产迅速入宫。曹窗听后，将贾寿与吕产谈话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欲接管北军，但无天子符节，不得人。时襄平侯纪通为符节令，乃使周勃诈称天子之命进入北军。周勃又派郦寄和地客（九卿之一，掌宾客朝觐之事）刘揭劝说吕禄“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郦寄为好友，不会欺骗自己，遂解下印绶付与典客，而以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周勃进入军门后，向全军发布命令说：“为吕氏右袒（脱衣袖而露肉也），为刘氏左袒。”军中将吏皆左袒，表示拥护刘氏。周勃因得掌管北军，成为北军的真正统帅。当时南军尚在吕产手中。丞相陈平乃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令曹窋通知卫尉，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此时还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欲率兵进入未央宫作乱，为卫殿武士所阻，徘徊不得入。曹窗将此情况急告周勃，周勃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宣布下令讨伐。便急遣朱虚侯刘章立即入宫保卫少帝。刘章率兵千人，进入未央宫掖门（旁门），望见吕产在廷中徘徊。等到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挥兵向吕产进攻，吕产退走，值天空大风骤起，吕产部下慌乱，无心战斗，刘章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刘章已杀吕产，少帝命谒者（郎中令属官，掌宾赞受事）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欲夺节信，谒者不肯，刘章乃与谒者同乘一车，因节信驰入长乐宫，斩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拜贺刘章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头尽捕诸吕男女，不论老少全部诛杀。吕禄被捕斩，吕媭被笞杀。然后周勃又派刘章将诛杀诸。吕满门事告知齐王，令其罢兵回藩。灌婴亦从荥阳撤兵回朝。诸吕之乱至此彻底平定。

注释①《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⑤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⑦⑧⑨⑩《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三《高后纪》。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文景之治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

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②。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③，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④。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⑤，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⑥。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

所增益”⑧。“损食膳，不听乐”，⑨，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⑩!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

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注释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②《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⑤《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⑧⑨《汉书》卷四《文帝纪》。

⑩《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五○《张释之传》。

《汉书》卷四○《周亚夫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

《史记》卷三○《平准书》。

《史记》卷二五《律书》。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资治通鉴》汉文帝后七年。

第三十四章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④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⑤。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⑥。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⑦，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

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⑧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⑨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⑩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

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⑩。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爰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爰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殽、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①②《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③《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④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⑥⑦《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⑨⑩《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齐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淮南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四九《爰盎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六，汉景帝前三年。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续汉书·百官志》。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武帝之治绩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

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

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

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入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筦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筦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筦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

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释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汉书》卷九○《酷吏传》。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盐铁论·本议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史记》卷三○《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嫚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

先后出任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

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做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

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卫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蚡为丞相。田虫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第三十五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1）

金滕藏策周公祭祀祈祷，欲代武王事鬼神。

欲代武王奉事鬼神在武王攻克商都以后的第二年，即十三年，当时天下的局势尚不稳定，周朝的政权还没有巩固，武王忽然生了大病。朝廷群臣惊慌，不知怎么办才好。太公、召公说：“让我们为国王的疾病占卜一下好吗?”周公不同意，说：“不要使我们的君王产生忧虑。”为什么不同意占卜呢?原来对于武王的疾病，他已想好了一个对付的办法。

他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牺牲，向祖先进行祭祀。他清除了一块土地作为祭祀的场所，上面建起三个祭坛，分别祭祀太王、王季、文王。祭坛建在南边，面向北方，周公站立在祭坛上。他身上戴着贵重的璧玉，手里拿着美丽的玉圭，恭敬地向太王、王季，文王进行祷告。

周公先把祷词写在竹简上，称为策书，然后由史官代为宣读。这时，祭祀场上一片肃静，只有史官宣读周公祷词的声音：“啊，你们的长孙今王发，因为勤劳王事，得了重病。倘若你们三王的在天之灵有什么病痛，需要做子孙的去服侍你们，那就让我姬旦来代替今王发吧!我有孝敬的仁德而又伶俐乖巧，多才多艺，能够很好地侍奉鬼神。今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他在上帝的宫廷接受任命，正按照上帝的意志治理四方，因而你们子孙的统治权才能在人间确定下来，四方的臣民无不尊敬畏服。唉!不要毁掉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天命吧，这样我们先王的在天之灵也永远有所依归。现在我就要通过大龟的占卜来接受你们三王的命令了：假如你们允许了我的要求，我将拿

着璧和圭归到你们那里来，等待你们的吩咐；假如你们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璧和圭抛弃掉。”

做好保密工作周公简策上的祷词，已经把周公欲代武王发的要求告诉三王，于是，史官读罢祷词后，便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灵位前各放一龟，进行占卜。占卜结束，打开写在竹简上的卜辞，一看得到的都是吉兆。周公欣喜地说：“好啊!国王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我刚从三王那里接受命令，只有如何能永远保持我们的统治这个大问题，才是我们应当考虑的。而我们的先王也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时时为我们的国王祝福。”

周公回去后，就把这写有祷词的简策，藏在用“金縢”（即金质的丝带）捆束的匣子中，以不忘这次祭祀的经过，作为永久的纪念。周公告诫保管这金縢匣子的人，不要把藏简策的事声张出去。在这次祭祀、祷告、占卜之后的第二天，武王的病果真有了缓解。

周公摄政为了江山社稷，周公不顾身败名裂，毅然扛负起江山重任。

英年早逝在周公进行祷告、欲以身代武王之后不久，武王的病情再度恶化，终于离开了人世。武王在文王受命七年时即位，九年时在盟津观兵，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伐纣取得胜利，到十三年末就因操劳过度、思虑太多而因病身亡。武王在位仅仅六年，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周王发去世后，大臣们根据他一生行事，主要是率领周军攻伐商纣克敌制胜，就给他评定了一个谥号为“武”。从此，历史上就一直称他为周武王。

周公毅然摄政武王立的太子名诵，是武王的长子，武王去世时，他只有十三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虽然这样，在周公、太公、召公等大臣的拥立下，还是让他即了王位。后来，他被称为“成王”。

武王灭殷，只是伐纣一战，攻克商都，对原殷王畿附近的属国和殷朝上层贵族，特别是殷朝东面的许多夷族方国，基本上原封未动。他们中的一些顽固势力，不服从新建的周朝政权的统治，正在蠢蠢欲动，图谋反叛，形势相当紧张。周公恐怕天下听说武王驾崩，即位的新王年幼稚弱，乘机起来叛乱闹事，根据武王临终的嘱托，毅然决定宣布由他代理成王，摄行政管理国家所有事务。

兄弟中的轩然大波不料，周公的这一决定在兄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老三管叔，论资格他比周公年长，是周公的哥哥。他想，如果要代理新王即位，也应该由他来担当，况且，周公一直在武王身边，担任辅佐武王的重要职位，而自己只是封在殷国旁边，当一个监视殷国的角色，心中早就愤愤不平。听到周公代理新王行政的消息，管叔抑制不住心中的妒嫉之火，他联合蔡叔、霍叔等兄弟，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将不利于王。"言下之意就是，周公要篡夺王位。

周公听到这种流言，首先对太公、召公进行解释："我之所以勿避王位要代理行政，是恐怕天下叛周，失去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倘若这样，我无法向我们的先王交待。太王、王季、文王这三位先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直到今天才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可武王英年早逝，今王年少没有经验，我这样做是为了继续完成周朝的大业，没有其他目的。"太公与召公听了周公的话，反应冷淡，没有表示他们的态度。

远走他乡但是成王毕竟年少幼稚，他对流言竟十分相信。他想："周公现在名为'摄政'，代理我当周王。等到时机成熟，他就会把我一脚踢开。"因此，成王整天板着脸，与周公采取不合作态度。周公看出成王对自己的反感，为了不使这种矛盾加深，他决定在成王元年六月，于毕地给武王下葬后，暂时到外地去避一避。于是，他以视察、访问为名，向东南行，来到了楚国。当时的楚国（今河南西南部）在丹江之北、浙水之西，地名为"丹阳"。文王在世当年，楚国的鬻熊曾经来归周国，为文王出谋献策。那时周公年纪尚小，但鬻熊对

周国的友好感情，周公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君臣重归于好周公出走后，成王知道是自己无礼的行为把他气走的，因此整天怀着负疚的心情，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那一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割，忽然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田里的庄稼全部倒伏，一些树木被风刮得拔地而起。人民惶恐不安，以为是天帝来惩罚周国了。成王与宫廷百官穿戴上礼服，来到周公的住处，发现有一只用“金縢”包扎的长匣子。打开一看，内有周公书写的向先王的祷词，他要自己做牺牲，代武王去死，以使武王的病体痊愈。周公对武王的亦胆忠心，使成王深受感动。成王拿着策书，询问在旁的史官和管家，大家都说：“这是真实的事。唉!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我们不敢把此事说出来。”

成王看着周公亲自写的策书，意识到周公对自己的父王一片亦诚，他完全是为了国家的事业，怎么可能来篡夺自己的王位呢?成王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叔父周公，抱着策书哭泣起来。过了一会，成王对大家说：“今天的事，没有必要去占卜了。过去周公勤劳地为国家工作，只是我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今日上天动威，以此来表彰周公的德行。我应当亲自去迎接周公回来，这样做，按照我们国家的礼仪也是应该的。”

于是，成王走出城郊，准备到楚国去迎接周公。这时，大雨已停止，风也按相反的方向刮去，被风吹倒的庄稼又都重新挺立起来。太公和召公命令把被风刮倒的大树重新扶起来，用土加固。经过这一场风雨，成王和周公重归于好。

周召二公和好如初二位忠臣，坦诚相见，共同为国家贡献力量。

召公的妒嫉和怀疑召公名爽，是周王室的同姓亲戚，因他开始封的采邑在周畿内的召地，故称召公。召公历来担任太保之官，与太公、周公同为“三公”，是周王室的最高官职。周武王灭纣后，召公被

封于北燕，建立燕国。召公命自己的长子到燕国去当国君，而本人则留在王室继续任太保，辅佐武王。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的叛乱后，太公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并担任齐国国君，昔日朝廷的三公就剩下周公和召公两人。周公因成王年幼稚弱，主动为成王摄政，代理行使国王的职权，经常以“王”的身份发布文告和命令，引起了召公的妒嫉和怀疑。营建东都告一段落，周公和召公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于是，成王决定，周公和召公分别处理东西两边的事务：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管理；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管理。（所谓“陕”，即今河南西部的陕县。）召公长期留守宗周，周公长期留守成周。

开诚布公的诰词矛盾似乎表面上得到解决，但一个国家两位最重要的辅佐，长期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对于国家总是有害的。因此，周公旦主动给召公写了诰词，开诚布公，谈了自己的想法，以求得召公的谅解。周公首先谈了殷命的丧失和周命的来之不易。他说：“啊!由于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天便降下丧亡大祸于殷，殷已经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天命。我们周国已经得到了这个天命，但我不敢说，我们的事业能永远沿着美好的前程发展下去。啊!你曾经说我能够担负起治理周国的重任，但我却不敢安于天命，不常常去考虑上天的威罚。现在我旦不能做别人的表率，只能以前人的光荣传统，来开导我们幼小的国王。天命是难于长久的，我们只有努力发扬文王的道德，上天才不会舍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接着，周公谈了商朝时贤士辅佐商王而使商国延长的历史经验，他说：“我听说过去成汤既已接受上天的天命，便有个伊尹辅佐成汤。在太甲时有个保衡，太戊时又有伊陟和臣扈，还有巫成帮助殷王治理国家。祖乙时有个巫贤，武丁时有个甘盘。正因为有这些贤士帮助治理殷国，才使殷朝的统治经历许多年代。而殷国的后代继承人如纣，却蔑视上天的威严而招致灭亡。现在你能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就能有牢固的天命，以明智的措施治理我们这

个新建的国家了。”

然后，周公又谈了文王、武王时辅佐的贤明，他说：“啊!过去为什么上天一再劝勉文王的品德，把治理天下的天命放在他身上?这是因为只有像文王这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同时也因为文王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些贤臣。如果没有这些贤臣奔走效劳，努力地宣扬教化，文王的美德便不能传播给国内人民。到武王时，这四人仍保持他们的禄位。后来武王奉天命征伐殷国，他们又都辅助武王奋勇杀敌，使武王成就大业。现在我旦好像前面有条大河，我和你先去涉渡。年幼的国王虽在位而幼稚无知，我们能够不担起自己的责任吗?努力去做犹恐不及，如果我们这些年长有德的人不能和睦团结，那我就不会听到凤凰的叫声，更何况知晓天命!”

心迹和愿望的表白周公对召公的诰词，越说越激动。最后，周公向召公表白自己的心迹和愿望，他说：“啊，你现在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天命，虽然无限美好，但也有很大的艰难。希望你的心胸要宽阔，我不是为了后代子孙而迷恋禄位。啊，告诉你，我是非常相信你太保的。希望你能敬重地和我相处，看到殷国丧亡的大祸，长久思念着上天的威罚。我如果不是一片诚心，能够说这些话吗?我想问：‘除了我们二人，还有谁和你的品德相合?’你定会说：‘正是有我们二人在，上天才降下许多美好的事情。’啊!我们二人性情笃厚，合力辅佐国王，才使我们的事业达到今天这样美好的境地，才使四海之内，凡太阳所能照到的地方，无不恭敬顺服。我很不贤惠，说了这么许多话，因为我在忧虑天命和民心的不易保持，往后必须以恭敬的态度来治理国家。”

将相和好的千古佳话这一篇诰词，心胸开阔，情意恳切，表现了一个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人的高尚品德。召公看了这篇诰词，为周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消除了对周公的疑虑，并产生了尊敬和钦佩之情。周公这篇诰词，经后人整理，题名为“君爽”，收入《尚书》中。周公和召公由猜疑不和到真诚合作，是历史上千古传颂的佳话。

三诲康叔三次诰书，体现了兄长对弟弟的感情，更体现出对国家的责任感。

兄长的关爱康叔名封，在周公的十个兄弟中数老九。他被分封为卫国国君时，只有二十几岁，却要担负起统治数量相当多的殷遗民的任务。因此，周公总是不放心，生怕出什么纰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周公曾三次发出诰书，对康叔谆谆告诫要防止那些偏差和不良的后果。作为一个兄长，对幼弟如此关心备至，确实难能可贵!

谆谆告诫如何治国刚分封康叔建立卫国的时候，周公就做了一篇关于如何治国的诰词对康叔封进行训诫，他说："诸侯之长、我的弟弟、年幼的封啊!由于你英明的父亲文王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贤能者、尊敬有德者、镇压叛乱者，使庶民懂得道理，才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并且影响日益扩大。这种勤奋的德行传到天帝那里，天帝给予赞扬，就命文王灭殷，代殷接受天命统治其国其民。你的亲兄武王更加勤勉，才使你年幼的封能在东土当诸侯。到殷故土，你要广泛寻求殷的贤人、君子、长者，问他们殷的所以兴起和所以灭亡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爱护民众，这样你就可以治理好殷民。唉，年幼的封啊!治理国家就好像医治自身的疾病一样，要谨慎小心啊!到那里一定要尽你所有的力量，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只有这样，才能安定民众。对于刑罚，一定要小心，要严明。根据殷商的刑法判罪时，一定要采用正确的原则，确定罪人应得的刑罚。去吧，封啊!要努力完成你的任务，经常听取我给你的教导。只有把民众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康，你也才能世世代代保持对殷民的统治。"这是第一篇诰词，后来题名为《康诰》。

好酒贪杯的祸患当时统治者酗酒现象比较普遍，殷商统治者就是因为沉湎于酒色、不问朝政而被推翻的。为防止年幼的康叔酗酒误国，周公又做了第二篇诰词。他以王的身份向康叔劝勉说："封啊!你尊敬的父亲文王曾经告诫诸侯国君及其官吏们：'不许经常饮酒。只有在祭祀时才可用酒。'过去我们的诸侯和官吏遵照文王的教导，不好酒

贪杯，所以能代替殷商接受天的天命。封啊!我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殷商圣明的国王都敬畏天帝，官吏各尽其职，没有人沉湎于酒。然而殷商的后继国王沉醉在饮酒作乐之中，纵欲无度。臣民也放肆地饮酒，那酒肉的腥味冲到天上，被天帝闻到了，所以把亡国的大祸降给殷。封啊!你要训戒殷的老臣、诸侯、各级官吏与你本人，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强行戒酒。倘若有人报告：‘有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你不要放纵他们，而要把他们尽行拘捕，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封啊!你要经常听取我的教训，不要使你所统治的臣民沉湎于酒。”这是第二篇诰词，后来题名为《酒诰》。

以民为重第二诰发出后，周公仍觉放心不下，于是再发第三诰。周公说：“封啊!对我的教令，要由公卿下达到他的臣民，由诸侯国君下达到他的部下。你要告诉他们：‘我不会杀掉无罪的人。’对于曾经为非作歹或杀掉奴隶的人要宽恕，对于曾经刺探国君情报或迫害过人的人也要宽恕。不要互相残杀、互相虐待。自古以来，国王就是要求好好地养活小民，安定小民。按照这种经验统治小民，就没有犯上作乱的事。好比种田，既然辛勤地耕垦土地并播上种子，就应当考虑修治疆界和田间水渠；好比建造房屋，既然辛勤地筑起四周的墙壁，就应当用茅草盖好屋顶，涂补好屋顶上的漏洞；好比用上等木材制作家具，既然辛勤地砍削和加工，就应当涂上好颜料，以求美观。从前我们的国王推行德政，贤臣主动来辅佐，诸侯主动来称臣纳贡，兄弟之国也表示臣服，这都是推行德政所致。要想使我们的统治保持万年，王的子子孙孙就应当永远保护广大民众。”周公对康叔的这第三篇诰词，后来题名为《梓材》，意思是“梓人”即木匠如何处理材料，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在周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心教诲下，年轻的康叔封没有染上酗酒的恶习，勤勉地治理着卫国。

因此，东方的局势稳定，秩序良好，自周公东征平叛后再也没有出现波折，卫国真正起到周朝东方卫士的作用。

昭王南征昭王贪欺的膨胀，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生活上的不检点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后其子瑕即位，就是周昭王。昭王在位时，道德不如先王那样淳厚，开始对诸侯勒索财物，诸侯也逐渐离心叛逆，天子和诸侯间出现了矛盾。昭王的生活作风又不加检点，他有许多妃子，而对王后态度冷漠。于是，王后也生活放荡，行为不轨。传说昭王娶了个房国之女作王后，称为“房后”。房后在生子前并没有和昭王同房，而是感觉到有一个由尧的儿子变成的丹朱神靠在她身上，便怀孕而生下儿子满，他就是后来的穆王。由这个传说推测，穆王也许不是昭王的儿子，而是房后野合而生。

一代君王溺水身亡由于南方的楚国不断壮大，叛乱无常，而周朝在成王、康王时积聚了一些物资和力量，因此昭王很想用武力去征服荆楚，使之归顺，定期朝贡。昭王十六年，在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后，周朝出动大军伐楚。在渡汉水时，昭王遇到了一头大水兽，十分惊恐。经过周军的奋力扑击，大水兽逃跑了，总算有惊无险。这一次伐楚，昭王取得了一些胜利，掠夺到不少财富。

利欲熏心的昭王尝到伐楚的甜头后，过了三年，又亲率六师，对荆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征伐。周师浩浩荡荡开到汉水边上，适逢天气阴霾昏暗，以致野鸡和兔子都震惊窜突。昭王急于要渡汉水，抓来楚国的船夫，强迫他们出船运送大军。船夫们对昭王的粗暴态度和强盗行径恨之入骨，怎肯为周军出力!他们想出了一个捉弄昭王的办法，用一条以胶粘板合成的船来运送周王。当渡船驶到汉水中流时，因为胶液溶化，船只解体，昭王和祭公还有大量周军人员纷纷落水，一时间一片混乱。幸好昭王的右卫辛余靡臂长力大，会游泳，他竭尽全力把昭王营救到汉水北岸，可惜昭王因溺水时间过长，已经停止呼吸。楚人乘势发起反击，把昭王的六师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这一年，天象也出现了奇异的光环，传说在晚上，天空清朗，有五色光贯穿于紫微星座，似乎在报告昭王不幸遇难的消息。

周王室出现危机这次昭王南征荆楚，被船夫用胶板粘合的船暗害，溺水身亡，丢尽了周王的面子。周王室对这次事件的真相讳莫如深。许多史书记载为：“昭王南巡狩不返”或“昭王南征不返”。自此，部分诸侯和周边少数族的势力愈益增大，周王室难以控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穆王的爱情偶然的相识，短暂的相处，却成了永远的相思。

短暂的相处一次，穆王外出游玩，来到盛国。国君盛伯献上他的女儿陪穆王一起游玩，穆王十分喜欢。因为盛国是姬姓国家，穆王就赐盛伯之女为“上姬之长”，居于上位，当众女之长。穆王还为盛姬建了一个美丽的台，称为“重璧之台”，台上放置许多美玉。

隔了几日，穆王与盛姬一起到东边的大泽之中游玩。正好遇上刮风，气温骤然下降，盛姬受了风寒生起病来。穆王十分爱怜，就留在泽中看护，并下令把这个湖泽称为“寒氏”。盛姬发高烧，要喝水，穆王命人取来最美味的浆给她饮。盛姬之病使穆王心中烦躁不安，独自来到为盛姬建筑的重璧之台，忽见下人急速奔来，报告盛姬亡故的噩耗，穆王哀痛之极，下令把盛姬的灵柩暂时安放在附近的毂丘之庙。

隆重的葬礼接着，穆王为盛姬大办丧事。那天，穆王命大臣祭公谋父主持丧事仪节，儿子伊扈和女儿叔挫为“丧主”，负责接待吊丧的宾客。穆王亲临丧事，命令群臣临丧致哀，自己则对着年少夭折的盛姬灵位呜咽抽泣起来。这时，内史执簿册，书写宾客赠送的财物。曾祝命敷设筵席，摆上祭奠的菜肴、饭食。于是，曾祝宣布祭奠的仪式开始，众人哭着各就丧位。内史读哀词而哭，侍者捧食具而哭，佐者捧衾带而哭，（衾带，即盖尸体的单被。）乐人陈琴瑟笙竿而哭，百余官人各以其职事而哭。经过一阵男女错踊的哀哭，宾客才渐渐散去。

过了二日，在乐池之南为盛姬举行葬礼。穆王命令盛姬之丧视王

后的葬法，要求附近韦、谷、黄城三地的民众前来护送灵车。送丧的队伍由曾祝在前导行，大匠守护灵柩。队伍前拉起绣有日月七星和龙纹的彩旗，乐队击鼓以示行丧的队伍行进，举旗劝人节哀，击钟劝人止哭。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三踊而行，五里而止。经过五次停息，到达重璧之台，于是宣布灵柩停驻于此。天子决开姑由之水以环绕丧车，称此车为“明车”，再行祭奠。又过了些日子，送葬的百物皆备。那天，在葬地之上张开峦幕，哀悼的鼓乐齐鸣，警卫部队及亲属、百官再哭而踊，于是盛姬之棺徐徐下葬。在读罢哀悼的祥词后，穆王决定给盛姬赐一个谥号，叫“哀淑人”。同时，命名盛姬的坟丘为“淑人之丘”。

缠绵悱恻的爱情此后，在一段较长的日子里，穆王经常思念淑人盛姬，往往会伤心落泪。有一次，警卫士兵要豫见到穆王又在伤心，猜想一定是在思念盛姬，便上谏天子说：“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更求新人。”穆王听了谏言，心中悲哀，复又流泪不止。

国人暴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大肆搜刮民财夷王去世后，其子胡即位，就是西周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厉王初即位，就喜欢主张专利的荣夷公。荣夷公是荣国国君，在周王室担任一定官职，“夷”是其死后的谥号。所谓“专利”，就是把国都附近的山林川泽，都封锁起来，不让人民进去打柴、采集、捕鱼、捉水产品。谁要进入这些地区，就要缴纳高额的税金。周王可以借专利之机大发横财。但是，国都附近的平民和工商业者，当时称为“国人”的人，生活就发生了困难。

这时，周宫廷中有个贤臣芮良夫评论此事道：“山林川泽之有物，是天地所生。天地百物，大家都以此为生，怎么可以专利?专利激怒的人甚多，荣公以此教王，王能长久吗?在王身边的人，应引导物质利益布施于上下，使神人百姓各得其所。即使是这样，还要经常忧惧

怨恨的产生。《文王》诗说：‘布施赐利，以成周业。’现在王学专利的结果必然归附者少。王用荣公，周朝必败。”厉王听到芮良夫的议论，只当耳边风。由于利欲的驱使，厉王还是起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大肆搜刮民财，以供自己奢侈享用。

堵住民众的嘴巴专利政策推行后，国人由于被王室官府盘剥，难以维持生活，纷纷表示不满。王室重臣召穆公向厉王进谏道：“百姓已经不能忍受贪暴的政令了!”然而厉王不但不放松专利的剥削，并且从卫国招来巫师，要他们监督京城内百姓，发现谁发表“诽谤”王上的言论，就立即加以杀戮。这样，国人再不敢发怨言。亲戚朋友在道路上相见，也不敢说话。只眨一下眼睛，表示对王室贪婪剥削和残暴镇压的愤怒。厉王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对召穆公说：“你看，我能够消除百姓的诽谤，现在他们都不敢说话，天下太平了。”

失去民心的大祸召穆公严正指出：“这是堵塞人民的口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壅河水一旦决口，伤人必多；堵塞人民的怨言不让发表，更会如此。所以治理河水要疏通，使之流畅，治理人民要开导他们把话都讲出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士大夫都献诗，盲人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师官劝告，百工进谏，庶人传话。在近臣都进行规劝、亲戚观察补缺、各方面都发表意见之后，王再进行归纳、斟酌、取舍，这样王事就能顺利而不发生逆乱。人民有口，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富从那里出来，衣食在那里生成，善恶兴败在那里出现。人民心中有思虑，口中就发言，倾其言而行就能成功，怎么可以堵塞?堵塞人民的口不让讲话，终究会酿成大祸!”

无法阻挡的暴动厉王不听召穆公的劝谏，仍一意孤行，对各种自然资源都实行专利，有怨言者即行斩首。这样过了三年，国都中的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他们便联合起来，愤怒地冲进王宫，守宫的卫队无法抵挡。厉王见这么多人汹涌而来，知道民众起来造反了。他知道被愤怒的民众抓住，后果一定不堪设想，连忙命人驾车，从宫后门溜出，狼狈逃窜。厉王的车马不停蹄，一直向东北方向亡命奔逃。他渡

过黄河，来到彘邑（即今山西霍州市东南），认为国人不可能再追来抓他了，才在那里找一块地方，避居下来。

召穆公舍子救主为了国家舍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后人是应该叹息还是感动呢？

国人包围召公家众国人、工商业者、军士冲进王宫，本想抓住厉王，进行审问，以发泄多年来被残酷剥削压迫的心头之恨。可是找遍王宫，不见厉王的踪影。有人说，看见厉王驾着马车从宫后门逃跑了。厉王的车已跑得很远，不知去向，众国人无心追赶，便想抓住王太子。寻找太子时，又听说太子已逃往召穆公家。于是，愤怒的人群就匆匆向召公家奔去。

不一会儿，成千上万的民众把召公的家围得水泄不通。鉴于召公不是阿谀逢迎、助纣为虐之辈，平日能进谏厉王，经常为百姓讲些公道话，故众国人并未像冲进王宫那样直冲召公家门，只是在门外大喊，要召公交出太子，接受民众的审讯。

召穆公名虎，是周初辅佐大臣召公爽的后代，“穆”是他的谥号。召公虎是周厉王的重臣，平时对太子十分关心，经常辅导他。太子名静，也有的书上写作靖，他看到愤怒的国人冲进王宫，父亲急急匆匆驾车逃跑，顾不上与家人同行。他想，自己若被国人逮住，国人满腔的怒火一定会发泄到他头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便逃到召公家去暂避灾难。召公把太子接进门，本打算隐蔽起来，让他在这里避过风头。不料过了一会，众国人在外面喊声大作：“把太子交出来!”召公知道，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门外守候，隐藏太子已不可能，若让这些民众冲进宅院，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忍痛割爱召穆公对家人说：“过去我一直向王进谏，王不听我的劝告，因而造成今天的灾难。现在我把太子送出去，肯定会遭

不测之祸。服侍诸侯国君，虽有怨事不能发怒，遇到险情应全力相救，而况服侍的是王呢!”外面民众催着要人的危急关头，召公情急之下，忍痛命自己的儿子穿上太子的衣服，将他冒充太子送出门外，交给国人。愤怒的民众见“太子”出来，迎面就是一顿痛打。可怜召公的儿子年幼稚弱，经不起众人的扭打，很快就不省人事，命归黄泉。“太子”一死，众国人认为怨气已出，厉王一时也找不到，就四散而去。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厉王既然已经逃亡，“太子”也已经身死，国人听说诸侯中有一个共伯名和的国君，品性贤德，好行仁义，近四方都传扬他的美名，于是就请共伯和来京城代理行使国君职权。这一年，就称为“共和”元年。据推算，共和元年当公元前841年。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可靠的纪年。

中国古代第一本正规史籍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编起的。

被救的太子登上王位共和十四年，京城传来逃亡周王在彘逝世的消息。人们根据王的一生行事，给他评定了一个恶谥为“厉”。古传的《谥法》规定：“杀戮无辜曰厉。”从此，人们便称这位已故周王为厉王。厉王一死，召公便宣布厉王的太子静还在人间。

经过十四年光阴，太子静在召公家已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懂事的青年。太子静毕竟是周王的嫡长子，是最名正言顺能继承王位的人。共伯和说服诸侯与国人拥立太子静为王，自己又回到原来的国中去。太子静登上王位，他就是周宣王。

国人暴动时，如果召穆公把太子静交出去，一定早被国人打死，就没有后来周宣王的登位了。召穆公牺牲自己的儿子救了周宣王的性命。召穆公这种牺牲骨肉保全王子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烽火戏诸侯因迷恋女色，公然戏弄各方诸侯，离灭亡的确不远了。

为救父亲，献出褒姒周宣王即位后，将复兴周室、整顿国事为己任，挑选了召公虎等一批忠臣良将做自己的辅臣。在他们的辅佐下，宣王出兵讨伐各地叛逆。经过几年的征战，诸侯臣服，四夷归顺，在周宣王治理下，一度出现了兴盛的气象。公元前七八二年，周宣王由于出征战败，忧郁而死。

众大臣们遵照遗嘱，立太子宫涅为天子，于灵前即位。他就是西周的末代国君周幽王。即位之后，周幽王传旨，立申侯之女为后，立其宜臼为太子。

幽王即位时，因宣王晚年四处征伐，使国力已十分虚弱。但他并没有像宣王早年那样奋发图强，反而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使得国政不但没有起色，而且日益颓落。

周幽王即位之后，根本不理朝政，整天只知吃喝玩乐，耽于女色，曾一连三月不管国事，国政荒废。

周朝有个诸侯国叫褒国。其国君褒垧见幽王这样昏庸，就来规劝。幽王大怒，反而把褒垧关进大牢。

褒垧被幽王囚禁起来，褒垧之子洪德闻讯焦急万分，于是便与母亲商量怎样才能救父出狱。他们听说幽王非常喜欢美女，就四处寻访，用重金买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取名。褒姒”，教给她宫中礼仪，训练她歌舞技艺，然后献给幽王。幽王见了褒姒大喜，于是下令放了褒垧。

埋下种种祸根幽王十分宠爱褒姒，她入宫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伯服。幽王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就找个借口废了申后及太子宜臼，把褒姒立为王后，伯服立为太子。申后遭此厄运，怕宜臼

被幽王加害，就让他去投奔外公以保全性命。宜臼强忍悲伤辞别母后，趁夜逃出镐京，投奔了申侯。

幽王没有了申后在身边规劝，更是不理朝政，整天与褒姒玩乐。幽王发现一件怪事，褒姒虽整日玩乐，可从没笑过，不管多么有趣的事情，她都没有露出过笑意，更别说笑出声来了。幽王觉得十分纳闷，对褒姒说："爱姬生得千娇百媚，若再开颜一笑，必定更加令人销魂。"褒姒淡淡地说道："贱妻生来就不喜欢笑，大王不必见怪。"幽王哪里肯信。存心必要让她一笑。于是贴出布告："有能让王后一笑者，赏金一千。"告示一出，各种人争相献艺。有的来讲令人捧腹大笑的笑话，有的来表演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怪相。可褒姒听了看了，脸上依旧还是没有一丝笑容。幽王手下有个大臣叫虢石父，正事不干，却是个溜须拍马的高手。他想出了个办法奏与幽王，叫做"烽火戏诸侯"。原来周朝时遇到敌情，主要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国中各地，相邻的两座能互相看见。如果发现了敌情，在白天就点燃晒干的狼粪，据说狼粪点燃，其烟不散，易于看到靠"狼烟"传递的情报；倘若是晚上，就点燃柴草，靠火光报告敌情。这样一台传一台，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部队赶往京都，听候调遣。

幽王得了这个主意，高兴异常，决定一试。这一日，秋高气爽，幽王带着褒姒来到城楼，登台远望，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幽王下令燃火报警，顿时狼烟点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狼烟直上，还以为敌国来犯，于是纷纷点兵备马，奔向镐京。他们赶到镐京城下，只见幽王和褒姒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哪有敌兵的影子。诸侯们的这一阵奔忙，可把褒姒给逗笑了。幽王见褒姒微笑如花，比平日更加可爱，心中大喜，马上给了虢石父千金的奖赏。可怜那些诸侯，白白奔波一场，睹气带兵回国而去。

第三十六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2）

西周灭亡再说申后的父亲申侯见到外孙宜臼。得知幽王废掉了申后和宜臼，非常生气，于是就设计向犬戎借兵攻周，要出憋闷在胸中的这口恶气。犬戎兵强马壮，早有东侵之意，见申侯前来借兵，自然正中下怀，立刻发兵前来攻打镐京。幽王看到犬戎兵马打来，赶紧派人去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狼烟升起，却无诸侯一兵一马前来，原来诸侯上次受骗后，不再相信狼烟。就这样，镐京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腑山脚下，被追兵所杀，褒姒也被犬戎人抓走了。申侯原来只是想兴兵问罪，哪想幽王被杀，虽是大仇得报，但想到周朝天下不能落戎人之手，于是又暗地里派人去联络各诸侯国，请他们派兵前来助战，赶走了犬戎。诸侯们看到幽王已死，国中不可无主。遂拥立幽王的儿子宜臼继承王位，就是周平王。再说犬戎虽然退兵，但都认为此次攻周，申侯的外孙登上王位，自己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因此心中怨恨，从此屡屡出兵东侵，战火连绵不断。周平王即位后，怕犬戎人再一次打进来，而周朝已没什么力量抵抗了，加上镐京已被战争毁坏殆尽，于是在公元前770年，把王都从镐京迁到了周公营建的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镐京在西边，所以历史上把平王东迁以前的周朝称为西周，把平王东迁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迁都之后，周朝的实力和威望一落千丈，再没有往日的威风了。

黄泉之下见母亲残酷的政治斗争阻挡不了母子间的真情。

因难产而厌恶长子郑庄公弟兄二人，母亲武姜因生庄公时难产，因此对他心生厌恶，取名“寤生”，相反对其弟弟叔段却百般宠爱。

按照古制，寤生是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成为郑国君

主。母亲武姜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于是她就替叔段请求封地想要制邑（今郑州上街），庄公不同意，武姜又请庄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今荥阳），庄公同意了。叔段到京后，称京城太叔，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准备谋反。

卿士祭仲发现后告诉了庄公，庄公说："只要我母亲愿意，有什么关系?"祭仲说："武姜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把他们安置个合适的地方，不然就难对付了。"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与母亲恩断义绝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认为时机成熟，就和母亲商量谋反日期，武姜作出决定后就回信给叔段，让他立即起兵，自己做为内应。此时，郑庄公早已发现母子二人的阴谋，截获了密信。拿到证据后，郑庄公即派公孙吕率二百辆兵车包围了京襄城，叔段措手不及仓皇逃至鄢陵，又被庄公追杀而被迫逃到共城（令河南辉县）后自杀。

这样一来，庄公对姜武更加不满，扬言"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庄公就把武姜送到颍地（今登封颍阳）居住。

黄泉之下见母亲过了一段时间，庄公有些后悔，在设宴招待管颍地的官员颍考叔时，颍考叔想和解他们母子的关系，于是在用餐时把一些好吃的东西藏在了袖子里。

庄公感到非常奇怪，就问："这是何意?"

颍考叔说："我母亲常年在乡下没吃过君主赐的饭食，我想给她带一些回去，以表示我的一片孝心。"

郑庄公就讲了与自己母亲关系破裂的经过。颍考叔说："这好办，我们可以掘地道至黄泉，筑成甬道和庭室，在那里，你们不就可以见面了吗?"

庄公深感此法妥当，就委托颍考叔办理此事。于是颍考叔迅速行动，在京襄城很快挖成了一个地道，请庄公和母亲在那里见面。母子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从此言归于好。

大义灭亲为了国家纲纪，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世人敬仰。

恃宠骄横的三皇子故事发生在春秋初期的卫国。卫庄公先娶齐国公主庄姜为夫人。庄姜美貌，但没有生育，所以庄公又娶陈国女子厉妫为妃，不久便生下一子，取名“晋”。厉妫的妹妹戴妫陪嫁庄公，也早生一子，取名“完”。不幸姐妹俩生了儿子后相继去世。庄公便将晋完交由庄姜抚养，自己又宠幸上一个年轻的宫女，生下一子，取名“州吁”。

三个儿子渐渐长大。与两位老实本分的哥哥不同，州吁自小性格暴戾，喜欢骑马射箭，舞刀弄棒。庄公对他十分溺爱，他更恃宠骄横，为所欲为。大夫石碏劝庄公说：“臣听说爱护子孙的最好方法，是教育他懂得道义和行事做人的规范，太过宠爱，就会骄横，骄横必生祸患，请主公三思!”卫庄公听了不以为然，对石碏的劝告一笑置之。

石碏的儿子石厚偏偏是州吁的铁哥们，整天在一起飞鹰走狗，惊扰百姓。一天，他们又闯了祸，石碏将石厚鞭笞五十，反锁在家。石厚仗着有三公子撑腰，竟翻墙而出，干脆住到州吁家去了。

杀兄篡位过了五年，庄公去世，太子完立为桓公，石碏也告老还乡。桓公对弟州吁的骄奢淫逸十分生气，常加呵斥，州吁一怒之下竟奔往他国。桓公十六年（公元前719年），天子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登基。卫桓公要去洛邑参加吊唁仪式与登基典礼。州吁感到机会来了。经过一番策划，由石厚率领几百名敢死队员埋伏城外，待卫桓公一行刚出城门，州吁收聚的一批卫国的亡命之徒即蜂拥而上，发动突然袭击，将卫桓公杀死。州吁由此夺得君位。公子晋闻讯连夜逃奔邢国。

落入圈套州吁品行不端，又弑兄夺位，无法得到大臣拥戴。为了慑服人心，他答应逃亡在外的郑庄公弟段的请求，发起卫、宋、陈、蔡联盟，发动讨郑战争，但人心依然不服。万不得已，只能让石厚去向父亲石碏请教。

石碏回答说：“人心不服，原因很多，但诸侯的名位正当与否，天子的册命是根本，州吁如能获得周桓王封赐，问题自然解决了。”

听了石厚的回报，州吁犯难了：天子原来册封的是卫桓公，自己弑兄夺位，如何向天子去说，石碏又提议说：“陈侯颇受天子信任，一向朝聘不缺，关系亲密。您如能亲自去陈国央求陈侯代向周天子通报，或许能解决册封问题。”

州吁闻言大喜，马上张罗玉帛礼品，准备择日亲自拜访陈国。石碏知道后，抢先修血书一封，派心腹连夜送往陈国。

卫桓公完与公子晋都是陈国女子所生，陈侯自然亲近完、晋，厌恶州吁，接到石碏的血书，正合心意，马上暗暗作好准备。这天，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陈侯令太庙相见。州吁、石厚上得殿来，只听一声令下，两厢甲士涌出，将州吁、石厚二人一举擒获。陈侯取出石碏血书当殿宣读，将二人分别拘押起来。

杀死自己的亲儿石碏接到陈侯送来的信，马上分头通知各位大夫朝中相见。卫国百官听说老大夫相招，纷纷前来，开启陈侯书信一看，方知州吁、石厚已被拘禁于陈国，只等卫国大臣公议如何处决。暴君被除，百官自然高兴异常，一致认为州吁叛君谋命，罪在不赦；石厚仅是从犯，老大夫石碏定国有功，功过相抵，可免一死。石碏却说：“身为大臣者，自当以公正无私为先，石厚不死，如何警策后世乱臣贼子?老夫自当亲自处理，以无愧皇天后土、列祖列宗。”于是大伙公推右宰丑前往陈国诛杀州吁，石碏另派家臣杀了石厚。卫人又去邢国迎回公子晋，立为卫君，即宣公。

卫国老臣石碏，不能容忍儿子石厚参与州吁弑君夺位的罪行，派家臣赴陈国将其处死，真正实践了“大义灭亲”的壮举。他将名垂千古，为人们所敬仰!

周桓王中箭受辱诸侯公然与周王兵戈相见，周王的威信已经一扫而光了。

越来越深的仇怨周平王在公元前720年驾崩了，他在位执政五十一年。平王去世后太子孤自郑国回到京城继承王位，没料到太子孤悲伤过度，没等到执政就死了。

这样，只好让孤的儿子姬林即位登基，他就是后来的周桓王。

周桓王认为太子孤若不是质押在郑，孤独抑郁，哪会这么早就死去，又觉得郑庄公在朝廷上很不尊重自己，就有了罢免郑庄公的念头。周桓王到底缺乏政治经验，有一天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郑庄公说：“您是先王的老臣，我对您只有敬重，不敢让您受累，还是请您自便吧。”

郑庄公一听，知道周恒王是要罢免自己，却又无可奈何，强装笑脸说：“谢谢您的好意，那我就告辞了。”出了门就骂道：“桓王这小子和他爹一样，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郑庄公回到郑国，对周桓王不满之意一直无法发泄，总想找点钉子让桓王碰，让桓王知难而退。

正巧宋国，卫国作乱，郑、宋早就有矛盾，郑庄公借此机会点齐兵马，假借周桓王的名义，自称得到桓王的授权，讨伐宋国。郑庄公联合齐国和鲁国，攻破宋国。宋国的国君宋荡公在战乱中身亡，郑庄公就立公子冯为宋国的新国君，也就是宋庄公。郑庄公在诸侯中威望大增，许多小国都听从郑庄公的号令，周桓王在郑庄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了。

公然兵戈相见郑庄公打着周王旗号讨伐宋国的事让周桓王知道了，十分生气，就下令免去了郑庄公的卿士职位，而郑庄公索性连续五年不去洛邑朝见桓王，也不向周纳贡。

周桓王大为恼火，他亲率蔡、卫、陈三国军队征讨郑庄公。

郑国对周桓王罢免庄公满腔怨恨，又见桓王来攻，便当即点兵迎战。

周桓王原以为大兵一到，郑庄公一定会认错讨饶，现在看到郑庄公胆敢领兵迎战，不由得怒火中烧，领兵来到城下，向郑庄公挑战，想等郑军出战时，当面臭骂郑庄公一通。没料到郑庄公根本不到阵前见他，只是不理不睬，坚守不出。

周桓王求战心切，就派士兵去郑军阵前叫骂，郑庄公还是按兵不动。直到将近黄昏时候，周王士兵已经面露倦意，士气全无，东躺西卧，全无战阵模样。郑庄公见此情况，立刻下令击鼓冲锋。

郑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早就憋足了劲，一听号令，奋勇攻向周军。陈、蔡、卫三国士兵本来就不想为周天王打仗，一看郑军来势凶猛，掉头就逃。

周军勉强抵抗，哪里是对手，马上败下阵来。郑军一阵奋勇追击，只杀得周王军队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周桓王随军而退。

表面上的修好郑国的战将祝聃率兵追杀，看到前边的一辆车上载着桓王。祝聃弯弓搭箭，瞄准周王，朝着周桓王射出羽箭，正中桓王左肩。祝聃见射中了周桓王，顿时喜上心头。正要驱车追赶，想把周桓王活捉，却听到郑庄公鸣金收兵，只得返回。到了营地，祝聃满脸迷惑地问郑庄公：“周桓王被我射中，我正要生擒他，大王怎么下令收兵了?”郑庄公答道：“我们今天应战也是迫不得已啊。那恒王兵败中箭，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厉害，以后再也不小看我们了。再说，真要把

周桓王抓来，我们又怎么处置他呢?就是射他一箭也不妥当。如果桓王伤重而死，杀害周王的罪名就落在我们头上，如何向天下交待呢?”大夫祭足也说：“还是庄公高明，现在我们已经教训了周桓王，现在最好赶快派人去慰问他，算是给他一个面子，让他也好下台。”郑庄公一听连声说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祭足。

祭足带了许多牛、羊作为礼物，外加一些粮草，连夜赶周桓王的大帐慰问。他一见到周王，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庄公本想自卫，岂料士兵约束不严，以至冒犯了桓王。庄公诚惶诚恐特命我来请罪，请桓王宽恕。”周桓王没料到郑庄公有此一举，祭足长跪不起，更使他不知所措。旁边的大臣们见此情形，都帮着郑庄公说话，请周桓王饶恕郑庄公，祭足不等周桓王说话，连忙谢恩，告辞了桓王，又到别的军营一一慰抚。就这样，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的这场战争，最后以祭足的“慰问”收场，而诸侯之间更加激烈的争斗才刚拉开序幕。

翁婿恶斗为了权力，翁婿一场恶斗，使国家逐渐衰败。

女婿的阴谋郑卿祭仲专权，朝政事无巨细，全由他说了算。郑厉公因此暗暗恼恨，一心想杀了祭仲。

这天散朝后，郑厉公独自一人来到后花园，默默徘徊，郁郁不乐。大夫雍纠看在眼里，见左右无人，就试探着对厉公说：“主公处处受人掣肘，臣心中十分不安，臣听说君臣如父子，子不能为父分忧，是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如主公不以纠为外人，有所任命，臣一定百死不辞。”厉公听了这番话，心中不觉一动，但又不放心，假意说：“贤弟是祭卿爱婿，我怎敢开口?”

雍纠一听厉公以贤弟相称，自然会意，马上接口说：“女婿是实，爱则未必。祭仲对我百般提防，貌合神离，主公有话尽管直说。”厉公听他如此说，放下心来，就对雍纠说：“贤弟如能设法除去祭仲，我定

拜贤弟为执政卿，另以美女相赠。但不知贤弟有何妙极?”雍纠说：“东郊被宋国兵马破坏，百姓住屋尚未修复，主公可借口令祭仲出郊安民，臣干东门外设席相送，乘间以鸩酒毒死他。”厉公深思片刻，说：“好!千万要小心从事，不可露出马脚。”

谋杀岳父的计划雍纠圆家，与妻亲热时难掩其别扭，祭氏不禁起了疑心，问道：“今天上朝回来这么晚可有何事?”雍纠支支吾吾说：“没有什么大事，主公将命你父前往东郊安抚灾民，我准备于东门外设席为岳父饯行。”祭氏暗想：君主命父亲出郊安民，也是平常政务，何需设席饯行?再说父亲同雍纠朝夕相见，又何必于东门外饯别?这祭氏从小受父亲熏陶，心细如发，见丈夫神情恍惚，料想必有隐情。于是，暗藏心机，把酒相劝。雍纠喝得酩酊大醉，迷糊间口喃喃自语：“杀了祭仲，我就是……正卿……”祭氏至此恍然大悟，但兹事体大，未敢造次。

贪杯误事一夜无话，次日醒来，祭氏察言观色，假装死心塌地的样子对雍纠说：“夫君，妾闻妻以夫贵，母以子贵，朝结连理，荣辱同命。妾已是雍家之人，如此大事怎不与妻仔细商量?”雍纠挡不住花言巧语，便把昨日花园中的事和盘托出，并对祭氏说：“一旦事成，我为郑国上卿，夫人便是上卿夫人，请夫人助我一臂之力。”

祭氏假作高兴，心中犯愁，便先回娘家，问母亲：“父亲与丈夫谁亲?”母亲答道：“当然是父亲了。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失去还可再找。”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祭氏在权衡利弊之后，遂将雍纠密谋杀害祭仲之事全部告诉父亲。

将计就计祭仲将计就计，在设席处预先埋伏武士，随身数十名侍从个个暗藏利刃，到时一声令下，雍纠当场被刺身亡。

祭仲下令将雍纠暴尸示众。郑厉公得信大惊，急忙带着几名亲信驾车出宫，逃往蔡国。临行时厉公放话说：“与妇人为谋，自找死路

啊!”祭仲也不追赶，只派人前往卫国接回昭公复位。

政局又回到郑厉公篡位之前，但是先前变节从敌，后来又杀婿逐主，使祭仲的名声一落千丈，昭公也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大臣们心灰意冷。曾经强盛一时的郑国，在诸侯的激烈竞争中，就此渐渐衰败下去。

兄弟情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上演了一出兄第争斗和救助的戏剧。

儿媳成妃子卫宣公是个无耻之徒，他先爱夫人夷姜，生下一子名伋，立为太子，并指定右公子当仅的师傅。转眼间伋已十六岁，由右公子作媒，说合齐僖公长女为妻。卫宣公派使臣赴齐下聘，使者回来后说齐女姿容绝世，卫宣公不由动了淫心，下令在淇河边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新台”。迎亲之日，遣开太子，自己亲往观察，见齐女果如仙女一般，于是卫宣公当夜就宿于新台，一夜之间，儿媳成了妃子，也称“齐姜”。

陷害太子齐姜后来给宣公连生二子，一名寿，一名朔。宣公偏爱齐姜，视太子儇母子如同敝屣，夷姜一气之下含恨而死，太子更加失去依靠。此时齐姜与公子朔串通一气，不断地在宣公面前说太子伋的坏话。

适逢太子生日，伋设宴款待寿、朔两位弟弟。心性仁厚的公子寿与伋互敬互爱，谈笑甚欢；阴损刻毒的公子朔却以为冷落了自己，便到后宫齐姜处哭诉，造谣说：“我们兄弟好意向太子贺寿，不想他竟趁酒意说母亲原本是他的妻子，要我们叫他父亲。我们说了他几句，他依仗身高力大挥拳要打我们。”齐姜对朔的话全然不疑，并向宣公诉说，还挑拨说：“君主健在，太子尚且这般侮辱我母子，一旦君主百年，太子继位，我母子如何得活?”

宣公听了大怒，杀心顿起，一时找不到理由，朔在一旁见了，对宣公说："前几天外公齐僖公来书，邀我国一同出兵讨伐纪国，不如叫太子持节先去，我有朋友，与边境强人有联系，让他们在半路上结果了他，这样就除了祸根。"卫宣公点头同意。

置生死于不顾公子寿得知这个情况，急忙返回太子宫，不料太子已乘船出发。寿不及细想，急呼随从备快艇追赶。伋正乘船向齐国进发，见寿乘快艇追来，便落帆等候，问寿何事?寿把宣公与朔的阴谋说了一遍，着急万分地说："兄长，前有盗贼埋伏，不能再往前，快到别国逃生去吧!"太子泪如雨下，说："我逃往他国，有背君命，是为叛臣；回宫质问父亲，便为逆子。母亲已死，剩我一个人，他们都容我不得，我不如就此前去，死了留个忠臣孝子的名声。"说完和公子寿道别，继续前进。

公子寿见劝说无效，心想：兄长若死于盗贼之手，即使我被立为太子，今生今世心灵如何得安?今天，父母弟弟冤屈兄长，我怎能不顾仁义，袖手旁观!想到这里，再次叫住太子，取过酒食，对伋说："既然兄长执意要去，为弟不便强留。念我俩仁爱一场，今为兄长饯行，请兄长别再推辞。"伋为寿的情义所感，就与寿大杯大杯对喝起来。寿敬酒有心，伋狂饮无意，不觉酩酊大醉。寿取过符节，跳上使船，急令扬帆疾驶。

同归黄泉船近边境，两岸盗贼见船上旌旗飘扬，料是使船无疑，便认准船头的持节使者，百箭齐发。公子寿已有替死之心，与蜂拥而上的匪徒格斗。力尽被杀。后面船上的太子伋酒醒后，不见了公子寿与使船。知道事情不妙，急令快艇飞速前进。赶到边境，见贼人已杀了公子寿。太子伋眼中喷火，大声喝道："我乃卫国太子伋也。"说罢挥起佩剑向贼人杀去。贼人聚众围攻，太子伋力竭而死。

盗贼连夜赶回卫都，将两颗首级一同呈给卫宣公，宣公即以朔为太子。一举杀害两个儿子，卫宣公的良心受到责备，不久也命归黄

泉。

伋、寿兄弟舍生忘死、互相救助的义举，传遍民间。人们赋诗歌颂他们兄弟的情谊。

管仲拜相昔日的仇人，如今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争夺皇位的仇杀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是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齐国是周武王的大功臣太公望的封国，本来是个大国，再加上它利用沿海的资源，生产比较发达，国力就比较强。

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了一次内乱。国君齐襄公被杀。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国（都城在今山东莒县）。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

鲁国国君鲁庄公决定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管仲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莒国，离齐国很近。万一让他先进齐国，事情就麻烦了。让我先带一支人马去截住他。"

不出管仲所料，公子小白正在莒国的护送下赶回齐国，路上，遇到管仲的拦截。管仲拈弓搭箭，对准公子小白射去。只见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哪里知道，他射中的不过是公子小白衣带的钩子，公子小白大叫倒下，原来是他的计策。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公子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到了国都临淄，公子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立即发兵打败鲁国，并且通知鲁庄公，一定要鲁国杀了公子纠，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

冰释前嫌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好照办。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此时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管仲。

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

鲍叔牙说："那时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

齐桓公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不办管仲的罪，还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富源，大开铁矿，多制农具，提高耕种技术，又大规模拿海水煮盐，鼓励老百姓入海捕鱼。离海比较远的诸侯国不得不依靠齐国供应食盐和海产。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是非吃不可的。齐国因此越来越富强了。

齐桓公一心想当诸侯的霸主，做了霸主就能够发号施令，别的诸侯就得向他进贡，听他的指挥。他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兵精粮足，是不是可以会合诸侯，共同订立个盟约呢?"

管仲说："咱们凭什么去会合诸侯呢?大家都是周天子下面的诸侯，谁能服谁呢?天子虽说失了势，毕竟是天子，比谁都大。如果主公能够奉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订立盟约，共同尊重天子，抵抗别的部落，往后谁有难处，大伙儿帮他，谁不讲理，大伙儿管他。到了那时候，主公就是自己不要做霸主，别人也得推举您。"

齐桓公说："你说得对，可是怎么着手呢?"

管仲说："办法倒有一个。这回新天子才即位。主公可以派个使者向天子朝贺，顺便帮他出个主意，说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南）现在正发生内乱，新国君位子不稳，国内很不安定。请天子下命令，明确宣布宋国国君的地位。主公拿到天子的命令，就可以用天子的命令来召集诸侯了。这样做，谁也不能反对。"

诸侯大会齐桓公听了，连连点头，决定照着管仲的意见办。这时候，周朝的天子早已没有实权了。列国诸侯只知道抢夺地盘，兼并土地，已经全忘记还有朝见天子这回事。周釐王刚刚即位，居然有齐国这样一个大国打发使臣来朝贺，打心眼里喜欢。他就请齐桓公去宣布宋君的君位。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奉了周釐王的命令，通知各国诸侯到齐国西南边境上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开会。

这时候，齐桓公的威望还不高。发出通知以后，一共只来了宋、陈、蔡、邾四个国家。还有几个诸侯国，像鲁、卫、曹、郑（都城在今河南新郑）等国想瞧瞧风头再说，没有来。

在北杏会议上，大家公推齐桓公当盟主，订立了盟约。盟约上主要的是三条：一是尊重天子。扶助王室，二是抵御别的部落，不让他们进入中原，第三是帮助弱小的和有困难的诸侯。

曹刿论战对战争的精辟分析，足见谋士的重要。

反驳君主的想法齐桓公即位后，依靠管仲的帮助，争取霸主的地位。但是，在他对鲁国的战争中，却遭到一次不小的挫折。

在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派兵进攻鲁国。鲁庄公认为齐国一再欺负他们，忍无可忍，决心跟齐国拼死一战。

齐国进攻鲁国，也激起鲁国人民的愤慨。有个鲁国人曹刿，准备去见鲁庄公，要求参加抗齐的战争。有人劝曹刿说：“国家大事，有当大官的操心，您何必去插手呢?”

曹刿说：“当大官的目光短浅，未必有好办法。眼看国家危急，哪能不管呢?”说完，他一直到富门前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正在为没有一

个谋士发愁，听说曹刿求见，连忙把他请进来。

曹刿见了鲁庄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且问：“请问主公凭什么去抵抗齐军?”

鲁庄公说：“平时有什么好吃好穿的，我没敢独占，总是分给大家一起享用。凭这一点，我想大家会支持我。”

曹刿听了直摇头，说：“这种小恩小惠，得到好处的人不多，百姓不会为这个支持您。”

鲁庄公说：“我在祭祀的时候，倒是挺虔诚的。”

曹刿笑笑说：“这种虔诚也算不了什么，神帮不了您的忙。”

鲁庄公想了一下，说：“遇到百姓吃官司的时候，我虽然不能一件件查得很清楚，但是尽可能处理得合情合理。”

曹刿才点头说：“这倒是件得民心的事，我看凭这一点可以和齐国打上一仗。”

曹刿请求跟鲁庄公一起上阵，鲁庄公看曹刿这种胸有成竹的样子，便允许他一起去。两个人坐着一辆兵车，带领人马出发。

指挥战争，举重若轻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摆开阵势。齐军依仗人多，一开始就擂响了战鼓，发动进攻。鲁庄公也准备下令反击，曹刿连忙阻止，说：“且慢，还不到时候呢!”

当齐军擂响第二通战鼓的时候，曹刿还是叫鲁庄公按兵不动。鲁军将士看到齐军张牙舞爪的样子，气得摩拳擦掌，但是没有主帅的命令，只好憋着气等待。

齐军主帅看鲁军毫无动静，又下令打第三通鼓。齐军兵士以为鲁

军胆怯怕战，耀武扬威地杀过来。

曹刿到这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下令反攻了。”

鲁军阵地上响起了进军鼓，兵士士气高涨，像猛虎下山般扑了过去。齐军兵士没防到这一着，招架不住鲁军的凌厉攻势，败下阵来。

鲁庄公看到齐军败退，忙不迭要下令追击，曹刿又拉住他说：“别着急!”说着，他跳下战车，低下头观察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接着，又上车爬到车横杆上，望了望敌方撤退的队形，才说：“请主公下令追去吧!”

鲁军兵士听到追击的命令，个个奋勇当先，乘胜追击，终于把齐军赶出鲁国国境。

把握战局的细节鲁军取得反攻的胜利，鲁庄公对曹刿镇静自若的指挥，暗暗佩服，但是心里总还有个没打开的闷葫芦。回到宫里，他先向曹刿慰劳了几句，就问：“头两回齐军击鼓，你为什么不让我反击?”

曹刿说：“打仗这件事，全凭士气。对方擂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足；第二通鼓，气就松了一些；到第三通鼓，气已经泄了。对方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兵士却鼓足士气，哪有不打赢的道理?”

鲁庄公接着又问为什么不立刻追击。曹刿说：“齐军虽然败退，但它是个大国，兵力强大，说不定他们假装败退，在什么地方设下了埋伏，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儿。后来我看到他们的旗帜东倒西歪，车辙也乱七八糟，才相信他们阵势全乱了，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

鲁庄公这才恍然大悟，称赞曹刿想得周到。

在曹刿指挥下，鲁国击退了齐军，局势才稳定了下来。

愚蠢的宋襄公战争就是你死我亡的争斗，否则就会吞食失败之果。

野心勃勃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死了。齐桓公一死，他的几个儿子争夺君位，齐国发生了内乱，其中公子昭逃到宋国。

宋国的国王是宋襄公。宋襄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宋襄公雄心勃勃，一心称霸，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宋襄公见齐国内乱，就抢先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派兵共同护送公子昭回国接替君位。但响应号召的诸侯并不多，只有三个小国带了少许兵马前来。于是，宋襄公只带领四个国的兵马打到了齐国。齐国见几个国家的人马打来，不知详情，就投降了宋国，纷纷出宫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宋国本来是小国，没有什么号召力和威信。如今，宋国帮助霸主国齐孝公得了君位，其地位自然提高了。

这使宋襄公很得意，这时，他想借助大国的威力去压服不响应他号召的小国。经分析，他认为，楚国能跟他合作，那么比楚小的几个国自然也会归服宋国。他将这个想法与大臣们说了，大臣们多数同意，有个公子叫目夷的不同意这么办。他说宋国实力弱，是小国，当盟主没好处。但没能说服宋襄公。

野心勃勃的宋襄公开始实施他一心想当盟主的计划。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会，商议会盟诸侯订立盟约的事。这二人都同意了，决定这年七月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一带）地开会，通知了各诸侯国。以仁义自诩会期迫近，宋襄公积极准备，正欲驾车马去开会。大臣公子目夷谏言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那将如何?以防万一，主公还需多带些兵马去。”宋襄公反驳道：“不可，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自己怎么能带着兵马去呢?”公子目夷还想再劝，宋襄公已不耐烦地命令出发。

果然，不出公子目夷所料，大会期间，楚成王公开想当霸主，与宋襄公争闹起来。楚国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也多。在双方争论时，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甩掉外衣，露出亮堂堂的铠甲，他们蜂拥上前缚住宋襄公。后经其他几个国家调解（主要是鲁国和齐国），让楚成王做了盟主，宋襄公才被放回。

这事过后，宋襄公怎么也不服气，尤其是邻国郑国，依附楚国与楚成王一起在会上侮辱他。宋襄公为出这口气，决定出兵攻打郑国。这事发生在公元前638年。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救。楚国不去救郑国，而是派大将率人马直接攻打宋国。这厉害的一着使宋国防不胜防，宋得到消息赶忙把兵马调回，准备与楚军决一胜负。宋军在泓水南岸驻扎下来。楚军在北岸，准备渡河，攻打宋军。

让人耻笑的“仁义”

自古以来，交战双方，抓住战机者胜。宋大臣公子目夷，见楚人忙着过河，正是进攻的时候，于是对宋襄公说：“楚人依仗人多兵强，不把咱们放在眼里，竟敢大白天渡河，趁其不备，迎头打过去，一定能胜。”可宋襄公却说：“不可!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怎能在人家渡河时攻打呢?”就在宋国商议未决时，楚军已全部渡河上岸，又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

公子目夷因失去了第一次战机，心急如焚。这时，他见敌方未站稳脚，阵势还没排完，正是攻打的好时机，又对宋襄公说：“时机可不能再失去了!趁其还未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取胜，再不动手，可就来不及了。”宋襄公生气地责备他说：“你这样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还没排好，怎么可以攻打呢。”公子目夷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还在说着，楚军已排好阵势。只听一阵战鼓响，楚军潮水般涌上来。宋军怎能抵挡住，没几个回合，就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身上中了一箭，在宋军的保护下逃回国都睢阳（今河南省

商丘县南）。宋国人吃了败仗，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不该与楚国打仗，有的指责说不应该那么打仗。公子目夷把国人的议论告诉了宋襄公。宋襄公却说：“依我象首龙纹铜方鼎蒸饭器皿看，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他还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听了这话，公子目夷真的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哆嗦着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宋襄公揉着伤口不说话了。

这一仗，宋襄公受了重伤，几年后就去世了。

流亡的公子不得已的四处飘泊，是为了积攒自己的力量。

来自后宫的陷害当东方齐国霸业衰落，宋襄公称霸的美梦破灭的时候，在西部出来一个争霸的强者——晋文公。但是晋国到达强国的行列、晋文公登上霸主的地位，是经历了长期内部斗争并尝尽了流亡国外甘苦后才出现的。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骊姬对太子申生说，献公梦见他的母亲齐姜，让他前去祭祀其母。齐姜的墓在曲沃，申生就到曲沃祭母，然后把祭肉送来给献公吃，献公出去打猎不在家，祭肉就由骊姬收下。过了六天献公回来，骊姬在申生送来的祭肉中放进毒药后再送给献公，献公正要动筷子的时候，她忙阻止道：“外面送进宫中的食物要检查是否有毒。”就把祭肉分给狗吃，狗吃后立即倒下死掉，再给一位奴隶吃，也立即死了。骊姬假意对着献公哭道：“太子想要谋害你。”

申生是一个忠诚而懦弱的人。知此事后连忙逃回曲沃自杀了。骊姬又对献公说：“此事重耳和夷吾也知道。”献公正要追问，他们一听这消息，各自逃回驻守的地方去了。献公见二人不辞而逃，更信以为真。就派寺人披到蒲捉拿重耳。寺人披很卖劲，本来命他过一夜执

行，他却当天就赶到蒲城。重耳在慌乱之中跳墙而逃，寺人披只砍下一截袖子，从此，重耳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晋文公重耳被其父献公赶走后，在国外流亡19年，辗转了8个国家，最后才回到晋国。

流浪的生活重耳从蒲城逃出，跟随他的有狐偃（子犯）、赵衰（字子馀）、颠颉、魏犨（字武子）、司空季子等一些文武人才，他们逃到狄人那里住了12年，没有机会回国，于是就到齐国去。经过卫国，卫文公给他们吃了闭门羹，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县东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东）没有粮食吃，向当地农民讨饭，农民们送给他们一块土，重耳气愤之下要鞭打他们。狐偃怕引起麻烦，忙解围道："土是国家的象征，有土即有国，这是上天赐给你将有国家的好兆头。"重耳也有点相信，就向当地人鞠了个躬，把土块放在车上带走了。到了齐国，齐桓公送给重耳80匹马，并把公室的女儿嫁给他。重耳这时是已近60岁的老人，在齐生活比较安定，不愿再走，他的随行人在一棵大桑树下谋划如何让他走的事，被爬在树上采桑叶的齐姜侍女听到，她就回去告诉了齐姜。齐姜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女子，就同狐偃设计用酒灌醉把重耳送出齐国来到曹国。曹共公同卫君一样不礼遇他，反而伺隙看他身上的"骈胁"。只有大夫僖负羁听从妻子的劝告，私自馈送重耳一壶饭并在饭中埋一块璧玉，重耳吃了饭，送还璧玉。他们又到宋国，宋襄公刚被楚国打败受了伤，对他不能有所帮助，也送给重耳80匹马。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此时已倒向楚国，不愿接待晋人，于是就到了楚国。楚成王正极力向北扩展，想从流亡公子身上探寻晋国有什么动向，他倒隆重地款待了重耳。但楚晋相隔太远，不容他出兵送这位流亡的公子回国，就把他送到秦国。

借助秦国的势力重耳到秦国时，已是晋怀公上台。怀公在秦作人质时，秦穆公把女儿嫁给她，称为怀嬴。公元前641年（鲁僖公十九年）秦灭掉梁国（今陕西韩城县城），梁是怀公的母舅家，秦灭梁，怀公感到自己失掉了外援，倘若惠公一死，他不一定能继承君位，于是不辞而别，扔下妻子怀嬴逃回晋。秦穆公很生气，就决定帮助重耳

回国，并把怀嬴也改嫁给他。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派大军送重耳回国，秦军渡过黄河，夺取了晋的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臼衰三地。秦又派人到晋军中去作瓦解工作，很快取得效果，晋军转向重耳。他就用这支军队向国都进攻，迅速占领曲沃，并派人杀死怀公，于是即位为晋君。

退避三舍当年的一诺千金，成就称霸伟业。

酒后的约定公元前655年，晋国因争夺王位继承权，发生了内乱。结果太子申生被杀，其弟重耳出逃流亡在外。公元前637年，重耳到了楚国。楚成王预见到重耳将来有可能回国当国君，因此楚成王不仅不歧视重耳，而且热情招待。

一天，楚成王举行宴会，招待重耳，气氛热烈、融洽。席间，楚成王乘着重耳酒酣耳热的时候，问道："公子，如果您能返回晋国，主持国政，将用什么报答我呢?"重耳未料及楚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毕竟是个富于政治经验的人，稍加思索便说："你们楚国，美女侍从多得数不胜数，金玉多得堆成山，色彩鲜艳的羽毛，洁白细润的象牙，坚固耐用的皮革，样样都有。我们晋国所有的，连一个零头也及不上。"这时，重耳显出很抱歉的样子，停了停又说："这叫我拿什么来报答大王呢?"楚成王笑着说："您总得用什么报答我吧?"重耳听后，语气舒缓而有力地说："如果托您大王的福，我能够返回晋国，登上王位，那一定不会忘记大王对我的恩情。要说报答，吃的用的，您应有尽有。我只想到将来，如果晋楚两国在中原发生战争，那我一定命令晋军先'退避三舍'。要是这样还得不到大王的谅解，我才敢于跟楚国较量。"

后来，重耳返回晋国，终于当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渐渐强盛起来。其实，

晋文公也想像齐桓公那样做中原的霸主，要当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

信守承诺不久，因为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认为应该扶助有困难的国家，于是率兵先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以此为导火索，晋楚两国在城濮地方发生了战争。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自己的部队后撤三舍。当时有些将士不理解，辅佐晋文公的大臣狐偃便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主公在楚王面前曾允诺双方要交战，我们先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信守诺言，否则，我们就理亏了。如果我们退了兵，他们还不肯罢休，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与他们交兵不迟。”于是晋军上下一条心，一气后撤了90里。但是楚将仍然不肯罢休，一步一步追击晋军。

结果，大战展开了。最后晋军打败了楚军。

弦高智退秦师只身一人，退掉秦军雄师，他是如何做到的？

秘密出师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死，他的儿子襄公即位。有人再一次劝说秦穆公讨伐郑国。他们说：“晋国国君重耳刚死去，还没举行丧礼。趁这个机会攻打郑国，晋国决不会插手。”

留在郑国的将军也送信给秦穆公说：“郑国北门的防守掌握在我们手里，要是秘密派兵来偷袭，保管成功。”

秦穆公召集大臣们商量怎样攻打郑国。两个经验丰富的老臣蹇叔和百里奚都反对。蹇叔说：“调动大军想偷袭这么远的国家，我们赶得精疲力乏，对方早就有了准备，怎么能够取胜。而且行军路线这么长，还能瞒得了谁?”

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为大将，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偷偷地去打郑国。

不速之客的来访第二年二月，秦国的大军进入滑国地界（在今河南省）。忽然有人拦住去路，说是郑国派来的使臣，求见秦国主将。

孟明视大吃一惊，亲自接见那个自称使臣的人，并问他前来干什么。

那“使臣”说：“我叫弦高。我们的国君听到三位将军要到郑国来，特地派我送上一份微薄的礼物，慰劳贵军将士，表示我们一点心意。”接着，他献上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

孟明视原来打算在郑国毫无准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现在郑国使臣老远地跑来犒劳军队，这说明郑国早已有了准备，要偷袭就不可能了。他收下了弦高送给他们的礼物。对弦高说：“我们并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你就回去吧。”

弦高走了以后，孟明视对他手下的将军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国吧。”说罢，就灭掉滑国，回国了。

其实，孟明视上了弦高的当。弦高是个牛贩子。他赶了牛到洛邑去做买卖，正好碰到秦军。他看出了秦军的来意，要向郑国报告已经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冒充郑国使臣骗了孟明视，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向国君报告。

郑国的国君接到弦高的信，急忙叫人到北门去观察秦军的动静。果然发现秦军把刀枪磨擦得雪亮，马匹喂得饱饱的，正在作打仗的准备。他就不客气地向秦国的三个将军下了逐客令，说：“各位在郑国住得太久，我们实在供应不起。听说你们就要离开，就请便吧。”

三个将军知道已经泄露了机密，眼看呆不下去，只好连夜把人马带走。

第三十七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3）

秦晋大战一念之慈，注定了以后的失败。

放虎归山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开到崤山。崤山本是形势十分险要的地方，晋军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秦军到来。孟明视他们一进崤山，就中了埋伏，被晋军团团围住，进退两难。秦国的士卒死的死，降的降。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全都被活捉了。

晋襄公得胜回朝。他的母亲文嬴原是秦国人，不愿同秦国结仇，对襄公说："秦国和晋国原是亲戚，一向彼此帮助。孟明视这帮武人为了自己要争功，闹得两国伤了和气。要是把这三个人杀了，恐怕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君自己去惩办他们。"

晋襄公听母亲说得有道理，就把孟明视等三个俘虏释放了。

大将先轸一听让孟明视跑了，立刻去见晋襄公，说："将士们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把他们捉住，怎么轻易把他们放走呢?"一面说，一面气得向地上吐唾沫。

晋襄公听了，也感到后悔，立刻派将军阳处父带领一队人马飞快地追上去。

孟明视三人被释放之后，使劲地逃跑。到了黄河边，发现后面已经有晋兵追上来。在这紧急关头，幸好有一只小船停在河边，他们就跳了上去。

等阳处父赶到，船已经离了岸。阳处父在岸边大声喊叫："请你们

回来!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准备车马，特地叫我赶来送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

孟明视哪里肯上这个当。他站在船头上行了礼，说：“承蒙晋君宽恕了我们，已经万分感激，哪里还敢再收受礼物。要是我们回去还能保全性命，那么，过了三年，再来报答贵国吧。”阳处父还想说什么，那只小船哗啦哗啦地，已经越划越远了。

阳处父回去向晋襄公回报了孟明视的话，晋襄公懊悔不及，但也无可奈何了。

君王迎接败将孟明视等三个人回到秦国。秦穆公听到全军覆没，穿了素服，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他们。

孟明视三个人跪在地上请罪。秦穆公说：“这是我的不是，没有听你们父亲的劝告，害得你们打了败仗，哪儿能怪你们呢?再说，我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一点小过失，就抹杀他的大功啊。”

三个人感激涕零，打这以后，他们认真操练兵马，一心一意要为秦国报仇。

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的仇，秦穆公答应了。孟明视等三员大将率领四百辆兵车打到晋国。没想到晋襄公早有防备，孟明视又打了败仗。

秦穆公仍旧没有办他的罪，但孟明视实在过意不去，好像对国家欠下一笔债。他把自己的财产和俸禄全拿出来，送给在战争中死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兵士一块儿过苦日子。兵士吃粗粮，他也吃粗粮；兵士啃菜根，他也啃菜根，天天苦练兵马，一心要报仇雪耻。

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秦国的边界上来了。孟明视嘱咐将士守住城，不准随便跟晋国人交战，结果又让晋国夺去

了两座城。这以来，秦国就有人说孟明视的坏话，说他不该这么胆小。附近的小国和西戎瞧着秦国一连打了三个败仗，纷纷脱离秦国，不受其管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公元前624年，也就是崤山交战以后第三年的夏天。孟明视作好一切准备，挑选了国内精兵，拨发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的粮食和财帛，把将士的家属安顿好。将士的斗志旺盛，整装出发。

大军渡黄河的时候，孟明视对将士说："咱们这回出来，可是有进没退，我想把船烧了，大家看怎么样?"大伙说："烧吧!打胜了还怕没有船吗?打败了，也别回来了。"孟明视的兵士们憋了几年的闷气和仇恨，全在这时候迸发出来。没有几天工夫，就一举夺回了上次丢了的两个城。接着又攻下晋国的几座大城。

晋国这才感到秦国攻势的厉害，上上下下都着了慌。晋襄公跟大臣商量以后，下了命令：只许守城，不许跟秦国人开战。秦国的大军在晋国的地面上来回挑战，没有一个晋国人敢出来。

有人对秦穆公说："晋国已经认输了。他们不敢出来交战。主公不如埋了崤山的尸骨回去，也可以洗刷以前的耻辱了。

秦穆公就率领大军到崤山，把三年前作战死亡将士留下的尸骨收拾起来，埋在山坡里。秦穆公带领孟明视等将士，祭奠了一番，才班师回国。

西部小国和西戎部落，一听到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争先恐后地向秦国进贡。秦国从此就做了西戎的霸主。

一鸣惊人表面上醉生梦死，实际却暗中寻找治国的方略。

三年的醉生梦死公元前614年，楚穆王死，他的儿子侣继位，就

是楚庄王。

年轻的楚庄王继位之后，只顾纵乐享受，或者带领王宫的警卫士卒到云梦泽畔围猎游乐；或者在宫中观看姬妾侍女歌舞狂欢。他酗酒滥饮，浑浑噩噩，无日无夜沉缅于声色之中。

大臣们仍然照例进宫朝见、报告工作，但是他既不愿意过问国事，也不发布任何号令，军国大事任凭大夫们处理，仿佛自己不会当国君。从他的那副样子看，也根本就不像一个国君。

朝中的许多大臣看到这个样子，都忧心如焚，担心着楚国的命运，纷纷进宫去劝谏他。可是楚庄王压根儿不理睬这一套，反而责怪这些人多事，妨碍了自己玩乐的兴致。到后来他干脆下道命令“谁敢再来多嘴，我一定要杀他的头，决不赦免!”果然有的人不敢再去劝谏他，害怕遭到杀身之祸。

三个年头过去了，楚庄王仍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朝廷里的政事乱成一团，公子燮与公子仪曾经乘机叛乱，幸亏庐戢黎与叔麇两位大夫平息了这次叛乱。

公元前613年，晋与鲁、宋、郑、陈、许、曹、卫等国在宋国的新城结成联盟，原来依附于楚国的陈、郑、宋等国又倒向晋国。任这样发展下去，楚国的江山社稷就难保了。

不顾生死的劝谏大夫伍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冒死进宫来见楚庄王。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钟鼓齐鸣，楚庄王左手抱着从郑国娶来的姬妾，右手抱着来自越国的美女，面前的几案上满陈佳肴醇酒，他醉眼朦胧地正在欣赏一队队舞伎们的轻歌曼舞。伍参走到他的面前，跪拜行礼，楚庄王瞟了他一眼说道：“又来找我的麻烦，你难道不怕死吗?”伍参笑眯眯地回答说：“臣下怎敢找君王的麻烦!只是有个谜语猜不出来，特来求教于大王，为大王酒后助兴。”楚庄王说：“那么你就

说吧!”伍参说：“高高的山上有只鸟，三年不飞又不鸣，是何鸟?”楚庄王略一沉思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鸟非凡鸟。你下去吧，我知道了!”伍参连忙磕头说：“是!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不过依臣下愚见，此鸟不飞不鸣，就怕猎人暗中射箭哪!”楚庄王听了这话，似乎微微一震。伍参觉察到楚庄王话中有话，满以为他会有所转变，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夫苏从，两人都感到高兴。几个月以后，苏从再进宫去，不料却看见楚庄王还是在和一群美女调笑戏谑，越发不成体统。于是苏从正颜厉色地批评楚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继位三年，不问朝政，长此以往，恐怕只会像夏桀、商纣一样，招致身亡国灭之祸啊!”楚庄王一听这话，真是怒气冲天，立即抽出宝剑，直指苏从的心窝，大声吼道：“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想找死!”这时大厅里歌舞骤停，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只见苏从仍然挺身而立，面不改色，一字一句、沉着有力地回答说：“如果我死了能对大王有好处，能使大王从此以社稷为重，振奋精神，能使我们楚国日益繁荣昌盛，那就是我的心愿，即使是死了也毫无怨言，请大王处死我吧!”楚庄王圆睁怒眼，逼视苏从。几分钟后，他猛然抽回宝剑，丢在地上，双手紧紧按住苏从的肩头，激动地说：“好啊!苏从大夫，你正是我要物色的社稷之臣。”他回转身，一挥手，让那些惊呆了的艳姬美妾、歌女舞伎统统下去。招呼苏从坐下，两人亲切地谈了起来。

背后的隐情苏从这才知道，别看楚庄王三年不理朝政，可他对朝中大夫们的情况相当熟悉，忠奸分明；对于各诸侯国的动向，也了如指掌，胸有良策。苏从真是大吃一惊，万分激动。原来这是楚庄王的策略。他即位时年纪还很轻，需要有一个磨炼世事、增长阅历的过程，三年不飞正是为了增长羽翼，而三年不鸣，则是为了考察群臣的忠奸。这是因为当时朝中情况很复杂，谁好谁坏、谁忠谁奸一时还分不清，特别是贵族若敖氏的势力强大，专横跋扈，仗势欺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得让他们充分表演一下。因此，楚庄王在表面上装糊涂，不闻不问，而实际上是在默默地考察群臣的忠奸，以定取舍。他宣布“有敢谏者死无赦”的命令，是为了能够发现那些敢冒杀头危险、

犯颜进谏、真正忠于自己的有胆有识之士，也发现了一些不顾国家的安危，只会阿谀奉承、谋求飞黄腾达的小人。这是一种“考察”臣下的绝妙方法。所以，楚庄王不是什么荒淫无道的昏君，而是治国安邦、寻求人才的有心人。

第二天，他召集满朝百官开会，任命了伍参、苏从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大臣担任朝中的重要职务，削弱了若敖氏的势力，同时还杀了几个为非作歹、证据确凿的坏蛋。从此，楚庄王节制声色淫欲，专心治理国家，把楚国的内政着实整顿了一番。

齐相晏婴身材尽管矮小，但是为人不卑不亢，令所有君王刮目相看。

与楚王的智辩晏婴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一次，他奉命出使楚国，楚王见其个头太矮，就戏弄他说：“堂堂齐国为何派个矮子出使我国，难道齐国没有更好的人了吗?”晏婴灵机一动，厉声回答：“我们齐国派人出访有个规矩，那就是：有贤才的人出使上等国，不才的人出使下等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我晏婴是小人，又最不才，因此，我只能出使楚国。”楚王听了很尴尬，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本来要戏弄他，反而被他耍笑了。”于是，楚国上下都不敢轻视晏婴，处处对其以礼相待。

楚王虽已知道晏婴的厉害，但他从心底总不服气。

晏子又一次出使到楚国，楚王与其左右想要羞辱他一顿，所以故意与晏子在前庭站着说话。

说话间，一个小吏绑着一个人从楚王面前走过。这时，楚王故作不知，问道：“绑的是什么人，竟从这里走?”押解的小吏回答说：“是个齐国人。”楚王瞅了一眼晏子，又问：“他犯了什么罪?”小吏回答说：“是个盗贼。”楚王接着大有挑衅之意地说到：“难道齐国人生来就

是盗贼吗?”晏子听了，已明白其意，针锋相对地说道：“江南有桔树，把它移栽到江北，就变为枳树，之所以如此，是因其地域不同而发生了查化。现在的齐国人，在齐国安分守己，没有盗窃行为，而到了楚国就犯盗窃罪，这大概是楚国的习俗影响的吧。”楚王与其左右，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最后楚王又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晏子确是贤人啊，贤人怎么可以戏弄，戏弄不成，反倒自讨没趣。”

为国家赢得荣誉晏婴为齐相，无论出使到哪个诸侯国，都不辱使命。

一次，他出使到吴国。吴王对身边的大臣说：“晏婴很有辩才，辞令娴熟，合于礼节。”停了一下，他下令说：“晏婴来见，就说天子召见他。用这个试探一下，看他如何?”

第二天，晏婴果然有事要见吴王。负责的官员对他说：“天子召见。”晏婴机智地说：“臣晏婴奉齐君之命出使到吴国，见的是吴王。没想到啊，事情会如此令人不解，怎么变而为见天子呢?”停了停，他接着又说：“我还是要见吴王，吴王现在在哪儿?”负责的官员见事情有点不妙，心想，晏子果然厉害，于是急忙改口说：“吴王夫差请见。”

这样，晏婴仍以诸侯之礼与吴王相见。

对君主同样毫不留情晏婴为齐相期间，诸侯国不敢轻易对齐施威。他对内处理朝政，刚直不阿，秉公执法。有一次，身边的一个人不小心，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非常生气，怒气难消，便叫人把那个人绑到殿下，命令左右把他大卸八块，以消心中之气。

大臣们见景公如此动怒，无人敢前来劝谏。这时晏子走过来，问明怎么回事，他走到被绑的人面前，只见他举起左手扯着那个人的头发，右手霍霍磨刀，仰着头问道：“古代的圣明之王肢解罪人的刑罚，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齐景公听了，马上离开座席并说：“把那人放了

吧，罪过在寡人这里。”一句话，使景公怒气全消，茅塞顿开。

晏婴善于辞令，以能言善辩著称，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也为人称颂。后人推崇他，还因其平素一般不参与酒席之事。即使是国君，他也婉言谢绝。

齐景公饮酒作乐常常是通宵达旦。一次，齐景公和他的宠姬美妾饮酒作乐，虽已酒过三巡，可景公仍未能尽兴。宠姬美妾一个个娇姿百媚，你让我劝，景公总觉不够欢畅。忽然，他想起相国晏子来，心想若是与他一起开怀畅饮，那才痛快。

随即命令手下人去叫晏子，有人说这不太好，于是就叫人备车，并把酒具佳肴全部移动到晏子那里。报信的人只说大王光临，要晏子接驾。晏子不知有何事竟然惊动国王驾临。他穿上朝服，束好腰带。手持笏板，恭候在门旁。

片刻，景公驾到，晏子忙迎上前去并问道：“大王有什么事吗?”景公说：“没有啊!”晏子不解地说：“若无事，为何烦劳大王深夜屈尊来到臣舍?”景公兴冲冲地说：“相国政务繁忙，日理万机，难得消闲。寡人今夜带来美味佳肴，还有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蹈，愿与相国一起痛饮，共享欢乐。”不料晏子回答说：“若是安邦治国之事，臣当为之谋划，在所不辞；若是宴饮尽欢的酒席之事，大王左右之人尽可与大王同欢，我不敢参与其间啊。还望大王见谅。”

景公万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但想到晏子勤于政事，一身正气以及他的贡献，没有发怒。只好兴味索然地回驾了。

伍子胥掘墓鞭尸为报父仇，一夜白头，掘墓鞭尸，达成心愿。

宫廷中的阴谋在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大国兼并小国，扩张了土地。可是大国的诸侯不得不把新得到的土地分封给立了功的大夫。大夫的势力大了起来，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斗争。大国国内的矛

盾尖锐起来，都想把争夺霸权的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为了这个缘故，宋国大夫向戍在晋、楚两国之间奔走，做调停人。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代表南北两个集团讲了和，订了盟约。规定除齐、秦两个大国外，各小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晋楚两国平分霸权，以后五十多年里，没发生大的战争。

到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了。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这时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正在谋反。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得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

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被郑定公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隐姓埋名，流落江湖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嘱咐各地官吏盘查。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传说伍子胥一连

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愁白了。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是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江去。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现在送给你，以表达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这个赏金、爵位，难道会要你这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想夺取王位。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闻即位之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又用了一位将军孙武，是个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吴王依靠伍子胥和孙武这两个人，整顿兵马，先兼并了临近几个小国。

出兵报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伍员（字子胥）研究为他伐楚报仇的计划。此时的阖间踌躇满志，他不仅为了实践自己对伍员许下的诺言，而且还要借此向列国炫耀实力，称霸江南。

这时楚平王已死了10年，继位的楚昭王是楚平王和他所夺的太子建的妻子伯嬴生的儿子熊珍。他年幼即位，当了10年国王才二十来

岁，大权长期掌握在奸佞之臣费无极、囊瓦手中，他们搞了很多陷害忠良、得罪邻国的勾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伐楚，现在正是好时机。

伍员为吴王请来大军事家孙武，不长的时间，便作好了一切战备工作。孙武用截江水围城的战术攻下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从西门出奔隋国去了。

伍员安排吴王住在楚王宫中，让诸大将住到楚国各大臣家中，任凭他们淫乱取乐，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吴军纷纷上行而下效，随意闯入民宅，为所欲为，一时把一个偌大楚国的都城，搞得乌烟瘴气，简直成了禽兽的渊薮。

孙武一再进谏“兵以义动”，立故太子建的儿子芈胜为君，以延续楚国的宗祀。阖闾和伍员哪里听得进去?吴王贪干消灭楚国以扩张吴国的领土，伍员贪干进一步地报仇雪恨，结果吴王接受了伍员的建议，派人焚毁了楚国的宗庙。楚人怨声载道，过去多少人都同情伍员这个“忠良之后”的不幸，现在全都恨他引狼入室。但是，他丝毫不管这些什么反映，继续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吴王在章台宫置酒大宴群臣，伍员又痛哭起来，吴王大为诧异他的“煞风景”，询问哭因，伍员奏道，“平王已死，嗣君逃跑，臣父兄的大仇并没有报呀!”

吴王问：“卿意如何呢?”

伍员答道：“恳求大王允许臣扒开平王的坟，打开棺椁，砍下他的头来，以发泄臣的心头之恨!”

吴王慷慨地说：“好吧!卿给予寡人的，太多太多了，寡人还有什么舍不得那副枯骨呢?就随你的心意干去吧!”

掘墓鞭尸伍员谢了吴王出来，率领本部人马来到查访出的楚平王坟地室丙庄寥台湖。只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哪有什么大坟?伍员

捶胸大哭起来："天啊!你难道不让我伍员替父兄报仇吗?"

忽然一个老翁来到面前，见礼后主动指引说："平王自知生平积怨太多，怕人掘坟，所以葬在湖中，得弄干了湖水才能找得到。"

伍员先派会水的人下去，摸到石椁的位置，然后命令军士背沙袋把它围起来，再淘干圈内的水，便现出了石椁。凿开椁，发现了棺木，抬起来很重，打开一看，里面只有衣冠和几百斤生铁。老翁说："这是疑棺，真棺在它的下面呢!"军士抬掉疑棺、石板，又发现了一具棺木。

伍员令人打破棺木，把尸体拖到岸上，仔细查验，果然是楚平王，用水银浸过，脸色和活着的时候一样。

一想到十年来萦绕梦魂的"他"，伍员怨愤中烧，甩开九节铜鞭，一气抽了三百鞭子，直打得皮肉横飞，筋断骨折。又用左脚踩着他的肚子，右手去挖他的双目，边往外挖边数骂说："你活着的时候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杀害了我的父亲、哥哥，你要眼有什么用!"然后又砍下他的头，捣毁衣衾棺木，连同尸骸一起抛弃在原野上。

伍员发泄了在胸中积压了十年之久的仇恨，心中轻松了不少，这才想起来询问老翁怎么能知道楚平王的葬址。老翁说："我就是当年参加造坟的石工。那时平王命令我们五十多个石工造疑冢，又怕我们泄露了他的秘密，把石工们都杀死在冢内，我是惟一逃出来的幸存者。今天这样做，是为将军的孝心感动，同时也为那五十个冤魂报仇啊!"

伍员听了更觉得自己做得对了，命人取了金银布帛重重地酬谢了老翁。

孙武练兵严明的军纪是取胜的关键，即便是君主的爱妾也不能网开一面。

孙武出山吴国本来是附属于楚国的一个弱小国家。由于采取了一些变革图强的措施，国家力量增强了。吴王阖闾为了灭楚称雄，除了奖励耕战外，还注重访求各种人才。他先访求到了伍子胥。伍子胥又给他介绍了不少有为之士，孙武就是其中之一。

经伍子胥推荐，吴王亲自到孙武的馆舍中去访求。孙武拿出自己的兵法著作给吴王看。吴王看过之后说：“您的十三篇论述用兵作战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国的情况?”孙武说：“操练兵法的原理是一样的，用之于贵族，平民、男人，女人都可以。”阖闾说：“我想请您作一个小型的操练演习，行吗?”孙武说：“可以。”

吴王又说：“我想请您操练妇女，行吗?”孙武说：“可以。不过操练很艰苦，军法无情。操练的时候必须完全按军法办事。”吴王答应了。于是阖闾便把自己身边的宫女都叫了出来，大约有一百八十人，交给孙武去指挥。他自己坐在台上看孙武操练女兵。

训练宫女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宠爱的两个宫女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命令所有的宫女每人都拿一支戟。孙武问：“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后背、左手、右手吗?”

宫女们齐声回答：“知道!”孙武说：“好。现在，我命令你们向前，你们就看心所对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左，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右，就看右手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后，你们就朝背后转过身去，大家能够做到吗?”众宫女都应声说：“能!”孙武把号令交代清楚之后，便让人把斧钺等兵器摆在宫廷当中，并且三令五申：如果不听号令，就要受到军法的处分。随后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习惯于轻歌曼舞，哪里受过这种约束?听到号令，七扭八歪，乱哄哄地笑个不停。孙武说：“号令说的不清楚，动作讲的不明白，所以你们操练不好。这不能怪你们，是我这做主将的责任。”说完又把规定的号令反复讲了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照旧乱七八糟，又是格格地一阵大

笑。孙武说："先前，没有把号令讲清楚，你们不熟练，那是我做主将的责任；现在，号令既然已经交代清楚了，你们却不按照号令去做，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依据军法，应该处罚你们的队长!"说完就要将左右两个队长斩首。吴王阖闾从台上看到孙武要斩那两个最宠爱的宫女，大吃一惊，连忙派人传下令来，说："我已经知道将军是善于用兵的了。但是这两个美女万万斩不得!没有她们两个陪伴，我连饭也吃不下啊!"孙武说："我已经接受了大王的任命，当了主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下令立即把两个女队长斩首。紧接着又指派了另外两个人做队长，重新击鼓操练起来。这一下，那些宫女们不用说不敢笑，连粗气儿也不敢出了。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按着鼓声操练了起来，不管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或者是跪下起立，完全符合号令，一点差错也没有。

铸造成功训练完毕，孙武派人报告阖闾："女兵已经操练好了，大王可以下来到阵前看，随便大王下什么命令，她们都能服从，即使赴汤蹈火也不会退缩。"阖闾这时候还在为失去两个心爱的美女难受呢，哪有心思去看女兵操练呢!只好顺口敷衍道："将军去休息吧，我可不愿意下去看啦。"孙武听了，叹口气说："唉，看来大王只是喜欢看我写的兵书，并不想让我发挥真实的本领啊!"听了孙武这句话，吴王这才振作起来，他仔细一想，怎么能够因为两个美女丢掉一位大将呢?于是转怒为喜，正式任命孙武为大将。

后来吴国能够西破强楚，攻入郢都，北威齐、晋，名震诸侯，这当中，孙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卧薪尝胆为了光复河山，吃了不少的苦，但黄天不负有心人。

子承父志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素来不和。

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

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

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嚭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

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交战于太湖一带。越军果然大败。

兵败求和，保存实力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

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

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韶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蘸，请伯蘸在夫差面前讲好话。

经过伯蘸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

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被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

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

全国的老百姓一齐努力，期望这个受欺压的国家变为强国。

美人计越王勾践整顿内政，努力生产，使国力渐渐强盛起来，他就和范蠡、文种两个大臣经常商议怎样讨伐吴国的事。

这时候，吴王夫差因为当上了霸主，骄傲起来，一味贪图享乐。文种劝说勾践向吴王进贡美女。越王勾践派人专门物色最美的女子。结果在苎罗山（今浙江诸暨南）上找到一个美人，名叫西施。勾践就派范蠡把西施献给夫差。

夫差一见西施，果然容貌出众，把她当作下凡的仙女，宠爱得不得了。

有一回，越国派文种去跟吴王说："越国年成不好，闹了饥荒，向吴国借一万石粮，过了年归还。"夫差看在西施的面上，当然答应了。

转过年来，越国年成丰收。文种把一万石粮亲自送还吴国。

夫差见越国十分守信用，更加高兴。他把越国的粮食拿来一看，粒粒饱满，就对伯韶说："越国的粮食颗粒比我们大，就把这一万石卖给老百姓做种子吧。"

伯蘼把这些粮食分给农民，命令大家去种。到了春天，种子下去了，等了十几天，还没有抽芽。大家想，好种子也许出得迟一点，就耐心地等着。没想到，过不了几天，那撒下去的种子全烂了。他们想再撒自己的种子，已经误了下种的时候。这一年，吴国闹了大饥荒，吴国的百姓全恨夫差。

他们哪里想到，这是文种的计策。那还给吴国的一万石粮，原来是经过蒸熟了又晒干的粮食，怎么还能抽芽呢？

勾践听到吴国闹饥荒，就想趁此机会发兵。

文种说："还早着呢。一来，吴国刚闹荒，国内并不空虚；二来，还有个伍子胥在，不好办。"

勾践听了，觉得文种的话有道理，就继续操练兵马，扩大军队。

忠臣之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要去打齐国。伍子胥急忙去见夫差，说："我听说勾践卧薪尝胆，跟百姓同甘共苦，看样子一定要想报吴国的仇。不除掉他，总是个后患。希望大王先去灭了越国。"

吴王夫差哪里肯听伍子胥的话，照样带兵攻打齐国，结果打了胜仗回来。文武百官全都道贺，只有伍子胥反倒批评说："打败齐国，只是占点小便宜，越国来灭吴国，才是大祸患。"

这样一来，夫差越来越讨厌伍子胥，再加上伯嚭在背后尽说伍子胥坏话。夫差给伍子胥送去一口宝剑，逼他自杀。

伍子胥临死的时候，气愤地对使者说："把我的眼珠挖去，放在吴国东门，让我看看勾践是怎样打进来的。"

夫差杀了伍子胥，任命伯嚭做了太宰。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约会鲁哀公、晋定公等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会盟，把精兵都带走了，只留了一些老弱残兵。

等夫差从黄池得意洋洋地回来，越王勾践已经率领大军攻进了吴国国都姑苏。吴国士兵远道回来，已经够累了，加上越军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士气旺盛。两国一交手，吴军被打得大败。

夫差没奈何，只好派伯嚭去向勾践求和。勾践和范蠡一商量，决定暂时答应讲和，退兵回去。

报仇雪恨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作好了充分准备，大规模地进攻吴国，吴国接连打了败仗。越军把吴都包围了两年，夫差被逼得走投无路，说："我没有面目见伍子胥了。"说着，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自杀了。

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坐在夫差原来坐的朝堂里。范蠡、文种和别

的官员都来朝见他。吴国的太宰伯嚭也站在那里等着受封，他认为自己帮了勾践不少忙呢。

勾践对伯嚭说：“你是吴国的大臣，我不敢收你做臣子，你还是去陪伴你的国君吧。”

伯嚭垂头丧气地退了出去，勾践派人追上去，把他杀了。勾践灭了吴国，又带着大军渡过淮河，在徐州约会中原诸侯。周天子也派使臣送祭肉给勾践。打这以后，越国的兵马横行在江淮一带，诸侯都承认他是霸主。

勾践得胜回国，开了个庆功大会，大赏功臣，可就少了个范蠡。传说他带着西施，隐姓埋名跑到别国去了。

范蠡走前，留给文种一封信，说：“飞鸟打光了，好的弓箭该收藏起来。兔子打完了，就轮到把猎狗烧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您还是赶快走吧。”文种不信，有一天，勾践派人给他送来一口剑。文种一看，正是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的那口宝剑。文种后悔没听范蠡的话，只好自杀了。

诚信得贤才历来成大事者，无不讲究诚信，应该为世人所学习。

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历史上称为“三晋”。在“三晋”之中，魏国最强盛。

魏文侯是一个贤明的君王，他把搜寻人才当作最重要的政事。时刻提醒自己。他以诚实、守信用为立身之本。以朋友的身份和贤人相处，从来不摆国君的架子。

魏成子知道段干木是位贤才，推荐给魏文侯。魏文侯听魏成子说段干木才能出众，是位贤者，平生不为利禄权势所引诱，隐居在西河乡下，不愿意出来做官，就亲自带着随从前去求见。

诚心求人才魏文侯乘坐着高头大马拉着华丽的车子。随从们骑着骏马，举着鲜明的旌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河这个小地方，一直找到段干木的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

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车子驶向自己门前，赶紧跳过后墙躲避起来。

第二天早晨，魏文侯又来到西河把车子停在村边，下车步行到段干木的门前求见。段干木又躲起来不见。

魏文侯叹息："此人真是不为名利的高士呀!"从此，整整一个月，魏文侯每天都亲自前往求见。乡下的老百姓都骂段干木端臭架子。

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这样诚心实意，很受感动，只好出来相见。魏文侯又请他一同乘车回都城共商国事。此后，魏文侯以客礼待段干木，以师事之。

四方贤士听说这件事，都前来投奔。魏文侯量才录用，贤士高人济济在朝。

秦国屡次想发兵打魏国，都畏惧魏文侯手下多贤人，不敢轻举妄动。

诚信守义，天下归心魏文侯和贤人相处，最讲究信用。有一天暴雨骤降，魏文侯在宫中宴请群臣，时至中午，君臣酒兴未艾，暴雨还是下个不停。魏文侯问："现在到了什么时间?"左右侍从回答："已经到了中午!"魏文侯毫不迟疑地站起来，催促随从快去备马车，要出去打猎。

大臣们劝说："天下着大雨，不能打猎，不要去空跑一趟!"

魏文侯说："寡人已经和旁人约好，今天中午一块去打猎，他一定是在郊外等着我了，虽然雨天不能打猎，但是怎么能不去赴约!"说

完，他就带着随从登上马车，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雨帘之中。

大臣们感慨道："君王这样守信用，国家怎么能够治理不好呢?"

魏文侯以诚信得贤才，卜子夏、田子方之属，吴起、乐羊、西门豹之徒皆聚于魏。魏文侯还在丰收年份把粮食由国家平价买进，荒年时再平价卖给老百姓，实行这种办法之后，老百姓生活安定，努力发展生产，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的一大强国。

任用贤相一个国家的强盛，同其国君的贤明是分不开的。

礼贤下士魏文侯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就是说，器重和尊敬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当时，魏国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可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这些东西严重阻碍着魏国的发展。魏文侯决心加以改革。他任李悝为相国，经常同他商讨国家大事。李悝也积极地提出许多建议。

有一天，魏文侯问李悝，怎样才能招募更多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回答，反问道："主公，您看过去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看来弊病甚多，需要改革。"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改，就不可能起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原来，按照"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封爵和俸禄是代代相传的，父传子、子传孙，即使儿子没什么本领，没立什么功劳，照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享受贵族的种种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只因为不是贵族，就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很难得到应有的地位。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魏文侯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又问："那么如何改革呢?"李悝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

说："我们必须废除世卿世禄制。不管什么人，是贵族还是平民，谁有本事有功劳，就给谁官做，给谁俸禄；按本事和功劳大小分派职位；有功的一定奖赏，有罪的适当处罚。对那些既无才能又无功劳而又作威作福的贵族，采取断然措施，取消他们的俸禄，用这些俸禄来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听了，非常高兴，叫李悝起草改革的法令，不久就在全国执行了。这项改革，剥夺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预政治的机会，为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创造了条件。

致力于经济改革接着，魏文侯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经济上进行了改革。李悝算了一笔细账：一个5口之家的农民，种100亩地，每年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租纳税和自己家的口粮以外，就剩不下什么了，如果遇到生病办丧事，或者国家增加苛捐杂税，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增加粮食产量。当时魏国大约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只有600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3斗粮食；相反，就要减产3斗粮食。这样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180万石粮食。所以，他建议实行"尽地力"的政策，就是积极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方法，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李悝还创立了"平籴"法：丰收年景，市面上粮价便宜，为了不使农民吃亏，国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遇到荒年，市面上粮价昂贵，国家仍照平价把粮食卖出。这样，不管年成好坏，粮价一直是平稳的，人民生活比过去安定，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李悝还搜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制定的法律、创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魏文侯很赞成李悝的主张和措施，实行了这一套办法以后，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墨子阻止的战争为了和平，墨子力劝公输般。

鲁班有关战争的发明战国初年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惠王想重新恢复楚国的霸权。他扩大军队，要去攻打宋国。

楚惠王重用了一个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他是鲁国人，名叫公输般。（“般”同“班”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鲁班的。）公输般使用斧子不用说是最灵巧的了，谁要想跟他比一比使用斧子的本领，那就是不自量力。所以后来有个成语，叫做“班门弄斧”。

公输般被楚惠王请了去，当了楚国的大夫。他替楚王设计了一种攻城的工具，比楼车还要高，看起来简直是高得可以碰到云端似的，所以叫做云梯。

楚惠王一面叫公输般赶紧制造云梯，一面准备向宋国进攻。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传扬出去，列国诸侯都有点担心。特别是宋国，听到楚国要来进攻，更加觉得大祸临头。楚国想进攻宋国的事，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墨子。

墨子劝说鲁班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节约，他要他的门徒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的事。如果不刻苦，就是违背他的主张。

墨子还反对那种为了争城夺地而使百姓遭到灾难的混战。

这回他听到楚国要利用云梯去侵略宋国，就急急忙忙地亲自跑到楚国去，跑得脚底起了泡，出了血，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下一块裹着脚走。

这样奔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先去见公输般，劝他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

公输般说：“不行呀，我已经答应楚王了。”

晋见楚王墨子就要求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公输般答应了。

在楚惠王面前，墨子很诚恳地说：“楚国土地很大，方圆五千里，地大物博，宋国土地不过五百里，土地并不好，物产也不丰富。大王为什么有了华贵的车马，还要去偷人家的破车呢?为什么要仍了自己绣花绸袍，去偷人家一件旧短褂子呢?”

楚惠王虽然觉得墨子说得有道理，但是不肯放弃攻宋国的打算。公输般也认为用云梯攻城很有把握。

墨子与鲁班的较量墨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能攻，我能守，你也占不了便宜。”

他解下了身上系着的皮带，在地下围着当做城墙，再拿几块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叫公输般来演习一下，比一比本领。

公输般采用一种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种方法守城。一个用云梯攻城，一个就用火箭烧云梯；一个用撞车撞城门，一个就用滚木擂石砸撞车；一个用地道，一个用烟熏。公输般用了九套攻法，把攻城的方法都使完了，可是墨子还有好些守城的高招没有使出来。

公输般呆住了，但是心里还不服，说：“我想出了办法来对付你，不过现在不说。”

墨子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想怎样来对付我，不过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两人说话像打哑谜一样，弄得莫名其妙，问墨子说：“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不过是想把我杀掉，以为杀了

我，宋国就没有人帮助他们守城了。其实他打错了主意。我来到楚国之前，早已派了禽滑嫠等三百个徒弟守住宋城，他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我的守城办法。即使把我杀了，楚国也是占不到便宜的。”

楚惠王听了墨子一番话，又亲自看到墨子守城的本领，知道要打胜宋国没有希望，只好说：“先生的话说得对，我决定不进攻宋国了。”

这样，一场战争就被墨子阻止了。

孙膑出山杰出的军事奇才孙膑被师弟所害，但仍然创下丰功伟绩。

来自师弟的陷害庞涓和孙膑两人都向鬼谷子学兵法，结为兄弟。后来，庞涓去魏国当了大将，他怕孙膑去别的国家不利于魏国，而且特别嫉妒孙膑的才能高于他，决定设计除掉孙膑。

庞涓先写信告诉孙膑，说魏国要请他为大将，把孙膑骗到魏国。到了魏国之后，庞涓却陷害孙膑私通齐国，把孙膑残忍地处以膑刑，即去掉双膝的盖骨，使孙膑成为一个不能走路的瘫子，让他等死。

孙膑知道中了庞涓的毒计，很难逃脱毒手，于是装疯以麻痹敌人。他忽而大哭，忽而大笑，精神恍惚，举止失常。庞涓开始不信孙膑会疯，命令把孙膑扔进猪圈，孙膑披头散发倒在地上，滚了一身粪污。有人给孙膑泥块，孙膑毫不犹豫。张口就吞。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又见他行走不便，渐渐放松了警惕。后来，孙膑可以自由出入，爬到大街小巷上去。

齐国智赚孙膑孙膑被处膑刑和得了疯癫病的消息传到了齐国，齐国大臣田忌立刻去见齐威王，说：“孙膑本是齐国人，很有才干，如今在魏国遭到陷害，我们应该想法解救才是!”

齐威王问：“孙膑成了残废，又被逼疯，这可怎么办?”

田忌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代，精通兵法，即使残废，才学仍在。他的疯癫必是装的，说明他有死里逃生的大智，如果把他救出来辅佐大王，齐国一定强盛。”

齐威王连连点头，说：“那赶快发兵魏国，把孙膑抢回来!”

田忌说：“不可。庞涓已经认为孙膑是真疯，所以没有加害他的性命。如果派兵去抢，反而害了孙膑。”

齐王想了想，同田忌商定一个偷孙膑的计划。

齐国派了机智多谋的淳于髡和孟子的学生禽滑以拜访魏王的名义出使魏国。到了魏国都城，献上礼物，便在宾馆住了下来。淳于髡应酬礼仪，禽滑上街浏览，暗地查访孙膑的下落。

他看见孙膑蓬发垢面，在市井小巷装疯。于是，在一个夜晚，靠近了爬在井栏杆边上的孙膑。禽滑偷偷对孙膑说：“齐国派我们出使魏国，目的是救你。要想逃出火坑，须要如此如此。”

第二天凌晨，天色还没有放亮，齐国大使的车辆悄悄来到了那条小巷，匆匆把孙膑扶上车厢藏了起来，派了另外一个人穿上孙膑的破烂衣服趴在井边。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于是，孙膑被齐国使臣偷出了魏国。过了几天，庞涓不见了孙膑，还以为他掉进井里淹死了，也没有在意追查。

孙膑在齐国找到归宿淳于髡带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立即宴请孙膑，要封他为上卿。孙膑说：“我是残废之人，没有多大用处了。”齐王说：“我们千方百计偷你回国，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贤才。你还是屈尊了吧!”孙膑见齐王诚心诚意，表示愿为齐王献出自己的一切。

孙膑上任以后，改革了齐国军队，加强了战斗能力。公元前242年，齐国出兵魏国，孙膑担任军师。在马陵道，齐魏交战，孙膑设计射死了庞涓，齐国于是声威大振。

第三十八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4）

商鞅变法商鞅的个人经历是一个悲剧，但其功绩却让秦国事受无尽。

遍地求贤才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儿子渠梁即位。渠梁即秦孝公。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继位时年方21岁。他看到东方国家，在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当时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量最强大的两霸。

孝公在东方各国的影响下，为势所迫，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要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以恢复春秋时代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诏令。

这个求贤诏令的大意是说，过去在秦穆公之时，实行德政，加强武装力量，平定了晋国的内乱，东边国土直达黄河，西边征服了戎翟少数民族，开拓了上千里的大片国土，天子和诸侯都来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好不荣耀!

只是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之世，由于内部扰乱，没有力量抵御外患，才把先君开辟的国土河西地方丢失了（被三晋中的魏国所夺），诸侯都瞧不起秦国，想到这里，感到脸上很不光彩，非常痛心。

如今要下决心光复穆公之业。在宾客和群臣中，如果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的官职，赏给他土地。

孝公一面下令求贤，一面又在国内赈济孤寡，募集战士，严明赏

罚，设法使国富民强。

在异国他乡寻找机会就在这时，有个叫做商鞅的人，从魏国来到秦国。这个人原是卫国的贵族子弟（所以又叫卫鞅），他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当他还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手下做小官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在临死前，曾推荐给魏惠王，要惠王委之以国政，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卫鞅离开魏国。魏惠王还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用卫鞅。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正下令求贤，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亲信景监家里，并通过景监的关系得与秦孝公三次相见。头两次游说孝公要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孝公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太迂腐了，我哪能用他呢!”景监告诉商鞅，孝公对他的谈话很不满意，商鞅要求再和孝公谈一次话。过了不久，孝公第三次接见商鞅。这次因为他前两次已经摸透了孝公的心里是迫切要求使秦国富强起来，不愿意慢慢顺着平常人的想法去实行王道。于是就大谈其富国图霸之术。这一下可把秦孝公的心给打动了。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爱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于是秦孝公就决定要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图强。

立木求信于是，商鞅开始推行新法。首先，他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怕老百姓不相信，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木头，并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不一会，很多人都围过来，议论纷纷。有的摇头说：“这根木头谁都扛得动，哪儿用得着10两赏金?”还有的说：“这大概是跟我们开玩笑吧。”总之，没有人相信是真事。商鞅等了一个时辰，没有一个人去扛木头。

商鞅知道，秦朝廷自始以来很少讲信义，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的命令。他想了想，就把赏金提到50两。正在大伙议论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走到商鞅面前，说：“我来试试。”商鞅点点头，那人说

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直奔北门。

商鞅立刻传出话来，赏金50两，一分也不能少。这件事，像疾风一样，立即传开去，轰动了整个秦国。老百姓称赞说："左庶长的命令真不含糊。"

商鞅知道，老百姓已经相信了他，这是他的命令起了作用。于是，他就把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军事力量强大了，农业发展了。

秦孝公见商鞅的改革措施成功了，更加重视他，信任他。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县的组织，加强国家的权力，迁都咸阳等。第二次大规模的改革，引起上层社会激烈的反对。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王族的人不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了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孝公无法，只有依从了商鞅。商鞅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样，其他贵族、大臣都不敢反对和触犯新法了。

商鞅变法推行了10年，秦国越来越强盛。中原的诸侯国纷纷向秦国道贺，有的就与秦国交好，连周天子也打发使者送祭肉给秦国，封孝公为"方伯"。商鞅变法所以得以实施，与他当初立木为信有很大关系。

孙膑和庞涓斗智当年的恩怨，终于可以有个了断。

庞涓获得赏识魏惠王也学秦孝公那样，要找一个商鞅式的人才。他花了好些金钱招徕天下豪杰。当时有个魏国人叫庞涓的来求见，向他讲了些富国强兵的道理。魏惠王听了挺高兴，就拜庞涓为大将。

庞涓真有点本领。他天天操练兵马，先从附近几个小国下手，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连齐国也被他打败了。打那时候起，魏惠王更

加信任庞涓。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不行。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给人笑话。大王还是请拜田大夫为大将吧。"

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篷帐的车子里，帮助田忌出主意。

孙膑与庞涓的交锋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拿去攻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魏国大梁。庞涓听到了，一定会放弃邯郸，往回跑。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准能把他打败。"

田忌就按照这个计策去做。果不出孙膑所料，庞涓听说齐国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刚退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地方，正碰上齐国兵马。两下里一开仗，庞涓大败。

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

公元前341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那时候，齐威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齐宣王派田忌、孙膑带兵救韩国。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不去救韩，却直接去攻魏国。

庞涓得到本国的告急文书，只好退兵赶回去，齐国的兵马已经攻进魏国了。

庞涓中计魏国发动大量兵力，由太子申率领，抵抗齐军。这时候，齐军已经退了。庞涓察看一下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齐军的营盘占了很大的地方。他叫人数了数做饭的炉灶，足够10万人吃饭用的。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赶到齐国军队第二回扎营的地方，数了数炉灶，只有能够供5万人用的了。

第三天，他们追到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仔细数了数炉灶，只剩了2万人用的了。庞涓这才放了心，笑着说："我早知道齐军都是胆小鬼。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工夫，就逃散了一大半。"他吩咐魏军没日没夜地按着齐国军队走过的路线追上去。

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正是天快黑的时候。马陵道十分狭窄，路旁边都是障碍物。庞涓恨不得一步赶上齐国的军队，就吩咐大军摸黑往前赶去。忽然前面的兵士回来报告说："前面的路给木头堵住啦!"

庞涓上前一看，果然见道旁的树全砍倒了，只留下一棵最大的没砍，细细瞧去，那棵树的一面还刮去了树皮，露出一条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还写着几个大字，因为天色昏暗，看不清楚。

庞涓叫兵士拿火来照。有几个兵士点起火把来。趁着火光一瞧，那树瓤上面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下。"庞涓大吃一惊，连忙吩咐将士撤退，已经晚了。四周不知道有多少箭，像飞蝗似的冲魏军射来，一时间，马陵道两旁杀声震天，到处是齐国的兵士。原来这是孙膑设下的计策，他故意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他算准魏兵在这时辰到达马陵，预先埋伏着一批弓箭手，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庞涓走投无路，只得拔剑自杀。齐军乘胜大破魏军，把魏国的太子申也俘虏了。

打这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邹忌讽齐王纳谏向君主进谏，一向是很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看邹忌如何做的。

弹曲的道理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不过，到了齐威王时，他倚仗势力强大，一天到晚只是吃喝玩乐，不问国事。这时其他几国，如楚、鲁、晋等见齐王如此腐败、荒唐，接连向齐国进兵。齐国连吃败仗，齐王仍不闻不问，置边防急奏于不顾，照吃、照玩不误。曾鼎盛一时的齐国，就这样越来越衰弱了。

齐人邹忌善于弹琴，他心怀治国强兵之道，听说齐威王喜欢音乐，一天从家乡赶来求见齐王。

齐王听说求见者好弹琴，心里非常高兴，立即将邹忌请进宫。邹忌刚进宫，威王即刻叫他弹奏，可邹忌却把琴往旁边一推，并且口里还说着："我一向重视研究弹琴的道理，至于弹不弹曲子，那就没什么了。"

威王不解地问："这弹琴，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吗?那你就说说看。"

邹忌心想，齐王真没恼怒，这正好与他多交谈交谈。于是，邹忌就先讲了一大通弹琴的道理。威王听得津津有味。邹忌讲得越是头头是道，威王越想听他弹曲，于是打断邹忌的话，说："先生，您说得太好了，也说得太多了，您快给我弹一段听听吧!"

齐威王怎么也没有想到，邹忌不但没有立刻弹琴，反倒板起面孔，质问起威王来了："大王，我是琴师，以弹琴为业，故整天琢磨弹琴的道理。可大王您，是一国之君，身居王位，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却不管国家大事，这跟我按着琴不弹有何不同?我有琴按着不弹，大王您很不高兴。同样道理，您掌大权却不治理国家，全国老百姓就高兴吗?难道您不怕全国老百姓反对吗?"

邹忌的话句句入理，说得威王心服口服。这番铿锵有力的话，与其说是规劝，不如说是警告吧!齐王身上已冒出冷汗，他连说："对!对!我一定听先生的话。"当即将邹忌留下来，待如贵宾，并恭恭敬敬地向

他请教治国安邦大事。在邹忌的劝说下，弃酒色歌舞而广招人才，考察官吏，操练兵马，发展生产，奖励耕织。这样，齐国又渐渐强盛起来了。

关于妻妾的感悟国家又渐渐强盛起来，百姓安居，说奉承话的人也多了，齐王听了也乐滋滋的，整日飘飘然，对不同意见就有点听不进了。邹忌认为骄者必败，防患于未然，要提醒齐王必须把这毛病改掉。可如何与齐王说呢，他苦苦思索着。

一天，他要上朝，早早起来，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对着镜子照了照。只见他若有所思地照着镜子，问妻子："我跟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些?"妻子笑道说："当然是您漂亮啦，城北徐公怎么比得上呢?"

邹忌身长八尺有余，身材匀称，相貌端庄，的确挺漂亮。但是，城北徐公是当时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夸赞的话，有点怀疑，又去问侍妾："你看看，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侍妾回答说："徐公怎能跟您比呢?您比他漂亮多了!"过了一会儿，来了客人，邹忌又问客人，回答与前二者同。正在邹忌深深思索时，第二天，城北徐公来拜访。这时，邹忌把徐公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个够，又偷偷照照镜子，看看徐公，更觉自己比徐公差远了!心想，可这些人为什么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呢?晚上，他躺在床上继续思索这两天的事，终于恍然大悟。

第二天一大早，他穿戴好，就上朝见齐王去了。见到齐王，原原本本将这件事讲给齐王听。齐王听了先是哈哈大笑，后又不解地问邹忌："他们为什么都说你比徐公漂亮呢?"邹忌接着说："您想，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她怕我；客人说我美，是他们有求于我啊!"

威王听了，点着头说："对啊，对别人的好话也得多想想。"邹忌机敏地接上话茬，稍严肃地说："大王，您听的好话最多，受的蒙蔽也

多呀。”威王听了有点不高兴，沉着脸说：“你这是何意?”邹忌却从从容容地说：“大王，您想，说我美的人都是为了讨好我才蒙蔽我。现在，齐国有广阔的土地，方圆有上千里，数百个城镇，数万百姓，直到宫中侍女、美妾、朝廷大臣，哪一个不偏爱大王、害怕大王呢?由此看来，大王受的蒙蔽不是比我深多了吗?”

威王开始听不进，经邹忌这么一说，他顿时醒悟。不由地说道：“知我者先生啊!你说得太好了!”于是，他向全国下了一道命令：“不管什么人，当面能指出我的缺点、错误的，受头等奖；用书面给我提意见的，受中等奖；即使在背后议论我的过错的，传到我耳里，也给下等奖。”这道命令传出后，朝廷内外，提批评建议的，络绎不绝。几个月以后再来提意见的人就少了，一年后，人们便觉得没的说了。威王采纳了邹忌的建议，又加强了调查，严惩了颠倒是非，贪赃枉法的污吏。从此，齐国更强大了。

窃符救赵智勇双全，朋友相助，才是成功的关键。

想要出手却又无从下手楚国派兵救赵的同时，魏国也接受了赵国求援的要求。魏安嫠王派大将晋鄙率兵救赵国。秦昭襄王一听到魏、楚两国发兵，亲自跑到邯郸去督战。他派人对魏安嫠王说：“邯郸早晚得被秦国打下来。谁敢去救，等我灭了赵国，就攻打谁。”魏安嫠王被吓唬住了，连忙派人去追晋鄙，叫他就地安营，别再进兵。晋鄙就把十万兵马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按兵不动。

赵国派使者向魏国催促进兵。魏安嫠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只好不进不退地停着。赵孝成王十分着急，叫平原君给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写信求救。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信陵君接到信，三番五次地央告魏安釐王命令晋鄙进兵。魏王说什么也不答应。信陵君没有办法，对门客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决

定自己上赵国去，要死也跟他们死在一起。”当时，不少门客愿意跟信陵君一起去。

朋友的锦囊妙计信陵君有个他最尊敬的朋友，叫做侯赢。信陵君跟侯赢去告别。侯赢说：“你们这样上赵国去打秦兵，就像把一块肥肉扔到饿虎嘴边，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信陵君叹息着说：“我也知道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侯赢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宫里有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

信陵君点头说：“对!”

侯赢接着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她要求大王给她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盗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是强多了吗?”

信陵君听了，如梦初醒。他马上派人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答应。当天午夜，乘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盗了出来，交给一个心腹，送到信陵君那儿。

信陵君拿到兵符，再一次向侯赢告别。侯赢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您打算怎么办?”

信陵君一愣，皱着眉头答不出来。

侯赢说：“我已经给公子考虑好了。我的朋友朱亥是魏国数一数二

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他去。到那时候，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地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就让朱亥来对付他。”

用武力夺取军权信陵君带着朱亥和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他假传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验过兵符，仍旧有点怀疑，说：“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再奏明大王，才能够照办。”

晋鄙的话音刚落，站在信陵君身后的朱亥大喝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想反叛吗?”

不由晋鄙分说，朱亥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四十斤重的大铁锤，向晋鄙劈头盖脑砸过去，结果了晋鄙的性命。

信陵君拿着兵符，对将士宣布一道命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没兄弟的，都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其余的人都跟我一起救赵国。”

成功一战，名扬天下当下，信陵君就选了八万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龁没防备魏国的军队会突然进攻，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渐渐支持不住了。

邯郸城里的平原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出来。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像山崩似地倒了下来。

秦国多少年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王龁带兵败退，还有二万名秦兵被赵兵围困住，投降了。

信陵君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激，亲自到城外迎接他。

楚国春申君带领的救赵的军队，还在武关观望，听到秦国打了败仗，邯郸解了围，就带兵回楚国去了。

黄金台黄金台储藏的并非是黄金，而是为了招揽人才。

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的招贤纳士之举，莫过于燕昭王高筑黄金台。他的这个作法，被后世之人历代传诵。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古风，写道："燕昭廷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314年，燕国的国君燕王哙让位给燕相子之，引起国内大乱。齐滑王乘机发兵灭亡了燕国。燕国的老百姓不甘心亡国，联合起来把齐国人赶走，又找到了燕太子职，立他为国君。这个国君，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继位时，燕国国内一片混乱，田地荒芜，房屋倒坍，到处是废墟。老百姓啼饥号寒，一派凄凉景象。燕昭王决心要复兴燕国，洗雪亡国之耻。他知道，治理国家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要有众多的人才。有了人才，才能百废俱兴。

燕昭王寻思着如何招揽人才，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为了这件事焦虑得面容憔悴。

重金买马骨当时，有个叫郭隗的人看透了燕昭王的心事，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一个"重金买马骨"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君，想得到一匹千里马，悬赏1000两黄金，也没有得到。他就派一名亲信，带着1000两黄金到处去买千里马。那个亲信跑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有一天，这个亲信走在半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匹死马啧啧叹惜。他走上前去打听，得知这匹死马，原来是千里马。他想了想，灵机一动，立刻拿出500两黄金，买下了这匹千里马的骨头。

这个亲信把马骨头带回去，恭恭敬敬地献给国君，还喜滋滋地念叨："千里马来也!"国君看他带回来的是马骨头，还花了500两黄金，气得大骂："你这个傻瓜，马骨头有什么用呢?还花去这么多金子!"

这个人振振有词地说："大王息怒，天下人知道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肯出重金收买，会认为您爱千里马心切，一定有人把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的工夫，那位国君就得到3匹千里马。

燕昭王听完故事，说："寡人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广招贤人这个事，具体怎么办才好呢?"

郭隗站起身，深深地向燕昭王施礼之后，说："臣下不才，请大王把我当作'死马'供奉起来，活的'千里马'一定会找上门来。"

四方豪杰乘风来燕昭王按照郭隗出的主意，盖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选择吉祥的日子，举行隆重的仪式，亲自恭敬地把郭隗请到新宫殿里去住。每天，燕昭王都要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前去探望。燕昭王还在易水河畔，修筑起一座高台，在台上举行庄重的接见仪式，接待各地前来投奔的贤人；台上放置几千两黄金，作为赠送给贤人的进见礼，因此，这个高台叫做"黄金台"。

这件事不胫而走，风传天下。各国有才能的人，络绎不绝地跑到燕国。如武将剧辛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卫国来，乐毅从魏国来。真是"燕昭高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当时，燕国集聚了很多贤才。

燕昭王最重用乐毅，乐毅是被魏文侯重用为帅的乐羊的后代，是个军事家。他为燕国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来，燕国又联合赵、韩、魏、秦等国一起讨伐齐国，乐毅当上五国联军的统帅，率领着各路大军，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几乎使齐国遭到灭亡，终于为燕国报仇雪恨。

燕昭王依靠得到的众多人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使燕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中的强国。

胡服骑射不管是哪里的经验，只要对自己有益，就应该学习。

失败换来的教训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亲率大军进攻北部的中山国。但打到中山国的南境重镇房子（今河北高邑县东）时，就遭到中山国的顽强抵抗，难以深入了。赵国庞大的车兵部队被中山国车兵和锐卒打得节节败退。赵国的前沿重镇——鄗邑也失于中山国之手。

在赵国对中山国发起进攻时，燕国为报宿怨也乘机起兵，从中山国北部与燕境相接的那块缺口打了进去，一直攻到中人（今河北唐县）。但也被中山军打退。

房子之役后，赵武灵王带领随从北上伐郡，最北到达了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接着又西折至黄河，登上黄华山巅，纵览北方形势。赵武灵王从分析首战利弊中，认识到中山国不能轻取，要实现攻取中山国的夙愿，还得将赵军建设得比现在更加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行军事制度的改革。他的视线紧紧地追踪着山下一股股剽悍的北方部族的游骑，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假如打破传统的车战编制，将几十万赵军训练得像眼底的游牧骑兵这样，打起仗来如风驰电掣般地奔袭敌人，那近取中山，远开胡地，不就易如反掌了么!但要学胡骑，必得胡服。

华夏士兵袍长袖大，身裹重甲，系扎繁琐，单骑作战很不方便。

而胡人穿着紧身的短衣、长裤，外套轻甲，就极便于单骑，弯弓射箭甚是利索。想到这里，赵武灵王赶紧将大臣楼缓召至近前，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他。楼缓当即表示赞同，但左右随行的大臣却一致反对。返回国都后，赵王又向贤臣肥义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我若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人们一定要议论我，怎么办?”肥

义听后鼓励赵王说：“办任何事不能持疑虑畏难的态度，不然就一事无成。相传帝舜曾向有苗氏部落学习南国舞蹈，大禹治水路经‘裸国’，也入乡随俗，袒露着上身。因此，移风易俗也不是不可能的。”肥义的一番言辞，坚定了赵王的决心，他当即穿上胡服发誓道：“我再也不犹豫了，就让举世皆笑我谵妄。胡地、中山必归我手!”接着，就派臣下王蝶转告自己的叔父公子成说：“我已改穿胡服了，准备明早即以这身装束面见群臣，在这件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上，您应听从我的，请叔父也改穿胡服吧，如果您不愿服从，那么，我的这项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了。”

赵王的劝说遭到了公子成的拒绝。公子成告诉来者说“胡服骑射是。‘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其后果是被中原诸国摒出华夏之外，视为戎狄之邦。”公子成的反对，正是赵王预料中的。

于是他决定亲自登门说服公子成。赵王对公子成说：“服装是为了便用，礼是为了便事，地方不同，服装礼仪也就不同。我们赵国东边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为邻，但却没有‘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我们西与楼烦、秦、韩相连，可是却没有‘骑射之备’。

往日中山倚仗齐势，侵占我们的国土，先王感到耻辱，抱恨而终。今天胡服骑射，就是要报仇雪耻，可是叔父却为了顺从习俗，而悖逆先君简子、襄子的意愿。这既对不起列祖列宗，也辜负了我对您的一番厚望。”

公子成听毕，连声称罪，诚恳地接受了赵武灵王赐予的胡服。第二天，赵武灵王、公子成、肥义、楼缓、王缫等都穿着胡服上朝。

百官见状，也纷纷改穿胡服。赵武灵王见“胡服”在朝廷得到了推行，便向全国下达了“胡服令”。

力排众议但“胡服令”在推行中仍遇到了很大阻力。原来，王族赵文、赵造、赵俊和大臣周绍反对胡服。他们说：“衣服有常，礼之制也”，“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赵武灵王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昏聩的君王不变易先王之礼，照样免不了灭亡，而贤明的君主，不沿袭前代也能成就王业”。赵文等人也被赵王说服了。最后还剩下一个王族公子赵燕反对胡服，赵王断然下令说：“如你不立即改换胡服，我将对你处以极刑以利法令推行。”赵燕吓坏了，也慌忙找来胡服穿上。就在赵王与一些顽固分子争辩的时候，赵国上下普遍改穿了胡服。

在胡服的基础上，赵王广泛地招募骑射之士和训练现有的士兵掌握骑射之术。不到一年，赵国就建成了一支人数众多、兵力强盛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取代了赵国过去的车兵的地位，成为赵军的主力。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亲率这支新建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取了中山国的宁葭（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这里离中山国都灵寿仅有咫尺之隔（灵寿在宁葭西北），灵寿与宁葭之间横亘着滹沱水。

赵王估计强攻灵寿不利，便主动西折，然后北进千里，大破林胡和楼烦部落，兵锋直抵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林胡王献马乞和。在赵国骑兵的打击下，林胡、楼烦开始了大规模北迁，其中留下来的一部分就归属于赵了。赵武灵王在新辟土地上建立了云中、雁门两郡，在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专设了“骑邑”，用来训练骑兵。这时有个叫牛赞的大臣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反驳牛赞说：“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令重甲修兵不可以腧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坚持了集训骑兵，建立大规模的训练基地。为了巩固北疆，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还“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命将军、大夫、适子、代吏皆貂服”，进一步推广胡服骑射。

赵王归国后，即派楼缓到秦，仇液到韩，王贲到楚，富丁到魏，赵爵到齐。这种同时间一国使者兼程并出，分别游说争取各国的外交举措，即使在纵横捭阖、瞬息万变的战国政治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赵王还委派代相赵固专门负责联络和训练胡兵。另外，赵国对周边的军事戒备也相当严密。一部分骑兵被抽调到戒备“燕、三胡、秦、韩”的前线。在黄河和漳水两岸训练出的水军，也严密地守卫着“河、薄洛之水”，以备齐患。经过这番部署，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率将士第二次进攻中山国。

数月收复七十城数月之间，收复城池七十多座，的确是千古奇事。

英雄横空出世齐国北邻的燕国，曾受过齐国欺负，决心报仇。齐王自从将孟尝君逐出京城，命其回封地薛以后，他一心想称霸，于是更加骄横，由此，列国诸侯大多对他不满。

在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联络了几个诸侯国，其中有秦国、韩国、越国、魏国，由大将乐毅率领，浩浩荡荡杀向齐国。不足半年时间，这五国兵马，已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这时，齐国只剩下莒城（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一带）两个地方。

就在国家危亡之际，齐国即墨城里有个大将，名叫田单，他整日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在守城大夫阵亡以后，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守城统帅。田单不仅有勇有谋，而且与士兵同战斗，还把他本族人和自己亲属都编在队伍里，因此，即墨人非常敬佩他，守城的士气旺盛起来。

乐毅围困即墨达3年之久，也未拿下。乐毅威望高，有人妒忌他，说他的坏话。但燕昭王不信，还派人去慰问。燕昭王非常信任乐毅，索性封乐毅为齐王，但乐毅不肯接受。这样，乐毅的威信更高了。

挑拨离间两年以后，燕昭王死了，太子即位，这就是燕惠王。这时，即墨仍未拿下。田单听到燕惠王即位，灵机一动，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暗中派人到燕国散布流言，说“乐毅本来早就当上齐王了，为讨先王的好，当时没接受封号，如今新王即位，乐毅便高兴了，他要留在齐国做王了。如果燕国换个大将，即墨和莒城早就攻下来了”。

燕惠王听了传言，很不高兴，又因早与乐毅有点矛盾，就决定另派大将骑劫到齐国代替乐毅。乐毅本来是赵国人，就投奔赵国去了。

乐毅被撤换，燕军将士人心浮动，都不服气。骑劫到了齐国后，未做周密的调查了解，下令围攻即墨，围了好几层。这时，城里的田单，早已把决战的方案准备好了。

过了不多久，燕国兵营里就听到附近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以前乐将军太好了，捉了齐国人还好好对待，城里的人当然就不用担什么心，用不着怕。要是燕国人把捉到的俘虏的鼻子削去，齐国人还敢打仗吗?”也有的说：“我们的祖坟都在城外，要是燕国军队真的刨起坟来，那将如何是好?还是劝田单不要打了，投降也罢!”没想到燕国新派的这个大将军骑劫，听到老百姓的这些议论，就真的动起手来。他派人把齐国俘虏的鼻子都削去，又叫士兵把齐国城外的坟都刨了。即墨城里的人听到燕国军队这些残暴的行为，都气愤填膺，他们在城上亲眼见到燕国的士兵刨他们的祖坟，恨得咬牙切齿。齐国将士，纷纷向田单求战，要与燕国人拼个死活，报仇雪耻。

决战时刻的来临田单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他又派人装作即墨的富翁，暗地里给骑劫送去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哀求他们说：“城里的粮食已吃完了，人心慌乱，不出几天就要投降。我们请贵国大军进城的时候，保全我们的家小。”骑劫听了很高兴，竟然信以为真，满口答应。

这样，燕军只等着即墨人开城出来投降。城里的齐国人，个个斗

志昂扬，人人积极准备参战。田单挑选了一千多头牛，叫人把这些牛打扮起来。牛身上披着一床被子、上面画着红呀、绿呀的稀奇古怪的图样。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草。田单见牛阵准备好了，又挑选了5000名“敢死队”，人人拿着大刀长矛，个个义愤填膺。

一切准备停当，一天午夜，田单一声令下，凿开十几处城墙，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巴上点着了火。牛尾巴一着火，一千多头牛被烧得哞哞直叫，朝城外狂奔。着火的牛群直冲向燕国兵营。齐军的5000名“敢死队”，手执兵器，紧跟着牛队，向燕军兵营冲杀过去。

城里的齐国百姓，一起来到城头，为齐军助威。有的敲着铜壶，有的打着铜盆，个个劲头十足。

霎时，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夹杂着鼓角声、铜器敲打声，惊醒了燕国人的酣梦。他们睡眼朦胧，只见火光耀眼，上千头脑袋上长着大刀的怪兽向他们冲过来。燕国大多数士兵被吓得魂不附体，个个犹如一团泥，何谈抵抗？

一时间，牛头上捆的尖刀扎死的人，那5000名敢死队手起刀落砍杀的人，火牛狂奔踩死的人，燕国军队自己乱窜撞伤踏死的人，不计其数。

燕将骑劫惊醒后，坐上战车，想杀出一条活路，但未能冲出去。最终被齐兵所杀。

齐军在田单的指挥下，乘胜直追，进行大反攻。整个齐国都轰动了，纷纷夺回燕军占领的城池。田单的军队，一往无前，只几个月功夫，在全国将士、百姓的配合下，就将被燕等五国占领的七十多座城，全部收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单的火牛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活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

生活中的启示各诸侯国都想不断扩充自己的疆域，增强实力，因此经常发生战争。战争劳民伤财，往往两败俱伤。一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对侵略性的战争，持否定的态度，或直言相谏，或巧妙隐喻，以此制止危害巨大的战争。一次吴王准备攻打楚国。他想到这个计划一定会有不少大臣反对，于是在朝廷上严肃地对群臣说："谁要对我攻打楚国有意见，我就让他去死!"群臣都了解吴王的脾气，他说到做到。虽然不少大臣都知这次攻打楚国对吴国很不利，但一想到劝谏不成反遭杀身之祸，于是皆缄默不语。

吴王在积极准备打仗，群臣心急如焚。吴王的一名叫少孺子的近侍看到这情形，心里也异常着急。想前去直言劝谏吴王不要伐楚，但又怕劝不成。伐楚的时间越来越迫近。少孺子整天蹙眉深思。然而，急中生智，想出了办法。

一天早朝，吴王发现他的侍臣少孺子浑身都湿漉漉的，心里挺奇怪，便问他："早上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弄得全身上下都湿了呢?"少孺子赶紧回答说："我早早起来，带了弹弓，在后花园散步闲逛，想打只鸟什么的。我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情。"吴王插话说："什么事让你不能忘怀，说说听。"少孺子接着说："我看见一只蝉在树上凄厉地鸣叫，喝着露水。可这蝉怎么知道，有一只螳螂这时正在下边悄悄地向上爬，紧紧地盯着它，想作为一顿美餐呢!再细看那螳螂，屈着身子，张伸着足爪，一步一步接近了蝉。可是，螳螂又怎么知道，这时正有一只黄雀隐藏在离它不远的一根树枝上，两眼死死盯着螳螂，准备振翅飞起啄那专心专意向前爬的螳螂!黄雀呢，伸着脖子心想那螳螂一定跑不了了，也来顿美餐。可黄雀哪里会想到，这时有人正用弹弓瞄准它，它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哎，这三个小东西，都是只顾前，不思后，它们的处境真是太危险了啊!大王，您看，这事多么精彩，这场面多么令人难以忘怀呀!我站的时间长了，让露水把衣服都打湿了。"

臣子的苦心吴王一边听，一边思索，听完这番话，恍然大悟，幡

然警醒，这时也明白了少孺子的一番苦心。吴王哈哈大笑着，一手指着少孺子，说："你这个聪明鬼，小滑头，竟把我说活了，攻打楚国的事就停了吧。"满朝文武大臣，奔走相告，吴王在朝廷上又正式宣布："伐楚的计划作罢。"

第三十九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5）

完璧归赵一段千古佳话，赞叹的是智谋与勇气。

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十五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

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不能决定该怎么办。

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

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拿出十五座城来换一块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担这个错。”

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上去。

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递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儿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

智斗秦王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到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

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瑕疵，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蔺相如。

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宫殿上的一根大柱子，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柱子上一同砸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先生别误会，我哪儿能说了不算呢?"

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十五座城指给蔺相如看。

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五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

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

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地从小道跑回赵国去了。

完璧归赵过了五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

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

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十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你?"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决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那块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到赵国去取璧。赵国得到了15座城以后，决不敢不把璧交出来。"

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得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国的和气。"

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存心想用15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再提交换的事。

将相和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同保护好国家。

渑池之会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

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向秦国示弱。

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

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几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

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得一手好瑟。请赵王弹个曲，给大伙儿凑个热闹。”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瑟拿上来。

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一个曲儿。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瑟。”

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缶，突然跪到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弹奏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

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

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击棒在台上把缶乱敲了几下。

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也把这件事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十五座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祝寿。"

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今天是两国君王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

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

将相失和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

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真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

这件事让蔺相如的门客很气愤，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

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

他们说："当然是秦王势力大。"

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

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乘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忍让点儿。”

负荆请罪有人把这件事传给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他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鲁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责打我吧。”

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

两个人都激动得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南辕北辙用故事讲道理是古今中外有智慧的人说服别人的最好方法。

给君主讲故事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一心想称霸。到了魏安嫠王时，他急于建立霸业，于是他首先想攻打北方的赵国京都邯郸（现在河北省邯郸市），以此扩充疆域，树立霸主的威望。魏王如此计划之后，就让群臣百姓做好打仗的准备，攻打赵国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此时的魏国虽然在经济、军事上都较有实力，但要远征作战，这是于国于民都不利的事。魏国的要臣季梁，因公外出，行至途中，听到了魏王决定要攻伐赵国的事，很吃惊。他急忙转身返回宫廷，没有来得及回家穿朝服，就拜见魏王。

他急步到了宫廷，魏王很奇怪，季梁怎么如此狼狈模样，没等季梁开口，魏王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吗?难道出了什么大事?”季梁没有从正面回答魏王，他严肃地说道：“大王，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怪人，他做的怪事我从未听说过，特来禀报大王，请求大王指教。”

魏王听了挺感兴趣，他催促季梁说："快说，你看见了什么怪事?快讲给我听。"季梁仍很严肃地说："我外出办事，走在半路，看见一个人在大路上急急赶路，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楚国去。可楚国在南边啊，他却往北走。我见他走的方向不对，便大声地对他说'到楚国应往南走，你怎么往北去呢?'他却回答说：'那不要紧，我的马是上等的马呀。有这样的好马，还担心到不了楚国吗?'听了他这样的回答，我不理解，又大声地告诉他：'即使你的马是上等的马，走得快，可你所走的路却不是通向楚国的路啊!那是枉费力气呀!'那人听了我的话，仍不觉悟，反而还对我说：'我的马好，路费也多。如此的好条件，还发愁到不了楚国吗?'我见他如此糊涂，很是奇怪，感到惊讶，有些气愤地拦住他的去路，大声喊道：'你的费用多也不管用，这条路并不通向楚国!'那人又指着给他驾车的人，有点故意炫耀地又对我说：'您看看，我的这个驾车人也是一等的驭手啊，所以呀，我根本不用发愁到不了楚国。'说完这话，他高声命令那驭手扬鞭催马，仍然朝北边方向奔驰而去。"

告诉君主其中的道理魏王听罢这个故事，不禁笑道："这个赶路人也太糊涂了!世上哪有如此愚蠢的人，他该朝南走才是楚国的方向啊!"大臣季梁听了这话，觉得魏王还没有明白他讲这件事的目的，心里仍很沉重。于是他严肃而又恳切地说："大王说得对。那个赶路人方向错了，他的马越好，路费越多，驾车人技术越高，他离楚国就越远。大王您认为是这样吧?现在，您想成为霸主，取信于天下，可您想依赖国家大，兵强马壮，去攻占别国来扩充领土，以此提高威望。我以为，您越是这样做，离您想成就大业的实际愿望就越远!这就像那个赶路人啊。我说的若不对，请大王恕罪。"魏王听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远交近攻一个出色的谋士，其功劳不在浴血沙场而在运筹帷幄。

将人才打到别人的手里蔺相如和廉颇同心协力保卫赵国，有心侵占赵国土地的秦国还真的不敢出兵。可是秦国从楚国和魏国却得到了

不少土地。

那时候，秦国的实权操在秦国的太后和她的兄弟穰侯魏冉手里。公元前270年，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

正在这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一封信，落款是张禄，说有要紧的事求见。张禄原是魏国人，原名叫范雎。

范雎本来是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有一回，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给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

就为了这件事，须贾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肋骨被打折，门牙也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厕所里。

天黑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过来，见一个兵士守着他，范雎恳求他帮助。那个守兵偷偷地放走了他，而后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

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名换姓，自称张禄。

那时候，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使者就把他带到秦国。

范雎到了秦国，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秦昭襄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

故意口出狂言到那天，范雎上离宫去，在宫内的半路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

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

范雎冷淡地说：“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

正在争吵的时候，秦昭襄王到了，只听见范雎还在那儿嘟囔：“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儿有什么大王?”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

秦昭襄王说：“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牵涉到谁，上至太后，下至朝廷百官，先生只管直说。”

范雎就议论开了。他说：“秦国土地广大，士卒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十五年来没有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指穰侯）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

秦昭襄王说：“你说我失策在什么地方?”

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下来。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

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真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聊，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

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预朝政，正式拜范雎为丞相。

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恩怨的了结范雎听到须贾到了秦国，换了一身破旧衣服，到客馆里去见他。

须贾一见范雎还活着，吓了一大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须贾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冻得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褂来，送给范雎，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

须贾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引见?"

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范雎陪须贾到了相府门口，对须贾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

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须贾进去。"须贾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雎，怎么还不出来?"

守门的说："哪儿来的范雎，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

须贾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一身冷汗。他进去后，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说："我须贾瞎了眼睛，得罪了丞相，请丞相把我治罪吧。"

范雎把须贾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接着说："你今天见了我，给我这件绸袍子，总算还有点人味儿。看在这个份上，我饶了你的命。"接着，他又叫须贾捎信给魏王，要魏王杀了魏齐，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

须贾回到魏国，把范雎的话回报了魏王。魏王情愿割地求和。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魏国求和，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

策，先向韩国进攻。

孟尝君食客三千广纳贤士，让众人帮助自己，才能得到成功。

混饭吃的闲人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他使用两种手段。对楚国他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他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到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名叫田文。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三千个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的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有人对他说："田文是齐国的贵族，手下人又多。他当了丞相，一定先替齐国打算，秦国不就危险了吗?"秦昭襄王说："那么，还是把他送回去吧。"他们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不少日子，秦国的情况他差不多全知道，哪儿能轻易放他回去呢?"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鸡鸣狗盗的用处孟尝君十分着急，他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王富，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银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秦昭襄王果然同意了，发下过

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去。孟尝君得到文书，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他怕秦王反悔，还改名换姓，把文书上的名字也改了。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关上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放人。大伙儿正在愁眉苦脸盼天亮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起来了。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孟尝君已经走远了。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茶淡饭了。

来了一个怪人有个名叫冯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谖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五天，冯谖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对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管

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

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谖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谖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耗费。

购买情义有一天，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城去收债。冯谖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来?”

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冯谖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

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谖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谖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冯谖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三千人吃什么!”

冯谖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少，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湣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

薛城去。这时候，三千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谖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薛城还差一百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谖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才看到。”

孟母择邻孟母择邻是我国老幼皆知的历史典故，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普通人家的圣人战国时期，我国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就是孟子。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邹国（即现在山东省邹县东南一带）人。孟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仅靠母亲艰难地抚养他。

孟子之所以学有所成，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与孟母严格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孔子和他的思想，即孔孟之道，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文献成为儒家的经典；他开办私学，向弟子讲授儒家的学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以后，将儒家的理论作为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延续了几千年。这样一代大家，并非出在名门望族，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培养出来的。

第一次搬家孟家附近有一片松林，松林旁边有一块墓地，只要谁家死了人，送葬的就从他家门口过。那时候，谁家死了人，都要办丧事，尤其大户人家，出殡、送葬非常热闹。队伍老长。送葬人的啼哭声和吹鼓手乐队的吹吹打打声混在一起，往往招来许多观看的人，其中小孩子最多。

小孟轲和小伙伴们看了以后，常模仿出殡、送葬，做游戏，也挖坑，埋假死人，堆土堆，之后，大家一起跪在土堆前哭哭啼啼。有的装成吹鼓手，拾个小木棍也学那吹吹打打的样子，他们玩个痛快，场面好不热闹。

孩子们经常做埋葬死人的游戏，被孟母知道了，她很生气。

一天小孟轲刚回家，孟母将他叫到屋内，严肃地对他说：“孩子，你记住，咱们家的祖先，是鲁国的富贵人家，后来衰落了，才搬迁到邹国来。你父亲是读书人，很有学识，可惜死得早。现在，我们家境贫寒，才住到这城外的荒野之地。你要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祖先啊!”为给孩子找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决定改变环境，不久把家迁到了城里。

第二次搬家从此，小孟轲天天在家里认真读书，也没有伙伴来找他。可是，没有多久，小孟轲就坐不住了，总想到外边去看看。一天，孟母不在家，他偷偷跑到外边，一看，好热闹。因为，这个新家位居闹市，摊主的叫卖声，附近还有打铁匠。终日叮当叮当的打铁声，人来人往。不久，小孟轲又结识了新的一群小伙伴。他们在一起玩耍，有时玩得高兴忘记回家吃饭。孩子们玩得有滋有味，有的模仿卖东西，高声叫卖，还有的当顾客。也真有趣。

小孟轲与伙伴一起尽情玩耍，常常忘记学习，孟母很生气。孟母想：住在这闹市，对孩子学习影响太大。于是，她历尽艰辛，又搬了一次家。

第三次搬家这次，搬到城东学宫的对面去了。这里经常听到学宫里传出的琅琅的读书声。小孟轲也常常在墙外听那读书声，不由地跟着诵读。时间久了，小孟轲的心安定下来了，喜欢读书了。有时坐在家中一读就是一整天。孟母也很高兴。

孟轲小时很聪明，对诵读过的全能熟记。。别人做什么只要他见过的，就能模仿去做。例如，他常常到学宫门前往里面张望，看那里的孩子们怎样读书，怎样跟老师演习周礼。周礼就是周代传下来的关于祭祀、朝拜方面的礼仪。这是当时官学规定的必学内容。

孟轲看见学生们跟老师学习周礼时的低头、弯腰、抱拳等的动作很好奇，回家自己就学着做，孟母见了，又以为是玩耍，心里有点不高兴。一问，才知这是在学作周礼。这下可使孟母高兴极了。不多久，孟母就求人将儿子送进学宫。让儿子开始系统地接受封建礼仪的教育。开始学习“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节、音乐、射箭、驾车、汉字、算术）。孟轲学习努力勤奋，常常下学回家接着学习，他进步很快。

总之，孟母为教育好幼小的儿子，不仅严格要求，而且为孩子学习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不畏劳苦，曾三次搬迁，让儿子安心学习。孟轲后来果然学有所成。因此，后世人们就以“孟母择邻”来表示慈母严格要求子女，教子有方。

纸上谈兵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否则就成了笑话。

误听谣言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截断了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和韩都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两年，秦国又派王龁围住上党。

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去救上党。他们才到长个（今山西高乎县西北），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

王龁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作长期抵抗的打算。王龁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龁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好呢？”

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

秦昭襄王说："这哪儿办得到呢?"

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

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

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龅，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了吧。"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办了移交，回邯郸去了。

全军覆没赵括统率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

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

那边范睢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

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四十多天，兵士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

毛遂自荐在关键的时候，就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组织谈判团公元前259年，赵国在长平遭到惨败，40万大军全部覆没。秦国乘胜追击，赵国已无力量抵抗。赵国危在旦夕，赵孝成王要平原君向楚国求救。

平原君想到自己的国都——邯郸十分危急，他决心亲自到楚国与楚王商谈联合抗秦的事。他打算带20名文武全才与他同行。于是在3000门客中挑选这20人。挑来挑去，只选中19个。

他正在为此事着急，有个门客，自我举荐说："我能否算个数呢?"平原君抬头一看，并不熟悉，有点吃惊地说："先生叫什么名字?来到我门下多长时间了?"

那个门客高声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听了直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

很快就冒出来了。先生来到我这儿已3年了，可我没听说你有什么本领啊。”

毛遂是个有智谋有胆略的人，在平原君家里呆了3年，一直默默无闻。他的才能始终无机会表现出来，因此平原君不认识他。这次平原君挑选20名文武双全的人去楚国谈判，毛遂认为是个好机会。因此，当平原君挑选到19人时，他果断地站出来自荐。

当他听到平原君怀疑他才能的问话时，他从容不迫而又无可辩驳地回答说：“几年来，我从来就没有能像锥子那样放进您的袋里呀，要是早就放进您的袋里，我敢说，不只是尖头露出来，整个锥子就会像禾穗一样挺出来。”

平原君觉得毛遂的话不无道理，再说缺的一个人也还没找出来呢。于是，平原君点头同意了。他心里很佩服毛遂的胆量和口才。

已挑出来的那19个门客，一边听一边交头接耳。有的还用轻蔑的眼光看他。平原君带着挑出的20人出发到楚国。一路上，大家交谈着。开始有人还在轻视毛遂，说他说大话。但谈着谈着，发觉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

胆气过人平原君一行到楚国后，就跟楚王商谈出兵助赵的事。可是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动静。他的随员们个个心急如焚，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但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也没什么办法。这时有人想起毛遂在赵国时说的大话，便怂恿他上台，对他说：“毛先生，这回看你的啦!”

毛遂想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加上其他人的鼓励，他不慌不忙，手按着宝剑，大步登上台，对着平原君高声说：“楚国与赵国联合抗秦，三言两语就可决定了。怎么从早晨说到现在，太阳当头了，还不见效果?”

楚王见毛遂没有命令擅自走上台来，心中不快，又听到这番话，很生气。于是，怒气冲冲地问平原君："这是什么入?"平原君答道："是我的门下食客。"楚王一听毛遂是个地位低微的人，便大声呵斥："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你上来干什么?还不赶快下去!"

毛遂毫不畏惧，按着剑，从容不迫地跨前一步，对楚王说："你之所以敢当众呵斥我，是凭着楚国的强大。可现在，你我之间只相距十步，楚国纵然人多势众，你也靠不上了。现在，你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说话时，他手按宝剑，正气凛然。

这时的楚王被吓呆了。哆哆嗦嗦地说："您有什么高见呢?"毛遂继续说："堂堂的楚国，方圆五千里，士卒百万，应该做霸主。可是，在秦国面前，胆小如鼠。以前，秦将白起只带领几万军队攻打楚国，一战就攻下了你们的国都。再战，就烧掉了你们的坟墓，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愧。可是你这个国君竟若无其事，不想报仇。说实在话，楚赵联合抗秦，并非单单为了我们赵国，重要的是为了你们楚国。"

毛遂这一席话，理直气壮，铿锵有力，也真像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样，句句刺痛楚王的心。说得楚王频频点头，红着脸，连声说："说得对，说得对。"

毛遂紧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合纵的事就这样定了?"

楚王点着头。

楚王和平原君当场结盟订约。不久，赵国在楚国和魏国的帮助下，解了围。

事后，平原君感慨地对人说："我发现的人才也算不少了，但竟看错了毛先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评价人了。"

吕不韦下赌注人生的分水处，往往就在于一个机遇。

散尽千金吕不韦，他出生于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做生意，是一个大商人，又在各国间往来经商。他在赵国邯郸时，遇见了异人。

异人，后来叫子楚，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作为人质住在邯郸，由于秦国屡次攻赵，赵国对待异人就很不好，异人在赵国很苦恼。吕不韦见到他，知道他的情况后，说是“此奇货可居”。吕不韦回去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百倍。”他又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他父亲说：“那无数倍。”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他和异人关系很密切。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华阳夫人能够立太子。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作人质。以后安国君继王位，你是没有希望争作太子的。”异人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我家里虽穷，我想办法弄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异人很恭敬地对吕不韦说：“如果能够这样，我愿意和你共有秦国。”

吕不韦送给异人五百金，要他用于结交宾客。自己又用五百金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到了咸阳以后，他求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珍奇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听说很高兴。吕不韦又通过华阳夫人姐姐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欢喜的，到了年纪大了也就得不到欢喜了。今天夫人甚得太子的宠爱而没有儿子，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能得宠

于秦国了。”这番话很能打动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哭泣着对安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立他为嫡子，我以后也就有依靠了。”安国君答应了，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很多钱物，请吕不韦作异人老师，异人的名声在诸侯国也就盛传开来。

把自己的女人让给别人据说吕不韦府上有一个歌妓，名叫赵姬，十分美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喜，他知道赵姬怀孕了。他想：“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也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

吕不韦请异人喝酒，席间让赵姬歌舞作乐，命赵姬向异人敬酒，异人神魂颠倒。酒席散后异人请求吕不韦送赵姬为妻，吕不韦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不韦乐得作个人情说：“你这样喜欢她，我也只能割爱相送了。”异人一再感谢。赵姬果然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赵王想杀异人。吕不韦对异人说：“现在情况紧急，不如赶快逃回秦国。”异人妻赵氏是赵国的富豪之家，赵氏母子藏在赵家得免于难。

异人和吕不韦用黄金六百斤买通守城的官兵逃出了邯郸。

异人回到咸阳，在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之前，吕不韦对异人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既是她的儿子，应穿楚国服装去见，表示依恋的情意。”异人依吕不韦的话，穿楚服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夫人大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穿了楚服，我很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改名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死，太子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枷太后，子楚亲生母夏姬尊为夏太后，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氏有家僮万人。

第四十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6）

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密谋暗杀秦王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

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当然很感激太子丹。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太子丹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来也办不到了。我想，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答应了最好，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您看行不行?"

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去向他求和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于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

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太子丹感到为难，说：“督亢的地图好办，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义士自刎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於期，跟樊於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於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樊於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死。他把这把匕酋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年龄仅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在今河北易县）边送别。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大家听了他悲壮的歌声，都伤心地流下眼泪。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

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直接见荆轲。

图穷匕现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于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

秦舞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

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为什么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舞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

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

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的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追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地直转悠。

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是都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

人去召台下的武士。

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政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嗡”的一声，直迸火星儿。

秦王政见荆轲手里已经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苦笑着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果了荆轲的性命。台阶下的那个秦舞阳，也早就被武士们杀了。

盟津观兵兵强马壮，已经敲响殷商灭亡的丧钟。

伐殷前的准备周文王去世后，由太子发即王位。他就是周武王。武王即位，首先加强辅佐力量。他对姜太公十分尊重，仍任以太师的官，他的名字叫尚，与父亲有深交，年龄也差不多，因此武王特别给太公加了一个尊号，叫“师尚父”。除了师尚父继续辅佐外，武王还起用亲弟周公、同姓亲属召公、毕公等，委以重要的职务，经常在武王身边出谋划策。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把推翻殷朝的大业进行到底，武王即位后不改元，仍用文王受命的纪年。于是，武王即位后的第一年，即为八年。武王又把国都从津水西岸的丰邑迁到津水东岸的镐邑，称为“镐京”。这样，从周都出发攻伐殷朝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军事演习”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武王觉得周国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他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举行一次“观兵”，就是“军事演习”。观兵以前，武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天神和祖先保佑这次观兵的成功。接着，就率领大臣和军队，沿着渭水和黄河南岸的大道向东进发，不久到达黄河的一个渡口孟津（现今的河南孟津县东北）。

这次观兵，武王特地做了一个木制的文王灵牌，称为“木主”，载在军队中间的一辆战车上。这样，就仿佛是文王在率军出征。武王自称“太子发”，他在军中宣告：“这次是奉文王之命而出师征伐，我不敢自己专断独行。”仗着文王的威信，武王的胆子好像壮实了许多。他向司马、司徒、司空，还有许多受符节的有司发布命令说：“全体肃静，听我宣布军中的纪律。我不明事理，全靠先祖的有德之臣，我才得以受先王的功德而继承其位。现在举行‘军事演习’，大家要认真对待，就像真的上战场和敌人拼杀一样。特订立赏罚制度：勇往直前者有赏，畏缩不前者受罚，以保证这次演习的成功。”说完，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指挥鼓动，个个奋勇师尚父站在黄河渡口，左手拿一把大斧钺，右手拿着一面用牦牛尾做装饰的大旗，向众军士高呼：“有九个头的怪水兽苍兕在指挥着你们大家，与你们一起乘船划桨。哪一个不努力向前，掉在后面的要被斩首!”众军士奋力划桨，一艘艘船向对岸飞快驶去，在河中掀起了大浪。武王也乘着船，与众军士一起渡河。船到河中间，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舱中。武王俯身拾起白鱼，对大家说：“殷人崇尚白色。这条白鱼跳入船中被我们捉住，这是殷朝快要灭亡的征兆!”众军士听后劲头更足，个个奋勇划桨。不一会，渡船全部抵达北岸。

渡河刚结束，忽然有一颗火星从天上掉下来，落到武王所住的屋上，仿佛祝贺这次演习的胜利。这颗火星又很快变为一只赤色的乌

鸦，在天空盘旋几圈，鸣叫而去。据说，乌鸦是一种孝鸟，而周国崇尚赤色。因为武王孝顺父亲，载着文王的木主举行“军事演习”，故有赤鸟的出现。

揭开伐纣的序幕正当周军渡河完毕、庆祝演习成功的时候，忽然从孟津渡口的四面八方传来鼎沸的人声。原来，各诸侯国闻讯周武王来孟津举行“军事演习”，作伐纣的准备，大家都兴高采烈，纷纷响应，组织了军队前来助威。不约而同来孟津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武王见有这么多诸侯前来支援伐纣，情绪激动。他和诸侯们订立盟约，立誓在伐纣的战争中互相合作，集体行动。众诸侯群情振奋，欢声雷动。由于八百诸侯的联盟是在孟津形成的，大家便提议把孟津这个地名改成“盟津”。

在气氛热烈的盟会上，众诸侯都说：“现在就可以伐纣了。”武王认为，殷朝毕竟是一个大国，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内部还有箕子、微子、王子比干等贤臣，不可轻举妄动。况且，这次军事行动出发前只定为演习，没有作好直攻殷都朝歌的准备，所以就对众诸侯说：“现在大规模伐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暂且回去，分头积聚力量。时机一到，就可以一举把纣歼灭了。”经过武王说服，众诸侯才罢师归还。

周武王盟津观兵，虽然没有直接攻入商都，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演习，它使周军熟悉了地形、试验了进攻能力、训练了作战本领，又起到了宣传动员、联合各地诸侯的作用。它是武王伐纣的一个序幕。

收回逐客令作为君主，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能失去人才。

一纸逐客令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况的学生，才华出众。他于公元前247年由楚入秦，投奔到吕不韦的门下，当了门客。后来，经吕不韦向秦王推荐，被拜为客卿。吕不韦因为嫪毐谋反受到牵连，免相、自杀。之后，韩国人水利

专家郑国来到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渠，灌溉农田。其用意是使秦国因兴修水利而占用民工，无力东征。郑国的阴谋被秦发觉，秦宗室贵戚都主张驱逐所有的客卿。于是，秦王政便下逐客令，限所有的客卿在三天内离开秦国，谁要敢收留别国之人，定要治罪。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李斯一直沉浸在悲愤交集之中。

他想到，秦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是自己能够实现政治抱负，施展才能的地方，难道这一纸逐客令就将自己的一切都结束了吗?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人赶走。

他想到，几十年来，天下的贤人，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咸阳，为秦国效力，才使秦国强大起来，如今外来的贤才竟要被忘恩负义地赶走!怎样才能挽回这种局势呢?

《谏逐客书》

李斯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他在离开咸阳后的一天晚上，临灯伏案，奋笔疾书，整整写了一个通宵，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他把这份书信交给驿使，说是有机密的事情报告秦王。李斯预计着，当秦王政收到这封信时，他已经离开秦国，不会丧命在秦王的暴怒之中。

驿使一路顺利，很快就把这份书信转交上去。秦王政是个勤奋的人，处理军机要件从不过夜。

他习惯在晚上独自思忖，让夜的宁静、清凉，驱赶白天的喧嚣、烦躁，冷静地处理国事。他接到李斯的信，伴着明灯细细地读下去。上面写道：

“听说很多大臣支持大王‘逐客’，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过错。从前，秦穆公求贤，从西边得到由余，从东边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迎来丕豹、公孙枝。

“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人，可是秦穆公用了他们，收服了二十个小国，当了西方的霸主。孝公重用了魏国人公孙鞅，改革制度，实行变法，国家因此富强，诸侯各国表示服从秦国。

“秦惠王重用了张仪，征服了三川（韩地，今河南省洛阳一带）、巴蜀、上郡（魏地，今陕西省北部）、汉中（楚地，今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等好几千里的土地，粉碎了六国联合反秦的‘合纵’计策。

“秦昭王用了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废了穰侯，赶走了国舅华阳君，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国更加强盛。

“由此看来，这四位君王的成就，都是外来贤人帮助的结果。要是这四位君王不重用外来的贤才，秦国既没有实力，也不会威震天下。这样看来，外来的贤人并没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呢?

“再说，大王所喜爱的白玉，明珠、锋利的宝剑、骏马、金银、音乐、美女都不是秦国出产的。为什么能够享福作乐的东西，别国的比本国的还要加倍爱护?一提到有关国家兴亡的人才，反而不分是非曲直，一概赶走?总之，不出产在秦国的物品，有很多是宝贵的，不生在秦国的人才，愿意为秦国效劳的很多。现在，大王‘逐客’，就是帮助别的国家搜罗人才，削弱自己的力量，秦国的危险和灾祸就要降临了!”

幡然省悟秦王政读完之后，悟如梦醒，立即派人去追赶李斯，并下令取消“逐客令”。

秦王的使者驾车连夜赶路，一直追到骊山下，才追上李斯，说明来意。李斯回到咸阳，秦王政亲自向他道歉，让他官复原职。

李斯向秦王献计说："从前秦穆公成为天下霸主的时候，还有众多的诸侯国，不可能兼并所有的国家。从秦孝公以来，诸侯相互吞并，仅仅剩下六国，它们服从秦国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凭着秦国强大的军队，大王的贤明，正是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好时机，不可贻误良机!"

秦王政说："寡人也正在想这件事，先攻打哪个国家最有利呢?"

李斯说："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还很弱小，可以先占领韩国，使其他国惧怕!"

秦王政听从李斯的计策，派内史腾率领十万大军讨伐韩国。韩王安吓得立刻派人求和，割让土地。从此，秦王政重用李斯，拉开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序幕。

统一六国统一全国，始称皇帝，造就千年霸业。

加紧统一的步伐秦王政杀了荆轲，当下就命令大将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带着兵马抵抗，哪里是秦军对手，马上给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辽东。

秦王政又派兵追击，非把太子丹拿住不肯罢休。燕王喜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求和。秦王政又向尉缭讨主意。尉缭说："韩国已经被兼并，赵国只剩下一座代城（今河北蔚县），燕王已逃到辽东，他们都快完了。目前天冷，不如先去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

秦王政听从尉缭的计策，就派王翦的儿子王贲带兵十万人先攻魏国。魏王派人向齐国求救，齐王建没有理他。

老将出马公元前225年，王贲灭了魏国，把魏王和大臣都拿住，押到咸阳。

接着，秦王政就打算去打楚国。他召集将领们议论了一下，先问青年将领李信，打楚国要多少人马。李信说：“不过20万吧。”

他又问老将军王翦。王翦回答说：“楚国是个大国，用20万人去打楚国是不够的。依臣的估计，非60万不可。”

秦王政很不高兴，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小?我看还是李将军说得对。”就派李信带兵20万往南方去。王翦见秦王不听他的意见，就告病回老家去了。

李信带了20万人马到了楚国，不出王翦所料，打了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将领也死了7个，只好逃了回来。

秦王政大怒，把李信革了职，亲自跑到王翦的家乡，请他出来带兵，说：“上回是我错了，没听将军的话。李信果然误事。这回非请将军出马不可。”

王翦说：“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60万人不可。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100万人马也不难。我说我们要出兵60万，还怕不太够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秦王政陪笑说：“这回听将军的啦!”就给王翦60万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灞上给王翦摆酒送行。

王翦大将率兵浩浩荡荡向楚国进攻。楚国也出动全国兵力抵抗。

王翦到了前方，要兵士修筑壁垒，不让出战。楚国大将项燕一再挑战，他也不去理睬。过了一段时间，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放在心上了。没想到在项燕不防备的时候，秦军突然发起攻势，60万人马像排山倒海似地冲杀过来了。楚国的将士好像在梦里被人家当头一棍子，晕头转向地抵抗了一阵，各自

逃命。楚国的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失越多。秦军一直打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西）俘虏了楚王负刍。

项燕得知楚王被俘的消息，渡过长江，想继续抵抗。王翦造了不少战船，训练了水军，渡江追击。项燕觉得大势已去，叹了口气，拔剑自杀。

完成霸业王翦灭楚之后，回到咸阳。由他的儿子王贲接替做大将，再去收拾燕国，燕国本来已经十分虚弱，哪里抵挡得住秦军的进攻。

公元前222年，王贲灭掉燕国，还攻占了赵国最后留下的代城。

到这时候，剩下的只有一个齐国了。齐国大臣早已被秦国重金收买过去。齐王建向来是不敢得罪秦国的。每回逢到诸侯向他求救，他总是拒绝。他满以为齐国离秦国远，只要死心塌地听秦国的话，就不用担心秦国的进攻。到了其他五国一一被秦国并吞掉，他才着急起来，派兵去守西面的边界。可是已经晚了。

公元前221年，王贲带了几十万秦兵像泰山压顶一样，从燕国南部直扑临淄。这时候，齐王建才觉得自己势孤力单，可是其他诸侯国已经完了，往哪儿去讨救兵呢?没有几天，秦军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没说的，投降了。

六国诸侯只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彼此之间互相攻打，想拿别国的土地来补偿自己的损失，企图维持小规模割据的局面，给秦国以各个击破的机会。秦国当时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了优势，更重要的是符合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把六国一个一个灭掉了。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第四十一章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辞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做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每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

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各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困其日趋于

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习久于战争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著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的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

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衷，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但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第二章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西周以前所传的文化，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大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

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已见第三章。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摄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这话在第三章中，亦已说过。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　同族中的小国，　颇受其压迫。　（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邱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邱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643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

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 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 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 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 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 87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 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藉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 496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 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邱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共242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222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259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陵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

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385年，是入战国后的96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361年，是入战国后的120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381年，恰是入战国后的100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然前342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从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於的地方600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6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299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296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先是前314年，齐国乘燕内乱攻破燕国。

宋王偃称强东方，前 286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284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藉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295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惟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前279年，秦自起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吴阖庐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他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前260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40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太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256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 249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 246年，秦始皇立。《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燕大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226 年，燕王喜奔辽东。前 225 年，秦人灭魏。前 223年，灭楚。前 222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 221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第四十二章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 而秦人特收其成功。 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 （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章秦朝治天下的政策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400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著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秦始皇所行的，正顺著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锺、鐻。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

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蹻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

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著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著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第四章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县。他大的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

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箝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12年，而此祸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摹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他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已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发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5年。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

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像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

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的做了 7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4年。不知何故，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他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7年，少帝至多不过7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临朝称制。又4年而死。吕后活著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

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6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56年。第五章吕相之死车裂嫪毐刚过两天，秦王政接到廷尉李斯的奏简，上列嫪毐叛事中众叛党的定罪等级，嬴政看了，一律批准。在冬至那一天，计共车裂卫尉伯竭、左戈、仲竭、中大夫令季齐等二十人；砍头者，有嫪毐的门客、舍人、宫友亲戚共七百多人；给秦室宗庙供役为奴者一千多人；三十余家和嫪毒往来官员之三族，共六千多人，全部坑埋之；凡和嫪毒有细事株连者，从咸阳城中迁出四千余户，命他们住到汉中地区的房陵县，派兵看守，沦为农奴，只管耕种，所得粮食，全交官府。

住在棫阳宫中的赵太后，这一回可是认认真真的守起寡来。论年龄，她是个刚刚四十挂零的人，脸俊身腴，比年轻时还好看。就是自嫪毐叛后，面容日渐憔悴，一肚子闷气没地方发放。自嫪毒伏法后，秦王派了些军队到宫外驻扎，也不理会她这个太后。

棫阳官檐上的铃铎也如秦宫中的铃铎一样，风来即响，敲碎了多少怨女的孤怀?而这个女中之主的赵太后，以前从不注意这铎声，总以为它就是为了吓燕雀儿才挂上去的。今日她听见这铎声，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好似是一种动人而又清心寡欲的金韵，听了它以后，令

人神往……

嫪毐被处死，赵太后并不以为然，虽然和他通奸有子，但是她没有爱过嫪毐，她以为他是一头驴，驴也不是一头好驴，是一头什么也不懂的笨驴。和他生下的二子呢，也不是什么有出息的种儿。说摔死，就摔死吧，死了心净，以后丢人还少些。多少夜晚，梦后沉思，余泪冰枕，枉称太后之名，实无人伦真爱。她呀，即有娇媚之态，也只能低视浮烟，仰视暮色，去受她那和霜伴月的清苦……

忽有一夜，窗外腊雪潇潇，寒风隐隐。她独自拥衾而眠，灯中的膏火，先是越着越旺，后是越来越暗。她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如那一灯膏火。前半生，献媚逞娇，随着吕不韦的手儿转，叫她干啥她干啥，叫她丢人她丢人，叫她现眼她现眼。她也曾爱过吕不韦，谁知道吕不韦为了他个人的高官厚禄，在她的爱火中跳出去，丢下她，以至于她身败名裂，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宫女。赵太后梦见了五牛分尸的嫪毐，他浑身是血，张着驴口，口吐人言："太后，给我儿子!"她忙忙躲向屏风之后，嫪毐紧追。她穿行棫阳宫中的地道中，忽见那被摔死的二子，从地中冒出来，一人抱住她一条大腿，口中都喊"妈!"嫪毐哈哈大笑，那笑声和叫声混在一起，赵太后一梦惊醒，满头是汗，瞅瞅灯中的膏火，只有几点红星儿闪忽，泪水湿透了被边儿。她听了听外面，方敲三更之梆……而那檐铎呢，在雪风中又作小吼，似是窥见了她的梦境，向屋中的她，发出了怪语……

次日，秦宫中来了一个黄门，向赵太后宣秦王之谕道："大王有命，太后只宜在此安分守己，如再有事，请自裁。"

赵太后点点头，表示领谕。但在那黄门走时，她却央告道："我在宫中时，也认得你，对你还不错吧?我今托你一件事：你回宫后，到吕相国府，说说我如今这个凄凉景况，求他来一趟，我有话说。不过不能叫大王知道，你办了此事，我永世也不忘你好处。"

那个黄门很老实，见到赵太后那情景，心中也觉酸楚，便回答道：“我一定给太后捎这个信，吕相国来不来，却不关小人的事。”说完走了。

从那以后，赵太后天天盼吕不韦来，可是吕不韦成了吕不为了，什么事也不敢做。那个黄门认认真真给赵太后捎了信，可是吕不韦说：“你看看如今是什么天色?你还敢到我府中给赵太后捎信儿?缪毒死时，我没去看，你可看见?岂不惨哉?本相国和赵太后什么瓜葛也没有，她和嫪毒私通，本相国并不知道，你回到宫里不要说三道四!”

那个黄门笑道：“相国去不去不干小人的事，相国把嫪毒进给赵太后，害了太后。如今你又说不知道，这点事，谁不知道?就凭你这份良心啊，相国，你也不比嫪毒好些!”

吕不韦把大眼珠子一白，瞪道：“你胡说什么?”

那个黄门笑道：“我看呀，会不会使五牛裂你，只有天知道。你的结局还是去问天吧!”

那个黄门说完走了，吕不韦心中害怕，又派人把那个黄门追回，送给他二十锭黄金。那个黄门撇撇嘴道：“相国，你的黄金太多了，已经买得秦国天下大乱了，我可不敢再要，你留着自己将来用吧!这黄金一锭顶一百锭用。如今嘛，你放心，我不会像赵高那样告发你。”说完走了。

吕不韦在坐席上，呆呆地立着，两只眼紧闭。

自从嫪毒被处死以后，吕不韦减食废寝，坐在书房中，懒见宾客，怕听外面官卫军的喊叫声，一夕数惊，家人亦惶惶不安。这时他还有门客四千多人，吃他、喝他，事到临头都劝他道：“没事。”有的人说：“相国与先王情深似海，秦王怎能转眼就背盟呢?”

秦王政果然不动声色。九年年底，吕不韦入朝会见了一次嬴政。嬴政瞅着他，嘻地一笑问："相国，你的病好了?"

吕不韦声音又哑又细道："臣已能下床，特来向我王谢罪。当日我以为嫪毐已宫过，没亲自验看，被那小人哄了……"

嬴政摇头笑道："相国不要旧事重提，只说说今年的事吧!嫪毐征成虫乔回来时，我们议起嫪毐这个人有没有学识，本王曾说'嫪毐乃是仲父荐往后宫的，他是个怎样的人，仲父比本王清楚。'从那以后你就病了。其实你有心病。仲父，民间人说'使心用心，用到自身。'此其谓也。本王不处治仲父，仲父也莫再欺哄本王。本王不忘邯郸颠沛之事，若无仲父，母后之事难料，也没有我的今天!仲父请回家休息吧!"

吕不韦一回到相国府后堂。脸如姜黄，泪如雨下。姬妾一通热问："相国，相国，怎么了?怎么了?"

吕不韦只是摇头说："不要问，不要问，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知道。"

新年来到，相国府中冷冷清清，不似往年，门前一片肃静。虽然贵为相国，却无一个朝臣前来贺拜。

那四千多门客、舍人们还是不错，秦王政十年大年初一那天，大家一哄把吕不韦拥到大厅上。四千多人站了满院，都齐齐跪下，给吕不韦三叩头。吕不韦笑了一笑说："好，好，好，这年嘛，你们好好地过，我陪你们这一会儿就得了。"

年初一下午，一个足智多谋的门客向吕不韦献计道："相国何不辞职回河南封地享福，秦王没有相国在眼前，也就把事给忘了。再过几年，秦王想起相国对他的大恩，或许还会召你回咸阳。"

吕不韦摇头道："辞职我不干，让他免我的职，落个不孝之名。"

又有一个门客单独面见吕不韦，献计道："何不聘刺客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暴君?"

吕不韦攥住那个门客的双手哭道："我怎么能收买人刺杀他呢?我还是舍不得他呀!"

众门客献计不成，只好到背后嘀咕去了。

廷尉李斯是个本分的人，对于嫪毐他下得了手，对于恩人吕不韦，却还是礼敬如前。嫪毐被处死后，他向秦王政建议："相国虽处事有碍国法，但对先王和大王忠心不二。从嫪毐之事，可看出相国惧祸而自保，大王宜宽待之。"秦王政颔首不语。李斯又亲到相府安慰吕不韦道："相国要善保贵体，大王处我已劝阻过，决不会对相国用刑，大王并未忘旧恩。"吕不韦听了，才略有些安心。

为赵太后给吕不韦送信的那个黄门名叫芮进，是赵高的干儿子，很会做事，八面见光，从来不得罪人。芮进在顶撞了吕不韦以后，心中十分同情赵太后。年前，他抽个空子又骑马到雍水棫阳宫，向赵太后说了吕不韦的情形，又劝赵太后道："太后，大王盛怒之时，顾不了母子情分。到头来，大王还是会想念母后的。吕不韦兴旺不了几天，等到报应那一天，太后的气也就消了。"

赵太后哭道："天下的创业男子，没有几个是真爱女人的。他用着你时，叩头下跪，不用了，翻脸不认。做女人的，命没有几个好的。"

芮进道："哎!世上事就是这个样，'抛石向天头，小心自己头'。抛长了，砸着自己。太后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赵太后沉思了一会儿道："芮进，你回到宫里，见着太王太后说，让她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太王太后便是华阳夫人，芮进回宫后到升龙阁，向她说了赵太后

要孟况去做伴儿的话。阳华夫人听了，叹息道：“赵太后年轻时就是这样，做事轻率，不稳重，以致如今害了自己。”说完，写了一个手简，对芮进说：“你去交给秦王，不能瞒着他做事。看我的老面子上，他总还是不会违我之意的!”

芮进找着秦王近侍的黄门，把华阳夫人的书简递上，秦王看完了道：“既然太王太后求情，我也不好伤她面子，这样，我再派几十个宫女前去服侍太后，只是太后也要自省，日后若再为恶，我定不饶。”

近侍黄门把秦王政的话转告芮进，芮进赶忙告诉太后，赵太后心中欢喜，十分感谢芮进。

秦王政九年底，吕不韦多次受门客、舍人以至于秦王的安慰，以为没事了，又放心过着日子。秦王政十年过年，吕不韦府外虽然冷落，家中却过得热闹。大年初一，四千多门客、舍人一齐给吕不韦跪下叩了头以后，吕不韦又来了精神。有几个门客向他献计，他不纳，自己却想了个妙计。这条妙计，从大年初一直想到正月二十五。在二十五日中夜，他忽地起身，把被子拱了个大翻白儿，一拍他最喜爱的小妾王美人道：“美人，美人，你醒醒!”

王美人睁开一只美人眼，问他：“相国，天才半夜，醒那么早，明天白天又困得睁不开眼!”

吕不韦又拍了她一下道：“美人，我有计了。”

王美人闭着眼笑道：“你肚子里尽是计，人家姜太公是三步一计，你是一步三计。我说你不要想那些什么诡计，老实呆着吧。”

吕不韦道：“这次可真是好计啊，肯定管用。”

王美人还是闭着眼道：“管用?嫪毐这个大阴人怎么还让人家看穿了?”

吕不韦道："那是他自己有心没肺，喝了酒，吹大话，养了孩子又留着，风声一急，他又造反。我的计再管用，也让他给我颠打得露了馅儿了!"

王美人问："到底又想出了什么计?"

吕不韦道："我从几千女子中选出你来，你是美中之美，锦上添花，你口是馨口，心是松心，淡雅如云，鲜明似日，是不是?"

王美人忽地起来，问吕不韦："你一给谁戴高帽，谁就要倒血霉。你这样夸我，准是要祸害我。"

吕不韦道："我不祸害你，我叫你去享福。"

王美人问："你叫我到哪儿去享福?你们家这个福，我还不够享?我说你可别学嫪毒为人，朝三暮四!"

吕不韦笑道："不是，我把你送给一个比我好得多的人，比跟着我强一万倍。"

王美人问："这个人是谁?"

吕不韦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再搭上右手的食指，比了一个"女"字道："就是当中有个女字儿的!"

王美人问："那是谁?"

吕不韦说："当中带女字儿的是秦王嬴政，我的儿子。"

刚说了一句，窗外铜钟敲响。有一个侍女在窗户下叫道："相国，相国，王廷黑夜派人来，命相国到前边接旨呢!"

吕不韦魂飞哈密国，穿了半天，才把衣袖穿到胳膊里。连声叫

苦，哪知左衣袖穿到右胳膊上，只好又褪下来重穿，然后急忙走到前厅，宣旨的黄门，正是赵高。他见了吕不韦，沙哑着嗓子念旨道：“相国年事已高，不宜在咸阳供职，从即日起，立赴河南洛阳封地休假、待命。”

吕不韦听完秦王政的旨意，身子仿佛一下子就沉入了黑海。八极茫茫，何处是安守魂灵的太平之家?他跪着往前爬了一步，口中道：“赵山陵使，我有一事求你，烦你给我请旨，我要见大王一面，有话说。”听不见赵高的回答，抬头一看，赵高已经走下了厅阶。吕不韦高声叫着“赵山陵使，赵大黄门”，但是赵高头也没回地领着几个小黄门走了。

夜天上的群星似乎都在笑话那伏身不起的吕相国。要不，星辰为何都一闪一闪的，又像是在挤眼儿，又像是在撇嘴儿……

清晨，吕不韦到朝房外面等着嬴政临廷，他好见面。不料，一个传事的黄门出来宣谕：“王今抱恙，不能临廷，百官归家。”

那个传事的黄门直截了当地说：“吕相国，你难道真是不明白大王为何今日抱恙?你若不赴河南，他的病怕是也不会好了!”说完走了。

吕不韦骑马出了秦阳门，回头瞅着秦宫中的那巍峨的殿阁，哭丧着脸道：“赵政儿，赵政儿，你忘了邯郸旅舍了。你是谁的骨血?没有吕不韦，你难做秦王。”

吕不韦在秦阳门外立了大半天，直到日已夕矣，云已积矣，他才回到府中。带上七八个从人，云车两辆，一辆载王美人，一辆载他自己，趁天黑之前，匆匆地赶出咸阳城。家事尽托老家人吕锦管理，并说：“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说我的坏话，大王暂时疏远我，将来总会命我回来的。你在此好好地管理家事!”

吕锦道：“相国保重，老奴一定用心掌管，等待你回来欢聚。”

吕不韦恋着那富贵繁华的咸阳城，一路上，唉声叹气。王美人也不乐意走，回头对吕不韦说：“嗨!相国，大王叫咱们去河南，不是赶戍卒迁戍吗?”

吕不韦在车上晃荡着身子，黯然泪下道：“哎!机关算尽太聪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王美人又问他：“河南怎么样?”

吕不韦苦笑道：“那里深宅大院，尽够你住的。”

四只车轮，十六只马蹄，顺着咸阳古道，遥望着东方那如海的云山，走了。

嫪毐死了，吕不韦走了。秦廷中朝事惶惶。近日咸阳城中多有六国之客投到一些权贵门下，献计献策，为争为夺。其中有一个韩国的水利专家，名叫郑国。他到秦国王廷献殷勤，说什么：“若从云阳县西二十五里始至中山邸瓠口修一道渠，傍北山，东经洛地，三百多里可以灌溉农田几千公顷，利国之事，莫过于此。”

这本来是个好事，秦王政也信了，水渠的工程也开了。但有几个多嘴多舌、年纪已大的朝廷贵宰和王族老头儿，却凑齐了，跪着向秦王政启奏道：“韩人水工郑国，是个什么东西呀，他让我们修三百多里的大渠，耗费人工几十万，使秦国无暇再去夺他韩国的土地。这是故意削弱我们，若信了他的话，三年后，关东之地，将为诸侯所有了。”

其中有一个老头子是嬴政的皇叔，名叫寺駚，他向嬴政说道：“大王，六国之客，云集咸阳，挑唆生事。如不逐去，我国危矣!如今不只是一个水工郑国，贵官门下，此类多有之。他们把六国的饮食、宫室、衣饰、婚姻、礼乐之事带到秦国，秦国一旦学了他们，国威丧尽。这些人全都居心叵测，应该一律逐回国去，方保天下太平。”

秦王政被这几个老头子一嚷嚷，心中也觉不对劲，便宣言朝中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中尉等官员，旨命他们在一个月内查清咸阳城中的六国之人，填写名册报上，并一律逐回国去，并通令各地方照此办理。

御史大夫等官员接旨后，先派人去抓那个监工修渠的郑国。不料他早已跑了，没抓住。接着又派屯卫军、各亭亭长、各里里正到处搜索六国在秦国存身之人。搜索的队伍，在咸阳城中，从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吓鸡骂狗，敲盆子砸碗。见着面生可疑之人便问："你是哪国人?啊!走，跟我们去一趟。"若有人不服，一条大索套上脖子，押到监狱中，便说："这不是秦国人，是个间谍，该逐。"仅半月之间，就填了一抱又一抱的简册，要逐去的人，何止万千。咸阳震动，人心不安。

这一天，三个里正闯到李斯府中，大咧咧地往前厅上一坐，命令李斯的家人："去，把李廷尉请出来，我们有话说。公事公办，官无大小。"

李斯走到前厅，心中有数，却问那三个里正："你们三位来到敝府，所为何事?"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里正问李斯："廷尉是哪国人?"

李斯道："楚国人。"

他又问："既是楚国人，为何还不迁走?"

李斯道："大王无令，我向何方去?"

他又问："逐客令下多日，廷尉不是不知道吧?"

李斯道："每日伴随大王，却不曾听大王逐我。"

他说："王法无亲，廷尉当在被逐之列。"

李斯说："好，让我见过大王后再走。"

三个里正一齐说："不必去见大王，你现在就可以卷行李，带上家小走吧!"

李斯又问他们："限我几日?"

那个年轻的里正道："紧限就在当日，宽限可以三日，但是你得交地皮钱。"

李斯问："三天要多少钱?"

年轻的里正道："每日一万，三日三万。"

李斯笑道："好，好，我在这儿多年，破书乱几的，得收拾收拾，三天也差不多了，谢你们开恩。"

李斯当即命家人李乔付给这三个里正三万铜币。三个里正挟着钱，欢天喜地地走了。他们出了李斯的府门，一齐吐吐舌头笑了，说什么："一个威风凛凛的李廷尉，在我们面前矮下了三四尺。"

次日，李斯便到勤政殿拜见秦王政，说："大王，臣仅能见你这一面了，明日即回楚国。"

嬴政问："这话从何说起?"

李斯道："大王逐客令下后，臣也在被逐之列，昨日三个里正已当面逐臣。臣为向大王面辞，在咸阳逗留三日，他们向臣要了三万铜币，当即兑现，说是地皮钱。今天臣特来陛辞。"

嬴政作色道："本王从没说逐你，真是匪夷所思。"

李斯道："大王既下逐客令，臣乃客卿，被逐是应该的，不政令不行。"

嬴政道："逐客令，是逐六国来秦国可疑之客人，非逐六国忠于秦国之客人。"

李斯道："良莠并生，六国客人居秦者甚多，怎能一时分清谁贤谁愚?"

嬴政沉思道："逐客令下时，并没和你商议。依你看，逐客令当否?"

李斯笑道："臣有一语，未知大王听否?"

嬴政笑道："廷尉有言，当倾听之。"

李斯在秦王政的右首，端首整衣道："臣闻大王逐客令下，写成一简，现略陈大意。大王，多日来，臣听见满廷官员议论逐客之令，臣认为逐客令不合秦国国情。昔年，我秦国缪公求天下士以辅国，西请戎戎之士由余，东得楚宛人百里奚，又接来百里奚的朋友宋国的蹇叔。为此，晋国的丕豹、公孙支都投到秦国。此五个贤人，都不生于秦国，缪公用了他们的策略，吞并了二十个诸侯之国，称霸于西戎之地。秦孝公利用了商鞅的变法，移风易俗，人民才富足起来，国家才强盛起来。百姓守法，乐为国家出力，因而打败了楚、魏两国的劲旅，拓地千里，至今我秦国仍用商鞅之法。秦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罗九夷，制服楚王，鄢、郢震动。又东据成皋之险要处，割取肥沃，使六国合纵之策散漫无成，只得西向事秦，功业直到今日未失。秦昭王得范雎，听其计，废去穰侯，赶走叶阳，强公室之威，杜私属之门，蚕食诸侯，使秦国成王帝之业。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都因为信了这些客卿的话，而成就了大功。那商鞅、张仪、范雎都是从其他诸侯国来到秦国

的客人，却建立了于秦国有利的大功。由此可见，这样的客人，对秦国并没有负义亏损!如果以前的四君都闭门谢客，冷淡贤者而逐去，秦到如今也不会如此富强!今陛下广敛昆山之玉，口夸随和之宝，头垂明月之珠，身佩太阿之剑，仪举翠凤之旗，闻赏灵鼍之鼓，这种玉，这种宝，这种珠，这种剑，这种旗，这种鼓，都不产于秦国，而陛下却能用之、使之、悦之，为何?如果只有秦国出产的东西，陛下才用，那么夜光之璧不入秦国的宫室，犀象之器具不为秦人玩好，郑、卫两国的美女也难以来到秦官，而骏强千里名驹不养于秦廷外厩，江南的金锡不为秦国所用，西蜀的丹青不为秦宫所采。大王忽然改变取士之大策，实在是前后矛盾。不问这个客可用不可用，不论这个客是不是真心来辅助秦国的，只要不是秦国的人，就去掉；只要是来秦国做客的就驱逐，这是一种什么策略?难道色、乐、珠、玉都可以用六国的，只有人才不可用六国的吗?长此以往秦国将沦于羸弱，还谈什么震动海内以制服诸侯?臣闻地广者产粮多，国大者人民众，兵强者将士勇。泰山能容下一土一石，所以能成其大；沧海不择细流，所以能就其深；王伯之业不离百姓，所以能明其德，才能无敌于天下!现在如果大王充百姓以归敌国，谢宾客以就他邦，使天下有才有能之士，退缩而不敢西来秦国，而又想让秦国不濒于危境，恐怕是不可能的!臣昧死上言，望大王俯察之!”

嬴政听完，瞅了李斯半晌，站起身来，悄悄地抓住李斯的手道：“老天把你赐给秦国，才使我们迷路的车重返顺路。”言毕，即令李斯：“代寡人公布于众，逐客令即日除之，被逐的客人要追回，并给予礼遇封赏!”又说：“把此次逐客中，受贿、索贿者，一律杖毙，决不姑息。”说完，亲手写了废除逐客令的诏旨，由李斯转交相国昌文君处。李斯端简陛辞出殿，嬴政又命黄门招呼李斯回来道：“卿先头说那些话请写成书简呈上寡人，我好早晚一览，以澄胸臆!”

李斯点头，出了王廷，先到相国昌文君府，把嬴政的废逐客令诏简交付昌文君执行。李斯回府，把先头写好的谏逐客令之文改了几个

字，派人呈给秦王，秦王政一看再看，爱不释手。

次日，李斯行使廷尉之职，派大量心腹侦探逐客令施行时，受贿、索贿之人的名单，造成一册。又设立检受署专门审理受贿索贿案，咸阳城中逮起索贿、受贿者三百人。

诈了李斯三万铜币的三个里正，听到逐客令废止，还说："废了就废了，我们也省事了。已逐的就逐了，没逐的不要再逐了。"

到下午见到了廷尉署颁布的简告，才知道，连已逐了的客人都要追回。他们三个商议："李斯的这些铜钱怎么办?成了追命鬼了。"

正在惊慌之时，廷尉派的将校已到，把三个里正逮起来，家抄一空。解到廷尉署，不待李斯见面，将校们把他三人一顿乱戈刺了七八十个窟窿，趴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

李斯执法严峻，凡是查出受贿、索贿之人，只要人证、物证俱在，当即杖毙。通知家人领尸，不在监狱中停留。前后杖毙三百多人。

逐客令废止之后，六国在咸阳之士又摇摇摆摆无忧无虑地出入公卿府和市廛之间。

在此，王族、贵宰也有在秦王面前暗谮李斯为人的，他们说："李斯是楚国人，大王若听信他偏袒诸国之客，将来他们必夺秦人之权，陛下宜早防之!"

嬴政道："他国人只要对寡人忠诚的，就可代掌秦人之权，汝等勿再多言!"

这些王族、贵宰听了不敢再言，但心中却都愤愤不平，群聚终日，以坏李斯为目的。李斯暗派心腹之人，逐一访查他们的行迹，以

对抗之。

曾向秦王政奏说韩国的水工郑国是坏人的那个皇叔寺䮍，这个人有点小能耐，但对学问一知半解，又好妄加非议。他平日最妒李斯之才，肆意菲薄，视为仇敌。秦王政好不容易听了他这个皇叔的话，下了逐客令，又收回去。他心里不平，到处谲肠诡肚，骂李斯要败毁秦国的江山。诏下收回逐客令的第二天，他在朝房中向群臣说："李斯一会儿入朝，我要给他点颜色看。"

大家激他的火道："你不敢!"

寺䮍怒道："今天我非收拾他不可!他在我面前算个啥呀?"

正说着，李斯来了，刚入朝房，见是寺䮍，回头就走。寺虢大喝一声："呔，大胆的李斯，回来，有话问你!"

李斯回来了，问他："大人有何指教?"

寺䮍道："从今日起，东面朝房中没有你的站脚之处，你到西面朝房，凡是客卿都到西面。"

李斯道："好，不才悉听尊命。"

寺虢又说："听说你抓了一些逐客的人，可是事实?"

李斯道："是奉大王之命，抓了一些索贿、受贿不遵国法之人。"

寺䮍道："你给我放了他们。你是个客卿，这样对付秦国的人，用心险恶。"

李斯道："大人可去请示大王，大王若有了诏谕，我一定行之；若仅凭大人之言，忤了大王的旨意，我可担当不起。"

朝官们一听都笑了。寺駣大怒，手拿着象牙笏板，便去打李斯，道：“我为秦王除奸。”

李斯的随从一齐上前护持，把李斯拥下去。寺駣又追到朝房之外，声声喊打。有些黄门看在眼里，心中不服，慌忙到宫中报知秦王政。秦王政当即驾临广德殿，不等议事，“叭”地一拍案道：“寺駣你知罪吗?”

寺駣忙出班跪下道：“臣不知身犯何罪?”

嬴政命殿外武士把寺駣拉下去斩首。

寺駣以为秦王政吓唬他，及至武士们打掉他头上的皮弁，揪住他的头发，用两条大斧压住他的脖子，他才慌了，道：“陛下，我有罪。我认罪!”

嬴政只一摆手道：“杀!”

武士们便把寺马駣拉下去。李斯慌忙给秦王政跪下，为寺駣求情道：“陛下，寺耽方才在朝房之中虽恃宠逞骄，但罪不当死。”

嬴政道：“他明知故犯，便是欺君。这些达官贵人若有不服的，为使秦国强盛，就杀了他，以压压他们同类的骄威!”

百官还要为寺駣求情，嬴政摔碎了几上的玉璧，起身作色道：“再谏者，杀!”

但听广德殿前一阵怒鼓响，武士的大斧劈下，寺耽的人头倏然落地。

怂恿寺耽难为李斯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秦王政命知情的黄门指出他们，一共二十多人，一并去职为奴，发往骊山修地宫。这二十

多人的家属尽迁回原籍，让其流散。满朝的文武，经寺駣这一死，二十多个起哄的一受处置，人人心惊，个个低首，暗说：“啊呀!大王已经成长起来了。其威严若此，今后再不可大意了。”

次日，秦王政传出旨意：“自十年元月起，王自称寡人，不再称本王；臣民皆呼陛下、天子，不称大王、我王，不得有违。”他向群臣道：“寡人幼称为王，今寡人已是青壮之时，当称寡人、陛下。且周为秦所灭，寡人高于列国之王，当称天子。”

且说嫪毒事发后，朝内官员对秦王政的态度不一。有一些人认为嫪毒祸乱秦廷，杀之、裂之皆为得当之法。又有受过嫪毒恩惠的人，他们却暗议秦王政：“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摔杀二弟，有不慈之名，弃母咸阳，有不孝之行。”秦王政曾向群臣说过：“谁若轻议嫪毒、太后事，便用铁蒺藜骨朵杖杀之!”因此，有人议论秦王道：“蒺藜杖杀，为桀纣之治。”这些议论者二十七个人，又形成了羽党，并向六国到秦国来的使者散发书简，尽言秦王政之过，以毁其威。这些人的行为被蒙武府中门客探知，报给蒙武。蒙武细查一番，果然是真，就密奏给秦王政。秦王政特命蒙武尽逮捕他们下狱。审问期间，他们二十七人要面见秦王政，自称：“有话要说。”

秦王政听了蒙武的回报，在便殿重审那二十七人。那二十七人异口同声地道：“我们议论、发简，其事实有，但是为了老太后。她一个人呆在棫阳宫里，孤零零地，天下人不笑话天子吗?只有天子为太后的孝子，我们才能有忠于君之行，并非为嫪毒翻案也。”

嬴政冷笑道：“嫪毒欺骗寡人，祸乱家国，害人甚众，且又造反，寡人杀人，何为嫉妒?所谓二弟，乃嫪毒造孽，非我嬴氏族属，留之必为后患，摔杀何为不慈?太后生活不谨，以金玉之躯，贱售于不法之徒，毁寡人之形象，幽之，何为不孝?凡是嫪毒党徒，寡人除恶务尽，乃为国家社稷之安定。立铁蒺藜骨朵以威之，有何不可?你们二十七人乃是嫪毒党徒，漏网之鱼，又在作祟，向六国使者散发寡人所

谓的四大过错，欲为嫪毐复仇，非为国家也!你们尚有何说?”

二十七人当即语塞，难以对答。嬴政发作起来，便令蒙武把他们二十七个不明不白的多事之人押到廷尉李斯处，细审口供。那二十七个人一齐承认：“是为嫪毐朋党。”嬴政令蒙武到李斯那里宣旨：“一齐杖杀之，并向众臣宣扬，凡是嫪毐党徒。皆无生路。”

李斯奉秦王政之令，把那二十七个人，都使大棒，先打烂了身子，后敲碎了脑袋。

此事施刑过后，为大多官员所知。免不了沸沸扬扬，又议论了起来。尤其那六国的使者，到处打听：“秦王为何又杀了那二十七个官员?啊呀，也太多了，秦国的官可不好做!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哪有这些事儿?做官的太平，也不出嫪毐这样的人，就说出了这样的人，处死嫪毐，也不能遗弃母后呀!”

六国使者之议，又为秦王政所闻，心中纳闷。有一个齐国来秦国为官的人，姓茅名焦，嬴政很信任他，拜他为上卿，常常宣他到几案前议事。一日中午，茅焦求见秦王政，说有密事启奏。

黄门进去报告，不多时出来，把茅焦带到梨花小殿中。秦王政屏去左右的黄门，向茅焦笑道：“茅卿，寡人知道你今天来奏何事!”

茅焦却回问：“天子，你怎知为臣所奏何事?”

嬴政笑指着茅焦道：“你欲步那二十七个叛臣之后尘，到嫪毐那里吃庆功酒席。”

茅焦道：“臣非嫪毐党徒，即说错，天子也不会那样处置我。臣为秦国不失人心计，有数言奉上。陛下若听，便听之，若不听，便由之。”

嬴政点头道：“你且讲来，寡人愿听。”

茅焦跪叩于地道：“陛下，你如今年轻有为，以吞并天下归一统为大计，其他事，皆次之。太后有过，天下人不是不知道。既已知道，迁到棫阳宫，不让她归咸阳，难道就可掩天下人的耳目了吗?陛下不让太后归咸阳，那些中伤秦国的小人就到处造谣，第一个先说天子为大不孝之人。此事传之六国，于陛下的人格有损，使天下人心背逆秦国。这样怎么能使天下归心呢?天子处死二十七人以后，六国使者到处传播，意在损害秦国。天子若听微臣之见，可命车马接回太后，一切不利之口皆塞住，才可使天下归心，此为上上计也。”

嬴政听了扶起茅焦道：“上卿所言实为秦国，非为嫪毐，寡人信之不毁!”于是命人把大梁来的一个名叫尉缭的客人，也请到梨花小殿，命人摆一小席，三个人对饮。饮酒时，秦王政又问茅焦：“茅焦，你知道寡人为什么请出大梁最有学问的人来陪你饮酒吗?”

茅焦道：“臣不知。”

嬴政道：“尉缭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和你一样，都是为秦国强盛而来劝说我。他虽来自异邦，却真为秦出力。他劝寡人不要吝惜财物，要用金钱贿赂六国的大臣，使他们为秦国做事，为秦国说话，事事掣肘本国的王者，从而成为秦国的内应。我们再动以强大的兵力，六国可取也。他的策略太好了，寡人即行之。你们二人会面后，请尉缭先居贵府中，早晚商量。若有什么强秦大计，再告诉我，寡人希望你二人交个知心好友!”

茅焦笑道：“人之一生，裁长补短方能为高士，臣愿向尉子学习，共保秦国统一天下之大业!”

尉缭亦和茅焦执手相谢。茅焦把尉缭请到家中，待为上宾。日久天长，茅焦和尉缭结为挚友，无话不谈。一日论起秦之政事，尉缭

说："秦王的为人，非一般人可比。他长了一个高鼻子，这样的人心志都广大；又生了一对长眼睛，这样的人都不驯服；又长了一个腆胸脯，这样的人都难斗；又生了一个豺狼的嗓子，这样的人都少恩。他又好动，居约易出，好做大计以胁人。他如得了大志，可以翻脸无情的为祸他人。我是一个外邦流落到秦国的人，他肯和我对桌而食，促膝谈心，是因为他为人谦和吗?不是!他是为了秦国的强盛，为了完成他吞并六国之野心，才如此笼络人，以便天下人都归顺他。我不能和他长期相处，成全了他的野心，这样对天下人民不利。我早晚要离开秦国，不能留奸伪之名于后世!"

茅焦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七尺男儿处世，应为英雄之主而用，才能实现远大的志向。你啊，还是在咸阳城呆下去，我们是好朋友，不要分开。"

尉缭不听，偷着走了多次，每次都被茅焦追了回来。事为秦王政所知，又面见尉缭，动之以情，赏赐甚厚，使一个明明知道秦王不可深交共处的尉缭，终于甘为秦王政所用。

秦王政听取了茅焦所谏之言后，便命蒙武到棫阳宫中宣旨："请太后归咸阳。"当天下午，派人接回太后，行动之迅速，使满朝的文武官员和后宫的人都为之震惊。

赵太后还宫以后，到福年阁居住，这时，秦王政有命，凡后妃所居之殿、阁、楼、房，一律都改为宫。福年宫正屋中，几年无人居住，已是尘土蒙蒙，阴风历历，蜘蛛盘丝，卢蜂做蛹了。赵太后见到此光景，一边令人收拾，一边泪流满面。

嬴政听说太后回来，于次日中午到福年宫来见，心中也十分酸楚。赵太后先是哭，后来笑了，道："陛下不必伤心，哀家知你是孝子。那一年在邯郸，你才五岁，亏吕相国买通赵国大将乐乘等人，我们才得以归国。我本想不回国，怕在路途成为累赘，连累于你。五岁

的你牵着我的衣服，哭叫不止，说什么一生也离不开母亲。我只好抱着你，跟吕不韦逃到这咸阳来了。可知你如今还是那样儿。我年轻守寡，于人节有亏，自知不对，从此静守深宫，为天子的脸面争光。”

嬴政泪流两行道：“母后回宫之事，还亏得大夫茅焦……”他随即把处置二十七人及听取茅焦之语，迎太后回宫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最后说：“母后今后在宫中可随意享乐，若有不顺心的事，请向王儿说明，王儿一定不使母后寡欢。”

赵太后道：“茅君为秦之上卿，亢直敢言，而又不伤君臣、母子之大体，使秦国社稷得以安宁，是一个真正的上卿。陛下有福，得此明臣。”

嬴政又说：“母后不宜在福年宫居住，可免去若干枝节。几日后，移到秦阳门南隔街的内云阳宫。那里没有宫女、后妃、黄门的纷扰，也没什么诋毁母后的小人。内云阳宫中，林木荫厚，清水陶连，假山叠叠，名花艳艳，正宜母后养老。王儿我不时去探望母后，也不悖人伦之情。”

赵太后大喜，她说：“我也正想说与陛下，欲到二百里外的甘泉山上的外云阳宫居住，如今陛下要我到南宫养老，正合我意。”

赵太后回福年宫只住了十天，欢天喜地地出了秦王后宫，到一街之隔的坐南朝北的内云阳宫去住了。八个宫女，八个黄门，加上一个孟况，到了内云阳宫，把宫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太后日观花圃，夜听蝉吟，心安理得，虽有些暗中的情愁，却也随往事付诸东流，永不回头了……

秦王政又来看过赵太后几次，接触多了，母子感情也比以前深了。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秦王政来看太后时，还曾问过她：“母后，以前你流落邯郸时，都受过什么人的欺侮?”

赵太后道："那时候，我飘零在街头卖唱，多受那些达官贵人的欺侮。他们每每雇我们一些歌女到他们府中唱曲，唱完，便留宿，不论老少，都糟践我们的人格。我们若不从他们，他们便打骂我们，玩够了我们，便又赶出府来。再见着我们，还对我们嗤之以鼻。"

嬴政问："母后，你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吗?"

赵太后道："都记得。"她遂把那些达官贵人的名字说了七八十个，最后说："这些人都侮辱过我、打过我、赶过我。最厉害的一个是赵王的族亲，名叫赵尚，官为太尉，四十来岁了。他从一个姓钱的畜牲那里把我要到他家歌舞，我受他百般凌辱。后来又把我送给他的同僚。再以后，我又流落到街头卖唱!"赵太后说到这里，呜呜咽咽地哭了，最后她说："后来碰上了吕不韦的家人吕锦，是他让我去吕家的。谁知道，多年以后，吕不韦他还是把我……"她又说了些细情，已是泣不成声……

嬴政忽地立起来，拔剑在手，乒地把一个几桌角儿砍下，又在席地上来回走了十多遭，口中道："母后，今日只我母子密谈，没有旁人。我虽身为秦国天子，但经常听到奏说：六国的君臣多看不起我，说我母亲是流娼出身，我连个准父亲都没有，成不了什么大业。我今既为秦天子，就是嬴姓的人!我要用我百战的精兵报仇雪恨!我要把天下轻蔑我的人，都打倒在地，要用他们的鲜血，酿成可口的美酒，供我开怀痛饮，欢庆胜利!"

嬴政自与母后密谈后，天天和李斯、茅焦、蒙武、蒙毅、蒙恬、王翦、桓龆、杨端和、羌瘣、王贲等重要文臣武将聚议天下大事和治国之策，有时一议一宵。嬴政议起事来，精神焕发，从不懈怠。

各郡、各县及京城的屯卫军也加紧练兵。嬴政等人天天想着吞并六国的事，一天，嬴政说："一个天下，分成六国、八国，这怎能行?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六国灭后，就只有一个朝廷、一个天子了。使

天下一统，是吾生平之志也。”

这一年夏季，秦王政又命王翦、杨端和、桓齮三大将带军八万攻赵国的并州之地，共取下阏与、竂阳、安阳等九座城池，凯旋而归。秦王政亲迎至咸阳郊外，为王、杨、桓三大将接风洗尘，三军为之欢腾。

自从母子开心畅谈之后，嬴政心里十分不踏实，他老想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吕不韦，吕不韦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要是他到处乱说，那可对自己大大不妙了。就这时，出外巡视各郡军马的大将蒙武、王翦回来了，要面见秦王，秦王宣召。

蒙武、王翦两位大将军进了文升殿，向在绣因上坐着的嬴政跪拜毕，嬴政命他二人分东西两面坐下。王翦在东首坐着，嬴政因王翦年长，先把脸儿朝向他问：“二卿不知有甚事?”

王翦道：“臣和蒙大将军巡视诸郡县的兵马，探得吕不韦的行藏。”

嬴政忙问王翦、蒙武道：“他如今怎样?”

王翦、蒙武道：“吕不韦居洛阳一年多，仍广交宾客，昼夜在一起盘桓，多有言及王廷之事。有人言：‘天子已知悔悟，早晚会迎接吕相国回咸阳，重掌大权。’有来咸阳为吕不韦请命者，扰乱京城，日事噪喋，宣扬陛下当初做事欠考虑。又有各国诸侯，时有书信和吕不韦相通，甚至还请他去为官。文信侯虽已落职，擅议朝政，未免过甚，又和外邦相通，于秦廷不利。”

蒙武又问：“听说早有人上书简为文信侯求情，可是真事?”

嬴政点点头，命一个黄门到文升殿东间，取出一个铜柜子，“哐啷”一声，倒出七百多封奏简。嬴政指着那些奏简道：“一年多来，寡

人时常接到为吕不韦求情的书简，看后秘而不宣。今听二卿所奏，吕不韦收买人心，欲到咸阳城再兴风雨。你们拯国之心可嘉，寡人之计亦决矣!”

接着，嬴政、蒙武、王翦三人密议了很久。次日有三个飞骑从秦廷出来，飞往洛阳。

吕不韦走后，咸阳城中的府第，曾托李斯经管。半年后吕不韦便把财产、人役、妇女往洛阳搬迁，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仍叫李斯代管。李斯奏过嬴政以后，便派屯卫军把吕不韦宅子的正面府门用泥土封住，只派十几个人住在一些小房中看守，出进都从便门。

吕不韦虽被免了职，可是到了洛阳仍不大老实，动不动以仲父自居。不当官了，资格还是无人比得上的。洛阳城中的贵绅也有些知道他的底细，瞧不起他。他为了扬名立威，招揽诸国来访的宾客，宾客越多，他就越施舍钱财；施舍的钱财越多，宾客也就越多。宾客多了，咳唾之间，都是大话。有人向吕不韦献计道：“相国是秦王的仲父，如今免职，六国名人都为相国不平。依某之见，何不派说客到咸阳为相国游说、投简，向秦王表明相国无辜，使秦王回心，请相国再位列朝纲。”

吕不韦相信黄金和铜钱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他想：花钱收买众多的智谋之士为自己效力是很上算的。于是点头答应了。

从他点头以后，到咸阳为吕不韦游说投简之客接马连鞍，几乎天天都有。

大多说客到了咸阳，密买秦宫中的一些黄门，将简捅进去。秦王政得简后，心知吕不韦又在使心计，但只秘而不宣，以观其变。

廷尉李斯府中时常住有为吕不韦做说客的人，李斯对此置若罔闻。他打定主意不得罪人，既不说吕不韦做得不对，也不向秦王政奏

说吕不韦宾客的活动情形。若有回洛阳的宾客，李斯便给吕不韦带些礼物或者寄封书信，只问“平安”二字，从不涉及秦王政和吕不韦之间的事。

此时关东诸国的游客、间谍也到吕不韦那里去凑热闹，到处宣扬：“秦国若不用吕不韦，六国都乐意接纳他。像他那么有才的人，当今没几个了!”

吕不韦当年遇子楚、献赵姬，成了大功是因为他有钱，免职以后，还想走此路。他想：“花点钱活动，总有一天秦王会下旨让我吕不韦再回咸阳为相。这样天下人都会把我当做先知和圣人来膜拜的!”

秦王政十二年二月初，吕不韦府前的大古柳树，全部披上了青衣。这天王美人梳个洛阳时兴的发样，对着铜镜照了又照，回头对吕不韦道：“我觉得，我到洛阳后越来越丑了。这个地方水土不如咸阳的养人!我昨夜梦着，相国还和我住在咸阳大府的水心阁上。时为夏天，我端着一碗糖水，喂到相国的口上，相国一口一口地喝，正喝着，忽然倒地不动弹了，把我吓得一个冷战醒来，想起我们在咸阳大府那些日子，又哭了良久……”

吕不韦正在翻他的作品《吕览》新近抄的麻帛本。用的是上好的麻帛，抄得又清楚。他笑了笑，说：“美人，最近去咸阳办事的客人回来告诉我，咸阳人都传说秦王想我了，给我来信问安!这么一来，我们又可再回咸阳了。你说的那个水心阁，当日赵太后缠着我，没心思干正事，所以修得并不好。以后再回咸阳，我叫它阁上垒阁，屋上建屋，把咸阳吕府变成人间的仙境!”

王美人道：“到那时候，你恐怕又像撇赵太后一样，把我甩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是做了鬼，也要扒你的皮。我不像赵太后那么不要脸，什么样的男人都要。我王美人，哼，冰清玉洁，问心无愧!”

吕不韦笑道：“你说得很对嘛，女人，就得从一而终。我死了以后你会怎样收缘结果?”

王美人笑着问吕不韦：“你什么时候死?”

吕不韦嬉笑道：“没有几天了，你害怕不?”

王美人笑道：“我害怕什么?你要真死了，府里的大权都落入我手中，吃也吃不尽，花也花不完!”

吕不韦也笑了，道：“你想好事去吧!我才不死呢!只要有这个人在，我一生将立于不败之地。”

王美人问：“是谁?”

吕不韦在他的书架上找了半天，找出一幅白色绫绢画的画来，递给王美人道：“你看，就是他。”

王美人展开一看，画上是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趴到锦席上，咧着小嘴，还笑呢!于是她又问：“这是秦王政小的时候吧?”

吕不韦道：“对了，他是我生的。这是他四岁生日时，我在邯郸请高手匠人画的。我们有父子之情，父子无隔夜之仇，他能让我长期住在洛阳捱这个寒冷的日月吗?”

王美人未及回答，老家人吕锦来到精舍窗外招呼：“主人，王廷派三个飞骑宣旨，声言叫主人火速出迎!”

吕不韦慌忙拨拉开王美人，到了前厅，也不跪接。三个宣旨官冷笑一声，扔给吕不韦一束泥封的王简，头也没回，上马走了。吕不韦拾起那束泥封的王简，到厅中打开一看，简中说：

文信侯：你何功于秦?秦封你河南，食十万户。你何亲于秦?号称

仲父。见旨与家属徙处蜀，不许过宵。

简中有秦王的紫泥宝印，连印三颗，以示重要。吕不韦看完，把书简烧掉，口称有点小恙，到后屋中一躺，攥着王美人的手，呆呆地不知想什么。王美人问他：“王廷来了什么旨?”

他只说：“是秦王给我问安的书简。”又请求王美人道：“你今夜到别处去宿，等我养好精神再说!”

王美人见吕不韦有点失常，便不再多言，走了。次日清晨王美人去敲吕不韦的门，怎么敲也不开，忙叫人把门闩拨开，到里间屋一看，吕不韦倒在床上，蓬头散发地死了。在那地席的小几上，还放着半瓶鸩酒，王美人哭了一声“相国”呀，便抱起那个肚大口小的陶瓶来，把那半瓶鸩酒一气饮下，趴到吕相国的身边，折腾了一阵之后，也死了，临死还攥着吕不韦的手不放。

吕不韦饮鸩而死，王美人情意专一，随他而去，引起吕府的震动、哀痛。吕不韦有子七人，大都已近而立之年。他们为父发丧，不惜重资。吕不韦平时待门客甚厚，不韦殁后，门客群聚，在棺椁前披发顿足大哭。有的门客，让不韦的长子，派人飞马给咸阳王廷送信，不要私葬。一方停灵七日，每日里一片银山孝海，涌出滚入吕府，哀音扩散数十里。

七日后，往咸阳王廷送书的人回来，说：“王廷只说可以随意安葬，不韦已是个庶人，与王廷无干。”人们听此消息，都为之叹息道：“不韦生前曾是一朝名相，如此处置，王廷也太残忍了。”

吕不韦的七个儿子都向门客们问计道：“父亲大人生前为秦廷效劳，今不幸自戕而损，王廷不闻不问，叫我等对葬礼如何安排?”

这时，吕府已聚门客三千余人，大家愤秦王有负于吕不韦，便都嚷嚷道：“王廷既负恩公，恩公难道就应草草安葬吗?应葬如相国礼!”

吕不韦的儿子们道："王廷若怪罪下来，危及家族怎好?"

三千门客都发誓道："如有事我们愿以生命担之!"

但还是老家人吕锦想了一条计策，用小棺盛殓了吕不韦的尸首，在夜里偷偷地合葬在洛阳北邙吕不韦夫人坟边。出殡之日，吕不韦的套棺大椁中已是个空壳，一口小棺材盛着王美人的尸首，跟在吕不韦大空棺之后，埋到了洛阳另一个地方，聚个大坟堆，号称吕冢，实是遮人耳目。门客们虽知情，但都没有传说出去。

嬴政得知吕不韦自杀的消息，又听说以相国之礼出的丧，不觉地发了怒。在广德殿发了一道旨意："凡是祭悼过吕不韦的三晋之人，皆逐出洛阳咸阳两地，有官的夺官，归乡务农；凡是秦国人祭悼过吕不韦的人，有官的夺官，都迁到房陵聚居受管。"

这道旨意下达后三月，秦王政又下一道旨意："凡吕不韦一门族属，皆改为奴籍，财产没入官府。"

这一下洛阳的吕府彻底被查抄了，如山的金银、钱帛和粮食用几百辆车子整整往官府运了一个月。吕不韦的七个儿子以及下人，皆被分配到各郡、县为奴；一千多女眷、使女、仆妇排成一长串队伍，往咸阳进发，在路上又哭又叫，披头散发。这些往日在吕府中跟着吕不韦享受醉粉狂香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翻阶的黄叶。傍墙的断枝……

这一千多女眷、使女、仆妇被赶到咸阳后，由于没地方安置，李斯命她们先住到吕相国的旧府。那一千多女人，大多是从这旧府迁到洛阳的，今日又返回这个地方。一双双明眸，看着自己曾经涂脂抹粉的窗台前，又看着那曾经步月临风的松树下，泪水不禁飘落胸襟，呜咽相对，如坐立于烟邦梦国之中。第六章韩子悲歌秦王政十三年正月朔日，嬴政驾临广德殿，百官拜年走出朝纲后，嬴政留下李斯、桓龆、王翦三人，一切黄门执事全都驱于殿外。嬴政道："寡人自承大统

以来，今已十三年矣。寡人幼有大志，欲奔腾万里，南至南越，东至朝鲜，西至戎夷，北至匈奴，并六国之地。自三皇五帝以来，华夏便是一家，今何为而分裂之?只有合之、并之，才为华夏万古之福!寡人今欲先伐赵国，打通我秦兵东出之门户，尔后再加兵诸国，逐个吃掉。不出一年，天下可混一矣!混一之日，寡人同尔等，东登泰山观日出，南临禹穴寻古。此乃男儿大志，各位以为如何?”

李斯道：“陛下之志，自古未有，只有圣帝哲王，才能翻大海、淹长陆!”

桓齮道：“陛下之令即出，桓齮等赴死就道，也要征伐六国，以合并之!”

王翦道：“陛下有一统天下之志，翦等百战沙场，毁身沥血，又何辞乎?”

于是嬴政决计，用桓龄为大将军，提大兵十五万，直取赵国平阳。秦王政道：“桓卿领兵先行，寡人随后也至河南，为卿之辅军!”

秦王政和他的三个信臣定计之后，豪饮一席，挥剑以歌，雄心跃跃。

正月半，桓齮统马军五万，步兵、车兵十万出函谷关，势如飓风狂雨，直扑赵国之平阳城，大有一拥而破之势。

平阳在邯郸之南一百五十里，为赵国开门启扉之地。平阳若失，秦兵入邯郸，就如履平地了。

秦国大军来攻平阳城的前一日，平阳守将赵猛，把守兵三万懒洋洋地列好了队，讲了一番保国安民之语。分调上城守备。最重要的是派三匹飞马的将军，拿着一封插着鸡毛的告急之简，往邯郸城方向飞驰!只要一告急，赵王就吃不住劲儿了，必定发兵来救，折腾一些日

子。但不论是怎么地，秦兵每次都得一块地方才肯退去。这次，赵猛想：“不把平阳城送给秦王是不会太平的。”

秦兵攻城甚急，其势之大，难以抵挡。赵猛命一些军卒敲着大锣，召唤平民上城同守。总算守了几天，城没有破。桓齿咨并没有死命攻打，他下令：“全军围困平阳，赵王定发大军来救，再诱敌深入而歼之；有生力量一旦被歼，危城也就不攻自破、为我所有了!”

桓龆困城三日后，秦王政派使给他送来一封密简，简中道：“赵王迁命他的妻兄扈辄，带十五万大军来救平阳。”

桓龄闻报后一声令下，道：“全军西退，以诱敌而歼之!”

于是又和一些将领、谋士定好了引诱赵兵深入的计策。平阳城守将赵猛见秦军向西退去，心中高兴，命军民列队出城跪接国舅扈辄。

赵王迁乃赵悼襄王的儿子，悼襄王死后，他十九岁继了王位。年纪又轻，既愚蠢又无能，从小就好玩动物，最喜欢的便是狗和鸟，爱这两样东西，比爱他的祖宗还深切。悼襄王活着的时候，不允许他玩狗、玩鸟，他只好偷着玩。可是轮到他为王了，登王位不到一年，邯郸赵王宫的后苑中便修了十个大狗圈，养了三千多只狗，后宫中一到夜晚，一片狗吠声，惊天动地，真是一个鬼哭狼嚎的世界。他为狗安了五个大厨房，几十个人给狗做吃食。赵王迁平日会骑狗、会驯狗，能和狗饮酒，也能和狗谈话，晚上和狗在一起睡，狗打呼噜，他也打呼噜，狗要是生了病，他也不吃饭了。赵国的当朝大将军司马尚曾劝赵王迁：“王若真爱犬，只养一匹可矣!后宫之中，不宜多养，传到诸国，为人耻笑。”

赵王迁笑道：“吾以养狗为生，若夺之，则吾不活了。后宫的三千只狗，又没吃大将军的粮食，何恨之甚也?”

司马尚道：“大王，如今我国国力甚弱，赵为秦国东门，秦若灭六

国，必先灭赵。王即日计万策，犹难抵秦，日日逗犬，玩物丧志，群臣离心，百姓穷困，恐为秦人所灭之时不远了!”

赵王迁笑道：“大将军，赵国文事靠郭开，武事靠你大将军，我只享清福。”

司马尚气得一拂银髯道：“大王，老臣如萤火之光照得不远。只有大王才能如天心皓月，光被赵土，使赵国安然无事。”

赵王迁刚要说话，一个小黄门气喘吁吁地跑来报道：“大王，有几只爱犬疯了，耷拉着舌头，尽咬人，怎么办?”

赵王迁听了大吃一惊，顾不得和司马尚议论国事，忙跑向后宫，在已被隔离的几只疯狗栏前，又跺脚，又叹息，一直守候到深夜。

几天以后，那几只疯狗死了，赵王命人备以画棺，做了几色缎子衣服，给那几只狗穿上，命小黄门们抬着棺材，前头的一个小黄门打着白幡哭丧，做狗的孝子，到邯郸东郊外埋了。惹得邯郸百姓，几乎倾城而出看热闹，都说：“这几只狗是哪世修来的福?”

此前，在宫里会驯狗踩着鼓点跳舞的一个狗官，名叫扈辄。他为了巴结赵王，把他的妹妹扈美人，献给赵王做了小妃。赵王迁先封扈辄为宫中卫军的小将军，后封为大将军，不到一年，又提拔为邯郸尉，领二十多万兵马。先是管狗，后是管人，好不荣耀。

为此事，司马尚也曾劝谏赵王迁：“一个只会管狗的人，有什么本领，何能掌军?大王可以封之别官!”

赵王迁笑道：“大将军，你胡涂了，三千只狗比三千人厉害，都说人怕狗，哪有狗怕人的?扈辄为人有大才，非你所知，他武艺既高，又忠于本王!”

相国郭开，素来与司马尚不和，凡事总是针锋相对，他跑到赵王迁那里，说：“扈辄年轻，又懂韬略，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大王封之，千对万对，司马尚大将军背后骂大王浑浑噩噩，也太过分了!”

赵王迁听郭开说司马尚骂他，心中发怒道：“司马老头，本王早晚要把你赶出邯郸。”

从那以后，赵王迁再也不和司马尚议事了。司马尚多次求见赵王迁，赵王迁不是说“忙着玩狗呢”，就是说：“我感冒了，不见。”事之大小，只和郭开商议。还有个大武将，名叫赵葱，是赵王迁的族叔，也和郭开要好，很得赵王迁的信任。郭开、赵葱都屡屡在赵王迁面前诽谤司马尚，赵国的王廷中，小人挤得透不过气来，忠心为王的君子们，如水下的流沙，多被清洗退去。

赵王迁第二个癖好就是养鸟，后宫中到处是养鸟的宫女走动，大谈养鸟经。若到赵宫一走，悠悠荡荡，尽是鸟笼子；王宫已不像个王宫，倒像一个鸟市。

自从扈美人嫁了赵王迁，赵王迁置其他女子于不顾，天天和扈美人在一起玩儿。扈美人会踢毽子，能踢十多种花样儿，天天教赵王迁，赵王迁哪还能分一点心在国政上。

司马尚劝赵王不成，一病不起，卧在府中纳闷。赵廷的事，尽是郭开支应。郭开和赵王迁沆瀣一气，王廷之政，乱七八糟!司马尚病好些时，心中余痛不息，便给他的好友，在赵、燕两国边界上带兵镇守的赵国名将李牧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书中尽言赵王迁胡作非为之事。李牧看了他的书，也没有什么良策劝谏赵王迁的行为，只是给司马尚回书，劝慰他省心些。

秦王政十三年二月中旬，秦兵旗鼓直薄平阳之地。邯郸赵宫中的赵王慌忙派人把司马尚请到听松殿中，让扈美人给司马尚斟上一盅美

酒，尔后笑着说：“秦国大将桓齮侵我平阳，你率军去救，许胜不许败，否则这邯郸难保了。本王想让你带十五万大军……”

司马尚长叹道：“老臣受我王之恩，万死不辞。明日我王下诏集结军队，两三日后可以出师，只是老臣伏望我王，作战之事，信将要专，莫听不知军情人的话，以免掣肘!”

赵王迁道：“只要你退得秦兵，本王万事皆依你便是!”

司马尚接了赵王迁给的统领、集结军队的兵符，叩首退下。

司马尚刚走，相国郭开领着邯郸尉扈辄赶到听松殿外，要黄门向后宫传报：“有要事求见大王!”

赵王迁布置了司马尚退秦兵的大事后，心中略平，便领上扈美人，到狗圈前打着精巧的口哨看狗舞。黄门忽来奏报郭开、扈辄求见的事儿，赵王迁领着扈美人到听松殿中去。

赵王迁和扈美人到了听松殿中升位坐下，问郭开、扈辄：“相国和邯郸尉有何事?急如星火!”

郭开跪伏而奏道：“大王，那司马尚多次受大王的戏弄，如何能领兵退敌?”

赵王迁道：“他的心还是忠的，过去他多次和秦人交战，都立于不败之地。”

郭开道：“那是以前，如今他不会再为赵国出力了。我王授给他十五万兵权，若到了平阳他哗变投秦，邯郸可难保了。”

赵王迁问郭开：“那么，赵国王廷下谁可当此重任?”

郭开不答，看了看扈辄。扈辄忙跪下自请道：“大王，臣受恩以

来，百官多有不服者，今自请为将，去退秦师。”

赵王迁道：“秦兵有十五万个人，不是十五万只狗，邯郸尉，你要量力而行呀!”

扈辄道：“百官多以臣为大王驯狗事为笑柄，不想大王对臣也有所藐视，臣请命领兵退秦!”

扈美人也向赵王迁丢个媚眼儿道：“大王，兄长的才华，非庸夫愚子可比，令其率兵，定建大功，妾愿以性命保荐之!”

赵王迁点首道：“那就由邯郸尉代司马尚大将军领兵吧。”

扈辄连连叩首，口中道：“谢大王信任之恩!”

郭开也叩首道：“邯郸尉即使退不了秦兵，大王也莫后悔。司马尚已受过大王的戏弄，绝不会再为大王尽忠。今让扈国舅领兵，总要比让司马尚带兵投秦稳当得多。”

赵王迁点首说：“本王几乎为司马尚所误!”

三日后，司马尚如火如风地从邯郸四方，调来十五万戍卒，齐集邯郸城南扎营。司马尚与军中诸将布置好出征、作战事宜，便到赵王迁那里陛辞。赵王迁在安政殿接会了司马尚，听司马尚回报已了，笑道：“很好，大将军你把统军、调军的兵符都交给邯郸尉扈辄!”

司马尚吃了一惊，呆哑了半晌，眼中含泪，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取出统军、调兵二符，交给扈辄，叩头出殿，放声大哭，回府去了。

赵王迁见司马尚出了殿，向扈辄一笑道：“邯郸尉，这一番就看你的了。郭相国，本王只是享清福，自今之后，王廷之事，尽付扈国舅

与你二人掌管。此次出兵许胜不许败，你二人好自为之!”

二人伏首，一齐应诺，抬起头来的时候，赵王迁已挎着扈美人的胳膊弯走到锦屏之后了。他心中还是惦记着狗舞呢!

扈辄夺了司马尚的统军之权，便到邯郸南郊大营中军会见诸将。赵国的诸将以前多是跟着司马尚作战，今日见“驯狗英雄”扈辄来指挥，个个心中不服。扈辄到了营中。按简册点将军、国尉、都尉等三百多人的名字，大家应声不畅。点完，扈辄拍几叫道：“诸君多从灶筒中来，个个被生烟呛哑了嗓子。”

诸将低头不语。

军中谋士谢邱为何为人耿直，于行军前夜叩见了司马尚，道：“大将军兵权被夺，赵王起用‘驯狗英雄’，这次出兵，我料十五万人性命都难保耳!”

司马尚道：“小人塞堵贤能之路，赵国气息奄奄了。此时，我等为人臣的，更应尽其所能。为赵国也，非为驯狗英雄也!不可怠忽!”

谢邱为何泪湿襟衫道：“扈辄指挥十五万人，有卷山之势。我人微言轻，能有何用?大将军以为我应如何做才好?”

司马尚道：“在紧要关头，不忘赵国；在危难之时，明哲保身。”

谢邱为何谨受归营。

次日，赵国大旗南指，先锋将赵长戈将军、国尉颜破败，率骑兵三万直指平阳城。途行七十多里，闻侦报说：“秦兵闻我大军来救平阳，于今晨尽向西退去。”

赵、颜二将派人请示扈辄，扈辄来令道：“先进驻平阳城，再商议

追击秦兵事。”

赵军如萤困聚舞，乱星燃雨，齐附平阳城。晚上，城中守将国尉赵猛把城中军民如赶水一样，推拥出城来，跪迎国舅扈辄，闹得人心浮动。赵长戈向扈辄道：“我军方临大敌，不宜入城，还是扎在城外为好。”

扈辄摇头道：“我既解平阳之围，当安抚百姓。几曾见得胜之将不入城的?你乃是先锋，只宜管军事。”

扈辄入城，赵猛为其摆筵贺功。先锋颜破败道：“我军尚未和秦军接仗，有何功可贺?”

扈辄道：“我军不来，秦军何能自行撤退?”

筵上，文官多给扈辄敬酒，而武将只有几十人给扈辄把杯。筵罢，扈辄连夜秉火炬点将道：“秦军既败，我应速追，取回赵国太行附近数城。”

赵长戈道：“不可，不可!秦军乃是佯退，诱我远离邯郸追他，若为其摆弄，我军失主动权矣!”

扈辄道：“秦军十五万，人山人海，若有埋伏，我等就看不见吗?敌退不追谓之怠，比如打狗，若不逞汹涌之威，反被狗咬矣!”

赵长戈哈哈大笑道：“打狗何能与打仗比?狗，畜牲也；人，变化如神，岂不见《孙子》云：‘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

扈辄道：“孙子乃齐国人，其著谬种流传，凡读外人书者，何能为赵国用?赵括空读父书，轻易毁赵卒四十万者!足为君等戒!”于是下令，长驱直追秦兵于后，诸将有迟慢者，立即斩之，军发之前，夺赵长戈、颜破败之先锋权令赵猛、扈亏伐之。扈亏乃扈辄之弟，为人狷

狭好斗，领骑兵只半日便追驰一百里，望见秦兵队尾的旌旗，便下令：“杀上!”

赵军先锋骑兵三万人，奔腾起尘沙大海，蔽住了太空，长戈如林，一齐向西抿过去……

前锋冲阵之信，报到扈辄马前，扈辄点头笑道：“我弟悍勇如卞庄，真是赵国少有的良将。”遂又问谢邱为何道：“我用兵如何?君试言之。”

谢邱为何把一个方正的白脸转向旁处，似在看天上的飞鸟。扈辄心中不快，问谢邱为何：“谢邱君，为何不言不语?”

谢邱为何笑一笑道：“大将军莫怪，我在看西山。”

扈辄道：“西山即是太行山，你又不是没见过!”

谢邱为何道：“我在寻一方便道路!”

扈辄问：“寻路为何?”

谢邱为何道：“若被秦兵包围，或可寻一可行之路，保得性命，好再去看大王玩狗。不然，枉却人生了!”

扈辄脸一红道：“你若真知道秦兵埋伏于何处，便是秦国派来赵国的间谍了!你敢保有埋伏吗?”

谢邱为何反问扈辄道：“你敢保没有埋伏吗?”

扈辄道：“秦兵十五万，赵兵亦十五万，十五万人何能围住十五万人?”

谢邱为何冷笑道：“善将者以一当十，反之则十不及一。以今日之

情势观来，秦兵有一百五十万，赵兵才一万五千人耳!一旦被围，逃出者亦鲜!”

扈辄大声叫道：“谢邱为何，你先给本大将军退下。待得胜回军邯郸时，再奏请赵王处置你，处你惑乱军心之罪。”

谢邱为何冷笑着退下。

扈辄道：“此人吓破胆了。”

另一谋士却吸了一口凉气道：“细听他言，似是有理。我们若穷追秦兵，乃兵家之大忌。何不趁追秦兵之际，把太行之东为秦人所据数城收回呢?”

扈辄听了，拿不定主意，随后点头道：“有理!”于是派人把命令送到前锋：“先占秦兵昔日夺我的三城!”

太行山之东，南北一连串有三个土城，名漳阴城、漳口城、漳阳城，为魏、赵、韩昔日纷争之地，后被秦夺之。每城屯军两万多戍卒，赵国签约亦已承认。三城间隔俱是三十多里，只有戍卒屯扎，没有百姓居住。赵国的前军分成三股，每股一万，来抢土城，城中秦军皆退出，只剩下屯军的房寨、烟灶，还有几匹病马，呆呆地立着。赵兵这一次可是胜利了，他们进了城，从东门进去，又从西门出去，城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夺了个无用的空城。

三座城池夺下后，三军会合，继续追击秦军。

清明节已到，太行山区巍巍荡荡的葱笼春树，都已放青了。山鸦映空成阵，啼噪得晚日苍凉，白云悠远。战马和征夫、战车扑到太行山上时，黄尘如狂风一样，在晚日的红辉中，嗖嗖地滚动。

赵军没有追上秦军，只捡了些掉了轮儿的战车、歪了蹄子的战

马，废弃了的弓箭、戈戟，还有破锅烂桶，连陶盆也都摔成半拉子了……

秦军退走时，一路抢掠了妇女数千人，在过太行东入口时，又都把她们扔下了。她们哭哭啼啼，又饿又累。正值黄昏之时，便向扎营的赵军求乞。秦军所抢的都是赵国妇女，赵国士卒当然可怜她们。

扈辄闻报："秦军离我军只十七八里了!"

天已黑了，扈辄恐秦军有埋伏，便下令，全军驻扎，支锅做饭，放槽喂马。又听说秦军把抢去的妇女全放了，心生一计，令将士捡那最貌美的领了十多个来，到他的中军大帐中，排了两行跪下，一个个泪眼愁眉，鬓发不整，都自说是："本是富户良家女子，求大将军把我们送回!"

扈辄笑一笑说："本大将军自会放了你们，凡是我赵国被秦军劫掠的女子，都要送回。"

十多个美貌的妇女一齐谢扈辄道："大将军救了我们，大将军积德如山。"

扈辄高兴地道："好，我问你们，你们在秦军中都听他们的将士说些什么?"

旁边的一些将士也说："你们要如实地说，大将军还要赏你们呢!"

十多个美貌女子，你瞅我，我瞅你，不多时，有个说："我听见两个秦兵说，他们的秦王在宫中，夜间让刺客给刺死了。"

另一个说："不是，不是，说是秦王生大病，要死了。"

又有的嚷："不是，说是遇刺了，没刺死。"

正嚷叫问，又有不少将士来报，其他妇女也都听见了同样的话。扈辄欢喜地拍案道：“大概是遇刺了。不然，他十多万大军明明来攻我平阳城地带，怎么就忽地退兵了?”

将士也都点头道：“看起来，秦王遇刺是真的了，不必怀疑他们有什么诱兵之计了。”

扈辄道：“若如此，我大军一气追过去，不但可以击败秦兵，还可以夺回上党地区的城池。这是天公助我赵兵胜秦兵。”

一个谋士又说：“我们在邯郸也常听人传言，秦王宫里屡去刺客。一刺不成、两刺不成，总有刺成的时候。这次他又发兵来征我国，咸阳空虚，刺客得手，也是必然的。”

扈辄大喜，当即下令：“明日四更，全力追击秦军，违令者斩!”

令下之后，谋士谢邱为何得知后，赶紧到中军帐来见扈辄道：“秦军掠我妇女，明明是诱敌之计，大将军不可轻信，秦军前面定有埋伏!”

扈辄沉着脸问谢邱为何道：“为何，为何?好几千妇女异口同声，都说秦王被刺，难道还会有错吗?你既归后队，又来干什么?”

谢邱为何道：“请大将军想想，假如我们赵王也遇刺，大将军在作战时能让士卒知道吗?”

扈辄又沉着个脸道：“中军主将知道，亲近将领也就知道；亲近将领一知道，亲近士卒还不知道；尔后一传十，十传百，不能明说，还不敢密传吗?”

其他谋士又说：“被掠妇女的所言应是真的。”

扈辄手按着剑把叫道："有理!谢邱为何，你给我退下，再不许到我帐中来扰乱军心!"

几个扈辄的亲兵，把谢邱为何拥出中军帐去。谢邱为何仰天瞅着星斗道："天乎，天乎!"

扈辄大摆行军筵，和亲近他的几十个将领、谋士们痛饮了一番。夜深了，军中无多大动静，只有马嘶声、更鼓声相伴着半睡的征夫!

当夜四更，赵兵拔营向西追袭秦兵，一路不举火把，前锋士卒衔枚而行。待日出东山，赵猛、扈亏派人向中军报说："前面已到万山之中的武威城，乃秦兵屯戍之所。城中张旗备矢，迎击我方。"

扈辄下令道："武威本是我赵国屯戍之处，自被秦人夺了以后，成为扰我境地之据点。此处为上党、屯留之门户，务必夺取之!"

赵猛、扈亏得令，便提前锋马步军，擂鼓攻城，势如卷地洪峰突起……

而此时，秦王政和他的数十万大军正在武威城中，以逸待劳。原来，秦王政在桓龋带十五万大军先行后，便和相国昌文君、昌平君议下，亲带大军二十万，尾随桓龄之军，东越盂津，进入太行山区。自离咸阳以来，秦王政下令："军中不派远哨，不张声势，不入民居。"又下令："全军都说寡人畋猎!"一方，秦王政又派干使给前到平阳的桓齠送去密简，令桓齠："以简而行之!"

第四十三章

秦王政的大军一到武威，秦王政便和昌文君、昌平君、蒙武、蒙恬、蒙毅等一干文武要员，登上一高山顶观察地形。只见武威八方尽是烟树，障天翳日，一坡一岭，又杂以荒草漫漫，翻动如海。群山簇簇，多是厚土凝成，每岁被雨水冲刷，积古以来，形成深沟大壑，交错如龙，人入其中，难辨出路……

秦王政下令二十万大军，把车兵列于各营队后，马军在车兵之前，十七万步兵在马军之前埋伏在武威八方林薮内。又令全军，只食干粮，不生烟火。巡逻兵游动八方，凡所遇行人，尽逮入兵营为奴，不放一人通过。又令全军多备引火之物；又把各条大壑踩成常人来往之状。

在埋伏圈的东口南北十多里，两旁伏下马军一万、步军四万，以待赵兵走入埋伏圈后合击之。又在武威城中驻上兵马，以便引诱赵兵攻城。

不数日，桓齮统军从东向西如发川水一样泼了过来。但是桓齮之军仍不停住，直向西走，以诱赵兵深入。

赵军正在围攻武威城时，突然间从远处高山上拔起了一道吊龙似的狼烟，尔后大火从武威城的八方烧起，浓烟如铺天之云，直冲凌霄。战鼓的嘭嘭声，先稀后密，后来竟把大地震动得如一方软布，微微发颤。三十多万秦军如叠起了银屋，堆起了雪山，扔崩起十万钧重石，向赵军裹过来，赵军尽皆失色……

“驯狗英雄”赵国的大将扈辄扬着眉、瞪着眼，口中不住地发喘，环顾左右，有目如盲地问：“这是什么声音?起大火了，是秦人的疑兵之计吧?”

扈辄身后的一些将领气得大骂起来道：“狗将军，你葬送了我们十五万人的命，这回你可痛快了!”

只听得戈戟撞击，战马翻腾，赵兵的中军不战自乱，潮水一般四散开去。

秦王政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坐下雪白卷毛驹，身后一杆高高的大黑旗，随风招展。秦王政纵三十万大军从八方向赵军扑过去。秦人多年来施行农、战政策，农者，由诸国逃来的百姓，给以农田、种子，和本国的老幼、妇女一起种地打粮，打粮多者可以得奖，可以为官。秦国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子，平日全习兵战，苦练武功，招之即来，杀一个敌人的，便赏金、晋级。为此，秦国男丁无有不会战者，作战已成为他们的天职。一经上阵，如虎貔离山，以一当十，百战百胜。

秦兵、赵兵混战半个时辰之后，赵兵为了逃生，多被赶入群沟乱壑中。沟壑中蓬蓬乱树更多，烧着以后，如一条条的火槽，赵兵多化成了褐骨黑烟，枕藉相属。

秦王政挺戈杀人乱军之中，他左有蒙恬，右有蒙毅，三杆长戈大戟，拨转挑踅，赵兵、赵将遇之皆纷纷倒退。秦王政身后的三千宫卫虎貔军，都使黑缨大戟，都骑黑鬃大马，如一片黑云，冲入战场中，横冲直撞，急进慢退，所过之处，赵兵、赵将都没入那黑云中，再也没走出来。

大将军桓齿龆的亲兵是八百铁钺手，都骑青马，钺重二十多斤，每人都有数百斤的力量。人和马都披着铜甲，冲起锋来，就似一块块

铜石砸来，怎能遮挡?这八百亲兵，直扫入赵国的中军，忽忽地搅了七八趟，一过一溜血河，被劈死的尸体，如同放倒的一排木，七仰八倒，遮住了大地。

扈辄被一些人护着，杀出了武威城。原要向东杀回邯郸，可是被秦兵如堵烟燎雀般一推一搡，只得又折向西。自古以来作战，第一要人心齐，百众一心，千众一心，万众一心，你和敌人对拼，另一个敌人挺抢向你袭来，你的同伍一戈拦回偷袭的枪，可是另两个敌人又向这个同伍袭来，你的另四个同伍又呐喊杀上抵住，如此互相扩卫，环作之战，形成万众一心的大战场，以气为主，以壮为力，以智为强，以胆为魂……即身着数刃，也要沉住气，能杀一个，就杀一个。

扈辄不能善待部下，致赵国将士离心。他虽有作战的能力，不过技仅中人，仗着一条铁枪，杀了七八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了。他的心腹将士，大多被赶到大沟中。这时迎头又射来了箭雨，平谷之处，又有战车冲入，战车上全是秦人的箭手，一拥而来，势如暴风卷叶，哗，哗，哗……一阵又一阵地射，赵兵被射得呼地倒下一大片，呼地又倒下一大片……

十五万赵军主将扈辄的战马被箭射倒，他刚爬上一辆战车，已有十多个秦人将士冲到那辆车前，他忙说：“投降，投降!”

可秦人一般在阵上不饶降者，也不管他是谁，几支长矛把扈辄挑下车去。临死，他手中还握着赵王迁赐给他的斗大黄金印。一个受伤的秦兵，看他手中攥着金印，便拖着两条折断的大腿爬过去，拽过他的金印一看，大叫道：“他是赵国的大将军扈辄!”

胜利者切断了扈辄的脖子，把他的首级飞马送到秦王政的中军。于是秦军呼号如雷，全军奋发，士气愈盛。赵国军将渐渐也都得知扈辄战死的消息，士气愈落，漫山遍野都是被秦人赶杀的败军。

桓齮杀到人密处，正值赵将扈亏杀出重围，浑身血污。桓齮横矛冲上，扈亏一手持矛，一手持斧，拒住桓龄，交马便斗。只听战鼓轰轰通通，震得人心跳神狂；两条长矛，一柄短斧，穿乱交加；双龙飞金门，一蛟撞天枢，加以照夜之电、开天之闪晃动，两旁将士尽皆吃惊地道："此员赵将，却是好武艺。"

桓齮和扈亏足足斗有八十余回合，未分胜负。那扈亏，拼上性命不要了，一条长矛配合一柄短斧，缠住桓齮。桓齮大怒，一条长矛如金蛇狂舞，没有半点疏漏。又斗了十多合，桓齮怕贻误战机，忙把长矛运开天之力杠过去，但听一声响亮，把扈亏的长矛格开三四尺远。随即，扈亏的短斧迎风带响地拦腰劈来。桓齮忙跳出圈子，扈亏的短斧落了空。桓齮趁势，一把攥住了扈亏手中的长矛杆子。扈亏猛地一短斧砸到自己的矛杆上，桓齮手一麻丢开了矛杆。忽然，秦军有两个弓手射过箭来，一箭中扈亏的左肩，一箭中扈亏的马股。扈亏一吃惊，被桓齮一矛刺中了前心，挑开铜甲，矛尖钻入腹内。这时，有一员秦将飞马来助桓齮，不防被扈亏一矛刺中了肚腹，狂叫一声，落下马去。而扈亏也被桓齮掀下马去当场身亡。

所来，桓龄知道这员赵将是扈辄之弟扈亏时，感叹道："一母同胞，有贤有愚。扈亏才是赵国的将才也。"遂命军士厚葬扈亏的尸体。

赵猛听说扈亏被围，拍马来救，为时已晚，被秦人十多员悍将围住，乱矛戳死，也算是个大丈夫。

桓龄之军于火林中混战猛杀赵军，斩首三万多……

秦王政冲入乱军之中，长矛横扫，十分了得。他自幼习武，十几岁时，武艺不算太高。可是近几年来，他下功夫苦练，武功大进，又以马战为长。蒙恬、蒙毅怕他有失，不离他左右，左冲右突，翻翻滚滚，秦王政斩将十多员，连坐下的白玉卷毛驹都被鲜血染红。秦兵秦将见天子如此英勇，士气一旺三千丈，人人忘生，个个赴死。

中午，蒙恬、蒙毅同秦王冲上一处高岗，欲待歇息。忽见岗下有两员赵将带数百骑兵冲来，秦军尽力抵挡，也挡不住。秦王政查问二将是谁，赵国俘虏回答："乃赵国大将颜破败、赵长戈也。"

嬴政飞身上马，如滚坡之石般，飞下高岗，一长矛飞过去，抵住颜破败。颜破败并不知道他是嬴政，便挺矛狂战，一时间虎吼龙吟，两条长矛搅作一团。小将军蒙毅也挺长矛，刺入寒光影里，助秦王政同战颜破败，三个人，倒海翻江般激战开来。

赵长戈连刺三员秦将落马，也冲上来，却被蒙恬接住，飞腾大战。

颜破败是赵国的无敌上将，战到二十多个回合时，一矛飞中嬴政的右肩，嬴政向前一仆，落下马去。秦军将士尽皆吃惊，一齐上前救护秦王政。颜破败趁此机会，虎吼一声，矛如弯天之虹影，使人望而生畏，冲出重围，逃回邯郸去了。

赵长戈也趁蒙恬疏神之际，一闪脱开身，横扫千军，拨开箭雨，杀出重围。

黑夜来临，武威地区各山上的障天火光未熄，杀声未泯。赵兵的尸首，填满了几十条大沟壑，不是杀死，便是烧死。也有成队逃走的，但大多被秦人骑兵截了回来，有的投降，大多被杀死。

谢邱为何在战事起时，持剑杀入军中指挥赵兵冲围，但赵国将士不听约束，被击散队伍，各不相顾，兵败如山倒，没法儿收拾。后来，他也被秦兵拥入一条大沟中，烟火起时，树木尽成火炬。他左冲右突，坐马被秦兵射倒，爬向一串水洞中。那串水洞外小内宽，他便伏身洞内不动。

三天过后，秦兵退去，他才饥肠辘辘跑出来，心知赵国不久必亡，何必再去送死，于是也不回邯郸故国，顺着太行山东坡往北走了

数日，没于万山之中。

嬴政落马之后，翻身起来，裹创再战，直到夕阳西下，秦兵胜局已定，他才回中军就医。创口被医士包扎好以后，他谈笑自若地道：“举大事者，从不惜身。寡人若惧死，六国之王就不会惮服秦廷，只有作龙虎之战，才可天下混一耶!”

秦王受伤之后，昌平君、昌文君两个大相国指挥全军。桓龆大将军横驰战场南、北、东、西，大血战进行了两日两夜，共杀伤赵国将士十多万人。秦军大获全胜。

大将军蒙武一面扫荡赵军残余，一面指挥秦军收获赵军的车辆、马匹、戈戟、粮草、俘虏，所得甚广。

秦军大胜之后，秦王政下令：“改武威城为武遂城，为武事遂胜之意。”

相国昌文君道：“赵国邯郸之东北亦有武遂城，此其为重名之地耶?”

嬴政笑道：“秦之武遂胜过赵之武遂，乃欺压之意。”

又下令开扩武遂东、西二城门，便于进退，实以重兵八万，为赵国西来当门之巨虎。

赵国之军只有二三万败回邯郸，赵王迁闻败绩之信，也顾不得玩狗看鸟了，骇得眼目迷离，天旋地转，觉得邯郸城好似被颠翻过来，八座城门都在震动，赵国的大地被吞入了烟海之中。

赵长戈、颜破败二上将逃归邯郸，向赵王迁陈述了在武威血战之事。赵王听了，也无可奈何，又不敢轻意处置人才，便道：“赵、颜二卿能从重围中杀出，已属不易，何罪之有?如今扈辄已阵亡，赵国无

人领兵，奈何，奈何呀?”

赵长戈、颜破败长跪于地下，哭泣不起道：“大王，秦军重兵二十万经此战后，损失不过五七万，尚备有练战之卒三十万，我赵国危矣!秦军本来武勇过人，训练有素，在武威烧杀我军如驱赶鸡犬一般，我军重蹈长平之役覆辙。”

赵王迁道：“秦人胜后，若攻我邯郸，当以何人为将，本王这次听你们的主意。”

赵、颜二人十分憎恨相国郭开，都冷笑道：“相国郭开，可令其带军至太行一战，他人不及也。”言毕，叩头辞出王廷，回府各自休息去了。

赵王迁吓得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顺狗圈转，闭着双眼。那些狗不知国事，一味摆尾摇头，伸着舌头舔鼻子，向赵王迁讨好。

扈美人听说她两位兄长都已阵亡，哭声震地地来寻赵王迁，在狗圈前向赵王迁道：“大王，我两个哥哥都死于战场，你快派人去收尸呀。”

赵王迁道：“别哭，别哭，现在派人，谁敢去?”

扈美人道：“听人说，秦王嬴政亲自上阵作战，人家就胜了。大王平日跟我说，你也有攀雕挽虎、托梁架柱之能，亲自带兵去打秦王政，秦王政不就败了吗?”

赵王迁道：“你倒说得容易，那战场上打仗，和你平日妃嫔们打仗大不一样啊!你们平日打仗，抓破脸皮而已。本王脾气又好，一说一劝，每人赏黄金二十锭，就和好如初了。战场上打仗，戈戈见血，剑剑要命。”

接着黄门如飞般赶来道："大王，听说秦王整顿兵马，来夺邯郸，百官都在朝堂等候大王!"

赵王迁听了，三脚两步，撇了扈美人，赶到安政殿，坐到厚厚的茵褥上，支颐于几，向百官问道："秦王政打来了，谁可领兵去战?若打胜了，封万户侯。"

堂下先是无人回答，后来哄声而起道："相国郭开，可以出将，击退秦兵。"

郭开踉跄出班，端笏于胸，跪于地下，连连叩头，声音沙哑如雄鸭，道："大王，臣只读书，不明军事，还是点大将去吧!"

百官哄声道："点大将点谁呀?"

郭开道："司马尚雄威如昔，可退秦军。"

赵王迁道："相国不是说他受过本王责备，心怀二志，不能领军吗?今日为何又要用他?"

郭开道："昔日归昔日事，如今邯郸尉死了，只有他能出战了!"

赵王迁道："本王夺他兵权，实无颜再令他领兵了。司马尚本是无二心的，你郭相国一心叫大国舅出风头，反而害了他。"

郭开连连叩头道："大王，我的本心也是好的，谁知弄成这个样子。司马尚大将军不来，我去一步叩一个头请他。"

赵王迁道："好好，你跟司马尚大将军说，请他快快出山领兵，本王赏他黄金千锭。"

郭开应了，百官散朝，赵王回宫。

郭开回府，打点了黄金三千两，锦帛十匹，命人用箱笼抬着，他自己坐车，到了司马尚府前，他在府前跪下叩个头，起来向前走一步，再跪下叩个头，又起来走一步……后边抬箱笼的八个奴仆，也同他一样跪叩、走路。

司马尚大将军府前的人见他如此，慌忙报进府内。司马尚听了，心也软了，再者国难当头，他也顾不得私人恩怨了，他忙接出来，拉起郭开道："相国，快别如此，有话请讲!"

郭开跪地不起，泪落如雨道："大将军，你救救赵国人的命吧!扈辄战死了，将士十多万，全做了无头之鬼!"

司马尚涕泪横流地拉起郭开来，口中凄惶地道："秦人此胜，使我赵国蒙受灭顶之灾，我也忧心如焚!"

司马尚把郭开让到前厅，在几案左右席地坐下。郭开命奴仆献上黄金、锦帛，郭开道："以前用扈辄，是我的大错。今日特来谢罪，献此薄礼，望大将军纳之。"

司马尚作色道："我等食赵君之禄，皆应为赵国尽忠。若收相国礼物，老夫便负罪如山了，请相国收回。"

郭开百般央求，司马尚只是不受。郭开见让不下去了，便哭道："大将军若不受命赵王，为国领兵解邯郸之围，吾就罪过通天了!"

司马尚道："相国既悔当初，老夫也不再问前愆了。明日老夫与相国一同去拜见吾王，自有抵御秦兵之计。"

郭开又道："谢过大将军宽恕之情。"

次日，司马尚拜见赵王，赵王迁急忙命人给司马尚搬过坐褥来，司马尚坐了。赵王迁道："扈辄不谙用兵，致我国损失过重，本王食不

甘味数日了。大将军，本王年轻，不知国事，请你念赵国百世之恩，为国分忧吧!”

司马尚见赵王迁说得可悯，便示意赵王迁屏退百官，他有密情上达。赵王迁把袍袖一拂，百官退朝，安政殿上只剩司马尚和郭开在赵王迁左右。司马尚向赵王挥泪道：“秦以虎狼之师，袭我平阳城，并诱扈辄之师深入，杀我十万将士，损我元气太重了。我王悔前日之决断，意在邦国之安危，臣今亦喜!但惜，臣确已年迈，即担重任，亦非秦王政及其大将的对手。大将军李牧，镇守代郡，匈奴十年不敢近吾边疆。李牧者，计出万端，威加诸国，比之赵国诸将，如景星之悬于天表也，退秦人者，非李牧不可也。”

赵王迁平日即听百官说李牧为当今奇将军，凡他所战，从无败衄。但自赵王迁为王以来，李牧没回过邯郸，赵王迁还不认识他。不过，他曾听郭开等人说过，“李牧为人骄纵不驯，不服王廷，前赵王曾收过他的兵权，后又用之破匈奴，赐以万金，牧亦不放在眼里。”赵王迁向司马尚道：“本王多听百官论李牧之能，但又听说此人视王威如无物，可用吗?”

司马尚笑道：“哎!大王!凡是鹰扬虎变之辈，当有鹰虎之威，若似常人驯服，愚不可用，于国何利之有?李牧战匈奴，以五千之众，使匈奴十万之徒敛手，今日若用李牧，赵国无忧矣!”

于是，赵王迁听信司马尚之言，派密使去调李牧回邯郸，代郡之军，托李牧副手掌管。

郭开本是忌李牧之为人的，但这次扈辄败绩，与他所关甚紧，召回李牧，抵住秦兵，于他又有好处，为此，他也赞同司马尚之议，未进谗言。

李牧自幼从军，以士卒出身，百战赵北，建功如林。擢为大将

后，带十万军兵，居雁门，专防匈奴。初为边将时，匈奴来侵，他不主战，只命令将士："匈奴若来，只举烽火，放之入关，守保各关隘，勿擅动，匈奴不知我之兵力不敢深进，自退矣!"

将士依李牧之命而行，果然匈奴屡进长城，都因怕中埋伏，不知守军兵力之多寡，又自行退去。李牧又向匈奴派出许多细作、间谍，以侦察匈奴行止，并置可用之能吏，奖励人民生产，丰收之后，租粮皆入幕府，将士无饥忧，军中称丰厚。后来，匈奴放出谣言，说李牧怯战，号称"怕死鬼"，乃无用之人，前赵王闻此谣言，觉得丢人，便撤换李牧回邯郸，叫他退休，命别将代李牧领军。匈奴来攻，这些自恃有能的将军大肆出战，多得败绩。匈奴侵扰无休止，边民不能耕种，连牲口也不敢喂养。前赵王这才认了错，复请李牧将边。李牧辞道："我老病了，干也干不好了。"前赵王强之，李牧说："王如欲用臣为将，臣还像以前那样对付匈奴，否则不到代郡。"

赵王应了，李牧到了代郡，用兵还如以前，匈奴在几年中没得到什么便宜，但人们总以为李牧不敢战匈奴而轻之。李牧选兵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精兵五万人、善射的将士十万人，令其苦练战技，等待战机。又令边民大纵畜牧，开荒种地，以诱匈奴。匈奴果又轻兵来犯，李牧纵兵包围，杀来犯者数千人，尸首弃之于荒野。

匈奴闻轻兵败北的消息，便纠集各部落骑兵，共二十万人来攻雁门关。李牧率军，变换阵形，以惑匈奴。趁其惶惑之时，李牧又以重兵为左右翼，奇袭匈奴。大战数日，灭匈奴十余万骑兵，接着又率军破东胡，降林胡，使所有单于部落闻李牧之军来，皆丧胆奔走。

自李牧大胜匈奴后，北方部落十多年不敢犯赵国长城之边，偶有犯之者，亦皆败绩，非死即走。为此，李牧之名，震动于单于诸国。

赵悼襄王元年时，赵王偃命李牧将兵攻燕国，拔燕之武遂、方城，后又转赴代郡，镇匈奴。

赵王迁调李牧命令下达后，李牧星夜驰还邯郸。赵王迁听司马尚之言，盛筵接待李牧，并封以大将军，为武官之首，并赐以黄金万锭，锦帛千端。李牧谢恩，尔后论及抗秦之事。李牧于安政殿上，对众朝官道：“秦国强于诸国，士兵悍战，今秦来犯，我们必须上下齐心协力，才可退秦!牧受王恩深重，愿以生死付之，不使秦人践踏邯郸。秦人虽大胜，杀伤我十万人，秦亦有我半数之损。如今他不会急切攻我，还需整兵补员后再伐我国。我们早做防备，可保无虞也!”

朝堂百官尽服之。

次日，李牧同司马尚又向赵王迁密奏道：“长平、武威两战之后，我兵损员太重。今欲抵秦兵，必先增补兵员、勤习战术，方能御敌。”

于是赵王迁、司马尚配合李牧聚东、西、北三方戍卒二十多万人，操练不息。一连数月，秦兵只在更名为武遂的地区驻扎，并未侵赵。武遂战后，秦王回咸阳了，赵王迁也放下心来。

九月，燕国忽攻失地，代李牧之守将不能胜。赵王迁只得又令李牧去抵来犯的燕兵，李牧走时，把邯郸地区军务托与司马尚，自己与燕人鏖战半年之久，连破燕军，北方始得稳定，但一时难以回邯郸。

李牧走后，当年十月，桓漪曾再攻平阳城，但被司马尚带兵拒住，大战几场，秦人无功，桓龆只得引军退回武遂。

赵王迁自用李牧、司马尚之后，又得太平，还是以玩狗、听鸟为乐，但再不大肆宣扬，只在深宫闭门随兴了。

秦王政大胜后，又到河南秦地视察了一番，尔后车驾回咸阳。秦军武遂之战，亦被赵军杀伤四五万人。为此，战后也需休整补员。桓龆曾向嬴政奏说：“赵人虽大败，邯郸左右尚有几十万能战之卒，我若直取邯郸，逼之以战，恐赵人上下一心，战而无功，只能尽夺邯郸四方城池，使邯郸孤立无援，方可下之。又闻军中侦者报说，赵王迁调

回李牧为将以拒我，李牧奇人也，我军须稳当行事。”

秦王政同意桓齮之见，临别时，他又嘱咐桓齮，军队休整之后，可以分兵蚕食赵国，前攻平阳，后攻宜安。若能夺下两地所辖若干城池，邯郸人心乱矣!

桓齮依秦王政之计而行，于是休整、补员，以待再侵赵地。

秦王政离开咸阳时，咸阳国事，尽托李斯掌管。李斯日夜殷勤，国事泰然，有条不紊。待秦王政得胜而归时，李斯带百官跪接咸阳东门路旁，高呼“万岁”之音，震动渭水河滨。秦王政下车，挽李斯之手，并行数武，询问安好，有如兄弟。

秦王政摆千官之筵，庆贺武遂斩赵军首级十万之功。他抚着自己受伤的左肩，向百官讲述武遂大战。百官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次日，李斯密见秦王政，奏道：“陛下，臣有个同学来到秦国为使，臣已把他安排到御史大夫姚贾家中以便互相切磋，陛下愿见他吗?”

嬴政一愣，问李斯：“你的哪个同学?”

李斯脸一红，又有些个汗津津地道：“其人乃是韩国的公子，名韩非，早年与我同在荀况老师门下学习，因此是同学。他来为使，不知有何事。”

嬴政站起身来，怪李斯道：“哎呀!廷尉，你可从来没向寡人说起过韩非是你的同学。你若早说，寡人早就派人请他到秦国来了。”

李斯道：“他是学刑名法术的，请他来也没大用，故臣从未提起。”

嬴政摇头道："非也!他的著作在秦国流传最广，寡人最喜欢读。曾发誓若与《孤愤》、《五蠹》的作者韩非见上一面，愿结为知己，一生不愿离开!他这个人，多治修明之法，言执势以御臣下；又多富国强兵之道，倡任人唯贤。他反对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正是倡尊王统一之策，与寡人志气相投。"秦王政又笑一笑道："廷尉，我有一句话，你可不要生气。若论治国之策，安邦之学，你可比不上他。再说，人家有著作，传之六国，定为大论；你呢，述而不作，即使有点小作也不多，比不上他。"

李斯汗流满面道："臣政务太多，无暇著述为文。韩非著作虽多于臣，但尽是长篇大论，有人说不是他亲笔写的，仅是抄袭的。"

秦王政摇头道："你怎么知道?"

李斯擦擦脸上的汗水道："臣听韩国人说，韩非家有祖传秘本诸书，他继承下来，又加以发扬。"

嬴政笑道："此乃小人之见，凡此嫉妒之流，都无真才实学。谁高于他，他就嫉妒谁，攻讦人，不成大器。"

李斯只得连连点头道："是，是，定是此辈嫉妒韩非所为，但是臣却很敬重韩非。他一到咸阳，臣怕馆驿之中不洁，送至御史大夫姚贾家中。这些日子，一日三脯，姚贾亲陪，臣也常去看他。"他瞅了瞅嬴政的面容，又问："陛下，韩非欲见陛下为韩王安求情，不知陛下能见否?"

嬴政道："寡人正要见他，难得他来了，为何不见?"

李斯问："陛下何时见韩非?"

嬴政道："明日退朝后，在文升殿接见韩非。李斯，韩非既是你的同学，情意深重，他有过你之处，要虚心学之。"

李斯辞出便殿，心中不好受，骑着马，往姚贾家中，一气好跑。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为人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早年同李斯一起就学于楚国荀况门下，专务刑名法术，而又倾向黄老之说，不尚繁华，清简无为，提倡君臣自正。韩非论法。一直是诋斥浮淫，发扬法制，名实相称，故与黄老之说相合。

韩非看到韩国的君臣昏乱、保守，互相攻讦，再不就是沉湎于女色，国势弱到不能救治的地步，还不自知。为此他建议韩王安以治国、修法为上，多次上书，韩王安连看都不看，在砚台底下压一些日子，又掷还给韩非，说："书呆子，快去写你的书!韩国如何治理，你能明白吗?"

国家虽不用韩非，但韩非还是要向世人阐明自己的抱负和观点。于是他苦心著书，多年来写成《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三十余篇著作，共十余万言，后世集成一集，书名定为《韩子》。《孤愤》是说人若太直，即使心是好的，也难容于当世。《五蠹》是说为政有五大蠹弊，犯之则倾。《内储》是说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已，故日"内"也。《外储》乃言，明君观察、俯听臣下的言行，尔后断赏罚，赏罚受之者在臣下，故日"外"也。储蠹二论，所谓明君之意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说如林之密，故日"说林"。《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谓之"难"。

这些著成的论文书简，一经出手，广为传抄，儒法皆读，奉若神明。议论实用、细致、切直、宏大，为当时旷世之作，列国风行，韩非之名如北斗焉!

韩非名气虽大，但韩国的国力却弱，秦国欺韩王安如小儿，一打三吓唬，今天要攻韩城，明天要烧韩城，吓得韩王安一天惶惶不安，实在不得了。忽然想起韩非：这个人既有学问，又有名气，韩国用他

不着，何不派他使秦，说服秦王不必加兵，既支开他离开了韩城，免得听他唠叨，又给韩国办了事，一举两得。

于是韩王安命韩非去秦国为使，说服取悦秦王政，不要对韩国用兵。

韩非十分不乐意去秦国为使，他说：“我出使恐怕也说服不了秦王政。著书立说是教化君子的!”

韩王安拉着长声说：“去吧!你是有能力的，凭你的著作名声，秦王或许就信了你!”

韩非无奈，只得出使秦国。正值嬴政王驾亲征赵国，不在咸阳，韩非扑了个空。李斯向韩非说：“为避口舌起见，韩兄先住御史大夫姚贾府，那个人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学生，会谈论学问，兄长也不寂寞。等我们天子回来，我再为兄美言几句，让天子喜欢，留下仁兄多住几年，我也好早晚领教。”

韩非是客人，既到咸阳，只好听李斯安置。被李斯送到姚贾家中，宾主未免又是“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地客气了一番。三个人吃了一席酒，李斯托言公务太忙，从那以后，十天八天来一次看望韩非。

姚贾对韩非殷勤备至，说：“韩老师，你看文学这个东西，我也学了多年，文章总写不好。虽写了一些。没有多少人读，还是功夫不到吧?”

韩非说：“文章写得好不好，一要看天性，二要看学问，三要看刻苦。此三样，缺一样也不行。”

姚贾道：“我也许是天性不行。书我没少读，也下过苦功，只是赶不上高人。”

韩非道：“顺其自然也就可以了，不必刻意和名人比。世上又有几个人能赶上老子、庄子的?即使天性、学问、刻苦三者俱备，还要看一个人的心胸、品质!”

姚贾道：“我倒是有几篇旧稿，明儿个请韩老师看看，也给我批改批改，好传抄出去。”

韩非应了。姚贾明面上尊敬韩非，暗中却把韩非视为眼中钉，他同李斯商议道：“廷尉大人，我们的天子爱才，依我看，他回咸阳后十有八九要留下韩非为官的，我们要及早防备。”

李斯点点头道：“是啊!姚御史，你我都是楚国人，投到秦廷，做了高官，凭的是我们的学问和天子的信任。现在韩非来了，因他会著书，在咸阳城中，名声大噪。你我莫逆之交，只遵守我二人当日的密约好了!”

姚贾道：“誓必遵守!”

什么密约?原来，李斯在写谏逐客令时，是因为自己被逐，心中着慌，才大下说词，劝阻嬴政，收回逐客令。当时嬴政若说：“所有客居咸阳的客人都逐了，只有李斯才高，留用不逐，定出誓约。”李斯也许就不写谏逐客令之书了。

后来，列国到秦国游说之士，日进千人，其中有才之士，不乏其人。李斯看到这景况，和他的密友姚贾以杯酒为誓，相约：“今后凡高于我者，一律逐出秦廷；此种人若为秦用，我二人无立足之地矣!”

这就是李斯和姚贾的密约。果然，几年来李斯伙同姚贾，把来到秦廷的高士拒之门外。先是说些“一路风尘不易，来到咸阳，为秦国增辉”的话，后来就拖拖拉拉，百般阻拦，把才高于他们的人限制在秦廷门外。若不得不用的人，也是把他们放到外郡、外县去做小官，不给他们接近秦王为秦国献计献策的机会。

秦王政回朝之后，决计要见韩非，李斯忙到姚贾府中，把秦王夸韩非的话，向姚贾说了一遍，尔后道：“我们倒不如帮着韩非为韩王安求个情，天子若是允了，他就可回韩国复命了。”

姚贾点头道：“是!”

商量完了，李斯又见了韩非，向韩非报喜说：“我们天子回来了!”又说：“弟肝脑涂地，也要帮兄长为韩王安求情，使两国休兵罢战，重务农耕，两国百姓得温饱，永庆升平，尧天舜日，不负吾兄所学。”

韩非笑道：“李兄，我离开韩国，虽然韩王命我为使，实则是不愿让我回国。凭我一张嘴，即使说得惊鸿飞燕，秦王也不会信我不伐韩国之言。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以秦今日之国力，对付列国，亦只如伐郡并县耳!列国之王，多是纨樗之徒，比之秦王，尽为末等。此正是立大志统一六国之良机，秦王何能失去?吾兄身为秦廷百官之首，亦不会同意秦王听信小弟之言。”

李斯听了，默然有顷，又道：“韩兄，你如真愿意在秦国为官，小弟定保举之。即使把廷尉之位让给吾兄，李斯也不皱眉头。我们的天子重才，定会如吾兄之愿。”

姚贾也说：“学生与廷尉俱极力保举韩老师，若长留秦国，早晚受益不浅。”

韩非道：“非也，吾志在讲授刑名法术，不在为官不为官。”

李斯、姚贾无言以对。

次日，李斯引韩非去文升殿叩见了秦王政，嬴政赐座，李斯、韩非都坐下了。嬴政见韩非生得忠厚，心中喜欢。开始，嬴政问韩非使秦的来意，韩非以求秦国不伐近邻之国为对，又说：“韩王愿永远为秦

国下属，可以定约。”

嬴政听了笑道：“秦国伐不伐韩国，由寡人决定，韩王安派使求情，亦是枉然。这事，韩王安未必不知，他命韩子前来，可能是你才过于大，其屋不能容，不如遗以邻人。”

韩非道：“不才在韩国，不为王廷见用，以著述自遣，俾能有益于天下，即韩国一国不用，愿亦足矣!韩王安乃不才族人，我不敢有怨言。”

秦王政又笑道：“寡人爱读韩子之书，义理透彻，治法清简，而又文采飞扬，天下之大才也。今来韩国，是为幸事，寡人闻之，夜不成寐，子于《说难》中言：‘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本来嘛，其子和邻人都说得对，丢了财产，因儿子是自家人，就不疑，因邻人是外人，就生疑。安知不是其子所盗?他料父亲不会疑他，而邻人之父又何尝不明知其失盗之子为盗尔?其辨真伪者，确实是难，其谁为盗者，辨亦难，每遇事，若不细究，便昏既难知事之境也。韩子，由此篇看来，你的文章，传之万古，亦不会朽!你既是个大才之人，当留于秦国，和寡人精研合并六国之策，寡人也会把你待为上卿的!”

章事仁道：“陛下，不才只是一个简墨使者，空说天下事，而自己不能脱。今知遇陛下，本应在秦国效犬马之劳。但不才散漫已惯，著书成癖，不愿谋以政事。况韩王派不才为使，卧秦床而不归，使天下人笑不才为不忠。读书人若外善内恶，表里不一，则永不能成大器。”

秦王政没等回言，李斯笑道：“陛下，臣嗜读韩子之书如饮酒之癖，其《说难》中曰：‘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子受韩王安之制日久，未敢撄其逆鳞，已成惯例。今

陛下欲用韩子，或犯陛下，畏杀身。若韩子在秦日久，当知陛下与韩王安之贤愚，自能为秦用矣!陛下可先安韩子，而后韩子自有不去秦国之志了。”

嬴政点首道：“是哉此言。”

从那以后，嬴政亦不放韩非回国，几经会见谈话，韩非仍无留秦之意。

倏忽，冬尽春回，泥溶沙暖，咸阳到了秦王政十四年二月了。

韩非先在咸阳，由于著述需要安静之地，李斯奏请嬴政，便把韩非安排到咸阳西北一百八十多里的甘泉宫中去。那里有空廊鬼室、苍松翠柏，韩非高兴地在这里著书。李斯、姚贾不时还去看望他。

十四年夏，嬴政的戈伤已愈，他下诏命桓龄再攻赵国的平阳、武城两处。赵大将军司马尚不是桓龆的对手，平阳、武城被秦军攻下。桓龆又绕道出军，取下赵都邯郸之北的宜安，赵国又发生了震恐。其时，李牧正在代郡对付匈奴，百战沙场，无暇顾及邯郸方面的军事。后来，李牧打败匈奴，回到邯郸，桓龆听说李牧回来掌军，便又休整军队，不攻赵人。李牧一回邯郸，和司马尚抓紧军事训练，发誓要夺回平阳、武城、宜安三地。

韩国郑城中的韩王安因赵国屡受秦国之欺，心中亦深惧之。何况，近日秦兵在韩国边境上集结，声言要攻入韩国都城，韩王安废寝忘食，聚群臣议论对秦之策，最后决定：向秦俯首称臣。

十四年八月，韩王安派使到咸阳，向秦王政纳称臣之表，秦王政许之。接待之时，嬴政问韩使：“韩王安还忆念韩公子韩非吗?你来咸阳时，韩王安没嘱咐你召回韩非子?”

韩使听了笑道：“韩王最忌韩非，常称庸才而不堪一用，只会著

书，别无长处。再说，我举国皆称臣了，韩非亦是陛下的臣民，韩王何能召他回国?韩非回国，国中只多一张吃饭的口!”

秦王政摇头笑道：“韩非有经天纬地之才，若用之朝堂，富国强兵，从韩王安不用韩非看，便知韩国之政腐败如泥。”

韩使出咸阳北门时，秦廷尉李斯命姚贾追上韩使道：“韩非是我的朋友，已降秦国，封为主客官，管理外交。他曾有言你可归告韩王安，只要韩非在秦，韩国不得安宁!”

韩使飞马而去。

姚贾送走韩使后，又与李斯议了一番，便骑马带人到云阳甘泉宫来见韩非，道：“韩王安已向秦国称臣，并请韩子归国。韩使向秦国官员说，韩王安悔不听韩子之言，以至误国称臣。”

韩非听了摇头咂舌道：“不可能，不可能!韩王安乃昏庸孱弱之人，决不会醒悟过来的。他今为秦国势力所迫，既已称臣，就更不需要我归国了。你之所言，定是韩使为秦人所买，逼勒于我，我何尝不知?”

姚贾笑道：“那么韩老师想不想归国?”

韩非道：“我来咸阳已二度春秋了。征人有边塞之梦，我何无故乡之心?但故乡已成覆盆之地，阴暗不见天日。我只愿老死月牖之下，用文章事业润身华国足矣!”言讫泪如雨下。

姚贾闻此辞出，归告李斯，李斯便去见秦王道：“韩非亲自和臣说，求陛下放他归韩之郑城。”

嬴政问：“为何?”

李斯道："韩非言，故国之思起，辅国之兴飞。想回韩国再次说服韩王安，纳他所言，富国强兵，为秦之敌。韩非又言，韩国为秦国的近邻，宜乎如贴身之剑，刺之而不觉也。"

嬴政发闷道："寡人待韩非不薄，他为何如此决绝?然而寡人惜此大才，永不放他归国，卿有何策，使韩非能为秦国所用?"

李斯道："如今韩非寄身云阳，每日著书千言，不思为秦，反思为韩，是视秦国对他无制裁之能力。今可软禁入狱，干扰其著述之志。待其自悔后，放出囹圄，授之以高官大任，一擒一纵，韩非定为我所用矣!"

嬴政急欲得韩非，便依李斯之计而行。李斯得旨之后，命屯卫兵数十，飞马到云阳甘泉宫中逮起韩非，下于临时监所。后三日，李斯、姚贾同到临时监所看望韩非，韩非向李斯道："你与我同学，应有怜惜之意。我只欲见秦天子一面，有数语自陈之，你可助我。"

李斯以袍袖拭泪道："我们天子因韩兄只事著述，不安心于秦国，故幽兄于此，令兄自省。天子正在盛怒之际，欲求自陈，可待半月之后，斯定为兄之助!如今，安身养性，宜于自好。"

尔后李斯命姚贾买通监押韩非之人，假称秦王政赐药，令韩非自杀。韩非端药在手道："天地之大，竟无容韩非之尺地，不如饮此以了残生。"

韩非死时，屋中无人，膏灯如泪，自燃自灭。忽而秋雨滴阶，丁丁作响；长夜如年，谁望破晓?这位旷代的法学大师、文坛巨子，临死之时，怀中还抱着他在甘泉宫的著述简册。韩非死后，他在甘泉宫所著的简册，尽为李斯所得。这个嫉妒小人，暗自焚毁了他的同学的心血，使后人永远不能见到这位昭昭大师的那些遗作，遗憾千古!

韩非死后，李斯掩住内心之喜，假作悲痛地把情形报给秦王政，

说韩非是“自杀”。秦王政即命一卿大夫厚葬了韩非，悔叹良深。

李斯害死韩非以后，他同姚贾自以为得计，料外人不会知道。俗语云：“若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斯嫉才害人的消息，不久就在咸阳传开，百姓听了，都瞧不起他。李斯走到咸阳街头，人们都对他侧目以视，冷笑迎之。

李斯恐秦王政知道他害死韩非，于己不利，便日日献媚讨好，出谋划策，以表自己的忠心，使秦王政对他有好印象。秦王政后来才知李斯心里有鬼，但不用李斯还是不行，所以仍一如既往地对待李斯，李斯这才放下心怀。第七章丧师肥下秦王政十五年正月，李斯又向秦王建议：“我秦国大军，已从南北挟制了邯郸城，如今兵马修整已毕，可命桓龁将大将军进军，攻下邯郸城，赵即灭矣!”

嬴政道：“闻侦报说，李牧又返赵治军，恐怕一时取不下邯郸，如再打败仗，于我秦军士气不利。”

李斯道：“我军久屯赵地，倘因怕一李牧而不敢动兵，更为赵人耻笑，于我军威亦不利。”

嬴政颔首道：“说得也是!”但他并没有下攻赵的决心。

李斯侵赵之志不得伸，心中着急，便给屯扎在赵国宜城的桓龁去信，暗示他向秦王政上奏章，请求对赵国用兵，以支持自己的建议。桓龁将也正想用兵，便给秦王政写了奏章。命王顾把奏章送往咸阳，此人原来是燕国人，后来为秦军所用。秦王政看过桓龁的奏章，允准了桓龁再次侵赵之请，但在命旨中嘱道：“宜以动为静，以察李牧之用兵方略。”

王顾离开咸阳之前，被秦王留为人质的燕太子丹前来见王顾。王顾见后，问燕太子丹道：“你在咸阳的日子过得还算安闲吗?”

太子丹掩面而泣道：“王顾，你虽是秦国的谋士，但却是燕人。我有书信一封，是寄于燕都故友的，你驻军之处是宜安，离燕国近，请看旧日之情，为我带上。”

王顾接下太子丹的信，又问他：“君侯和秦天子是旧交，他对你如何?”

太子丹冷笑道：“秦王政一点也不讲交情，自我来此之后，对我冷冷清清，有如雪雨寒风。”

王顾又问他：“多久能一见秦王?”

太子丹道：“一年之中，仅在正月朔日拜见一次，其余时间皆见不着。”

二人又谈了些燕、赵的景况，太子丹辞去。不料王顾竟把书献给秦王政。嬴政拆看了那封书，知是太子丹给他住在燕都的朋友田光的，信中尽是一些绝望的话，说自己质于秦都，无有归日。看来此生只能老死在咸阳了，希望田光别忘记自己就好了!秦王政见了，命王顾：“可以把书给他捎回燕国!”又命人把太子丹传到一处便殿，也不让太子丹坐，问太子丹：“燕丹，你使王顾所捎的书简，寡人已见了。寡人愿意让你早日回燕都。”

太子丹说：“大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燕都，只愿老死在你的王都中。”

嬴政道：“燕丹，你这个人就是这么不懂事，天下臣民皆称寡人为陛下、天子，而你呢，为质之人，还那么不恭敬，还称我为大王。这样恐怕难于放你回燕都吧?”

太子丹道：“你放我，我也不回燕都了。你本来就是个王，不是什么天子。”

嬴政沉下脸子来道：“寡人杀了你。”

太子丹道：“怕杀头，我就不为质于秦了。你杀了我更好，省得我在咸阳活受罪!秦王，你五岁与你的先父为质于赵时我十三岁，我们二人天天一起玩耍，你想吃什么，我到市上给你买什么，交情如兄弟。寄人篱下，其苦可知。后来我到秦国为质，想望日子会比在燕国好些，因为大王是我的儿时好友，会给我以照顾，会想起以前同在邯郸城的苦楚、旧情，谁知大王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秦王政拍案大怒：“拉他下去。再不许他进王廷!”

几个黄门上前扳起燕丹的胳膊，喝叫：“出去!”

太子丹回头大叫：“我不想见你，也不想回燕都，你处死我吧，我活够了!”

嬴政哈哈大笑道：“你何尝不想回燕都?你能走得出寡人的咸阳城吗?到乌头白，马生角之日，寡人可以允你回燕都，命宫中五百人的乐队吹打着送你上咸阳古道!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

太子丹被拉到殿外，小黄门们又踹了他几脚，把他拥出去了。太子丹自来咸阳，也交往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秦国的屯卫军将军樊於期，敬太子丹耿直、豪爽，每饮一筵，费金数锭，不为之动容。为此，樊於期常和太子丹往来，并怨秦王政之为人。

太子丹在王廷被辱后，回到馆舍卧了两天多，不吃也不喝，好似僵蚕。太子丹质秦几年，没人看守他，日常行动还是自由的。卧了两天多以后，他忽然又吃又喝，又笑又说，并于一个黑夜到了樊於期府中，会见了樊於期。

次日，樊於期扮成平民，骑了一匹马东出咸阳城，背着一张弓，两壶箭，说是到华山下打猎。其实，城之后，便到处买骏马，共买了

两匹好马和马具。两日后，太子丹私出咸阳城，在华山西脚下会见了樊於期。樊於期将买的两匹马都送给太子丹，太子丹嗖地飞身上马，骑着一匹，牵了一匹，又回身向樊於期一拱手道："将军高义可薄云天，丹没齿不忘。若他年有幸，报得今日秦王政辱我之仇，必以十万金相谢!"

樊於期亦与太子丹摇手泣别。太子丹扮成平民，黑衣小弁，把马加了一鞭，马撒开四蹄，往那幽僻山谷之处飞腾去。

太子丹逃离秦国，迤逦走了多日，进入赵国番吾之西。正值桓龁与李牧交战之期，大军到处屯集。燕丹不敢由军中走，只好绕远路回国。可不料燕王喜见太子从秦国逃回，不但不喜，反以为忧，竟吓得战战兢兢地说："子丹，本王使你质于秦，就是为了燕国的太平，你怎么不守本分，私自跑回国呢?"

太子丹道："秦王政心如虎狼。我宁愿公然与之斗，战死于他手，也不愿为人质对于咸阳。父王，给秦国派人质并不能救燕国，秦王政并吞六国之心，无一日无之，可惜六国不能联横抗秦，吾为苏秦之志而哭!"

燕王喜便不再派人质，只得过一天算一天，等着嬴政来算账。

太子丹自回燕国以后，到处访求尚武、仗义之士。请来家中，待为高客。共谋刺杀秦王政之计，于是荆轲之辈便和他日渐亲善了。

太子丹离咸阳二十日了。嬴政才知道他逃走的消息。派人追之不及，心中大怒，向左右道："燕丹乃狡如狐兔之徒，寡人从未如此失算。我马上派军进攻燕国。"

正在这时，桓龁从上党地区飞报道："与赵将李牧番吾之战，我军败绩，损将士十七万余人，赵军尽收其平阳、宜安等失地，请陛下治臣之大罪!"

秦王政听了大吃一惊。只好先把讨燕之事搁到一边。呆了半日，向左右官员道："李牧如此难制，桓龆的余部只好退下了。李牧不死，我军吞赵难乎其难!"于是派人飞书给桓龆道："胜负乃兵家常事，何罪之有?且屯上党，以议后事。"

十五年三月间，桓龆又请战于秦王政。嬴政命王顾带回旨意，让桓龆先从赵国邯郸北部三百余里的咽喉之城番吾下手。于是秦兵开往番吾地区，先按兵不动，兵屯王母山东。

赵大将军李牧自回邯郸后，操练军队，但不主动出兵攻秦军。赵王宫中的扈美人，急切欲报其兄扈辄之仇，多次向赵王迁道："李牧大将军回邯郸来，天天只练兵，这仇得什么时候报呀?"

赵王迁笑道："美人儿，这打仗的事，有李牧呢!你看，自本王调回李牧之后，秦兵不再进犯我们，天下太平也就好了。"

扈美人道："李牧不出兵，是怕秦兵。若等人家再攻上门来，国家保不住了，邯郸也完了。"

赵王迁无奈，只好请来李牧，指着扈美人对他道："李大将军，你看扈美人天天催本王，要你出兵战桓龆。你战不战?"

李牧笑道："王妃，这打仗的事，你不明白。秦兵虽暂时败退了，但要大胜秦军谈何容易!"

李牧心想这个妃子的报仇之心，灭秦之志还是可嘉的。又道："王妃，你听好消息吧，我们就要打秦军了。"

说完，辞出便殿走回，一路上想着心事。晚上，扈美人派黄门给李牧送了两只金黄色的驯狗，还有一对绿毛鹦鹉。李牧收下了扈美人的礼物，写了回简，黄门走了。适值赵长戈、颜破败二人到李牧府中拜访，李牧高兴地见了他们。赵、颜二人问道："大将军今日怎没到营

中去?”

李牧道：“大王传我议论军事，故没去。”又把扈美人送礼的事说了一遍，尔后凄然地道：“这个女子，成天只知道哄着大王玩乐，可是今天她的做法却颇感我怀!”

颜破败道：“她为兄报仇之心，诚如孔子所言‘发愤忘食’，亦有可取之处。”

赵长戈扭转话题道：“大将军，今日我方谍报从王母山地区归来，言秦军正往王母山东方集结。司马尚大将军已接报，一会儿可能来访，故我二人先来此等候。”

李牧听了道：“秦军此举，亦在我意料之中。可以与之决战了。”

正说着，门上人来报：“司马大将军到。”

李牧、赵长戈、颜破败一齐迎出，请入花厅中坐下。司马尚向李牧说了军探所报的情形，尔后道：“依李大将军之见，我方应如何用兵?”

李牧反问司马尚道：“动不动兵，我正想听司马大将军的高见，请司马大将军先说。”

司马尚道：“若以常情论之，赵国应该出兵拒秦。”

李牧道：“非也。大将军，孙子兵法云：‘攻，地有所不争。’每次秦兵来攻我，我方皆拒敌人于门外，固守我方城池。但这次再用此等战法，犹如被秦人掳抱后背而不放，主动在他，不在我，必遭败绩。夫用兵之计在于夺得主动权，不夺主动权，十战鲜有一胜。如今秦兵出王母山以觊觎我番吾城，是引我出兵而用计于我，使我失主动权也。我军只有不出战，让秦军来取番吾。待秦军取下番吾时，番吾只

是一座空城，如肉骨之抛于犬，趁其得意取食之时，我再用计击之。”

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都以李牧之计为然。于是李牧派接力侦探，一日三回，往返探秦兵消息。

桓龆带军十万，欲取番吾城，切望攻番吾时，赵军南来救援，然后伏大军于中途，施逞武遂旧技，但都因赵军按兵不动而未果。秦军侦探向桓龆报说：“李牧只在邯郸练兵，没有动静。”

桓龆纳闷道：“弃番吾于不顾，徒奈其何?”

将军蒙恬道：“吾料李牧是心怯，故弄玄虚以疑我，使我军不进，从而保住番吾城。”

桓龆摇头道：“数十万匈奴骑士都惨败在他的令旗之下，他何惧我秦兵呢?其中有诈，不可进兵，只可觇视!”

直到七月初，桓龆也没进兵。忽而，秦探向桓龆报来消息道：“前日我等扮成赵民在李牧府前闲走，忽见府前车马如云，有三十多赵国医士皆临李府。细细探去，原是李牧中风，过三日还不会说话，卧病在床，邯郸之人，尽皆愁眉苦脸。”

桓龆笑道：“李牧欲使我进兵番吾，暗伏奇兵袭我，故佯装中风，以此为诱耳!”

桓龆属下，亦都狐疑不定。且后，一连九报，都说李牧中风之后，大病不起。又报说：“赵王迁和扈美人亲临李府问候。”

蒙恬、蒙毅皆年轻气盛之将，没耐性，都嚷嚷道：“李牧明明是大病欲死了，大将军不可失此良机。”

帐下众将也都说：“攻取番吾，正是时机!”

适值秦王政也派使来问桓龆战况，于是桓龆命蒙恬带一万军先趋番吾，他所率后军，一方续进，一方观察。蒙恬带一万骑兵，直插番吾之西，兵临城下时，赵国官兵百姓，早从四门逃散。蒙恬挥军直入番吾城，城内没有埋伏。桓龆观察了两日，见赵方没有动静，方信李牧确是有病，才统大军到番吾四围屯扎。一方又给宜安秦守将去信，令其在南，近观赵兵动静，有事可夹击赵军。宜安秦守将回报："赵军无甚动静。"

桓龆安营已稳，探者忽来报："赵国以司马尚为大将，统十万大军来救番吾，声言连宜安也要夺回!"

桓龆笑道："李牧已病得昏昏沉沉了，没有李牧，十个司马尚能奈我何?"言至此，毅然下令道："全军齐出，与之野战，必获大胜!"

秦军先锋将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蒙恬，他带骑兵二万，浩浩荡荡，一直向南。路上，他手擎大戟向左右道："我这条大戟，已一年多未杀赵兵了，这回该喝点血了!"

诸将皆志满意得，哈哈大笑。

秦兵发到肥累城，前军来报："赵兵方到肥累城南，忽地退下。"

蒙恬虽勇于争战，但闻赵兵退下，便勒住前锋道："赵兵不战而退，定有计谋。"于是报给后军桓龆，桓龆派人传令道："屯住军马，观察动静。"

蒙恬方命秦军扎营，飞马又报："赵军又到肥下，直抄我屯扎处。"

蒙恬急命："不要扎营，直卷赵兵，断其前锋。"

秦兵闻命，再次上马冲锋，不料赵兵向南退去，只留下肥南上空

的尘头而已……

桓龄的大队骑兵、车兵、步兵卷到，闻赵军忽退忽来的消息，便下令：“全军扎营肥累城下。”

第四十四章

肥累城也叫肥下，在宜安西三十里，番吾城东南一百里，南去邯郸二百里，乃赵国为秦所蚕食之地。秦军奉桓龆之命，落车、下马、停步、安营。十万人马，驻扎在二十里方圆内，闹闹嚷嚷，江呼海啸。

但是扎营方半，赵军的车兵已如滚数万雷霆杀到。

李牧故用疑兵，使桓龆心目迷离，难以决计。他又在战前做了种种实战布置，以大将军司马尚的儿子司马金彪为车兵先锋，先设游兵，或进或退，使秦人半疑不疑。待秦兵集结成一团儿了，再由司马金彪指挥战车五千辆横冲过来。但听辘辘辚辚，磅磅乍乍，战马狂嘶，鞭声急震。每辆战车上有兵士十人，都挺长戈、大戟，杂以短剑、盾牌；又都是铜甲裹身，铜盔罩顶；驾车之马，亦都披以铜鳞。其冲若倾，其来若墙，其急若水，其横若倒；秦人的尖叫声四起，鲜血染红了秦兵的征衣。

李牧操演了半年多的车兵，进退驰骤，与往日不同。三车为一队，车与车之间，一车前冲，二辅其侧，互相救应；队与队之间又以三队为一冲，旁击侧攻亦如队之法；三冲又为一辕，战法亦同队、冲。这种队、冲、辕的战法，是李牧发明，前所未有。只攻了两攻，秦兵即被冲乱，首尾不能相顾，而赵兵五千乘车却俨如一体。

车兵之后是骑兵，骑兵之后是步兵，层层围来。车、骑军已把秦兵冲乱，尔后步兵收拾残余。再说，赵兵并不只十万，而是假称十万以使秦人轻敌。实际上赵兵是十五万，其中车兵五万，骑兵二万，步

兵八万。

到处一片哀哭。被杀倒的秦兵，但有一息尚存，也挣扎起来抵挡，因为他们不想败退，但最后还是被赵兵的战马扑倒了，踏为肉泥。

李牧头顶护耳金盔，身披方格铜甲，手仗长稍，坐下五纹逍遥马。身后是一杆二丈多高的大青旗，旗上绣着：“大将军李”四个大银字。旗指向哪里，赵军便杀到哪里。

李牧的身侧是全身戎装、年近七十、一把银髯的老将军司马尚，身旁是中军护卫一千，将官一百多员。他们站在地形高处，指挥赵军攻打、围困、拦截秦军。

司马尚看看太阳，微微一笑道：“桓齮这只雄牛，终于进了大将军备下的屠宰场，这次他是回不去了。”

李牧道：“只命我军稳步而战，咬住不放，车兵在先，他们便难以逃跑了。”

司马尚又说：“但不知代郡方面战事如何?”

李牧道：“代郡至此三百里，不必心忧，赵长戈、颜破败二将是万无一失的。”

但听阵阵战鼓急响，如同长江化成瀑布，由万丈高崖飞流而下，发出万顷波涛般的声响。

李牧战前有令：“凡夺秦人一匹马、一条枪、一具盾者，赏其家属粮十石。立大功者，晋级。”

自辰时开战以来，赵兵之勇一下子就压倒了秦兵。秦兵一倒一大

溜，大多被战车、战马踅扑而死。

双方的箭矢，尖如狼牙，如一片片的凤翎，如秋禾落叶，嗡嗡，嗡嗡，一阵阵，一阵阵飞来飞去，顷刻间，人仰马翻……

赵国先锋司马金彪身坐下铁骊驹，抡手中开山、斧，“杀——杀!”以他的百战不殆之身，砍入秦军之中。秦兵秦将，遇之尽为所戕!有两辆秦国的战车冲过来，把司马金彪的战马冲退了数丈远。司马金彪从马上一纵，纵到后一辆战车上，手起斧落，砍倒七个战车上的秦军，剩下的三个从战车上跳下跑了。司马金彪自御战车，如飞鹰一般去追另一辆战车，当他驾的那辆战车速度飞快时，他嗖地跳下车去，三匹脱缰战马拉着空车和前边的一辆撞到了一起，连人带马，无一生者……

司马金彪的铁骊驹就跟在他身后，见主人跳下车，便咴咴咴，脖子扬天一叫，呼唤主人。司马金彪嗖地又骑上了他的爱驹，抡起开山斧，冲入秦营，放手厮杀。

司马金彪是司马尚的幼子，年方二十有三岁，生得双眉如黛，唇似抹朱，十分英俊，他能力敌万夫。今日上第一阵，骁勇难抵，赵国兵将见之，个个呼号，人人争先，军心为之大振。

秦国先锋大将蒙恬，遥见李牧的大旗，便集中了三百多骑士，直闯李牧指挥大营。赵国兵将早接到李牧的军令：“凡来攻指挥大营者，一律放入，主将自有方法破敌!”为此，蒙恬带军所到之处，赵军都纷纷闪开，不与蒙恬接战。蒙恬直攻到李牧所据的高阜下，赵国军将任他上阜。蒙恬见此光景，心疑李牧设计诱他，行到半路，又带军折回，惜已晚矣!但听战鼓如雷突起，埋伏在树林深处的赵军，把箭如同泼雨般射来。连射了三大阵，蒙恬所带的三百多骑士，只有七八个人和蒙恬一起带伤逃去，其余骑士，皆被射死，鲜血四流，黑压压的尸首，盖住了阜之东坡……

中军将领蒙毅听说其兄蒙恬去攻李牧，忙提兵来接应，杀出一里多远，便见蒙恬从乱军中狼狈而回。蒙毅接着蒙恬，蒙恬仍不服气：“我就不信，这李牧如此厉害，秦军真就败于他手?”

一语未了，赵国的先锋小将司马金彪又掩杀过来，蒙恬、蒙毅双马齐上，一支戟、一支戈抵挡司马金彪。司马金彪先不接战，只一箭射过去，正中蒙毅的前胸，蒙毅的马一打踅，蒙毅翻下马去。正遇秦国的五辆车兵冲过来，把蒙毅救到车上，弃阵而走。

蒙恬一支戟神出鬼没，抵住了司马金彪。司马金彪挥动开山斧，狂呼力战。一拥而来的赵国大军，把蒙恬的左右军如沸锅踅汤般，嗖嗖地卷住，一来一去地厮杀，只几个大回合，便又砍杀了数百人。

秦军如川流般向西败退，但又被赵国包抄过去的八万步军如拦江大坝一样截住了。秦军突不出去，因为已苦战了三个多时辰，又遇上了赵国的生力军。秦军之势，像是一个输了拳的硬汉，已被人踢了几十脚了，腰疼腿软，浑身哆嗦，强挣扎着往起一站，又被胜者腾地踢了一脚，这一次，再起不来了，任那胜者拳如雨点，自己只有四肢着地，喘气如牛的余地了。

蒙恬和司马金彪交手，战了三十余合，赵兵因有司马金彪，没有向蒙恬射箭。蒙恬见司马金彪的斧法裕如，一似大车之轮，循环转转，搅住他的大戟，不肯放松，便心生一计，趁着自己的马和司马金彪的马交会之际，使十成力一架司马金彪的大斧，下边也使十成力双蹬磕马，竟欲不使马再踅回。但听当的一声爆响，戟扛斧扛了过去，可是马太快了，大戟一仰翻了个个儿，人马都向西冲，戟头还在背后拖着。那马明知主人不再回战，因为蒙恬又狠力地磕了它一下，马肚皮上麻酥酥地疼，它便乱跳活蹦地长嘶一声，驰走了。司马金彪的大斧举起再落下时，已是落空，追蒙恬也来不及了。

这时有一员赵将纵马过来，用长殳一钩蒙恬的大戟，正钩到大戟

的风眼上。蒙恬趁势一撒手，大戟被长殳嗖地钩落于地。假若蒙恬不撒手，那么他一定会连人带马坠在地上，顿时成为赵国的俘虏。

蒙恬忙取出大弓来招架，赵国将士一拥齐上，如韭菜叶一般密的兵刃尖子都攒上来。蒙恬弓折弦断，身受重伤，跌下马去。幸而有三十多个秦军骑兵赶到蒙恬落马处，打鬼抵神般把赵国兵将击退了两丈多远，一片铜铁交击之音，如万木摧折之响，铜铁相碰发出的火星儿，一闪一闪刺人眼目。蒙恬得以脱身，几个秦军将士上了马，为他包扎伤处。

又有一队秦军杀到，接连又上来数千秦军，和赵兵大战，才把蒙恬救下。然而秦军左冲右突，始终受赵兵的围困。

两军接战，李牧先用车兵挡住秦军，使秦军难逾障碍。接着，混战之时，又让骑兵大队出来，把冲出的秦人将士尽数截回。而桓龁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赵军步兵更在车、骑之兵前头，早已抄过了秦军，如两只铁臂抱回来，钳住了全部秦军。

桓龁先指挥全军由北向南突围，后来又觉得不对，因为向南突围，秦军行动不齐，桓龄只得改令秦军向西突围。常言说：“不怕令下如海，就怕一日三改。”此令一出，军心愈乱。

桓龁大怒，觉得今天失败的耻辱太重，一心施逞大勇，带着军队杀出去。于是桓龁大将军又拿出昔日在武遂战扈辄之弟扈亏的气势，带着中军数百使大钺的雄兵悍将，大杀特杀，左冲右突。杀到黄昏日落才冲出西方七八里，但还是被赵兵咬住不放。桓龁的中军避在野林里，趁桓龁用饭之时，赵军在野林边上把所获秦军的薪车、草车拉过十多辆点燃，而后树林起火，凝烟烈火，交映雷鸣。秦军只得从野林中纷纷杀出，又被赵兵射了一阵箭，像朔风吹草人，忽地倒了一地……

李牧、司马尚的指挥营地又挪到一处高阜，紧对着桓龆重兵聚集之处。天刚黑，日头尚有余光映地之时，李牧骑在马上，向北一指道：“代郡之兵来了!”

司马尚以下的几百员赵国将军都向北看，只见尘头如山，像两道长龙，向秦军被困之处冲过来。不久杀声大起，一队队久战雁门柴塞、屡胜匈奴的李牧部卒，共是五万骑兵冲过来了。马如惊龙，在平原上翻滚、驰骤，代郡健儿们的长戈，在落日余辉中闪亮。

李牧沉着地下令道：“中军冲锋，直扫秦军中部!”

李牧的中军，五千多铁骑，直指秦军兵集之处。燃起了火把，每三四人间用一支火把。举火把的骑士，一人一把短剑。从远处望去，星飞红蕊，烟染紫条，簇簇火云，缭绕在平原之上。

赵国代郡五万铁骑，由颜破败、赵长戈率领。每人指挥二万五千人，分左、右两翼包抄、翻卷。颜、赵二人心怀赵国武威兵败之恨，今日得此报仇之机，把阵头压得稳稳的，戈矛使得狠狠的，酣呼杀上。只在突围的秦军中转了几转，洪波一到，秦军如坍岸一般，山崩地陷，逐流而走，泥沙俱沉。

秦国的名将樊於期，自从助燕国太子丹离咸阳后，被调往桓龆军中。在桓龆发兵之前，他曾向桓龆建议：“李牧既在邯郸军中，他对赵国军事定有部署。李牧曾破匈奴数十万骑兵，继赵武灵王之后，他是训练骑战的上将。我若轻敌，恐难得胜。不若再观察一个时期，待赵国军力衰怠，再侵吞它也不晚。”

桓龆明知他说得很对，但是他忌讳樊於期的智勇，怕他将来被秦王政重用，挤了他大将军的位子，便答道：“主战之意，出自天子，也是廷尉李斯的谋略。樊将军若不战，可回咸阳请示天子和李廷尉，余却不敢违旨!”

樊於期语塞。

桓龆在肥下兵败之后，樊於期更是一声不响，桓龆实觉难堪。当夜，秦兵大败，不能突围。桓龆冲出西边二三里，正遇赵长戈一马冲到，桓龆力乏，不敢交手，落荒而走。金盔的皮绦扭断，披发如鬼，众将急忙护持。但是赵长戈猛力追杀，连挑十多个秦人将士落马，一戈探过，正中桓龆的左肩背面，桓龆伏鞍而走。赵长戈大纵千里驹，去挑桓龆，却被樊於期持铜殳挡住。殳者，头似弯镰之戈也，樊於期所用的长殳，重五十余斤，如闪电一样向赵长戈卷过来，赵长戈连人带马都跳了起来，只听一声响，赵长戈的长戈杆子折断了。樊於期一殳向赵长戈当心刺去，赵长戈双手夺住樊於期的长殳，樊於期赶忙撇了殳，仰身落下马鞍，站在地上。赵长戈挥殳又来刺樊於期，樊於期抓住了殳头，两个人一用力，殳杆一弯，崩地又折断了。秦兵的队伍冲过来把樊於期裹走了。赵长戈换上长戈，再寻樊於期时，他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由于樊於期挡住了赵长戈，桓龆得以逃脱性命。

赵军先后投入二十万兵力，秦军十五万兵力，共是三十五万多人。这场战争进行了一日一夜。天明时，肥下战场到处人声喧嚷，烟火缭绕，各种姿势的僵尸、殷红的人血，堆积如山的死马、破车、零弓、断箭、折戈，又有伤者的呻吟声……

赵兵如行云一般地来往集结，秦军的俘虏，一队又一队地被押走，秦军抛下的粮草，被车队运走。

秦军总计死、伤、被俘十二万多人；赵军损失五万多人。秦军有一万多人冲出重围，往上党方向逃去。大将军桓龆、将军蒙恬、蒙毅皆受重伤，救了桓龆的大将樊於期赶上了桓龆，桓龆虽带伤。犹能乘马，在马身上向樊於期称谢道：“若非将军相助，我命休矣。”

樊於期道："大将军乃我秦国军中之精华，天子视为兄弟，小将敢不尽力护持?打仗胜负互有。余知大将军不失老松之心，定能报复赵国。"

桓龆回头瞅瞅那幅败残的景象，心中凄然，仰天向樊於期叹道："李牧乃是赵国之柱石，难以报仇!"

蒙恬、蒙毅都倒在飞车上，伤势甚重，皱眉咬牙……

李牧大胜之后，挥军取回桓龆先后所得赵国之平阳、武城、宜安等地。武遂城中的秦军不战自退。李牧命人拆毁了武遂城，自此赵国又悉数夺回桓龆所侵占的各处失地。在不到半个月的夺城战事中，秦军又损失四五万人。桓龆逃往上党，只是屯扎，没再东来。秦、赵两国此后三年无战事。

李牧、司马尚大胜之后，回到邯郸。赵王迁亲迎至国门之外，邯郸军夹道相迎，邯郸城中到处是一派鼓舞之音。

赵王迁在听松殿外，大筵出征将士。李牧、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司马金彪等七百多员立功将士都列于席上，听松殿外布置得鲛珠错落。宝玉玲珑，一千多宫女往来其间。欢歌笑语不断，日色烟光，俱作宜人之兆。

酒筵之上，扈美人轻款莲步，散淡梅装，倒晕着黛眉，酥凝着粉面，领着一个宫女小乐队，为百官出征的将士吹箫，虽不及弄玉、飞琼，却也似庄籁、虞韶，直吹得大家神驰那桥畔的明月，回思那楼头的玉人……吹着吹着，她放下了箫，斟了一大觯酒，端到李牧的席前，轻盈一笑说："请饮三升。"

李牧忙接过，称谢道："王妃，下官不敢当。"

扈美人道："我不是什么王妃，我是你的妹妹，我已向大王说好，

要认你为义兄呢?”

群官和出征的将军们听了大笑。相国郭开厚着脸皮走上来，给李牧满斟了一斗酒，怀中抱着个长条、圆肚、敞口的酒盏，嘿嘿笑道：“王妃要认大将军为义兄，太妙了。因为扈大将军在武遂已为国尽忠，如今李大将军为王妃报了杀兄之仇，正是天遂之事。来来，大将军，你饮一杯!”李牧只得喝了。他又转身向百官和出征的将军们道：“李大将军乃我赵国之磐石，如今大败秦人，举国欢庆。我们共饮一杯，以庆平阳之战的胜利!”大家饮了。他又说：“王妃乃是谦肃之母，柔明之人，请大家贺她得李大将军为义兄!”

赵王迁也鼓起掌来，大家直饮了一日酒，眼看着日出宫角了，人们还在欢饮。自此扈美人把李牧呼为兄长，李牧虽不乐意，但只得接受。

郭开从李牧大胜后，处处向李牧献媚取悦，李牧恶其为人，只是应付着。郭开心中知晓，也不明言，心想：“李牧此人终不是自己一党之人，必须得想个办法除去，只是目前秦兵压境，日后再说。”

李牧、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等上将受赵王迁之宠，没再离开邯郸，边事多托以后起之将，匈奴到也没有侵入。

秦国腋下之韩国，所辖之地不大，军力也不强，国力也弱，终日怕被秦国灭了。秦国在肥下战败后，韩王安本应借机振兵自强才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听信宠臣之言：“趁秦国战败之际，把韩国西边的土地割让给秦五座城池，以示韩国对秦国的情意之深，以尽臣子之道!”

韩王安忙派使臣到秦国去行献地之仪，秦王政喜出望外，高兴地接受了献地，并宴请韩国的使臣。在筵上宣布，韩国所献之地，明年置为丽邑，又大大地夸了使者一番。大宴了一日才散席，此时已是秦

王政十五年十二月的大年三十了。

桓齮丧师的消息传入咸阳，嬴政大震，群臣议论纷纷，都道若再轻易动武，恐伤国力。秦王认为言之有理，遂休养生息。秦国这年流年不利，刚吃了败仗，函谷一带又发生大地震，死伤无数，函谷县令不行赈民之举，反而私分救济之粮。事情闹上咸阳，秦王得知后大怒，下令就地正法函谷县令，又查抄了他的家，财产没收为国有，共钱币六万万，买了七万多石粮食，赈给灾民，人民齐呼秦王政“万岁”。

由此一事，嬴政想到：“寡人欲平天下，平天下先得富国强兵，如今函谷一个县令就侵吞了百姓这么多的钱粮，国怎么能富呢?秦国之内，决不止一人。这些人如果都检举出来，钱粮尽归国库，则国可以富，民可安居乐业。但是怎样才知道这些贪官的行为呢?寡人何不微服私访!”

次日临朝，秦王政便把相国昌文君、昌平君、延尉李斯约到便殿，商议此事。众官都劝阻，秦王执意要行此事，众官无奈，于是众人策划了一阵，尔后散去。

第二日，宫中传出消息，说是秦王关门反思，朝政由李斯监管。当天中午，咸阳街头出现了一辆单马车，车上坐着秦王政和他的爱妃飞廉纤。他二人扮成平民，赶车的人是小黄门芮进，那辆单马车，也不快走，慢慢地顺着渭水河向西，一程一程地挨。

嬴政微服走后，大将军王翦带着三千骑兵在嬴政的车驾后佯作打猎，暗暗地护着他。李斯又派下若干朝官，到一些郡、县私访，访出郡、县官贪污之事，便密报廷尉府，以待处置。

嬴政由八月底走到九月中旬，访问了十多个山村，尽日和农夫长谈。所到之处，无人知道他是秦王政。他问乡民的话，无非是如今的

秦国百姓生计如何?郡、县官有受贿、贪污的没有?

百姓有的说："咱们秦国强盛，天子年轻，百姓太平耕作，税收不重，生计尚好。"

有的也老老实实地说："凡是猫儿都吃腥，当县官、郡官的都发财了，钱从何处来?"还反问嬴政："你打听这些事干啥?"

嬴政一笑道："哎!常言说：'灯不明，有人拨；事不明，有人说。'你们可听说过函谷县令吧?他呀，就是被小百姓告了以后，秦王政把他磔死的，给天下的赃官做了个榜样。"

人们又向嬴政道："各郡县，无有大事，也有小事，不能无事，就看秦天子怎么整治那些贪官污吏了。"

秦王政笑着。坐着车走了。走了几天后，黄门芮进便劝道："陛下，我们该回去了。"

飞廉纤也说："出来这么多天了，朝中无主，求陛下车辕向东!"

嬴政点头道："回去可以，不过要走的路，不顺大驿道走，这样我们听的事儿就多点儿。"

芮进心中欢喜，把拉车的大黄马掉了头，向东顺着山路走。一路上，日闻村笛，夜数寒石甚；渡过秋水之碧，看毕晚霞之红。秦王政被那深秋的景色所动，不觉长叹一声道："人生虽好，安能与天地同光同寿!"

飞廉纤听了一笑道："陛下，一百年的人，一万年的树都是世间少有的，妃子虽笨，也知没有不死的人!"

嬴政摇头道："总有不灭的朝代，总有不死的人，寡人不信人就非

死不可。”

秋日落于秋林之后，扔下几点秋雨，凉森森地打在大黄马身上。芮进回头道：“陛下，我们得投宿了。”

嬴政点点头儿。

芮进把单马赶入一个靠着山脚的小村子，来到一棵三四抱粗的大槐树下停住。芮进向两个人打听，问谁家可以借宿，那两个人答：“那边姓归的一家，家大业大，可以投宿。”

芮进就把单马车赶到老归家大门外。老归家大门口儿是用大青砖筑的，车马可以出入。院墙儿是黄土夯起的，墙的四周，尽是老榆树，西风一吹，榆树的黄叶子，像下雨似地落在沟渠之中。门前有一群白鹅正在清水中泊着，看见生人来了，聒天般嘎啊、嘎啊地叫起来。

芮进跳下车，往院中望了望，正走出一个穿麻衣的四十多岁的山民来，他一见芮进，便问：“客人，有事吗?”

芮进道：“车上是我的主人和主人的娘子，到远方省亲，路过此处，天晚了，求住一宵，房钱饭钱我们照给。”

麻衣农夫道：“钱财是小事，快进来，都是乡亲，别说住一宵，住几宵也不打紧。”

嬴政同飞廉纤下了车，麻衣农夫一看那娘子是个万里挑一也挑不出来的俊美人儿，知道这个男客人一定非同小可，便欢天喜地地把他们车马人都领到院里，一方问嬴政的名姓，嬴政答：“姓赵，咸阳人，叫赵乙。”

嬴政和飞廉纤被让到二院东厢房中住宿，房内清洁无尘，陈设简

朴。秦王看了心里十分高兴。芮进和归家的放马人住一个屋儿，离马圈很近，夜间便于照看大黄马。归家的妇女听说来了一个俊美人，一拥出来三四十人，都到嬴政所居的屋中看飞廉纤，妇女们嘁嘁喳喳地说：“真是大美人啊，咱们大院中七十多个年轻女子，谁也赶不上人家!”

嬴政也笑了，问那些妇女：“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女子?”

有人答：“女子多，男子也不少，我们家七辈人都在一起住，没分家。”

嬴政吃惊地问：“七辈人?太太高祖父母还在世吗?”

妇女们嚷道：“太太高祖父去世了，太太高祖母还活着呢!”

嬴政“哎呀”了一声问：“什么岁数了?”

妇女们答：“一百六十七岁了!”

嬴政惊道：“如此高寿之人，真是罕见!”

领着嬴政等人进院的那个麻衣农夫，名叫归福，他笑一笑道：“无志空活百岁，有志不在年高。咸阳城中的秦王天子，今年二十八岁，决断天下大事，威震六国。太太高祖母虽一百六十七岁，只是个寿星罢了。”

嬴政道：“非也，一百六十七岁就算是个活神仙了。应当修个长寿祠，供上她。归家兄长，你能领小弟拜见一下这位老人吗?她说话胡涂不?”

归福道：“何言拜见?可以就去。太太高祖母眼明耳聪，一点也儿也不胡涂。”

嬴政道：“真是奇事了。”回头又向飞廉纤道：“贤妻，我们去拜见那老人。”

飞廉纤雀跃燕翔地道：“好，陛下，我们同去看!”飞廉纤一句“陛下”，说走了嘴，屋中的女子和归福都听见了，大家面面相觑，惊骇了半晌，谁也没敢说话。

嬴政却满不在乎地道：“归福，你愣什么?走啊!”

归福道：“客人，我们这乡村早接到王廷的告示了，这天子、陛下四个字，只有我们的秦王才这样称呼。那么，客人，你是微服私访的天子吗?”

嬴政点头笑了，承认自己是秦王政，又把他私访之事，向归福以及他的家中人说了一遍，尔后道：“你们休要惊慌，只不要传出便得了。”

人们哗地跪了一地，叩头道：“万岁，陛下……”归福说：“哎呀，怪不得朝廷的骑兵一个下午到我们小村来了三回，眼下还在东村树林中驻扎，我们明白了。”

归家的主事人正是归福，他一声令下，合院人等匆忙地赶来，一齐跪叩天子。随后，敞开他家的正厅，点起十多盏膏灯。把嬴政和飞廉纤请到堂中饮酒，合家又几次叩头问安。嬴政说：“你们真是秦国的良民，以后归福到咸阳宫中，我们当亲戚走动好了。”

芮进也被请到堂上，和归家几案子男人对饮、说笑。

酒到半酣，四个小玄孙女儿笑着把那个满头雪发的太太高祖母扶到堂上，让秦王政、飞廉纤、芮进三人看看那一百六十七岁高龄的寿星生得什么样子。

那老人见了秦王政，温然一笑，还要下拜。嬴政忙搀她坐下道：“你可不能拜寡人，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老人答：“一百六十七岁了。”

嬴政问：“老人的姓氏呢?”

老人答：“姓海，年轻时，人常呼为海氏。”

嬴政道：“你老人家务农一生吗?”

海氏摇头一笑道：“不，年轻时，我是你们宫中的宫女，也曾侍奉秦王。”

飞廉纤哟了一声道：“是吗?”

嬴政也说：“太好了，原来是一家人，那么老人家，你是多大年纪出宫的?”

海氏把拐杖横在膝上，仰着头思索着道：“妾身生于秦简公十五年，十五岁入秦宫，正是秦出公元年选宫女被选中的。献公九年，我们被成批地放出宫，那一年，妾身是二十五岁。我活了这一百六十七年，经历了十一个秦王，是简公、惠公、出公、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和天子你，如今不知为何还不死?”

秦王政道：“啊呀，你是一个亘古未有的长寿之人，寡人愿你长生不老，永远不辞人世，以证人之可以不死!”

海氏道：“再活下去，只是徒增岁数，没有什么用了。但愿妾身能借寿于天子，那秦国就更花繁枝茂了。”

秦王政谢过了她的祝福，又问她：“老人家，你这么长的寿，平日

可有养身之术吗?”

海氏一笑，又点点头道：“也有点，每日节饮食，多操持，少争斗，爱平和。有病吃药，吃到病好便罢，常常服药，于人也有损折。说来容易，做来难。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之以恒，寿便长了。”

秦王政点点头，又问海氏：“老人家，男子和女子不同，在女色上，也要节制吗?”

海氏点头道：“天子和平民又不同，不但女色，还有饮酒，也要适量。人间万世，凡纵欲者，皆早殂!”

嬴政点点头儿，默然半晌又道：“你老人家是秦国的寿星，应当受封。”

海氏连连摇头道：“陛下，你若封妾身，妾身就立死于地下。”

嬴政道：“然则赐黄金一千锭。”

海氏连连摇手儿道：“妾身子孙七代，无寸功于国家，若受陛下黄金，我的宗族就难聚于一堂了。”

秦王政、飞廉纤皆问：“为何?”

海氏道：“无端之财到手之后，子孙必有起事而争者，争端一起，我子孙便散矣!于今我七代子孙皆务农田，勤劳自给，皆知一饮一啄，来之不易，故此爱护枝叶，未忘根本，和睦家族，敬思祖宗。”

嬴政听了，深以为然，于是又问：“老人家必定知书吧?”

海氏点头道：“识得几个字，还是年轻时在宫中学的。”

天到中夜了，散席休息。嬴政自见了这个一百六十七岁的老人之后，心弦如琴，一夜深思，似有所悟，心想人生如梦，自己虽拥有天下，但一旦命丧，却什么也没有了，不知这世上有什么长生之法没有，回去一定派人好好去找找。

次日清晨饭后，海氏老人送给嬴政宫铎一具，尔后笑道："这个铃铎，是当年老妾身在宫中时，正修北极殿，黄门们玩那些挂檐角的铃铎，我爱它清韵美响，要了一具放着，有时拿出摇晃逗人玩儿。后来出宫，只带此一物。再后来，妾身成婚了，把它挂在家中的老桃树上，闻风而动，响了一百多年。每闻此响，便思当年宫中姐妹，月下花前，寻芳斗草之事。如今送给陛下，陛下日闻此铎，可念妾身对陛下谈的养生之术。妾身但愿陛下既攖九五之福，可感八千之春!"于是招呼七代男女，都给嬴政跪下道："陛下乃万万金之躯，不可久居茅檐草舍，请和贵人上路!"

嬴政和飞廉纤重乘单马车，芮进赶着车，离开那座孤村，投入小径。

只行出二三里，大将军王翦知道天子上路的消息，带三千骑兵来接驾，护卫回京。

嬴政回朝，正逢魏国效仿韩国，亦献河南十多城讨好于秦。秦王政自然照例遣使收地。后来各郡、县将查出的贪官，都上报朝廷。秦王政下令，凡贪污受贿之官，轻者，去官，移家房陵为奴；重者，一律处死。贪官家产，皆没收归国。

为了壮大秦国的军队，进一步吞并六国，嬴政和李斯议下，凡国中男子，都要登记上册，册中载以年甲姓名，以便战时调往军中。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秦国男子，皆为兵或预备兵。

海氏老人送给嬴政的那具铃铎，嬴政回咸阳之后，挂到九华宫飞

廉纤所居卧室的前檐上，每逢风雨之夜，它就叮咚不歇。嬴政一听到它的清音，便想起海氏老人所嘱的长寿要诀。

十六年腊月的一个夜间，咸阳大雪。嬴政睡下后，先听着那铎声的雅韵，后来便入梦了。他梦见秦国大败于六国联合之师，他也做了六王的俘虏。六王决定把他的尸体分解成六块，各国分一块，以解六王之恨。当他梦见自己被绑到断头台上，一个威猛的武士举着一柄大斧向他的脖子上砍下时，忽地一下惊醒了。

什么长寿之术?六国不灭，他何以能长寿呢?于是在秦王政十七年正月朔日，他向李斯等几个大臣，下了再次向六国用兵的决心，第一个被选中的目标便是韩国，嬴政说："先灭韩国，后灭其余五国，以成就寡人的统一大业!"

六国之中，韩国最弱，又靠近秦国，时常受秦国欺压。

韩王安天性聪慧，《诗经》、《孔孟》倒背如流。为此宫中都说韩王安是个"奇才"。

韩王安平生最喜欢踢毽子，自七岁练习毽子，到他为王，功夫深到。每踢起来，翻花落雪，乘风越影，又会三十多种身段法门，每在宫中踢起毽子，宫人观之若堵，踢到妙处、绝处，观者掌声雷动，韩王安即呈得意之色，称为天下第一毽。韩王安尚不知耻，每每抚毽叹曰："秦王嬴政虽能，亦仅会治国耳，若比之于毽子，他是甘拜下风。"

韩王安还有个癖好，惯为女人装，每每朝会，不戴王冠，只梳高髻，御女子衣，说话也学女人小嗓，细声细气，如娇莺俊燕之态，弄得百官害羞，不敢正视于他。其他国家听后，无不发笑。他在宫中自称"韩大美人"。

韩非在世时，多次劝他"要正态临朝，以法治国"，他拿着韩非的

著作，笑嘻嘻地说：“你有学问，我知道。但是你的书，不能在韩国传开。我为王的没写出书来，你写出书来，便是欺君之罪。这欺就是压，你会我不会，不是压吗?你的书写得再好，我也不褒奖你。”

后来，韩非在秦国被李斯害死，他闻讯后，欢畅有余，喝得大醉，给韩非家中一个口谕：“韩非降秦被杀，尸体不许送回韩国埋葬。吾恐韩国多出韩非其人，国将不国了。”

秦王政十五年年底，韩王安为讨秦王之好，送上韩国五座城池，以弭兵患。当时韩相国韩文百般阻挡，他说：“秦王乃虎狼之心，越是给他以肉食，他就越要吃人。今年送他五座城池，明年他还要十座城池，怎么办?”

韩王安嘻嘻一笑道，韩国虽小，也有百十座城池。每年给他五座城池，可保本王二十年王位。就说秦王他是条真狼，用肉喂饱了他，他也会在洞穴中歇一会儿养养神的。

秦王政十六年整整一年，秦国没来欺负韩王安，韩王安便觉得日月太平。十六年除夕，韩王安接到军报：“近日，秦兵麇集函谷之东二十万，大有觊觎我国之举，报我王定夺。”

韩王安听了之后，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毽子也顾不得踢了，坐于殿上发愁，还是他的老师韩百通有主意，献计道：“趁秦师未犯我之前，可以重金贿赂李斯和秦王，免去刀兵之难。”

韩王安道：“你们说到贿赂，本王何尝没想到?那么除了给他城池而外，没有可以打动他们心思的重物。”

韩百通道：“臣已想好，这次不给他城池了。我们给他名花、美酒、好女，挑那个天下独一无二的东西，秦王定会喜欢!”

韩王安道：“这三样东西，只怕他国中不缺。”

韩百通道："我王，不不不，臣早有准备。名花，不是园中之花，是臣请了一天下无二的良工，把一块高一丈、宽四尺、厚二尺的蓝田玉金石雕成了一株玉兰树，实如瑶圃飞来，玉宫降下。纵观天下，也没有此物。酒，也不是一般俗酒，臣请了几个大造酒师，酿成一种鹅黄酒。这种酒，兴助君子，雅协圣人，饮之即醉，筋骨不痛，天下第一酒也。只是这个好女，倒要和我王议选。"

韩王安想了半晌道："选好女，乃是易事。自明日起，国中郡县，凡好女都献来郑城，万里挑一，总会有好的。如怕秦王不中意，可把献来的好女，都献到咸阳，使秦王自己选。"

韩百通笑一笑道："选女事，不能瞒过老相国韩文，须和他议决，不然，他要做梗的。"

韩王安脸一红，砰地拍了桌案一下道："和他议决什么?人是越老越糊涂，他不怕韩国破灭，整天要和秦军作战，也不知他有几个脑袋让秦军砍。本王为一国之主，连这么点小事还做不了主。御史，你明日就给各郡县下令吧!"

韩百通辞了韩王安走出殿去。

每逢韩王安召见韩百通，相国韩文闻着消息，都在王宫外三层门前等候。这次韩文又在甬路东旁几棵大树下候着，他见韩百通从宫内走出来，见着他还把头低下，假装没看见。韩文便招呼他："等一等，老夫有话要问。"

韩百通只好站下向韩文拱手道："给老相国请安了。老相国有何事垂问?"

韩文道："是和大王商议对付秦军之策吗?"

这事肯定是瞒不过去，韩百通只好把实情说了。尔后道："老相

国，我们这也是为主分优呀!”

韩文骑上马，带着四个仆人回家去了。韩百通道：“看样子，他要写奏简阻挡此事，我还是回宫报给大王吧!”

于是韩百通又气喘吁吁地奔回宫中去见韩王安，口中还喁喁地道：“办点好事这么难!”

入夜，懒洋洋的小雪不断地降着。韩国的都城名之曰：“郑城”，在韩未灭郑之时，它是郑国的都城。韩哀侯灭郑之后，徙都于此。一百三十多年以来，郑城亦曾繁华一时，但如今，这个雪中的郑城趴伏在嵩山的东南脚下，似是一睡而不愿醒了……

就在落雪的这天夜间，相国韩文来拜见韩王安，韩王安会韩文于一处精致的椒房内。韩文的身上有几朵雪花，韩王离席而起，忙给韩文用袍袖拂着雪花道：“哎呀呀，老相国，为了韩国的命运，日夜勤劳，王心何安?”

韩文老泪纵横地把韩王安扶归座上道：“老臣夤夜进宫，有扰大王息寐，实觉不当。但是给秦王送三礼事，还要大王三思之。秦王吞我韩国之行出于必然，我们除非把韩国都送于他，他或许给我等一衣一饭一房室。如今之计，我只能联楚、亲魏、和赵，共御秦兵于国门之外，可保无虞。”

韩王安摇头笑道：“楚国从来不真心扶我弱韩，赵、魏二邦，自救不得，焉能救人?即使他们虚张声势救了我，秦军退后，也是要我们割给他们城池。本王已想好，韩国土地，我们是宁赠秦之上国，不予楚等下邦了。”

韩文道：“然则可以与虎狼之秦，举国一战，即使失国，韩国之人，浩然正气常存。”

韩王安摇摇头，又点点头，说：“这样吧，老相国，本王三礼要送，你举国一战也可施行。本王送三礼，对你举国一战也有利，可使秦军毫不防备地来，岂不就中了老相国的埋伏。”

韩文低头半晌，又抬起头来道：“大王，古人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我们专事送礼于秦王，是谓之怠政。王如不勤国政，上下离心，更不好收拾韩国的场面了。”

韩王安龇着战国时代女式最时髦的笑齿，向韩文一低头，悄悄地说：“韩丞相，这个天下我是执掌不了了。我昨夜做梦，举行移国大典，把王玺交给你了。本王正想真的交给你呢!”

韩王安话都说到这个分上，韩文心伤欲绝，自知劝也无益，于是道：“韩文给大王请安了……”韩文叩完头退出椒房，韩王安发出一阵嘻嘻的笑声……宫房外拥进一伙宫娥，韩王安如同老鹞子叼小鸡儿一样，又抓又抱地走了。

次日，韩百通、张平早已代韩王安向全国发下简文，每个郡、县要按不等之人口，少者十名，多者三十名美女晋到郑城，再精选，选中者，给黄金五千两，币十万枚，违者斩。此令一下，惶惶悚悚的韩国老百姓，如何能过好这个年?有女之家，尤其有好女之家，东藏西躲，给地方官送钱送物，倾家荡产者，到处有之。三天以后，有那办事勤快的郡、县官，便把选的、抢的美女，送到了郑城。先晋美的受赏，韩百通授予名誉佳郡守、好县令之称。

选美女晋上秦王的事轰动了韩国内外。韩王有妹名韩雪，因和韩王不谋，早已移出宫中，借居在韩文相国家中。韩雪和韩王安同父异母，性情高傲，知书明礼。韩王安选美女之文下去十多天，她回到宫里来见韩王安道：“王兄，为了百姓的安泰，为了江山的永固，你把晋上郑城来的美女都放回家去吧。”

韩王安把眼珠子一瞪，向韩雪道：“本王所选的晋上秦国的美女，你说放了也可，只要你肯到秦国。”

韩雪启齿一笑道：“王兄，这正是小妹的主意，小妹愿入秦奉见秦王。”

韩王安一愣道：“怎么王妹，你要到秦国去?哎呀，王妹之容貌如百尺绛葩，凌霄而起，国人皆仰望之!你要是去了，我可不忍心。”过了会，他忽地又哭道：“王妹，你去秦国吧，救救韩国的举国君臣吧!你是公主，去了秦王必喜!”

韩雪点头道：“王兄，小妹在韩国，难寻匹偶。听相国韩文说，嬴政是个天纵日新之才，小妹也动心念。小妹到了秦国，定然会力保我韩国江山。”

韩王安离开王位，亲手给韩雪斟了一碗酒，递给韩雪道：“王妹请饮此酒，以表贞行诚意!”

韩雪接过酒，一饮而尽，笑了一声说：“誓言不泯，去秦不悔，以使王兄位如乘牛车之稳!”

韩王安道：“此意，韩文知道吗?”

韩雪道：“全是小妹自己的主意。”

韩王安咬咬牙，用手一擂案几道：“好，王妹!进了郑城的美女，全部放回家去，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歌颂本王的。快快，两旁速传韩百通进宫。”

三天以后，一辆帷车，两匹玉色的骏马拉着。车中坐的人便是韩雪，陪同的两名宫娥，也坐在车里。韩百通骑着一匹乌烟豹色马跟在车后，护佑此行的韩国武士三百人，都乘马执戈，列队于车后。车轮

一辋又一辋地往前进着。

秦王政十七年正月十五日，韩百通一行人到达了咸阳城，先投到李斯府中。韩百通给李斯纳了千金重礼，并把韩王安求和弥兵之意拜托了李斯，求他在秦王面前多加美饰之言，又说：“以后还有重礼送与廷尉!”

李斯接了礼物，皮笑肉不笑地道：“千金重礼，在我秦国如粪土之轻，比之于韩国的土地，孰重?只是这个韩雪公主，倒算一种礼物，秦官中如公主之美者，难以尽数。只是赠给一个王姝的事，在诸国之中，还是不多的。这倒要看我们天子陛下的兴致了……”他又哼了一声道：“韩御史，你明日见我君主，可不要大王大王的称呼，那是你们小国的那一套，这里叫天子、陛下，你知道吗?”

韩百通连忙站起身施礼道：“廷尉之嘱，下官谨记就是了。百通乃小邦之臣，到了高邦上国，还求廷尉多多指点!”

李斯拉长着嗓子哼了一声，又问韩百通：“你去请韩雪公主，若是一般俗女，也不必去见天子了，就回韩国也可以了。”

韩百通一听，慌了神，忙到韩雪所居的李斯府中的一间香房中去请，并把李斯的话说了一遍。韩雪沉下脸来道：“李斯，他不过是楚国上蔡的一个郡小吏，我是来会秦王的，见他做甚?”

韩雪还要说下去，韩百通早吓得魂飞天外，忙忙地猫下腰道：“公主，这些话可够分量的，别说了，别说了，我们要被杀头的!”

正在喳喳叽叽之时，李斯却一步闯入屋中，口中“哼”了一声道：“韩雪公主，辱骂秦国的上卿，割舌之罪。”

韩雪公主冷笑一声道：“李斯，你窃听于窗牖之外，只和毛贼同属，这样的人到秦国做了廷尉，真乃天下难解之事。李斯，秦国的旺

运之火正烧到烈时，正在此时，即牛溲、马勃也能放出热气和红光。你要小心，天下没有万全事，但到你走下坡路时，其结果也不会比弱小的韩国君臣好些。”

李斯自从做了上卿，深受秦王之宠幸，谁人敢这样对他说话。韩雪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击中他的要害，他毛发倒竖，呆了半晌道：“我们君臣之间，如人体之于气息，呼唤、运动皆一致，永不会分离的。”

韩雪公主“啊呀”了一声道：“看起来，做了官的人，大多都不读书了。慢说古人书，今人之事，他知晓的也太少了。他只知道弄权术、保官位、哄时政，其愚蠢之行，与树上秋虫何异?就在秦国，商君之死，不过百年。当他被车裂之时，可曾想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吗?贪富，蓄怨，而后不如鸡犬者，列国之中岂少哉?廷尉乃天下有名的异能之士，可无断后之想，其行若三岁小儿春梦于卧榻之上，可笑矣!”

李斯听罢这些话，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放下廷尉的架子，连忙给韩雪行礼道：“公主，你所言甚是，我李斯记在心了。”

于是，李斯用堂堂之鼓，敲隐隐之钟，迎迓公主韩雪于大堂之前。在韩雪没有拜会秦王政之前，受到了李斯的高宾之礼遇。

次日，李斯向秦王政奏明韩王安命韩百通来咸阳的一切意愿。嬴政听了大笑道：“韩王安欲使此小术，免去他裂土之难，真是愚夫之思。他就是把韩宫中所有的眷属都送来，寡人的大军，也是要冲入郑城和阳翟的!可令韩王安之妹到后宫中去，至于韩百通打发他回去就是了，寡人不见他。”

第四十五章

李斯领旨之后，走出勤政殿，命人把韩公主雪，送往后宫。

李斯出殿之后，对韩百通道："万岁授意于我告诉你，让你早点回国，他就不见你了。"

韩百通急道："廷尉大人，小人千里迢迢而来，欲见陛下一面，备陈我韩国友好之意。"

李斯扯着官腔道："韩大人，陛下说不见，谁敢逆他意，你还是早点回去吧，不然惹恼了陛下，你就是再送两个公主也白搭!"

韩百通带着他的三百武士垂头丧气地离开咸阳城，从韩国来时的那一股献礼讨好的热气，到此时全变为冰冷的寒云。秦王也太无理了，一个韩国二品官，比李斯小不了多少，就像驱逐沿街乞讨的花子一样，给呵斥出勤政殿来。韩百通在路上想："其实六国应该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瓜分秦国。谁也不管谁，六国之主都是没心的比干丞相。吾愿天下再出一个苏秦，施以纵亲之策，使秦国碾，人的大磨停转!晚了，回到郑城混日子吧，天塌有大家!"且不说韩百通的胡思乱想，正在此时，秦廷内正谋划一场阴谋，而且是秦王亲自点了头的，这场阴谋正是针对韩百通的。

当夜，韩百通一行走到秦韩边界的小驿站，一行人鞍马劳顿，早早地歇了，谁知半夜里，秦将优旃领着一千雄骑把小驿馆死死地围住。后来，在驿馆外面燃起了火把，砸破驿门，冲入驿内，见人就杀。优旃先冲入韩百通下榻之处，韩百通听见人喊马叫之声，先会儿

他还以为是韩王安派军来接他，后来听见院中戈剑交击声和狂杀声，过了一阵，优旃进屋了，韩百通大叫“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早被优旃一剑扫过去，扫开了他的头颅，鲜血冒出，倒于地下丧命。

负责保卫的韩国卫尉王叔戏挺着长剑，于火光中，挡住优旃，优旃舞剑抵住王叔戏，但听一阵阵的铜剑响亮，王、优二人狠命相搏。

二人只战了三十余合，王叔戏一顿大剑击得优旃难以还手。又战了一合，王叔戏逼住了优旃的剑，不待他撕手，下边一大脚踢过去，腾地一声，战靴的铁尖，崩断了优旃的右手腕子，当啷啷，铜剑飞出优旃的手，扎到一个秦兵的腿肚子上，那个秦兵狂叫了一声，向后仰倒了。王叔戏赶上一步踩住了优旃，又把他嗖地夹在肋下，夺了一匹马骑上，虎吼一声，大剑如同陨天之石，明光散乱，使人目眩难迎，杀出驿馆，奔回韩国都城去了。有一百多秦兵，见优旃被王叔戏抢走，顾不得和驿中的韩国武士混战，便都到驿外抢了马骑上，一个个伏在马鞍上，如同群鼠逃荒般追了下去。

王叔戏一气奔回郑城，先投入相国韩文府，把优旃先押下，然后向韩文述说了秦兵袭击驿馆之事。韩文急忙到韩王安的银安殿上朝见韩王安，述说了王叔戏所报的一切。韩王安听罢，吃惊地道：“王叔戏这番闯祸不小，怎好?”

韩文摇头道：“大王，这是秦王之计，秦王想攻我国，却又师出无名，分明是想挑起事端，找借口，这真是欺人太甚了，不能退让。”

韩王安道：“你不退让，能杀到咸阳城教训秦王吗?”

韩文道：“秦王派兵斩使，六国不容，乘其势合纵其他五国，兴师问罪。”

韩王安道：“你说得到容易，如兴问罪之师，先受害的是韩国。其他五国即答应攻秦，也是观望不前。”

韩文道：“即我韩国朝野一心，那秦兵也不像驱豕赶羊之易，他们分明日想出兵我国。大王，如今退是退不得了，你不能再拿不定主意了。”

韩王安急得汗水津津，难有一策，只依着韩文之计，先去审问优旃的口供，并嘱咐韩文：“打狗还看看主人的颜色，秦王现在的态度还不可知，可不要对优旃动刑啊!”

韩文待王叔戏从驿馆中安置、掩埋了战亡将士回来后，才开始审问优旃。优旃非常狡黠，他矢口否认秦王政所用的毒计。优旃说：“我主天子，深恐韩百通路上有失，旨命我带军护送。但因他们已走远，我们才追到驿馆，以表送行之意。韩国军将带着屡战屡败的复仇心理，向我秦军先行攻击，我秦军被迫自卫。韩百通御史禁止韩国武士向我秦军拼战，韩兵不听命令，韩百通情急自刎!关我何事，你快把我放了，要不然我主发兵，你等后悔就来不及了。”

韩文道：“胡说!你带着一千五百雄兵人多势众，韩国军将何以敢先发难!此道理小儿都懂，你还狡辩。”

优旃一时语塞。韩文也不客气，命武士打了优旃二十杖，道：“优旃，你若不招罪行，休想逃出我之郑城!”

优旃被打得又嚷又叫，痛哭流涕，不过他到嘴硬，死都不承认这是一场阴谋，无奈之下，只好把他押了下去。

然而韩王安终拿不出处置优旃之计，一会儿要把优旃送回秦国，一会儿，又说先押不放，急得韩国文武长吁短叹，都道有此国王，国必亡也。

二月初，秦王政派专使给韩王安来书一札，札中云：

韩王大驾座前通览：“刻闻韩界内小驿韩军围杀我派去护从韩百通

事，惜哉，惜哉!秦虽据有大邦之业，看重韩国如同幼弟，庇之以天幕，托之以地砥、王勿其念乎?今之事，知己者，莫尤人!速将王叔戏者缚至咸阳，以明其罪。韩御史百通为贵国战亡，寡人即派使祭吊。君觊觎秦国日久，能勿量子之力乎?优旃乃寡人之士，自近寡人，殊未能距一寸，札至韩都。即放旃归函谷之路，勿违勿背!”

韩王安看罢，席上如有万针猬刺，一语难回秦使，只命人安置秦使于馆舍中听答复。遂又命人传宣韩文到密殿中商议，韩文道：“大王只宜在宫中将息心气，臣自能回复韩使。”

韩王安到此关头，也只好对韩文听之任之了，不再说什么，嗒然若丧地退出密殿，回宫去发愁了。

韩文带几个从人到达秦使所居的馆舍中，向秦使道：“秦王派优旃带军追杀韩百通一案，本官已查明，优旃也已默认，此乃秦王嫁祸我国之计，为侵吞韩国做借口，秦王的来书，无非施之以威，你去回复秦王，我韩国正在整兵备战，秦王可杀我等，但我韩国人不受他的侮辱。”

秦使呆了半晌道：“这是韩王的主意吗?”

韩文道：“我王命我代宣他的旨命。”

秦使又问韩文：“不能放回优旃吗?”

韩文答：“韩百通现已长眠于地下，不能放优旃，不然国威何在?”

秦使又问：“国威何在?相国如此做，我国大军临于郑城，到时攻下阳翟城，看你还有什么国威?”

韩文笑道：“我已为秦王扫好了门径，专等他来将客为主了。我韩国人知道，即放回优旃，秦王也会来做压主之客的。”

秦使不甘心地问："王叔戏怎么办?"

韩文道："他是韩国的虎将，希望他以后还要多杀秦军，以抵秦人强暴之行。"

秦使大怒，第二天他就抱着一腔怒气回咸阳了，把韩文的无理之言作了汇报。自然秦王听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道："必灭韩国!"

秦使走后，韩文便整顿各地兵马，以待秦军来犯。韩文又向韩王安奏言："请升王叔戏为裨将军，此人有大勇，即秦王破我郑城，他也能保着我王，冲出重围，投向他国!"

韩王安想到后路，便升王叔戏为裨将军，同韩文一起指挥兵马。韩王安又向韩文道："韩雪一入秦宫，不知可得秦王之宠否?"

韩文道："至今没有一点信息，一点指望也没，趁早省些神思。"

就在韩文准备抗秦之时，秦王的特使正风雨兼程赶往韩国都城郑城，这个特使不是别人，而是秦王的信臣李斯。

四十多岁的李斯，看上去还很年轻。长着一个长方脸儿，下巴颏上有一个黑痦子，痦子上有一撮细黑毛儿。细眉长眼，鼻端口方，有一个门牙略长些，然而包住嘴唇，也不太费力。中等身材，比秦王政矮些。

李斯带着一队骑马的卫士一百人，文职人员八人，都是戎衣、绣眼，神气高傲。

他们一行人都从西方驰过来，离郑城西门只有数里远了。一阵阵的春鸦，从天空中盘旋着、啼叫着，时而落在路旁的黑沉沉的古榆树上。田野中，处处有牛犁耕地，韩国的百姓又在盼着一个太平、丰收之年。

韩王安前日即接到李斯欲来和谈的飞报，但不知怎样迎接他好。聚了一些有学问的韩国文臣，研究礼仪，众说不一。相国韩文说：“李斯只是秦国的一个二品臣子，来意又不利于我，只按一般臣子对接之礼迎他即可，不要大惊小怪。”

韩王安摇头道：“他是代秦王来此的，怎好按臣子礼接纳?又是来和谈，没有战争之事了，我们应该喜欢。你对他好，礼尚往来，你到秦国，他也对等。”

韩文道：“李斯此来，只是来恫吓我国，行使吞我之毒计，我王不可轻心。”

韩王安道：“秦王欲树威于天下，何能言行不一?他要吞我，只派将军敲大鼓、执长戈而来。”

韩文气道：“那么，迎接之礼，听任大王安排!”

韩王安脸红了一阵，又道：“你们为臣的不同本王一心，我国如何兴旺?依本王看，全国百姓都庆贺，郑都之内，倾城出接。尔后送给李斯一万两黄金，堵住他的口，可在秦王面前美言。”

韩文以下的臣子都低下头去，只听有忽哧忽哧的喘气声音，不闻有人回话。

次日，简下到韩国各郡、县，全民为李斯之来庆贺，家家要礼天拜地，吃美食，饮佳酿，穿新衣，还可聚众歌舞。郑城之中，凡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女，在大廷尉李斯到城西之日，都要焚香跪接。

果然，李斯同他一行人离郑城尚有二里远近时，转过一个林角，一望，黑压压的尽是人头摆动，香烟烧得如刮碧风一样。鼓声阵阵，轰雷相击。李斯不知发生什么事，只当是韩国大兵以迎，吃了一惊。看了半晌，方知韩王安是大礼以迎，一颗心才落到胸间。

韩王安穿淡黄色王袍，心中害怕，小白脸上都是汗珠，眉毛飞展，口念道：“大国虽安，小国亦安。普天同庆，王来接官!李廷尉你好?李廷尉名震七国之地……”接着又是一大堆讨好话。

李斯像老头咳嗽那样“咳咳”地笑着，也没有下他那匹白马，只是笑声伴着话声道：“你就是大王韩安吧?秦国使臣李斯，在马上施礼了。秦王有制，凡属秦国到六国去为使的人，相接都不下车、骑，韩国没有此制吧?咳咳咳!”

韩王安一点身价也不顾，紧走几步，到了李斯马前，伸手去拢李斯的马缰道：“廷尉之来，实是给韩国增辉不少。我韩国举邦相庆，欢呼载道。”

韩文脸都给气红了，一国之主，哪有这样讨好别国一介臣子的，他一怒之下，大步上前，操过李斯的马缰，把韩王安排于他身后，睁着双眼问李斯道：“李廷尉，你为秦廷喉舌之官，不能说礼仪之言，也不为做人之礼吗?你在秦国为栋梁之材，到我韩国只是一个溪桥之宰，搭渡两国和战事。若不下马，我们拒你入城。”

裨将军王叔戏大叫道：“李斯若不下马，我就用弓箭伺候你了。”言毕，持弓引满，对准了李斯。

此言一出，李斯本想顶了回去，但一看众人都是怒目，心下发寒，哈哈一笑，道：“入乡随俗，入乡随俗。”顷刻，李斯以下的官、兵都下了马。

韩王安忙去执住李斯的手道：“这是本王的几个宠臣，廷尉勿怪，廷尉勿惊!”

李斯闪了韩文一眼，话中有话道：“我也不怪，我也不惊，我只怕韩国有韩文这样的好官儿，就国无宁日了!”

韩文道：“不要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你要战，便回秦国，带着人来，韩国靖壁以待!”

李斯张张口，没说出什么话来。韩王安忙又央求李斯上了马，他自己也乘马相陪，一齐进入郑城。李斯的马从人前过时，有的百姓装肚子疼，满地滚动，痛苦乱叫；有的百姓不知为什么厮打起来，又扔土，又扬沙，一片喧哗……气得李斯的脸，白里泛青，心中计算着：“看你们还有几天太平日子过。”

李斯被接到韩王安的宫前，居于陈述殿内。这样，作为一个使臣，不住馆舍，住在王宫，在列国之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李斯人殿之后，便谦逊起来，他向韩国陪臣王叔戏道：“斯亦中州人，虽属楚国，离郑都近，我们还是乡亲之属。王将军乃干国之材，秦王也知道了。”

王叔戏道：“衣冠为国，辅佐王政，各尽其职。廷尉乃大国之臣，就道小邦，应留仪表，以为我等之师，倨傲列上，有伤大雅，望廷尉思之!”

李斯笑了道：“韩国有韩文、王叔戏二子在，国固如山岳，又何忧乎?”

次日中午，韩王安在银安殿堂前为李斯举行国宴，韩文托病告假，不届筵。其他韩国官员告病者十多人，韩王安不乐地道：“这样冷淡，有伤国体，本王盛会廷尉，不是为了举国安全吗?”

李斯见韩文不到筵，恰是个好机会，便不等饮酒，先向韩王安道：“本使今日届贵国，奉我们天子之意，一要吊唁御史韩百通，以安大王之心；二要请出优旃，与本使一同归国；三要签下秦、韩两国永远不战的和约；四要，四要……”他“四要”了好久，也没说出什么来。

韩王安道：“廷尉，四要什么?请讲。你就是四要韩国，本王亦献

上，愿意到咸阳给秦天子做个小弟弟，我可以给他演杂戏看!”

李斯哑然一笑，摇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站起身来，向韩王安凑近，一招手儿道：“大王，你附耳过来。”韩王安急忙把右耳递过去，李斯睁眼立眉，霍然一笑，向韩王安道：“如此如此……”

韩王安听罢，把双手一拍道：“那可太好了，好极了，谢谢秦王，他算瞧得起我。”

李斯道：“那就刻简为盟吧!”

韩王安喜幸韩文不在场上，便命内侍捧简持刀，又旨命一个御史官刻简。那个御使官哆嗦着手问韩王安道：“大王，这么大的朝事，不告诉相国，能行吗?”

韩王安道：“韩国之事乃本王之事，韩文如归天去了，有事也可问他吗?如今大国赏颜，定盟和约，求得韩国安泰足矣!”

御史只得先把约言写到竹简上，尔后又用刀按划刻下去。约言由李斯放口，他所说的约言是：

一、韩国放出无罪之优旃；

二、韩、秦二国永不战；

三、韩国向秦国每岁要纳金宝名器之贡；

四、韩王安拜秦天子为父，父子无争。

这第四约让人发笑不已，好为女装的韩王安二十四岁，给二十九岁的秦王政当了人子，只听说人有“好为人师”者，这里又出了个好为人子的，也算是一种奇癖。

后来，大筵开始了。酒，不住地灌入口穴中，菜，不住地进入胃腹中。钟鼓皇皇，舞姿堂堂，韩王安施展才能，亲自指挥乐、舞二队。吹排箫的吹得不好了，他拿过去吹一阵子，翻过身子，又给那些舞女纠正姿势，还要自己做一番给她们看。李斯就连连地夸赞韩王安："真是有才，才气还流溢难收哪!"

韩臣之中，有几个有脸的，臊得直往旁人身后藏。多数是没脸的，有肉就吃，有酒就喝，人生几何，吃完再说。李斯又说又笑，夸奖韩国君臣"一体一心，可为天下的完整规模。"

酒到兴浓之时，韩王安起身为李斯踢球，他踢了一个黑狗毛拂的球，如一只黑衣燕子，吊影青天，掠翅大地，围身而转，穿腿而飞，犹如苍蝇戏臭肉一样，粘来粘去，只是舍不得离开。看得李斯等人都喝彩，韩王安越使出了精神，面上流下汗来。

酒后，韩王安又赠给李斯雪花剑一柄，玉麈尾一把，宝珠三斗，黄金万两。李斯收下，向韩王安称谢了。当晚，韩王安也住到陈述殿，和李斯对床而眠，谈名马，说女人，又说他学踢毽的艰苦，说得个李斯哈哈大笑。

相国韩文本无病，卧在书房的小榻上，大瞪着两只眼，对于韩王安，他是计穷神竭了。次日清晨，宫中来旨，命他放了优旃。他见旨以后，不说放，也不说不放，只是呆呆地沉思。命旨人等急了，一叠连声地催。忽然，王叔戏来了，向韩文说了韩王安昨日在银安殿筵席上所有的丑事，最后又说："相国，韩国是火灭之时了，我们有何路可走?"

韩文长叹道："李斯此来，实是为了刺探我国情，如今知我君臣心不一致，待李斯走后，不久加兵于我，定矣，前途之路，我等只有为韩国尽忠而已。"

王叔戏道：“可以杀了李斯，使秦王去掉一臂，即我韩国灭亡，其他五国也少罹灾难。”

韩文摇头道：“李斯是个使者，若杀了，诸国责难于我，反而更为嬴政立威。即使杀了他，秦王还有如李斯之为臣者，王斯、张斯，斯人多多矣!”

这时，老奴韩内进来又催旨，说：“命旨人说再不放优旃，他就回宫复旨了。”

韩文长嘘一声，低下头去自语道：“优旃明明是杀韩百通的凶手，还要说他无罪放去，天理良心都没了。”

韩内和韩文岁数差不多，又得韩文的信任，今日他见情势如此，便劝韩文道：“相国，韩王之呆，即如泥偶，相国即付百世之身，也难挽韩国之毁了。秦王加兵，必在目前，不如放了优旃，准备背城一战，如和韩王相左太过，反落了不忠之名!”

韩文听罢点点头道：“汝是金玉之言，老夫听从了。”随下令道：“放了优旃，我只待和秦兵拼命了。”

优旃被释之时，嬉皮笑脸，向韩文道：“韩相国，你到头来也只有放了我吧?韩百通确是我杀的，可是秦王如一轮暑日悬空，照到你这块冰冰相国的头上，不化也酥了。”

王叔戏见优旃如此狂妄，一个箭步走过去，一把抓住优旃，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优旃又叫又喊地道：“王叔戏，你打大国的信臣，秦王不会饶你。”

王叔戏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又是一顿好打，说：“你若不给相国叩头求生，我直打死你这个孬种!”

优旃的嘴角上不断地流出血来，他熬疼不过，只可给韩文求情说：“相国救命!”

韩文说：“你既承认韩百通是你杀的，要留下口供，以备算你的血债!”

王叔戏道：“相国，秦国如此欺侮我们，留下口供何用?”

韩文点点头，王叔戏放了优旃，优旃走了。韩文自和王叔戏等人去整兵备战。

优旃的脸被王叔戏打得肿大如瓮，到了韩宫的陈述殿内，见了李斯，哭诉他被打的经过。李斯笑道：“人云：‘强龙难压地头蛇’，他放了你，你还用戏言伤他，当得挨打。若不借我大王之威，你一百个脑袋都掉光了，韩百通在九泉之下怒气不息，你还是要小心点儿嘛!”

李斯到了郑城，一切得意后，还赖着不走，韩王安天天陪宴。说是吊唁韩百通，也没去韩百通府中，只是口头叹息而已。三日后，又要去阳翟，阳翟离郑城不过数十里，也是韩王的都城，到那里说是观光，实是察看地理形势。从阳翟回郑城时，车马如飞、烟尘滚滚。李斯所乘的车是韩王安为他备的一辆四马大车，一过如雷声震震，路旁之人，都仰目以视之。行到一个路狭处，忽从树林中走出两个乞丐。两个乞丐中，一个年老的妇人，领着一个小童，由大路直南向北走。驾车的御手从后面赶来，扬鞭呼哨，车跳马乍，一扫而过，把那个乞丐老妇人卷在车轮下，由胸部压过，口鼻之中，都流出血来，绝气而亡。大车飞出百余步，才停住。御手回头问李斯：“廷尉老爷，那老妇人是死了，我们怎好?”

李斯笑道：“本是韩国的乞食百姓，你不压死她，她也会饿死，成全了她，倒有功德。走吧!”

车声辚辚，李斯带他一百个秦军卫士扬长而去，但还能听见那个

小童抚尸的痛哭声……

小童，楚国上蔡人，名叫殁生，姓陈，是李斯的乡亲。殁生十四岁，父母双亡，只跟祖母度日，因去年荒欠，冬即无食，春便乞讨。祖孙二人在家乡乞讨也难，只可沿途弯转，要到韩国都城郑城中投奔殁生的姑母求生。谁知已经见了郑城的云树炊烟时，祖母却被李斯的车轮压死。殁生抱着祖母的尸身大哭，旁边的百姓见着无不心伤，问清了殁生的来由，其中有一人认得他的姑母，便匆匆把他姑母叫来，殁生姑母陈氏赶来后，看见老母横尸街头，一下子昏厥过去，醒来后，放声大哭，哭罢央了十多个左右邻居，使一方芦席卷住殁生的祖母的尸体，抬到一个堤坝后，费力挖了个土坑埋了，然后把殁生又领回郑家村。

压死殁生祖母的车，人们断定是廷尉李斯乘的车子。有的邻居愤愤不平地说：“告!”

陈氏却说：“我虽是乡野的妇道人家，却听人说，我们的韩王安，闻道秦王政三个字，便把席褥尿了。不等你告完他，他就回咸阳了。千军万马的六国都怕他一国，你一个小百姓，怎地惹他。”

邻人们都点头道：“这话还是对的。看起来，七个国，八个国，天下就成了一个国，小百姓的命也都是油锅中的老鼠哟!韩国不好，我们整天地盼着秦国来合并了它，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谁知秦国的大官也是生驴野马，我们这些人还不受糟踏吗?就说天下都成了秦国的，他欺负我们也就更便利了。”

陈氏说：“人命关天，杀母之仇，我不能不报。”

有的邻居道：“妹子，你报仇，怕是报不了，不如忍了，官府又没人。”

陈氏道：“报不了仇，也要惊官动府。各位邻居，我自有主张。”

有的邻居道："妹子，韩文相国勤政爱民，这事不妨求他做主!"

陈氏道："好吧，我去试试。"

说去就去，第二天一早，陈氏到了相国府前，向门卫说了一切，门卫说给她传进去，韩文竟传出话来，叫陈氏进府面见他，陈氏一步深两步浅地走进相国的书房，给韩文叩了头，韩文令她平身说话，她又从头至尾把母亲被压死的事叙了一遍。韩文听后，叹息一声道："陈氏为母申冤，刚烈可钦，本相国听了以后，心中酸痛。只是那秦国派人杀了韩国的使者韩百通，我捉住了凶手，还得放了。如今的韩国是风中之灯，大家都不保了。此状，你听老夫之言，不要再告了。我给你黄金三十两，钱八千文，你回去，重新埋葬老母，郑城，不久就要遭兵祸，你不要在此居住了。韩国受苦的人民太多了，老夫也难尽搭救，只搭救你一人，以表老夫为民之心吧!"

陈氏叩头哭泣，不要韩文的金、钱，韩文令家人打点了，盛于瓦罐中，领着陈氏，送到她家宅中。陈氏一出相国府，泪流如雨……

晚上，天阴小雪。陈氏一家于宅中商议，决定明日就搬到乡下，只是陈氏哭了一会儿道："我就不信李斯到了韩国八爪横行，没人敢惹他?我受韩相国的重待，我不走，要看着李斯的下场。他怎么能走出韩国，得叫他脸朝天，使大马车把他载回咸阳。你们都不要管我。"

大家说："怎么能行?"

陈氏道："你们不依我，我便自刎。"

大家看陈氏意志甚坚，双目闪光，谁也不劝了，陈氏在膏灯光下，使尽全力地磨一把铜剪，她咬牙切齿，几乎把嘴唇咬破。

翌日，陈氏丈夫领着殁生和其他族人出发到乡下去了。陈氏却没有走，一整天都在街上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李斯把韩国的所有内情外治都弄清了，秦军若来攻，先可重点进攻哪座城门，配备多少兵力，韩国的都城郑城内是怎样的一种武装力量，刀矛弓箭和战车的数字，韩文以下能战的练将有多少，百姓欢迎秦军之来的人心比……这位高级间谍，明来明去地在韩国心脏活动，就是没人敢惹他。当然，多少代秦王以来，自七国形成之后，他们就想吃掉那六国。苏秦，张仪，范雎，李斯，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蔡泽，不计其数的纵横家、军事家、政治家……究竟把华夏土地持久瓜分，还是拼凑成一体，花费了许多心血，如今，秦欲先灭韩，这是第一声天雷，要打响，要打得谨慎，要打得准确。秦王嬴政、廷尉李斯，是举手发雷的人……

人生得意须回头，李斯该走不走，在郑城一出大明门的一座小桥，被一个要饭的妇人，猛地跳过来，一连三铜剪，都穿到胸膛上，李斯血流如泉，卫士们一边抬李斯，又一边高呼捉刺客。女刺客刺完李斯，正好往南跑了百十步，一群一百多个花子队走过，她混入其中。当秦国的宫卫兵十多人打入花子队时，那女刺客已经走了。郑城街道很乱，女刺客逃出城门后，便消失在莽莽的中原大地上。

这个女侠是谁，就是陈氏，侠女陈氏，虽未致李斯于死命，却留豪雄之名以为韩国生色……

李斯被抬回陈述殿，几个韩国医官给他看视伤口，伤口三处，一深二浅，刺透了肉皮，但未损膈腑，不至丧命。医官们又给他敷药、包扎，处置好以后，他便谈笑自若道：“此刺客与韩王无干，我也不做深究。两国既已永盟，当要体谅为是。”

韩王安听说李斯被刺，披发飞至陈述殿，大叫：“有罪，有罪!”又亲为李斯抚摸伤口，尔后道：“本王一定派人查出这个恶妇。她怎会是一个乞丐，必定是朝官买弄，使她行刺的。”

李斯小声地道：“与韩文有关吗?”

韩王安道：“不能和他有关，他现在为本王掌管兵马，弄不好，他会杀起来的。”

李斯道：“韩国用文人掌兵马，何不设将军之职?”

韩王安道：“廷尉不知。韩文岂只文韬过人，武功更胜。在他马前，无十合之将，所以本王令他文武并兼之。”

李斯道：“信任太过管到你头上来了。”

韩王摇摇头道：“没法治他喽!”遂又问李斯：“廷尉只好医愈伤口，再回咸阳了吧?”

李斯摇头道：“不，我虽带伤，也要速回咸阳，朝中有大事，我若不归，我王难决。”

韩王安问：“有何大事?”

李斯道：“我王要铸六块铜牌，上铭永盟和好字样。六国之王，一人接受一块，以表示我秦国永不侵犯之决心。铜牌上的铭文，必须是我的手题。我朝万岁大王，要我快快归去!”

韩王安又问：“廷尉被刺之事，秦王要是生气如何?”

李斯道：“此是小事。大王如我小弟一般，秦王对我言听计从，怎会使秦王发虎豹之威?”

韩王安听罢，方才安下心来，抿嘴一笑，连声道：“好好，有大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昨天晚上韩文府门前的家人得到一个妇人给相国韩文送来的密简。那妇人把密简交给韩府家人后，便走了。家人把密简传给韩文，韩文启封一看，上面写的是：

小妇人陈氏，顿首再顿首，百拜救护小妇人之相国座名。相国对小妇人所赐之恩，百世难忘。小妇人袖内有金剪一把，日探李斯在郑城扬眉吐气之行，得便刺杀之。

刺杀之后，若不自戕，亦遁身林野。

韩文读简之后，不住地叹息："韩国要多有陈氏这样的人，何至如此。"

秦王政十七年春三月，李斯坐在韩王安送给他的一辆四马车中，迎着徐徐的春风，顶着耀耀的暖日，带着优旃和他的一百宫卫，西去咸阳。他走时，韩王安带一百多官员，送他到西郊之外，执手而哭。李斯安慰韩王安道："不必担心，我走之后，大王只在宫中享乐。秦国即吞并了其他五国，也会留下郑城。我言有如天上的春日，永远温暖着韩国百姓的脊背!"

韩王安连连点头，泪水交流地道："谢谢廷尉的金诺!"

李斯回到秦都，秦王政亲迎他于秦阳门外，执手以入勤政殿。嬴政满面春风地说："廷尉入韩邦之后，寡人日夜思念，最念韩国君臣待廷尉之礼如何。前日得报廷尉被刺事，又怜廷尉玉体，所伤如何?"

李斯笑道："臣到韩国，宣布天子仁恩，韩王安订约，愿为天子之子。刺臣者，乃一个乞丐妇人。人行野路，牛马亦有伤于人，此不足为论。臣中伤三处，皆不重，血涂韩都，可使其万万倍偿我。"

嬴政又为李斯设大筵接风，群臣相陪。筵间，嬴政问李斯："韩安既为一国之君，昏庸无能，难道就没有一点长处吗?"

李斯笑道："用狗毛拂毽子，踢起来如洒乱花，技艺之高，天下无双。"然而他又正色地从衣内取出几片小竹简递给嬴政道："天子你可过目。"

嬴政接过一看，竹简上写了一些字，笔划甚少，但一个也不认得。嬴政问李斯：“这可是韩国的文字吗?”

李斯道：“此乃韩王安欲革文字繁乱之体，就易于此形，送臣此简片二十余札，臣带回的。”

嬴政道：“文字太繁，诸国又不统一。按韩王安之意，倒真可简化了再用。他这一行为，倒高出寡人了。”

李斯道：“万一天下统一，臣可改易文字之体。”

筵罢，李斯并不回府休养，便和秦王政到一小殿中，密商至天明，金鸡叫罢，人尚不眠，他们君臣定下了开始侵吞六国的大计。天亮后，未及用饭，又临朝。嬴政命黄门赵高把宫中早已铸好的六柄铜剑挂到勤政殿王座后。六柄剑，齐刷刷的，剑尖都朝下，群臣不知为何，秦王也不作解释。

二十九岁的秦王，身形长大而消瘦。眼睛比过去更发出老练、尖锐的光彩；鼻子似乎比少年时更为高大，如配上赵太后的薄嘴唇儿，闭口不动时，显得庄严有余。他头戴只有周王天子才戴过的冕旒，身穿淡黄深衣。他虽一夜未眠，却显得毫无倦意。他环视了一下群臣，轻声叫道：“内史腾见驾，内史蒙恬见驾，上卿蒙毅见驾!”

内史腾、蒙恬，上卿蒙毅一齐走出朝班，走到嬴政的文案阶前跪下、叩头、听旨。嬴政仍用不太大的声音道：“三日内，你三人选拔精兵八万，骑兵四万，步兵四万，后四日整甲以抵韩国，直取郑城，限汝三人三十日内灭韩国。韩国乃吾秦国东方心腹之地，得之可以任意指顾南、北、东诸国。内史腾为行军大将军，蒙恬、蒙毅为左、右将军。你们出兵十日后，寡人亲统王师其后。”言毕，令赵高捧出三颗黄灿灿的大金印，交给内史腾和二蒙。三人受命，拜叩出殿。嬴政又向百官道：“为了使诸国统合为我大秦一国，我朝政百官，唯朝命是从，

临事不苟，以辅秦威。如有言行不一，悖逆行事者，夷其九族以警众!”

诸官皆跪伏于殿堂中，叩头唯诺，尔后散朝。

李斯带伤，荣耀归府，满堂的妻妾都来问安。李斯长子李由亦向李斯问韩国情势，李斯道：“我计一出，韩国俱人吾掌握中，从此建功立业，我之荣耀何止于伊尹、周公耶?汝宜习文武之艺，万户侯何难致哉?”

李由欢喜道：“待秦王并吞六国后，我与父亲回到上蔡家乡，驰名马，牵黄犬以逐猎，使家乡人侧目以视，还复忆得大人为郡中小吏否?”

李斯大笑，便与妻妾儿女共饮以陶醉。接连几日，李斯因嬴政给假，不上朝。饭后，李斯正在房中抚摸新合之创口，有家人进来道：“外面有一老者，自称是鬼谷子，求见大人。”。

李斯吃惊地道：“此老乃苏秦、张仪之师，他来咸阳做什么?且又名高天下，快快请他入书房。”

李斯走入书房，见一七八十岁的清古如雕像的老翁，正在席上坐着，二目有光，灼灼照人。

李斯急忙行礼道：“晚生李斯，拜见高士。先生之身，如日之伏，先生之名，如星之聚。震荡华土，百教见尊。其高足如苏秦、张仪之行，治国安邦，名称大家，李斯有幸，得识载物之德。”

鬼谷子欠身还礼后，都坐于席上。鬼谷子向李斯一笑道：“廷尉不要多礼。我因今晨有要事到市里，顺路至贵府。”

李斯忙命家人具美酒，上珍蔬，又招儿子李由也来相陪。鬼谷子

并不推辞，开怀畅饮，一口一斗，洪量惊人。酒中，李斯推盏道：“先生之能，如浩浩之水，涵浑流来，四海皆被。今日踏至贱地，定有所教。”

鬼谷子笑道：“廷尉师事荀卿，学同韩非，亦是大道。如今又遇明主之器量，远震邦国，近化京畿，谁人不服?小道游戏咸阳，听友人说，秦军之车，即征韩地，故上简一会，欲有陈述。”

李斯道：“请先生赐以明教。”

鬼谷子笑了一笑，半饮半说地道：“六国纷争，互不暇顾，秦据地利之险，又有民生之强，以今朝天下之势看，秦举虎旅，吞食弱韩，一举可逞。韩国乃华夏心腹之地，秦得之如利刃入腹，廷尉可辅佐秦王，定天下，统华夷，汇河湖汉，尽为秦属。然则大丈夫立功于世，当恩后路。一，秦主英明，天下皆知，但成一统大业后，易于骄纵，那时廷尉若不极口苦谏，吾恐众缶已破，一缶也难常存。急得之者，亦易失之!此应为戒。二，艺高者引众妒，功高者为众毁。廷尉如日后得高功于一万，也谨防身旁之人施奸伪于万一。龙逄、比干、子胥皆前车之鉴也!应对照之。三，廷尉既掌秦国中枢之权，宜劝秦王大兵到处，少事杀戮!失德者，总有一机之毁；多仇者，应有九折之败。天下百姓归心之后，若不忧勤以爱之，俗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四，老子云：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天下没有不变的事，事为人立，亦为人变，君子立安当思变。老朽谨此数语，以慰廷尉之心，兵戈在前，英雄用武，廷尉真爱天下者，勿谓老朽为溢言也。”

鬼谷子说完，听得李斯出了一身冷汗。他呆了半晌说：“夫子之言，达节知权，斯可终生谨记之。只是夫子可常住贱地，早晚聆教，庶可转祸为福。”

鬼谷子道：“小道来西秦，非为审度天下大事。觅寻同道，研攻义理。但一二年内，不思归云阳。寂闷之时，当来拜访廷尉。”

酒终，鬼谷子乘李斯之车归家中。鬼谷子之音，起初李斯当为金玉之论，后来，得志放闲，天下大定，即忘之，以至后来惹来杀身之祸。

第四十六章

三日后，内史腾、蒙恬、蒙毅选精兵八万，俱为百里挑一之武勇，每人都是全装甲胄，号称“铜城兵”。这次出兵，内史腾等人听李斯之言，不用战车，其轻迅转战之能，可若疾风猛雨，出兵前，秦王政率百官大阅半日，次日开兵，八万只虎豹，张着狰狞之口，舞着铁铜之爪，向函谷之东南部扑去。都中四民万姓，都在街巷列队观看，但见那侵韩的秦国之军浩浩荡荡。

内史腾中军四万人，蒙恬左军二万人，蒙毅右军二万人。八万人齐头并进，如一阵黑风，从函谷刮来，沙飞石转，水竭山崩，郑城以西的数座郡县城池，有如怒火覆舟，只摇了几摇，便都沉没了。八万秦军直抵郑城、阳翟二城之外，喊声天摇地动，死死地包围住两城，随即发起断松折竹之攻势，便韩国如一块磷磷的磐石，一下子沉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秦军在攻战之前，蒙恬即带他左军二万人攻阳翟，其余六万人攻郑城。阳翟是郑城的陪都，亦有韩王的宫阙，但是城比郑城小得多。蒙恬只攻了大半日，即人阳翟城中，蒙恬一方给内史腾报捷，一方纵兵大杀韩国的百姓。蒙恬为什么杀百姓?他说：“阳翟乃韩国心脏之城，百姓心向韩主，若不杀尽，早晚还会作乱。”阳翟城中，一片血腥，盖地障天……

攻郑城的秦军，除了使云梯近攻外，又使石炮远射城堞、城楼，但见万炮飞空，如沙鱼之阵，嗖嗖地飞向郑城墙八方，直打得砖碎石滚，郑城八方的城楼，全被击成废墟，土块，石块，砖块，木块，如瀑流一样，由城头上往下淌，一片呼噜噜、哗啦啦的声响。城上韩

军，惊恐万状。城下秦军，在每一次石炮发过后，便都持盾、挺矛，跟着如丛林一样的轻便云梯，黑压压地冲上来，爬上云梯，向城头上迅猛如蚁附树干一般。鼓声，轰击如雷裂双峰，震得天旋地转。

秦国大将军内史腾带中军三四十员骁将，立马高阜之处，使用高杆上的旗语指挥，有时又亲赴紧要处，冒石矢以自冲旋。蒙毅为游动指挥，他也带数十员将领。回转东西南北各攻城之地，督战、察视，以便不漏赏罚，严明作战纪律，又可调动以实补虚，以强援弱。

城上韩军足有二十万，但人心不齐，大多畏惧秦军，一听见石炮发过来，便刷地蹲下去，双手捂着耳朵，侥幸过保命关。也有十几人攒头聚在一起的，只想当初不如不当兵，免却这战争之难。噗通，一石炮飞过来，落入攒聚的人丛中，有的被打得脑浆迸流，其余者如同麻雀四散飞去。只有小部分韩军和秦军激烈地相抵，所以未使秦军一鼓拥入郑城。

秦军又使用松木为弹的火炮，打向郑城内外，火焰冲天而起，死去的人尸被烧着后，焦臭难闻的黑烟味，使一些人颓然晕倒。

郑城的西城门最为吃紧，秦军已多次地攻上城头，但被裨将军王叔戏指挥韩军，把他们反击下去。大火漫住了整个西城头，韩军在火海中乱窜。

自秦军攻到郑城壕边，韩文便先到韩宫外，求见韩王安，韩王安的小白脸上挂着一层油灰色，他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向韩文说：“李斯所定的和约，难道是诳骗本王吗?”

韩文道：“李斯之来，就是为了毁灭韩国，老臣早有预见，只苦大王不听臣言耳!秦军虽只有八九万，然而都是勇猛难抵之部伍，郑城必破，大王以为后路该如何走呢?臣请定夺。”

韩王安用凄苦的声音说：“倒不如开城纳入秦军，免却刀兵之

苦。”

韩文道：“大王，你即是给秦王叩头难数，他也不会饶你活命。依老臣之见，和他死战一场，为臣保着大王，杀出重围，去投别国。”

韩王安沉思了半晌道：“好，我只在宫中等待，你去整顿兵马，我们就杀出去吧!”

韩文便退下去，他首先意在守城，不想使秦国军将轻松地杀入韩宫。韩王安见韩文走了，愣了多时。城外攻城的杀声，一阵阵摇动着韩宫的墙壁，韩王安吓得走路直哆嗦。他回到后宫，见宫中的嫔妃们，一个个泪眼愁眉，便哭丧着脸说道：“秦王和本王有父子之义，他害了我，也不能害你们这些儿媳妇。自古哪有老公公糟蹋儿媳妇的?秦军杀入宫中后，你们就多叩头，如果被虏入秦宫，也许会比在这里安稳得多。那时，我不过也是个俘虏，我会请求秦王让我入他的宫中杂班，每日还得给你们踢毽子看呀!”

嫔妃们都知道韩王安是个白痴，他说这些话时，谁也不抬头，有气性的女子，都为他害臊，便小声咕哝着骂韩王安：“这样的人也配为王，真是‘木刻的顽童，打死也不知道脸红’哟!”

韩王安在宫中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最后想了一计：“我何不扮成……”他擦胭脂，抹粉膏，穿上绿袄、红裙，对着铜镜一照，俨然和他的嫔妃一样了，便向东角门溜去……

相国韩文顶盔贯甲，手持长槊，带十多员能战之将，到城头指挥韩军，和秦军死战，守了一天一夜，才回军中用了饭，听说西城要被秦军攻破，便乘马如飞赶到王叔戏面前。王叔戏见韩文来，道：“秦军破我必矣，猛狼入室，岂能保全身家性命?相国在城上观战，待末将下城冲杀一阵，愿陷身秦军中，以为韩人壮威!”

韩文抚王叔戏之背道：“将军可去冲阵，老夫亦不独生。今日之

势，只求同死。”

但听城头上百鼙俱震，有耳皆聋。王叔戏带二百精悍韩军，冲入秦军中，一支长矛，拒戟挡轮，刺马伤人，只杀得人声如海水之沸，血点似怒雨喷射。

王叔戏只冲了三进三退，斩秦将八员，杀秦军三十，血污满身，犹自苦斗不衰。而城外的秦军受王叔戏一冲。暂时退下，整备队伍，后营运上成车的箭矢。韩文见秦军暂退，便放出四十辆战车来。每车上十人，连御手十一人，每人都手持长矛，如狂风般隆隆地卷入秦军中。秦军略一定神，便都乘上后队送上的战马，喊着动地的杀声，和韩国的兵车混战。秦军纵着马，狂跳如豹，壁立迎击，绕着战车转杀。忽然，千弓震响，万矢缨飞，秦军把韩军的车兵射伤许多，马倒车翻，英武的兵士闭上双眼以后，尸身任他马踏人踩，再也无痛疼之感了。不多时，四十辆韩军的战车全都没入秦军的阵营中。

滚滚的战尘中，秦国上卿蒙毅如猛虎般杀到，他一支长矛挡住王叔戏，乒乒乓乓，挑拨穿刺，和王叔戏纵横搏杀起来。秦军闪开场地，一个个箭在弦上，瞄准了阵地核心，一有机会，便可使王叔戏受射殆命。

王叔戏抵住蒙毅后，使出全身猛力，酣呼大斗，长矛如金轮旋转，战马似银蛟盘旋，直斗了一百余回合，难分高下。此时，秦军又挥旗如林，挺戈似苇，直攻到西城下，纷纷爬上云梯，城上的韩军，受韩文的督令，再次猛力地堵截秦军。不多时，石矢用尽，城下又运不上来，呼之不应，乱作一团。秦军冲上城头，韩军挥戈以战。整个西城头上，先前还呼号以斗，到后来，秦军如云层般越结越厚，双方便顾不得喊叫，只听一片兵戈相击之声。

王叔戏和蒙毅战到一百八十多合，王叔戏的长矛忽然变得巧妙，如灵谈，似鬼笑，使蒙毅捉摸不定。又战了十余合，一声虎吼，王叔

戏的长矛刺中了蒙毅的左肩，蒙毅翻身落马。王叔戏抽转长矛，待致蒙毅于死地，却被三员秦将，三杆铜戈挡住他。王叔戏也不恶战，只敲击了三个回合，便提马跳出圈子，杀人忙于攻城的军中。不知道王叔戏有多高的武艺，他闯入如蜂群的秦军中，如鱼旋藻，似龙曳云，远远地把秦军都扔在了身后。他转马到了一个孤丘边的大槐树下，坐到一个坟墓前的石案上，双眼逼视着郑城方向，看了多时，眼见郑城已为秦军攻破，大势去矣，不由长叹一声："相国，我先去了!"拔出铜剑，割断自己的颈部，踣然仰地身亡。不久，尸身为村民所见，他们见是韩国的大将。便掩埋了他的遗骸。他可以安息了吗?胜利，失败，旺盛，灭亡，都变成虚空之气，消失在旷野的云烟内……

蒙毅负重伤，军将扶他归后营包治，他不允，割袍裹伤，指挥攻城。秦军已入城，不多时城门洞开，浩浩荡荡进入郑城。后来，蒙毅由于流血过多，昏倒在地，方被抬下去。他的左肩伤着了筋骨。愈后，胳膊弯曲，不能再动武了。

郑城全部陷落后，韩国的军将，一队队，一股股从西门冲出，有的全被秦军歼灭，有的逃生往八方去了。秦军入城，奉内史腾之命令，凡是韩国人，见一个杀一个，只杀得血流成渠，尸骸布满了大街小巷。秦军又到处放起了大火，郑城成了一口火炉，喷烟吐火，二十里方圆内，皆被赤舌缠绕着。

相国韩文见王叔戏失陷，不知生死，秦军又涌上城头，知道大势已去，便飞舞长槊，杀下城头，到韩宫中来寻韩王安，此时，韩王安已藏起来，韩文遍寻多时，也见不着他，只得又杀出宫内，宫前已冲来秦军，秦人的旗帜已插上了大明门。韩文自幼便是百战的练将，所向无敌。他虽然年事已高，勇武不减往昔。如烟如海的秦军，灌满了郑城，但遇着韩文，或呼呼地退下一队，或哄叫着散了一群。韩文咬牙切齿，目眦皆裂地酣斗着、猛冲着，只半个时辰的功夫他竟冲出城内，落荒往东南洎水方向驰去。

卫尉冷源、林牛龙，都是秦国的名将，听人说杀出的悍将就是相国韩文，顾不得进城，招呼自部军马一千多人，全是骑兵，飞起了烟尘，追了下去。只追了十多里，便遇上了蒙恬夺下阳翟来援郑城的军马。蒙恬听冷源、林牛龙说："韩文逃去。"他便下令道："苦追勿舍，捉住韩文，方可震动其他韩国将领。"遂又下令，排山倒海似地向洧水方向席卷过去。

洧水，后世叫双洎河，是濒临郑城一条由西北向东南流的小川。韩文冲出重围后，心痛韩国之毁，走投无路。他曾想过：秦欲吞并六国是必然之势，天下自东周以来，分崩如弃缶碎片，一国统一，也未尝不对。但是为人臣的要忠，失国丧主，有违臣子之道。何况，秦人暴虐，到处暴弃白骨，积顿如山，非有德者之行。如今秦如虎狼，韩国已无招架之功，奈何，奈何?他坐到洧水的西南边一片空旷地带上，马儿吃着细草，三月的甲虫，活跃跃地在他足边爬。他知道后边的追兵就要到了，秦兵捉住他这个相国，足以充当他们向天下显威的本钱!

追兵迫近了，马蹄荡起黄色旋风，农田中的麦子，齐齐地被踏倒一片又一片，杀声如发山洪，源源不断。似神嚎，像鬼哭……

韩文整了一下甲胄，把马肚带紧了一紧，飞上鞍桥，马头向西北，停在一片开阔地上。蒙恬的追兵似风神伸出的两条蔽天的大翅膀，把韩文拢住。蒙恬见韩文立马不动，以为他是要投降，便下令止住前队军马，后队军马又层层翻上来，结成一个弯虹大阵。

蒙恬独自一人扬戈拍马，来到韩文面前，开颜一笑向韩文道："老相国年近六旬，冲阵搅战，如此勇武，实使我们年轻人敬服。但是临事掘井以解渴，恐难及时医治韩国之病了。韩国灭了，相国欲投身何处?只有归秦，尚不失再为秦天子的忠臣!"

韩文也一笑道："当年为使去秦，将军才是一少年。如今已成中年

伟才，可喜可贺。为人臣的，国在与在，国亡与亡，在将军亦所不免。但是天命使韩国破灭，君子亦不可与命争。将军带虎貔近万，一举可使老夫丧命，然却未显秦军之勇力。我今还欲战，将军可否命将疆场与老夫赌斗，只是斗勇斗智，不使第三将介入。老夫若被擒去，即刻伏首降秦。彼将若败，可再命一将来，直到老夫败却为止，将军肯为此君子之战吗?”

蒙恬为人最好猎奇争强，听韩文说只要被擒，就可投降，又欺他年高，派一员上将，打他下马，使韩文丢脸，大家笑一阵，多开心。他回韩文之语道：“老将军，我重兵如山，要拿你下马，何等容易，好嘛，我也给你找个台阶走下，不然诸国传说你不忠于君王，你也受不了。我们一言为定，我就出将了。”

韩文道：“要守信约，你回头向诸将高声宣布才行。”

蒙恬回头向众将大声地宣布了定约之意，尔后叫道：“哪位上将可擒韩相国，成功之后，赏金五百两。”

卫尉冷源仗血气之勇，把脸一仰，挺戈而出阵道：“韩相国，看我可擒得你吗?”

韩文道：“战下去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冷源一摆左手道：“我若两只手使戈战你，都算欺负你!”言毕，只用右手将戈刺过去。韩文故意不去招架，只一侧身，戈头刺空，韩文的马也跳到一边去了，冷源以为韩文力怯，便抽戈，因戈头上有胡，可以砍勾，他便还使右手，使力地抡动大戈向韩文横扫过来。韩文见冷源大意，便伏在鞍桥上，冷源的大戈又扫了个空。韩文的长槊忽然地一起，神出鬼没，霍地刺向冷源的空子处，其迅如怒蛇一钻，正钻入冷源的肚脐处，扎入有半尺深。冷源大叫一声，欲退马，单手的戈还没撤回来。韩文用起千斤之力一挑，把冷源挑下马去。韩文抽回长

槊，把冷源的肠子也带了出来，韩文的枣骝驹陡然一趄，又朝着蒙恬的方向，韩文用长槊一指蒙恬道："再来!"

只两个回合，骄傲过甚的冷源丢人丧命。秦阵上的一干军将，尽皆失色。蒙恬怒道："大将上阵，不知谨慎，骄情骤发，自取其死。"

但听鸾铃乱响，卫尉林牛龙挺戟冲出阵前，韩文接住便战。秦军擂起鼓来，只见两条乍角的细蛟，钻入云中，借以雷威，穿舞交加。两个人酣呼怒吼，直斗了一百余合，难分胜负。蒙恬命军士运回冷源的尸首，怒气不息。又见韩文和林牛龙百般苦斗，韩文的武勇似是在林牛龙之上，心中后悔，方才不该和韩文戏言定约，又向众将说出去了，一旦毁约，军中便会传为笑话，但是又想："韩文，我军中总有胜得了你的将军，你不必倚老卖狂，难脱我手。"

林牛龙是精心和韩文会战的，又战了三十合，见韩文的槊法裕如，不像力软的样子，心中吃惊。又战了数合，林牛龙把方天戟猛上加猛地攻取过来，韩文一支长槊，飞扬变化，尽可敌得住。二人在鼓角声中，大展神威，共斗了二百余合，秦阵上的军将为林牛龙不胜韩文，一个个手痒难捺。

三军的呐喊，战马的嘶鸣，又加之于大鼓的轰轰声，天关崩响，地轴崩折。

又战了二十回合，林牛龙忽然纵马跳出圈子，回手一戟泰山压顶，砸住韩文的长槊，随又撤戟退马，向北驰去。韩文见他未败先退，心中自知他用计，放马追去，也拿定了主意。只追赶了二十多丈远，林牛龙便把铜鞭取下。韩文在决战时，便看见林牛龙的鞍后挂着一条鞭，倍加小心。目前，他把鞭取下去了，戟里加鞭之法已定。韩文追了个马头对马尾，林牛龙的大戟如回风般就转过来，直捣韩文的胸前。韩文并不招架，只把枣骝驹向左一提，枣骝驹只跳出几尺远，林牛龙的大戟刺空，心中慌了一慌。随即，林牛龙右手的铜鞭举起，

照准韩文的左肩空子上扫下。韩文躲过大戟之后，连气都未来得及喘，就又一提枣骝驹躲鞭。枣骝驹猛地一跳，林牛龙自己的鞭正撞到自己的戟杆上。韩文故意地把马头一转向南，已和林钱背对背，使林牛龙错觉韩文要走。林钱认定是韩文要走，心绪一松，没有防备。韩文似在转马，人却转向马后，大槊如探海之蛟，又一长探身，嗖地一声，槊尖飞戳到林牛龙的后背上。林牛龙吼叫一声，转马回戟，打算再战，但是全身都成了空子了。韩文又一连两槊，刺透了林牛龙的左、右肋，林牛龙的马向西一转，林牛龙便落下马去，嘴啃黄沙，死于非命。

蒙恬见林牛龙又被韩文战死，怒火冲天，一拍白玉驹，持方天大戟，直向韩文冲来，蒙恬是主将，他一动，身后数十将尽皆纵马杀出。韩文拈弓搭箭，一箭射过去，正中蒙恬当胸。蒙恬既受箭，忙忙回马，因为马跑得太急，回旋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弯子，韩文又一箭发去。正中蒙恬的左后腋窝。蒙恬的马驮着蒙恬颠回十多丈，便又被自家将领的马群冲回来，蒙恬也滚下马去。

战场上千军鼓噪，万马奔腾，齐向韩文冲过来。韩文狂吼一声，挺槊杀入拦截的军中，连挑十五员大小秦将落马，竟杀到洧水边，秦兵万箭齐发，韩文身中十多箭，跳下马去，投入滚滚的波浪中。此时，洧水正逢雨雪之后涨流，韩文沉水亡命。

秦军捞上韩文尸身时，天已昏黑了。蒙恬前胸一箭，由于铜甲排挤，刚刚着肉，算是无伤；右后腑窝一箭，虽中软肉，射之不深，亦无大妨。他不待再战，连夜带军去援郑城之军，二更天开到城下，因郑城已为内史腾所得，蒙恬军便扎在城外。

韩文杀出郑城之围后，内史腾纵大军四门杀入郑城，到处是矛光戈影，韩国军民。如洪水一样，洪流一过，一片又一片地倒于血泥中。内史腾杀到韩宫的大明门前，耀武扬威地又指挥步骑两军，呼号杀人韩宫，韩宫内的隙地上，千军奔涌，万马腾跃。一阵子简明雨，

便把宫内银安殿的牌匾射成了千疮百孔，然后有一员秦将，用长戈把牌匾勾掉于地上，投入火堆中。宫中的烟火横飞。叫声、哭声，声震云霄。一队队的黄门，一群群的宫娥，被赶到一个大空场上。内史腾下令，黄门尽皆诛死，宫娥不许伤害。内史腾又令十多员上将，守住宫中各处库藏，不许乱兵靠近。内史腾尽得韩宫内的玉玺、文简、珍宝、钱币、衣物、古玩、兵器、器皿……

韩国的官员，除了自杀的，被俘三百多人，除了一二品级的几个人留住，作为战俘外，其余的都被捆到大明门前，秦军用剑将他们全部砍死，鲜血成河，淌入御沟水中，水成殷红色。被杀官员的尸首，一律焚烧之。官员的眷属、仆妇、丫环共被俘一万多人，都驱入韩宫内，等待押往咸阳。

相国韩文的一位夫人、六位侍妾，自韩文出战、秦军入城之时，群集于中堂，全部自刎而亡。韩文的府中被战火烧成一片白地。韩文有八个儿子，乘马杀出城去四人，四人被秦军杀害。王叔戏等一干忠臣良将的家属，都不免被俘、被杀、被焚，自杀者亦很多。

郑城中十八层高的韩楼，本为韩国兴旺气数所建。内史腾进城后，便命秦军放火烧楼。大火冲天而起，韩楼倒塌了，韩国从此也从列国的名簿中抹去。

内史腾入宫之后，先问诸军将：“曾抓住韩王安否?”

诸军将都答：“没有擒住。”

内史腾下令全部入宫之军将，搜穴剔隙，连草丛下，也用棍子拨着看了，但韩王安的影儿也没有。内史腾令人拷问所有的宫妃、宫女，有知情者说：“韩王安化为女装，从东角门走了。”内史腾又下令秦军，遍搜城里、城外，无有影响，心中着急，又想：“莫非自杀了?”

韩王安何处去了?他白化装走出宫后，拐弯抹角，隐入东城一条

小巷中。城外战起，百姓家家关门闭户，街巷中少有行人，间或只有军马往来。他想了一条计策，拍了四五家的大门，问人家：“哪里有寡妇人家，一口人的最好，我是个落难女子，为躲兵灾……”

最后有一家好心人告诉了他：“往东走一百多步，删匕，门口有一扇青石头坏磨盘的人家是寡妇。寡妇只有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

韩王安找着了那个人家，一拍门，一说他是落难之人，小姑娘把他招进屋去。寡妇四十多岁，姓阎。阎寡妇一见韩王安，便问了他的来历，尔后又问他：“你说你落难，那么你原来的家呢？”

韩王安道：“我家在荥阳，父母双亡，哥嫂给我气受，跑到这郑城来投亲，亲戚也搬走了。”

阎寡妇说：“你说你受气，可是你这一身打扮也值一两黄金。受气女子，何能如此华贵？”

韩王安道：“我方才撒谎了，实际我是宫中女子，为逃兵乱走出宫来。大婶你救我一命，三生不忘。”

阎寡妇又说：“你是宫中女子，我藏你要犯杀头罪，你还是走吧!”

韩王安又道：“我方才又是撒谎了，我是个大家的逃婢。你收我住几天，我再逃向城外。”

阎寡妇又问他：“你是哪个大家的逃婢？”

韩王安道：“相国韩文家的，因为挨了毒打，揣黄金逃出的。”

阎寡妇双眼一亮问：“揣出多少黄金？”

韩王安道：“马蹄形三十块。”

阎寡妇的双眼发出了贼亮的光芒，嘿嘿一笑道：“拿来我看。”

韩王安取出一块道：“你看。”

阎寡妇一把抢过道：“给我吧，我留下你。”

今日清晨，不许行人来往了。中午秦国大军攻入城内，家家户户都受到了搜查。阎寡妇把韩王安藏到虚棚上，来了几伙军人，都是有些德行的军汉，没有杀她们。又过了一宿，内史腾从宫中发出搜查男扮女装的韩王安的命令。在搜查进行了一日之后，一伙精细秦军到了阎寡妇家，从虚棚上把韩王安找到，扯断他的腰带，往最最机密的地方一看，哈!一伙秦军都哈哈大笑了道：“果然是他无疑了!”

韩王安吓得哆嗦着道：“我不是韩王安，我是个大家的逃婢。”

一个什长举起剑来道：“你若不是韩王安，那你就只有掉脑袋了!”

韩王安吓得面如土色地道：“啊，不要落剑，不要落剑，我确实是大韩国主韩王安，韩武子的后代。武子后三世有名韩厥者，从封姓为韩氏……”

秦军们一顿长剑，砍死了阎寡妇和他的女儿长姐，尔后把韩王安带走，一直送入韩宫内。

扑通一声，一代韩国之主，身着女装，给内史腾跪下了，叩头如捣蒜，口中直问：“秦王是本王的义父，他或许不能杀本王吧?”

内史腾同数百员大小秦将爆发出一阵大笑……

三日后，内史腾兵分二十路，如二十层乌云，飞向八方，布下雷雨，只消十五日，便占有了韩国的所有郡治、县属，至此，韩国寸土皆无。

内史腾灭掉韩邦，只用了二十余日，比嬴政所定的时间，提前了七八日。

就在此时，秦王政的四万大军亦到郑城，他下旨“把韩文的尸首用棺埋葬”，他向群臣说：“韩王安同寡人一样，也是幼冲登位，九年王位，昏昏如村巷中的野童，毫无可取。倒是韩文为韩武子一百多年的王运生光放彩，临难不苟，谓之名臣。但愿我王廷中百官亦如他，可保秦廷之千百年不移!”

群臣听了都叹服。韩王安被提到秦王的庆功筵上，还穿着他那一身女人衣服，惹得秦人发笑。嬴政问韩王安：“你今国灭身虏，还作何想?”

韩王安叩头道：“祖宗无德，留下我这样的弱儿，我一生只会踢毽子，若不杀我，可供万岁欣赏。”

秦王政道：“寡人不要看你踢毽子，听说你要使文字由繁易简，这倒是一件大事。回咸阳后，你在廷尉府中，给你几间房子，专做此事，雕虫之人，杀之无用。”

韩王安不敢相信地问嬴政：“天子，我从此可以归李廷尉了吗?”

秦王政点点头。李斯从座上起来，把韩王安领到他身后站下，笑道：“从此你去掉韩王二字，是我的仆从了，就叫安儿吧!在我府中研究文字，也不亏待你。我大秦天子宽宏，使你安生了。”

韩王安连称是，一脸感激涕零。

内史腾所率的八万精兵不带回国内，只在郑城、阳翟等重要郡城驻扎。内史腾亦不回秦国，只在韩地统军防守。蒙恬、蒙毅作战俱有功，大受封赏。灭韩之军将，皆按秦赏之法，颁发黄金、白银、钱币、布匹、兵器等物。韩国的文简、珍宝、钱币、衣物、黄金、器皿

共得五百余车，用重兵护卫，发回咸阳。秦王政回咸阳之前，对作战伤亡将领，开韩国未发之库，都给以重恤。

秦王政振得胜之旅回咸阳之日，带上韩宫、韩宫的宫妃、女眷、宫女、用女一万五千多人，都给她们换上了秦人服装，一路上凄凄凉凉的，都不知道秦宫中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到那里，为眷也好，为奴也好，总算没像韩国男人们那样丢了人头，血染黄土……

秦王政灭韩的消息传向齐、楚、燕、赵、魏诸国，五国的王都把头忽地低下去，不知在想什么。尤其是魏王增、赵王迁，在高栅边叭着一只黑毛雄狼，动不动地要吃人，那香甜的美梦，可怎能做得好?五国的心腹，都被秦王政插上了一柄利剑，那个滋味，不言而喻。

秦王政回到咸阳宫中的第三日，为庆贺灭掉韩国的伟绩，大宴满朝文武。开筵前，他当着百官们的面儿，把他挂的六把剑取下一口，壁上还有五口宝剑。秦王问诸文武道：“你等知道寡人之意了吧?”

百官尽皆跪下道：“知道，宝剑取尽时，天下则为大一统矣。为臣们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祝贺之声，震动朝堂。大筵直进行了一日，嬴政饮醉，旨命赵高扶他上车回宫。

一日，嬴政传旨李斯把在韩国所得一万五千多女子，择优留在宫中，次优以下的俱赏给到韩国出征的大小将士或百官中优勤者。

过了几天，李斯、赵高二人把韩国押来的女子，留选到宫中一千人，其余者皆配给、赐给出征韩国的将士和朝官。李斯选那美貌忠诚的二十人，引入他府中用为侍妾和女佣。

五月，秦王政和李斯等朝官，议定置韩国故地为颍川郡，派出秦官二十名为郡、县之守。内史腾的八万大军不动，永守颍川，以防他国来犯。在置颍川郡之旨公布的那一天，颍川地区发生了地震，毁却民庐多处，死数千人。秦廷得此消息后，有的朝官议论：“韩国不宜置

郡，地震是天怒所致。”

嬴政却笑着摇头道：“寡人乃天之子，置郡乃寡人代天行事。地震是天下示韩国之遗民，地已属秦，不要妄动。”

百官听了齐贺道：“天子之言为是。”在成千上万的韩国妃嫔中，有一人早就来到咸阳，她就是韩王安送给秦王的礼物，韩国的公主韩雪。韩雪来到秦宫后，正遇秦王运筹帷幄，群策群力灭韩之时，所以秦王见都没见韩雪一面。韩雪独守深宫，后来遇到韩国进来的宫妃，才知韩国已灭。韩雪顿时心如刀割，思量再三，决定不偷生于世。

韩雪公主于这日夜间的二更天，才从升龙阁走出。她没有再回她的下处。二更多了，宫内已无人再走动，她一直走到大秦殿的西边，相隔不到二十多丈远的司膳厨后。司膳厨后是一大垛麻柴、松柴，全为司膳厨中烧用。麻柴松柴垛东，便是一行行的密柳、乔松。韩雪在白天已看好，若用火引着麻柴、松柴垛，接着的密柳、乔松必被火烧着，密柳、乔松直通大秦殿后，它们一被烧着，大秦殿便不免。大秦殿是嬴政单人住宿、看书的地方，只要大秦殿被烧着，秦王政也不免……

这日夜间，韩雪从宫人口中探知，已经劳累的嬴政住在大秦殿中。她便于二更天，悄悄地走到麻柴、松柴垛前，用火镰敲打了几下火石，引着了火线，尔后把火线旺旺的烧着，放到一簇麻柴篷下，已经看见麻柴烧起来了，她便贴身在大秦殿的西角，悄悄走到殿前，把预备好的一把大锁，锁到殿廊门外。随即，她便躲到黑暗难以现身处，观看火势。

那火不多时冲天而起，麻柴、松柴垛如一座火山，向东歪了几歪，密柳、乔松全都穿上了火衣。司膳厨中的黄门都在酣睡，一经知道起火了，便都窜出屋来，司膳厨后檐早已飞出了火舌。接着大秦殿的后檐也被密柳、乔松之火引着，火苗子，一飞数丈远，烟气直冲入

夜空，火响之声如同雷鸣，砖飞瓦崩，使人难以近前。

火着之后，宫内鸣钟报警，数千宫卫军跑步而到，都使水桶到各井中去取水泼火，但是泼不灭，大秦殿已被火围住。宫内的宫女、黄门乱窜，赵高、芮进命人用铁锤砸开大秦殿门，但是殿中的烟火却飞出来，使人进不去。为了救秦王政，赵高、芮进在水中把衣服沾湿，冲入殿内，但没找到秦王政，又跑出殿时，衣衫被火烧着，全被烧倒在地，昏迷不醒，被人抬下去。

宫卫军冒死扑救大火，有许多宫卫军士，乱扑乱救，大秦殿忽地倒塌，七十多人埋在火里毙命。

大秦殿起火以后，韩雪从躲藏处跑出来，直闯到麻柴、松柴垛的火堆前，向东方喊了三声："韩国!韩国!韩国!"尔后，纵身跳入火内烧死。有几个黄门看见韩雪投火，拦之不及。

秦宫之中，大火三日方熄。大秦殿着火后，接连烧着了瑞景宫、宫女东配房、黄门东后配房。那时候没有水龙喷水，只靠三千多宫卫担水浇火，把宫中的和秦宫附近百姓家的水井都掏干了，大火才被渐渐地湮灭，损失惨重，耗金巨万。救火者死伤一百余人，赵高又忙于收敛尸体，医治带伤者。

秦王政在着火的那一夜，确实住在了大秦殿。但是他吃西瓜把肚子吃坏了，在韩雪放火之前，他已同小黄门走入厕中。入了厕，蹲到那里，想快起来，也起不来，只好龇牙咧嘴地熬下去。后来火起了，人声沸乱中，他才慌忙出厕，听说是大秦殿起火，忙命小黄门把他护到九华宫那里去，惊魂甫定。肚子又疼，心烦意乱……

后来有消息传到九华宫，说："火是韩雪放的，放完投火烧死。"秦王政听了，手捏着肚子，哈哈大笑。

飞廉纤问他："陛下为何大笑?"

嬴政道：“我只笑韩王安不似他的妹妹，韩雪于百思而无一计之时，还可放火烧我王宫，何等烈性?韩王安比他妹妹如黄泥之比黄金。”

三天后，赵高请示：“韩雪的尸身怎么办?”

嬴政道：“以公主之礼葬之，命韩王安活殉于他妹妹的坟中。”

李斯听此旨意，忙向秦王政奏说：“兄殉妹葬，又同一穴，于礼不合，恐天下人笑。韩王安改易文字，很出力，每天半夜起来研治。他听说韩雪放火烧宫身死，毫不动容，还表示恨恨不已呢!再说，我欲兼并其他五国，必留韩王安，以解其他五王的必死之心。”

嬴政叹息道：“竟有如此无情无义之人!”点头应了，韩王安也得救了。

韩雪，这个列国中的绝代佳人，已被火烧成焦黑，其身蜷曲，不过数尺了。赵高奉秦王命，施以画棺，殓以金玉，舁至咸阳北坂葬之。画棺引出官时，没有用丧仗，宫中也没有人送殡，只是悄悄地抬走，却引起咸阳市民万人聚观，慨叹不已。

秦王政亲政之初，曾想把赵国当作扩张的首选。他认为赵国在长平大战中受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它没有被打垮，比起别的国家来它还是相当强大的。秦国想要统一天下，必须搬掉东进路上的这一大障碍。

从当时情况来看，秦王政这样想也是有理由的。在赵国内部，它的统兵大将长期不和，彼此排斥，减弱了对外作战的能力。在外部，近年赵与燕的矛盾很大，燕国虽小，但它常趁赵国困顿之时向赵进攻，北方的匈奴也不断向南侵扰，使赵国不得不以相当的力量防守北部边境，这就相对弱化了西部的防御力量，为秦国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国进攻燕国，连连得手，使赵王忘乎所以，他让赵军深入北地，远离赵国本土。于是，秦军见有机可乘，就派兵攻入赵国。

秦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名将王翦带领攻取阏与（今山西和顺），一路由杨端和率领，进攻撩阳（今山西左权），一路由桓齮率领，进攻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安阳（今河南安阳东南）。后来秦王政又令三路大军合为一军，由王翦统领，继续攻赵。赵王这下可吃了苦头，他的军队远在北方，一时无法回师相救，一连被秦军夺去了十几个城邑！

到了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齮攻赵，取赤丽、宜安（今河北藁城南）两地。此时，秦军深入赵国后方，对邯郸形成了包围态势。为此，赵王迁急调戍守北边的大将李牧回师迎敌。

李牧是赵国名将，多谋而善战，他指挥赵军和秦军在肥地（今河北藁城西南）激战，大败秦军。秦将桓齮战败逃亡，不敢回国。秦王政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第二年，李牧又击败了进攻番吾的秦军，使秦王政再也不敢轻易地去招惹赵国了。

这样，秦王政才听从李斯等大臣的建议：首先灭韩以震诸侯。另外，秦王政还接受了谋臣顿弱的献计，在用兵的同时，派人到赵国使钱用间。

顿弱到邯郸后，去拜访他的老朋友郭开。

“相爷，有一个商人来拜……”家人这样向郭开报告。

“商人?”郭开想着，看着递进来的名帖。

郭开也是顿弱的老相识。这时任相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当顿弱的名帖一递进来，郭开马上就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了。两年前，顿

弱投靠秦王政，郭开是知道的。秦王政对顿弱礼贤下士的佳话已经传遍了诸侯各国。名帖上写的是来给郭开拜寿的，下面写的是“小弟顿弱再拜”……

“我的生日还没到呢，嘿嘿……”

郭开是个中等个儿的小老头，五十几岁，头已秃，身体有点发福。在浓眉下，两只小眼睛十分锐利。他极为刁钻狡猾，赵国朝野都知道，赵王迁不过是他手心儿玩弄的小孩子。郭开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秦国统一天下不过是早晚的事。因此，他开始为自己打算。两年前顿弱就暗暗地派人来和他接触了。郭开虽没直接答应，可也常和秦使眉来眼去，希望赵亡后，秦王成为他的靠山。要不，顿弱怎敢只身到他的相府来呢!

让进顿弱，在客厅中对面坐下。顿弱果然是商人打扮。

“相国寿诞之日，小弟特来祝贺，望吾兄寿比南山……”顿弱欠身向郭开拱手。

“老弟别……这样，我的生日还早着哩!”

“唔?……”顿弱故作惊讶状，“不是……明日，四月十九日吗?”

郭开摇摇手，但也不和他计较，就笑笑说：“你既然以为我的生日在此，不会空手而来吧?”

“当然，当然……”顿弱站起身，向外面把手一招，“抬进来……”

十几抬礼柜送了进来。郭开挨个验看了，里面全是金玉宝珠，璀璨夺目。他初步折算一下，不下黄金百万!郭开令下人把东西抬到后院，请他夫人收下。就携着顿弱的手走到他的别院，那里有个极其隐秘的小书房。

“老弟，你的礼物太重了，太重了……叫愚兄如何消受得起……”

顿弱说：“老兄先别这样说，另有一份厚礼老兄还没有看见呢！”

“还有呀!”郭开转过身睁大眼睛。

顿弱从衣襟里面慢慢地掏出一个黄色的绸包，双手捧给郭开。

郭开接了，两眼疑惑地望着顿弱，他小心地把包打开……忽然，他呆住了，接着就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说：“谢大王恩典，郭开寸功未立，怎好受大王如此隆恩!”

原来这是秦王政给郭开的任命诏书，许诺等灭了赵国后，任郭开为郡守!

顿弱把郭开从地上拉起来，说：“郭老兄，你大概也看清形势了，秦王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韩国已经完蛋了，秦国的下一个进军目标就是赵国，你以为赵国怎样呢，它还能够抵抗强秦的凌厉攻势吗?”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郭开说，“长平大战后，赵国的元气已伤，廉颇出走，李牧又不被赵王信任，君王和文武将帅之间猜忌处甚多，缝隙到处都是……”

“相国说得好，”顿弱说，“秦王希望你的，就是要你把赵国君臣间的缝隙再扩大一些，那就胜过秦之千军万马了!”

郭开嘿嘿地笑着，他挤挤小眼睛说：“你可代我向秦王保证：我郭开将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竭诚地报效大王!”

“相国，你说，目前赵国能够和王翦这样的大将相抗衡的有谁呢?”

郭开想了想说：“只有那个李牧了……”

“你要是在秦正式对赵用兵之前把李牧除去……你就可得秦灭赵的首功了!”

“容我慢慢想一想……”

顿弱说：“就看老兄的了。等你把那个李牧置于死地，秦王会给你更大更多的封赏，我就回国等你的好消息了!”

顿弱在郭府住了几天，每天都与郭开商议到夜深。

顿弱回国后几天，秦王政就令大军向邯郸进逼。他知道挑拨离间的办法很管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赵王迁见秦军来势汹汹，就问郭开谁可以将兵御敌?

“大王，老臣想一想……”

“还是要李牧将兵吗?”赵王迁早就对李牧不信任了，只是苦于没人能够替代他。

郭开说：“那李牧刚刚和秦军打了个大胜仗，就有点不可一世了，他到处说大王的不是，好像惟有他才是赵国的救星似的……”

“寡人也听说过。”赵王迁说，“那李牧从战场归来后，给寡人提了一大车建议说什么要改革国政啦，要提拔贤能啦，要从善如流啦，要奋发图强啦……把寡人听得头痛!”

第四十七章

赵王迁这年才三十几岁，自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即位后，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因后宫生活很不检点，已是毛发脱落，皮肉松弛了。他并不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把个赵国振兴起来。可是他被强秦吓怕了，常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唉，要是我生在一百年前就好了，现在有个秦国，我还能干些什么!”

再一点，就是没有主见。一会儿听这个大臣的，过一天又顺从另一个大臣了。他还有个母亲赵太后，年轻时，曾经摄过政，现在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仍然对国政很有兴趣，抓着权力不愿完全放开。这就使赵王迁很为难。近年赵王宠信郭开，也不知怎的，这倒合了太后的意，对他说：“儿子，你就多多和郭相国商量吧，他可是个可信的人呀!”

“李牧不行，相国，你看还有谁呢?”赵王迁问。

郭开一时想不出个合适的人来，他恨不得把个赵国两手托给秦王政，他还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呢!

“要不，就用廉颇吧!”赵王迁说。

“廉颇现在国外，再说，他年纪也太大了!”

“我用他将兵，又不是要他上阵拼杀，你说呢?”

廉颇是赵国名将，曾连破秦国大军，功勋赫赫。赵王听信谗言，冷淡了他，并用乐乘代替他将兵。廉颇不服，发兵攻击乐乘，然后逃

往到魏国。在魏国他也没有获得魏王的信任……

“大王，那廉颇还想回来吗?”

“寡人听说他深有此意……”

“是这样……可是他过去犯过大错呀!”

赵王迁说：“廉颇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尝到了离开家国的滋味，他曾给寡人写信表示忏悔。寡人想：要是让他回国，今后，他会更加效忠祖国的。你说呢?”

郭开犹豫着没有回答。

“相国，寡人看那廉颇可以。他年纪虽大，可他的威信和才能，是无人可比的。最近，寡人将派人去看望他，不知他的身体还行不行?要是还壮实的话，就叫他回来……”

廉颇看不起郭开，说他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对他为相，廉颇也不心服。郭开能让他回来吗？再者正如赵王迁所说，廉颇在赵军中仍有很高的威望，他回来带军，再和李牧联起手来，赵国将士能不奋发用命吗?

不过，赵王还是派御使赵竟看廉颇去了。

这时，廉颇已经近八十岁了，阔大的红脸膛被一捧洁白的大胡子围着，恰似一头雄狮，仍有当年的赫赫威仪。听说赵王派人来看望他，很是高兴。廉颇对赵竟表示了他对赵国的忠诚，说自己虽老，但雄心犹在，愿意回去带兵杀敌!

在陪赵竟吃饭时，廉颇为了表现自己身体好，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饭后还披甲上马，把大刀抡得飞转……

赵竟回来后，郭开把他请到家中，问他到魏国见廉颇的情况。赵竟对郭开说了。

“噢，是这样……”郭开沉吟道。

赵竟知道相国对这事另有看法了，就捉摸他的心思。

“相国，您看，我怎样对陛下说呢……”

“你怎么说，老夫怎好教你呢?”郭开说，“你走后，我到你家去看望了你的老母，见你家有点艰窘，给老人家留下了几斤金子以备家用……”

那赵竟也是个机灵鬼，他立刻领会了郭开的意思，起身感谢了相国的关怀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赵竟进宫对赵王迁说：“大王，那廉颇已经老得不中用了……”

赵王迁很是失望，他问：“怎见得?”

赵竟说：“老将军的饭量还行，只是在陪我吃饭的时候，一小会儿，就三次往茅坑里跑……”

“他到那里干什么?”赵王迁一时还没有明白赵竟的意思。

“拉肚子呀!”

“是这样吗?”

“我怎敢瞒哄大王。”

“唔，廉颇是不能指望……看来寡人还是得用那李牧了!”

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李牧跟随主将廉颇带兵和匈奴作战，取得了节节胜利。他劝主将要适可而止，主将也觉得如此，就上书请求赵王罢兵回师。可是贪婪的赵王不听，令他们乘胜前进。不几日，赵军便被匈奴诱至阴山之南，包围起来。他们苦战了几天几夜，终至全军覆没!李牧落荒而走，伤口迸裂，饥寒交迫，晕倒在草丛中……

李牧醒来时，不明白来到了什么地方。他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帐幕中，面前有一少女和一老妪，她们正在说话。因为李牧长年在匈奴作战，懂得一些他们的语言。他听她们娘俩儿是这样说的——

“这个汉人生得好标致呀!”母亲说。

匈奴女孩儿不像汉人少女，一遇生人就羞羞答答，什么话也不好意思说，她们没那些规矩，是很直率的。“我救他回来就是因了他好看……”

那时李牧年轻，才二十多岁。生得面貌英俊，浓眉大眼，身体秀颀、壮硕，就是在汉地，女人也是常常偷眼瞟他的。

“孩子，他是个好男儿，我们可不该收留他……”

“妈妈，我们要是不救他，他会在野地里死去的。”

“看样子，他是个很勇猛的汉人小将，还不知杀了多少我们的人呢!我们不把他交出去，对得起单于吗?”

“妈，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战场上嘛，就是互相厮杀，我们也杀了他们许多人哪!特别是这一次，他们中了我们的诱兵之计，全军覆没了!”

她们是见过战场上的惨状的。

“唉，简直是血流成河呀!孩子，你打算把他怎样呢?”

“给他治好伤，送他回南国去!”好像女儿已经想好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如诗如歌。李牧喝着马奶，吃着肉饼，身体很快就复原了。匈奴女名叫天丽，生得健壮而又婀娜，善骑善射。李牧和她在阴山下黑水边驰骋游乐，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日。看到女儿倾心于他，母亲就和李牧郑重地谈了一次话，主要问他家里有没有妻室，汉家是否会接纳一个匈奴女人，娶了匈奴女人会不会影响李牧的前程等等。一切都没有成为障碍，李牧和天丽结成了夫妻。

第二年春上，李牧、天丽和她的母亲一起离开了他们的毡庐，过了雁门关，到汉地来了。李牧在那里安排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那时，战乱不息。不久，李牧又入军籍，归还旧部。凭着他的英勇和智慧，很快就升为将军，不几年廉颇因罪逃亡后，李牧又被升为大将军，以军功被封为武安君。老母去世，李牧和夫人安居在邯郸，天丽也受到赵王的诰封。

又过了几年，李牧就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了。由于他功劳太大，连国王也对他不放心，再加上他的脾气很倔，见到不对心思的不合理的事，就好说话，和许多大官显宦都结了冤。最要不得是惹着了赵太后。

赵太后原是邯郸城的一个娼女，面貌俊美，可心如蛇蝎。赵悼襄王以萁貌美而娶之。这本是王家的家事，李牧却认起真来，竟然几次上书想阻拦这件事。他说：国王以娼女为妻，有伤国体，连祖宗也不光彩。可这件事儿他没有挡住，赵悼襄王还是把娼女纳进了宫。本来这事也就到此为止，谁知李牧却不肯让步，他声言绝不向国王的新妃叩贺，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不过，赵悼襄王心胸开阔，他活着时，倒没给李牧小鞋儿穿，仍

然很信任他，重用他。

后来，老国王死了，赵妃的儿子赵迁继位为国君，她也成为太后，李牧才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幸亏李牧功勋卓著，国势不稳，国家还少不了他，太后才没法奈何他。可是太后已把李牧当作头号敌人了!

几个月前，李牧带兵大胜秦军，赵国上下都到李府为李牧贺喜。这一胜利也大大地提高了别国诸侯的信心，他们都说看来秦国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合纵之议又在诸侯间萌动了。各国诸侯也派了使者带了重礼给李牧庆贺。

李家一时热闹非常。郭开对赵王迁说："那些国王呀，也不知安的什么心，只知有李牧不知有赵王呀!"

赵王迁很是不快，他说："等破了秦兵后，寡人再收拾他……"

这时正好赵太后在一旁，她说："儿呀，依老身看来，到那时，怕是由不得你了!"

李牧家也不只是安享荣华，他们的心里也忐忑不安得很。李牧的儿子李代就说："父亲，我看风波又要起了，不如趁着这时候，激流勇退，向国王乞休，回老家去吧……"

"可是秦军并没有走远，他们还会再来的!"李牧皱着眉头说。

李代叹口气，不说话了。

不过，儿子的话，也使李牧心动，但他内心实在不甘心隐退，就找自己的好友司马尚来商议。

司马尚是李牧的裨将，多年来一起出生入死，友谊是十分深厚的。他听了李牧的话叹气良久，最后说："真没有想到呀，赵国百姓依

靠将军，把将军看成靠山，现在这山却要自己倒了!”

“司马将军可不要这样说，我走了，不是还有你们吗!”

“将军说这话是出自内心吗?您明明知道我只能做您的裨将，不能做主帅，您还要这样说……”

李牧默然。

司马尚又说下去：“我给大将军说一件消息：廉颇故去了!”

“怎么?什么时候?”李牧大惊。他曾跟廉颇打过许多仗，对老将军是有很深感情的。廉颇虽有许多错处，但他与乐乘的争执，还是情有可原的，他同情廉颇。

“就在前不久吧。”司马尚声调低沉地说，“魏国见赵国不召回老将军，也不愿收留他了，没法儿，廉颇只好另寻出路，又到了楚国，就像一个流浪的乞丐，终于废却一世英名死在了寿春……”

李牧想说点什么，到后来只有抽泣、叹气而已。

“李将军，现在赵国只能靠您了!您若亦怕太后和郭开，离开朝廷，将来老死于林泉之下，岂是‘知死必勇’者耶?忠臣报国，应不计安危，这道理还用我说吗?再说，就是为国殒命，安知百千年后之美誉，不熠熠发光也!”

这话正说到李牧的心里去，他重视的就是身后之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于是李牧拍案而起，情绪激愤地说道：“司马将军，我险些做了错事，不走了，坚决不走了!赵国不是太后和郭开之赵国，而是千万百姓之赵国也!我为保卫赵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了!”

“我知道大将军会留下来的!”司马尚眼泪汪汪地说，“国家幸甚，百

姓幸甚，我司马尚一定追随您的身后，即使肝脑涂地亦心甘也!”

随后，李牧想和夫人商议把家迁到北方边境去，夫人明白他的意思，就对李牧说：“代儿可以带领家属迁到匈奴邻近，万一有什么事，可到我娘家避祸。我家里虽没有什么人了，可是只要回到那里，邻里乡亲还是会接纳他的!至于我，可要留下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是决不离开你的!”

李牧很感动，只得随她这样。几天后，李代带着部分家人出走，他们的家里就只剩李牧夫妇，还有几个老仆了。

这事很快被郭开得知，觉得是一个诬蔑李牧的绝好口实。就进宫对赵王迁说：“大王，我看那个李牧要造反了!”

“何以见得?他要去投秦吗?”

郭开摇摇头，“看样子他要先到匈奴去。日后投不投秦就不知道了!”

“他要逃往匈奴?真是叫人不解……”

“大王，您忘记他的夫人是匈奴人吗?”

“是了，是了……这就可理解了，可理解了!相国，您说说，您说说……”

“几天前，李牧的儿子就带领家属搬到北方边境去了，那里离匈奴只有一步之遥。大王想想，邯郸是赵国的大都，物阜人丰，他又有豪华的府第。放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不过，他把家属迁到那朔呼啸、荒山野坡去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赵王迁听了恨得摇头顿足，他说：“几十年来，寡人给李牧高官厚

禄，养着他的身子，可没养着他的心哪!走走，您跟寡人到太后那里去……”

赵太后听了郭开的上奏后，瞪着赵王迁说：“迁儿，你呀，怎么就杀不了一个李牧!”

赵王迁说：“母后不能这么说，他不是有大功吗，杀了他，国内会有人说话的呀!”

“我告诉你，儿子。”赵太后说，“自古胆敢和君主分庭抗礼的臣子都是曾经有过大功的人!他们在君王身边，犹如卧虎藏龙。一有机会，就会向君王扑来，以取而代之!现在看来李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朝不除，就让人心神不安呀!”

不过，他们还是没想出什么理由杀李牧。

可是理由很快就来了。不久，邯郸城的大街小巷就流传着李牧要反的谣言。在街头巷尾玩耍的小孩子还唱着这样的儿歌：

娼妓女，不为丢，摇身一变成国后。

南面王，没权柄，披袍戴冠一小猴!

十八子，顶天立，功高日月古少有!

长矛斧钺地下藏，雄鸡一鸣换君侯!

同样的歌谣还有一些，都是郭开编出来找人到处散播的。等传扬开之后，他高兴得搓着手说：“李牧，李牧，你的死期到了!”

郭开令人捉了几个唱得欢的小孩子，给他们吃了好食物，还给了一点铜钱，对他们说：“宫里的大王和老太后想听你们唱歌，老夫现在就带你们进宫去!”

孩子们有点高兴也有点害怕。

郭开说："你们别怕，有老夫在一旁呢!你们唱得越大胆越好听，大王和太后就越高兴，他们会给你们好多好多的奖赏呢!"

孩子们不怕了，郭开又把他们训练了几次，就领他们进宫了。

郭开打听得太后和赵王迁都在后面的锦绣宫里，就先把孩子们留在宫外，自己进去叩头说："太后、君王陛下，那李牧罪该万死，他又想出新花样来污蔑太后和君王了!"

太后问："那东西又怎的?"

郭开就把自己在街头听到的童谣说了一遍。

太后先就哭了起来，她说："反了反了，李牧那东西竟敢这样，眼看就要弑君了!"

赵王迁说："郭开，这是真的吗?"

郭开说："郭开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编造这样的事!我怕太后和君王不信，特地把几个正在唱歌谣的小童子拿了来，他们就在宫外……"

太后正在犹豫，她怕亲耳听到这样污秽的童谣，赵王迁却令郭开带进殿来。

孩子们被领进来了，他们被宫侍们按着脖颈给太后和国王磕了头。郭开在一旁问："小孩子，你们在街头怎么唱来着，唱一遍给太后和君王听听……"

孩子们不知好歹，竟按郭开预先安排的唱了起来。他们一遍还没有唱完，就听太后一声断喝："小猪猡，竟敢在老身面前唱这大逆不道

的歌!”接着，就把桌上的一只玉麒麟扔了下来，正扔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即刻鲜血淋漓。“杀了，杀了!都给我拖出去杀了!”

几个孩子被拖了出去。

太后拉着赵王迁的手哭道：“迁儿，你要是还不杀李牧，老娘我就不活了!”

赵王迁连忙给赵太后跪下，“寡人杀，寡人一定杀他!”

赵王迁安慰了母亲几句就和郭开到内殿去商量杀李牧的事。有了这些罪状，他认为李牧就死有余辜了，不过要公然下令杀他，还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诏令一下，朝廷一定会上下哗然，大臣们会轮番进宫说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未必就杀得了他。

最后，他们商量“计杀”，先传与李牧关系不好的赵葱和颜聚这两个将军前来。几年来，赵葱、颜聚就特别嫉妒李牧的地位和功劳，多次上朝污蔑李牧等拥有军权的大将，妄想取他们而代之，没有得逞。这次机会来了。

赵王迁在他们面前哭诉了李牧居功自恃，阴谋篡政的事实。赵葱义愤填膺，拍者胸脯说：“好贼如此猖狂，不剪除此贼誓不为人也！”

颜聚也泣泪上奏，愿以生命为国除奸!

赵王迁赞扬了他们的忠诚，并说等他们大功告成后，就把他们升为上将军。

郭开看他们激动得可以了，就把预想的计谋说给了他们。

这日，李牧和几位将军在城外练兵、布阵，很是称心如意。事后便请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等将军到家中小酌。

由于高兴，李牧喝着喝着就多了。他端着酒杯对将军们说：“我自束发从戎，凡三十载，开始跟随主将，后又挺身率兵，幸得将士用命，上下一心，才能够北伐匈奴，东战强燕，西抵暴秦，杀敌逾八十万，取得节节胜利。今日想起那些先我而死的将士，就情不自禁地要饮泣下泪，这杯浊酒就先祭奠给他们吧……”

李牧说着，将酒洒到地下，接着就泪眼潸然地说：“没有他们，李牧焉能立得寸功!但愿千万将士的热血不会白流……”

司马尚等见李牧有点醉了，就起身相劝。“大将军，不要伤感!”

“我怎会伤感?我是高兴呀!”李牧接着说，“今日看我们所练之师，非秦军可比，何况他们是为保家卫国而战，一可当十!将军们，即使我李牧为国战死，你们也能够和秦军拼上几年了!”

众人见李牧如此说，都潸然泪下。

正在这时，宫中一小黄门来宣读赵王的诏令：说是城卫捕得秦国奸细顿弱，特请大将军来前殿议事……

李牧听了，想了很久，还是骑马去了。

他想顿弱是秦国的上大夫，捉住顿弱是件大事，赵王不会撒这个谎的……

赵长戈、司马尚拦住马头劝他道：“大将军，事情蹊跷，是否我们随您去呢?”

李牧摇摇头说：“君臣间应以诚信为本，只许君王辜负臣下，不许臣下辜负君王!我如有不测，也是误中秦人奸计，只望你们仍为君王，为赵国携手并肩，鞠躬尽瘁，不许为我个人复仇!”说罢，打马而去。

进了宫，小黄门先行复旨去了。李牧下了马走到光照门外，忽然感到事情有异，以他用兵多年的经验，李牧敏感地意识到周围有伏兵。又走了几步，见两旁的厢房，门窗都洞开着，而且人影恍惚，就大喊道："主上，李牧来了。您让我走到殿上，要杀要剐，请陛下给我说个明白……"

李牧言犹未了，只听铜锣一响，飞蝗般的乱箭就攒射过来。李牧身中十几箭，血流如注，但还没有死。赵葱、颜聚带人跑出围住李牧，笑着对李牧说："李大将军，你的威风呢?"李牧不屑和他们拌嘴，就说："抬我去见君王……"

这时，赵王迁和郭开也走到李牧面前。郭开刚要述说李牧的罪状，李牧厉声止住他，喝道："奸贼，有你说话的时候，我快要死了，我想给君王留下几句话。"他回头对着赵王迁说："我的主，如果国内没有内奸，强秦是无法征服我们的!可惜，您却与奸贼相伴，如手如足。我死一年后，赵国必亡，那时，我们就在地下论是非吧!"

说完，李牧就溘然而逝了。

"他，他说的什么?"赵王迁稀里糊涂地问郭开说。

郭开想：幸亏这糊涂君王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个李牧呀，他临死还骂君王哩!"

"好……好像他不是骂寡人……"赵王迁摇摇头，"不过，他该死，该死……"

第二天，在郭开的授意下，赵王迁下诏削去了司马尚的将军之职，并将其软禁在府中。随即任命赵葱、颜聚为正、副大将军，统帅赵国70万大军!

听说李牧被诛，赵军泪湿营幕，人心涣散，许多将士逃往楚、

魏，还有的直接投奔秦国去了。

天丽夫人知道丈夫被冤杀，痛哭了三天，悬梁自绝。几个老仆把她装敛好，送往漠北去。这倒提醒了赵王迁，知道在北方还有李牧的儿子李代，就派一队飞骑带着他的诏令去取李代之首。但李代可不像他的老子那样愚忠，他带兵围住赵王迁的飞骑，杀得干干净净，然后投奔了匈奴。

害死了大将军李牧，郭开高兴得很，他秘密地派心腹带着他的信到秦国去向顿弱报告，说是那李牧已经一命呜乎了。

顿弱当然立刻进宫向秦王政报喜。秦王政喜笑颜开地说：“那郭开呀，真顶得上十万雄兵，他干得好!”

“大王将如何奖赏他呢?”顿弱问。

“杀!”秦王政咬着牙根说，“这样的奸贼只能千刀万剐!”

“臣下知道大王会这样说，”顿弱对秦王政再拜，“像郭开这样的人，是不该给他好的下场。可是我劝大王还是等到天下大定之后……”

“是呀，是呀……”秦王政立刻会意，他说：“你给那郭开传信，就说我把上大夫的官儿给他留着哩!”

过了几天，秦王政在赵国的探子也陆续地来了报告，说是赵军失了主将后，大都离心离德，逃亡者不可胜数。不到一月，赵军已经锐减到60万人。全国上下对赵王计杀李牧，怨怒甚深，君臣间更加猜忌不睦了。

于是，秦王政就开始和大臣、将军商讨正式伐赵的事。

秦王政坐在议事大厅的一端，阔大的几案上，摆放着青铜铸就的

大鼎、瑞兽。还有一张素绢和蒙恬刚刚发明的几支毛笔。

秦王政今年30岁，面容仍然棱角分明，英武端凝，放射着青春的光彩和活力。他为政初期，有些人对他的才能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心里老是有一句话，这个年轻人行吗?现在，这句话没了，他们都服服帖帖地蜷伏在秦王政的脚下，认为他是上天降下的旷世英主!特别是在平灭嫪毐、歼灭吕党、夺韩设郡之后，谁也不会怀疑秦王政的权威和才能了!人们不仅畏惧他，还从心里敬服他。因为他不仅是个治国安邦的好君王，而他的霸气和威猛更是无人能比的……

秦王政在倾听群臣议论。

大多数臣僚都主张立即对赵用兵，可是也有少数人甚有顾虑，他们说：近几年赵国虽大大地被削弱了，可是在六国中仍然很有实力，不可轻觑。不如等几年瞅机会再说。说这话的多是些经历多年战火的老将军。

这时，秦王政望着他的臣僚们，雄风四射，声音朗朗地说：“你们的话，寡人都听明白了，有的人还是把赵国的势力估计得太大了，说它是什么‘病狮’，即使李牧没了，它的威风仍在，不可轻敌。其实，它是一头病狗，快要死的狗!我们只要踏上一只脚，它就没命了!当然，这是比喻。这只脚，是秦军几十万甲士的脚……”

秦王政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可是仍有大臣躬身站起，劝秦王政还是小心谨慎才是，并且举了二百年来秦与赵的战争，是互有胜负的。赵国虽屡屡受到重创，但它的复生能力很强，不能因为李牧死去就可大举入侵。赵国仍是秦国的劲敌，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寡人决不再等了!”秦王政把桌案一拍，说，“你们应该想一想拿下赵国的意义。只要取下赵国，就能和韩地连成一片。我们秦国的势力就如澎湃的汪洋，可以南冲魏楚，北围燕齐，谁也不能阻挡我们了!”

秦王政这样一说，诸臣知道君王的意志已决，谁也不想多说了，就一齐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秦王政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墙上挂着一大幅赵国的地图。他用一剑鞘指着说：“大家来看……”

他这样一说，几十名战将霍然站起，趋前围在秦王政的周围。

秦王政望了将军们一眼，说了下去：“寡人的灭赵方略是这样的，大家听仔细了。大将军王翦带10万将士，兵出上地，然后直击赵之井陉，先下邯郸以北的肥累、宜安、番吾、藁城四地，然后向南围邯郸。端和将军带10万军，东下邯郸，只围不战，不放邯郸赵军营救外郡。羌瘣将军也带10万兵马，直插邯郸以东的东阳之地，取它的大片土地后，就和王翦将军的军队汇合，共围邯郸。若是邯郸的外郡大都被我占领，邯郸只剩孤城，我30万大军，尽可夺取之。到那时，那个愚庸的赵迁或可投降吗，当然这只是猜想。他要不降，寡人就亲带30万大军前去增援以防备赵人断我粮道，也防备别的国家前去营救赵国。这样的部署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大家可以说话……”

秦王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小会儿，看着众将，见大家没有异议，就又说下去。“赵国自李牧被赵迁杀死后，已没有什么可以将兵的人，那赵葱、颜聚算得了什么，连我们的一个小将军也不如，我们的王翦等大将和他们相斗真如逗弄两个小孩儿!哈哈，你们说是这样吗?”

他面前的将军们活跃起来。

秦王政最后说：“将军们，等你们出兵后，寡人要亲自为你们押运粮草，你们就不用担心后方的供给了!在拿下邯郸城后，寡人一定为你们鸣金击鼓以贺之!”

将军们听秦王政这样一讲，个个兴奋异常，摩拳擦掌，等秦王政讲完就一齐高呼：“臣等一定尽心竭力!”，“大功成就之日，共颂圣

功!”，“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欢呼“万岁”，是秦王政最爱听的声音，恐怕也是以后的帝王最爱听的声音吧。

王翦将军是秦之老将，这年已五十有余了。他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受到将士们的竭诚拥戴。到了上地，只用了三日，就把十万大军，编成战斗序列。接着，击鼓鸣金，直插赵之井陉。王翦先派前锋蒙恬带一万精兵占领井陉东口，钳住赵兵出援要道。赵军见秦军如从天降，吓得手足无措，只好先把兵屯住，等待救援。可是别的地方的赵军面前也发现了秦军，自顾不暇，谁也救不得谁了。

其他两路大军也进展顺利，不多日，赵国就被全面地困住，就像人被捆绑了四肢，动弹不得了……

而赵王迁自从杀了李牧后，觉得没有人再敢夺他的权了，他的老娘也不每天在他耳边嘟哝着要他杀李牧了。他把内政托付给郭开，把军事交代给赵葱等将军，就以为万事大吉，于是天天和姬妃们玩乐。

赵王迁最大的嗜好就是玩狗，弄得满宫里都是恶狗。大臣们上朝被恶狗伤着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臣僚曾苦心地劝过他，他不听，还说：“寡人恨不得邯郸城里全是狗呢!”

有一天，整个宫中找不到赵王迁，后来见他在狗窝里睡得正香。有人问，赵王迁身为君王难道就不嫌狗窝里脏吗?那是没有见过他的狗窝的缘故。如果见过了就会惊异于那些狗窝的豪华与精致，在里面睡觉也没有什么肮脏的了。无怪乎一位大臣叹道：“要是君王待我们，能够像待他的狗那样该多好呀!”

这日，赵王迁正在狗窝里和他的狗们玩得愉快，赵葱来了。

他想向国王报告前线的事，可是狗们正叫得山响。他说什么，国

王也听不清楚。他想把国王请出来，不得不向国王招手示意。不想这却惹怒了国王的宠狗，它们狂叫着从窝里窜出，向赵葱发起了攻击。赵葱本想拔剑还击，可是一想，这是陛下的爱犬，要是伤了它们，可不得了!眼看自己的战袍已被撕碎，露出了皮肉，他只好掉头逃跑。但赵葱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狗啊，不多远就被群狗追上，拖倒在地。幸亏赵王迁出来喝住了他的爱犬，赵葱才得以解脱。

赵王迁大笑道："赵葱呀赵葱，你还是上将军哩，竟敌不过一群狗!"

赵葱怒不可遏，脸憋得青紫，最后还是把怒气压在心里。他向赵王迁报告说："秦军已分三路杀向邯郸了!"

"那你们打算怎样迎敌呢?"

赵葱说："秦军三路军中，以王翦军为最强，我们只要给他以当头棒喝，其他两路也就成为缩头乌龟了!"

"将军打算怎样遏住王翦之军?"

"王翦从东而至，我可在井陉东口拦住他，那里到处是沟壑，易于布伏。我把几万大军隐于沟壑中，等他们来到，就一拥而出，尽歼秦军于沟壑之中，大王您看怎样?"

"好极了，寡人就说过嘛，李牧一死，就会有许多个李牧出来!将军之才绝不下于李牧!你们要是比不过李牧，他可在九泉下笑话你们呀!"

赵葱听大王如此说，高兴得要死，连恶狗欺负他也忘记了。"谢大王夸奖。我歼敌于井陉，颜聚可带兵捍卫邯郸，正好剪秦军首尾。嬴政这头恶龙就在赵国完蛋了!"

“将军可不要轻敌呀!”

赵葱说：“谨记大王教导。我们这样部署，即使不能全歼秦军，也可以拖住秦军。他们远道而来，不上半年，就无计可施了，只能退兵了事!”

“好呀，好呀。”赵王迁说完，又要回头去照顾他的狗。

赵葱忙说：“陛下，小将还有一事上禀。”

“说……”

赵葱说：“赵国之将士，被李牧驯养多年，大多成为骄惰之众，击鼓不进，鸣金不退者时有之，再说还有一些将军有意给我们难堪……”

“那好办……”赵王迁吩咐黄门取来宝剑两口对赵葱说：“这王者之剑，你和颜聚将军一人一口，可宣示于众，有不遵军令者，斩!”

赵葱又说：“军中大将中还有许多李牧的余党，领头的就是司马尚、颜破败、赵长戈等人，他请示赵王是不是先拿他们试剑?”

没想到赵王迁说：“不可。军内的李党有许多，你是杀不完的。赵长戈等都是赵之名将，杀了他们会使国内不安。狗也是这样，不把领头的安顿好了，你就别想把狗群整治得顺心如意。切记切记!”

“那怎么办呢?”

赵王迁说：“你可以让他们打头阵，要是他们战死，谁也说不得闲话了!”

“大王教导得极是!”

赵葱带领大军前去迎敌。司马尚年老有病，向他请假，他不但不

准，还要司马尚的儿子司马金彪顶替。

赵葱指令赵长戈、颜破败、司马金彪为先锋，领兵一万，到井陉东口迎击秦军，只能向前，不能退后，违令者斩!

赵长戈等知道赵葱是要他们去死，也知道秦军如山洪倾泻，不可抵挡，还能去送死吗?离开邯郸后，并没有去拦截秦军，而是投向伐北。几天后，他们来到了匈奴边境，扎下营寨，就派人去找李牧的儿子李代去了。

赵葱知道赵长戈等出走后，气得两眼昏黑。他想派兵去追杀他们，可是秦国的大军到了，只好先去御敌。可他哪里是王翦的对手。几个回合后，赵军就溃退下来。最后，他好歹立住阵脚，要和秦军对峙，把战争拖下去……

王翦看出赵葱的计谋，笑着对身边的将军们说："赵葱那小子想和我们在这里过日子呢?咱们可不要上当，明日就发动猛攻。"第二天拂晓，王翦提刀上马，挥动三军冲锋。只半日，赵军死伤无数，阵脚动摇往后败退。到了夜晚，赵葱和他的七八万人就蜷缩在一条沟壑中。

落到这样的下场，谁都知道赵军已经没有出路了。这时，赵葱忽然大笑起来。他身边的一员贴身小将小心地问他："时至今日，大将军如何发笑?"

"我笑一个人?"

"是……谁?"

"是一位大将军……就在几天前，他还向赵王夸口说，要把秦军尽杀于这儿的沟壑中呢，看来我们……"说罢他又大笑。

他没有说出那个大将军正是他赵葱，他是在笑自己。

到了傍明，秦军的包围已经合拢，王翦下令向沟壑施放火箭。一时间，万道金蛇自天而降。赵军的粮草先行着火，接着沟壑中的草木也尽在燃烧了。赵军耐不住，各自纷纷逃命……

秦军趁机掩杀，赵葱和他的军队大部做了刀下之鬼!

消灭了赵葱部后，王翦的军队长驱直入，一连夺得了赵之番吾、宜安和藁城，他的军队也消耗了近两万人。就在这时，秦王政给他送来了五万人马，使王翦的锋锐益发坚挺，他就带兵包围了赵国的肥累城。

守肥累城的是赵国大将公子不速。他官至都尉，很有谋略，善于带兵，将士愿为其效死。公子不速激励守城军民，日夜坚守，竟然使王翦两个月没有攻下……

这时，另外两路大军——秦将端和、羌疯都很有战绩，他们已掠得赵国大部领土，肃清了邯郸外围的赵军，很快逼近了邯郸城。

第四十八章

赵国守邯郸的是大将颜聚，他比赵葱会用兵。颜聚仍利用李牧几年前就修筑好，后来又多次加固的三层战垒，挡住了秦兵，双方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局面。

秦军原先设想的速战速决没办法实现了，日子拖了下来。

秦王政知道现在的关键不是增加兵力，而是给他的军队以充分供应。为此，他亲自带领侍卫督办粮草，使秦的粮草车队，昼夜不息，源源不断地驶向赵国。运粮队都配备军械，以备流散的赵军来袭。赵军想拖垮秦军的计划破产了。

赵王迁听到秦军攻城的喊杀声日夜不断，吓得要死。他去见母亲赵太后。太后不理他，只是跪在她的寝殿内烧香祷告，她说："你回去好好地呆在宫里就是，我已求得上天保佑，你让那颜聚把秦军顶过七七四十九天，自然化险为夷!"

赵王迁有点放心了，可是城外的攻城声和呐喊声还是不断地传进宫里来，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关上门窗，叫来宫苑乐队和宫女们，给他唱歌跳舞……

可是什么也有个玩够的时候，赵王迁还是担心自己的脑袋，于是他又走出了宫殿，一走到宫苑，听到攻城的喊声分外清晰，而且他的狗也疯狂地叫着。赵王迁急急地走到狗院里，对他的上百只狗说："寡人的狗呀，你们吵什么?是饿了还是怕了?"

赵王迁叫来他的驯狗师，问他们："狗为什么不住地乱咬乱叫?"

“回陛下……”一个驯狗师灵机一动说，“您的御狗听说敌人攻城，纷纷想对大王效忠哩!”

“它们怎样效忠呢?你说给寡人听……”

驯狗师说：“它们想给大王警卫宫院……”

“好好好……”赵王迁激动得泪流满面地说，“难得它们的一片忠心，你们听着，从今天起，每只狗赏一锭金!另外，你们要给我好好地训练它们，到时候，好让它们有能力为寡人尽忠!”

“是!”

狗怎样使用金钱?还不是都给驯狗师们吞掉了!

赵王迁一边看着他的爱狗，一边想道：有些臣子还不如一只狗呢!这些日子郭开在干什么呢?他立刻派人去找相国郭开。

郭开来了，他对赵王迁说：“大王，郭开无一日不在为国事操心。”

“想出什么法子破敌了吗?”

“法子是人想出来的，人比法子更重要。”郭开说，“我给大王想出一个人来……”

“他是谁?”

“他是司马尚。”郭开说，“起兵御敌时，他有病请假，这时不知怎样了，他是李牧训练出来的英勇善战的好将。”

“他比那颜聚好吗?”

“不可同日而语!”

“唉，要是李牧晚死半年就好了!”赵王迁说，他令郭开去请司马尚，要拜他为上将军。郭开答应着走了。

这又是郭开的一个恶计。司马尚没有到前线送死，老是他的一块心病。近日他又听说：老将军见邯郸日危，报国之心又起，要到朝廷主动请缨。他怕赵王迁因他是李牧的旧将，不准所请，所以赶来说服赵王。谁知这时的赵王迁只要有人用就好，哪里还管他曾是谁的人呢!

郭开来到司马府上，只见门前丧幡高悬，哭声震天，打听一下，原来老将军昨夜归天了!

郭开心想：“这老儿运气好，给自己留了一具全尸……”使郭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王迁一听司马尚的死讯，竟然号啕大哭地说：“天亡我赵国也，天亡我赵国也……”

郭开心里道：莫非这糊涂虫有点明白了……

王翦被公子不速挡在肥累城下，心里火灼。蒙恬劝说道：“将军不要着急，我听说肥累城中几天前就断粮了，那不速挺不了几天的!”

王翦可不想久等，他命军士向城中放箭，箭上附一封“给肥城将士信”，要他们看清天下大势，向秦军献城投降。当然，他许诺了些条件，说是不杀一兵一卒，百姓商贾各安其业。最后少不了威胁几句：如顽固不化，城破之后，大屠三日!

城中的将士也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公子不速和诸将商议，与其在这里无望地守下去，不如突围逃生。他说：“赵长戈等将军仍在北方边境，他们对赵并无二心，只是被奸贼逼走了。我们不如远走北边，和赵将军联为一气，以图将来!”

大家也觉得拖下去没有任何指望，还是带兵突围的好。于是具体筹划起来……

第二天拂晓，公子不速带城中五万人马开北门杀将出来，立刻和秦军混战在一起。

王翦一见赵军突围，高兴地对蒙恬说："他们出来了，很好，别给我放过一个人!"马上调集各路大军围堵阻击，有如波滚浪涌。两方喊杀之声，惊天动地。赵军拼死冲杀，豪气干云。一是不杀开一条血路，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死，二是他们对秦军有破家亡国之恨，恨入骨髓。秦军也是愈战愈奋，因为他们都想战场立功，秦王政的赏赐在鼓舞着他们。

公子不速是一员勇将，他和身边的几个护将，挺着戈矛硬是杀出了重围，可是脱离战场时，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几个战士了。他向着刚才血战的战场哭道："我是活了，可是赵国的几万子孙却死在这里了!我还有脸去见赵长戈他们吗?"说着又要提戈上马，回去厮杀，被身边的人劝住，为他抹干泪水，几个照应着，顺着沟壑向北去了。

王翦的大军入城后，实践了他的诺言，把肥累屠了个干净。留下一片死尸污血，然后率兵向南向东进军。到秦王政十九年八月，连陷赵国三十余城。赵国的领土已经不多了。

这年九月，秦王政的50万大军已经把赵都邯郸围得水泄不通。秦军这把大铁钳夹住了邯郸这颗核桃，只要它稍一用力，邯郸就碎了!

赵王迁的狗叫得如疯似狂，他急忙去看，又发现宫院里浓烟呛喉，就问面前的一个侍卫说："哪来的这么多烟雾?"

侍卫不说。

赵王迁又喝问道："你为什么不回答寡人的话，想抗命吗?"

“不敢。”侍卫说，“……那，那，那是秦军在城外造饭……”

“呀，他们有多少人呀，弄得全城都乌烟瘴气!”

“听说有五十万……”

“五十万?”赵王迁吓得伸出舌头，呆了好久才去找他的太后。

“母后，秦军来了五十万哪，他们每人向赵城扔一只鞋，邯郸就被埋掉了!”他哭着说。

赵太后仍没有理他，跪在那里，像是低头祷告的样子。见她不动，赵王迁沉不住气了，就拉了母亲一把，母亲竟向后一仰，倒了!原来不知何时，赵太后已经死去了!

赵王迁抱着母后的尸首大哭起来。“母后，您倒轻松地走了，留给我一座危城，让我怎么办呀!您为什么不叫着我一起走呢?”

赵王迁正哭得死去活来，一个贴身的黄门对着他的耳朵说：“大臣们都在朝堂上等待着您呢，听说秦军开始攻城了!”

“让他们来吧，来吧……”

“大王，邯郸危急，听说颜聚的副将也死了!”

“他是为国战死的吗?”

“不，他是……出降时被秦军的乱箭射死的!”

赵王迁知道赵国已到了最后时刻，就叫这黄门扶着来到前殿。他刚坐好，就对御阶下的群臣说：“你们有破敌之策吗?”

大家面面相觑，以为他在痴人说梦。

相国郭开仰首来到赵王迁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瞧瞧，你把个好端端的赵国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眼前事已不可为了，我看还是投降的好!”

郭开这副对君王大大咧咧的架势，使赵王迁吃惊不小，群臣也觉得大为意外。就在这一瞬间，赵王迁思前想后，把过去的事都联系起来了，才把这个奸臣看清，原来他是潜伏在赵国的一个大蛀虫呀!

赵王迁说：“投降，这事得从长计议……你得先告诉寡人：秦王政给了你些什么恩赏，使你为他做间?”

他本是诈郭开的，谁知郭开竟然昂首承认了。

“秦王不愧是当今天子，他给我的恩赏丰厚，不可胜数!”郭开自豪地说，“现在我已是秦国的上大夫了!”

听了郭开的话，满堂响起愤愤之声。

赵王迁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平静下来，又对郭开说：“嗬，秦王政待你如此恩厚，你又给他干了些什么呢?”

“多着呢!”郭开说，“我为秦王也是鞠躬尽瘁，最大的功劳就是为他诛杀了李牧!弄得赵军人心涣散……”

阶下皆是切齿之声。

“郭开，你明白吗?你现在还在寡人的朝堂之上!”赵王迁说。

“那又怎样?”

“寡人仍然可以下令杀你!”

“你就不怕秦王吗?你胆敢杀了他的功臣，他就能够把你车裂分

尸，火烧你的宗庙!”

“是的。秦王如果想要一个奸贼的话。”赵王迁说，“寡人今日要干一件平生最快意的事!”他把桌案一拍，愤然站起，对阶下大臣们喊道：“凡我赵国忠臣和赵氏子孙，皆可诛杀奸贼郭开!动手，杀!”

“杀”字刚刚出口，朝堂上就乱作一团。朝臣中的武将文臣多不带兵刃，可是他们有拳脚，赵氏宗族也不少，喊叫着向郭开扑来。他们都恨死了郭开，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能不抓住这泄恨的机会吗?宫外的侍卫也恨透了这个权奸，见朝臣们没有武器，就急急地送了些刀剑来。只眨眼间，郭开就化为了肉泥……

宫侍们弄来箩筐，想把已经被碎尸的郭开清扫出去。赵王迁摆摆手说“不必了，给寡人牵几条狗来吧!”

一会儿，几条恶狼似的狗进来了，它们很快就把郭开的污血碎肉抢食干净……

处死郭开后，赵王迁命人传颜聚到来。他问颜聚还有多少人马?颜聚说还有十多万人。

“那么，你还能给寡人支持多少日子呢?”

颜聚不敢撒谎了。他说：“至多还能支持十天。”

“颜聚，寡人问你，你能够保寡人突围出去吗?寡人想到北方去找赵长戈、李代他们。那些人都是仁义君子，寡人虽屡屡地加害他们，但他们不会记寡人的仇，他们还会忠心地保寡人的!”

颜聚低头想了好久，说：“大王，我对您说实话，那秦王用兵，甚是了得，大王您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在邯郸周围布下了层层罗网和陷阱，就等您出去呢!”

“这就是说，寡人走不了啦?”

颜聚点点头。

“那，将军打算怎么办呢?”

“国破家亡，惟死而已!”

“好汉子!”赵王迁说，“咱们君臣想到一起去了。那你回前方去吧。”

颜聚说能够坚守十天，仍然是对赵王迁吹了牛。三天不到，秦军就越过了李牧修筑的三道堡砦，直逼城下，已经在使用云梯攻城了。

赵王迁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来到他的狗舍里，对几个驯狗师说：“给它们准备一餐好饭吧!”

“是，陛下。”驯狗师们明白国王陛下的意思，忙着准备去了。

几百条狗见了它们的主人，竟一声也不吭了，直直地睁着亮眼，竖起耳朵看着他。赵王迁泪如雨下，他说：“寡人的爱犬……走吧，走吧，随寡人到另一个世界去吧!那边也许比这儿更好一些，走吧……”

驯狗师们把给狗吃的饭备好了，他们一起跪到赵王迁面前，他们中的头儿向赵王迁说：“大王，照您的吩咐……”

“里面有那东西吗?”

“有……”驯狗师哽咽着说。

“分量不要太少，让它们走得痛快些!”说罢，赵王迁匆匆地离开了。

半个时辰后，赵王迁的几百条爱狗全都伸腿“殉国”了!

从狗院出来，赵王迁又来到后宫。他把宫人和姬妾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邯郸就要陷落了，寡人就要与国相殉。你们呢，给你们两条路。一是随我而去，一是自谋生路。宫人和众姬妾哭成一团。赵王迁也不理他们，兀自命黄门准备了几十盅鸩酒，排在桌案上。

赵王迁低下头等待着。少时，他抬起头来看，面前只剩几个人了，她们正在慢慢地走到桌案前来，他最爱的小妾花美人却向门外走去……

“花美人!”赵王迁叫道。

花美人站住了。

“花美人，你不想陪伴寡人走吗?”

花美人哭了，“陛下，饶小妾一命吧，我才十八岁呢!”

“可寡人离不开你呀!来，你来……”

花美人不得已又跑回来，这时，他们的周围都是死尸了。

“花美人，来，来把这杯酒喝下去!”赵王迁擎起了一杯鸩酒。

“我，我……我怕。”

“别怕。你看她们不是已经走远了吗!”

“饶了小妾吧，我还想……活着!”

“傻瓜，秦军来了，他们还能让你活吗?”赵王迁转身对几个黄门说：“你们站着干什么?快上来帮帮她!”

几个黄门不敢怠慢，冲上来扳倒花美人，按住，一人卡住她的喉咙，使花美人张开嘴，然后把一杯鸩酒灌了进去。

“好了，你们有愿随寡人走的，就喝一杯吧!”

赵王迁出宫去了，让花美人自己在地上痛苦地打滚，挨过死前的最后一刻……

火赵的领兵大将王翦把秦国的黑龙旗插上赵王官后，就大搜赵氏的宗室近亲，以及王公大臣。同时，他派蒙恬回国向秦王政报告。

蒙恬来到秦宫后却找不到秦王政了。这时，他正在母亲的别宫里。

从这年正月，太后就一病接一病的，太医虽用尽了千方百计，也没有使她恢复健康，却也没有恶化，就那么一天天地拖着……

秦王政坐在母后的榻前，望着她消瘦的脸。太后才五十多岁，已显得老态龙钟，头发几乎全白了。

自从秦王政听了茅焦的话，把太后接回宫中，他们母子的感情与日俱增着。而经过了嫪毒那一场事变后，太后的心灰了，死了……她认了命。她生活中有过许多男人，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有三个，这就是吕不韦、子楚和嫪毒。吕不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可是他胸怀天下，是个不把女人放在心上的人。子楚是个好男人，可是他太文弱了，太老实了，不是她所喜欢的那种男子汉。最让她动心的是嫪毒，她和他厮守的时间也最长。可是她的身分，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倜傥不规又必然会落得那么个下场……

她自己呢，也是一样，也是受着命运的拔弄。她本没想走进这帝王之家，更不想做什么王后、太后，她只想找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男人相守着过一辈子!可是，命运却让她走到今天这步天地。她曾想挣扎

过，可是，她还是没有抗争过命运。今天，她服了，屈服了……

她只有把全部的感情放到她惟一的孩子身上了!

秦王政在情感上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自他懂事后，他就发现自己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耻辱的印记：私生子。为此，他恨过母亲。但他亲眼见母亲为了他所受的苦，遭的罪，还有多年的相依为命的日子，又使他十分地钟爱母亲。他即位后，本想和母亲君临天下，从过去的屈辱日月中挣脱出来。她却做了许多不要脸面的，连平常人也无法忍受的事，他曾向母亲举起了他的无情剑，并把她幽禁起来。那些日子，秦王政的内心在流血，他曾杀了多少劝谏他的人，幸亏，有许多不怕死的好臣子才使他迎回了母后，使他心中的创伤开始愈合……

秦王政身为君王，雄姿英发，聪慧天纵，使天下人都折服在他的面前。可是他的内心是干涸的、孤独的，他忍不住要寻求感情的滋润和依托，能给他这感情春雨的只有母亲。于是，他就常到母亲身边来了。

秦王政招招手，在这儿专门照顾太后的赵高就过来了。他把太后扶起来，在她的背后垫了几个松软的枕头。

秦王政说：“母亲，您看看窗外吧，今天可是阳光灿烂呀!”

赵高连忙跑到窗前，把窗幔拉开了一点，露出了几棂纱窗。阳光透进来，春天真地已经来了，虽还没有到万木复苏的时候，但红梅已经满枝蓓蕾，还有几朵开得艳红，照得满院里似乎更光亮了。

太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色已经舒展多了。

秦王政恨不得变回到孩提时代去，偎依在母亲怀里，现在，他只能和母亲靠在一起，轻轻地亲着她。

“母亲，等春花满院的时候，那时就暖和了。我要把您接出去，和您一同逛逛咸阳城。现在的咸阳可今非昔比了。市面繁荣，商贾云集。天下的文人才子都往这里集聚，人口比过去多了几倍……您要是出去看看，一定会认不出来了!”

“是呀，是呀……都是托太后您和大王的福呀!”老想插话的赵高好歹找到这么一个空儿。

“只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太后说。

“您怎地这样说呀，太后!”赵高知道又该他说了，“您老才五十几岁，后面的富贵福泽还没享呢!说实在的您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在宫中憋出来的一点小恙罢了，等过几天，大王陪您出去一溜，春风一吹，就会身康体健了!”

赵高的话，并没有使太后高兴多少。她的心已经被岁月煎熬得干瘪了，她的脏腑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了，她如何康健得了呢!

“我的儿，”她对秦王政说，“听说你在赵国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

“是呀，母亲。”秦王政说，“我想用不了几天，邯郸城就拿下来了!”

“好，好，”太后点点头，“秦国几代君王都没有完成这个功业，在我儿手里却完成了!要不是我身体不好，还真想回到邯郸去看一看……毕竟，我也是在赵国生活了许多年呀!”

太后说了，就沉浸在回忆中。

“母亲，您还没有给孩儿从头至尾地讲一讲您的家世呢!”秦王政有意地说。

“早年，我不想讲，后来想讲了，又没有机会讲了!”

她说得是，许多年过去，风口浪尖，一跤一跌地走到现在，真是没顾到回忆一下过去，只眼前的事就难以应付了!

“母亲，今日，我没有什么事，您的精神也很好，何不对我讲一讲呢?”

“你想听吗，孩儿?”

“想听，母亲。”

赵高赶紧在他们母子之间放了一张小桌，沏了一壶香茶摆上，还放了几样小点心。帮着太后活动了一下身子，又给她把后背垫好。

太后开始说了。

秦王政向赵高歪歪嘴，赵高就知趣地走开了。

太后说，她本是楚国人，姓王。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迁到赵国来了。到了赵国，改姓赵。父母都是本分人，父亲叫赵起，母亲姓钱。父亲渔猎种田，母亲理家做饭，日子虽不富裕，可也过得下去。后来兄弟姐妹越来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艰窘了。她最小，就取名小囡。穷人家的孩子早理家，她六七岁就开始干活儿了。

她13岁那年正月初三，她的舅舅从邯郸来探亲，坐在桌前瞅小囡。瞅了好久，说：“姐，你家要发了，往后不会受穷了!”

父母忙问：“烧了哪炷高香，有了这运气?”

舅舅说：“你们看小囡生得多么漂亮，简直是个小仙女!”

小囡的父母光生计还顾不上呢，哪有工夫看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

子?不过是当小猪养着罢了。听他们的舅爷一说，才认真地端详起自己的女儿来。这一看，他们的确看出自己的女儿有点俊秀。因为在家里看得常了，也没看出她哪里像个小仙女!

母亲说：“在这穷乡僻壤，有点姿色又当得了什么，还不一样地受穷!”

舅爷说：“有她这模样，还受什么穷!要是我把她弄到邯郸去，不上几年就要出落成无价之宝了!”

舅爷仍在盯着小囡看，看得小囡满面飞霞，有点不好意思了。

听到舅爷这么说，父亲的脑子来得快，他说：“舅爷要是那么想，你就把她带着算了，家里当场就少口人吃饭!”

小囡的舅舅名叫钱生，是个商人，也是从楚国来的。他脑筋灵活，嘴巴伶俐，不几年就在邯郸发起来了。人一有了钱，地位就高，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等。他来到乡下妹妹家，也是被当作贵客招待的。

几天后，钱生给小囡家留下几个钱，就把小囡带走了。因为是至亲，小囡的父母也就没有挂在心上。

一晃三年过去，正如钱生所说，小囡出落得天仙似的。走到街上，十分抢眼。惹得路人每每回头观望。钱生给她起了个能够叫得出去的名字：赵凤。到了16岁，他就送赵凤到邯郸城中最好的声伎班去学习了。

赵凤也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学唱歌，声音响亮柔美；学跳舞，姿态婀娜动人。另外，钱生还给她请了师傅，教她些诗书礼义，不过是为了使她的身价更高而已。这样，赵凤还没出道，就小有名声了。邯郸的一些达官贵人都投帖前来想结识她。

钱生知道自己留不住这只金凤凰，只想把她多卖些价钱。一天夜里，他多喝了点酒，看到躺在床上的赵凤，她那诱人的酣态，她那如玉的皮肉，使这老东西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悄悄的用麻绳把赵凤捆在床上，然后把她强奸了。赵凤醒来，想喊叫，钱生就抓块破抹布给她把嘴塞上……

等钱生冷静下来，才知道自己把一件值钱的东西糟蹋了。他已经给她破了身，谁还会出大价钱呢?看样子，只好送到妓院去了!

钱生哭了起来，他心疼在她身上花的许多钱，心疼把一方玲珑宝玉变成了破铜烂铁。

哭了一场后，他想既然已经这样，就没啥可惜的了，索性再干下去，便又像公牛那样爬到赵凤身上去……

钱生把自己的外甥女整整蹂躏了一夜，直到赵凤昏晕了，他才倒在一旁睡去……

后来钱生果真把赵凤送进了邯郸一间妓院。因为赵凤模样好，又擅歌舞，还有点才学，钱生也得了一大笔钱。赵凤临走时对他那没人性的舅舅说："钱生，下雷雨时，你可要好生躲避呀，要不，天爷会劈死你的!"

一年后，赵凤的声名大了，嫖客中不仅有富商大贾，还有朝廷显贵。

这些人中多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觉得自己既然花了钱就有权利玩弄她，作践她。稍不如意就捞死地打骂她。她的生活虽是在灯红酒绿之中，可是，是和着血泪过的。

即使那样，赵凤对生活也没有失去信心，仍想望着有一天她会遇到个可怜她、爱她的人。在睡觉时，那个心上人就时常来到她的梦

里。他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英武而俊秀，可就是穷。他手执宝剑把她救了出来。他们跑呀，跑呀，趟河越岭，最后来到一个小山庄里。他们在这里安了家。赵凤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虽不多，可也够买几亩薄田的了。于是他们过起了夫唱妇随，和谐安谧的日子……

这一天赵凤终于等来了。他不是那个时时打扰她梦境的穷青年，而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他看上了赵凤，又可怜她身陷青楼，就把自己用生命换来的金钱拿出来帮她赎了身。她跟那小将军回家，身分自然是小妾。即使那样，赵凤也觉得一步登天!她在心里发誓，一辈子给小将军做牛马，好好地伺候他……小将军回家时，赵凤都是跪着给他脱靴，膝行着给他端饭……尽管这家里的一切人都看不起她，她也甘之如饴!

可是命运并没有饶过赵凤，一年后，那小将军在赵国与秦国的一场战争中牺牲了。这是那年月常有的事。消息传来，如五雷轰顶，赵凤哭得死去活来。小将军一家哪里容得她这个妓女，几天后就把她轰出了家门……

赵凤又走投无路了。当然，她脚下还是有路的，比如可以回家，可以回妓院，可以做暗娼，还可以在街头卖唱，甚至还有死……

家是不能回的，她觉得没脸面见自己的父母。妓院也不能回，那是屈辱和苦难的大海，没边没沿……

赵凤选择了最尊严的一条路死!她把小将军给她买的衣服穿戴齐整，就向城外的森林走去，她的长袖里藏了一丈白绫……赵凤在树下哭了好久，又笑了好久。她哭是因了她命运的不济，她笑是笑这世道的光怪陆离。然后她就把白绫搭在了树杈上。

“小女子，你要做什么?”一旁有人对她说话。

赵凤低头一看，她看见一个瘦小的白鬍老头儿，两只小眼睛看着

她。可那两只眼睛也已经变成灰色的了，他是瞎子吗?那他怎么看见我呢?

赵凤没有说话，她觉得自己所有的话早都已说尽了。

“那么好的一个树杈，老汉早就已经占下了!”那老人说。

赵凤奇怪了，说：“老爷子，树杈你也占下，您用它做什么呢?”

“与你一样，用它上吊呀!”

赵凤笑了，这回是发自内心的笑。这世界也太奇怪了!“老人家，那你为什么还不用呢?舍不得命吗?”

老人摇摇头。“命对我来说，已经不如一根草芥了。我只是想多看一场戏……”

“看戏，哪里有戏呀!”

“有，有……”老人小声地笑起来，“你看吧，大的如诸侯纷争，宫廷内乱，小的如尔虞我诈，偷鸡摸狗，热闹得很呢，你刚才不是也给我上演了一小折吗?”

“老伯，看样子，你还没有活够呢?”

“不，不，不。我早就活够了，要不，我怎会占下那个树杈呢!我看够了戏，自然就会前来用它。不过我不像你，哭哭啼啼。我定会笑着把头伸进绳套里去的……”

“……我的戏可唱完了……”赵凤叹口气说。

“绝不，小女子，你的戏才唱了几折呢!”

“老伯，我还要流多少泪，泣多少血!”

“嗨，我的孩子，”老人向赵凤爬了几步，原来他的腿也坏了。“你一路走来，我给你相过面了，我说句话，可不要吓着你，将来，你是贵为王后的人!”

赵凤听了，仰头大笑起来，这也是开怀的笑。她把白绫从树杈上拉下来，她不打算死了，她也要看戏。人生苦短，尽头就在前面等着，自己活得厌了，何不看几出戏再走呢!

“孩子，你不死了?”

“再活些日子吧……”

“那好，这树杈就算咱们两人的，过几年，它会更结实。咱俩吊上也满经得住!”

“可是，我以后怎么活呀!”

“你不是会唱歌吗?你就去唱歌挣钱养活我。”老汉说，“不该吗?我救了你，让你活了下来，还预言了你的将来，你不该供我以后的衣食吗?”

赵凤忽然觉得有了活下去的力量。这力量不是来自老汉预言她将来要做什么王后，而是觉得她有了一个要养活的人了。是的，她要活下去，养活自己和这个瞎老头儿。

赵凤和老人相依为命地生活了一年，就遇到了吕不韦。她安顿好生活后，就想去找那老人，想把他接到家里。可是跑遍邯郸城也没有找到。这时，她忽然想起那棵老树，就急忙赶到城外去……

她找到了那棵有着结实树杈的老树，可是已经晚了，树杈上只剩

了一个绳结。有人告诉她：前几天这树上吊死了一个瞎眼老人……

“政儿，”太后说，“那老汉可不是一个平常人，他把我的一生都看透了……”

秦王政说：“要是他真地像母亲所说，是个非常之人，他怎会吊死呢?”

“是呀，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离奇……”

这时，赵高在帷幕那面听太后把自己的故事说完了，就悄悄地走进来，给太后和秦王政换茶。

秦王政见母亲还是对那瞎眼老人不能忘怀，就安慰说：“母后，别难过了，谁知他真吊死没有呢?也许，他知道母后要去找他，才做了那么个绳扣儿，好让母后不再挂牵他了……”

“也许吧……”太后说，“那就更看出他不是平常之人了!”

“母后，您这一辈子可真不易呀!”秦王政说，“现在赵国快被孩儿灭了，报仇的日子到了，我要把那些该死的人千刀万剐!”

太后摇摇手，她说：“政儿，可别那样，我在这世上的戏已经演完，不愿再添上血淋淋的一折了!”

秦王政从母亲的宫中回到前殿，就得到了王翦报来攻陷邯郸的消息。他下令王翦把赵迁和赵迁以下的文武百官、赵宫那几百名宫妃，全部捉拿押解来咸阳。赵国境内顺从秦军的令各安其业，曾经抵抗过秦军的一律处死。于是赵国境内便遍地血污了。据说，东北风一吹，秦国人就闻到一股难忍的腥膻……

由于赵国临近覆亡时，赵王迁把大部分宫女遣散了，她们已流散

各地，这很使王翦费了些事，他下令大搜了十几天，才得了几百名，不过是原有的一半。

这天秦王政把赵高叫来，交给他一张长绢，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人名。他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寡人的母后曾被上面的赵人百般折磨，至今想起仍眼含悲泪。她虽出于仁慈，不想再追究了，但寡人却不想饶恕那些狗东西!”

“是呀，是呀!”赵高说，“饶了他们，不合天理良心。大王真是好记性，太后说着，您竟记住这许多人名……”

“也许还有些掉下的，你到赵国可替我找得全一些!”

“是……”赵高头一次得到秦王政交办的差事，他可以回赵国去耀武扬威了，所以极为高兴。“大王，您说要用什么法子处置这些坏蛋呢?”

“你看着办吧!”

赵高到了邯郸，除了按秦王政交给的名单捕人外，他还把自己小时候在赵时欺负过他的人也罗织在内。几天后，赵高把捉人的圈子划得更大，连同这些人的家人和邻居也统统地捉来了!一共几近三万，他把邯郸所有的监狱都用起来了。

因为赵高是秦王政的钦差特使，连大将军王翦也不好说什么，一切都由着他干了。

像钱生这样查有实据的几十人（其中包括妓院老鸨和嫖客，以及玩弄过赵凤的大小官吏）那是铁案，不用想得到饶恕，可是别的人犯就觉得有点冤枉了。他们都千方百计不惜倾家荡产地找人托关系希望打通关节，争取活命。仅几日，赵高就得了金钱逾万，还有其它不可数计的财宝。

在这次办案中，赵高的奸雄、无赖、残忍、贪婪本色也都初露端倪了。

等一切妥当后，赵高跟王翦要了万名甲士，把人犯分三批押到城南刑场，在刑场北端设一大帐。赵高约请王翦、端和、羌瘣三大将前来观刑。他们对这样的屠杀本无兴趣，可是赵高是秦王政亲派，他们不好不给面子。

刑场中心挖了十几个大坑。坑内蓄了恶狗，坑外又摆了10只高大的油鼎。时近正午，油鼎中的油滚花了，赵高下令开始行刑。

执行的武士用铜叉把人犯叉起扔入油鼎中，烹熟后再捞出，巡场一周后，扔入坑中。别的武士同时动作，把一些人犯用大刀砍倒后剁为肉块，扔给坑中的狗群。这些狗都被饿了多日，这时能不大啃大嚼吗?

恐怖和疼痛使人犯鬼哭狼嚎般地哀叫。有人求赵高下令给人犯把嘴堵上，赵高不允，他说："让他们叫好了，只有这样，威慑力才强哩!让人们看看，听听，忤逆王法会得什么结果!"

这样行刑，赵高看得很过瘾，可是王翦等人却觉得难以忍受，他们推说有军务要事，次第离开了屠杀现场。后来，赵高也看厌了，就命人把余下的人犯，成行地埋进地里，只露着脑袋，然后用铜犁耕之，把他们的头一个个地削下来。

"哈，这样快呀!"赵高说，"用这样的法子，一日可杀十万人!"

赵高把捉到的人全杀了，连同那些拿了人家贿赂的人犯也无一幸免!

赵高回到邯郸后，他知道秦王政爱听什么，就绘声绘色地向他作了汇报。秦王政极高兴，他说："赵高，你办得好，为寡人出了一口多

年郁积心中的恶气!”

“我看不好!”这时门外有一女子接口说，她是青貂儿。

这天她穿了一身戎装，分外显得英姿飒爽。大概秦宫中也惟有她可以这样说话了。

秦王政回过头来问：“为什么不好呢?”

青貂儿说：“报仇雪耻，无可非议。可是杀人太多也不好。播下许多仇种，将来就会生出无数仇果!”

“青貂儿，有你在寡人身边，寡人还怕什么呢?”

“要是仇敌太多了也会叫你防不胜防。”青貂儿说，“那赵王不是至今没捉到吗?还有那些流散各地的韩赵贵族呢!”

青貂儿说得很对，这使秦王政有点黯然。于是他给王翦下严令，要他无论如何把赵王迁和他的宗室搜罗干净。

王翦不敢怠慢，他派兵对赵地进行了拉网式的搜索。赵国贵族又找到了一些，可是仍不见赵王迁的踪影。没办法，他只得向秦王政含混地说：已经找到了赵迁的尸体……

几天后，李斯从秦境内调拨了几千人入赵，分别担任郡守、县令等地方官。

秦王政和他的臣僚们正在庆贺胜利。忽然，秦宫的黄门向秦王政禀告说：太后病重了。秦王政和他亲近的大臣便赶往太后身边。他们到时，太后已经不行了。

秦王政跪伏在太后床前，一声声地哀叫母亲。

太后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秦王政，断断续续地说：“也不知怎的，我周围忽然多了万千新鬼……儿子，你是不是到赵国为我杀人了?”

“母亲，那些人该杀!”秦王政说。

“他们有的人是该杀。”太后说，“围着我的鬼中没有钱生那样的鬼……他们不好意思到我面前来……可是我面前多的是些生面孔……”

秦王政明白这是人在弥留时神智不清，就不听她的，问她道：“母亲，您有些什么话，要嘱咐孩儿的?”

“我想……你还得听你吕仲父的……对天下苍生，少用暴……多施仁……”言毕，头一歪，就死去了。

秦王政碰头哀哭，声动四壁。

当日即下令全国哀悼十日，给太后举行国葬。

秦太后下葬前，齐楚燕魏四国在咸阳的使臣都到太后灵前吊唁。

在这之前，燕使臣就接到燕王喜的旨意，告诉他：要曲意事秦，绝不能有半点忤逆。吊唁时，一定要分外哀痛，如丧考妣。这一点，燕使臣是做到了。可是，秦王政并不领情。他一把拉住燕使臣说：“你快给你们的燕王喜报信，我秦国的叛臣樊於期就藏在他儿子丹的家中，命他赶快给寡人送来，要是不听寡人的话，到明年，寡人就骑了快马驰入你们的蓟城了!”

说罢，哈哈大笑。

这是秦王政第一次向天下透露他要着手灭燕的信息。第八章惜灭燕地听了秦王政的话，燕使吓得抖战不已，连忙给秦王政叩头。

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初，燕使就派人飞奔蓟城，向燕王喜述说秦王

政的威吓。

燕王喜吓得三魂出壳，他立刻派黄门去找太子丹。

燕王喜和秦王政的父亲子楚曾是好友，他也曾想借这一层关系和秦王政拉关系，重续旧好，后来见秦王政根本不吃那一套，令他十分寒心。儿子到秦为质后，秦王政不念儿时旧友之情，更使他认识到秦王政是何等样人了，就不再对他心存希望，但又不敢惹他，就想小心谨慎讨好秦王政。好在燕离秦远哉遥哉，秦王政的手一时半刻还伸不到他那里，可以安稳地过几年日子。可是现在韩、赵亡了，秦王政的手下一步要伸向哪里呢?魏、楚较之燕国要强大些，他会不会先把燕国吃掉呢?

燕王喜日夜这么想，想得寝食不安。

燕王喜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他的相貌显得更老。头童齿豁，皮松肉坠，两只眼睛老是流泪，好像有什么伤心事似的。他胆子很小，老是怕燕国的基业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太子丹来了，他向父王问安后站在一旁。

燕王喜说："那秦将樊於期呢?"

"父王，他在儿臣那儿。"

"秦王政通过我国使节跟我们要人来了。"燕王喜皱皱眉头，"秦王政警告说："假如我们不把他送回去，秦王政就会向我们燕国进攻了!"

"父王，您说怎么办呢?"太子丹望着父亲。

"唉，我看还是把樊於期将军送回去吧，咱们可是惹不起那秦王政

呀!”

太子丹说：“父王，您想过了吗?没有樊将军送我，我是回不到燕国来的，他可是您儿子的救命恩人呀!”

“我怎么想不到呢?樊将军的恩义是重，可是怎么也不如国家社稷重呀!为了燕日后的安宁，咱们就不得不牺牲樊将军了!”

太子丹哭了，他说：“父王，儿子认为不能那样做。要是我们把樊将军送回秦国，他必然会被秦王政碎尸万段。那样，儿臣在天下人面前必担不仁不义之名，您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将来如果我袭了王位，我又将如何与各国诸侯比肩为伍呢?”

“我儿，都到这时候了，咱们还考虑那么远干什么呢!”

“父王，我问您，如果我们把樊将军送回秦国，那秦王政就果真不再对我们动手了吗?”

“这个……”

“现在韩赵已亡，楚魏势强，那秦王政很可能在算计我们了，因为他把我们燕国拿去后，对魏楚就会形成包围之势，这在他们的战略上是早已考虑到的。所以，我们送不送回樊将军，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儿子说得很对，燕王喜无可辩驳。两人沉默了好久。

太子丹以为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是燕王喜又说话了：“我儿，话虽如此，但我们如果把樊於期送回去，秦王政也许一两年后才对我们进攻，要是我们和他顶撞，他立刻就会来的!他对我们的使节说过：“若不把樊於期送回，明年，他就要骑着马进蓟城了!”

“父王，那就把我和樊将军一齐送回秦国去好了!”太子丹站起来说，“因为秦王政也要我的人头呢!”

太子丹把他的老爹燕王喜噎在那里，就回头走了出去。

燕王喜待了半日，拗不过儿子，只好修了一书，派人到咸阳上奏秦王政，说接使节飞书后，即考虑将樊於期送归之事，请大王稍等……意思是想先稳住秦王政。

秦王政怎会受他愚弄?他早就在和他的文臣武将讨论进攻燕国的行动了。

燕国虽远在东北，可是灭赵之后，它就近在咫尺了。秦军可以从赵地发兵，直插燕地，赵之粮草，尽可取用，就像在家里一样。另外，燕之实力远不如赵，秦之军队将会如入无人之境。燕人谁能将兵抵御呢!

太子丹虽决心不把樊於期送回，可他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燕国是没有力量和强秦相抗衡的。他也没有想出御秦的好办法，愁苦几日，就去请教他的老师鞠武。

太子丹小时候，鞠武曾是他的太傅，是燕国很有学问的人。现在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好，头脑还清晰。鞠武虽躲在家里，但天下大势仍了如指掌。

见太子丹来了，鞠武只在席垫上直直身子，说：“太子，谢谢你还想着老汉，我行动不便，你就恕我不起来迎接了!”

“您坐着，老师!”太子丹对鞠武行弟子礼后，坐在他的对面。

当初，太子丹把樊於期带到蓟城时，鞠武曾劝过太子丹，不要自取其祸，赶紧把樊於期送出燕境，太子丹没有听。现在在老师面前，

太子丹觉得无话可说了。

老师可知道太子丹的来意。他把长长的眉毛抹了一下，看着太子丹说“我知道你来找我说什么，那，我就先说吧。”他说，“还是你父王说得对，你应该把樊将军送回秦国去……”

听了老师的话，太子丹满脸是泪。“老师，从小您就教我成仁取义，到了这时候，您竟要我做不仁不义之人了!”

“仁和义有大有小。”老师说，“你保护樊将军，只是小仁小义……”

“那么，什么是大仁大义呢，老师?”

“凡事为天下人，为燕国人着想，不使他们遭受杀戮，是为大仁。凡事做到不背弃天下人，为天下之大理牺牲一己之小理，是为大义!你执着于保护樊将军，却引来强秦的攻击，燕灭于秦后，秦即得天下十之七，魏楚齐如何能够抵御，必将次第没于强秦贪婪之口……太子的仁义在哪里呢?”

太子丹被老师说得哑口无言。呆了半晌才讷讷地说：“老师，照您说来，天下人对强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鞠武叹气说：“曾经有过，可是诸侯都把机会耽误过去了……”他见太子丹正恭敬地听着，就说下去，“秦国之主，辈出英明。穆公、孝公、文王、武王，以及前些年的昭王，他们都懂得富国强兵之术。商鞅变法，法虽烈，却使秦法严整，秦民得教，秦库富足，秦兵善战。秦如一棵大树，现在已成盖天之势，欲锯而使之倒，难矣哉!”

太子丹性情刚正，听了老师的话，虽无法反驳，但心里却是不服。他哀叹道：“上天呀，难道正义就只好跪在邪恶面前俯首听命吗?”

“……太子，你忘记了?”老师说，“当初，我曾劝过你，以信陵君

为榜样，联合六国再造合纵，你却置之不顾。现在想联也联不成了，韩赵已亡，事已不可为了!”鞠武摇摇头。

太子丹也觉得错过了合纵的大好时机，但他心里还有万语千言，他太子丹难有信陵君之威望，六国各自有私，历史上合纵了几次，都不能持久，他太子丹就能补天吗?

鞠武也再三喟叹，他说：“世间之人，行于危途欲求平安，造下祸患而求福分，计策浅薄而怨愆深广，只惜一人之厚交，不顾国家之大害，这还让人说什么呢!”

话只能说到这里了。太子丹给老师跪下，磕了三个头，就要告辞。

不知怎的，鞠武这时竟然激动起来，他爬起来，光着脚丫儿追上太子丹，对他说：“有一位高士，你想见一见吗?他比老汉计谋可多了，他也许能够给太子出个好主意。”

“他是谁呢，老师?”

“他是我的至交，名叫田光。”

“田光，我好像听说过，老师领我去见他吧。”

鞠武想了想说：“还是我先去告知他一声吧。”

田光也是一位老先生，年纪比鞠武小一点，也快七十岁了，他是燕国辽东人，自幼喜欢读书，也善剑术，为人侠义诚信，凡他应承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好，因此是个赫赫有名的侠士。

鞠武把太子丹的事告知田光后，田光竟不同意鞠武的意见。他说“老兄，你怎么老是把成仁取义的事，和诸侯国家的事连在一起呢?

国家兴亡那是天定的事，成仁取义是个人的事。一个人只要自己做到了不背仁义就很好了，要是天下人都能成仁取义，那不就天下大同了吗?何来的尔虞我诈、流血纷争呢?”

他这也是一理。

鞠武说：“看来你和那太子丹是一路，他很想见见你呢!”

“好的。”田光说，“我没有见过太子丹，但他的为人我是听说过的。太子是个刚烈之人，侠肝义胆。他认为燕秦不能并立，其行虽露，其志可嘉。我也很想见他!”

于是，鞠武就领田光到太子府去了。

太子丹一听田光前来造访，慌忙出迎，他向田光鞠躬三次，像对待鞠武那样称他为老师，然后拉着他的衣袖，走在前面领路。

到了客厅，请田光上座。

太子丹怕地毡不干净，连忙跪下，一边爬行，一边用衣袖给田光拂去灰尘。田光实感不安，说了许多自谦的话。

当日太子丹就留田光吃饭，席间，田光问起太子丹的志向和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太子丹不说，只是惟恭惟敬地招待着他。

后来他们就来往起来，太子丹在田光面前始终执弟子礼。

一日，田光和太子丹谈到秦国正虎视眈眈地望着燕国时，太子丹起身对田光一躬到地，然后说：“燕秦不两立，其势必矣!我燕国势弱力薄，不能对付强秦，但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

“太子，请说出来。”田光说。

“我想请一位壮士，前去刺杀秦王政!”太子丹说。“先生以为可行吗?”

田光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想着。

太子丹又说：“秦王政暴虐无道，天人共愤。只要把他除去，秦国必将瓦解，那时，天下诸侯可奋起讨伐，不上半年华夏将太平无事了!”

田光仍没有回答，可是他已抬起头，看着太子丹。

“先生，我要让秦王政吃我一剑!嬴政不死，我难以生。先生认为此计可行吗?请先生教导我，或为我去实行这计划。无论成功与否，我将永世不忘先生的恩德，天下人也会如此，我想先生也将永垂不朽了!”

田光又默想了一会儿，还没说话，就潸潸地流下泪来。他说：“我听说好马在它年轻力壮时，一天可行千里，至于它到了老年，一般的笨马也会跑到它前面去。太子听人说我有些豪侠之行，就这样地崇仰我，岂不知那是我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少壮时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今日，太子这样信赖我，并以国家大事相托，怎叫我不愧疚不安呢!我只能言而不能行，不胜此任，辜负太子了!”

太子丹捋起衣袖抹着泪说：“那么，先生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呢?我盼望先生的指教，就好像暗夜迷路的人盼望指路明灯一样!”

田光想了好久，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为人处事就像我一样。他现正在壮年，也正好在这蓟城里，我看就让他来帮您吧!”

“这位壮士叫什么名字?”

“他叫荆轲……”

太子丹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了，蓟城人传为大侠，没想到竟是先生的朋友。我急于见到荆卿，先生就再助我一臂之力吧!"

田光答应了。

太子丹很高兴，就设宴招待田光。酒至半酣，田光站起来仰天叹道："啊，荆轲，我的好友，我把您荐给太子，是叫你去送死呀!"说吧，也不向太子丹告辞，就径直往外走去……

太子丹急忙追上去，低声对他说："先生，我求先生的，先生所答应的都是国家大事，望先生万勿对外人泄露……"

田光点头说："我知道了，太子放心……"

他们相傍着走到中门以外，太子丹又说："先生，丹所托之事，无论能成与否，皆国家密事也，请勿让外人知道!"

田光猛地站住，回身看着太子丹，他的眼睛严厉而悲哀，说："河水之来，弥弥洋洋，这好比君子诚信的胸怀，坦荡而无私。田光的心，就像那河之水呀!"不再多说头也不回地去了!

荆轲，卫国人，生于贫寒之家。从小就崇尚侠义，在外面好打抱不平，惹了许多事。他的母亲屡屡地告诫他说："你呀，得改一改你的脾气了。还是多读点书，将来好去为君王做事……"

荆轲说："世上不平之事太多了，要是没有人打抱不平，弱者的冤情，谁给他们伸张?天下的正义，怎能维护?"

荆轲长大后，好读书也好武术。胆大心细，侠义沁人。因此声名远播，也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

对于治国安民，荆轲也有许多好主意，他曾去面见卫王。卫王听

了他的陈述后，不以为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荆轲很伤心，从此绝了从政的心思，于是就漫游四方，广交天下侠士。他在燕国结识了击筑高手、音乐家高渐离，视为至交。天天同他喝酒和曲，忘乎所以。

后来，荆轲又认识了贤士田光先生，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畅谈天下大势，当说到强秦欲吞天下，而诸侯又各顾自家安危，合纵连连失败时，辄扼腕喟叹不已。

田光把荆轲请到家里，好酒好饭地招待他。荆轲奇怪地看着田光，说“都是老朋友了，还用这样吗?”

田光也不吭声。

酒足饭饱后，田光对荆轲说：“敝人和足下相交日深，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荆轲知道下面将有话说，于是回答道：“先生处事公正无私，与友冰心铁骨，无论文章见识都在我辈之上……在燕国，这是有口皆碑的!”

“可是田光已经垂垂老矣，遇到事情难以受人重托，怎比得老弟年华正茂，可使之于万里之外，可信行于胸腹之中……”

“长兄，您是最了解我的，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就直说好了!”

田光犹豫再三，“这件事呀，仁义直遏流云，非老弟不能成功，可是……”

“这样的事，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长兄说出来就是!”

田光给荆轲跪下，低头不语。

荆轲怎么拉他也不起。最后田光说：“愚兄想把这件事付托给足

下，你答应了我，我才起来!”

荆轲说：“先生所托，必是最忠最义之事，我哪有不应之理，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是要完成的!”

田光站起来了，可是他再也不坐。他对荆轲说：“荆卿，燕太子是我的至交，他在咸阳为质时，嬴政不念旧情，对他百般侮辱。今日，秦王政在灭韩平赵之后，其屠刀又直指燕国的胸口了!燕国弱小，一无能将二无强兵，只能坐以待毙。太子丹想找一人到秦国见嬴政，见机行事，或取秦王政之首，或劫秦王政之身以谢列国!此大义也，亦是重任也!可惜田光已近耄耋，身力不支，于是我就替荆卿答应下来了!太子久闻你的大名，急切地想见到你，和你共商大计。这是毁身灭家之事，不知荆卿可愿意否?”

荆轲听后，在田光面前走来走去，良久之后，他遽然站住说：“谢谢长兄深知我心，为我应下这事!只恐我才疏力弱，难成太子之志!”

“那么，荆卿答应了吗?”

“答应了!”

“好!”田光紧握着荆轲两手，“行此塌天大事，非荆卿不可，请坚定信心。下面我还有话相托……”

“先生，请讲吧!”

田光晃着荆轲的手说：“当我应了太子丹为他来求荆卿时，他嘱咐我说：此乃国家大事，愿先生不要泄露给外人，而且叮咛再三。他的意思我明白，请到荆卿后，他要先看荆卿的为人，可信则托，不可信，只待之以上宾就算了!现在我已经把事情泄露给荆卿了，是有点辜负太子对我不疑之心，心里很不安……”

荆轲说：“我想豁出命去，为太子，为先生完成这一忠义大事了，请勿疚于心中!”

“不行呀，”田光说，“有负于朋友之信，非君子也!”

“那，先生怎么办才好呢?”

田光说：“既然辜负了朋友的信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太子?我今天只有自戕这不信之身，以报太子，以激励荆卿之志!”

荆轲不以为然地说：“何必如此，天下人谁都知道先生是个诚信君子!”

田光拔出佩剑，飞快地向自己的脖子抹去，荆轲惊呆了，等他回过神来想去相救时，田光的脖颈已被割断大半，鲜血喷涌。田光又看了荆轲一会儿，就陡然倒地了!

田光的死，给荆轲的冲击是很大的。他抱着田光的尸首痛哭道：“先生，您的忠义，如日如月，天下无人能比。我一定追随在您的身后，做您的学生，把您的付托完成，我将仰着脸，毫无愧疚地去见您于地下……”

现在像田光这样的人大概是没有了。他也忒认真了，他的死，后人并不理解。他那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信义，不如说是给荆轲一个义无反顾的激励，真是把人往死里按……

几天后，荆轲和他的朋友高渐离等相帮着把田光安葬了。但他没把和田光之间的事告诉任何人。

又过了几天，荆轲才去见燕太子丹。

当太子丹知道田光为守信而自裁之事后，大哭道：“田光先生这样

对我，燕丹即使九死也难报也!”于是亲到田光墓前，以上礼致祭。如此者十日。

第四十九章

太子丹把荆轲请到自己的内室，一连拜了三拜，又膝行到他面前，哭诉道：“我前日告诫田先生，是表达我对这件事重视的心情呀，绝不是不相信先生。现在先生竟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心志，真是太可惜了，我又少了一个贴心的朋友!”

荆轲说：“田先生乃千古侠士的楷模，非是我辈能赶得上的。太子知人，所以，他也以碧血丹心回报您!”

太子丹向荆轲再三顿首说：“上天赐田光先生给我，使我杀秦王政之志更加坚定了!那个嬴政，是个天底下最为贪婪、最为狠毒之人。就是把天下列国都给他，他也不会满足。他想把日月星光能够照到的地方都攫为己有!如今，他已经把韩、赵灭了，他的黑手一定会伸向我燕国。燕国的力量太小了，就是把我国的男女老少尽变成士兵，也难抵强秦的虎狼之师!丹想了好久，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派一壮士到秦为使者，对秦王政诱以重利，使他贪利而忘身，得便刺之或劫之，逼他把侵略别国的土地都吐还之，则大善矣!秦之大军，常年战之于外，无暇内顾，秦王政一死，内乱必生，天下诸侯可趁机再造合纵，一鼓而灭之!我觉得破秦之策无过于此也!这是我的宿愿，但不知把这样的重任付托给谁为好?荆卿能为我一谋吗?”

荆轲沉思了好久，才说：“太子殿下，荆轲是一个驽马那样的人，恐怕不能担当这一重任……”

太子丹听了荆轲的话，哭着顿足道：“荆卿若不答应这件事，燕国必亡，而燕之百姓定遭涂炭，我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

“好吧，殿下既然这样看重我，我就以自己的身命当之!我不敢说一定能够完成大任，只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

太子丹高兴了。他上奏父王，尊荆轲为上卿，请他入住太子府，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还派十多个黄门伺候他。一日三餐，都是尽可能地给他购置美味佳肴。太子丹每天都要去问安，有时还和他商讨国家大事，这使荆轲十分感动。

尽管如此，太子丹仍觉得不够尽情，云车、骏骑、美女、珍宝，天天给他换新的。

这时秦国的大军向燕国更加逼近，已到燕国的南界。秦王政还一再地发来信简，向燕王喜索要秦国叛将樊於期。形势危急，燕国人知道大难来临了，逃往别国避难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燕王喜不住地埋怨儿子丹，他说：“当初，就不该收留樊於期，招惹秦王政。”当然，燕王喜说这话也是少气无力，他知道就是不收留樊於期，秦国照样会对燕国动武的。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太子丹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下去，就对荆轲说：“先生，秦国的十万大军已经到了燕国的南部边境。以后，战争打起来，我想长期伺候足下，也是不可能的了!”意思是催促荆轲动身。

荆轲说：“我知道没几天拖延了，可是秦王政每一出动，都是长戈围绕，甲士如云，我怎么能够近他的身呢?”

太子丹点点头，“您说的是……”

荆轲道：“太子殿下，得想一个好办法呀!”

太子丹说：“荆卿怎么想的呢?”

“太子殿下，按我的想法，恨不得立刻就到咸阳去。但是没有好的计谋，去了又能怎样呢?”荆轲说，“我想了一个法子……”

“先生请讲。”

“我听秦王政曾下令说，‘得樊於期之首献于秦者赐金千斤，封万家之邑!’可见秦王政是多么痛恨樊於期将军呀!另外，秦王政早就对燕南部的督亢地区垂涎三尺了。我想要是真的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到咸阳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一定高兴地接见我，到那时，刺他、掳他也就容易多了!”

太子丹听了，连忙摇头说：“这计划连想也不要想，樊将军是我的恩人，是我引他来燕国的，现在，我倒打他的主意，我太子丹还是个人吗？先生还是另作他想吧!”

荆轲叹口气说：“殿下真是仁人君子呀!”就不再说话。

秦将樊於期来到燕都后，太子丹待他是很好的：给他安排在城外一个清静的院落里，还派几个人伺候他，衣食用项都按上将军的标准供给他。后来樊於期听说秦王政对他的叛逃十分生气，把他在咸阳的父母、妻儿、宅眷全都杀了，连他的宗族也受到了牵连。秦王政还对朝臣说：“谁要是像樊於期那样负我，寡人就照此办理!”

樊於期恨得咬牙切齿，常常咯血饮泣。他对朋友说：“我夜夜做梦，梦见我回到咸阳，突入宫内，杀了嬴政!”

秦王政二十年，过了年不久，荆轲到樊於期的住处造访。樊於期知道他是太子丹的好友，便请荆轲入内上座，热情地招待他。之后，樊於期问荆轲说：“您的名声远播蓟城内外，太子时常夸奖您，今天到我这小巢来，一定有教于我!”

荆轲踌躇一会儿，说：“我听人说，秦王政恨将军之深，如万丈之

谷，您的全家都被秦王政杀了，那秦王政真是个少恩寡义的人!现在他又向天下许诺，愿出千斤之金、万户之侯来买将军的人头。这样下去，保不定会有人来危害将军，您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樊於期听了，仰天长叹道：“我能怎么办呢，我之于秦王政如蝼蚁比雄狮也!只能恨恨而死而已!”

荆轲道：“我有一计，可解燕国之困，又可为将军复仇……”

樊於期马上给荆轲跪下道：“这样的好计策，我只能跪着听!”

荆轲怎样拉他，他也不起。

“先生不把您的计策说出来，我是不起来的!”

荆轲为难地说：“此计必须樊将军与我协力同心才行……”

“只要您的良谋能够救得燕国，并给我报得血海深仇，就是让我把命搭上，我也会畅快地去干，先生请讲!”

荆轲想了想，一口气说了出来：“我愿得将军人头以献秦王政，秦王政必喜而见之，我将趁秦王政不备，刺杀他!这样，燕国之围可解，将军之仇亦可报也!将军，这像大山一样的重任，您愿和我一同负担吗?”

听罢，樊於期霍然而起，脱掉右袖，然后抽出佩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瞪大眼睛对荆轲说：“报仇雪恨是我日思夜想之事，今闻先生教诲，如云翳已敛皎日悬空，我报仇有路矣!”

说完，樊於期左手握发，右手执剑向颈下一抹，他的头就落了下来，从颈腔里喷出的血柱有一丈多高。樊於期的身体竟不倒下，他扔了剑，双手捧了头送向荆轲。

荆轲赶忙接了他的头，又过了些时候，樊於期的身子才轰然倒地!

太子丹知道后，飞奔到樊於期府上，抚尸痛哭，直到把眼睛哭出血来。后来，他亲自给樊於期收殓，把他的尸体盛入画棺中，还找人用香木刻了樊於期的头接在他的脖腔上。为了不透出风声，暗暗地把樊於期安葬了。

然后，他和荆轲把樊於期的头洗净，装在木匣中，加以冷冰，封好，以待荆轲之行。

太子丹为了使荆轲赶紧上路，把燕之督亢地图也令人制作出来了。

可是荆轲还是不走。他说："要干成这事，得有一柄利剑。秦王政的王袍里面一定穿着锁子护甲，一般的刀剑是伤不着他的!"

"先生说得很对。"太子丹说。他立刻派人以千金购来一柄削铁如泥、淬以巨毒的匕首。太子丹望着荆轲，意思是很明白的：现在总可以了吧?

但荆轲还是没有上路，他说："我一个人到咸阳去，仓促间或有疏忽，刺而不成，徒然牺牲耳，殿下能否寻一勇士助我?"

太子丹觉得他说得也极有理，就到处寻找合适的人。几天后，他觅得一人，乃燕国故大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

秦舞阳13岁就敢杀人，他杀人时，那凶狠的样子，使一旁的人胆战心惊，看也不敢看。太子丹觉得秦舞阳能够胜任。秦舞阳也对太子丹说："秦王政算得了什么，我的刀子可不管他是什么人!"

太子丹领秦舞阳去见荆轲。荆轲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荆轲还是没有动身。太子丹以为他要反悔了，就说：“太阳下山，谁也拉不住。秦军就要过易水了，时间实在紧迫。荆卿您还能去咸阳吗?要是不能急切动身，我就先派秦舞阳去了。”

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话有些生气，他说：“秦舞阳算什么，不过是个毛头小子，能成事吗?我是在等待一位好友，和他一起去咸阳，干这件大事!殿下要是这样心急，那我就不等这位客人了。明天一早我就起程!”

第二天，荆轲一行从蓟城出发，随行的有秦舞阳等二十多个壮士。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等也前去送行。

他们来到易水河畔，拣一块平地坐了下来。太子丹要在这里为荆轲置酒饯别。

季节虽已是春天，但在北方，朔风仍烈，刮得人瑟缩不已。这日乱云低垂，四野萧疏，易水呜咽，日色暝暗，想到征人远别，生死难料，人人壮怀激烈，悲情满腔。

太子丹把酒菜摆在一块平石上，大家席地而坐。高渐离击着筑，和着泠泠水声，使人怆然泪下。待了好久，竟无一人举箸。

荆轲高举着酒杯慷慨地说道：“今日一别，便生死相隔。可是人的生死如草木荣枯，自然得很。只要生得堂皇，死得正大，早死几年，那又算得什么!现今强秦为祸，流毒华夏，列国诸王，弱而待毙。惟有太子，英姿天纵，养客勤政，除暴安邦。荆轲此去，以微贱之躯，去攻嬴政森挺之身，功成则报喜，功不成报轲之丧而已，算不得什么……请太子静心以待!”

说罢，荆轲和着高渐离哀切的筑声，放声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连唱三叠，扬眉怒目，发指冠盖，呜呜咽咽，忽为龙吟之吼，声音直遏云霄。高渐离又转羽调之响，激昂慷慨，感动得送行的人都瞋目以视西方。

荆轲歌罢，掷酒杯于地，带领同行者上马飞驰而去，直到隐于树林之中，头也没回一次……

这天，秦王政又和李斯等大臣研究了攻燕的一些具体事项后，他想休息一下，就和赵高向小校场走去。小校场是宫后的一片空地。有几亩大小。周围有绿杨垂绦，中间有碧草如毡。是宫中的侍卫练武之地。

这时，青貂儿正领着她的一帮女兵操练。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一身戎装，比男兵似乎更加英姿飒爽。为了不打扰她们，秦王政和赵高躲在绿杨中悄悄地看着。

青貂儿教她们练了一会儿长戟之后，就让她们歇着，她却走到校场中间。好像应女子们的请求，给她们露一手看看。

她站好沉气之后，把束腰的带子解下来，用力一抖，那带子竟“倏”地变成一条软剑，澄光闪亮。秦王政惊异不止，那束腰带他是常见的，怎知那竟是一杀人利器!

青貂儿把软剑一抻，就舞了起来，软剑绕着她旋转，像一条银蛇。她叫女孩们把准备的木棒、短刀等东西向她扔来，那些东西还没近她的身，就被削碎了。接着她越舞越快，那软剑竟化作一团银光，把她缠裹得密不透风。这光团贴地滚动，草屑就像被飓风吹起，沸沸扬扬，这光团跃上树梢，就像云龙翻腾，银光四射，万千碎枝绿叶纷纷落下……

“向我泼水!”青貂儿喊道。

女兵们待了一会儿，就把一旁几只饮水桶里的水向她泼去。一时，在青貂儿周围水花四溅。可是大家并不知她是什么用意。

过了片时，围绕她的银光慢慢淡了，幻化为一条细练，再以后，细练又变作一条软剑。她终于停了下来。

“来，看看我身上有水吗?”她说。

几个姑娘跑过去，仔细地看着，在青貂儿身上竟然找不到一星儿水滴。周围观看的姑娘无不嘘喝不止。

就在这时，秦王政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喊道：“青貂儿，好本领呀!”

见了秦王政，女兵们一齐跪下，青貂儿却不跪，她走到秦王政面前，拱手一揖说：“人家在这儿操练，您来干什么！”

秦王政说：“寡人若是不来，怎知你有这样高强的本领呀!”

“谢大王夸奖!”

“不过，娘娘有欺君之罪!”赵高笑着说。他知道秦王政宠着青貂儿，一切都由着她，他也想尽办法巴结她。不过，他的办法高明，总是从旁边从侧面着手。

“是呀，是呀……”秦王政也装出严肃的样子。

“人家又怎么啦?”青貂儿噘起嘴。

“你有这么好的剑术，竟瞒着寡人!”

“我又不知您喜不喜欢有武艺的女人!你们男人呀，总是愿意自己的女人柔似水软如绵……”

“寡人可不是这样……”秦王政笑了，“不过，在寡人的床上可不准舞剑弄枪的!”

青貂儿的脸红了，低头说：“那些女孩儿正竖着耳朵听呢……”

“青貂儿，”寡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武的?”

“从几岁吧……”

“一个女孩儿家，学这么高的本领干什么?”

“我能不回答吗?”

“说一说碍着什么?”

青貂儿一时找不到理由，就撒娇说：“大王，您看，赵高光想等着听哪，我偏不说!”

“好好，我走开，我走开。”赵高到树林中去了。

“赵高走了，我也不说!”青貂儿扭动着身子。

“不说就不说，”秦王政顺着她，“到晚上，看你说不说!”他瞅了青貂儿一眼就走了。

这天晚上，在别的宫女那儿已宿了几夜的秦王政，又回到了青貂儿宫里。

“那些勾魂夺魄的女人怎么把你放了?”青貂儿笑着问秦王政。

“我的魂儿一直在你这里，”秦王政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走不远。”

“也够远的了，几夜不回来。”

“我和她们在一起，是为了采阴补阳，这是一个老道士告诉我的。我的阳气太盛，你一个人给我补不过来，我也不想把你弄得病了!”

“那个老道该杀!”

“别那样，那些有方术的人，还是应该相信的。”秦王政的这种观念，后来越发展越厉害，竟把下半辈子迷恋于求药问卜上了。

“青貂儿，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开始学武?”秦王政没忘了那件事。

“不说也罢。”青貂儿不想说。

“我还不想睡觉，你就说给我吧。”

“我呀，是想杀你!”

“啊……”秦王政瞠目结舌，可是他又不信，“你，你……”

“真的，我没说谎。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从没对你说过谎!”青貂儿望着秦王政的眼睛。

“啊，你真……”

“真的。”青貂儿像说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你别害怕，要是我真想杀你，你早就死了!”

秦王政好歹才算回过神来。问：“青貂儿，你能说说其中的缘故

吗?”

“我说，这里边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你有耐心听吗?”

“我爱听，你就是说到天亮，我也听。”

“那，你上床来，把被子围上，夜里天气凉了。”青貂儿说，“别害怕，现在我决不会杀你了，要是有刺客，我还会为你拼命呢。”

秦王政像个孩子，很听话。他上床后，青貂儿把棉被给他围好，还给他泡了一杯香茶。

青貂儿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是东周人，母亲是东周君的一个年轻妃子。她五岁时，秦军来了。她亲眼见过秦军的残暴和嗜杀，可是她并不很害怕，可能是战争把她吓得不害怕了。反正到处是血，到处是死人，到处是火，到处是厮杀。秦军把东周君掳去了，任意地蹂躏宫中的女人。秦军当着她的面，把她母亲脱光，再一个个地趴到她母亲身上。直到母亲不再动了，他们才离去。她守在母亲身边，却没有哭，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团火焰燃烧掉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个强悍的人走进来，他在房里待了一会儿，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就抱着青貂儿走了。

他们在城里躲了几日，便瞅机会离开了。那时她太小，不仅不知道年月，也不知道地理位置。那男人待她很好，让她叫他谦叔。她就那样叫他了。她忆起在宫中见过他。他那么高大，那么英武，腰间老挂着一把长剑。

后来，他们就进山了。那里有几间茅屋，她记不清是他新造的还是原来就有的。生活还是很舒适的。她对他们的生活来源从不过问，

也弄不清楚。

进山后不久，谦叔就教她练武了。青貂儿心灵手巧，她学得也很认真。可是小孩子嘛，当然有时也觉得苦，免不了想偷点懒。可是谦叔容不得她这样，常常动手打她。打了她又抱着她哭。

“孩子，你知道吗?我苦苦地教你本领，为的是什么?”说到这里，他自己往往也哭了，“为的是给周朝，给天下人，给你母亲报仇呀!”

那个谦叔原是个东周君的内宫侍卫，有一身了不得的本领。他教青貂儿各种武艺，教得最热心的是短刀和软剑。他说：将来你要去刺杀秦王，只这两种武器能够近他的身，别的都不行。

“谦叔，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呢?”青貂儿问。

“因为他是天下人的仇人，是天下人的祸根!是灭东周，杀你母亲的刽子手!”谦叔咬牙切齿地说。

从那以后，小青貂儿练功就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去刺杀秦王!

青貂儿跟谦叔学了十年的本领，特别是短刀和软剑，用得更是美妙绝伦。就是她的谦叔也只能和她打个平手，这时她已经15岁了。

“青貂儿，你现在该去报仇了!”谦叔说。

“谦叔，我到哪里去找秦王呢?”

“我把你送到他的身边。”

“他要我吗?”

“你生得这么美，他会迷上你的!”

从那时起，青貂儿才知道自己是美的。在那大山中，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没有人欣赏她的美。

一日，谦叔把她一人放在家里，他出山去了。几天后，他回到山里，从他的包裹里抖落出一身女人穿的漂亮衣服。他给青貂儿穿上，领她到湖边伏下身子照。他说：“看看吧，青貂儿，那水中的人就是你!”

湖里是有个水影儿，是个天仙般的姑娘。可是青貂儿不相信那就是自己。后来她动动手指，捋捋头发，挤挤眼睛，那水影儿也跟着她动，才知道谦叔没骗她，那的确是她。

隔了几天，谦叔带她走出大山，临走时，他把他们的小茅屋烧了。

“谦叔，咱们不回来了吗?”

谦叔眼泪汪汪地看着那火光说：“孩子，咱们再也回不来了!”

“咱们到哪里去呢，谦叔?”

“别问，你跟我走吧……”

几个月后，他们到了咸阳。谦叔给青貂儿头上插根草标，表示这个女孩儿要卖，他们在秦宫外转来转去，围观的人很多，都对青貂儿的容貌啧啧称赏。他们说：“这么美的女孩儿，平常人家要了，会伤天理的!”

“是呀，是呀，她天生是宫中的人!”

几天后宫中有人找了来，他们好像是些黄门。说是老太后寿诞快到了，人手不够，要买几个丫头儿。在讨论价钱的时候，谦叔忽然大

方起来，他说：“只要这孩子能去伺候老太后，给几个小钱就行。只是要分别了，得和孩子说几句话。”

谦叔把青貂儿拉到一个僻静处，抹着眼泪给她跪下说：“孩儿，你是我十年的心血呀!终于把你送到了宫中。你要记住你的责任，这仇报也在你，不报也在你!你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

青貂儿点点头，却没有像谦叔期望的那样说些激愤的话。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把她母亲糟蹋死的不是秦王，而是秦兵。

这样青貂儿就到了太后跟前……

听完青貂儿的身世，秦王政还是有点惧怕，他怯生生地望着青貂儿：“原来……你，你是一个到宫里来卧底的刺客呀!”

“你知道得太晚了!”

“是的，你要是想杀我的话，有的是机会……”

“所以你不用怕了!”

“你还杀我吗?”

青貂儿摇摇头，“要杀的话，现在杀也杀得了……”

“你为什么不杀了呢?”

“原因很多。”青貂儿说，“首先，老太后待我很好，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我最恨的是那吕不韦和嫪毐。后来我又知道了，对东周用兵的不是你而是吕不韦，我就更不想杀你了!再说，你那时，什么权力也没有……”

“你连我是什么样儿还不知道呢？”

“谁说呢，”青貂儿说，“你常去看望太后，我们虽藏在帷幕那一边，可是我还是看到了你……”

“于是，从那时起，你就看上我了!”秦王政嘻嘻地笑。

“真不害羞!”青貂儿用手搔搔他的脸蛋，“你那模样儿的确叫我动心，可是我心里想：啊，这么俊美的男子汉，怎么被吕不韦、嫪毐耍弄着!连自己的母亲和别人睡觉也不知道……”

秦王政有点羞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后来，我怎么做的，你可看见了……”

“是呀，我亲眼见了!”青貂儿说，“你车裂嫪毐，逼死吕不韦，诛杀亲弟……干得可真像个大男人!”

“就为这个，你忘记你谦叔的话了?”

“不，主要是你的事业是伟大的，是对天下百姓有好处的。天下也分裂得太久了，东周君没有能力把天下统一起来，别的诸侯国家也没有能力把天下统一起来。惟有你……”青貂儿说，“所以我就留了你一条命……”

秦王政受到青貂儿的赞颂，有点得意。连她那讥诮的口吻也不在乎了。

“可是，有的‘正人君子’还呶呶不休地指责我，说我挑起战祸，说我不仁不义……”

“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去统一天下，天下曾有一天安宁吗?诸侯们还不是像一群狗，天天撕咬吗?老百姓流的血泪可多呢!再说什么叫仁义?天下归一，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大仁大义，才是

德被苍生，别的都是放狗屁!”

“青貂儿，你说的倒是对的，可是不够雅……”

“管它呢，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雅人，我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无论什么时代，那雅人中骗子才多呢，你可要小心了!”青貂儿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秦王政突地拉过青貂儿，抱在怀里亲着。“你呀，是从哪里知道这些道理的?”

“我自己想的，自己看的呀!脑袋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呢!”

秦王政生性多疑，对于算计过他的人，就是当时不怎样他们，日后总是会想法子杀掉的。可是对青貂儿却终生信任，想让她陪伴自己到死。当然秦王政也没有封她个什么头衔，可是他又封过哪个女人呢?秦王政一生接触过几百个女人，有几十个儿女，但无论亲疏，他都没封过，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后妃的帝王!

“青貂儿，我给天下人做了许多好事，竟还有人想杀我……”

“可是你的冤家也多呀!”青貂儿说，“旧的一套再不好，人们还是想尽量保留它，谁若想改变它，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你得小心才是……”

荆轲一行来到咸阳。

觐见秦王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有人引见才行。别国的使臣来了最多只能见到李斯，有的连李斯也见不到。于是荆轲就找朋友。他是天下知名的士人，有人愿意招待他。人家告诉他，最靠近秦王政的人，莫过于赵高了。于是，荆轲请人去见赵高，说明意向，只要能够得以见到秦王政，愿出重金。

赵高听了，觉得这事太好办了。因为秦王政巴不得见到叛臣樊於期的头颅，以显示他的威望所及，无敢违抗者。但赵高还是要了很高的贿赂……

接见那天，秦王政下令在他的咸阳宫里摆出规格宏大的仪式。他自己高坐在面南的坛台上，台下文武群臣上百人列坐。那威严宏大的架势，使人透不过气来。

在一声接一声的“燕使臣上殿”的呼喝中，荆轲和秦舞阳进殿了。荆轲捧着人头匣子，秦舞阳两手托着白绢督亢地图，低头徐徐从中间的甬路往上走。殿外排列的几百个执戟力士把荆轲带来的20个死士挡住了。

荆轲、秦舞阳来到秦王政的陛前跪下，行觐见大礼。

“你是正使吗?”秦王政问。

“是的，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姓荆名轲。”

“你在燕廷所居何职?”

“品小职微，是为上大夫。”

秦王政笑笑，“只是个上大夫吗?寡人下面坐的这些人，哪个官职也比你大得多哩，你们那君王怎么把你派了来呢?”

“听说秦王的大军到了易水河边，燕国上下都忙着迎接您哪，惟有小臣没有什么事，就派我来了!”

秦王政微微一笑，“国家弱小了，做事也就没什么气派了……说说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

荆轲再拜说：“大王，那樊於期逃到小邦，养于太子丹的府中，惹得大王您震怒，这是我们的过错。燕，仰天子如小草之比巨树，为此，我主劝服太子丹，斩樊於期于廷下，现将其首及督亢二十城之图，尽献上国。燕主只求天子庇护，如能够保住宗庙血食，就甘为臣下!荆轲代燕主以兢兢之心，上奏天子，望天子垂青天覆盖之宏恩!”

秦王政哼哼一声，说：“那樊於期的人头，不是假的吧?献上来让寡人看一看!”

“是，”荆轲答应一声，就捧了人头匣子走上陛阶，放到秦王政面前的御案上。

秦王政打开匣子，那里面冒出一股臭气，秦王政连忙用手捏住鼻子，把樊於期的头看了好一会儿，说：“这的确是那个樊於期!”说着抬头看看阶下的群臣，哈哈大笑。又低下头对着樊於期的人头说：“樊於期呀樊於期，你逃呀，逃呀，即使逃到天边去，你的头还是要回到寡人的桌上来!哈哈哈哈……”

阶下群臣错落地叫道：“没有人敢违抗大王神威!”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王政对荆轲说：“好了，再把你们的地图送上来吧!”

荆轲回头招手叫秦舞阳走上台阶。可是那秦舞阳吓得浑身颤抖不已，脸色变得腊黄，竟连一步也挪不动了。

秦国的文武大臣奇怪起来，都把目光聚集在秦舞阳身上。

荆轲连忙说：“北方蛮夷之人，怎见过天朝神威，他已因惧怕而失态了!希望贵国君臣原谅他，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接着就用眼色给秦舞阳以鼓励。可是秦舞阳好歹走上了两级台阶，又抖得迈不开步了。眼看就要失去时机，荆轲就回身跑了几步接了地图，躬身献给秦王政。

秦王政伸手拉住地图的一边，荆轲把图徐徐地展开来。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右手一把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衣袖，就把匕首向秦王政捅去，喊道：“你这天人痛恨的暴君，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秦王政一惊，猛地站起，可是匕首已经到了胸前，他只好闪身躲避。匕首把秦王政的胸襟扯去了一块。

刺杀秦王政的最好时机失去了，可是秦王政的衣袖仍在荆轲手里。他猛力一拽，想把秦王政拉到自己面前。也许是用力过猛，也许是荆轲拽不过急于逃生的比他年轻得多的秦王政，那袖子断了，秦王政窜出几步。

又一时机失去了，荆轲只得挺着匕首去追。

阶下的群臣乱嚷乱叫，“有刺客，有刺客……捉刺客呀!捉刺客呀……”可是叫谁去捉呢?谁也不知道。因为秦王政过去就给群臣下过死令群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没有秦王政的旨意，谁也不准接近他，违者斩!

急促间，秦王政早就忘了他下的令了。

秦王政得了一些时间，忙拔身边的佩剑。怎奈慌急之下，拔了几次都没有拔出来。原来他的剑太长，而剑鞘又太紧。

这又给了荆轲一次绝好的机会，他猛跑几步蹿到秦王政面前，秦王政没法，只得绕着殿柱兜圈逃命……

阶下的群臣急得手足无措，搓手顿足，无法救助他们的君王。幸好秦王政的侍医夏无且还在殿上，可是他也没有武器，就拿着他的大药袋迎上前去。他和他的药袋当然抵不住荆轲，荆轲只一脚就把他踢到一边，夏无且倒地后，把他的药袋猛劲地向荆轲扔去，沉重的大药袋打得荆轲停了一步，这就给秦王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大王，快把宝剑推向身后，扬手从肩后拔!”有人给秦王政出主意。

秦王政很快领悟，他把剑转到身后，伸右手从左肩之后，握住剑把，“噌”地一声，把剑拔了出来。有了剑，秦王政就不慌了，他挺着剑迎上前去。

荆轲见此情景，只有和秦王政死拼。他舞着匕首向秦王政扑去，秦王政闪过，抡起长剑一剑就削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仆倒在地，可他立刻爬了起来，把手中的匕首尽全身之力向秦王政掷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哪能掷得准呢？匕首从秦王政身边飞过，插到大殿的柱子上，犹铮铮地颤动不已……

这时，荆轲的所有机会完全失去了。

秦王政急步上前，抡起宝剑，一连把荆轲砍了八剑，剑剑皆断其骨肉。荆轲瘫倒在地上，可是他还是挣扎着坐起来，依着殿柱笑着说：“我的事情所以没有完成，是我一心想着劫持嬴政为人质，逼迫他向天下人立下契约的缘故呀……”

荆轲和那胆小鬼秦舞阳都被处死了，而且被剁成了肉末。那几个等在外面的燕国死士，听到殿里嘘喝声起想往里冲，可是只一会儿，就被殿外的秦武全部杀死。他们果真变成了死士秦王政二十年九月，又增派十万大军于燕，诏令王翦横扫燕辽，彻底消灭燕国。

王翦带兵直到易水之西，下令“军于此，不进。”就是说驻扎在这

里，不往前走了。副将李信不解地问道：“大将军，您为什么不先把易水附近的城池夺下来?”

王翦说：“将军有所不知，燕国人惧我久矣，咱们来到就打，定会激起他们跟我们拼死的决心，我们当然不怕他们，可是那样我军消耗就大了!咱们现在先不攻他们，让他们天天惊恐，日日不安，日子久了燕国便自行解体。到那时，我们挥师一战，即可成功，现在何必要夺他一些小城!再说在我们身后，还有赵国流窜的公子嘉，我不与燕人战，他也不敢贸然攻我。待敌人涣散时，他们即使东来，也就毫无作用了!”

李信很佩服地说：“将军的策略很好。孙子就说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您的用兵正是这样!”

不几天，秦王政派人送信来了。他对王翦的用兵之术很是称赏。秦王政说：“你爱护士兵，很好，你只要蹲在易水边上，燕王喜就会吓坏的。寡人看，你再给他一点压力，就说只要把那太子丹的头给寡人送来，秦国就罢兵……”

王翦马上派人给燕王喜送信去，转达了秦王政的意思。

燕王喜得了秦王政的旨意后果然吓得魂魄不安。太子丹是他最看重的儿子，再说，他哪能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呢，虎毒还不食子呢，何况人乎!那秦王政真是霸道得无以复加了!可是他得对秦王政做出回答。燕王喜把臣僚们都召了来，让他们讨论。

太子丹主战。他对父亲说：“国家存在，我们存在，国家败亡，我们败亡。即使降秦，我们父子也绝逃脱不了嬴政的屠刀!父王何不让我带兵和王翦决一死战，就是全军覆没，也能够显出我燕国死不屈志的气魄!”

燕王喜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再议。

燕国大将剧完说：“秦兵善战，天下无敌。赵国的军队算是很精良了吧，还不是秦兵的对手呢，何况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呢?”燕王喜问。

剧完说：“燕国别的地方很难守住，只有蓟城，城高池深，可以消耗敌人的兵力。只要我们守满一载，秦军一殆，也就退兵了!”

太子丹觉得剧完是痴人说梦。他说：“秦军有刚灭的赵国做他们的后方，永远不会感到粮草匮乏。而且他们有久战的经验，不用说一年，就是几年他们也不会撤围的!再说，那王翦是什么人，他会让蓟城抵抗一年吗?燕国有哪位将领比得上王翦呢!”

剧完觉得太子是看不起他，竟当着燕王喜的面指责太子丹收留樊於期，刺杀秦王政，给燕国惹来灾祸。两人争吵起来。

燕王喜没法，就这样决定：大将军剧完带领重兵守蓟城，太子丹领轻兵试战易水。两计并行，谁胜了谁就是对的。

太子丹统八万兵来到易水，与王翦的大军对峙。

王翦仍不战，他笑笑说：“这小子，死到临头了，还跑到易水这儿来!”

那个剧完，虽为大将，但贪生怕死，他对燕国早就失去了信心。但既然在燕王面前说了那话，也就在蓟城做样子地布置起防务来。剧完虽张张罗罗，但蓟人都看得出，他并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

这事传到王翦耳朵里，就请离间专家顿弱悄悄地去找剧完，探他的口气，并贿以重金。剧完恨不得立刻举起白旗。就说：“秦国势大力强，统一天下又是顺天应民之举，我早就想为秦王效犬马之劳了，您看我能给秦国干些什么?”

“将军可做的事多着呢!”顿弱说。

于是两人就研究怎样策反，怎样内应，从夜深一直到天亮。

这月的13日，王翦得剧完来书，约定15日夜内变。于是王翦便立刻抢渡易水，太子丹抵抗不住，只得一路且战且退，15日退到蓟城，蓟城守军不但不让他们进城，反而截杀燕军，在情况不明中战了半日，才知剧完已经降秦，太子丹还得知他的父王早已逃到辽东去了。

太子丹恨恨地道：“事已不可为，就在蓟城的城下战死算了!”太子丹身边的鞠武说：“不可!我看咱们也到辽东去吧，保留一点实力，谋以后再起!”

太子丹听了他的话，杀开一条血路，也退往辽东。他的人马这时剩下的还不到一半，在路上又散去一万余人，实际带到辽东去的已不足两万兵马了。

王翦和李信打垮太子丹后，便直取燕都蓟州，燕将剧完忙把都城献上。到秦王政二十一年底，秦军共得燕国七十余城，燕国实际上已经亡了!

秦王政听李斯建议，把原韩、赵、燕之降官及富民，悉数迁往咸阳，以后又再迁至巴蜀。榨取他们的财富，亦防他们造反。

王翦夺取燕地后，立即命李信率兵追击，行500里，围困燕王喜于辽阳。秦王政是个“吃鱼不剩骨头的人”，他派人告诉李信，叫他转告燕王喜：“燕喜，把你儿子的头给寡人送来，寡人就可以饶恕你!”

这条件极为苛刻，再说饶恕是什么意思?是饶他的命还是立刻退兵，给他留下弹丸之地?

燕王喜吓得束手无策，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人。过了几

天，他收到赵公子代王嘉的信。信上竟说：“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之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用今天的话说：秦王政为什么追着你不放?完全是你那宝贝儿子太子丹给你惹的祸。现在你如果真地把太子丹杀了，把他的头给秦王政送去，秦王政必然会谅解你，甚至会退兵了事。你还能留下一小块地方供养你那老祖宗……

这是什么话!可是，他们都被秦王政吓坏了，只要能够保命，什么卑下的事都可以干!

这个代王嘉，是赵国的流亡公子。他偏安一方，地位朝不保夕。本来，代王嘉曾经和燕王喜约定：秦兵来了时，联合抗秦，可是当太子丹在易水和秦军血战时，太子丹一连给了他七道羽书，求他支援，他却不发一兵一卒。代王嘉和那些诸侯犯了一样的病，就像见血的猴子，各人捂上眼睛，顾不了别人。现在他给燕王喜写信，劝他杀太子丹，也是为自己着想。他怕秦军一来，在歼灭燕王喜的同时，也捎带着把他给收拾了!

可是吓得丢魂失魄的燕王喜却昏了头，他求秦将李信给他让条路，让他派20名壮士捧着诏书到衍水去杀太子丹。

李信说：“好吧，晚了可不行，我们大王等不得!”就下令给燕人让开一条路。

太子丹领兵到了辽东，驻兵在衍城，和他父王的辽东成倚角之势。太子丹积极整备军队，想和李信决以死战。就在这时，他父王派来的人到了。太子丹的老师告诉他：“这是不祥之兆，你快跑!”

太子丹也猜到了什么事，他哀伤地说：“我还跑什么!我的父亲为了曲奉秦王政，如此下作的事都做得出，燕国还有什么希望!我为燕国而死，也没有遗憾了。我断定那秦王政也绝无好下场，可惜我看不到

了!”

太子丹把他父王的使臣请到帐中，听他宣旨。

来使高声读道：“……太子不忍一朝之忿，轻谋秦天子，致使燕国肇祸连兵，丧权失国，覆军将十多万人，丹之罪也，使者可立取其首级以谢天下!如不伏诏，是谓不忠，不忠不孝之人，人神共诛!”

太子丹不甘心死，可又不得不死。于是在死前又说了许多无用的费话。他说：“我刺杀秦王政是为了给列国出一口气。虽然由于计谋不周没有成功，但是，除了我谁还敢给秦王政点颜色看看呢?父王把我的头献于秦王政，就保住自己的大位了吗?他没有看到秦王政是一只永无餍足的狼，他就是把燕国的土地都献给那秦王政，最后还是救不了自己的!我走了，希望父王保重自己吧!”随后，他又指着西南方大叫道：“代王嘉，你这个胆小如鼠、贪婪似狗的东西，不久，你也会完蛋的!”

太子丹骂了一圈后，就把头搁在木砧上，等待着来人把它剁下来。

燕王喜得到儿子的头后，大哭了一场，然后把它盛在一只木匣里，派使臣送往秦将李信帐中。李信便派人飞送咸阳。

前不久，太子丹让荆轲把樊於期的头送给秦王政，现在他爹又把他的头再献秦王政。真是滑稽可笑!然而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不尴不尬的事!这说明在强秦面前，那些弱国小邦已是多么手足无措，卑屈无聊了!

秦王政见了他童年的好友太子丹的头颅之后，大笑不已，对它说“你呀，太子丹，从小是我的玩伴，你就伺候寡人一辈子算了，你却不，一心想和寡人平起平坐。结果，你看，你的头搁在我桌子上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分是多么危险呀!”

秦王政笑，群臣也跟着笑，其实他们心里吓得直哆嗦。

李信得到秦王政的命令，立即向燕王喜进军，想一举灭掉辽东。可是燕人竟来了劲儿，个个拼死相抗，北方的胡人也来助战，使李信急切间不能得逞，可是燕王喜即使能够保命，也只是一堆余烬了。

秦王政以为燕国实际上已从中国的版图上抹掉了，他就开始考虑攻打楚魏的事，所以就令大将军王翦率大军回国。第九章血染荆楚上柱国项燕被楚王负刍弃用后，楚国朝中众臣皆唾涎于上柱国之位，欲掌楚国的军权。令帛青先行发难，一番游说，负刍便赐予其权代上柱国之衔。这样，帛青就将楚国文、武两权全握于手。尔后，御史张简、郎中令陈羡又向负刍进言，建议将楚军分而治之，以防专权。负刍信其言，分兵三十万与二人，并赏监代上柱国头衔。后，国舅靳毁又谋得十五万兵权。这样，楚军就分散为三支，各行其是。负刍不以为忧，反赏识起自己分而治之的治军之法。

秦王政二十二年底，负刍听到楚国在秦国的间谍回来报说："秦王政大肆征兵二三十万，可能要举国伐我。"心中亦不慌乱，也不设朝议论此事。

秦王政二十三年初，为秦王征兵之事，连连飞来间谍之报。负刍会集百官，商议此事。朝中百官对负刍唯唯诺诺，附庸负刍的荒谬之辞。

但有一个忠臣，名叫唐骄，官名司败，武级。他在忍无可忍之时，越班奏道："天下除强秦之外，尚有燕、齐、楚三国未为秦伐灭。燕国仅有辽东之地，乃风中之烛，秦不急欲伐他。齐国暂时和秦友好，比我大楚力弱，秦也不会伐他。只是我楚国，地广军多，秦若不先伐我，难使天下混一。大王，秦军不日即来，我国应于国门之外御之!不然，他击我之东，我击他之西，可以成为僵局。"

负刍沉吟半晌道："唐骄，寡人给你三千军马，你去伐他西，待你成功，寡人封你为太宰。"

唐骄道："大王，三千军马何能伐秦?"

负刍道："既然不能，汝就别逞能了。你退入班中，再不要煽惑百官之心。"

群臣无敢再言者，唐骄退回班去。正是这个时候，秦国大将军王翦的十二路先锋队，如风如电一样攻到秦楚边境上在蔡之南扎住。接着，秦军的中、后之军都到，如铁墙一般横陈了六十里地的大营。但秦军没有攻打楚国，静如瀚海，沙丘相连，只是不动。

一连几十道飞书，从楚之边界各县飞到郢都。负刍这次听说秦军真是六十万开到，心中着慌，连忙征集全国的壮丁应战。

行军之前，负刍用唐骄为先锋队，又听了唐骄之言，三十五万大军，分六路续进。楚军直趋到秦军之前十里安营，由于秦军不动，楚军也不敢贸然进攻。观望了三日，秦军那一方毫无动静，负刍问权代上柱国帛青道："你是三军之首，该议一个如何进攻秦人的大计!"

帛青根本不会行军作战，连军队应在夜间如何布防也不明白。他痴呆了半天道："大王，国舅靳毁有计破敌，臣也和他谈过。"

负刍的眼光转向了靳毁。靳毁好逞能，便回答负刍道："大王，行军作战，无非是一个攻字。只要我们攻打秦人，秦人一还手迎击，战端就开始了。"

负刍问他："明日就攻吗?"

靳毁道："兵贵神速，今晚就攻。"

负刍问道：“谁为前队?”

靳毁道：“为臣。”

负刍问他：“何不用唐骄?”

靳毁道：“唐骄，小儿也，有勇无谋，何能指挥大军?若令他一个小武官为前锋，秦军岂不尽笑掉牙了?”

负刍摇头道：“若要使王翦害怕，还是寡人首当其冲，后边万士争先，可以冲入秦垒。”

靳毁道：“大王不可再冒险，只在中军等待得胜的佳音。臣只用十万军，便可破开秦军的门垒。”

负刍道：“好，国舅，开端一战，只待你马到成功。”

于是靳毁下令诸将，拨他所辖十五万军中之十万，编成二十队以攻秦军王翦之中营。又命步军都备芦柴一捆，以便攻到秦营栅垒前，放火烧栅排之处。又命：“三鼓进军，听军中鼓响为号。”

其时，唐骄亦在靳毁军中，听到靳毁的命令后，忙来见靳毁道：“国舅，我军不知敌军虚实，轻攻，恐为敌军所算。又今值春夜，西北风大，烧人毁之甚微，烧己恐毁之甚大也。”

靳毁不听，果然三更鸣鼓，十万大军鸣滔滔地冲向西边秦军栅垒前。秦军垒上、栅后只飘荡着严整的旗幡，不见有人观战。靳毁拍马在前，仰视了许久道：“秦军来之未久，未能尽修战垒，垒空之处，以栅补之，此易攻耳!”于是下令：“专攻有栅之处，攻到近前便举火。”

楚军喊着杀声，举着火把、芦柴、兵器、趸蜂般专攻秦营立栅之处。后边兵车高举火把瞭望，一俟步兵进栅，车兵继进，秦兵自是难

挡。谁知有几处攻栅之军发起喊来，喊声愈急时，前队猛地往自家一方拥退下来。接着前面楚军喊声大起，如同雷滚，火把照耀之下，楚军接近木栅的地方，都腾空冒起人头来。紧接着，楚军前队一退一攻，自相践踏起来。原来，凡秦军立木栅处，栅前都挖了密密的陷坑，楚军不知，攻到前边的，几乎全部落入坑中。楚军后队又往前拥，前队顶不过后队，又接连落入陷坑者数千人。

秦军垒后、栅后如开地壳般鸣起鼓来，秦军不出垒，在暗处；楚军是攻者，在明处。楚军尸压阵地，秦军少有伤亡。

楚军也还射栅、垒之上的秦军，但目标不明，空往秦营赠送箭支耳。拿着芦柴的楚军没待引火，便落坑倒地了，后队拿芦柴的人，倒点着了火，引路败退，火光乱舞，反惊扰了自方的军将。

监代监上柱国靳毁先前已知前军失利，但他在战场上横着大戟，不断下令："只攻不退!"后来自方军队如洪涛滚动般退下来，后队也乱。他所乘的战车，被人浪波及到西边去，绕了二里多地的一个大弯子，才回到败退的军中，再发令时，军中已无人传递。

不过。三千多楚军尸体扔到秦军的栅垒前，后来楚军来搬运，秦军也不管他，任其往还，而后退尽。

负刍升帐，面带怒色地问靳毁："为何就退下来了?"

靳毁道："臣在中军指挥，前军先退。"

负刍道："退者斩！"

靳毁道："不知哪个人带头先退的。"

唐骄道："全军皆退，要斩即斩十万人。不然，可斩主将，以明军法。"

负刍哼了一声道：“此言确有理。十万军不可斩，主将可斩，靳毁，你知罪吗?”

靳毁叩头有声道：“大王，为臣虽有罪，若斩了，那王翦必喜。不如为臣明日再攻，不胜，死于敌手，也算向大王尽忠。”

负刍下了坐褥，踢了靳毁一脚道：“今日暂不治你罪，限你一日，如攻不开秦营，一定斩你!”

靳毁叩头起来，归位坐下。

负刍长叹一声道：“寡人错了，但是水已泼于沙上，难再收起。唐骄，你有何法和秦军战?”

唐骄年方三十二岁，面白如玉，唇若抹朱，眼似朗星，眉比黛青。又且猿臂狼腰，力能格虎。他官封司败，级品较低，所以楚国几次内变，都没裹他进去。他今日见负刍稍有悔悟之心，便趁机道：“大王，臣有二策面陈。”

负刍问他：“怎样的二计?”

唐骄道：“臣昧死上言，大王勿介意。第一策，我们暂将大军退回郢都之北扎下，尔后分一军驻扎在颍水之西，留一军屯扎郢都之北，尔后急急征调各地人马充实两军。王翦如进军郢都，有颍水之西一军为他背后患。他若分军袭我，王翦总有一军成为他的遥控，便很难两地取胜之。大王再使中军能为战之主将暂复原职，上柱国之印可交能兵之人。军中大小将领，亦以能者为先，提拔选用。如此一来，我士气定旺，打王翦一个有来无还，倾国之军或可败于我荆地矣!第二策，修战书以引王翦出战，看其军力形势，尔后定破敌之计，他若总不出战，我也不退回，和他僵下去。我后方粮草、兵役，派能臣办理，也可不怕秦人。第一策是上策，第二策是下策，大王可能取用之乎?”

负刍想了好久，道："第一策太繁，一时又选不出能人为上柱国之职。第二策可行，明日修战书，派使给王翦送去，再激他一激，或可开战。"

第五十章

次日，修战书送往王翦营中，王翦批以五日后会战。可是五日过去了，王翦还是不出战。于是负刍又派使送第二道战书，王翦应以七日后会战。七日过去了，王翦仍然不出战。共修了四次战书。王翦拖了一个月，也不出战。每次战书下过，楚军都整军备战，战书修多了，战气也消沉了下去。此时，楚军从全国亦调来二十多万新兵，数字也达六十万了；粮草也运来许多，可支半年，负刍心中欢喜，又犯了那得意洋洋的病。

王翦自屯军以来，只驻不战，日日练兵，兵法甚严，要求射箭在百步内命中者为上士，二中者为中士，一中者为下士，不中者，苦练不罚。又要求兵士投一斤重石块越百步者为标兵，不过百步者为随兵。他又罚赏分明，天天骑马到各大营同士卒同食共住。如此一来，万士欢心，战气旺盛，欲胜楚人之心，人人踞而有之。

楚军四次来战书，秦军中将领也有要战的，但都被王翦说服。他道：“暴雨之后，山洪一发，汹涌触石，响声虽大，力却甚微。若将此洪水拦坝顿住，再待大雨来时，趁机开坝，洪水之力，较之原来，百倍以上，一经放出，夺壑平崖，冲漫大地，鱼龙惊死，气势难抵。”

秦王政二十三年三月间，王翦看了一遍各军报来的练兵竹简，统计一下，投石超百步的就有四十万众了。王翦大喜，向蒙毅笑道：“我军之力足矣，可战楚人。只是还要等个机会!”于是又下令军中放出谣言：“秦邦国内有乱，不日大军退还。”

此谣故意传出，百姓也知，已传到负刍军中。但是王翦却向全军

密令："此乃故意松懈楚军人之斗志，我不日便全军出击，一战而下郢都。"

于是秦军六十万皆齐心备战。

事有凑巧，说战就战。郢都楚宫中向负刍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即五岁的太子熊结"忽患麻疹，昏迷不醒，汤水不下"，于是负刍与谁也不商量，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军撤回郢都!"多少文武也说服不了负刍，全都被他斥骂而退下。

谁也犟不过负刍，只好退下。但是唐骄还要献计，他向负刍道："大王，王翦之死不出兵，非为怯也，乃为势也。我今退兵，他侦者必知，若以千仞山转滚石之势击我，我即溃矣!大王可带军先退，为臣带后队直攻王翦的垒、栅，臣即败，所失不过十万军，大王可保实力到郢都!"

负刍哈哈大笑道："唐骄，寡人信任你以后，也没见有什么胜敌之处。秦军六十万，我军也六十万。他即追来，以一抵一我何由而败?勿惧!"

唐骄不再言语，只好归军中去了。楚军闻退令之后，便皆整装、拔寨，一片忙乱，谁也不顾及胜败之事。负刍虽下令"退兵"，但却没做退兵行军安置。兵不分路，一塌糊涂，好似群鼠搬家，争抢而行，自然便形成乱窜之象。

王翦早接到军中的探细之报，即"楚王负刍因爱子有病，全军撤退了。"于是王翦下达了如上蔡城那么大的两个字的命令："出击!"

六十万秦军早有准备，一经出击，形成一对数十里长的铁打的蟹螯，弯钩拢来，夹住楚军，猛嚼之，立断之，死抱之……一百多万支矛戈拼杀，六万多辆战车驰撞，三十多万匹战马横飞，两国一百二十万个男儿，发出破天的杀声较量生死，三十多里宽阔的战场在忽忽地

旋转，存有数百万斤粮草的营中烧起了倒树干海的大火。

秦军冲在最前头的是马军，共十六万多，形成一片一片的乌云，戈矛之光辉，在太阳的照射下，遥遥望去，似是无崖的铜铁之树，一时震翻，闪忽如金海鼓浪，掀天大水，一扬数百丈高。

第一日大战，由上蔡移向平与。这一日，负刍没能冲出千层秦人之围，只受楚将保护，横击竖扫，秦人不退。权代上柱国帛青要降秦军，被唐骄一箭射中面门，落下战车去，被战车之轮，碾成了加土拌砂的碎渣。此日楚军止败退万里。

第二日大战，战场由平与移向固始。楚人翻转杀回，曾把秦军击退二十里。但是秦人的生力军杀到，把楚军如冲乱木一样拥向下流。楚军此日伤亡最大，死、伤、逃，三宗累计，约有二十多万。负刍没有冲出包围圈，四百多朝官，已经血染黄沙了二百多人。一百几十里的战线上，人尸如盖地黑云一样。战车烧着熊熊的大火，如火狮子蹲伏，一辆一辆地泊在战场上，死马、坏戈、零盾和人尸相枕藉，行人难以通过。

第三日大战，战场由固始地区，移向淮南，秦军追杀楚军一百六十余里。这一日，秦将蒙毅紧咬住负刍之营不放。蒙毅斩楚将十三员，箭穿负刍的王旗。亏得唐骄拦住蒙毅，一退一追，共战了八阵，蒙毅才退下，唐骄保着负刍，冲出秦人的千层人浪，向郢都方向逃去。楚军只有二十多万了，但还不断地被秦军困住砍杀。秦军战力较之楚人，以一挡四，胜利之军，骄骜若龙，欢腾似虎，啃吃楚军。楚军畏怯如羊，可怜比鸡，一堆一堆的死，一排一排的死。

第四日大战，战场在淮阳。楚军还有二十多万，中军主将只是靳毁。靳毁见唐骄保着负刍逃回郢都方向去了，他下令全部楚军降秦。靳毁自己捧着他的那颗权代上柱国的黄金大印，免去甲胄，膝行见王翦，口称“从今为秦王出力，做个小将军也可以!”王翦扔了靳毁的大

印，拔剑刺死靳毁。随即重兵围住已放下兵器的二十万楚军，砍杀了一昼夜，只许他们死，不许他们降。至此，楚军死伤四十多万，逃向四方者十多万，全部就歼，秦军大胜。

在四昼夜的大血战中，如把楚军的鲜血流在一条沟壑内，足能漂动人尸，翻起赤浪，形成一道血川……第十章王翦平楚司败唐骄千生万死地保着负刍杀出秦军的铁壁合围，回到郢都，负刍气急败坏地进入楚宫，得知太子并无大恙，然后蒙头昏睡，直待一觉睡到日落偏西，才起身进膳，然后命人把昌平君传来道："王兄，你知道战事吗?"

昌平君点头道："唐骄先到我府中，都说了。"

负刍突然问道："你和项燕很有交情，可是你知道他近来的现状吗?"

昌平君道："颇知道些。大王问他做甚?"

负刍道："寡人当初不该解了他的兵权，今日若有他，还不至于败。秦人怕他，寡人还请他为上柱国。只是项城已被秦军阻住，谁可以去密召他呢?"

昌平君道："项上柱国归去不久，臣即密派人把他请回郢都，如今在臣府中隐藏。他听说我六十万大军覆灭的消息后，痛哭不止。"

负刍道："你立刻传布他，封他为上柱国。张简、陈羡的五万大军归他管辖。一切战秦人之事，唯他做主，寡人不再免他的职。叫他放心好了。"说完便写了封诏，递给昌平君道："王兄，寡人要休息几日，只把此事托于你。"

昌平君拜辞了负刍，奉诏出宫，回府去了。

张简、陈羡听说六十万大军都惨败于王翦之手，说交兵权，一百

个乐意。只是项燕心中为难，他向昌平君道：“王兄，如今，我倾国之军尽灭，再整军威，我之力量比秦之力量如井泉之比湖河。若有一百个项燕分赴楚国各地，或可重兴国威。这个上柱国，我也难再接受。”

昌平君忽地给项燕跪在地下叩头道：“上柱国，楚国之运，势如垒卵。但是看在你我有知遇之情，尽人事而凭天命吧!我与上柱国败则同败，死则同死吧!上柱国，天若不亡楚，或者还有一线希望。”

项燕拉起昌平君道：“项燕也不是什么上柱国，但愿同楚国命运同休。”

项燕接受封敕后，立即约同昌平君、张简、陈羡去见负刍。项燕逼着负刍把三天来的战事细说一遍，后一天还不知，只可盼消息。项燕听完道：“大王，依臣之见，我王立即随臣舍去郢都，带五万大军西去郧国城，集结楚西各地之壮丁、军队，南联蛮粤之众，可进可退，王翦再能，岂奈我何?”

负刍点点头道：“就依上柱国之策，只是要听一听靳毁二十万军的后果。”

项燕道：“逃军不断回来说，非败不可。”

负刍道：“若如此，三天后离郢向郧。”

全军尽毁的消息传来，项燕又拜见负刍道：“大王可带后宫人等，刻下出郢都西去，为臣保驾。路上恐还有秦军围截，但可拼死杀过。不要迟慢。”

负刍却推辞不走，且命项燕先守城。

项燕只好退下，布置防守。项燕又把逃回郢都的三万多军重新连夜整编，共有八万多军。可幸的是，两天过去了，王翦之军也没来包

围郢都，又有败逃回的士卒报说："秦军一方打扫战场，一方向北退去。声言并不围我郢都，只歼灭我主力便可。"第三日，预燕派出的侦者，回来也是如此说："秦军皆退向我平与地区，连淮南城也没占领。"项燕心中纳闷，想了好久，霍然明白："这依然是王翦的金钩钓鱼之计"!于是又去催负刍道："大王虽得王翦之军退到平与的消息也要立刻离开郢都!"

负刍道："寡人正欲和你商议，不能再去郧国城了。秦人已退，我为何还要搬迁?"

项燕道："王翦乃秦之顶门户之宿将，作战百分拿稳，非李信之辈可比。他今不来围郢都，是因大王早已回郢都，或料到，不待他军到郢都，大王即走向他郡，如此一来，王翦只得郢都空城，而难得大王。设若大王驱向他郡，召集兵民，依险而守，胜败也难料。他是故纵大王在郢都，待我再一次召集有生力量，他可聚歼之，如此一来，秦军既免去驰驱之劳，又可坐得胜机。此乃金钩钓鱼之计，大王三思之!"

负刍想了半天道："在郢都召集兵民，不也可以和他一战吗?"

项燕道："郢都无险可守，又且战乱频仍，兵民大惧兵祸，战之于我不利！"

负刍道："且守郢都，他若动兵来，我走之未晚。"

项燕不敢再强负刍所难，只好下去整军，便一方请负刍之诏，到旧吴、越二地征集兵役、粮草。

王翦果如项燕所料，尽歼楚军六十万后，并不夺取郢都，下令收拾了战场，舍弃淮阳城，引军北去平与地带驻扎，又命秦军还如以前苦练军战。秦军此战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但不消两个月，已被韩、魏、赵发来的兵役补足，粮草更为充足。秦军中将士也有问王翦"为何

不攻郢都”的，王翦笑道：“楚，地广人众，我围郢都，负刍便去他郡据险以守，号召兵民再战，于我不利。今后令他不出郢都，楚国兵源还流向此处，我在平与，进攻容易，退守不难，再胜他一次，楚即亡矣!”

蒙恬问王翦：“负刍若已走向他方呢?”

王翦道：“负刍若向他方，我也不穷追，只取楚北、楚东大片河山，待机再战可耳!”

不日，秦侦者报：“负刍还在郢都，又起用项燕。”

王翦沉吟良久，向蒙恬、蒙毅道：“我只不逼他，他也就不离郢都了。只是重新起用项燕，当于我军不利。但是，负刍刚愎成性，何能深信项燕?如今，楚灯已半明不灭，项燕不能将六十万众，故难胜我。”

二蒙听了点头称是。

王翦又问二蒙：“这次大战，发现楚将骁悍难治者有几?”

蒙毅道：“其他楚将，即多骁悍难治，都不为楚王重用，只是唐骄，于百万军中出入如走顺坡之路，不亚于赵国的赵长戈、颜破败之流。这次负刍逃命，即他破围保护而成功的。”

王翦道：“时刻关注此人，可收则收矣，不可收则伤矣，不可掉以轻心。”

王蒙等将都应了。

王翦又把这次大战详写了捷报，报到咸阳。二十多天后，秦王政来诏，对六十万众，大加犒赏，又对伤亡者作出优恤的条款，付之诸

郡、县施行；又褒赏、晋级了有功的将士。使秦军将士欢欣鼓舞，很少有怨声出口者。秦王政来诏中又说：“王大将军所请田园、美宅、建造事，寡人尽依所求而施行，大将军勿念于心，只望收灭楚邦，寡人与大将军畅怀共乐!”

王翦哈哈大笑。

王翦自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大得全胜，恒不出兵，直到二十三年底。此时郢都城中楚王负刍又集大军三十万，项燕自觉力量还弱，便不断地向楚西地区要兵、要粮，楚国百姓备受兵役、赋税之苦，怨声载道。

负刍五年初，因淮阳地当拒秦前哨，项燕派兵五万，令司败唐骄将之。唐骄在前次大战中立了高功，本应晋爵升级，可惜负刍想到了也不做。昌平君曾多次地请示负刍给唐骄以高官，负刍道：“他若做了高官，再逢秦军，作战便不出力。你去说，叫唐骄等着，待项上柱国年老归田时，他可接替。”

可是唐骄为人忠而直，从不计较负刍之言行，一心为国却无二心。项燕也曾替唐骄向负刍请官，皆被负刍拒绝，项燕只是长叹而已。

唐骄主淮阳五万军的消息传到王翦军中，王翦听了笑道：“这一次该叫唐骄受我网罗或使他命归乌有了!”

王翦决计之后，便和蒙恬、蒙毅密议好，由蒙恬、蒙毅带一万军取淮阳，李信亦从之。王翦的主计是：“多事收罗，少事伤亡。此人若为我用，天子必喜。”

蒙恬、蒙毅提军杀到淮阳城北，只扎营，不围城，似作观望之势。唐骄闻得秦军来攻，只一万军，一时不解秦军所计。但又不敢贸然统军出战，恐中王翦的诱敌之计。他给郢都报去了消息，等待项燕

的指令。秦军徒扎了三日也不战，项燕已给唐骄来书道：“恐是诱军，司败相宜而行之，但不能统大军与之野战。”

正于此时，蒙恬、蒙毅派使臣给唐骄来书道：

将军乃鹰扬之将，前次淮阳冲围，我将士皆惮将军之威。今次我不出大军，只派一偏师于城下，欲求将军出城，斗将以较高下。我军中大将蒙毅曾与将军合战数次皆未胜。今蒙恬率兵乞与将军一战。蒙恬拜上。

唐骄看罢来书，心中掂量不定。他想：不出战呢，蒙毅以为我畏他，传名不美，与我军心不利；出战呢，又恐他是诱敌，或城中有奸细为乱。报给项上柱国做主，已是来不及，因来书等待批复。想了好久，批复来书道：“三日后会战蒙将军!”遂即派人飞马到郢都给项燕报信，以待回示。次日送书人从郢都回来，项燕来书道：“城中托裨将军斗无书掌军，勿失，若杀蒙毅，以解秦威可也。”唐骄心中有底，便整备五千精良军校，四千步军，一千马军，三天后，待出战。伊时，二蒙又来书道：“愿君一如所约，只一将斗一将，如有辅佐者，为败矣!”唐骄回批道：“楚人有言：‘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望二大将重在克践!”

两阵上都擂起三通战鼓，配以呜呜的号角声，三军大哗，天摇地动。

这日，两军对垒开战。唐骄策马上阵先开话道：“来者可是蒙毅将军吗?”

蒙毅一笑道：“唐将军，半载前于刀矛阵里，我们交过手，吃你武艺通天，竟保着楚王走了。”

唐骄大横着长槊道：“蒙将军，秦楚两国原有旧好，又是亲戚。何事秦王非吞并他人以足自己的捍志?我此阵若胜将军，你可回致秦

王，修好罢兵，各治其国如何?”

蒙毅又一笑道：“我们为将的，只知忠于君王，斗武沙场。国事巍巍，非你我扛抬得起。将军若胜了我一人，我可全军退去。此约有如恒日在天。”

唐骄问道：“将军将何处军队退去?”

蒙毅道：“即六十万大军。”

唐骄笑着问他：“如此重大军事，你敢决吗?”

蒙毅道：“我奉王大将军之命，羡慕你的为人，早已在帷幄中决好，请将军勿疑。”

唐骄点头道：“好，只望将军不会矜其能丧厥功，便好了!”

说罢，两将拼死以战，至天黑，大战了三百余回合，仍未分出胜负。于是，双方鸣金收兵，约定明日再战。

次日清晨，双方又出昨日的兵将，唐骄、蒙毅复出沙场，交手狠斗。

忽然淮阳城上一片鸣锣报警声，唐骄与蒙毅只又交马一合，心中慌乱，跳马出核心，翻身就走，直往城上瞧看，未暇顾及蒙毅。蒙毅乘机以下绳将唐骄套住，擒将回去。

与此同时，一队飞彪秦军从淮阳城南驰入二蒙的营中，他们已将楚王负刍俘入秦营。

原来王翦在军中派二蒙去战唐骄，并不是主要的大策，他是怕走密，故意向帐上其他将领声张。在二蒙去战唐骄时，他把俘住未杀的四个精明楚卒，放出来，嘱以手段，许他们“成功后，在秦国为将，不

难致哉”等语，又付给那四人一封书简，四个人谎称俘虏逃回营中，回到了郢都打通楚宫的关节儿，见到了负刍，把声称王翦写给秦王的密书呈上。负刍拆开密信一看，其中主要言语是：唐骄欲密降我国，我割给他楚北七十城，自为楚北王。王翦给唐骄的来书附后。负刍又看了王翦给唐骄的密书，其意说得和唐骄之书恰当。

负刍看罢来信，未生丝毫疑心，又轻信王翦统秦国六十万大军，一反手便可为秦之主之言。于是连夜带了一百将士，向淮阳城而去，准备将唐骄革职，然后与王翦决一死战，以雪前耻。然而尚在中途，便被王翦的伏兵俘虏。

王翦既擒了负刍，又俘得唐骄，大兵仍不进淮阳，只引之北去老营。以后，过了三日，王翦升帐，令人推出负刍，命他坐下，王翦问他：“楚王，你既被我擒住，应给你两条路：一条路，你不降秦，我把你立刻斩首，首级以木匣盛之，传至咸阳。一条路，你立刻降秦，明日我派军便把你送到咸阳，养你于一处佳山美水的地方，可以老死。你快为你自己一决!”

作为一国之主的负刍，苟且偷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只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负刍被押至咸阳后，便投入牢房，后病死牢中，落得个客死他国的悲惨境地。

至于唐骄，誓死不降，只答应不再与秦交战，愿隐身为民。王翦惜他一世英才，破例放了他。

负刍、唐骄被秦军俘去的消息报到郢都上柱国项燕那里，项燕一时失措，难以自持。先前，项燕命令诸将不许声张此事，但是也终于瞒不住，消息传开，郢人震动，惶惶不安。项燕同张简、陈羡等重要楚臣到楚宫中求见靳姬。

靳姬十分明达，主动推荐昌平君为王同时自愿携子隐退。

靳姬和太子离开郢都后，项燕等楚臣便草草地举行典礼，立昌平君为楚王。

秦王政二十四年初，王翦获住了唐骄、负刍，其年三月，楚上柱国项燕以“秦之大军压我境界，我不予击败之，王翦只待我夏天到来，全国、全军皆无粮之时，一举手，使我荆楚便成齑粉”为根由，将郢都城中二十五万军分出十万给张简率领守郢都，自带十五万进驻淮阳，合起淮阳五万军，共是二十九万之数。淮阳的大军又分出十万给陈羡率领为前锋，前驻平与城东，和王翦作对峙之状。项燕自统十万军倚住淮阳，前援陈羡。

项燕几次密奏给昌平君：“张简、陈羡心数太险，不可大用，应去官。”昌平君未置可否。这次进攻秦军，昌平君以为张、陈二人忠于自己，又发给他二人兵权，项燕奏谏不听，只说“楚将之中多是新人，又多是年轻人，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他们将军”。又且“唐骄年少受提拔，终被秦人虏去，放归，又不知去向，如今还是起用张简、陈羡吧!”此间，王翦早已派间谍潜入楚，奉张简、陈羡以重金，并许以高官。张、陈二人赓即起誓发愿，要为秦民，只是待机而动。后陈羡所带十万楚军，开到平与之东，投降王翦。不降者三万人，被杀。

王翦把缴械的七万多楚军，尽编成队伍，发向郑城，尔后分散到赵、韩、魏三地为民，不准其归国。三日后，王翦亲提六十万大军扑向淮阳。尔后，王翦又把全军分成十二重围困住淮阳，飞鸟也难越过。

项燕得到“陈羡引军深入秦垒中投降”的消息，心中痛苦万分。正在分拨不下之际，王翦提大军困住淮阳城，他便下了必死之心，紧意守城，只图鱼死网破而已。

王翦布好重围，便下令攻城。第一阵攻城指挥官便是那个败在项燕手下的裨将军李信。他亲提秦军五万雄悍的步卒，大打开手，奖谕

分明，罪罚立治。他又亲冒石矢，攻在前锋，为万将之首。城上的项燕也指挥得当，对于秦军是毫不畏惧。

稍后，蒙恬带五万军替下李信的军队，又是一阵又一阵的猛扑。楚军石矢打尽，项燕尽令百姓拆毁屋、墙的根基石，往城上运。箭射尽了，只收秦军射到城上的箭支回射。

当天午夜，蒙毅所带五万秦军，替下蒙恬的攻城之军，狼嚎虎吼，人继人，队继队，往城上攻爬。

秦军自白日进攻以来，每当爬上城头，均一次又一次地被楚军击败。及攻至天明，秦军共损伤二万多人，城上楚军亦伤亡八千多。

天明之时，李信终于率军攻破淮阳城北门，由于北城已破，随即连锁反应到南城、西城、东城，楚军慌张无措，尽被秦军将校攻上那三面。队队拥城而下的楚军将校，霎时便淹没在一片乌云似的人海中。

淮阳四城门皆破，秦军、秦车、秦马，呼喊、轧碾、鸣嘶，如开天滚雷般拥入。

楚上柱国项燕，人成血人，马成血马，以他的千钧之力，率一千楚将，从城之东门冲突出来。

蒙毅向蒙恬道：“项燕不除，终为秦国大患。兄长，当下令穷追。”于是，蒙恬下达了穷追项燕的命令，秦军万马齐发，向东奔腾而去。蒙恬下令后，便命人回报给王翦。

项燕冲出秦军层层大阵后，回首看时，身后还有二十八个楚国将校相随，只好马奔郢都。郢都与淮南相比，略偏东北方向，相距七十多里。项燕一行惨败者，只放马半个时辰，便到郢都西南城门，马到至夏门城壕之外，往城上一看，都大吃一惊!

果然不出上柱国项燕所料，守城的张简，早已换上了黑旗一杆，投了秦军。

项燕看罢城上的情景，率领二十八人，急急绕城往东北逃去。回首看来路时，秦国的追兵遮天盖地，尘头如云朵翻动冒起，马蹄擂地之声，震动得田径旁的野树也战栗不止。

秦大将军王翦既得淮阳之地，兵不歇脚，马不离鞍，统军便冲入楚国的郢都。秦军有二十多万进入郢都城内，王翦命强兵护住楚宫，查点楚宫中的财产，登记于簿上，准备运入咸阳。

王翦既得楚都，随即占领后世名为安徽的所有属地，到此，楚国那盏祝融之灯算是燃尽了最后一点豆火，灭了。王翦向咸阳大报捷书，派使发向咸阳后，随即兵分十路，分道又取后世名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等楚国的领地和属国。王翦亲自将一军取江苏、浙江等地，即秦时的吴、越两国旧属。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四月，楚国尽被王翦平之。

王翦立下了秦吞灭六国，谁也难与之比肩的巍巍如山的高功!第十一章力破匈奴秦苑、王夕及其家人可德、可容、李并、珠英公主等多年来一直想逃离皇城这个是非之地。

这天，他们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们以烧香为借口，驱车隐入了太行深处。

好在李斯为这一干人等极力辩护，力阻秦始皇对其进行搜索。虽然如此，赵高心中却非常明白，谋刺秦始皇一事实与李斯府中人有牵连，不过他不会对外人言说。

后来，当秦始皇对赵高论及此事时，赵高说：“陛下，不必忧心此事，天下江湖散人，均不可成大器，对朝廷并无什么危害，陛下不必再论他们，更显陛下宽宏大度。”

此事既然放下，便有别的事生出来。不久，秦始皇感到齐鲁等地有反叛朝廷的迹象，于是决定下治东幸。去摸摸底。

其时，山东沛丰邑中阳里有一个人，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在咸阳为役夫，呆看秦始皇出行去泰山法驾并大大羡慕秦始皇为人的那个刘季，也就是刘邦，他最害怕这次捉嫌疑犯了。他和他的襟弟樊哙从咸阳回到故乡，终日聚集沛中子弟，击剑饮酒，侈谈天下变动事，里中少年子弟天天蚁附蜂随跟着刘邦闹动。正遇着里中的长亭长死了，人们又举他当了亭长，管十里地的农民，虽没当皇帝，却也寸地称王了。当了亭长以后，刘邦就扯着脖子地交朋友，花公款，吃私饭，日日行之!里中人只要求他做事，他无有不应的，应了以后必做成，刘邦之名，在沛丰邑一带，如闪电之光，一传千里!后来，有人竟说：“刘季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所到之处，他头顶定有五色祥云围绕，一看便是一个有天子气的人。”

刘邦虽然广交朋友，也是“一人难得众人心”!一旦沛丰邑县里一个芝麻大的官儿来到他所辖之地，如有些微招待不周，便会说他不够朋友，早晚会有牢狱之苦。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不凡的人”!秦始皇东幸的消息传来后，他和他的媳妇儿吕雉一商量，便向西南逃去一百多里，藏在砀山和芒山之间，水边、丛林、山洞都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饿了，找个山家买些干粮吃一口儿；渴了，喝些溪水。藏了很长时间，秦始皇东游的大队人马也来了，他藏到一个大岩洞中，不敢出去，饿极了，摘山杏儿吃，吃得满口焦苦，可是下决心吃下去，不能走出岩洞!

秦始皇痛恨那些聚于山泽林莽之中的江湖中人，为此他这次东游，密令军队，每到一处要搜山剔岩，每见藏匿之人，皆杀之!也正巧，他先到了淮北地区，也正经过那芒、砀二山。当千军万马经过刘邦藏身之处时，天色几近黄昏。有十多个兵士发现了刘邦藏匿的那个山洞，打着火把进去，发现洞中有人的足迹，还有一块石板儿上有些吃过的山杏核儿，他们便把那个石洞中每一个石窝窝儿都掏遍了，也

没见着人。那十多个兵士走了，又有十多起兵士发现了那个山洞，都进去搜，皆无所获。

刘邦是何等的聪明！他听见搜山大军就要来临的消息后，便赶紧逃出山洞，躲到了一棵参天大树的枝叶之中，躲过了一次次搜索。天亮了，军队还没过完。可幸，那天早上大雾氤氲，伸手不见五指，大树底下也曾走过五百多秦军，谁也没见着他。军队过完了，雾也渐渐地散开了，刘邦还不敢从树上下来，直到第二日太阳下山时，他才哆哆嗦嗦地下了树，饿得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大树根下，眼瞅着燃烧的云朵。昏了过去……

秦始皇庞大的东幸队伍离开芒、砀地区后，拐个弯往正北巡行了一千多里，不日便到了燕国故都蓟城，军队在那里休息了几日，又马不停蹄地往正东走了三百余里，到了现在的河北昌黎地区之北的碣石山，在碣石山上观赏了一番山野迷人的风光。然后，又直去海边，看了一回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展翅飞翔的海鸥。之后，便顺着海岸往北走，走了四五十里，便到了现在的秦皇岛地区。日暮之前，秦始皇旨令三万随从者都驻扎到海岸岩石之地，他向李斯道：“朕欲在此处多住几日，细察大海，能否渡过去!”

李斯道：“陛下也累了，应当歇息，闲散几日，再细议渡海之事。”

秦始皇便在他的中央大帐中同白美人、王美人早早地睡了。李斯退回自己的帐中，竟唉声叹气，闷闷不乐起来。自从离开咸阳，李斯每到山川险处，都下令军队细致地搜山。他的初衷本来是想借此寻寻秦苑他们，万一寻着也好再看看儿子、女儿，可是他们竟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又想到他的老母的那番话，觉得世事变化，真若来到他的头上，汝待如何?没有不倒的树，没有不塌的房，后果，后果，只需秦皇活百岁，丞相李斯亦安然，他想着想着，也睡着了……

次日清晨，白美人向秦始皇道：“陛下，我从来都没看见过大海，如今见到了，又想坐船游一游。陛下能否使我们经历一番?”

王美人也道：“以前在咸阳，常常梦见美丽的大海。如今终于见到了，陛下一定领我们下去一次。”

秦始皇笑道：“朕准你二人到这东国游赏，就是为了叫你二人看看大海。我已和丞相议定，多搜罗些民间船只，以备下海之用。这一次，远远地去，也许遇上仙山和神仙呢!”

白、王二美人笑道：“陛下，你快下令搜罗民船呀!我们都等不及了。”

秦始皇道：“后日即可下海。朕比你们还心急呢!”

秦始皇和白、王二美人亲热了一阵，便命将军冯劫快搜罗民船。冯劫领旨，在一天之内，搜罗到民船二百只，冯劫、李斯二人又定下下海的人数，尔后报给秦始皇。秦始皇批了一个“准”字。

次日，秦始皇左揽白美人，右抱王美人，坐在一只大船中央，李斯等二十多个文武朝官围绕四周。水手都是精选的，他们扬起大帆，船开向东，船行二十多里，已经看不见西岸的岩石和小山头了，人们不觉得都吃一惊!但见那大海：

一勺之多即难测，对天之大怎得知?洋洋洒洒，鼓起危城；荡荡漂漂，吹来死岭。一片青青迷晓日，万层白白叠云墙。数万万鱼阵，水底争翔波震动；几千千蛟孙，空中翻滚雨横飞。鱼有纵礁鱼、吞舟鱼，九屋鱼，双环鱼，玉尺鱼，金梭鱼，鱼鱼都是水中箭；蛟有枕石蛟，裂山蛟，细颈蛟，小头蛟，化龙蛟，食虎蛟，蛟蛟都是浪里凶!吓!云叠贴水面；嘿!山倾随天雷；喔!鼍吼惊人胆；呀!鲸回裂我心!浮天是顶天而扬波，卷地是塌地而作穴。浩浩骇声急，汪汪东势忙。翻雪一吹万丈高，喷花一落长天碎!几万年前，一日沉千山而没影；散千

载后，一朝淹万邦而成泥!渔人骸骨，捞来可以垛高楼；水族浮尸，收拾全能成巨富。吓坏秦皇大海中，老天忽地起狂风。银山远比昆仑大，扬起小舟上碧空!

秦始皇带着他的随从们又行出十多里，突然海上狂风大作，波浪翻滚，船只摇晃不定。李斯、冯劫等人俱惊，忙谏止秦始皇前行。白、王二美人俱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儿地呼叫："陛下，陛下，海神保佑，海神保佑，保佑陛下太太平平回到岸边。"

秦始皇忙下旨："回程!"

三个时辰之后，船才返回岸边，一清点，少了七八只船，随从亦少了一百多。当秦始皇上了岸时，回头看见海中大风掀起一个大水柱，有十多丈高，往岸边直扑而来，千人万马都惊叫起来……

连下海带上岸，整整闹了一日，人悲马叫。飓风刮了三天三夜，秦始皇哪里还有心情再次下海，便下诏："不再赴海中"。正在此时，到海中求神仙的卢生、石生等二三十个方士从琅琊台上岸，听说皇帝在渤海巡幸，昼夜赶来，叩见秦始皇。秦始皇见卢生、石生回来，便问他们："你们一去数月，可曾见着仙人?"

卢生跪奏道："陛下，臣等奉钦命入海，东行一千余里，经过百十小岛子，都无仙人，但有人居住，不知朝廷事，人不种五谷，但食桃、杏、梨、李……男女俱活百余岁，问他们不死药事，皆不知，只说寿长是因为水土所致。后又向东一千余里，到了一个名曰捉月山的仙人岛，岛高数千丈，乃仙人所居之处。山上不少名岩、古洞，臣等细访十日，遇其徒弟三人，言他们的师父早已升空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后来一徒，年十七八岁，面如玉，俊品超凡，名曰'温良'，领我二三十人到一古洞中说，他们的两位师父升天时曾说，后一年有大秦皇帝派人来此，其天命早刻于石上。臣等见一青石如玉细，上刻斗大字五个，即'亡秦者胡也'，臣等按原字形录回，即驾舟又经

一月方从琅琊处上岸，又随附致此，特详奏于陛下!”说完，把录在一块大帛上的“亡秦者胡也”呈上，秦始皇细细地过目，半晌不语……

以后石生等方士皆异口同声，说出来的话跟卢生说的没有什么差池，秦始皇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卢生、石生等人直跪了半个时辰，秦始皇一摆手，叫他们退下去。卢生、石生等方士早已吓得浑身大汗淋漓，生怕丢了小命。次日，秦始皇单传见卢生、石生二人，又听了一遍叙述，和昨日所说无异，便道：“你二人遍告同你们下海的人，如将天书图录四个字说出，处磔刑，夷三族!你们即日南行，还到琅琊下海，准三年时间，一定取回不死之药!”

卢生、石生叩头而出，领起他们那一帮人儿，即日便慌慌张张地驾船入海，也不管狂风恶浪，到处去寻不死药。

秦始皇和李斯由燕国之故城蓟地东来时，发现当年燕国为了防备东胡、齐国等地军事入侵，造了不少土城和渠道，土城妨碍修池道交通，渠道中有水，上筑堤防，不但阻行人，而且占地亩。于是秦始皇和李斯议好，一声诏令，连军带民，一齐动手，扒毁了那些土城的城墙，填平决通了那些渠道，一来可以扩大耕田面积；二来防止反逆者踞为存身之地。随后，群臣聚议，表彰皇帝此行的伟功，在碣石山东刻石留念，其文词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诚服。惠论功劳，赏多牛马，思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刻石者，无非是为了歌功颂德，以前都要把刻在石上的字刻到竹简之上，然后下传到各郡县，每一个人都要认真习诵。今次当然也不例外，这一工作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密传李斯，把那块“亡秦者胡

也”的大帛给李斯看，看毕，秦始皇问李斯：“此事，能是卢生等人伪造吗?”

李斯道：“依臣所见，不是伪造。既伪造，怎么会知道是个‘胡’字呢?这个胡，是姓胡的胡，还是胡国的胡呢?”

秦始皇又问李斯：“古有胡国吗?”

李斯道：“胡姓原出妫姓，舜之后裔，有个胡公满，也没封过邦国。戈、戟头上的叉子也叫胡，是说战争吗?也不是。牛的颈下、狼的颔下肉都叫胡，这能证明是什么呢?再者，北边之匈奴等部落族，统称‘胡’，虽不是国号，也是个部族的代称!是不是指他们呢?”

秦始皇豁然领悟道：“定是这个胡了!匈奴屡屡犯边，掳掠我方的牛羊、子女、珍宝、粮食、衣服，久成大患，朕未顾及!这明明是上天所示，要防备匈奴入侵?朕有雄兵百万，不灭此胡，朕心何安?”

李斯道：“陛下圣明，定是此义而无疑了。”

秦始皇便旨命冯劫、蒙毅到中央大帐中密议了一阵，最后秦始皇把手一挥道：“朕意已决，向匈奴开战!”

其实，还是后世人明白，说亡秦的人是秦二世胡亥，顶头一个“胡”字，明明白白地写着，秦始皇等人竟没有明白。

秦始皇决计向匈奴用兵之后，便拔营起程，三万人马从山海关动身，循燕国修造的长城向西，他已无心游山玩水，只是一心一意地观察长城形势。他们发现，燕虽修下长城，但有不少断缺之口，每遇险隘之处，因有高山狭谷，便据以为要塞，并未施工。尤其燕、赵、秦，原来三国三界处，有几百里的断缺，秦之长城也从未和赵长城接连，在观察长城如此形势后，秦始皇在旅途中便想好：“战败匈奴之后，决意征天下民夫，把长城断缺之处补完，使长城万里对接，针扎

不入，水泼不进!”

三万人马到了一个名叫杀虎口的地方，那里留下了匈奴人马刚刚抢掠之后的惨状。秦始皇和一群文武骑马观察后发现，杀虎口正是没有修长城的地方，东西断缺口足有一百余里，是以前晋、赵两国的未定界。

秦始皇放马墟里之中，但见败墙颓垣，残木衰草，尸横遍野，腐臭熏天。

秦始皇诏令全部巡游兵马在杀虎口扎下营寨，又命大将军冯劫领着一些将士查清匈奴骑兵掳掠了多少地方，杀死多少人等事。夜初更冯劫报上：“共有方圆百里之地被匈奴骑兵洗劫，杀死约二千七百多男女老幼，七十老翁，襁褓婴儿，残男孕妇……皆不免。并带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名叫仲淑的女子，有话诉给圣上!”

秦始皇连夜召见了那个名叫仲淑的女子。仲淑长得匀称俊美，眉清目秀，眉眼儿很聪明。她给秦始皇叩了二十四个头，跪在地上，秦始皇示意李斯叫她站起来说话，她便站了起来。李斯道：“民妇仲淑，天子圣明，惠及天下。你要详细说出匈奴屡次洗劫我居民的经过，不要害怕!”

仲淑擦擦泪水道：“吾皇陛下，吾乃草野小民，又是弱女子，感皇帝圣恩，得见龙颜，心中不胜感激!我家三口，夫名宋元札，打柴、种地，有一儿方七岁。匈奴兵来一万有余，自杀虎口而入，凡是衣服、珍宝、工具、粮食、牲畜……皆掳掠一空，又放火烧房，无一幸免。尤其年轻秀丽女子，白日奸污，不避行人，奸污完毕皆带走，年轻壮实男子，若不杀死，亦被掳去沙漠为奴放马割草。我夫被杀死于井旁，头中七刀；吾儿被吊死于杏树之上，其男根被割……”她已经泣不成声，但又说下去，“我们所居之处叫黄土坎，村民二百多人，只剩我们三十七人存活。出事那天，我在山里砍柴，没敢回家，事过之后，

没死的人相聚说出如上之事。匈奴人三年来一次，一年来一次，来去突然，尽是骑兵，其快如飞。长城上的驻军来不及和他们交战，往往在他们走后，大军才来……这一次杀人最多，四十多个村庄的房子全烧毁，人们都要饭吃去了，死尸没人埋，全部腐烂，狼、狗吃人肉都吃够了，专吃人的肋巴骨肉，五脏以内的东西，连闻都不闻了!皇帝陛下！从这里往西走二百里，人都不敢住了，多数逃往内地。小妇人所叙是实，不敢撒谎!”

秦始皇听完，久久地不说话。呆了半晌，令人取铜币半两钱三千文，赏予仲淑，道：“你回去好好过日子，朕知道你是良民!匈奴兵，朕与他不可两立，朕之子民，不能成为他们盘中之羹汤，朕能保护你们。朕能平灭六国，定不受北方野人之制，你走吧，但愿你不再受此苦难。”

仲淑又道：“陛下，匈奴每次来，都有中原人做向导。中原人和匈奴人一样凶，陛下要发兵打他们，凡是给匈奴人做事的中原人，一个不饶!”

秦始皇道：“你说得好，朕记下了。”

仲淑走了以后，秦始皇没有丝毫睡意，中夜传令，兵向上郡，快速行军，不许迟误!三万人马，忽通地屯在了上郡之北的秦长城下，秦始皇下令飞骑传蒙恬大将军，速到巡幸军中。蒙恬正在长城之外，离此百里，闻得圣旨，便领骑兵数百，星夜兼程，快马加鞭到了皇帝的行宫。

秦始皇向他问了一些边事，尔后便和蒙恬、李斯、冯劫就匈奴之事密议于帐中。次日，秦始皇便带三万巡幸人马望咸阳而去，冯劫大将军留于蒙恬军中。

第五十一章

自从秦始皇回咸阳之后，蒙恬便在旬月之间从故赵、燕、韩、魏、齐等地调集了三十万骑兵，训练三月之后，军旗便直指匈奴!

蒙恬练兵三月，如箭在弦上，引而未发。尤其骑兵，绝不如匈奴兵士。但是蒙恬这次却精选了原七国的百战之士，可谓人人都是精英。但蒙恬为什么引而不发?他装出只守长城不会北征的样子，用此策而麻痹敌方，使匈奴懈于防备。三十万骑兵在长城之内，日日苦练战技，一定要超过匈奴兵士；又晓以驱逐匈奴的保国、保民的大义，士气便旺盛起来……

秦始皇三十三年二月了，尚未开战。秦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即正月，九月即岁底。所谓二月，即今之冬月，正是大冷之时。蒙恬接到秦始皇两次督旨，皆回奏“陛下宜待，非不开战，开战必大胜方可，臣待去北方侦探之人，抑天寒甚切，于我不利”。秦始皇信之，不再督。

三十三年三月底，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冒顿率十万骑兵，号称三十万，绕道阴山背后，南趋九原，趁黄河封冻，一举渡河成功，直奔长城。蒙恬多年未战，他能胜了这些天之骄子吗?匈奴十万大军分成五路，左贤王一路，右贤王一路，左谷鹿王一路，右谷鹿王一路，冒顿太子是当中的一路，每路二万骑兵。骑兵过处，黄沙践成细粉，衰草变为碎末……

天气不坏。风不大。在一片人叫马嘶声中，自黄河南岸驰驱南来三百余里的匈奴兵，离长城还有十多里了，冒顿下令：“安营!”于是众多骑兵都收住马，黄尘向东方慢慢散去。驮粮草的骆驼队如大墙一

样，一墙一墙地开过来。由于是急行军，骆驼的头部全被银霜罩住。接着，一队又一队的骆驼跪伏下去，匈奴士兵急急卸下粮草，扯起帐篷，派出侦探骑兵……

年近三十的冒顿，生得赤红脸，细眼，浓眉，鼻端口正，身体健壮得如二郎神一般。身披紫貂裘，内罩黄金甲，手按剑把，坐于大帐中央。帐中聚了七八十员匈奴将军，等候冒顿的调遣。帐外吹了三阵号角，营中肃静起来。冒顿道："蒙恬在长城上带军有年，我军和他多次接触，皆未胜他。此次，听说他聚兵三十万，谎言也，有众不过十万。秦始皇忙于修宫殿、陵墓，征役二百万，他还有这么多军队吗？南人不惯骑战、野战，虽也是骑兵，三人不抵我一人，但是用兵要以智胜。我们先派一万军，明日冲入长城，试试他的力量，大军做接应，打他一个夹棍战，只要胜了他第一阵，以后便好办了。"

众将应声道："太子之策甚是，先试他一阵，便于再次量力而毁灭之!"

冒顿于是命令右贤王明日领骑兵一万，须一举冲入长城，歼灭秦国的守备之军。

蒙恬早已探得冒顿风尘仆仆地来了，但他按兵未动。他对冯劫道："匈奴屡次侵入长城，已成惯技。此次他军队到时，我只按兵不动，他急切要战，必先犯我。我军在杀虎口东西分伏军四万，待他冲入后，围击之!大将军带四万军伏于长城缺口两旁，痛击其救应军，吾自后带大军往北，克其先入长城军后，速向北推进!"

冯劫大将军道："善!"

匈奴将军右贤王年方二十岁，虽长得细皮白肉，可力能举牛，武艺非凡，十三岁起便驰骋于疆场，建功颇多。那日清晨，他提着长矛，穿戴好盔甲，骑着千里铁青雪花驹，带一万匈奴骑兵，一齐叫

着“杀”声，攻入了长城!

右贤王一万军马急驰了二十多里，也没见着秦军，“是不是有埋伏?”右贤王不是没有想，但是万骑雷动，怎好制止。又前行了十里，他才下令，把一万军止住，止住后，战马悲鸣起来，大事不好了!战马的预感比人要来得快……

铁骑大苦战开始了!

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匈奴军的战马都在就地打起旋转来。秦国骑兵黑色的军旗已经冲入匈奴军的阵中，鬼跳八方，神惊四道右贤王纵马杀入秦军之中，一起手就将三个骑士挑落下马，两军相遇，刀矛交叉，放出十里方圆内的银色光辉；战马如鼠窜猫跳，群影绰约，左旋，右转，前跃，后退……

秦军西路两万骑兵的带军将军由无前，乃秦相由余之后代，也正年方二十，官裨将军，最为秦始皇所爱惜。由无前，虎面重颐，粗壮雄悍，使一杆沉重的大长戈，浑身扣着铜甲，骑着黑色长鬃马，直入匈奴军中，一连挑翻十多个匈奴将士，匈奴骑兵大骇让道。他直冲到右贤王的军旗前，使右贤王吃了一惊!

秦军四万骑兵排山倒海般地冲过来，形成一个两头窄、当中宽的包围圈，把一万匈奴骑兵夹在当中，穿乱搅挠地轰杀、夹杀、围杀、绕杀、拼杀……十里之内，天摇地动，狐兔出窠，不知所以……

弓鸣阵阵，似隐雷挤到山坡，发出嗡嗡哼哼的声音；第一阵弓鸣过后，伤亡的人就如厨娘往锅中倒饺子，纷纷地扑下战马……

右贤王掣着长矛，和由无前将军相遇了，两个人于乱军中交手，矛、戈飞扬，带着一簇簇冷风踅转，使双方将士不得不给他二人让出场地，由他们二人尽兴厮杀。长矛，长戈，散成一团团的霞光，攒银照紫，闪忽在万目之前，足足斗了有七十余回合，分不出强弱。

大将军冯劫的四万人马，埋伏在和右贤王遭遇人马之北二十里。右贤王的人马向南过去后，冯劫密传军令，东、西两支人马都悄悄地从山谷、密林间开出，横扎在杀虎口中间地带，四万人马分八横陈，间隔二十丈，矛在肩上，马在坐下。后来，南方战场尘土飞扬，探子来报："我军已和右贤王军大遭遇，战事甚急!"冯劫听了点点头，手挽缰绳，再不言语。

右贤王走后一个时辰，冒顿下令他的九万人马向南开进!均不得出声，九万骑兵也都是悄悄地走，他的目的也是偷袭秦军后背。

还有十多里地，就到杀虎口。冒顿行至中途，便遥遥望见南方尘烟滚滚，并隐隐听见鼓声激越奔流。他知道，右贤王一定是和秦军进入了决战。于是他下令，九万人马加快步伐，但仍不得出声。可是前方军队刚到杀虎口大缺口处，前军探马纷纷来报："前方有秦军大阵，约四五万人马!"

冒顿带领一干彪兵悍将，旗帜飘摇地到军前来看。只见旌旗如林，兵列如岭，却是一声不响。冒顿派出左贤王，带八个飞骑兵到秦阵前火线侦察。三十多岁的左贤王，圆脸，虎腮，金刚一般。骑枣骝驹，手持两条短矛，如闪电一晃，带八个飞骑离队而去。

左贤王等九个勇士在两军之间跑了两个来回，最后直冲秦军阵门。秦军还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却见门旗一闪，也飞出九个勇士，直向左贤王等九人冲去。九匹黑马，飞纵如斑豹捉麋，一纵一丈多远，马肚皮离地不过二尺高下。秦军的头将，名世豪俊，官裨将军，三十余岁，魁伟，俊丽，一身金盔金甲，手持开山斧。双方十八将士，如两支硬箭，碰撞在一起，发出喊声。十八条军刃如飞梭穿乱，舞蛇盘旋。左贤王战世豪俊，世豪俊力大无穷，七八斧过后，震得左贤王的两个虎口发麻。已有两个匈奴人落下马去，有两个秦国将士也落下马去。左贤王十多回合内战不过世豪俊，跃马先走。还有六个匈奴将士，也都拨马跳出圈子，有四个匈奴将士在马身上探下身

去，两个人架一个，把两个匈奴的战亡者架走。后边的两个匈奴将士做护卫，六匹马飞向北方阵门。左贤王并不甘败，回马二十余丈，拈弓搭箭，向世豪俊射来，世豪俊一提马，箭中马顶门，那马带箭还往前飞纵。世豪俊早已取下小铜矛用力投过去，正中匈奴后边两个护卫骑士当中的一个，插入后心，栽下马去。当世豪俊再取第二支小铜矛时，左贤王又一箭射中了世豪俊铜盔顶，“呛”的一声，箭向世豪俊后方落去。左贤王带回马，一共六人回到冒顿的马前。世豪俊是七个人回到冯劫的大旗下。匈奴人死了三人，秦军死了一个，伤了一个，各自抬回去了。没有响鼓，没有鸣锣，就那么在十四万军前，各逞威能，试探性地一斗!两军之间空出的二百余步，登时又如魔宫一样摆放在十四万人前!

冒顿瞧不起秦军将士，一定要较量一下，他很自负，没有和任何将士商议。他向全军下令，他带着长矛嘶叫：“全军冲锋，嗬嗬……”他自己纵马先冲上去。后面的将士，先是“嗬嗬……”声，其后便如数千崖瀑布坠下的声音了。匈奴人冲锋也喊“杀”，但出音不是杀字，是匈奴语“嗬嗬……”九万人马，除了押送粮草的将士还在老营驻扎外，所有的匈奴兵分成十八队向冯劫的阵地如大浪一般澎湃汹涌地卷了过来。

冯劫令将士们不要轻举妄动，当匈奴兵冲到距离自己三四十步时，秦军阵上，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匈奴兵像风刮树叶一般纷纷落下马去。冒顿太子的马被射中两次，换了两次马，依然下令：“包围秦军!”可是秦军如圆扇形展开奔突驰卷地厮杀，双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苦战!

冒顿太子冲入秦军中央，左右有百员悍将为辅，所到之处，秦军将士忽忽地后退。但是世豪俊抡动开山斧又冲上来了，带着风声，和左右将校抵住了冒顿中军一伙儿。冒顿太子挺着长戈，专战世豪俊，世豪俊接住，两个人如厉雷骇电般狂战，直斗了八十回合。未见高下。

忽然，四十多岁的秦国百战练将、大将军冯劫带百员彪豹之中军将领杀到。冯劫脸如重枣，身躯伟悍，手执长戈，连挑七八十匈奴将士落马，他的坐骑都被人血染成了湿红色。他趁世豪俊和冒顿决斗之际，拉开铜胎铁把弓，搭上长羽雕领箭，一箭射去，正中冒顿的左肩，冒顿仰身落马。世豪俊挥动开山大斧，一斧劈中马头，那马又跑了数丈，倒地而毙。冒顿早被匈奴将士架走。接着，匈奴军如云垒一样来围攻冯劫，秦军亦如堵墙一般挡住。

冒顿受箭之后，被大堆的匈奴军护住，随军医生忙给他拔箭、敷药、包扎。包扎好以后，他又带伤指挥匈奴军包围秦军，两军尸横遍野，伤亡惨重。冒顿中箭之事很快在匈奴军中传开，人心摇动。这叫冯劫射一箭，胜过五万兵!忽然左贤王杀得如血人一般冲到太子冒顿马前，先问了伤势，尔后道："太子，秦军在南边战场上必然得手，恐他还有援军冲过来。不如暂且退到百里之北安营，度势再战!"

冒顿道："秦军只是这些，战到黑夜，便毁伤殆尽了!发我命令，再次冲锋。"

"嗬嗬……"弯刀如雪，短矛似柴，匈奴军从四面八方再次向秦军冲过来，冯劫一方局势顿显不妙。但是战场上的秦军，大多是从扫平六国的军中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明知主帅蒙恬之军不久就到，为此奋威苦战，无一退后者，每一次包围、冲突，都使匈奴军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四万人已去其一了。战场上尘沙翻滚，山裂水涨，鼓破旗折，伏尸枕藉……

在南边战场上，已进行了约三个时辰的战斗。秦军以四万对一万，就算匈奴军都是精英也无取胜之理，哪里还敢作烧杀抢掠、香车美女满载而归的骄梦。匈奴军也想向北突围，但是蒙恬指挥八万军队先拦住了北方，使匈奴军无一幸逃者!战到午后，匈奴军还剩下不足两千人。蒙恬指挥八万伏兵齐上，全歼了匈奴军。右贤王和由无前战到二百余回合时就想突围逃跑，可是被由无前等秦将缠住。待右贤王的

将佐被全歼时，右贤王终于跳马飞出数丈，由无前正要用箭射他，这位勇悍的右贤王用矛头戳断自己的咽喉，坠马亡身。这叫风扫流云，一过而净。

蒙恬下令后备给养军打扫战场，收拾所得甲仗、马匹，计点伤亡。人死得太多了，没法儿掩埋，都抬向杀虎口的深沟中，分开秦军、匈奴军。匈奴军不管将还是兵，一律放崖上盖住。秦军阵亡将士待验明身份，登记入册后再行安葬。死马都变成锅中物，活马是宝贝，从山林里、村庄里、荒原里都找回来，让它们驮上秦军将士，再上战场。

太阳就要下山了，天气阴冷起来。前些日子，黄河北下大雪，而过了黄河，雪就渐渐小了，到杀虎口地区，也就没有雪了。虽然没雪，北方吹来的冷气，也让人感到冷得难受。天一冷，所有战亡人的死尸都冻僵了，一眼望去，使人痛心如裂。

战争就是这样，越打越不可开交，越打越有气。蒙恬大将军——三十万骑兵的统帅，就在这太阳欲落未落的时候，向他的二十多万军将下令："冲出杀虎口，全歼包围冯大将军之匈奴军全部!"在这之前，他连连接到冯劫、冒顿战场上的飞报，他知道，冯大将军快抵挡不住了!

二十多万英勇将士分成八队，敲着激越的鼓点，举着猎猎的旌旗向北冲进。在杀虎口包围匈奴军的秦军，已奉命休整。二十多万生力军，跃跃欲试，把矛杆伸得长长的，把战马喂得饱饱的。蒙恬在驱军之前，已下令给养军打扫战场之后，继续向北，不误供应。包围右贤王之部的秦军，要护持给养以行，再后边，还有推车、担筐的土军、百姓，这仗你就打吧，不是几天可以完的，也不是近程可以完的。蒙恬早向全军密令："冲过黄河，夺回九原地区，绕向阴山背后，赶匈奴于化外去!"

日头还没有完全落下去的时候，杀虎口以南遮天蔽日，鼓声震耳欲聋，连大地也被震得抖动起来!冯劫大喜，连叫：“我大军已到，突围!”于是四面包围圈中的秦军将士又向匈奴军猛冲，一时间，又战得天昏地暗!

蒙恬所统的二十多万骑兵，如同满天翻滚的惊雷，驱赶号令，鼓动乾坤般压过来了。十里方圆内，征衣如一片黑海，翻腾喷射，趁着飓风撞沉了万层海边的巨岩!

冒顿与左贤王正在商议退兵之际，隐隐听到南方鼓响，接着便见南方天空上出现了漫漫灰尘。接着，几千只寒鸦，呱呱地叫着，从南往北，顺低空飞来，这明明是秦国的大队军马杀到，如果是右贤王回来，定有飞骑先来报信。接着，秦国四面被围的军将发起困虎山笼般地突围。尤其是秦国裨将军世豪俊，他已辗转苦斗了一日，杀过十几出、十几进，仍毫不懈怠。这一次突围，他最先冲出阵外，赶杀匈奴将军，如鹰鹞之入雀阵，一时之间，雀儿啾啾地叫着，分头而去!太子冒顿急忙下令：“稳退，北去，不要冲动我方老营!”

此令下达之后，六七万匈奴军如春冰之解，板块陆离，漂洋东去。

秦兵二十多万，如春日吹沙的黑风，遮云蔽日地来到了，有的队伍中举起了熊熊的火把，分明是早准备好了夜战。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当说到五万时，匈奴人的马头都已朝北了，冒顿的中军，逃在最先，离老营二十多里，一冲就到，给养军被自家人给冲翻了，只好一齐上马跟着跑，也有一万多尸体扔在了杀虎口，秦军大败了匈奴军。而就在冒顿浴血奋战之时，其父单于头曼却正在草原上打猎，根本不考虑匈奴将士的生死存亡。

蒙恬使用接力战法，彻底击败冒顿太子的十万大军。之后秦军铺天盖地地向北追击。一日半后，冒顿只带一万多残骑跑过冰封的黄

河，逃命去了。

蒙恬击死、击伤、击降五六万匈奴军之后，不作休歇，也直渡过黄河，轰轰烈烈地提二十多万军队扎到九原之北阴山脚下。后方的给养供应军也陆续赶到，蒙恬命令运送给养的十多万将士、百姓也要随军渡过黄河，准备再次北进。

可是单于头曼也并不是个愚主，他虽晚到战场半个月，但他于路上又召集了许多部落主。为此匈奴军后部由六七万人扩大到十五万人，连带冒顿带回的残兵败将，又有十六七万将士了。这样，匈奴军威又为之重新振作起来。冒顿逃归，见了单于头曼，父子两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冒顿打败了，应该治罪；但是父亲来晚了，也不能不引咎!匈奴的将领们公议："各自罢休，提兵再战，报复前仇!"于是单于头曼带十六万多骑兵扎在九原之东，距离蒙恬的营地四十余里。但是这次，他不敢像冒顿那样冒进了，只先对峙着。右贤王等将士七万多人阵亡，单于头曼开祭、哀悼、抚恤……

蒙恬见单于头曼不再冒犯，只是扎营守寨，以备久战，也不先犯他。时令已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四月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蒙恬深恐匈奴军在阴山之中有大军埋伏，便天天出老营到阴山山谷中视察地形。

一天夜里，月儿高高地挂在头顶，群山起伏，犹如横陈竖卧而酣睡的一些巨人。蒙恬这一日带一百个亲兵、亲将早出晚归。共工近也在其内。他们走到一座小山头下，看见那座小山虽不高，却拔地而起，四面是悬崖，只有一条路可上。蒙恬等一百人把马都拴在小山下的榆林中，爬上那座小山赏月。蒙恬坐在小山顶一块大石头上说："此山虽小，却这样孤险秀丽，本将军坐的这块石头，也不亚于泰山之石呢!"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小山下有马嘶声音。蒙恬等人先前还以为是

老营来了接应军队。后来发现，原来是有一千多匈奴军把小山严严地围住。蒙恬等人登时魂惊天外，不知所措……

匈奴军费骑兵一千多人，收了蒙恬等人一百匹战马，形成了一个圈子阵，死死地困住了这座宝贝小山!

蒙恬大将军被人死困住以后，半晌无言，将士们也都惊呆了。共工近道："大将军勿忧，我们只要把住惟一一条路的出口，他们上不来，冯大将军定会派人来。若怕他们射箭，我们都藏在岩石后面。"

蒙恬又道："我和冯大将军议下，子时不回，他派人来接我，如今时辰已到。只恐他们还有后继骑兵，那就坏了。"

说着，一千多匈奴骑兵向小山顶上射过箭来，蒙恬等人忙躲在岩石后面。山虽小，也有几百步远，箭虽快，却达不到目标。匈奴兵很机警，他们一声儿也不喊叫，连马也不叫唤。后来匈奴兵都悄悄地找路儿，但只有山南一条嵯嵯峨峨的路，其他处尽是断崖。一条小路儿，是砍柴的人踩的，他们年年到这个小山顶上祭祖、祭天射完了箭，匈奴兵像一串蚂蚁似的从小路爬上来，都举着弯刀，弯刀在月色的照映下，放出银光。共工近带人下了山头顶端，把住两块高大岩石中间的一隙空子，好似个门口儿，为此共工近叫它"石口"。顶头的一个匈奴兵"嘘啾"了几声，又喊话："下来，不下来就放火烧山了!"

他说的是匈奴语，共工近听着"嘀哩嘟"的，一句也弄不清是啥意思。他又喊了几声，共工近扯开他那天下第一个粗嗓子叫道："我要请你吃大馒头呢，一个二百斤沉!"说完他举起一块大石头扔下去。那块石头滚下去了，一下子砸倒一串子三四个人，都趴到小路上不做声了。后面的匈奴人不等共工近再扔石头，一窜窜到石口外，第一个人伸出弯刀去，正攮到共工近的胸脯子上，但没刺进去，那个匈奴人吃了一惊，共工近顺手一剑就把面门给他劈开了，他往后一倒，把第二个人也砸倒了……那条小路，只能容一个人往上走，是从断崖上用人

工劈出来的一个石夹缝子，石夹缝子两沿儿都有秦军伏着。就说走一个人吧，还像上碾轱辘一般，陡得吓人!匈奴兵伤了三个，死了一个，后边尾顶尾的人都“嗬呼，嗬呼……”地叫起来。此时石口上换了人，共工近躲起来。前头的匈奴军叫：“射箭!”后边的一个匈奴军拈弓就是一箭，射中秦兵面门，箭落在了地上。其实，是故意让他射的，却射不进去!射箭的匈奴军大骂：“什么狗娘养的，为何射不进去?我看得分明呀!”

又一个匈奴军道：“我们是月亏缺则退兵，月壮满则攻战，这么好的月光，能射错吗?”

就在说话之间，共工近带精兵一人仗一把剑杀下来了!匈奴军和他们接仗。两个人都运足内功，你用刀砍他不入，他杀你只在一闪忽间。连连劈倒了五个匈奴军，后边的匈奴军退下小山石夹缝。共工近在黑影中隐住身子，匈奴军再不敢靠近，但也不退，这就很危险了。

蒙恬怕匈奴军万一从旁处爬上来，便叫百十人伏在小山四周岩石后，下令：“若上来，便早早地挑他下去，等待救应。”但是他很着急，在岩石平板上来回走，他想：“如若救应找不着我们，只可跳断崖尽节了。”他不住地仰头看月色，计算也到了丑时了。幸亏两个护卫兵士守石夹缝守得住，否则，匈奴人人顶人地也早攻上来了。

果然，匈奴又攻了两次石夹缝，都没得手，又死了几个人。后来他们不攻了，在山下放起大火来，把草木引燃，飞烟冲空而起。他们一放火，蒙恬一喜一忧。一喜者，自方救应军看见烟火，必来；一忧者，匈奴军看见烟火，也会来。果然，火起时间不长，冯劫统三千骑兵从谷外杀到小山下，横击匈奴军，匈奴军退去，蒙恬等人下了小山和冯劫会合。冯劫道：“大将军子时不回，我知有大事，故统三千众来巡山，但找不着，看见烟火，我离此只有几里远近了，所以及时杀到。”

蒙恬说了受困经过，尔后道：“此难，我之轻忽罪也。幸亏护卫共工近守住石口、夹缝，才得坚持了一个时辰!”

正说间，大队匈奴骑兵也杀到。蒙恬不令一人接仗，只是悄悄退走。匈奴却勒住马观望多时，深恐山谷之中有埋伏，不去追赶。后来他们知道了困住的人是蒙恬时，急得单于头曼满头大汗，连称“可惜”!冒顿用弯刀砍倒一片冻柳，大叫：“天不佑我!”

蒙恬回营休息了一日，重赏了共工近。共工近，因为人生得又高又粗又丑，像一只大癞蛤蟆，双肩拱着像翅膀一般，人们都瞧不起他。但自小山一战，人们传开他“刀枪不入”，再走到营中，人们都侧目以视了。也有的小卒问他：“总是刀枪不入吗?”

共工近答：“什么时候也一样。”

但他那是说谎，有些大将知道后说：“他不运足内功时，和平常人一样。”

蒙恬在回营的当夜便派出三万骑兵直向西开去，同时又和冯劫议好，调整了自己一方运粮的道路。

蒙恬的三万人马向西，匈奴侦探报给了头曼，头曼听了问诸将：“他两三万人马为何向西?”

大家议了一阵儿，都说：“他防我从阴山背后来袭他，故弄玄虚耳!”

太子冒顿道：“他有众二十六万不足了，去掉给养军，也只二十万多一点，这样便和我兵力相差不多；又去了二三万，和我相等了，何不进行野地一战?”

左谷鹿王道：“蒙恬的给养军从黄河冰上来，大大方方的，似无恐

惧。我何不倾营而出，抢他粮草以继我，尔后背水列阵和他一战!”

头曼点头大笑道：“此计确好。”

事不宜迟，次日天刚亮，头曼亲带十四万大军，直向黄河方向扑去抢粮，实际是断绝蒙恬之军的粮道。头曼老营只剩二三万人，但是旗帜不减，好似还扎以重兵。

头曼的大军如蚂蚁求雨一样，黑压压地压向黄河北滩，十来多里地，如群鸦落树，一哄而到!此时，蒙恬的给养军正运来大批的粮食，连车带马摆在黄河滩上十多里地长。给养军、百姓在望见骑兵踏起的尘埃时，都早已顺黄河北岸向西逃去，故意将千石之米扔给了匈奴军了。人家扔给了，咱们就抢呗!什么抢，那是拿，好似从自家囤里往瓮里撮米一样，没人敢挡。可惜，东西是不少，都让人家把美好的拿走了，瘦马，残驴，破车，漏袋……袋子是不少，用粗麻布缝的，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沙土，又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树叶，又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马粪……没有一个袋子装的是粮食，这一当上得可不小，鼻子大其头了。可黄河滩上尽是这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再说，也没有秦军运粮了，黄河冰上，空无一人，运这些破烂的秦军、百姓也都跑光了，这不明明是那蒙恬大将军又使心眼儿吗?心眼儿这玩意儿使多了可不好呀，但是这一次相反匈奴军慌乱起来，单于头曼大怒，下令道：“杀过黄河，直取咸阳!”

左贤王道：“单于，我们的给养还在老营，杀过黄河，蒙恬之军尾随，我军即不战死，也会饿死，望单于三思之!”

太子冒顿带着个伤口，只是参军，不拿兵器，向头曼道：“单于，蒙恬一定是去袭我老营，若不快快回军，粮草、营帐即为他所有了。早晨王儿说“不可轻进，单于不信。”

单于头曼道：“你早晨抱住我的大腿，我不就不来了吗?你也是个

马后屁!”

冒顿不敢再做声儿。左贤王直劝单于头曼回军，他才下令道：“不回老营，他去抢我粮草，他营中也空，冲他的老营!”

他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于是十万多呼雷豹又折回北方，向九原城那面扑过去。九原城原来是晋国治的城，后来被匈奴夺去，彻底拆毁，只剩一些秃墙茬子，没有城了，蒙恬的大营就安在那个地区。

蒙恬得知头曼几乎倾营而出之后，心中大喜。他知道头曼动此重兵之策有二：一、可抢秦军的粮草，断秦军的粮道。二、诱蒙恬之军出战，在黄河滩上宽阔处消灭秦军，至少，黄河南不来救应军。可是，秦军的粮道，接到蒙恬命令后，改成向西绕行，不走旧道了。所谓残筐破篓盛沙子、盛马粪的那些运粮人，全是秦军和百姓的伪装，正要勾引头曼只见利而不见害。

蒙恬自己持十多万军守在老营，冯劫持十多万军直抢头曼的老营。冯劫大军一到头曼的老营，几乎是兵不血刃。匈奴兵大多从营中飞腾而出，集合在一起，又重新来攻自家的营。可是人心不齐，又知道单于头曼已中敌方之计，攻了几攻，全被秦军横扫而散，大多都去追头曼之军了。偌大个家底儿，不大一会儿就送给人家姓秦的了。三千峰骆驼，五千辆跨蝼蛄车儿，五千石炒米，肉、奶、茶、肠、酪、酒……都为秦军所有了。

冯劫得计之后，立刻命令守粮军把所得给养归在中营守护。又命全军备战，以待西击，会合蒙恬之军，对头曼的十万骑兵打“夹馅儿”!

雷崩电掣遮不住，打到海滨无去处!头曼的十万骑兵分成十路，敲击着大地，仰望着天空，人都伏在马鞍上，哧溜、哧溜地冲过来。喊声如华山裂顶，如千万钧石块从空中坠下，形成了斗大的冰雹，摧毁了平原上的房屋、树木……

蒙恬在冯劫之军走后不多时即得军报："冯大将军全占敌营，敌之残部逃遁。"蒙恬又命来报之人飞回冯劫之军去传命："待机合歼，察敌方力乏，从背后袭之!"冯劫得命令后，又派飞骑报蒙恬："待大将军入战一个时辰后，吾即全部卷上，合而围歼之!"

于是蒙恬提八万人马出营列阵，等待头曼之军，他料到："头曼一怒之下，必来攻我。若不攻我，也去夺我老营，不论攻哪，我已占优势，必定合围以歼他全部骑兵!"

蒙恬这一次不是待机而战了。他一望见了匈奴军卷起的黑黑的尘土，便下令："冲击!"秦国的八万骑兵，一齐纵马向南冲过来。

秦国骑兵和匈奴骑兵对卷而来，犹如两株千丈高的古松树，都被神仙使用车轮大斧同时伐倒，惊天的一声响亮，对头砸在一起，支架悬空，怎能一时分出谁长谁短?

双方的战鼓早就鸣起来了，兵士们趁着那如雷的威势，扬威奋武，精神倍长。

秦国大将军蒙恬亦如匈奴军之主帅，每战必亲自杀敌。他头顶錾金盔，身披方块铜甲，坐上黑光千里驹，手持双矛，领着他的中军护将士七百，直冲匈奴军的中军。不论将还是卒，逢着蒙恬，滚滚落马，人称他"马前无三合之将"，这可有些夸张了，但是他的大勇，却是超古冠今的。

单于头曼看到蒙恬中军的大旗直往自己的中军卷入，便也举着弯刀，带队直冲蒙恬的中军。他的左、右翼军，便是左谷鹿王、右谷鹿王的两队善战的骑兵。左、右谷鹿王看见单于直冲蒙恬之中军，便也挥两翼骑兵，当先冲入蒙恬的围子手队。但见千人旋转，万人喊杀，蒙恬的围子手被击得纷纷落马，战场上形成了十里直径的大鼎油烹羹翻之形势，每人的双眼都布满了血丝，每人的脸面都刷了一层黄泥。

左谷鹿王英勇无敌、手使双铤，先冲到蒙恬的马前，蒙恬狂吼一声，展开双戟，和左谷鹿王两个石碾交撞在一起，矛、铤交击的声音，震得亲将、亲兵都倒退了三尺!一片片火珠儿飞崩。两匹马都是训练过的龙马，只要一有机会，就狂嘶一声，伸出脖子，狠狠地咬对方一口。蒙恬和左谷鹿王狂战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双方的亲兵、亲将都瞄准了对方，以防冷箭，以防偷袭，有一方动者，另一方随即对战。围子之外，层层兵将激战得更苦了……

由于蒙恬冲锋如飓风摧林一般快，已把他的中军一丈五尺高的大黑坐纛旗闪在了围子外面。坐纛旗者，是全军认识主将在何方、何地的标志，如果这杆旗倒了，全军失去指挥，顿时纷乱。这杆大旗，三人在马上换手，五人保护，不是百战的将士，不能执旗和护旗。除此八人之外，尚有一百护旗队，驰骋战场时，不许有一人离伍、远去。旗后便是鼓车，亦相随而战，亦冲亦退。

匈奴军中的右谷鹿王，小团脸，两撇小黑胡子，黑眉乌目，三十多岁。人称他能冲入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他果然十分凶猛，一冲入蒙恬中军，便使长矛连将十多个秦军将士挑落下马，一直冲到蒙恬坐纛旗下，长矛打花儿一转，一个护旗的秦军被他洞穿肚腹，落下马去。又一个护旗的秦军，一长矛过去，捅在右谷鹿王的白毛斗篷上，斗篷刷地粘在矛尖上。右谷鹿王回手一矛刺中那个秦军的左腿，当即滚下马去。这样，护旗队便出了一个空子，右谷鹿王挤马跳到旗下，一矛戳到执旗秦军的面门上，连人带旗都掉下马去。另一个执旗秦军从马身上斜探下身子，又把大旗拾起，高高举起，马也转了三转!护旗队冲上来了，但全部被右谷鹿王的左右辅弼挡住。右谷鹿王扔了长矛，双手抓住执旗秦军的后背，大喝一声，生擒过去。情急之中那个执旗秦军把大旗一扔，被最后一个执旗秦军接住。右谷鹿王把擒到手的秦军扔到五尺之外。落在地上摔昏了过去。

随即，右谷鹿王跳下马去，拔出铜剑，向最后一个执旗秦军直冲过去。

最后一个执旗秦军三十多岁，瓜子脸，浓眉秀目，穿着一身黄金甲。此人姓范，名叫范杞梁，杞国人，后是魏国人，便是后世传说甚久的孟姜女的丈夫。范杞梁见右谷鹿王拔剑冲来，忙一手执旗，一手拔出短刀。但是右谷鹿王其势如彪，早伸出闪电般的一剑刺中范杞梁的肚腹。范杞梁虽然受剑，却不慌忙，随即把旗杆伸出，故意地叫右谷鹿王抓住。右谷鹿王伸手一把抓住旗杆，正得意时，早被范杞梁一刀扎入左目，刀尖透过头颅二寸多，他大叫一声，倒地身亡。

范杞梁击毙右谷鹿王后，“嘻嘻”一笑，双手举着大旗，纵马数丈，尔后肚腹上鲜血如注。顷刻之间也一命归西。

蒙恬中军的护旗队见范杞梁如此神勇枭战而亡，都奋起杀敌，把右谷鹿王的亲兵、亲将一一击退。依然是三人执旗，五人护旗，大旗又飘扬于军中，其他部伍的秦军也冲上护旗，使匈奴军再也不能冲到旗下了。

蒙恬和左谷鹿王战到七十余合，那左谷鹿王勇悍异常，分不出雌雄。左谷鹿王的兵器短，利于近战，缠绕蒙恬之左右，分拆不开。又战了一回合，蒙恬心生一计，一回左手的矛左谷鹿王双铤齐下，“当”的一声，把蒙恬左手的矛砸离了手，落在地下。蒙恬一个凤凰展翅，右手的矛如闪电般地刺中了左谷鹿王的马鼻子，那马“嗷”的一声惨叫，仰头立了起来，左谷鹿王的身子趴在马脖子上，双铤仰头朝上抱在怀中。蒙恬趁势一矛，正击中左谷鹿王的后脑骨，左谷鹿王不是戴的盔，只勒着一顶貂鼠皮斗篷，便觉脑子嗡的一声儿，在马上随着马打起转转来。蒙恬纵马而过，张手一抓，便活擒左谷鹿王于马鞍前，扑通地扔在地下，被十个秦军五花大绑起来，直到这时左谷鹿王还没醒过来。

匈奴骑兵见左谷鹿王被人活擒，早就试了几次，冲上来夺人。蒙恬中军的将士受着蒙恬三十万大军神勇的鼓舞，如铜墙铁壁一样挡住匈奴军，双方当即展开你死我活的大厮杀。蒙恬活擒左谷鹿王之后，

又舞动双矛，如游龙盘彩般朝匈奴中军之前部杀来。他是专意来寻单于头曼的，他把单于头曼中军的大旗冲退三十余丈，匈奴军将的“嗬呼”声，如一天猛烈的冰雹落在方圆数顷的大铜板上。而蒙恬的中军大旗又随在蒙恬之后，左顾右盼，血战汪洋，无涯无际。

单于头曼留在老营的那二三万给养军，争先恐后地驱到黄河滩上，但是单于头曼之军已经奔向了西北，他们又呼呼地踅着顺着行军踩出的沙路往西北赶。三月的那场大雪，早已被风吹光、被日头晒化，只有一片又一片的残雪，马迹踏过，十分明显。他们并没有费大事，终于和单于头曼与敌苦战的大战场见面了。这二三万人当不是弱汉子营，他们已经合拢在一起，刀刀割草，矛矛中伤，跟其他匈奴军亦旗鼓相当。

有这二三万人马加入匈奴之军，蒙恬的骑兵便是以寡敌众了，苦战几大回合后，有许多秦军骑兵被匈奴军围住。正在此时，秦国冯劫大将军所率的那十万骑兵，从东方如黄河决堤之水冲过来。冯劫之军分成八大队，八百个小横队，形成栲栳圈形向匈奴军包抄上来。一推，便把匈奴军推出二里多远。遍地都是死人、死马、伤人、伤马；失去了主人的战马，因为没有受伤，集成一群又一群，像耗子一样乱呼乱窜，往往把战阵冲开，把骑兵队伍挡住。太子冒顿伤势渐好些，单手提刀，加入战斗。他见情势危急，向单于头曼道：“单于，我军给养已被秦军抢掠殆尽，何不退向东北，还可裹走一些。路上支用!”

单于头曼道：“你不要多言，事已至此，一定要和蒙恬拼个你死我活，尔后东走，把我营中的粮草，放火烧毁，不为秦军所得!”

头曼说完，命十六个擒龙捉虎之将头前开路，他带队直进殿后，直冲蒙恬中军，并扬言“有取蒙恬之首级者，封为单于之副，富贵与单于共之!”冒顿太子心知无力回天，像单于头曼如此战法，将重蹈杀虎口的覆辙，于是他指挥部下的七八千骑兵往东北冲杀，意欲开路突围。

蒙恬带军正由西推卷而来，戈、矛、戟、刀、叉、斧，七叉八叉地呼呼地卷动。秦军很快便占了优势，匈奴军一堵又一堵地向北、向东败退下去。此时，天黑了，雪纷纷扬扬的，像漫天翻卷的鹅毛一样飞舞下来，几十万骑士眨眼之间都变成了白马白甲。幸亏太子冒顿指挥得宜，给他父亲开了一条逃生之路，头曼被一群匈奴将士保护着，渐渐地向群山深处逃去。秦国大军乘胜追击，兵分十路，包抄而上。雪雾氤氲中，冒顿冲在最头前，秦军拦截皆被他指挥击退、冲开。他回首看看西方，浩然叹道："河南之地，从今不为我匈奴所有了，然而我若生还，必定早晚取回之!"

他身旁的诸将还要冲进他们的老营烧粮草，冒顿道："千万不可!我军若冲进营去，秦军必定放火先烧之!我为此耽延时间，就回不得北方了，天若不灭我，使我们所剩之部回得北方故土!"在冒顿的指挥下，败退的匈奴军分成两翼，从他们的老营分流过去。当头曼退到老营之西时，也要冲进他的老营烧粮草，左贤王纵马挡住头曼道："单于，若不是太子开路、突围，我等皆死困于秦军中，战上一夜，全军覆没了。单于应保重自己，不妨回到北方，养士爱民，再过三年，大举南攻，河南之地，还属我匈奴所有!"

蒙恬大军追了五十多里，大雪已经没了马蹄，仍然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火把虽经点着，但仍抵挡不了大雪的攻击，纷纷熄灭了。蒙恬下令："军马立刻停住!"后队做前队，回九原废城老营。

两日之后，蒙恬亲带十万骑兵北去追敌，并接应已过阴山的三万骑兵；此追，以得地为主。冯劫带七万骑兵驻守九原，处置一切善后。

蒙恬派出的裨将军由无前、世豪俊带三万骑兵，越过阴山，直向东进二百里，切断了匈奴军源源不断的给养队。凡所得，能挟带的，挟带之；不能挟带的，焚毁之。那就是说，单于头曼，即不败于九原，也会困于饥饿。头曼在会合冒顿一万多残兵时，曾带着不少阏氏

女子，经左贤王、冒顿劝说，已扔在中途。她们全被由无前、世豪俊之军所掳，共数百余人。蒙恬统军北来，会合了由无前、世豪俊之部，蒙恬放了那些俘来的女人，令她们自由北去。

但是由无前、世豪俊之部没有拦截住单于头曼那二三万败残鳞甲。单于头曼领着他那些惊弓之鸟，离由、世二将之部还有五十里，便望北而去。

虽如此，二三万败残鳞甲也难以保全。没有粮草，一路上只能靠抢掠为生。吃不饱的人，饿死了一部分，又去往他方一部分。当头曼走到故土，即现在的外蒙古温都尔汗的克鲁伦河边时，剩下一万五千人都不足了。

蒙恬带十万骑兵由九原动身，会合了由无前、世豪俊三万人，共十三万骑兵，稳扎稳行，又往北追敌九百里，实在望不见匈奴军的影子了，才收住马蹄，返回旧道，至九原屯军并将战况飞报朝廷。

蒙恬、冯劫的功劳震动了秦廷，威名传遍了天下。尤其是蒙恬，人们称他为秦廷的“奇将”。北方匈奴人一闻蒙恬之名，便说：“不得了，上马往北跑吧，永远不和他打仗了。”

秦始皇闻得蒙恬战胜匈奴军，收复河南地的消息，大喜于心。待蒙恬追敌九百里回到九原后，派使加封蒙恬为秦国冠军大将军。蒙恬原为内史大将军，这次封为冠军，实在荣宠至极。冯劫也有加封，并调回朝廷。凡是蒙恬报上的立功者、伤亡者，秦始皇都按级封、赏、恤……范杞梁追封为都尉，并派人赍重赏到古杞国的范村去安抚他的亲属。

不久，秦始皇下诏，把蒙恬所得河南地，由九原、榆中往东顺着黄河所流经的方向一直到渔阳，即现在的北京地区之西，差不多有一千多里的地方，建置四十四个县。并使蒙恬之军，临黄河而筑城，城

有四十四个，筑好一个，没有老百姓来住，便使内地囚徒去充实。这样，秦国又得关外千里长、四五百里宽的领土，不但不使匈奴为患，还大大地壮起了国威。“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也算安置好了，所谓“胡”，不是也扫地出门了吗?

单于头曼在克鲁伦河滩上驻扎半年之后，集合了许多匈奴小部落，得匈奴军八万多人；又过一年，得七万多人，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又有二十万骑兵了。他又到处杀人、抢掠。冒顿已立为太子，头曼偏爱少子，头曼扬言，还是要立少子为太子，少子才十多岁。少子的母亲阏氏把单于头曼扶向后帐，一边走一边说：“我说单于呀，‘风吹沙土聚越深，刀割豆腐两边分吧，还等啥?等人家杀你吗?那时候儿，我们娘们儿就完了呀!”

这话，冒顿听得真真切切，于是回了他的万人骑兵大营。他这个人有心计，早想出如何对付他老爹的办法来了。第二天，头曼带着数千人马在大荒原中打猎。突然，冒顿领一帮人从乱树林中飞出。冒顿当头一响箭向单于头曼射去，他的二十多人，二十多张弓箭齐发，把单于头曼射下马去，倒地毙命。

冒顿自己也有数万骑兵，善战如神。为此，他射死他爸爸以后，也没人敢讨伐他。接着，他把不顺从他的臣子，头曼所爱的许多女人，还有那个名叫“宝宝儿”的少子……七百多人，一律杀光，一时间血染黄沙。他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单于宝座。接着，他兴大兵，灭了东胡手足之国；又西击月氏，占了月氏的土地。之后，他趁中原秦二世垮台之际，没费啥事，夺回了秦始皇所置的四十四县。自单于冒顿得匈奴王后三百余年内，匈奴和汉朝，曾经千百次决战，互有胜败，有时和亲，有时定为兄弟，有时打起来了。最后还是匈奴灭亡，汉朝取得胜利……

蒙恬大将军得大胜、受封之后，他的中军还是扎到杀虎口地区，便于内外指挥。秦始皇三十四年春，从咸阳城飞来长城的钦差大臣，

给蒙恬带来了诏书，诏书中说：“尽发守关将士三十万及内地二十万黔首、囚徒修补长城。”